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四〇・史部・雜史類

明季北略二十四卷

〔清〕計六奇撰

甲申傳信錄十卷

〔明〕錢

駟撰

幸存錄三卷

〔明〕夏允彝撰

續幸存錄二卷〔明〕夏完淳撰

三垣筆記三卷補遺三卷附識三卷附識補遺一卷

〔清〕李

清撰

一

四二二

五二二

五六三

2736/10

明季北略

南略嗣出

都城琉璃廠半
松居士排字本

明季北略 自序

自序

自古有一代之治。則必有一代之亂。有一代之興。則必有一代之亡。治亂興亡之故。雖曰人事。然亦天運。故獨怪世之載筆者。每詳於言治而略於言亂。喜乎言興而諱乎言亡。如應運宏猷。新王令典。則鋪張揚厲。累楛盈篇。至勝朝軼事。亡國遺聞。則削焉不錄。若曰當蘇君時。儀何敢言云耳。愚謂天下可亂可亡。而當時行事。必不可畏。况我

順治世。祖章皇帝嘗過莊烈帝之陵而垂泣。為親製諒文以哀

明季北略 自序

之即

今上登極。亦論官民之家。有開載啟禎事跡之書。俱着送來。雖有忌諱之語。亦不加罪。是天子且著書與求書矣。草野之士。亦何嫌何忌。使數十季來治亂興亡之事。一筆勾却也哉。予也不揣。漫編一集。上自神宗丙辰。下迄思宗甲申。凡三十年。分二十四卷。題曰北略。以誌北都時事之大略焉耳。然於國家之興廢。賢好之用舍。用兵之始末。徵餉之絀盈。槩可見矣。世之覽之者。拱壁唯命。覆瓿亦惟命云。謹序

康熙十年辛亥季冬八日乙酉無錫計六奇題於社
峰王氏之書齋

明季北略 自序

明季北略

卷一 萬曆四十四年丙辰始至四十七年庚申止

大清朝建元

蕭子玉偽稱都督 撫順城陷

清河城陷 劉杜二將軍敗績

楊鎬遠治 熊廷弼經略遼陽

紀異 光宗貞皇帝

附前挺擊青宮一案 紅丸一案

明季北略 目錄

嘉宗登極 顧從謙遼事

河清 楊嗣昌奏歲饑

熊廷弼回籍

卷二 天啟元年辛酉始至七年丁卯止

瀋陽陷 遼陽陷

附記遼事 袁應泰傳

張銓殉節 何廷機投井

崔儒秀自縊 廣寧潰

高邦佐自縊 羅一貴自刎

五監軍	附記經撫
熊廷弼傳	毛文龍入皮島
袁崇煥守寧遠	毛文龍安州之戰
趙率教守錦州	魏忠賢濁亂朝政
點將錄	天監錄
選佛錄	魏黨
羣小謀陷正人	羣小封爵
建生祠	稱功頌德
楊繼燦禍	移宮一案
明季北略 目錄	二
周順昌被逮	附魏大中
羅織十七君子	左光斗
高攀龍	李應昇
繆昌期	周宗建
友除善類疏	客魏毒害諸妃
魏忠賢怒張后	異人歌
辛酉七年紀異	丙寅五月初六紀異
傅國璽出	大清朝改元
卷三	天啟七年丁卯八月始

信王登極	客氏出宮
陸萬齡下獄	崔呈秀回籍
錢元愬參魏忠賢	錢嘉徵參魏忠賢十大罪
魏忠賢謫鳳陽	魏忠賢自縊
張瑞圖回籍	誅崔呈秀
姚士慎參田許	掠死客氏
聞香心動	贈諡諸臣
廷推六相	
卷四	崇禎元年戊辰
明季北略 目錄	三
思宗烈皇帝	倪元璐論東林
韓一良論賄賂	劉宗周論近功小利
溫體仁參錢謙益	袁崇煥陛見
毛文龍鳴綠江之捷	大清兵屯錦州塞
大清收諸部落	寧遠軍譁
錦州軍譁	流賊初起
漢南盜起	白水盜王二
誌異	浙江水災
五虎五彪補	

卷五 崇禎二年己巳

劉懋請裁驛遞 毛羽健論衛營兵

張延登請中海禁 南居益請發軍餉

無錫灾荒疏略 馬懋才備陳大饑

桂王寢殿坍塌 倪元璐論三案

欽定逆案 喬應申釀禍

劉應遇敗賊 混天王擾延川等縣

吳煥奏秦寇 李自成起

陳仁錫獲遼東 袁崇煥殺毛文龍

明季北略 目錄

鍾萬里解夢 袁崇煥通敵射滿桂

逮袁崇煥 滿桂戰死

劉之翰死節 黨還醇殉難 附諸臣

商敬石 左應選固守昌黎

何大綱斬將 誌異

卷六 崇禎三年庚午

誌異 陝盜王子順苗美

賊陷河曲 賊陷黃甫川

楊鶴誤撫 劉懋言秦寇

劇賊神一元 徐孝婦剖肝進姑

卷七 崇禎四年辛未

黃道周疏 吳執御論周延儒

張燮憲總理錢糧 吳姓賑撫

楊鶴受降 賊分三十六營

洪承疇巡撫延綏 山西寶莊

洪承疇擒趙四兒 吳姓奏官賊之謠

趙大允斬婦人首 譚雄陷安塞

混天猴陷甘泉 張獻忠起

明季北略 目錄

大清兵 張真人請雪

元旦異雪 賊流秦晉

洪曹破賊 西澳之捷

馬鳴世論三秦 高迎祥諸賊

高宏圖射籍 周鑑論用內臣

皇子生 孔有德陷登州

賊首名號 百官

誌異

卷九 崇禎六年癸酉

周延儒罷相 知推館員

內官監紀 山西賊

河南諸賊 賊犯湖廣

鄧祖禹罵賊 有附記 陳奇瑜威著關陝

誌異

卷十 崇禎七年甲戌

袁繼成論請言官 袁繼成論拜內官

信用內官 諭罷監視太監

明季北略 目錄 大

倪元潞請撤監軍 陳子壯與溫體仁有隙

陳奇瑜總督五省 李自成降叛不常

高傑降賀人龍 厲瑜死節 附王端冕

戴君思誘斬王剛 賊陷陳州等處

盧象昇勦楚賊 劉楚垣守荆門

曹文衡守唐縣 翼元祥霍山罵賊

熊文燦戴罪 童謠

大清兵入塞 誌異

卷十一 崇禎八年乙亥

賀王聖功溫體仁 羅文燾孟

宗秩改授 各舉所知

鄒維璣告歸 董其昌致仕

曹文詔自刎 河南流寇充斥

盧象昇戰功 擒爬天王

流賊陷潁州 賊陷鳳陽

方震孺守壽州 吳大朴守廬州

賊陷巢縣 尊可試守舒城

賊襲廬江 賊陷無為州

明季北略 目錄 七

包文達宿松死節 石電戰死

黎宏業和州自縊 附馬 李維樞守

鄭芝龍擊劉香老 鄭芝龍小傳

孝子馮時化 旌貞女鄭氏

陸貞女柏操 三峰大師傳

誌異

卷十二 崇禎九年丙子

陳啟新三大病根疏 劉宗周論時政

錢士升論搜括 詹爾選救錢士升

倪元璐論參薦

劉宗周罷

文場兼武

瞿昌獻白兔

成德下獄

謫金光宸

大清兵入塞

鹿善繼被殺

敘守京功

劉宗周責溫體仁

謝陞罷職

常自裕論流寇

熊文燦代盧象昇

孫傳庭擒高迎祥

李自成入西川

河南光山之敗

左良玉鄂陵之捷

楚寇焚竹山

明季北略

目錄

張獻忠陷應城

附雲夢

宜城張烈婦

劉大鞏守滁州

楊爾銘救史可法

誌異

彭有源剖肝

孝子焚火不燃

大清朝改元

陳烈婦傳

許譽卿書

卷十三

崇禎十年丁丑

溫體仁擬旨逮錢瞿

陸文聲奏復社

李如燦直言下獄

楊光先參啟新

朱國弼劾溫體仁

局起潛行部

賈臣罪已

楊嗣昌建議均輸

史可法巡撫安廣

聖駕巡城

黃道周七不如

鍾譚

陝西李自成諸賊

李賊歸自成

王忠軍謀

賊犯荊州

胡光翰戰死

賊擾江北

左良玉立功驕蹇

賊圍安慶

陳于王自刎

諸將死難

賊陷六合

誌異

明季北略

目錄

卷十四

崇禎十一年丙寅

元帝降虜

張任改總

城廬溝

黃道周經筵應對

曾就義兵食對

楊嗣昌論熒惑

何楷劾楊嗣昌忘親

黃道周平臺辯論

張縉彥論兵情賊勢

陝賊勦降略盡

豫楚屢捷

王燾隨州自縊

張獻忠請降

羅汝才乞撫

大清兵入燕齊

孫承宗殉節

盧象昇戰死	劉廷訓死難
孫藩錫不屈	孫士美自刎
宋學朱被圍	鄧謙傑死
廬州浮碑記	又碑
蘇州井中鐵匣	錢肅樂和心史詩併跋
卷十五	崇禎十二年癸卯
內臣	王承恩哭夢
鄭二陽兵餉對	建設齋燕
京城浚濠	吳昌時恨薛國觀
明季北略	目錄
十	
孫鄭鄂	鄭鄭本末
郭敬亭	陳繼儒卒
術士鄭仰田	左良玉破豫賊
張獻忠復叛	房景春父子死節
楊嗣昌代熊文燦	誌異
卷十六	崇禎十三年庚辰
賑民	築貢生
黃道周廷杖	徐石麟對三事
薛國觀免	李振聲請限田

蔡鶯	李自成敗而復振
楊嗣昌駐襄陽	羅汝才入川
左良玉大破張獻忠	楊嗣昌奪印歸印
吳卿論兵獎	張獻忠圍桐城
楊卓然議撫	誌異
歲饑	山東丐婦
卷十七	崇禎十四年辛巳
薛國觀錫死	召周延儒
幸學	內臣王德化
明季北略	目錄
十一	
黃道周遣戍	李自成陷河南府
錢祚徵馬賊	李自成陷歸德
牛宋倅自成	羅汝才合自成
傅宗龍罵賊	劉國能自刎
李自成稱闖王	李自成兵逾百萬
左良玉屠臨潁	李自成陷襄陽
李自成陷南陽	李自成陷河南州縣
張獻忠燬驛道	張獻忠陷襄陽
楊嗣昌自縊	張羅二賊屠隨州
	附徐涼

張獻忠襲泌城 山東李廷賓

河南袁時中 泰安土寇

誌異

卷十八 崇禎十五年壬午

降座揖相 楊仁願論東廠緝事

天壇 駕幸地壇

謝陞削籍 馬士英起用

免稅停刑 蔣德璟入相

吳履中論二失 黃道周復官

明季北略 目錄 主

誅陳新甲 召王應熊

劉宗周言六事 附熊開元 劉宗周削籍

定王做書 山東李青山

王佐聖遵義遇害 孫傳庭殺賀人龍

李自成屠陳州 李自成決河灌開封

張氏商工自焚 李自成屠南陽

李自成圍汝寧 左良玉屯襄陽

李自成陷襄陽 李自成入荊州

左兵擾武昌 左良玉避李自成

王永祚投江 梁元昌家難

張獻忠陷舒城 張獻忠襲廬州

賀一龍陷無為州 革裹眼入英霍

張獻忠僭號改元 黃得功逐賊

張獻忠陷太湖 洪承疇降 大清

大清兵入塞 姜鴻里死難

宋玖殉節 附張瑤 張宏德貽禍萊陽

造船航海 誌異

無錫諸生逐令

明季北略 目錄 主

卷十九 崇禎十六年癸未

元旦失朝 祭十二陵

周延儒 附吳昌時 周延儒續記

審吳昌時 北都崩解情形

宋應亨不屈 搗錢造鈔

蔣臣奏行鈔法 李自成陷承天

上用銅錫木器 李自成屠黃陂

附記二異 馬士奇入對

左良玉避李自成 李貞馬賊

徐標入對

李自成襲殺左革

李自成陷常德

李自成擅號設官

李自成殺羅汝才

高斗樞守鄖陽

鄖陽古劔

顧君恩議取關中

李自成陷保康

孫傳庭逐李自成

孫傳庭攻拔唐縣

李自成入潼關

孫傳庭汝州大敗

吳從義赴井

孫傳庭夫婦死難

焦源溥罵賊附焦源溥

黃綱一門盡節

中部知縣朱新達

明季北略

目錄

古

南企仲罵賊

李自成祭墓

余應桂總督陝西

李自成屠慶陽

榆林諸將殉義

李自成陷平陽

鄒太妙賦詩

張獻忠屠新州

李自成陷甘肅

張獻忠陷黃州附易道遇

張獻忠屠斬水

張獻忠入麻城

黃州異僧

張獻忠大敗

張獻忠屠武昌

附崔文榮 賀逢聖

蔡道憲長沙罵賊附林國 俊馮一第

李乾德岳州三捷

趙某歸張獻忠

史可敬叛降張獻忠

楊夫人罵賊

朱國柱常德罵賊

劉熙祚永州罵賊

張鵬翼衡陽罵賊

張獻忠復陷岳州

張獻忠陷江西郡縣

袁州兵荒

南昌猛虎

左良玉復武昌等處

劉承允復衡沙

呂大器復江西郡縣

胡公平三縣土寇

沈萬登復汝寧

王漢戰死

羅尙文殺僧

荆偉被殺

四川犯官 三藩賊禍

明季北略

目錄

五

誌異 張獻忠入楚始末 李自成入楚始末

卷二十

崇禎十七年甲申

元巨文武亂朝班

風變地震

降虜

大清朝改元

李自成僭號

李明睿議南遷

會應選言撥亂之策

福嗣王奏

議撤寧遠

會應選奏江右事

李自成陷平陽

何騰蛟

元肯賊入城

李建泰督師

上諭

十九日

劉光昭殺叔

廿六乙卯

三十己未

李自成偽檄

張履旋投崖

馬嘉植疏

賊陷真定

明季北略

附記南遷得失

三月己丑朔

初三辛卯

初五癸巳

周遇吉寧武大戰

初七賊陷大同

初八宣府陷

初九陽和陷

十一頒罪己詔

彭瑄奏

東陽許都

廿四癸丑

廿八丁巳

李自成偽封

蔡懋德太原死節

山西全陷

堪任督撫諸臣

李邦華議南遷

余應桂請調諸將

初二日庚寅

初四壬辰

初六甲午

周遇吉傳

衛景瑗傳

朱之馮傳

初十徵戚繼助餉

十二昌平陷

十三城門設砲

十五居庸關陷

十七乙巳賊圍京

周聖后縊

李自成入北京內城

內臣獻太子

贊費氏詩

姜女歎

廿一得先帝遺魄

明季北略

紀烈詩

諸臣投職名

劉貢士曉天文

廿四壬子

保定始陷

縹汙

選陞降臣

廿八丙辰

程源移書丘祖德

十四孝陵夜哭

十六報焚十二陵

十八外城陷

廿九丁未帝崩煤山

官人魏費節義

諸女出宮詩

曹靜照官詞

劉青田繪圖

附七絕

廿二庚戌

廿三諸臣點名

李自成改制度

廿五拷夾百官

廿六勸進

廿七吳三桂

程源移書唐廷彥

廿九程源移書曹友義

四月初一戊午	初四辛酉
初五壬戌	初六七八九十
十一殺勳戚大臣	十二自成東行
十四私示	十五降臣思逃
十六輦金入秦	十七自成至永平
十九東報急	廿五示備登極儀物
廿六自成回京	廿七縱兵搖掠
廿八	四月三十日自成西奔
自成祖墓	自成謠歌
明季北略	末
自成鑄錢	吳三桂請兵始末
附記野史	
卷二十一	
殉難文臣 二十一人	殉難勳戚
殉難臣民 內外二十七人	烈女 八人
卷二十二	
誅戮諸臣	刑辱諸臣
幸免諸臣	從逆諸臣
從賊入都諸逆	孔蓋討賊文

卷二十三 補遺	
殺星降凡	李自成生
雲護自成	群賊推自成為王
勸賑歌	李巖歸自成
宋獻策等歸自成	賊將官銜
李巖說自成假行仁義	左良玉中州之戰
劉熙祚死節 附弔詩	長沙女子
自成圍開封	孫傳庭敗
程源疏 防河勦寇附	繪圖續紀
明季北略	末
顏罪已詔	召張真人建醮
復方國安官	自成傳牌
渡河	偽詔
建泰出師	賈周遇吉詩
唐通入朝	白廣思移書約降
朱之馮	唐通降
宋孩兒起數	杜秩亨議割地
帝后自盡	自成入京
劉宗敏傳諭	自成入大明門

偽詔

偽諭

象泣

富戶汪箕

宋獻策奏削髮

李巖諫四事

牛金星遇異僧

獻策議取士之弊

改服印

自成詐稱符命

自成死羅公山

公主夢附記

總論流寇

李過降何騰蛟

論明季致亂之由

卷二十四 五朝大事總論

明季北略

目錄

國運盛衰

門戶大略

門戶雜志

流寇大略

明季北略卷之一

錫山計六奇用

大清朝建元



萬曆四十四年丙辰。

大清朝建元天命。指中國為

南朝。黃衣稱朕。是為

太祖。然是時猶稱後金。後改

大清。太祖登極凡十一年。至天啟六年丙寅八月初

十日止。

附記 康熙三年孟夏四日。先君子曰。予壯年

時有華道士云。江右張真人北都建醮。伏壇久

明季北略卷之一

之。見天上諸神俱不在。惟關聖一人守天門而

已。真人問諸神安在。聖曰。今新天子出世。諸神

下界擁護矣。真人曰。聖何不往。聖曰。我受明朝

厚恩。故不去。時神宗季年。天下猶晏如。不信其

說。至是始驗。

是時災異略載于紀異中。而猶有一二可誌者。

猶憶萬曆四十二年甲寅。三月二十六日午時。

訛傳倭至。城野狂奔。浙直皆同。時無錫老稚以

爭入城。而蹂躪死者甚眾。四野見有赤身披髮

奔者。頃之杳然。至今故老猶謂陰兵亂也。異已。
四十四年正月初三。南京天雨紅雪。與唐貞元
二年京師雨赤雪同。貞元德宗年號也。四月京
師大雷電雷火。五月江西大水。六月甲子夜京
師異常風變。聲若轟雷。刮倒正陽門外牌坊。天
之示警爲何如矣。而上於萬幾。槩置不理。宰相
方從哲。徒以循默苟容而已。

蕭子玉僞稱都督

萬曆四十五年丁巳。遼撫使遼陽材官蕭子玉僞稱

明季北略

卷之一

二

都督。卿命使遼東。子玉盛其儀從。臨境彼不郊迎。子
玉大怒。詆之曰。天使儼臨。而大都督不出。是辱皇朝
也。將歸問罪。大清主聞之。懼然屬棗。馳迎道左。供
具甚豐。子玉大喜。相與盡歡。徐致詰不貢市之命。
從容對曰。本部之蜜。猶天朝之五穀也。五穀有不登
之年。皇朝將誰是。詰耶。本部五年來。花疎蜂死。是以
不供。俟春。花滿。釀熟。花衝。當復貢市。如初。此項耳。
何煩聖慮。厚贈子玉。並轡而出。至別處。從馬上拍子
玉肩。笑曰。汝是遼陽無籍蕭子玉也。安得假稱都督。

臨我郊境。我非不能殺汝。奏之聖明。願不忍貽天朝
以辱耳。爲我致意撫臺。後毋再作許事。子玉狼狽西
奔。撫臺聞之。閉門累日。按遼撫臺卽李維翰。

撫順城陷

萬曆四十六年戊午四月十五日。大清以勁兵突
執游擊李永芳。城遂陷。因以漢字傳檄清河。言有七
事。卿恨。大畧以護北關等爲辭。總兵張承允移師應
援。二十日。大兵暫退。誘我師前。以萬騎迴繞夾攻。
承允及副總兵顧廷相。遊擊梁汝貴死之。全軍覆沒。

明季北略

卷之一

三

京師震動。大清主年六十。誕辰。八子稱觴。議欲入
邊。四王曰。撫順是我出入處。必先取之。今四月八日。
聞李永芳大開馬市。至二十五日止。邊備必疎。宜先
令五十人。佯作馬商。驅馬五路入城。爲市。嗣卽率兵
五千。夜行至城下。舉砲內外夾擊。撫順可得。他處不
戰自下矣。主從其計。卽命總兵麻承塔。于十四日爲
馬商前行。四千統衆。夜至撫順。吹笳爲號。大清主
又與諸王引精兵五千接應。十四夜半。李永芳忽聞
笳聲大驚。又聞城聲。沸火焰燭天報。大兵已入城。

矣遂降于四王為副總兵。卽薙髮緋衣。

清河城陷

閏四月 大清主歸漢人張儒紳等賈文請和自稱建州國汗。五月十九日統眾尅撫安三岔白家冲三堡。偵報兵至如風雨。建州馬夏月喜啖河旁柳葉。兼與時會。合眾近十萬。北關惴惴不免。朝鮮已諧秦晉。李永芳亦降東締姻。七月 大兵從鴉鵲關入。二十一日晨圍清河。叅將鄒儲賢拒守援遼。遊擊張旆請戰不從。大兵冒板挖牆自寅至未。墮東北角積屍

明季北略卷之十

上城。旆戰死。儲賢遙見李永芳招脅。大罵赴敵。亦死之。而城中擁兵六千四百餘。唯束手待斃。自三岔至孤山。竝遭焚燬。唯叅將賀世賢於襄陽邊外。縱擊得首級百五十四。

聞 大清主破清河。先一日二子與張總戎夜飲極洽。酒酣。二子忽叩張云。屢勸家君止戈。而壯心不已。假令終違苦口。元戎何策禦之。張總戎時已醉。盛稱中國威德。兼揚己長。二子微笑而別。驅貂參車數十乘入城。貂參窮而軍容見。因入據城門。延入諸騎。故

清河之破。視撫順尤速。自後破廣寧遼陽。總之先潰在中國。又遇 大兵之善戰善攻。故立破耳。

七月賜總兵張承允諡。加祭三壇。予立祠名旌忠。

劉杜二將軍敗績

萬歷四十七年己未仲春。二十有二日楊經略鎬用古行師。不刻日編陣。一軍出西方。一軍出西北。一軍與北關會。擣之一軍。將海師合高麗攻其東。西師大帥杜總戎松。而劉總戎挺將西北軍。李如栢馬林等為後援。師號十二萬。不滿十萬人。杜將軍為西陲名

明季北略卷之十

將勇且廉。戊午師出潞河。潞河人聚觀之。揮汗濕郵亭。將軍裸形示與人。曰。杜松不識字武夫。惟不學讀書人。貪財害人耳。眾見其刀箭瘡如疹痘。兒十朝時。間有紅處。乃良肉也。相與揮涕咨嗟而去。劉將軍少年立功黔中。曾見其列駿馬五十餘。跳躍其間。來往輕于舞蝶。當征關首時。於大營斬三大牯頭。隨刀落刀。三提而已。征東後平播酋。功最上。議者擬匹寧遠功。會獻俘所上。惟象床三十六。他物率不稱。上心疑。經略以下有私。遂停賞格。最後官都督著成績。挂簡

東歸時赴司道宴酒半將家丁五百習戰藝場家居
日費私財五十金養死士蓋一日不忘報國者時
大兵精銳三萬人應杜而使別將將弱兵萬餘禦劉
杜先戰期三日抵渾河渾河險窮處從坦地橫絕其
中以分東西者也日已昃矣諸將請安壘休息明晨
東渡杜將軍怒曰義旗東指孰抗顏行棄勝而前何
期之有遣人視河河水不遮馬腹而河中浮小舟數
十將軍大喜謂天人俱助且恥乘舟將裸形策馬諸
神請授甲將軍大笑罵曰入陣披堅豈壯夫事老夫
明季北略卷之十
東髮從軍不知甲重幾許今日汝曹乃以此相苦耶
不顧隴流而渡諸軍競進渡十之七 大兵使人決
上流師衝爲兩沒于河者幾千人渡河將士反顧生
寒陣甫合而暮黑霧障天 大兵萬炬忽明火光下
斫暗中人杜師不及張弓露刃而將士成泥矣 大
兵于火光中識杜總戎爭射之櫛其肉立盡并獲杜
號矢號矢者軍中稱令箭乃經略授之總戎以驢策
偏裨者先是劉總戎從西北渡破二寨斬三千餘人
大兵既破杜師乃復將其精銳北應對將軍使浙

降人之黠者詐爲杜將軍材官持號矢晨馳至劉將
軍營告急曰杜師邀將軍威靈幸抵敵城深入敵疆
虞攻之不繼敬遣材官某請將軍會師夾攻劉遲回
良久曰子與爾總戎鷹行安得傳矢是裨我也僞官
曰矢雖以令偏裨而令偏裨實不俟矢此矢之發爲
事急取信計耳劉不反思咤曰出師時相約傳砲爲
號今師抵城下何不聞砲聲官隨應曰敵地無烽火
晨始列騎代斥埃此去敵城五十里馳三里傳一砲
不若一騎之驅較速劉方首肯而僞官已叩首馳出

明季北略卷之十

交和矣還報我師曰劉將軍俟砲乃行于是師中下
令傳砲而砲未傳前劉心已動恐杜將軍獨有其功
令諸將拔營而東老弱各人持鹿角繞營如城遇敵
則置鹿角于地轉睫成營敵騎不能衝突兵得以暇
列置火具敵前隊斃于火攻則不能進我乘間出勁
騎格鬪肆出肆入疲則還營少休而令息者賈勇且
劉之火器妙絕諸軍生平所恃以無衡者此也始聞
砲聲猶敦陣而行行未二十里砲聲益喧心搖搖惟
恐足之不前設杜先入城則宿名頓墮乃下令棄鹿

角而趨。行里許而伏兵四起。劉旅不復整矣。長技不及一施。衆遂殲焉。

按劉綎攻倭酋。在萬曆二十六年戊戌。十一月十七日五鼓也。時在朝鮮地。又二十八年庚子二月十五。劉綎破播州楊應龍兵于綦江三峒。三月二十九日入婁山關。萬峰插天。中通一線。師從間道攀藤魚貫入。至六月初七遂破大城。應龍縊。

子聞。大兵獲浙之降人。一兄一弟。將斬其兄。其弟請釋曰。汝能給劉將軍來。則釋其兄。其弟以救兄。心急從之。大兵遂留兄為質而遣其弟往焉。

明季北略 卷之十

先君子嘗云。無錫秦燈。力舉千觔。聞滁州武狀元陳錫多力。往與之角。將栢木八仙檯列十六盤。菓盒悉具。設酒二爵。秦燈隻手握案足。能舉而不能行。陳錫則能行。力較大矣。然僅數步而止耳。惟劉綎繞庭三匝。而甯簋如故。其力更有獨絕者。去吾鄉六里有悟空寺。寺有老僧。自言少年時嘗為劉綎小卒。劉善舞刀。故世號劉大刀。每戰還營。以力竭。即仰臥營中。血集甲手。握刀不解。為血所

凝。漬于湯中久之乃解。此僧親侍故見之。

通紀云。戊午撫順清河相繼陷。上特起廢將李如栢。總遼鎮兵。及徵廢將杜松屯山海關。劉綎柴國柱等赴京調度。時楊鎬以遺舊撫推兵部侍郎。命往經略。賜劍一。九月東方有白氣長竟天。其占為彗及蚩尤旗象主兵。而星隕地震報相踵。海州遙見白虹貫日。如日竝出者三。白氣直罩城上。已未二月十一日。楊鎬善師遼陽。凡分四路。馬林率遊擊麻岩丁碧等從。靖安堡出邊趨開鐵。及都司寶永澄督北關之衆攻

明季北略 卷之十一

其北。杜松率都司劉遇節等從撫順關出邊趨瀋陽。攻其西。瀋陽路最衝。以保定總兵王宣原任總兵趙夢麟並隸戲下。李如栢率參將賀世賢李懷忠等從。鴉鶻關出邊趨清河。攻其南。劉綎率都司祖天定等從。瞭馬佃出邊趨寬奠。及都司喬一琦督朝鮮之衆。攻其東。期二十一日先後出師。會十八日夜。司天占火星逆行。二十日京師風霾晝晦。黃塵四塞。有頃赤光射人如血。其占四彝來侵。上諭東征。將士備邊三月。杜松越五嶺關前抵渾河。棄車營趨利半渡。敵萬

餘忽遮擊衝其師爲二。松血戰突圍自午至酉。力竭師殲焉。馬林改由三岔出塞。翌日方抵二道關。遇敵棄勝來攻。亦敗績。劉綎獨縱兵馬家寨口。深入三百餘里。尅十餘寨。初四日敵詭漢卒裝誘墮重圍夾攻。衆遂潰。綎及軍鋒劉招孫等竝陣歿。惟清河一路。李如栢以經略令箭撤回獲全。先是綎出師日。五星鬪于東方。松垂發牙旗折爲二。又堡中軍庫災。火器盡燬。白氣竟天。三匝。識者豫知爲敗徵云。及報至。舉朝氣索。諭楊鎬戴罪視事。廷議李如栢逗遛獨全。疑有

明季北略

卷之一

十

謬巧。遣其弟都督李如楨代將。撤如栢候勘。

附記杜松與劉綎節至瀋陽行二日。至渾河。松領五千人先渡。遇節隨後半渡。敵一鳴笳。萬騎突至。方抵北岸。敵分兩隊。一圍松。一圍遇節。松輸長鎗大戰。出重圍。遇敵將哈都。哈都被刺走。以誘松。松追至山前復戰。敵兵見之。不圍杜師。獨圍杜松。哈都二人。杜師亦趨至。擁山下不殺入。松躍馬欲出。而四圍如鐵。遂殊死戰。自午至酉。師盡覆。因楊鎬誓師。先泄軍機故也。哈都哈真二將。卽以勝兵圍

馬林于關口。後營被傷。乃金白寶永澄所統者。馬林率師趨救。敵兵不知兩軍。遂驚走。哈都潛率兵從後殺入。馬師不及備。被傷二千。林收兵渡河南岸駐扎。劉綎率師自牛毛寨進至馬家寨。二寨俱敵營。綎進戰連破十餘陣。追入三百餘里。然綎久戰亦疲矣。遂駐營休兵。一日忽報杜松戰勝云云。遂墮計。綎與兩王子力戰。自己至酉勝負不分。四王子退走。綎不知計。追四里。四王子發矢中綎左臂。綎一手拔箭。一手輪刀復戰。面復中一矢。一王子乘勢殺之。時義子劉招孫前救。見綎已死。下馬負屍。右手持刀戰兩王子。被四王子一矢中心而死。

明季北略

卷之二

十

楊鎬逮治

八月十三日上遣緹騎逮治楊鎬。九月二十六日刑科叅失機諸臣功罪狀。叅看得楊鎬喪師失地。據法罪原難道。而嘵嘵置辯。曰未嘗私李如栢也。曰杜松故違節制也。曰馬上督催不敢抗違也。不思如栢乃遼東大將。當時四路竝進。何不以大將當關而乃以

清河與如栢故令杜松出撫順耶。在如栢怯懦畏敵。本無求戰之意。故再出輒逃而鎬以令箭招之。說者謂令箭先藏栢身。託之傳自于鎬。則鎬之私庇如栢甚明。不然杜松輕進。何不用一箭令退。而獨于如栢汲汲也。杜松廉勇久著。有古名將風。聞鎬將出師。杜松謂兵餉未充。士卒不習。將領未協。不便大舉。鎬貪功自用。徑行不聽。松乃密遣人進關投揭當事。冀緩其師。而如栢偵知。令人于關外邀回。重責十棍。致松謀不行。兵受其創。見有松姪總兵杜文煥抱憤投揭。明季北略 卷之十 三

可問。即此舉動。已合陷松之毒矣。乃誓師時。如栢佯與松洒洒拜別。曰。吾以頭功讓汝。松磊落丈夫。慨信不疑。賈勇先登。不知如栢早已布置好人。為松鄉導。誘其暗入奸伏。蓋敵素所畏者。松與劉綎也。先得鎬告示。悉其精銳。潛伏撫順一路。獨以當松。松果為鄉導所誘。如栢先逃。望援不至。遂碎首淪沒。寸骨不存。劉綎亦復血戰。一時死敵。是松之死。實鎬與如栢同謀計陷。壞此長城。為異日和戎之地。而乃曰三路之敗。總由杜松故違節制耶。在鎬為此喪心之言。計欲

自脫。而遂轉相流布。不念其死敵。而且沒其功。松死不瞑目矣。嚴詰催戰。固奉有明旨。獨不思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乎。即不然而以抗違被逮。不猶愈於以敗劾伏辜耶。即令口如懸河。其如法在不赦。至李如楨與周永春失陷開原。明旨曰。開原失陷。撫臣責任封疆。豈能無罪。則其罪視如栢。俱一體之人。況遼事未平。有罪無功。仍宜單論其罪。如栢雖先雉經。尙當跪斬。鎬等若容免脫。是謂無刑。

熊廷弼經畧遼陽

明季北略 卷之十 三

六月十五夜。大兵數萬騎乘虛直薄開原。孤城立下。十九日以三萬圍鎮西堡。潘鐵奔潰。上乃擢熊廷弼代楊鎬經畧。廷弼請恢復開原。上賜劄。廷弼單騎就道。八月二日。廷弼受代。翌日入遼陽。斬陣逃游擊劉遇節等。設壇躬祭。撫清開鐵。死事軍民。廷弼疏稱。瀋陽空城難守。不如還守遼陽。上諭酌畧緩急。因決策守遼陽。挑壕築垣。借水為防。

紀異

自古有國家者。一代之興。必有絕異之休祥。著于始。

一代之亾。亦必有非常之灾。祲兆于前。驗之天地。徵之人物。斷斷不爽者。萬歷三十四年丙午三月。雞鳴候西南方天上懸一關刀。口向上。凡一月而滅。五月遂生李自成。兵象見矣。三十六年戊申。南京大水。禾黍俱無。鳳翔袁應泰為淮徐道。黃河出碑文云。碑出于戈動。江東血水流。荒茫天地亂。發難鬼神愁。末云。洪武元年青田劉伯溫書。未幾應泰經略遼東。喪師失地。殆無虛日。

四十四年丙辰。廣甯婦生一猴。二角。是年。清朝建

國號。大清。太祖武皇帝即位。建元天命。開科取士。

始有會元。而中朝會元沈同和以弊發除名。洪承疇登進士。是。清有元而明無元。承疇後為。清之勳

臣。俱天也。二月二十五日。南京地震。自西北來。有聲。山東地震。龍鬪。正陽門河水三里赤如潰血。京師大震。陝西牛產犢。人頭人面。六月二十三日。蜻蜓自東南來。環飛蔽天。高者極青冥。卑及櫺楹。而止。彷彿如北方大風揚塵沙。莫能名其多也。人云海風吹來者。秀水有異鳥。人頭鳥身。集于樹。竟日乃去。大旱。秋旱。

尤盛。定遠富農劉子元。捕蝗甚力。蝗如片雲墜下。將子元田頃刻食盡。

四十五年丁巳。江南星異。自五月下旬起。千萬成羣。啣尾渡江而南。穴處食苗。

四十八年庚申。蚩尤旗見。圓削而長二十餘丈。首鉅尾細。白光凝雲。若懸亦然。踰半月始隱。

一野史云。四十六年戊午八月。彗星東起。長數十丈。濶四五尺。本粗末銳。其形如刀。自巽而乾。光芒映耀。即蚩尤旗也。自八月初見。至十月終始隱。是星見主

明季北略 卷之十 天下大亂 此野史一殺力辛亥四月九日社塔王館補書

泰昌元年庚申 光宗貞皇帝

帝諱常洛。神宗之子。萬歷十年壬午生。至二十二年

甲午出閣講學。時年十三歲。岐嶷不凡。讀書成誦。作

字有法。故事。每講閣臣一人入直看講。講案前有銅

雙鶴。叩頭畢。從銅鶴下。轉東西面立。一閣臣誤出銅

鶴上。帝囑內侍曰。移銅鶴近前些。雖不明言。意在默

寓眾皆歎服。一日講巧言亂德。講章曰。以是為非。以

非為是劉幼安當直。既敷衍畢。因問曰。何以謂之亂。德帝朗然荅曰。顛倒是非。蓋化詞臣之句。而囊括之。更覺明切。講官焦竑請問維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大義。荅曰。只天命之謂性是已。講官董其昌請問擇可勞而勞之。荅曰。所謂不輕用民力也。講官嘆服。四十三年乙卯帝年三十四時居青宮。有張差挺擊一事。神宗在慈寧宮。問曰。山。你有何話說來。帝知神宗旨。乃曰。似此風癩之人。決了便罷。不許株連。又曰。我父子何等親愛。諸臣無聽流言。為不忠之臣。

明季北略 卷之一

七

使我為不孝之子。神宗始悅。四十八年庚申八月朔。即帝位。時年三十九。癸九月朔帝崩。凡登極一月。詔以八月以後稱泰昌元年。明年改元天啟云。

附前挺擊青宮一案

初萬歷四十三年乙卯五月初四日。驀有男子闖入東宮。以挺搭小守門內侍一人。韓永用等呼集執之。送部鞠審。是犯姓張名差。御史劉廷元疏言跡涉風魔。貌如點猾。刑部郎中胡士柑等定為風癩。提率官王之宋重加研問。言有馬三道誘至龐劉二太監處。

語多涉鄭國泰。國泰出揭自白。科臣何士晉請窮其事。上大怒。因召百官進。百官膝而前。時太子三皇孫俱侍。上曰。昨有風癩張差突入東宮傷人。此是異事。與朕何與。外庭有許多閒說。爾等誰無父子。乃欲離間我父子耶。止將有名人張差龐保劉成。即時凌遲處死。其餘不許波及無辜。一人尋執太子手。示羣臣曰。此兒極孝。我極愛惜。他時御史劉光復伏于眾中。誓極揚言曰。陛下極慈愛。太子極仁孝。因班聯稍後。聲頗高。上誤以為別有所爭。命中涓擊下。承旨者挺

明季北略 卷之一

七

杖交下。上令押朝房待旨。怒稍夷。又以手約太子體。曰。彼從六尺孤。養至今成丈夫矣。我有別意。何不于此時更置。至今長成。又何疑耶。尋誅張差于市。斃龐劉于內庭。事遂寢。于是罷王之宋官。補何士晉于外。

紅丸一案

八月二十九日。李可灼進藥。明日光宗崩。九月初三日。丁丑御史王安舜奏。李可灼進紅丸罪狀。言臣接邸報奉令旨。賞可灼銀五十兩。夫可灼敢以無方無製之藥。駕言金丹。且唱言精知子平五星。天壽莫逃。

此不過借此以塞外廷之議耳。奉令旨李可灼于先帝病革之時。具本進藥。不效。殊失敬慎。但亦臣愛君之意。姑從輕罰俸一年。

楊漣論內官崔文昇用藥之誤。言帝疾法宜清補。文昇反投以相反相伐之劑云云。此八月二十四日疏。九月三日御史鄭宗周請下文昇法司嚴鞠。言往歲張差之變。禍幾不測。張差之後。因有文昇。致先帝一旦崩逝。當寸斬之。給事惠世揚奏崔文昇輕用剝伐之藥。傷損先帝。科臣臺臣論之。輔臣方從哲又何心

明季北略 卷之一

文

而代擬出脫。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疏。請究醫藥奸黨陰謀。謂當與先年挺擊青宮同一姦謀云。南臺御史傅宗舉論崔文昇用藥之誤。御史馬逢臯南御史李希孔交章劾文昇用藥之故。宜正典刑。刑部主事王之采奏請復先帝之仇。論李選侍鄭貴妃崔文昇李可灼共一線索。禮部尚書孫慎行叅方從哲李可灼進藥之罪。吏部尚書張問達會同戶部尚書汪應蛟等公奏曰。李可灼非醫官也。一旦以紅丸輕進。而龍馭上昇。罪勝誅乎。崔文昇身歷提督。當可灼進紅

丸之時。何不詳察。罪又在可灼上矣。上諭李可灼令解法司究問正罪。崔文昇發遣南京。三年。成可灼御史郭如楚論李可灼之罪。

光熹時有三案。三案者挺擊。紅丸。與移宮也。移宮一案。已具于楊漣傳後。

熹宗登極

熹宗光宗之子。萬曆四十八年庚申九月初六日登極。即泰昌之元年也。

顧愷論遼事

明季北略 卷之一

文

九月十二日。御史顧愷奏曰。十月十二日。東兵以萬騎由撫順關。萬騎由東州堡。入深至潭河。他日。賢柴國柱設防瀋陽。却之。然閱姚宗文之疏。謂六月失事。焚掠太慘。村屯一空。專制關外。胡匪不以聞。昨見賀世賢塘報。則僅僅斬一級。獲一盔。奪四韃馬耳。而遂誦功于部院。不亦羞朝廷而貽敵人笑耶。且土馬物故。不知幾何。而尚侈口遼城之無恙乎。今年八百萬。來年八百萬。除天助云云。乃可不然。水潦旱蝗。所在見告。此八百萬者。安能歲歲而輸之。臣恐民窮

財盡盜賊蜂起。憂不在三韓而在蕭牆之內矣。

自嘉宗立。饑饉荐臻。不數載而流寇起。卒以天下助疏如操左券。

河清

八月十五日臨鞏蘭州之間。已時見河流上泛。白至申時撤底澄清。土下數十里。一望無際。至十七日未時照舊濁流。其清三日。時臨鞏道與戶部郎中黃寬親詣河橋目睹。至九月二十二日乙未。陝西撫臣李起元奏上。

明季北略 卷之十

辛

時天變地震與物怪多矣。而茲河清者何。予聞黃河清聖人生。以衰晚而望至德。必不可得之數也。

楊嗣昌奏歲饑

八月二十三日戊辰。餉司楊嗣昌奏言。臣在應天聞淮北居民食草根樹皮至盡。甚或數家村舍。台門婦子併命于荳箕菱稗。比渡江後。灶戶之搶食稻。飢民之搶漕糧。所在紛紜。猶曰去年荒歉之所致也。至于江南未嘗有赤地之災。稽天之浸。竟不知何故。洶洶嗷嗷。一入鎮江。斗米百錢。漸至蘇松。增長至百三四

十而猶未已。商船盼不到關。米肆幾于罷市。小民垂橐。偶語思圖。一逞為快。甚有榜帖路約。堆柴封燒第宅。幸賴當事齊之以法。一時撲滅無餘。然顧贖問左民窮財盡。今日百姓尚知討賊。尚可催科。只恐百姓自己作賊。誰為我皇上催科者。

百姓自己作賊。六字。十年來不幸而中。

熊廷弼回籍

九月十五日己丑。御史馮三元論經略熊廷弼無謀者。八欺君者。三廷弼乞罷。楊漣奏曰。議經略者終難

明季北略 卷之十一

辛

抹殺其功。憐經略者亦難掩飾其咎。功在支撐。辛苦得一載之倖安。咎在積衰難振。恨萬全之無策。二十二日御史張修德請貶廷弼。廷弼上疏求勘。因陳守遠之功。戶科王繼昌奉旨會議。奏曰。廷弼掛眾議者三。以嫖罵為氣魄。將帥不為用。不能成功。一。始初不能用遼人。客兵蹂躪遼地。遼人離心。不能成功。二。動天下兵。糜財浩費。所過驛驛叛者。姪劫。不能成功。三。

廷弼乞罷。疏曰。遼師三路覆沒。再陷開原。職始驅羸

卒數百人。踰關出關。至杏山而鐵嶺報失。當是時。河東上民謂遼必亡。紛紛奪門而逃也。文武官謂遼必亡。各私備馬匹為走計也。各道謂遼必亡。遣開原道韓善分守道閻鳴泰往濟。皆不行。而鳴泰且途哭而返。河西謂遼必亡。議增海州三岔河戍為廣甯固門一戶也。關內謂遼必亡。且留自備而不肯轉餉也。通國謂遼必亡。不欲發軍器火藥而恐再為寇資也。大小各衙門謂遼必亡。恐敵遂至京師而晝夜搬家眷以移也。中外諸臣謂遼必亡。不議守山海都門則議成。

明季北略卷之一

海州為遼陽退步。成金伏為山東塘埤也。即敵亦謂遼必亡而欲坐殿以建都也。其間惶惶之狀。不能以且夕待。而今何以轉亡為存。地方安堵。舉朝帖席而臥也。此必非不操練不部署不撫輯專事工作而尙威刑者所能致也。至謂職擁兵十餘萬不能大入大創。小入小創。斬賊擒王而殃民蹙地為敵人所笑。誠有如所歎者。第言斬賊擒王之事。于此日之兵之將。且勿易言也。令箭催而張帥殞命。馬上催而三路喪師。職于今日何敢輕率云云。遂繳還上方。席蓐待罪。

士命廷弼解在回籍聽勸。十月初十日。以巡撫袁應泰經略遼東。廷弼交代疏曰。去秋遼陽以北棄城而逃。今自蒲奉以南不但本城逃者復歸。而開鐵蒲河以南。不知日集幾許。各處商客增來幾許。此交代之人民也。清撫開鐵蒲伊汎等城咸為敵陷。雖未遽復。而瀋陽奉集寬奠醴陽長永寬奠皆棄城也。今皆復守。而遼陽無諭已。此交代之城堡也。去秋遼城止弱馬兵四五千。人川兵萬人。瀋陽戍兵萬餘人。今援兵募兵計十三萬。各堡漸有屯集。各城漸有設防。此交代之兵馬也。自去年八月起。今年九月終。止通共用銀二百三十萬。餘兩米豆用一百餘萬石。不知一年虛糜八百萬之語。是從何來。此交代之錢糧也。各色軍器除疏請內庫各取各邊不計外。打造過大砲重二百餘斤。上者以數百計。百斤六八十餘者以數百計。百子砲以千計。三眼銃鳥銃以七千餘計。其餘盔甲胸包臂手甲梁戰車鎗刀弓箭以及鋼輪火人火馬火罐釘撇牌櫃等項。皆以數千萬計。此交代之器械也。何一

明季北略卷之一

件非職大聲疾呼爭口鬪氣所得何一事非職廢寢忘餐吐血嘔肝所幹辦。何一處非親身親脚到口籌手畫所親授。一切地方極繁極難事體有邊才數年經營不定者。一年而當之。而為臣者亦難矣。年來廟堂議論全不言軍中情實。而第憑塘報敵緩急以為說。前冬去春敵以冰雪稍緩。輒開然言師老財匱。馬上催戰及敗。又愀然噤口不敢道一戰字。比見職收拾纒定而愀然者。又復開然。急急責戰矣。畢竟矮人觀場。有何真見。至如用李如柏。李如楨。款巡撫。添巡撫。起贊畫。用閩科。議督護。何非臺省所建。何嘗有一効。地方事當聽地方官為之。彼既處凶地。着重擔自能區處。停安幹辦。緊急何用拾帖括語。徒亂人意。而一不從。輒颯然怒。若此。後議論不省。則經略必無所措手足矣。此臣為經略與封疆并國家慮者也。

明季北略 卷之二

青

明季北略卷之二

錫山附六奇用賓氏編輯

天啟元年辛酉

瀋陽陷

總兵賈世賢駐瀋陽。正月。大兵數萬騎抵渾河。皆候報渡河。近城矣。世賢大驚。備火藥于堞間。登城望。大兵尚離城四里。即命發砲。未傷一騎。而火藥已盡。須臾圍城。次日。副總戎尤世功率萬人出戰。殺傷過半。而返堅守不出。經略袁應泰得報。命叅將王世

明季北略 卷之二

一

科率五千人赴援。敵將哈都殺之。軍盡降。攻圍十日。北門破。世賢啟西門。單騎走不數里。至雙溪。遇李永芳。哨騎五百。遂請降。與永芳同馬入瀋陽城。大兵授副總兵瀋陽。既陷。大清以此城為王都。號曰瀋京。

遼陽陷

天啟元年三月二十日。遼陽陷。先是經略袁應泰開瀋陽陷。與巡按張銓分守道何廷魁。監軍道崔儒秀等會議。忍報。大兵自四里鋪至矣。命總兵侯世祿

出敵過哈都哈真二將合戰自午至戌勝負未分遂
收兵至東山駐營。大兵乘夜攻小西門。應泰命發
火器達旦。大兵死傷頗眾。火器亦盡。令監軍牛維
曜出小南門助侯世祚再戰。維曜中流矢師潰。世祚
不支亦走。應泰與張銓何廷魁崔儒秀城上見之。知
事敗。乃日本院奉命專征。欲恢復疆土。上報朝廷。下
安百姓。無如天數至此。使謀臣不能決策。勇將不能
奏功。遼陽會城危在指顧。若退守河西。不怕無顏而
聖。且羞見諸將士。願繼尙方誓以身殉公等無聞。
明季北略 卷之二

附記
遼陽生員楊某順治十七年總督松江與無錫進
士劉果遠會飲。演梨園酒酣揚拍案呼曰。止板蕩
矣。劉問曰。老總臺精審音律。平揚日子。命亦藉是
獲存。初遼東之破也。恐民貧思亂。先拘貧民殺盡。
又二年。恐民富聚眾致亂。復盡殺之。惟四等人不
殺。一等皮工能為快鞋。不殺。二等木工能作器用。
不殺。三等銑工能繕裘帽。不殺。四等優人能歌漢
曲。不殺。惟欲殺秀士。時予為諸生。思得寸進。閉戶
讀書。而頗肥白。被獲問曰。汝得非秀士乎。對曰。非
也。優人耳。曰。優人心善歌。汝試歌之。予遂唱四平
腔一曲。始得釋。楊述竟即于筵間親點板。歌一闕
而罷。
袁應泰傳
袁應泰字大來。號位字鳳翔。人萬曆乙未進士。除臨
漳知縣。築長堤四十餘里。以樂漳水。陞工部主事。又
備兵淮徐。以歲饑發賑。被乘移疾歸。起河南參政。備
兵永平。會邊報警。庚申八月初九。陞會都御史。巡撫

遼東。熊廷弼既以人言去。任十月朔。十乃陸兵部侍郎。賜劍經略遼東。既至遼。上疏言。臣父遺書命臣。不得請告乞骸。病醫于斯。死葬于斯。如以罪蒙譴。亦願編為士伍。以殺敵。不敢入山海關一步。有旨褒答。初熊廷弼守遼陽。部署嚴整。慮泰至微。有改張。而收降一東。殊不厭人心。應泰謂西人以食盡投東。東輒撫為銳師。姑收之以壯我。而孤敵計良便。迨瀋陽破。監軍欲誅降人。就縛矣。應泰驗其背負重創。慰遣之。而馬縛者既與死難。諸臣積相左。而他苟活者無所諉。

明季北略卷之二

華競曰。遼不自亡。降人亡之。云城陷。應泰于城樓上望闕拜疏曰。臣至遼。見人心不固。不可以守。是以有死。遼葬遼之誓。今果陷。臣力竭而死。望皇土收拾人心。為恢復計。復寄書。其父遂自縊死。內任姚居秀從之。僕唐世明。憑尸大慟。縱火焚樓而死。朝廷以應泰。矣收降人。輕信叛將。致亡瀋遼。及明年十月。始得贈兵部尚書。子祭陰一子人監云。

張銓殉節

公諱銓。字守衡。號見平。山西沁水人。萬曆甲辰進士。

授保定推官。入為浙江道御史。以憂歸。起按江右。會東事棘。巡按遼東。袁應泰方以受降。公曰。遼禍在此矣。力爭不得。及遼陽被圍。公與應泰嬰城守。應泰曰。泰不才。待罪經略。當以身殉之。按臣無間外責。尙可收拾餘燼。為退守。河西計。公曰。不然。吾世受國恩。豈有城破身存之理。城陷。大兵擁公出署。公不屈。將殺之。比出門。復引公還。好言慰之。公終不屈。乃令二人強扶上馬。送還署。至署門。向北闕五拜曰。臣不能報皇上復呼父母。四拜曰。兒不得事父母。乃自經死。

明季北略卷之二

之。公美鬚髯。好讀書。在江西著春秋補傳若干卷。贈大理寺卿。再贈兵部尚書。諡忠烈。子祭葬。陰一子錦。衣世指揮。僉事。建祠名曰昭忠。而特擢公父大理卿。五典至兵部尚書。而與公同死者。又有按察司副使何廷魁。僉事崔儒秀。

公死事。與他載微異。然殺與縊。總歸殉節而已。

何廷魁投井

何廷魁。字汝謙。山西大同人。萬曆辛丑進士。授涇縣知縣。改令甯晉。入為刑部主事。陞歸德知府。擢西營。

副使降黎平知府尋備兵遼陽與袁應素多抵牾。爭
納降事不得乃貽書家人曰吾不知死所矣。潯陽陷
同事者爭遣其孥公曰吾不敢爲民望。大兵濟河
請于應素乘半渡急擊不聽及薄城未合請悉銳禦
之又不聽城陷還署懷印自投于井妾高氏金氏從
之婢僕六人一時同死贈光祿寺卿再贈大理寺卿
諡忠愍蔭一子錦衣世百戶賜祭祀昭忠。

崔儒秀自縊

崔儒秀號敬初河南陝州人萬歷戊戌進士除按察

明季北略卷之十一

知縣與要人忤屏居數年補終調翼城嘗格殺大將
陞刑部主事左遷令文安復人爲戶部主事陞山東
命事飭開原兵備而開原已矣公散家資募健兒八
百人齊基而行公既以能吏聞復究心兵法及行陣
器械之制旁及奇門六壬太乙之屬無不通曉應素
傾心任之公何納降起公力諫不聽賀帥世賢有異
圖公認之質其家子遼陽大兵攻奉集堡小寇而
去尋舉衆攻遼陽公分守東城矢集如雨不少卻頃
之應素所簡精兵自潰降兵競起刀人千剽成開公

勳哭戎服北向再拜步生都司聽平曰經死贈光祿
寺卿再贈大理寺卿蔭一子錦衣世百戶賜祭祀昭
忠而武臣死者尤世功陳策童仲談。名世夷之能
周敦吉戚金鄧起。葉秦邦屏。簡司陳堯日段展及邦
屏婢士官秦氏並得贈卹云

廣甯潰

遼東經略熊廷弼主守駐閭陽巡撫王孔貞主戰駐
廣甯二人議論遂成水火之致敗之由也天啟二年
壬戌正月化貞疏言臣願請兵六萬進戰一舉蕩平

明季北略卷之十一

且真粘化定盟及虎賁免惡駭血无用遼將係得功
爲先鋒欲共殺敵廷弼俱言不可言化貞不從大
兵臨河欲渡總兵劉渠駐兵振武飛書告急化貞招
外兵萬衆至邊策敵必不敢渡柳河欲令部將羅萬
言哨卒過河誘之來入以驍騎蹙之可以大創各道
以爲非計乃止大兵渡河逼西平堡羅一貴堅守
一日夜大兵頗被傷將解圍復攻振武總兵劉渠
方集陣有先鋒孫得功乃化貞所任心腹驍將也淮
渠當先未及戰得功呼曰兵敗矣卒州部走渠略陣

馬賊被殺。郝秉忠扶病上馬中箭死。李永芳復攻西平城。陷一貴自刎得功。走入廣甯。疾呼軍民。宜早剃頭歸降。因命其黨封府庫。以待一城。閱然率奪門走化。貞方晨起視書。西將江朝棟排門入。呼曰。滿城人走空矣。化貞股栗不知所為。而所坐馬已為心腹將竊去。倉皇整行李四箱。以二素駝載之。而自騎朝棟馬以行。及門。亂兵訶止。將縛之。朝棟投至。持刀與關乃得出。得力遂踞城附敵。此正月二十二日事。

庚帝既潰。化貞所招外兵大肆殺掠。逃軍和之。難民

明季北略卷之十一

西奔者十不得一。遺棄幼小子。途蹂踐死者相望。化貞從數騎走閭陽邊。熊廷弼自右屯引兵至。止焉。化貞向廷弼而哭。廷弼顧笑曰。六萬軍蕩平遼陽。竟何如。化貞慚。尋向廷弼議固守甯前計。廷弼曰。晚矣。公不受給募。職不撤。廣甯香子振武當無今日。此時兵潰之勢。誰與為守。惟有護百萬之生靈入關。勿以資敵足矣。乃整衆西行。化貞與甯前道張應吾殿後。時大兵以東無追逼者。故得緩轡。以施總督王象乾一一驗放入關。

按臣方震儒在廣甯。尙臥未起。聞撫臣走。亦單騎走。監軍牛維曜。刑慎言。隨之。高出胡嘉棟。韓初命。隨經略走關上。惟高邦佐。留松山沐浴衣冠。向西再拜。絕死。其僕高厚亦從死焉。

高邦佐自縊

高邦佐字以道。山西襄陵人。萬曆己未進士。授歸光。知縣。招撫流移。為山東循良第一。入為戶部主事。出守永平。陞副使。備兵天津。陞陝西參政。丁艱。歸服闋。備兵薊州。尋乞養。歸會遼事。孔棘奉命以參政兼命。

明季北略卷之十一

事分。巡東甯。願經撫不和。西酋內訌。勢且莫支。公不得已具文請告。已得允。而正月二十日。大兵渡三。空河矣。廣甯官吏皆遁。人多勸公西走。且謂請告之身。何以無死。公曰。吾一日在事。則一日臣子也。若偷生入關。何面目見天下士。乃作書與母太淑人楊氏。訣以匹馬二僕。走松山。乞援于經略。公知必不可為。乃親書一紙。令家童持信入關。其略曰。本道奉命分巡廣甯。家有九旬之母。絕裾出山。抵任以來。飲食俱廢。意圖肅清。迅掃仰報。君父不意天不厭亂。三塗失

守惟有一死以殉封疆耳。除西向叩闕，南向拜母。自經公署。以明臣節。外所有隨任家童二名。遣還原籍。報信或恐聞津阻滯。合給印批。差整冠束帶。再拜以印綬。自經。二僕高永高厚。謂不忍主人。獨去無給使。令地下者。慟哭爭死。永遂以書付厚。抱公屍呼號搶地。仰就其綬尾。自縊時。大兵且迫。經略命舉火并二屍及公署焚之。未及以馬票給厚。厚年僅十九。有武弁盧科。感公德。棄家護厚入關。有旨贈公光祿寺卿。再贈大理寺卿。諡忠節。賜祭葬。廕一子錦衣世百。

明季北略卷之十一

十一

戶立祠。義僕高永優卹銀二十兩。

羅一貴自刎

參將羅一貴守西平。大兵攻之一日。一夜不下。砲傷六七千人。屍與城平。大兵夜半布十面雲梯。竟不能下。李永芳知守將為一貴。欲招降之一。貴在城大罵曰。豈不知羅一貴是好漢。肯降爾乎。亦豈招降旗永芳。四面環攻。三進三卻。城中火藥盡。一貴遂自刎死。

五監軍

高出。胡嘉棟。韓初。命牛象乾。和慎言。時稱同逃。五監軍。蓋三路之數。亦有五監軍。上命官旗。解解高出。胡嘉棟。來京究問。

附記

西夷以慈為主。慈之順逆。西夷所視為向背。王貞初。意虎。慈外助。永芳內應。僕倖浪。守備不設。不覺墮計。又孫得功。昔居賀世賢麾下。世賢東降。馳書得功。約內應。故對陣時。得功忽分兵二翼。退後。讓劉渠。當先出馬。獲一交鋒。得功率眾先奔。劉

明季北略卷之十一

十一

兵見後帥奔。亦相率潰。而渠被敵將哈都刺死。此時大兵尚不信得功等投降之心。是實。按兵不進。熊廷弼引兵五千。至見廣甯已潰。遂率眾入山海關。以化貞言失在柔而愚。信間諜。輕信遠人。以廷弼言失在剛而懷不為預備。然化貞匹馬就速。百姓遮道而哭。吶喊三聲。廷弼回京聽勅。單騎夜行。御史謝文錦疏曰。廷弼責任雖重。事權實輕。不幸與之兵相忤。繫手縛足。展布無由。雖欲圖回守。

而不可得化。賈意氣既銳。獎或後多。又不幸。本兵爲主言。聽計從所請。如意。雖欲不言戰。而不可得。是二臣之陷于辟者。實本兵張鷟鳴鼓之。且運籌決勝。職在中樞。而視詭詐。肆凌漫。無定畫。明分左右之袒。激成水火之形。以致自送河西。雲據山海。本兵其何辭以解于衆。按熊廷弼。號之岡。楚人。吾邑鄒迪光。督學三楚。拔之。蓋由武入文者也。未幾。登進士。督學江南。歲試時。用封皮二條。將諸生。自耳及肩。封之。使不得左右顧。劣等被笞。有被笞

明季北略 卷之十一

十一

而入學者。其待文士。嚴酷若此。則御軍可知矣。然廷弼本膽氣過人者。宜不畏戰。而反主守。是知彼知已能剛能柔。一等人。真可將矣。然守定後。殺今日上揚明。日上疏與樞撫爭執。成仇。未免齒牙。遇利。盡省諸臣。復多有隙。崔呈秀又最恨之。廷弼既與朝臣多怨。無功誅。有功亦誅。止爭先後耳。惟自廣印南歸。可免吏議。繼核豆。遂及于難。有以也。諺文錦疏云。經撫之罪。朝廷自有處分。決不意爲難。重乃幸災樂禍者。欲藉是以報其宿憾。或請速遷。

經略或請速斬經略。而撫臣身在封疆。若漠然事外。可不問者。近且欲甘心廷弼。而以化貞仍移前。鎮是非至此。顛倒已極。其何以服經撫。又何以服天下後世之人。獨此疏爲平心之論。及上命刑部尚書王紀。左都御史鄒元標。大理寺卿周應秋。會審熊廷弼。一跪就起。言從田間起。原議住札山海。竝無住札廣寧字樣。一駁投一招揭。鄒都憲云。失地喪城。功罪一體難辭。其責公進刑部。是非自明。廷弼相爭多時。王紀曰。公不肯進獄。暫到天仙菴。

明季北略 卷之十一

十一

住一日。請旨定奪。廷弼遂自請詔獄。鄒王云。請過王巡撫來。化貞跪下大哭。言經略先不聽我。過河大戰。河東寬大可戰。河西窄小難戰。及廣甯危在旦夕。經略領兵來救。後竟逃回。此罪歸于廷弼。不于化貞也。鄒王云。公必須引罪。還有在朝列班之日。化貞投上一揭。亦一躬而散。熊廷弼審單內有云。比之楊鶴更多一逃。比之袁應泰反欠一死。宜用重典。以警將來。天啟五年八月。決廷弼傳首九邊。

初廷弼在間陽間廣寧被圍深憂之方夜飲忽思敵兵益熾大呼曰可恨忽屏後亦云可恨廷弼驚是甚麼人做聲屏後亦云是甚麼人做聲廷弼命左右快去後面看來屏後亦云快去後面看來左右入視寂無一人廷弼曰好古怪難道有這樣事屏後亦云好古怪難道有這樣事廷弼曰待我自去看來屏後亦云待我自去看來廷弼且走且說聽至屏風始知銅盆廷弼曰這又來作怪了銅盆亦云這又來作怪了廷弼曰快把水來傾掉了銅

明季北略卷之十一

古

盆亦云快把水來傾掉了水既去銅盆遂不能言廷弼心疑甚不能寐忽報廣甯內潰王化貞奔至云。遼事一敗于紅旗催戰而李維翰遂再敗于馬上催戰而楊鎬遠三敗于出城浪戰而袁應泰死崔景榮罷廣甯事廷弼以控扼山海而罪其西奔然王化貞一敗實為首罪廷弼但不能收散卒固守甯前耳惟殺化貞而戍廷弼始稱平允至于傳首九邊過矣。

熊廷璜傳

廷璜號芝崗湖廣江夏人軀長七尺餘少嘗有臂力能左右射年二十九萬歷丁酉解元戊戌進士授保定府推官召入為御史特命巡撫遼東辛亥督學南畿中畫語歸己未杜松等敗賜神宗用御史楊鶴言召公前往宣慰隨授兵部侍郎代楊鎬經略遼東賜劾以八月初三受命整頓年餘會憲宗立與中朝議多不合為開科姚宗文請退而以袁應泰代之四閱月而遼陽亡上忽思曰假令熊廷璜在豈壞至此召

明季北略卷之十一

主

公為兵部尚書且賜手詔曰汝當念先皇賜璜之恩朕在冲年遭茲患難勉為一出以全君臣始終大義公赴召出關大司馬張鶴鳴設饒三十里外冀有所囑公年擊案曰今日不得言邊事鶴鳴由此啗公延德惠巡撫王化貞以分公權職方郎耿如杞主事鹿善繼皆阻經祖撫以公負才使氣內外忌之遂以五千入守右屯而化貞兵十三萬駐廣寧辛酉十月化貞進兵王戊正月河西陷一時廷臣有欲殺公在獄四年會楊忠烈劾璜黨人謂檄出公手時有蔣應賜

者公門下將也。化貞乘璫意諱。應賜觀音經。後有圖
識。致語遂坐妖言棄市。率及公越三日。四鼓中。貴接
駕。帖至公沐浴整冠曰。我大臣也。死當拜旨。豈容草
草從容就戮。賦絕命詞曰。他日儻拊安得起。死魄
絕筆。歎可惜。一嘆天地白。後輔臣韓爌為之訟。寃得
賜歸葬。

毛文龍入皮島

毛文龍號振南。居鎮塘薦橋。忠孝巷。與于忠肅同里。
萬曆丙子正月十一戌時生。家雖貧。有英氣。虬髯相。

明季北略卷之十一

者謂必登壇制閭。善騎射。尤嗜奕。嘗云。殺得北斗。歸
南。友問之。文龍曰。行碁如決戰。對壘若交鋒。個中先
天深意。誰能悟之。道士逍遙子寓西湖淨慈寺。文龍
問奕。道上曰。昔馬融有圍碁之賦。班固作奕旨之論。
謝安賭墅而秦軍亡。費禪借談而魏敵却。元機不能
盡述。因對奕。寓兵法于中文。龍頗悟。臨別授天書一
函。遂曠暢兵機。神宗乙巳仲春。舅氏沈光祚為兵部
主事。因思入京。所夢於于廟。夜夢少保示書云。欲效
淮陰。老了一牛。好個田橫。無人作伴。蓋韓信二十七

歲為大將。文龍五十二歲。作元戎。是老了一牛也。而
積有五百人。同殉島中。後袁崇煥止害文龍一人。是
無伴也。夢亦徵矣。文龍入京。光祚薦于遼東。統兵李
成梁補內丁。千總九月。兵巡道某考武舉。文龍列名
第六。遂署安山百戶。陞遼陽千總。三載陞守備。熹宗
初。經臣袁應泰命造火藥。兩月而辦。加遊擊銜。撫臣
王化貞招武材。文龍入謁。補練兵遊擊。歷仕至此。俱
由光祚所薦。閱兩月。進呈討羌建功。化貞命往河東
等處。招致遺民。恢復疆土。遣千總張板等四人。兵二

明季北略卷之十一

百。給劄百張。與海舟四號。米五石。文龍遂經三
河口。行至猪島。地可三十里。廬舍俱燬。寂無一人。止
水牛二十三。取之。長年李景先。各島頗熟。率勇壯二
千人。見補千總。至廣鹿島。地七十里。令守備蘇其民
擒島官胡可實。安撫七百餘人。至給店島。方三十里。
命千總張繼善執島官任光先。安民二百。至石城島。
地五十里。命張振執島官何國用。安撫四百家。諸島
官俱南人。降清者。次又收復鹿島。長山島。小長山島。
色利島。章子留島。海洋島。王家島。至彌申堡。文龍上

唯駐軍招集難民歸者甚衆是堡爲朝鮮地過此二
百里卽鴨綠江乃中國與朝鮮分過江卽鎮江城城
本中國地萬曆庚申爲大清所取命總兵佟養貞
以千人居守七月既望夜文龍率將士九十七人襲
破之獻俘王化貞奏捷授廣甯都司兼副總兵駐鎮
江大兵五萬至親往朝鮮借師鎮江復失文龍謀
擇一島駐軍以截大兵李景先曰莫如皮島大可
四百里環山峭壁文龍北行五百里至島荒草無人
多蛇虎悉射殺之遂遷居于中此天啟二年五月也

明季北略卷之十一

己而間殺哈都民歸者萬計天啟二年文龍與諸將
計曰遼東要地惟金州南通旅順口北至三牛坨西
通廣寧東可圖復此城若得陸扼建州水可運糧信
泊遂命守備張盤程鴻鳴等率衆自麻牟島往止距
海面四十里七月初三四鼓至金州南門各舉火把
吶喊放砲守兵五百從北門去天明進城安撫居民
蓋州領兵官佟養性至敗却之閏十月間大兵將
渡河調兵三萬統各將陳繼盛許日新等攻牛毛寨
王貴杜貴攻島雞俱捷命張盤守金州

袁崇煥守甯遠

袁崇煥號自如廣西梧州用藤縣人萬曆己未進士
天啟六年丙寅巡撫遼東鎮守甯遠正月初百日忽
報大兵入邊初十外卽至甯遠以取借道疾馳
士馬疲罷恐袁兵出戰皆坐馬佛寺崇煥與總兵滿
桂趙率教左輔等俱閉城不出須臾圍城騎可二萬
將鐵裹車撞城聲轟然久之城爲之撼且碎矣又用
狀如雲梯而高過于城者擊撞上以板被蔽兵藏于
下掘城垣墻將墮以長堦沿石撞下兵多夏及攻既

明季北略卷之十一

久城基俱成四角兵隨深處挖掘城上以石擲之又
不能及城將破合城大懼俱怨曰立翁爲己一人累
我一城百姓時有通判某浙江人也有智略急造火
藥不置炮中勻飾于蘆花褥子及被單上捲之號萬
人敵藥甫成通判點火欲試忽火星飛于鬚上立刻
焚死萬人敵着一火星卽不得生其利害如此守者
用此擲于城下大兵方攻城忽見被褥遍地大喜
趨出手奪城上望見卽以火箭硝黃等物擲于被褥
上火大發長之命見火星所反無不糜爛延燒數千

人 六兵不利解圍請李永芳曰汝言此城易破如
何若此難攻遂去凡入內地二十日合城百姓大哭
拜謝崇煥滿桂等救命之恩二月經略高第報捷崇
煥陞僉都御史滿桂趙率教左輔等各陞賞有差順
治十五年戊戌八月十日先君子曰早昔在滁州
遇椒客自云居甯遠城開肆鼓樓前曾被圍中故熟
知其事如此誠他書所未悉也 大兵既歸練兵灌
陽以圖再舉明年六月復攻甯遠滿桂等大戰知之
頌天職筆云丙寅正月 大兵數萬渡河其最勁無

明季七事 卷之十

三

敵者人被鐵鎧二重號鎮頭子三全至甯遠四百餘
里列城六七士馬盡斂入甯遠廿三日 大兵列營
城下次日攻東門推堅車薄城車用數寸厚板冒以
生牛革藏砲士于下鎗擊環城十餘里矢石不能萬
後擁鎗騎李永芳督陣嚴酷城內架西洋大砲十一
門從城上擊週而不停每砲所中糜爛可數里獨城
下無以施乃束芻桔燻脂線以鏡藥燻之投下車
香不得開焚死甚眾鎗鎗服者十餘人所謂圍山生
厚底也 大兵遂退使死王五十人縋城而下拾矢十

禹枝見城上大小穴至七十餘而查稍黃亦已
盡危矣哉

毛文龍安州之戰

文龍居島聯絡朝鮮招搆遼庶時以遊兵出沒海外
率制 大兵使不得深入山海天啟四年七月初二
大兵遣人與龍談和。李永芳致手札言龍在遼族
屬未遭屠戮者盡行優待誘龍同叛。中分土地等情
文龍將乘使暨手札差官進呈上加左都督賞六紅
蟒衣一襲銀五十兩。參將陳繼善汪崇孝遊擊陳希

明季七事 卷之十一

三

李鎮時可達王輔朱家龍等承祿程尤都司僉書
許武元頭邊李鎮張舉各惟實授舉謀葛應貴王命
卿加都司僉書解伴官周世登張萬良實授守備歲
運米二十萬及七年四月 大兵三萬攻郭山殺朝
鮮兵六萬燒糧百萬李永芳賀世賢麻城塔等攻义
州文龍遣參將毛承祿陳繼盛等率兵萬五千赴救
便張曉以萬人設奇自統八千後應戰于安州 大
兵 利退入里文龍與曲承思斬七將圍之 大兵
北去文龍入安州等處安民回島奏捷

趙率教守錦州

七年五月十一日辰時。大兵十餘萬騎至錦州城。外四面扎營。分兵兩路。輪番交攻。西北二面。總督趙率教同總兵左輔副總兵朱梅力督各營將領。并力射打砲火。矢石交下。如雨。自辰至戌。死者甚眾。見天墜大星如斗。其落地時。如天崩之狀。眾驚恐。終夜大兵至。五鼓撤兵。錦州圍解。東行至小凌河。扎營。留精兵殿後。是役也。大戰三次。大勝。三捷。小戰二十五日。無日不戰。後趙率教敗沒于遵化。

明季北略卷之二

卷之二

魏忠賢濁亂朝政

是時三韓新陷。九邊震驚。外事亦孔棘矣。乃天降殺星窮兇肆惡。雖正典刑。未盡厥罪。延及申酉之際。奸黨楊阮輩。猶以餘燼亂天下。甚矣逆聞之流禍大也。

忠賢北直河間府肅寧縣人。原名李進忠。木姓。魏姓。父姓李。得寵後。因遊移官事。改賜名忠賢。萬曆四十八年庚申九月初六日。熹宗立。年十六。未嘗乳母。家氏侯巴兒之妻。年三十。妖媚。熹宗喜之。封為奉聖夫。

人出入與俱。時忠賢漸用事。私殺司禮監王安。于海子。然與客氏尚未合。及熹宗婚立。張氏為皇后。王氏為良妃。段氏為妃。客氏不悅。熹宗賞賚無算。客氏偶出。用八人轎。開棍五道。避之稍遲。輒咎給事朱欽相。倪思輝奏之。被降江西御史。王心一疏救。貶三級。由是客氏勢益橫。忠賢謀結之。邀飲六十肴。一席費至五百金。遂表衷為奸。陞降任意。熹宗言動。客報于忠賢。忠賢告假。則客氏留中。顧殺心猶未熾也。會高攀龍奏。崔呈秀呈。秀賄忠賢。高疏留內。不發。于是羣小

明季北略卷之二

卷之二

歸附。閣臣魏廣微。認姪。顧秉謙。傅樾。阮大鍼。倪文煥。楊維垣。梁夢環。俱拜忠賢為父。客氏為母。忠賢聽崔傅阮三人言。於鎮撫司設五等刑具。夾楊根。杠敲。遺校尉點城探聽。絲微必報。如有所發。貴命立盡。許顯統掌鎮撫。又殘忍第一。忠賢以左光斗。魏大中。欲阻封蔭。切恨之。阮大鍼曰。此俱東林黨。每事與公相忤。崔傅等遂謀一網打盡矣。

點將錄

阮大鍼作繭。魏有指為東林。惡黨。天罡星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時雨柴向高。天巧星浪

子錢謙益聖手書生文震孟白面郎君與劉震揚等
惠世揚鼓上早汪文言大刀楊澹日多星繆昌期等
其三十六人地煞星神機軍師顧大章青面獸左光
斗金眼彪魏大中旱地忽律游士任等共七十二人
天監錄 崔呈秀作賊逆查指東林黨

葉向高 孫承宗 韓 爌 劉一燝 趙南星
楊 漣 高攀龍 左光斗 孫居相 李邦華
喬允升 王 洽 曹子汁 錢謙益 姚希孟
李騰芳 孫鼎相 文震孟 侯 恪

明季北略 卷之十一

書

熊明遇 沈惟炳 熊奮渭 周宗建 王心一
顧宗孟 姚士恢 張振秀 顧大章
又有非東林為人正直不附魏黨亦一網打盡
孫慎行 鄒元標 韓繼思 易應昌 馮從吾
陳宗器 申用懋 陳仁錫 毛士龍 黃尊素
劉 芳 李應昇 張慎言 房可壯 惠世揚
章允儒 劉弘光 蔣允儀 侯 恂 游士任
張光前 賈 煥 孫必顯 汪始亨 周順昌
侯震揚 張 燧 劉宗周 鄒之麟 劉時俊

解學龍 瞿式耜 鄒維璣等

選佛錄 明善修身不附逆

孫承宗 蔡復一 董其昌 王 洽 申用懋
范景文 鄒之麟 姚士煥 楊朝棟 方應祥
申紹芳 魏浣初 侯 恪 姜一洪 張 瑋
周詩雅 賀 煥 張 秀 白貽清 程國祥
彭惟成 餘二十人未錄

魏黨

顧秉謙 魏廣徵 王紹徽 王永光 霍繼華

明季北略 卷之十二

書

徐大化 周應秋 崔呈秀 閻鳴泰 司輔忠
楊維垣 倪文煥 阮大猷 卓 邁 李會生
梁夢環 李 蕃 曹欽程 吳淳大 孫國順
劉廷元 孫 杰 劉志選 李春煒 黃克纘
賈繼春 劉廷直
羣小謀陷正人

傅樾梁夢環曰葉向高用徽州門子汪文言為中書
即可羅織此輩矣忠賢使許顯純勘文言問楊澹左
光斗等十七人過職多少文言曰我不認得此俱是

正 有賜五刑簡極文言呼天痛死不扳累顯
純無如之何自爲獄詞以進邵索文言氣絕使無所
證天啟五年四五月逮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
化中顧大章等後俱死于獄

羣小封爵

魏忠賢封肅甯侯姪魏良卿甯國公世襲孫鵬翼方
客歲世然衣指罷符驥授太子太保用爾耕錦養衛
大然藩王子露容皆呈恭謹尙書後熹宗疾篤忠賢
加富國公魏良卿加太保魏明望安平伯加少師魏

明季北略卷之二

庚

良勇東安侯太子太保客氏子侯國典擬封伯爵

生祠

江南連撫毛一鷺建魏忠賢生祠于虎止南京指揮
李之本建二祠于孝陵之前總督蘇茂相建生祠于
鳳陽皇陵之次皆具本求主賜額虎非賜曰善忠孝
陵賜曰仁溥鳳陽賜曰懷德由是紛紛請建真如蘇
如璠矣閩鳴泰建生祠于通州及昌平門一名崇仁
一名彰德王事何宗聖建生祠于長溝名顯德運撫
建生祠于密雲名崇功其餘載之正史不能悉

錄

稱功頌德

時上書頌魏忠賢功德者不可勝記兵部尙書霍維
華奏曰厥臣茅土尙覺其輕良卿太師尙餘一級同
年翰林王應熊笑曰味年翁兩個尙字想當讓位與
他維華面赤越六日削應熊等去鄭芝龍受撫豐城
侯李承祚具本請封魏上公爲王周應秋三十九疏
請封忠賢子姪爲公侯伯郭九厚四十疏請給忠賢
莊田祿米薛鳳翔四十七疏請給忠賢第宅鐵券李

明季北略卷之二

庚

審呼忠賢爲九千歲盧承欽請刻黨籍碑示海內

楊漣

楊漣字文孺號大洪應山人萬曆三十四年辛未進
士授常熟縣尹贈太子太保謚忠節公初爲縣令遷
戶禮兵垣給諫歷事三朝以移宮一事爲羣小所忌
庚申冬告歸癸亥起用陞禮科歷都御史見魏忠賢
客氏專擅遂聲罪首攻于天啟四年甲子六月初一
日有二十四罪之奏極爲驚怖累日既乃大泣于上
前云外邊有人計善奴婢且謗皇爺上云前日有科

道官沈泰立。故事。你如何說忠賢。知上意。臣謝遂。臣
連疏不進。首輔葉素善。瑞調停。為姑不究之。旨。南北
臺省文章。劾忠賢。悉留中。不報。越幾日。二更許。忠賢
手封墨勅。不由閣票。竟送該科。削連等為民。時值苦
暑。劍鎖鐵鑰。如炮烙。都城士民。數萬擁道。攀號。爭
欲碎官旂。而奪公公。四向叩頭。告以君臣大義。始得
解散。及至都城。竟下鎖。撫許頭。純問你如何。百倡移
官公答云。我只見乾清宮之當靜。皇上之當尊。舊官
人當避。科天子九卿。科道俱有公疏。至于宮內。處得

明季北略 卷之十

表

相安不相安。與教諭移官者。不相干。又問云。你如何
陷皇上不孝。將刑具過來。公答云。有天日在上。此地
明心堂。不要改作昧心處。又問大計事。公答云。大計
時。我在家。我在京時。未遇大計。如今考選諸人。現在
何不拿未對審。又問熊廷弼贖事。公答云。遼陽未敗
時。誠尚祿上。案疏。豈既失廣甯。而反為營脫。試問廷
弼。原招曾改輕半字否。又曰。加起刑來。公云。加甚。廢
刑。如今有死而已。許顯純。密承瑞意。異刑酷拷。肉綻
骨裂。坐賺二萬五日。一比髓血飛濺。死而復甦。許顯

純。將頭面亂打。齒頰盡脫。鋼針作刷。遍體得爛。如
絲。公罵不絕口。復以銅錘擊胸。肋骨寸斷。仍加鐵釘
貫頂。立刻致死。時七月二十四日也。是夕白蛆。互天
挨延七日。始得領埋之旨。隨行昇椁。田雨耕。又復使
人劫去。赤炎蒸暴。蛆蠅填集。止存血衣數片。殘骨幾
根。以惡木殮之。老僕比曠身死。三歲幼弟。驚死。親戚
朋友。填滿園圍。家資產業。掃蕩完贖。至崇禎元
年。始得贈謚子廕。國子監生。子名之易。

移官一案

明季北略 卷之十

表

泰昌八月初一日。登極時。公在兵科。近瞻天顏。無病
容也。初四。聞不豫。初八日。病甚。十一日。固欲出見。羣
臣則神采大可駭矣。長安傳聞某日。鄭妃進。姬侍八
人。帝疾甚。駭聞。鄭固時侍帝側。命內醫崔文昇進藥。
藥固下痢劑也。帝一晝夜。近三四十起。遂支離床褥。
間。鄭同選侍。日以看視為名。邀有封太后旨。諭內閣
方從哲。登禮部少宗伯。孫如游疏。請收。成命時。公署
禮科印務。將疏論。門人徐養量止之。至十四日。有郭
王二皇親。遍謁台省。泣懇官禁危狀。謂帝勢必不起。

鄭貴妃與李選時日于帝左右一圖太后一圖后
晚熹宗附日勒以先帝要封太后此時兩婦盪環弄
兩朝于股掌之間矣。諸官侍俱不得近并傳熹宗時
時向人泣謂皇爺素固健甚今諸奴捉弄如此如何
了此十五日御史左光斗會議請諸大老約貴妃姪
鄭養性禮請貴妃移宮十七日上召閣部科道入曰
幾夜不得睡日食粥不滿盃十九日公從大臣再問
安後則聞頭目眩暈身體軟弱不能動履之旨矣二
十二日大臣入上曰朕在東宮飲食不調至今四五
月始愈登極後夢着些又未得靜一靜今大病服藥
無效閣臣劉一燝孫宗伯言及封李選侍儀注上曰
是事朕有年生育多伏侍久二十六日再召上音吐
猶亮二十九日甲戌召見則曰朕難了國家事卿等
為朕盡心分憂與朕輔皇長子為堯舜之君又曰朕
壽官要緊大臣共對曰聖壽無疆何念及此適內帷
幔中一小監從上耳語搖手不應忽一穿上紅婦人
張手從光宗前挾熹宗入嘈嘈者久之熹宗滿帷帳
問若推之出熹宗失色恐向光宗曰皇爺爺要封皇

明季北略

卷之二

后我等為上請急或悞也是日凡三召見賜諸臣酒
飲李可灼進樂九月乙亥朔五更帝崩公從大臣趨
乾清宮守閣者將挺固阻不容公大罵奴才皇帝召
我等今日身駕皇長子小你等據住門不容宰相入
意欲何為閣者卻乃入哭喊請見今上上久不出再
四請乃得見其呼萬歲諸臣請初六日吉登極因奉
上詣乾清宮門首諸臣請到文華殿受諸臣三呼禮
畢導至慈慶宮頃奏事中公擡上行交付輔臣劉
一燝捧左手英國公張惟賢捧右手甫到中官請璫
從後閣內出者共喝你們拉小爺那裨走急請回宮
止小害怕固欲奪上入公亦喝之日胡說殿下是我
等王我等是殿下臣子四海九州都是臣子殿下怕
甚麼其擁上行過乾清宮門西向坐諸大臣叩頭慰
安因請登輿擁到文華殿上仍西上坐諸臣行五拜
三叩頭禮嵩呼畢擁入慈慶宮劉一燝奏曰乾清宮
尙未淨請殿下暫居此台李選侍出宮訖乃歸乾清
宮公出與左光斗太宰周嘉謨語李選侍無恩無德
之故必不可令上同居周乃草移宮公疏初四日既

明季北略

卷之二

得旨而選侍聽李進忠謀必欲夾上母子同宮且欲
並兼稱制有中使來公曰選侍移宮否其人答曰莫
謂移宮了母子一宮好如何要兩處任李娘娘惱得
狠今日請小爺講明白同住并欲問左御史武氏之
言是如何說公曰殿下在東宮是皇長子今日皇帝
選侍非太后如何召得皇帝選侍順旨移宮後口等
我輩與他奏請封號若抗據未便怒目視之其人還
傳聞至初九十二始移宮公急從相臣方從哲日聖
上明日登極矣無復住東宮禮相公當上揭急促移

明季北畧卷之十一

三

官方云到初九十二也罷公曰但苦上無住處如到
乾清宮前日以李在而出今日仍在而入上何如前
日不出方日就在東宮住任無害公曰前日以皇長
子而就太子之宮可明日為天子矣世間那有天子
遜宮人之禮且此乾清宮自祖宗相傳是天子之居
即聖母在止當居坤甯宮太后居慈甯宮選侍何人
而居乾清宮不移耶時諸中言先帝舊寵從容
些也罷公曰諸大臣是受先帝顧命者先帝是欲先
顧其子豈有先顧其嬖賤之理便請選侍到九廟前

去請汝是食先帝飯的是食李鄭二家飯的須抬我
去移了便罷不則今日不移宮死不出也聞李進忠
盜承應庫銀幾盡是必欲盜盡乾清宮之寶乃已耶
爭論聲徹帝座上遣中官傳旨移宮李即移宮李進
忠劉遜劉朝等并以盜藏被緝明日上乃正乾清宮
升殿陝西撫臣奏黃河清五日

予按鄭貴妃慧人也神宗寵之生福王李選侍鄭
黨也光宗寵之當光宗登極鄭李進美人等遂致
不起光宗崩李選侍猶居乾清宮欲與熹宗同居

明季北畧卷之十一

三

邀封后垂簾稱制而楊左等以選侍素無德又非
生母嫡母與養母恐有武氏之禍必欲令選侍出
乾清宮不與熹宗同居監議甚正未免稍激遂為
羣小所忌而禍自此始矣

周順昌

周順昌字景文號蓼洲吳縣人萬曆四十一年癸丑
進士授福州府推官考滿擢吏部主事更有以人參
湯進公酬之金戒勿再進嘗推一大僚失要人意遂
引歸時逆璫日熾巡撫周起元以作璫削籍公為贈

言指斥不諱嘉善吏科都垣魏大中被逮道經吳門公過之以女字其孫奉酒炙相持慟哭流連三日且云大丈夫視死如歸幸勿爲兒女牽縲使千秋而下知有繼楊椒山而起魏某亦不負讀書一場所可恨者椒山爲權相所害公爲權璫所害又有些不同處然而忠臣無二道止行其所志可也且晉魏忠賢鴆狗而別臨行云適聯姻語小弟決不食言周順昌是箇好男子老先生請自放心乃去校尉俱聞其言倪文煥疏劾公不應與罪人結婚因言署選時受賄不

明季北畧卷之十一

書

可勝數至張家灣舟爲之沈不知公取道中州歸裝僅二擔而已疏出聞者咸唾罵然公竟落職而璫怒未已公對人語刺刺亦未已也天啓六年丙寅蘇杭織造太監李實欲得忠賢歡適借織造事以欺君獲旨參誣諸臣奉聖旨周起元有違明旨擅減袍段數目又指勒袍價以致連年誤運且托名道學引類呼朋各立門戶一時逢迎附和有周宗建繆昌期周順昌高攀龍李應昇黃尊素盡是東林邪黨與起元臭味親密干請說事大肆貪婪吳民恨深切齒除周宗

建繆昌期已經逮解外其周起元等五人都著錦衣衛差的當官旂扭解來京究問李實仍安心供職該部知道此三月忠賢所捏旨也錦衣衛掌堂田爾禮遣官旂張應龍文之炳等六十餘人分拿公等十五至蘇州吳縣令陳文瑞公所拔士也夜半叩戶求見撫牀而慟公曰吾固知詔使必致毋效楚囚對泣乃悉召故人與決別而夫人吳氏號泣昏迷絕而後甦者再請子環地而哭聲徹街市公不顧神色自若臨行妻身厓士吳爾璋曰昔范司諫囑于數語千古酸

明季北畧卷之十一

書

鼻君獨超然長在乎公笑曰無事亂人懷也顧左右有一素榜曰此龍樹菴僧屬書者向已許之今日不丁亦一負心乃呼筆題小雲棲三字字大如斗體法道勁復書周順昌題并識年月日投筆而起意氣浩然甫出門百姓號冤聚送者已數百人公因服小帽詣軍門士民聚益衆巡撫毛一鷺浙人也檄有司數易置公母使發聚益衆一日四五遷然遠近聞風相繼至愈多皆言吏部清忠亮節何罪而朝廷逮之相守至昏夜猶不散且則復聚自十五日至十八日恭

通國皇皇也。開讀之日。郡中士民送者數萬。相聚謀乞兩臺懇其疏。救于是皆執香迎順昌于縣署。號聲振天。縣官馬不得行。日午至西察院。諸生五百餘人。公服立門外。頃巡撫毛一鷺。巡按徐吉至。百姓執香伏地。呼號之聲如奔雷。鴻川轟轟不辨一語。諸生王節。楊廷樞。劉曙。鄭敷。劉羽儀。文震亨。殷獻臣。王景率袁徵。朱隗。沙舜臣。王一經等。乃迎兩臺于門。痛哭而陳。日周詮。部清忠。端亮。輿望久歸。一旦以觸忤權璫。遂下詔獄。百姓怨痛萬心。若一明公為天子重臣。

明季北畧卷之七

奏

何以慰洵洵之衆。使無崩解之患。言訖。諸生皆慟哭。一鷺流汗被面。喘喘不敢出一語。旂尉文之炳等。妄自尊大。不察民情。持械擊百姓。且厲聲曰。東廠嚴旨。逮官迺容鼠輩置喙。百姓顏佩韋等聞之。還問曰。而言東廠逮官。則此旨出魏監耶。諸旂虎面豹聲曰。速刺若舌。旨出東廠。將何如。佩韋等不勝憤。振臂大呼曰。吾輩謂天子詔耳。東廠何得逮官。首擊之。炳百姓從者。干計以傘柄擊魏諸生。皆驚避。毛一鷺恐怖失色。急請兵自衛。與徐吉散去。兵備張孝太守。戒真

陝西人甚得民心。再三曉諭。至夜分。百姓始漸散。從尉李國柱死。餘或匿斗拱間。或升屋走。因得全。公立不動。請就獄中。當事者命宿署中。是日城中正沸。而錦衣逮黃尊素者。由吳入浙。泊舟胥江。空知也。登岸揚揚。凌轢市民。一人佩袒呼曰。是何得縱。一招而擊者雲集。遂沉其舟。焚其衣冠。所得輜重悉投之于河。諸旂僅以身免。始知城中有變。踉蹌而逃。曰。東廠誤我。越二日。民情稍定。公謂所知曰。今我赴都必死。死則訴高皇帝。速遷元寇。以清君側之惡。君等他日為

明季北畧卷之七

奏

我作忠臣傳可耳。乃以三月廿六日。黑夜潛行。遠郡城百里。于野次宣讀矯旨。防民心憤憤生變也。自是旂校相戒不敢復出。故有本處撫按起解之議。公至都下獄對簿不屈。強坐矚三千。即欲殺公。天意示儆。火起王恭廠。奉旨停刑。六月酷暑。復五日一嚴比。公大罵許顯純。顯純將銅鎚擊公齒。齒俱落。公猶極罵。噴血于顯純面。遂死。明年逆璫敗。追贈公太常寺卿。蔭一子諡忠介。公下獄。生員王節。劉羽儀。王景。臬殷獻臣。沙舜臣。五

人黜退而顏佩韋楊念如沈揚馬傑周文元五人下獄。太守寇慎歎泣語司獄曰。此俱是仗義人。不須拘禁。卽家屬送飯亦不可阻。至十月公柩至閩門河下。馬傑云。周吏部忠臣已死。速殺我等去。輔彼作厲鬼。擊賊。顏佩韋云。上本是毛都堂。今本下生殺在彼。我輩殺了先去尋他。毛聞之大怒。適報陞兵侍。卽委理刑。斬五人于閩門吊橋。時顏佩韋等四人俱不畏。獨周文元本與夫大哭。馬傑笑曰。大丈夫譬如病死。與草木同腐。今我等爲魏賊惡黨所害。未必不干載留。明季北略卷之十一

表

名去。去時法場上觀者數千人。佩韋笑謂衆曰。列位請了。我學生走路去了。歿後五人爲神。蘇人有疾必祭賽之。毛一鷺。嚴州遂安縣人。一日在家對客。讀邸報。忽見五人來。追默然入內。客訝之。已而聞內哭聲。一鷺大叫一聲而死。虎丘東有石墜于道旁。題曰五人之墓。或謂狀元文震孟書也。墓門額云。義風千古。乃解元楊廷樞筆。墓內碑云。顏佩韋等。至今莫不稱之。康熙二年癸卯季冬十八日。予過而欲謁之。以門肩不得入焉。

附魏大中

大中浙江嘉興府嘉善縣人。萬曆丙辰進士。吏科給事中。家貧如洗。相臣魏廣微欲認爲兄。大中不許。遂忤。及大中被逮。北門登舟。子大哭。公曰。不須哭。自古云。死生有命。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亦是分內事。哭亦枉然。竟開舟去。子學海聞死。孝語。遂欲從公北去。改姓而行。七月七夕。公到京。卽下鎮撫獄。次日提楊漣。左光斗。六君子等各打四十棍。拶敲一百。夾扛五十。獄成追贖。七月十三。比起楊漣。明季北略卷之十一

表

鬚俱白。五日兩限。御史張訥請廢天下講院。鄒元標孫慎行等俱削籍。一切書院盡行拆毀。變價入官。七月十九。比用全刑漣等。大號卻無回聲。光斗聲啾啾如小兒啼。公體弱伏地受刑。竟似木人。叫不出矣。周朝瑞顧大章二十棍。拶敲五十。袁化中亦拶敲五十。許顯純令收監。公與家人曰。我十五日已後止。可飲冷水一二矣。急買棺。二十日楊漣家人送飯於茶葉中。雜金屑送入。被獄吏搜獲而去。自此楊竟無人侍矣。二十一楊左用全刑。公被

三十棍。周顧二十棍。袁病免。二十比楊左。公俱用全刑。顧撈敲五十。周袁免。是夕將楊左與公俱令發大監使獄卒葉文仲俱討氣絕。獄中謂死者為壁挺。二十六日公死。二十七日顧大章二十棍。八月十九袁化中死。周朝瑞帛曳死。九月十五顧大章自縊。六君子俱死。
方逮周順昌等時。田爾耕邏執遊方僧本福。有詩扇為揚州知府劉鐸所書。譏刺時事。即逮劉鐸殺之。

明季北學 卷之十一

罕

補前許顯純勘汪文言羅織十七君子姓氏

趙南星 楊 漣 左光斗 魏大中 繆昌期

鄧 漢 袁化中 惠世揚 毛士龍 鄒維璉

盧化鰲 夏之令 王之寀 錢士晉 徐良彥

熊明遇 施天德

初顯純問文言過贓多少。文言甯死不扳顯純無如之何。因採楊維垣徐大化所奏誣本。云熊廷弼之緩獄。皆周朝瑞黃龍光顧大章受賄使然。并趙南星等十七人。皆汪文言居間通賄。紊亂朝政。本

上即將文言討氣絕。使無所證。顯純疏今日。明日即傳內旨。緹騎四出。逮楊漣等。

左光斗

左光斗。字共之。號滄嶼。桐城人。萬曆三十五年丁未進士。授中書舍人。選入西臺。及考選命下。進中丞。嘉宗初。鄭貴妃李選侍皆請斥封。公于九月初一日隨上移宮。停封疏。選侍怒。既而移一號殿。公遷大理丞。晉少卿。踰年拜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時趙南星為冢宰。而羣小錯愕。乃借勢于魏忠賢。附進百官圖。某宜

明季北學 卷之十一

罕

先驅。某宜後擊。某宜正射。某宜借攻。布置已定。時公已草忠賢廣徵三十二斬罪。欲上。竟為家奴福生洩露。矯旨削奪。公歸。通籍十八年。橐如洗。自分為權奸所忌。萬無生理。苦無計。以白老親。乃命小奴扮椒山。寫本赴西市數曲。暗解封夫人。夫人心知之。嘗為母夫人說滂母故事。母夫人亦為強顏。諸逆璫借移宮。逼選侍受熊廷弼賄。悞封疆為罪端。矯旨下逮。緹騎至桐城。公神氣坦然。惟私語子弟曰。父母老矣。何以為別。及妻子環泣不顧也。勉其子弟讀書為善。里人

數千祀神欲擊緹騎。公力止之。曰是速我死也。檻車出郭。諸父老子弟遮擁號天。頂香拜禱北闕。復拜緹騎。緹騎亦爲涕泗。又密約數百人伏闕上疏。公誓以利害。至黃河始反。公至京下鎮撫。拷訊身無完膚。坐贓二萬。卒之夜。長虹亘天。里中星隕。光灼灼大如斗。三日屍出。肢骸穿裂。面目如生。是舉也。兄光霽累死。母夫人哭死。弟光先光明萬險幾死。諸生就繫者十二人。赤族之訛。一日數才。驚變產完贓。不滿千餘。合親兄弟輩入產不滿萬餘。株連同堂同宗。以及三族。

明季北略

卷之二

皇

十族無一免者。固圍填滿。流離載道。始充二萬之數。思廟登極。詠逆璫。下詔優卹。初贈右都御史。廕一子入監。子祭葬再贈太子少保。予三代誥命。士民合請廟祀。以風世。吳中諸當事捐助有差。

高攀龍

高攀龍字存之。號景逸。無錫人。萬曆十七年進士。公登第旋丁嗣父憂。服闋授行人。自盟曰。吾于道未有所見。但依獨知擔負。庶幾深造。適僉事張世則疏詆程朱。欲改易傳註。上所著書求頒行天下。不勝憤。上

崇正學闢異說一疏。報曰高攀龍所言有關世教。尋論大本大機。語極剴切。高邑方在銓部。其相確證。深味河東粹言。謂約而且精。當字字體貼。孫立亭爲司寇。相見勉以力學。且言律爲世用。本因加意律學。作日省編。謂讀書意思不進者。尊德性工夫少也。率以半日靜坐。卽出遊公會水邊石上僧房。皆其默默齋心處。五更氣清。尤自提策。忽思閑邪存誠句。覺得當下無邪。渾然是誠。又覺得覓誠卽邪。存之卽是舊字。雲從。因以改焉。奉使金陵。鄉南阜在刑部。各言所志。

明季北略

卷之二

皇

期以最上工夫。送朝感時事。上君相同心。惜才遠佞。疏侵閣臣。下部院會議。聞之坦然。顧端文曰。亦覺未至此意。須當自得。公深服其言。旣議上。降雜職。尋調極邊。涇陽亦以言事黜矣。甲午公赴揭陽典史舟中。嚴立規程。只于靜中着力。當心氣澄寢時。有塞乎天地氣象。所經奇峻山川。險絕灘頂。一一悅心。當境皆爲我助。過汀州。坐旅舍。一小樓甚樂。手二程書。至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句。猛省曰。果無事。從來牽纏。俄然斬絕。抵官勤職事。課農。集諸子要語刊示之。邑

令為同年。佐其不逮。除一克人。署事三月。竟差歸與。涇陽修東林書院。集吳越士會其中。一依白鹿洞舊規。每會拈出大旨互證。要歸于端。居王靜四十年。攻苦確然可自信。兩朝以次起用。廢臣神宗四十八年。庚申。召拜光祿寺丞。熹宗元年。辛酉。進光祿少卿。上戚畹鄭氏疏。轉太常少卿。又轉太僕卿。時方從哲鄭養性之黨。且憤且懼。竊竊以東林為言。將注其毒。京師建首善書院。鄒南阜馮少墟兩中丞。率同志所開。福清葉公為之記。稱一時盛事。給事朱童蒙疏。詆大明季北臺。卷之十一

約歸重東林。踵而歸者甚眾。兩中丞皆辭位去。公亦疏。拜福清留之。明年差歸東林如故。日宦情秋露。學境春風。是可決擇矣。無何晉刑部侍郎。還朝。公既入臺。首糾極貪御史崔呈秀。奪官勘贓。呈秀遂投逆璫。言會糾陶朗先。高攀龍。曲庇借事執仇。于是朗先直追贓四十八萬。而公等盡逐。呈秀復用。明年乙丑。毀書院。殺楊漣等十餘人。至丙寅三月十六日。逮公。官旂擬于十八日開讀。而公先于十七日。謁道南祠。有別聖文。歸看花後園。呼諸子舉原無生死四字以示

日。急料理為出門計。獨身執理。可免他累。作字二紙。示兩孫無先發。明日以此付官旂。時已三更。命妻子暫退。移時諸孫推戶入。不見公。發所封。乃遺表也。諸子急徧視。則赴水死矣。思廟初。歷贈至兵部尚書。諡忠憲。光祿寺少卿。高攀龍疏言戚畹鄭氏。并其昔日所用之人。皆奴酋奸細。近且訛言入于大內矣。往者張差謀逆。實係鄭國泰主謀。劉保謀逆。實係盧受通謀。受亦鄭氏之私人也。自張差劉保先后伏誅。凡謀必敗。敗必死。而人心積疑不解。宜令養性速歸湖廣。明季北臺。卷之十一

原藉。至李如楨一家交關鄭氏。陷名將殺百萬軍民。失千里土地。禍延至今。且與李永芳約為內應。所當亟正典刑。以除禍本者也。崔文昇當先帝哀痛勞瘁之日。故用泄藥。是明以藥試也。陛下即不誅夷。僅止斥逐。今且潛伏京師。意欲何為。亦當亟正典刑者也。乞早正逆謀之罪。

都御史高攀龍糾劾貪污御史崔呈秀。都議草職回籍。透支銀數下撫按勘之。呈秀奉命准步。貪污可鄙。益以賄釋。犯以賄免。出巡每有節省之費。透支至一

萬四千兩各縣賠補甚苦。其薦運同談天相樊尙煥劉大受。旋而羅列其贓私。又薦霍丘知縣鄭延祚。吏科給事魏大中。又發其餽遺禦貨。搜金璠。問壘斷一身兼之。公因其回道考察。劾之以洗巡方之耻。遺疏云。臣雖削籍。舊屬大臣。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則辱國矣。謹北面稽首以效屈平之遺。君恩未報。願結來生。臣高攀龍垂絕書。望使者特此以復皇上。

無錫庠士華時亨。字仲通。會元拱芳之侄也。時官旂已至蘇州。尙未開讀。時亨密聞之。卽報于公公。明季北畧卷之二

遂赴圍池死。而旂尉以顏佩韋等事。過期不至。衆疑時亨誤逼大臣。咸慮之。俄而提騎果至。始服時亨聲氣之廣。名遂大著。公有兩蔭。兩子各得其一。長名世學。字伯禎。次名世儒。字仲叙。世儒以家窘先受職。辛未爲都察院經歷。然公所贈宮保。誥勅尙未領。及丁丑。攜之入京。蓋誥勅用寶。年只兩次。三月二十五。九月二十五也。于未近三。九月得者。每每領歸無。亦容得補。世儒至京。以誥勅遞入內閣請寶。八月初一

日忽內寺二十人至。寓索持誥勅人。謂有萬世一人句在內。且字亦逾干。非誥體。旨責撰勅官常熟。許士柔降三級。世儒亦降三級。乃爲五城兵馬吏目。不然擢部屬矣。嗚呼。瑞之流禍甚矣哉。

李應昇

李應昇。字次見。號仲達。江陰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南康府推官。陞御史。疏論魏廣微。有閭臣負罪愈驕。謹平心參駁。以折克鋒。疏論魏忠賢。有罪。瑞巧于護身。明主不宜分過。疏大觸逆。瑞旨以從騎送。明季北畧卷之二

公公卽行。至府驛中。見驛亭有方壽州所題詩。泣下乃賦一絕云。君憐幼子呱呱泣。我爲高堂步步思。最是臨風淒切處。壁間俱是斷腸詩。夜不能寐。作詩別契友徐時進。并託死後作傳。詩云。相逢脈脈共淒傷。訝我無情似木腸。有客衝冠歌易水。不將兒女淚沾裳。第二絕云。南州高士舊知聞。如水交情義拂雲。他日清朝好秉筆。黨人碑後勒遺文。時徐元修送行而公夜起作此。四月公抵京。下鎮撫司拷掠。追贓。閏六月初九日遺書誡其子。詩曰。白雲渺渺迷歸夢。春草

淒淒泣路岐。奇語兒曹焚筆硯。好將犁犢聽黃鵬。明日乃死于獄。崇禎登極。初擬諡忠愍。又擬忠愍。

繆昌期

繆昌期字當時。號西谿。江陰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以庶吉士授簡討。主湖廣鄉試。充纂修兩朝實錄。督理詒勅。經筵展書。陞左春坊左贊善。建德王府冊封。陞左諭德。冠帶閑任。

公自述云。余諸生二十餘年。鄉舉十餘年。不營產業。公車之費不貲。家日益挫。至癸丑無以治裝。謀之虞

明季北畧 卷之十一

果

山諸友得三十金以行。倖博一第。八月館選得第七人。同年有不得者。倡為金沙薦舉之謗。而東林之目自此始矣。金沙者于時菴玉立也。時方為彈射。故其人以此孽予。予曰。顧涇陽先生知我。以小友進我。我實東林也。余貧不能徵。逐飲食。僻不能輯。輜侯門。王家二三少年。且惡且厭。余日坐鍼黹也。至乙卯五月。而樞擊之事起。其事有心者所共知。夫光廟之在東。邸。僕御不設。一妄男子闖入如無人之境。兩三老嫗。盡氣力抵賴。天之靈。宮廷無恙。光廟差闚韓本用告

變于上。其辭曰。皇命可憐。此抄報所共傳也。旨既下。部擬依違。連朝不決。而提牢之疏始上。上為心動。猶豫不發者十餘日。乃得聖諭于瘋顛之下。特加奸徒二字。又有奸究叵測。行徑隱微之語。聖心曉然。有當于提牢之跡矣。義典三疏。詞嚴義正。上赫然御慈寧。置三犯于理。人心帖然。服大聖人之舉動也。余故語人曰。一柱史以瘋顛二字出脫。亂臣賊子一柱史以首功奇貨四字。抹殺忠臣義士。此語傳而倡瘋顛者。恨不剗刃其腹矣。于是有工垣劉文炳之指摘。予遂

明季北畧 卷之十一

果

歸杜門。卻掃灌園課子。頗自夷猶。時丙辰歲也。又五年。光廟登極。不無利見之想。而夜得一夢。方榻懸中途。忽聞晏駕。因痛哭伏地不能起。覺而淚痕猶在。面也。明日得報。遂有鼎湖之泣。異哉。上登極。余三月抵都。補故官。時遼陽陷沒。洶洶惶惶。舉朝失措。而海內嚴穴起廢之士。日漸以集。每朝會。束手相歎而已。六月有楚閩之役。一論遂犯深諱。禍自此種矣。壬戌十月九日。轉左春坊左贊善。往河南冊封建德藩。二月。還里舍。栖遲者一年。甲子二月。還報。及楊應山疏上

予適過福唐。福唐曰：大洪這疏亦太容易。彼其人于上前時有匡正。一日有飛鳥入宮。上乘梯手攬之。其人挽上衣不得。上有小璫賜緋。叱曰：此非汝分。雖賜不許穿。其認真如此。恐大洪疏行。難再得此小心勸。頃之人在上左右。予口誰爲此說。以欺老師。可斬也。福唐色變。予出其語問于應山。應山頗憤。福唐間以書辯。未嘗詆大洪之短。而含怒于予。初應山疏上。惡唐亦密具一揭。以准其退歸。揭入大拂內。意福唐懼。思有以自解。乃揚言此揭非我意。乃我門生所迫也。

明季北畧

卷之二

李

而流言自此起矣。且謂應山之疏出于吾手。而忌者附會其說。益不可解。當左魏之被言也。閉門寂坐。時時過慰之。趙高陳揚左魏等之逐也。長班謂我勿送。我曰：人被逐。我不送乎。明知爲詞者所得。予勿送也。南篆之推。有小璫到閣。厲聲曰：此人還留他送客。遂閣不下。越數日。請告傳旨。開任抵家。而趙南星等十五人俱削籍。提問追贓之旨下矣。辛壬之際。應山家居。見宮府可異。不勝憤惋。輒推案起曰：吾必請誅此奴。以報先帝。癸亥之出。托少子于其執友。御老母。

以行。然疏之上也。桐城實贊決之。而不幾微于我。我者非可草草。夫擊內者。只爭呼吸耳。一不中而禍隨之。況今日內無承。外無文襄。可幾倖乎。桐城默然。又三日。過應山。方注籍。心疑之。疏上而逆知。有今日也。何也。有代草之說。而安得免乎。未幾果縱騎促公加酷刑殺之。

周宗建

周宗建字來玉。號季侯。吳江人。萬曆四十一年癸丑進士。初授武康知縣。陞福建道御史。巡按湖廣。及公

明季北畧

卷之二

李

入臺。卽劾客氏。客晚魏而歎。旁有聞者。拍手舞。謂生富貴乃在此。謀中之傳旨杖八十。壬戌秋。京師久旱。聖上祈禱。忽而雨。繼以雹。人以聖德格天。稱賀。公獨謂雨後大雹。殊屬災異。因疏魏忠賢目不識一丁。豈復語其大義等語。忠賢大恨于文華殿。詈罵。摘一丁不識兩語。覽詆。聲達御聽。初擬杖。葉向高婉解之。三擬杖。而三免。最後與郭鞏。訐奏復侵忠賢。是時猶幸福清諸臣在事。止于奪俸。及其按楚。又劾馮銓之父馮盛明。銓甚恨焉。曹欽承乃銓之私人。亦瑞之義子。

誣以無影之事。遂至詔獄。許顯純訊問時。筆楚較衆。更毒公偃卧不能出聲。前朝下獄。縉紳尙以優待。至此顯純坐鎮撫堂。張拳睜眼。以大豕罵之。曰。此時尙能說老爺不識一丁否。大獄既成。御史王心一詣朝房。以公議責銓。欲其開釋。銓聲色俱厲。曰。宗建不宜言。郭鞏通內心。一含淚而出。瑞命釘以鐵釘。不死復令着錦衣。而以沸湯澆之。頃刻皮膚捲爛。赤肉滿身。宛轉兩日而死。追贖數千。一貧如洗。府縣爲某立簿。寡緣未了其半。思廟立獨其坐。贖仍給五百金。以昭

明季北畧 卷之十一

事

楊郵贈太僕寺卿。廢于庭。祚入監讀書。

客魏毒害諸妃

光宗選侍趙氏。與客魏不協。矯旨賜死。裕妃張氏。方娠。膺冊封禮。客氏譖于上。絕飲食。閉禱道中。飢死。成妃李氏。誕二公子而殤。先是馮貴人勸上罷內操。客魏惡之。矯旨賜死。成妃從容爲上言之。乃革封絕飲食。成妃鑿裕妃飢死。密備飲食壁間。數日得不死。客魏怒稍解。斥爲宮人。皇后張氏素精明。客魏懼之。后方娠。客氏密布心腹。宮人奉御無狀。殞焉。又于上郊

天之期。掩殺胡貴人。以暴疾聞。

魏忠賢怒張后

順天府丞劉志選。劾后父張國紀。上下旨切責。后賢明。客氏忌之。上幸后宮。顧几上書一卷。問何書。后曰。趙高傳也。上默然。忠賢怒。次日伏甲士于便殿上。得之。送殿衛。忠賢誣后父謀立信王。欲興大獄。王體乾曰。上凡事憤憤。獨于兄弟夫婦間不薄。脫有變。吾輩無類矣。忠賢懼。乃殺甲士以滅口。

異人歌

明季北畧 卷之二

事

先是天啓初年。有道人宿朝天宮。日歌市中。曰。委鬼當朝立。茄花滿地紅。蓋指客魏也。未幾其言果驗。

辛酉七年紀異

天啓元年辛酉。二月初三日。遼東日暈。兩傍有耳如月狀。內紅白光。焰閃爍。倏如玉環。其大竟天。并日暈形影如連環狀。如西南東北面。復各有形如日。但其色慘淡。如月之在籠。其日暈之上。大圈之中。約有光彩數十丈。青紅如虹狀。忽如人形。又似刀形。弓形者。二皆外向。與日光相背。自辰至午。方散。翼日淮徐地

震屋瓦皆動。見撫按疏。

二月初一鞏昌府會甯縣寡婦關氏夜夢綠袍人借宿。次日家有黑牛產犢。遍身鱗甲。乃麟也。其聲與牛不似。至初三日沒。

二年壬戌九月二十二日陝西臨洮地震。搖倒房屋。壓傷民命。

十月初九日午時。開封府禹州紫金里有大隗山離城四十里。有大鳥高六七尺。渾身綠毛。頭上豎毛一撮。集于山。即有大小羣鳥不計其數。俱來相隨。四面。

明季北略 卷之十一

旋繞東西占三里長。南北一山。通集。十二日申時飛去。各鳥仍隨之。人俱指是鳳皇。

三年癸亥四月初六日雲南洱海衛地震三次。初七。十二日復大震三次。如雷。房舍俱倒。大理府亦然。北來南去。有聲如吼。時旱魃為災。十二月乙丑二十。

二日丁未申時。應天府地震。聲如巨雷。爾箇時方止。常鎮揚泰州俱然。搖倒民房無數。壓死多命。

陝西鳳縣山村有能飛大鼠。食五穀。狀若捕雞。黑色。自首至尾約長一尺八寸。橫闊一尺。兩旁肉翅腹下。

無足。足在肉翅之四角前。爪止有四。後爪趾有五毛。乃細軟深長。若鹿之黃黑色。尾甚豐大。人逐之。其去甚速。若覺能飛。特不甚高。破其腹。黍粟穀豆飽滿。幾有一升重三斤。

四年甲子二月二十八日天黃日淡無光。次日亦然。見日旁有黑日。盪磨是晚。聞空中叫噪如千軍萬馬。突臨之狀。又若萬砲競放。聲震天地。舉邑驚惶。時從蘇州至嘉興海鹽。其聲更甚。過海南去。人云天愁。二月三十日巳時。北京地震。自西北至東南。有聲如。

明季北略 卷之十一

雷。未申時又震二次。六月初五日保定各州縣地震。有聲如雷。城牆傾倒。打死人口無數。

三月初四日延綏榆林衛生一猪一頭二身二尾八足。因查晉元帝建武二年一豕八足。有劉隗之變。

六年六月初五日四鼓廣昌縣地震。搖倒城牆。開三。大縫。有大小妖魔。日夜為祟。民心驚怖。縣令請僧道。百人設醮于關帝城隍諸廟。旬日漸息。易州道揭。

六月初五日時大同府地震如雷。從西北起至東南。去渾源州等處亦然。城牆俱倒。壓死甚眾。

朝天宮向自鎖閉。不焚香火。六月二十一日丑時忽聞有聲。烈燄冲天。紅光映地。遙望紫衣神排空而起。大殿及金剛殿周匝火起。凡燒一百一十一間。

六月二十八日至閏六月初三日。北京大雨傾盆。城中水長六尺。屋屋倒塌。壓死人口甚多。又良鄉縣

盡夜陰雨。數日不止。至初一日半夜。水由西城門灌入。倉穀漂流。田禾衝入江內。尸橫遍野。又武清東安大興諸縣。俱大雨。數日禾盡淹沒。順天府尹疏

八月朔。江南有拔木之風。古今少見。

明季北事 卷之十一

十一月十八日午時。南京陵寢地震。二十五日甯夏地震。六月九月俱震。半年三震。

七年丁卯正月十八日卯時。京師地震。有聲起自西南。以至東北。房屋傾倒。傷人無數。

四月皇陵失火。延燒四十餘里。陵上樹木焚盡無遺。

丙寅五月初六紀異 北京天變耶抄

天啓丙寅五月初六日巳時。天色皎潔。忽有聲如吼。從東北方漸至京城西南角。灰氣湧起。屋宇動蕩。須臾大震一聲。天崩地塌。昏黑如夜。萬室平沉。東自順

城門大街北至刑部街長三四里。週圍十三里。盡為齏粉。屋數萬間。人二萬餘。王恭廠一帶糜爛尤甚。僵屍層登。穢氣熏天。瓦礫盈空而下。無從辨別。衙道門戶震聲。南自河西務。東自通州。北自密雲。昌平告變。相同。城中屋宇無不震烈。舉國狂奔。象房傾圮。象俱逸出。遙望雲氣有如亂絲者。有如五色者。有如靈芝黑色者。衝天而起。經時方散。

明季北事 卷之十一

占日地鳴者。天下起兵相攻。婦寺大亂。又日地中海。洶有聲。是謂凶象。其地有殃。地中有聲。混混其邑必亡。魏忠賢謂妖言惑眾。杖一百乃死。

後宰門火。神廟棟宇巍煥。初六日早。守門內侍忽聞音樂之聲。一番粗樂過。又一番細樂。如此三疊。眾內侍驚怪。巡緝其聲出自廟中。方推殿門入。忽見有物如紅毯從殿中滾出。騰空而止。俄東城震聲發矣。

哈達門火。神廟廟祝見火神。颯颯行動。勢將下殿。忙拈香跪告曰。火神老爺。外邊天旱。切不可走動。火神

拈香跪告曰。火神老爺。外邊天旱。切不可走動。火神

拈香跪告曰。火神老爺。外邊天旱。切不可走動。火神

舉足欲出。廟祝哀哭抱柱。方在推阻間。而震聲旋舉矣。

皇上此時方在乾清宮進膳。殿震急。奔交泰殿。內侍俱不及隨。止一近侍掖之而行。建極殿檻鴛瓦飛墮。此近侍腦裂。而乾清宮御座御案俱翻倒。異矣哉。

紹興周吏日弟到京。纔兩日。從蔡市口遇六人拜揖。尙未完。頭忽飛去。其六人無恙。

一部官家眷。因天黑地動。椅桌傾翻。妻妾仆地。亂相擊觸。逾時天漸明。俱蓬跣泥面。若病若鬼。

明季北畧 卷之十一 災

大殿做工之人。因是震而墜下者約二千人。俱成肉袋。

郎中潘雲翼。母居後房。雷火時抱一銅佛跪于中庭。其房片瓦不動。得生。前房十妾俱壓重土之下。頌天臚筆云。抱佛者雲翼之妻。非母也。

北城察院。此日進衙門。馬上仰面見一神人。赤冠赤髮。持劍坐一麒麟。近在頭上。大驚。墮馬傷額。方在喧嚷間。東城忽震。

初六日五鼓時。東城有一赤腳僧。沿街大呼曰。快走。

快走

所傷男婦俱赤體寸絲不掛。不知何故。有一長班于響之時。穿帽衣褲鞋襪。一霎俱無。

都城隍廟中。初五夜。道士聞殿中喧嚷。叫呼絕似唱名之聲。

初六日王恭廠一小太監。早至廠見團團軍馬圍住。聽得內適內來。一箇縛一箇。監奔歸。響聲震起。

五月朔山東濟南知府往城隍廟行香。及門官吏與從俱各昏迷。有一皂隸之妻來看其夫。見其前夫死。

明季北畧 卷之十二 災

已多年。乃在廟前。夫日廟裏進去不得。天下城隍在此造冊。

四月廿七日。午後有雲氣似旗。又似關刀。見在東北角上。其長亘天。光彩初白色。後變紅紫。經時而滅。

五月初三日。又見于東北方。形如繚。其色紅赤。初四日。又見類如意。其色黑。占者曰。此太白蚩尤旗之變。幻總一物也。

長安街空中飛墮人頭。或眉毛和鼻。或連一額。紛紛而下。大木飛至密雲石駙馬街。有大石獅子重五千。

斤數百人移之不動。從空飛出順城門外。

震崩後有報紅繡絲衣等俱飄至西山大半掛于樹梢。昌平州教場中衣服成堆。首飾銀錢器皿無所不有。戶部張鳳達使長班往驗果然。

予聞宰相顧秉謙妾單褲走出街心。顧歸見之赤身跣足扶歸。餘人俱陷地中。不知踪跡甚眾。又聞馮銓妻坐轎中被風吹去。落下止剩赤身而已。又石忽飛入雲霄。磨轉不下。非常怪異。筆難盡述。嗚呼。廟登極以來。天災地變。物怪人妖。無不叠見。未有若斯。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七

李

傳國璽出

天啓四年甲子九月初四日。辰時彰德府臨漳縣鄉民邢一泰。經本縣務本庄東磁州八里。漳河西畔耕地。忽風火起。旋轉半晌。隨見河堤灘場。聲震如雷。祥光圍繞。直騰而上一泰。就而視之。閃出黃白色物一塊。大如斗。視有篆文。不能辨識。隨報本邑生員王思桓。王燦同視。粹為至寶。不敢隱匿。呈知縣何可及當

室淨拭。見其晶潔異常。光燦陸離。龍紐斗形。方各四寸厚三寸。重一百一十餘兩。其篆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覽讀駭異。即設香案叩拜。兩院具疏恭進朝廷。

大清朝改元

大清朝改元天聰元年。即天啓七年也。凡在位十年。至崇禎九年丙子止。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七

李

終

明季北畧卷之三

錫山計六奇用



天啟七年丁卯八月始

信王登極 天啟二年九月二十二日封信王

御諱由檢萬曆三十八年庚戌十二月生光宗第五子熹宗嫡弟初封信王天啟六年壬年十七矣魏忠賢欲封國以遠之勸熹宗命王出府成婚六月選中大興縣民周奎女年十六歲三月二十八日子時生閏六月欽天監奏信王婚禮擇十一月二十五日卯

明季北畧卷之三

時搬移十二月初十日午時尙冠十六日納徵發冊二十二日安牀明年正月二十七日開而二月初三卯時親迎卽所娶殉節聖母也丁卯八月十八日熹宗疾篤內諭奉聖夫人客氏子侯國興擬封伯爵卽行具奏十九日魏忠賢與羣臣議垂簾居攝宰相施鳳來曰居攝遠不可攷且學他不得忠賢不悅而罷諸臣請信王入視疾二十二日熹宗病革召王入諭以當爲堯舜之君善事中宮及委用忠賢王遜謝而出申時熹宗崩首相施鳳來張立極英國公張惟賢

等具牋往信府勸進忠賢結何潘舊監徐應元遂自請王入王心危甚袖食物以入羣臣聞之咸欲奔入至殿門宦者不納是夜王秉燭獨坐夜分有闖擣劍過王佯取視留置几上許給以價聞巡邏聲勞苦之命左右給酒食歡聲如雷二十四日丁巳卽皇帝位于中極殿受百官朝賀朝時天忽鳴詔以明年戊辰改元崇禎自洪武至帝凡十有六君云

客氏出宮

九月時聖衷淵穆外廷觀望魏忠賢內不自安因乞

明季北畧卷之三

辭位上不許但命奉聖夫人客氏出外宅初魏忠賢肆惡如危中宮害裕妃成妃用王體乾殺王安等皆客氏成之也客氏在宮中乘小轎內官負之儼然自視爲熹廟八母之一誕日熹廟必臨幸升座勸飲賞資無筭往私宅內侍王朝忠等數十人着紅前驅乘輿至乾清宮亦不下呼殿侍從之盛不減聖駕夜出燈炬簇擁有如白晝衣服鮮華儼若神仙到私宅升廳事自管事至近侍挨次叩頭呼老祖太太千歲之聲喧闐震天熹廟既崩上命歸私第客氏五更喪服

赴梓官前出一小函用黃龍袱包裹皆熹廟胎髮痘痂及累年剃髮落齒指甲等痛矣焚化而去。

陸萬齡下獄

初熹宗時監生陸萬齡請祠魏忠賢于國學之傍謂孔子作春秋而忠賢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而忠賢誅東林也許之或謂恐聖駕幸學不便乃已至是國子監司業朱三俊劾監生陸萬齡曹代請祠魏忠賢國學罪有旨下陸曹于獄魏忠賢懼因乞止建祠上優答之前賜額如故餘俱罷止時有監生張某欲上

明季北畧 卷之三

三

疏請忠賢與孔子並尊入國學自稱見子路擊之。遂殂。一日上見惡生李暎曰此忠賢為周公疏即逮問時江西某官猶不識時務欲建隆德祠以頌忠賢功忠賢大懼即奏將造祠錢糧解充遼餉上允之。

崔呈秀回籍

十月上神明默操宣州之捷猶敘功加蔭甯國公魏良卿安平伯魏鵬鐵券成猶命給之既而楊維垣疏奏崔呈秀借廠臣行私乞正兩觀之誅主事陸澄源亦奏崔呈秀奪情為安忍于無親御史賈維春亦奏

崔呈秀說事實官娶娼宣淫但知有官不知有母三綱廢弛人禽不辨方有旨令回籍守制。

錢元愨奏魏忠賢

吏部主事錢元愨疏奏魏忠賢曰稱功頌德徧于天下勝于王莽之妄行符命列爵五等異于乳臭勝于梁冀之一門五侯徧列私人分置要津勝于王衍之夜兔三窟與金螯寶藏積肅甯勝于董卓之郿塢私藏動輒稱旨鉗制百僚勝于趙高之指鹿為馬誅鋤善類元氣傷殘勝于簡苗之鈞黨迎眾陰養死士陳

明季北畧 卷之三

四

兵自衛勝于桓溫之復壁置人廣開告訐道路側目勝于則天朝之羅織忠良種種罪惡萬剛不足以盡其事或念先朝遺奴貸以不死勒歸私第魏良卿等速令解組歸鄉以告訐獲賞之張體乾夫頭乘轎之張凌雲委官開棍之陳大用長兒田爾耕契友白太始龔翼明等或行誅戮或行黜放庶幾朝廷肅清海內允服疏奏上批該衙門知道忠賢懼其黨吳淳夫李夔龍田吉阮大鍼田爾耕許顯純崔應元楊寰凡掛彈章者俱自陳求罷上咸准回籍。

錢嘉徵奏魏忠賢十大罪 十月二十六

嘉興縣貢生錢嘉徵奏魏忠賢十大罪一日並帝羣臣上疏必歸功厥臣竟以忠賢上配先帝二曰萬后羅織皇親幾危中宮三曰弄兵廣招無籍興建內操四曰無君軍國大事一手障天五曰剋剝新封三藩不及福藩之一忠賢封公膏腴萬頃六曰無聖故以刀鋸刑餘擬配祖豆七曰濫爵公然襲上公之封視不知省八曰濫冒武功武臣出死力以捍國忠賢居樽俎以冒賞九曰建生祠一祠之建不下五萬豈士

明季北略 卷之三

五

民之樂輸十日通關節乾兒崔呈秀孽子崔鐸貼出之文復登賢書種種叛逆罄竹難書萬剛不盡上領之魏忠賢不勝其憤哭訴于上上命內侍讀疏使跪聽之忠賢震恐喪魄

應山一疏瑣罪大者然罹慘禍以後無敢有發其奸者矣至是而元愾首於其罪嘉徵歷舉其惡使逆賢無逃躲處真膽識雙絕可與大洪疏並垂千古 庚戌二月十九日用賓雨窓評

魏忠賢謫鳳陽 十一月事

明季北略 卷三

逆賢知敗。疏辭印務。上准閑任。遂奪司禮及殿印。發白虎殿守靈後數日。疏辭公侯伯三爵。上准改。又疏繳進諸券田宅。上着吏戶工三部查收。禮科吳宏業戶部主事劉鼎卿刑部員外史躬盛御史安伸龔萃肅副史潘曾紘紛紛上疏。或攻崔呈秀田爾耕。或攻許顯純倪文煥阮大鍼。或攻操江劉志選。兵侍潘汝禎等。俱干連魏逆。云此輩是鷹犬。忠賢是發縱。上俱不發。票將疏留中。密詢宮府。查彼過惡。凡逼死貴人擅削成妃。甚至動搖中宮。事事有據。又參閱奏章。削

明季北略 卷之三

六

奪大臣黜逐言官。縱容校尉到處拿人。監弊忠良無數。又分布心腹。掌握兵柄。結交文武。把持津要。假拿奸細。搜剔富戶。追比官贓。入已。又喜崇病篤。假傳旨。鷹客氏。陞大僚等。莫不是實。上震怒。批云。崔呈秀着九卿會勘。魏忠賢着內官劉應選。鄭康升。押發鳳陽看守皇陵。籍其家。徐應元為忠賢分解。上罵曰。奴儕與奸臣相通。各一百桿發南京去。忠賢遂將珍寶四十輛馬千匹壯士八百行。通政使楊紹震劾逆賢在。遂擁兵云云。乞早肆諸市朝。疏奏上。即傳旨兵部云

五七

朕臨御以來深思治理乃有逆黨魏忠賢擅竊國柄奸盜內帑誣陷忠良草菅多命狼如狼虎本當肆市以雪眾冤姑從輕降發鳳陽豈巨惡不思自改致將素蓄亡命之徒身帶兇刃環擁隨護勢若叛然朕心甚惡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旗前去扭解押赴彼處交割其經過地方着該撫按等官多撥官兵沿途護送所有跟隨羣奸即時擒拿具奏毋得縱容遺患若有疎虞罪有所歸爾兵部馬上差官星速傳示各該衙門欽此。

明季北畧

卷之三

七

魏忠賢自縊

兵部聞旨即差千戶吳國安前去批解魏忠賢至新店距阜城縣二十里密得李永貞飛報知不免晚至縣宿尤克簡家時有京師白書生作掛枝兒在外廟唱徹五更形其昔時豪勢今日淒涼言言譏刺忠賢聞之益悽悶遂與李朝欽縊死劉應選晨起見之大懼與心腹至忠賢臥室收取金寶佯呼云忠賢走矣我去追耳遂南馳鄭康升宿袁光燦家驚起報于縣申文上司將車輛寄庫隨人寄監上籍其家焚刑具

時瑞勢甚熾外廷洶洶慮有他變上不動聲色神明獨運無一人之助而誅逐元兇再安社稷天下翕然誦聖智焉

予聞上始登極問羣臣曰堯與舜孰賢羣臣對曰堯善上曰不如舜能誅四凶意指魏閣也

張瑞圖回籍

十二月法司追論魏忠賢等罪上命磔忠賢屍于河間一日上至賊爵庫見逆賢珍寶嘆曰天下脂膏被奴刻剝殆盡忽顧金字賀屏乃次相張瑞圖親筆上

明季北畧

卷之三

八

大怒即着回籍

誅崔呈秀

時崔呈秀在薊州一閉日即見受刑諸臣忽報會勘知不免與寵妾蕭靈犀痛飲自縊五十七歲矣靈犀亦伏劍死家貲籍沒呈秀斬首

樵史載呈秀自縊在十月初四日或奉旨斬于薊州在十二月也鍾秀弟凝秀浙江總兵子鐸文僅五篇即中

姚士慎參田許

大理寺卿姚士慎等奏曰。田爾耕掌錦衣衛許顯純。掌鎮撫司。逆賢草菅人命。皆出兩人之手云云。上印着原籍監候處決。已而伏誅籍其家。天下快之。李永貞斬劉若愚長繫。

掠死客氏

上命太監王文政嚴訊客氏。得宮人任身者八人。蓋其出入掖庭。多攜侍媵。謀爲呂不韋李園故事也。上大怒。立命赴浣衣局掠死。子侯國興等俱伏誅。

聞香心動

明季北畧卷之三
九
上御便殿閱章奏。聞香心動。詰近侍何來。對以宮中舊方。上叱令毀之。勿復進。因太息曰。皇考皇兄。皆爲此悞也。

附記 一夕上與詞臣論治。更餘未退。上忽起。命內監秉燭繞行。徧閱壁隅。寂無所見。上既不言。羣臣復不敢請。已而遙見殿角火星微耀。立命毀壁入視。見一小窰。持香端坐于內。詢之。乃魏逆所使也。以上勤于政事。故爇此香。使愆心頓起耳。上曰。吾方靜攝。而心忽動。固疑有是。命去之。

上初立。魏逆進國色四人。欲不受。恐致疑。遂納之入宮。徧索其體。虛無他物。止帶端各佩香丸一粒。大如黍子。名迷魂香。一觸之魂。卽爲之迷矣。上命勿進。

二事皆魏閣搆惑君心之計。自古人主與賢士大夫接。則聞正言。見正事。君德有成。一入深宮。卽與婦寺相狎矣。旣就聲色。朝臣日疎。內豎肆虐。往往由此。

贈諡諸臣

明季北畧卷之三
十
羣臣奏曰。楊漣之死。爲忝逆賢二十四罪。繆昌期之死。爲代楊漣刪潤本稿。萬燦爲劾忠賢。李應昇爲申救萬燦。及阻忠賢陵工敘功。魏大中不肯與魏廣徵通譜。周順昌爲魏大中寄子。左光斗袁化中周朝瑞等俱不附逆。高攀龍爲劾崔呈秀。夏之令爲奸細傳孟春事。與賢忤。蘇繼歐因送飯楊漣。又與崔呈秀有隙。周起元爲與織造大監爭論。同知楊姜。因波及黃尊素受害。各官俱無辜。屈死。遂各贈諡及廕云。

廷推六相

十一月廷推閣員以錢龍錫楊景辰來宗道李標周道登劉鴻訓為大學士入閣辦事。

明季北畧 卷之三

十一

明季北畧卷之四

錫山計六奇用賓氏編輯

崇禎元年戊辰

思宗烈皇帝

思宗光宗之子。熹宗之弟也。丁卯八月即位。戊辰改元崇禎。自太祖戊申建元洪武。迄今戊辰。共二百六十載。帝在位十七年。甲申之變。以身殉國。宏光朝禮部尚書顧錫疇議諡廟號思宗烈皇帝。周皇后為孝節皇后。忻城伯趙之龍言思非美字。乙酉二月。禮臣

明季北畧 卷之四

十一

管紹甯請改諡教宗烈皇帝。大清朝攝政王入燕。命明之詞臣。中允李明睿議諡號。明睿諡帝為懷宗。端皇帝。周皇后為烈皇后。故大清紀則稱懷宗。從時憲也。而草野無知。或稱思宗。又間稱教宗者。傳舊聞也。顧錫疇。蘇之崑山人。管紹甯。常之武進人。李明睿。江右南昌人。

按禮法慈仁。短折曰懷。音劉。冠陷洛陽。執晉懷帝殺之。年甫三十。朱端宗為元兵所迫。崩于嗣州。年十一。是懷與端俱非美字。先帝以身殉社稷。

大義也。攝政王入京，首命議諡尊帝之意可知。而明睿以明之舊臣，素膺寵渥，不以美諡加帝，而稱以懷端，是視帝與青衣天子及天折童子等耳。而遺聞猶謂其公忠鍊達過矣。

子思太祖戊申建元，思廟戊辰改元，止于甲申。是戊起而申止也。明之大統始于戊申，亦終于戊申，豈非數歟。

倪元璐論東林

倪元璐字鴻寶，上虞人。天啟二年壬戌進士，授庶吉士。思宗立，為翰林編修。元年正月上言畧云：凡攻崔魏者，必引東林為並案。夫以東林為邪黨，將復以何名加崔魏。崔魏而既邪黨矣，向之首劾忠賢，重論呈秀者，又邪黨乎。夫東林亦天下之才數也，但或繩人過刻，持論太深，謂非中行則可，謂非狂狷則不可。議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臣所謂方隅未化者此也。韓爌清忠有執，上所鑒知，而廷議殊有異同。詞臣文震孟正學強骨，二月居官，昌言獲罪，今起用之旨再下，謬悠之談日甚。臣

明季北略 卷之四

上

所謂正氣未伸者此也。總之臣論不主調停，而主別白，不爭二臣之用不用，而爭一日之是非。至海內講學書院，凡經逆璫矯旨拆毀者，俱宜葺復。上曰：朕屢旨起廢，務秉虛公，有何方隅未化。正氣未伸，惟各書院不得倡言創復，以滋紛擾。

瞿式耜六不平

瞿式耜字稼軒，號起田，常熟人。會元景淳之孫也。萬曆四十四年丙辰進士，授永豐知縣。調江陵令，行取考選，授戶科給事中。感時事，上六不平疏，曰：張羌

明季北略 卷之四

上

一案主風顛者，雖為仰承慈孝之深衷，然主挺擊者，亦未始非保護東宮之至意。千金之子，突有無知執械闖入內室，為紀綱者，尚當執而問之，禁中何地，任妄男子作此舉動，而一味以風顛二字抹之，乃慈寧召見劉光復，以半吞半吐之詞，迹涉唐突，以致觸忌幽囚。今既追錄其忠，贈卹祭葬，頻頻有加矣，而赤心調護東宮之王之案，無望贈卹殊恩，并復官而斬之。至今藁葬城外，遺骨不能還鄉，恐先帝有靈，當自憐之。千秋有史，當自白之。臣之所謂不平者一也。紅丸

一案主穢逆之說者固屬偏見然先帝聖躬委頓于此豈臣子嘗試邀功之日彼崔文昇李可灼不加一修則亦倖矣乃優旨批答放歸原籍揚揚畫錦卽今聖明在御褒忠誅佞千古一時彼嫉惡防奸之孫慎行尙推誠啟事不遺餘力而么麼可灼先登訪冊儼然與廢棄諸賢並列何以服天下之人心乎臣之所謂不平者二也移官一案在楊漣左光斗一時激烈微過或不能解于居功迫上之疑然一腔擁護先帝爲心亦未始非杜漸防微深意賈繼春之持論自是

明季北畧

卷之四

四

移官後一截處分以補楊漣說之未盡非相反也今必欲以移官一議爲漣罪案何居乎漣幸而有擊瑄二十四罪之疏不能沒其除奸大功贈卹不得不從優耳使果如諸臣一偏之見不將與王之案孫慎行同其沉抑乎臣之所謂不平者三也封疆爲重彼失事者罪撫無逃矣乃熊廷弼梟首西市且傳首九邊而三路喪師之楊鎬與擅離信地之王化貞竟逍遙福堂甚且有以化貞登薦牘者又何以服廷弼之心非何以服天下人之心乎人皆知廷弼以門戶殺非

明季北畧

卷之四

五

以封疆殺而究竟無人敢訟言之者使服辜者服辜而漏網者漏網將來何以嚴邊臣失事之禁乎臣之所謂不平者四也楊左與王安聲息相通誠不知有無然其主意無非羽翼先帝神祖升遐之日使倥偬之中大權不至旁竊宗社安于泰山初非與安有交結之情如崔呈秀黨附魏忠賢爲不解之誼也乃今動輒以王楊崔魏爲對案無論楊不可與崔對卽王亦豈可與魏對又以楊左交結王安與崔呈秀交結魏忠賢同類並稱凡有心知孰不痛之念卽贈卹卹錄恩典無所不至然以一片血忠被此惡名能無恨于九泉乎臣之所謂不平者五也大臣者小臣之綱也而宰相又爲諸大臣之綱向者阿黨取容權璫作勢已多次第伏法然大者劓貳小者臺郎彼見魏魏政府甘作乾兒誰不惴惴身家自捐名節今五虎輩雖罪未盡職未籍沒人心猶有餘憾然亦旣顯暴其罪狀于天下矣彼造意王謀無毒不具之魏廣微固寵遂羶無醜不備之顧秉謙與夫媚璫而反取厭之馮銓璫敗而猶彌縫之黃立極顧乃死不戮屍生

不襍奪竊恩綸而誇奕世擁富貴以樂餘年其何以爲大臣黨閹之戒乎臣之所謂不平者六也方今公道昭明已無閉鬱偏枯之病而或巨奸藏鋒于脫網或幽貞抱泣于向隅或薰蕕蒼素一時尙多訛亂之言或黜陟斧鉞四海未盡澄清之望有一于此俱非蕩平臣是以不避恩仇不顧鼎鑊直陳其原委

韓一良論賄賂

六月戶科給事韓一良上言皇上諭羣臣有文官不愛錢之語然今之世何處非用錢之地何官非愛錢

明季北畧卷之四

太

之人向以錢進安得不以錢償臣起縣官居言路以官言之則縣官行賄之首而給事納賄之魁今俱管寸令之不廉然守令亦安得廉俸薪幾何上司督取不日無礙官銀則日未完紙贖衝途過客動有書儀考滿朝覲不下三四千金而欲守令之廉得乎上嘉納之尋擢右僉都御史

劉宗周論近功小利

九月辛亥順天府尹劉宗周上言陛下勵精求治宵旰旰非甯朝令夕考庶幾太平之致然程效太急不免

見小利而慕近功今日所汲汲乎近功者非遼事乎當此三空四盡之日竭天下之力以養飢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冀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也今日所規于小利者非理財一事乎有司以培克爲循良而撫字之政絕上官以催徵爲考課而黜陟之法亡赤子無甯歲矣頃者嚴賊吏之誅自執政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然貪風不盡息者皆言利有以啟之也其後國事決裂盡如宗周言宗周字啟東紹興山陰人學者稱爲念臺先生萬曆二十九年辛丑進士

明季北畧卷之四 溫體仁參錢謙益

七

十一月止御暖閣召問溫體仁參錢謙益浙聞關節之事先是有旨會推枚卜錢謙益名列第二而溫體仁不與體仁因參謙益受田千秋數千金之賄以一朝平步上青天爲關節取中之結黨欺君故上召對詰問體仁與謙益質辨不已上問諸臣周延儒對曰田千秋關節是真輔臣錢龍錫等對曰關節實與錢謙益無干上曰關節既真他爲主考如何說不是他遂命擬旨錢謙益既有物議回籍聽勘田千秋下法

司再問科臣章允儒辯體仁以黨字加諸臣是從來小人害君子榜樣上怒其胡扯着錦衣衛拿下

袁崇煥陸見

先是崇煥在甯遠專主欵六年十月遣喇嘛僧留南木座等往大清軍中言問意欲議和僧回上詔曰喇嘛請勸之書詐也宜整以備之無為遜言所愚七年二月崇煥奏敵使恭順求欵上亦謂誠偽未可信七月崇煥以主偵敵之說物議紛紛遂以病乞歸故和議未就及思宗元年七月癸酉召崇煥于平臺慰

明季北畧 卷之四

勞甚至問邊關何日可定崇煥應曰臣請五年為陛下肅清邊陲上曰五年滅敵朕不吝封侯之賞時四輔臣錢龍錫等侍立俱奏曰崇煥肝膽意氣識見方畧種種可嘉真奇男子也上悅賜茶果瓜餅而退煥出朝臣問五年之期當有定筭否煥曰上期望甚迫故以五年慰聖心識者曰主上英明後且按期責效崇煥不旋踵矣時朝議憂毛文龍難馭大學士錢龍錫過崇煥語及之遂定計出癸未賜崇煥尚方劍先是降將李永芳獻策于大清主曰兵入中國恐

文龍截後須通書崇煥使殺文龍伴許還遼大清主從之崇煥答書密允後以告病回籍乃寢至是再任思殺文龍則遼可得因奏滅島糧兵變可圖遂減八萬止解二萬八千後袁死不解時屯田主事徐爾一在籍嘆曰遼左興師十載任東事者如經畧楊鎬則喪師袁應泰則陷城熊廷弼則敗逃巡撫王化貞則失機總兵劉綎則陣亡林則挫鋒其餘不可勝述而投降者亦不知幾許如有如毛師開鎮九年護持兩國復城獻俘者而廟諸臣反生異議裁減軍餉

明季北畧 卷之四

軍餉一減則將士灰心大遂上疏竟不省

毛文龍鴨綠江之捷

崇禎元年 大清朝五土六王及劉愛塔率兵二萬自鎮江至欲報義州之反文龍以八千人與部下十將禦之愛塔以四百騎戰敗降文龍 大清因是密通書崇煥訂前約圖文龍崇煥信之

大清收諸部落

初廣甯塞外有妙化暖元貴英諸部前鎮三協有三十六家守門諸部皆受賞至是中外迎上旨並革其

賞諸部。開然會塞外。飢而販上。堅不予。于是東邊諸部落羣起。颺去。大清逐盡。收屬建州。而邊事不可爲矣。此元年七月也。

窮遠軍譁

元年七月甲申。遼東窮遠軍以軍糧四月不得大譁。執巡撫畢自肅。總兵朱梅。推官蘇涵。置譙樓上。箠擊交下。括賞金得二萬。不厭。遂借商民得五萬。自肅草奏引罷。走中左所。自經。長崇煥至。宥首惡。捕其黨斬十六人。

明季北略 卷之四

初自肅奏請。而戶部不發。則罪不在自肅。而在戶部明矣。至崇煥斬其黨。而有首惡。顛倒如此。安得不啟奸人之心乎。宜不越三月。有錦州之譁也。

流賊初起

流賊所由起。大約有六。一。卒逃卒。肆卒。飢民。響馬。難民是也。天下形勢莫強于秦。秦地山高土厚。其民多膂力。好勇敢鬪。故六者之亂。亦始于此。而卒以亡天下。崇禎初。陝西西安府長安縣富林村。有富室錢之驥。子文俊。用賄入庠。險惡營利。僮僕恣橫。通邑恨之。

時鎮守省城總兵官王國興。招家丁五百人。內有吳榮。賈奇。李興。張文等。素無賴。貸文俊銀九兩。已償利八兩。止負本銀。文俊屢索。吳等竟無償。頃之。聞總戎發糧。遣七人覓吳賈等。言而歐之。擁之行府前。諸兵俱忿。追奪而還。錢僕被歐。垂斃。文俊白于王國興曰。吳榮四人。貸銀四十七兩。本利不償。擊僮將斃。乞總臺明斷。國興曰。家丁甚貧。兄何慨借多金。此言無據。本府修書學院。公斷。方明文俊。悉賄以三千金。國興拘四人。庭訊。吳榮等曰。止負九兩。甯有四十七兩乎。

明季北略 卷之四

文俊持前說。國興各笞三十。擬徒下獄。追比。衆兵怒。已而錢僕死者三人。文俊馳院控理。兵衆譁擁署前。兵憲詢所由。兵竟不白。直前欲殺文俊。邢大怒曰。有理當辯。奈何。聚衆闕公庭。卽擒數十人。笞之。悉下之獄。衆兵將劫獄。入白國興。國興止之。進見邢。備言軍心欲變。請賞其罪。時重文輕武。總戎秩雖高。自文臣視之。猶藐如也。邢謂國興曰。汝縱家丁反。子將奏汝。此罪非輕。國興懼而謝曰。下官瀆犯。辭出。諸兵皆憤。人獄。吳榮四人去。遂殺文俊全家。燬掠室廬。復人。

察院獄中劫出眾家丁邢知事急出諭招撫諸兵見而畏之遂肆殺掠各官逃匿時兵僅數百人而飢民及無賴附之者卽有萬計出城結營東山推才勇十人爲頭目第一闖王高迎祥第二混天王第三掃地王第四整世王第五塌天王劉國能第六混世王第七過天曉張五第八滿天星第九曹操王羅汝才第十老狷狷馬守應焚殺姪掠殆無虛日所至之地人物一空此爲流賊之始

漢南盜起

明季北畧 卷之四

七

十月漢南盜四百餘人自成陽兩當薄畧陽引土賊三千餘人入畧陽偏漢中等處

白水盜王二

十一月延綏飢土府谷民王嘉允倡亂飢民附之時白水縣盜王二等合山西逃兵掠蒲城韓城之孝童淄川鎮時承平久猝被兵人無固志陝西巡撫胡廷宴庸而耄惡聞賊警杖各縣報者曰此飢民也掠至明春後自定耳于是有司不敢聞盜偵知之益肆遂劫宜君縣獄北合嘉允五六千人聚延慶之黃龍山

誌異

三月二十日辛巳味爽陝西天赤如血射牖隙皆赤五月西安府城夜墜火數十大如礮次如斗時出入民舍民各禱之不爲火

五虎五彪 補書

是歲正月二十六日五虎李夔龍吳淳夫倪文煥田吉等追賊發充軍五彪田爾耕許顯純處決崔應元楊襄孫雲鶴邊衛充軍以爲附權蠹政之戒

明季北畧 卷之四

七

明季北畧卷之五

錫山計六奇用資彙輯

崇禎二年己巳

劉懋請裁驛遞 兵科左給事

初上即位勵精圖治。軫恤民艱。憂國用不足。務在節省。給事中劉懋上疏請裁驛遞。可歲省金錢數十餘萬。上喜著為令。有濫予者罪不赦。部科監司多以此獲遣去。天下惴惴奉法。顧秦晉土瘠無田可耕。其民饑膂力貧無賴者。藉水陸舟車奔走自給。至是遂無

明季北畧卷之五

所得食。未幾秦中叠飢。斗米千錢。民不聊生。草根樹皮剝削殆盡。上命御史吳牲賞銀十萬兩往賑。然不能救。又失驛站生計。所在潰兵煽之。遂相聚為盜。而全陝無甯土矣。給事中許國榮御史姜思睿等知其故。具言驛站不當罷。上皆不允。眾共切齒于懋。呼其名而詛咒之。圖其形而叢射之。懋以是自恨死。棺至山東。莫肯為輦負者。至委棺旅舍。經年不得歸。

祖宗設立驛站。所以籠絡強有力之人。使之肩挑背負。耗其精力。銷其歲月。糊其口腹。使不敢為非。

原有妙用。只須汰其冒濫足矣。何至刻意裁削。驅貧民而為盜乎。

按洪武二十六年始定水馬驛。應付馬騾船隻。人夫額數。以供差役傳報。通天下血脉。久之弊生。嘉靖三十三年始分溫良恭儉讓五字。溫字五條。供聖裔真人。并差遣孝陵之往來。良字二十九條。供文武各官公差之內出者。恭字九條。供文武各官公差之外入者。儉字二條。供優恤。讓字六條。供柔遠。而火牌專供兵部。走探軍情與邊鎮飛報。亦分

明季北畧卷之五

內外換三字。以清楚之。除奉旨馳驛者。不為限制。外餘各臨時裁酌。遞有增減。至萬曆三年更分為大小勘合。仍以五字編號。其中王裔文武官員用大勘合。監生吏舍等用小勘合。大勘合例用馬二匹。夫十名。船二隻。照品崇卑定例支應。或一支六或一支八。極之一支十而止。小勘合實填數目。不許增減。或四馬十二夫。或六馬十六夫。極之八馬二十夫而止。迨天啟末年。援遼援黔。征兵征餉。起廢賜環。武弁內官。海內驛遞。加以冒濫。驛困實始

于此科臣劉懋遂進裁之一疏總五字之五十一條酌為一十二款

一衍聖公裁定夫六十名馬十六匹船二隻如帶典籍掌書廟丁醫獸等事差有煩簡臨時酌給

一張真人裁定夫五十名馬十四匹船二隻如帶法師二人掌事一人驢各一頭

一顏曾思孟加五經博士裁定夫二十四名馬六匹船一隻此崇禎二年五月初三日裁定其餘文武諸臣不及悉載

毛羽健論衛軍官兵及屯田

明季北畧卷之五

三

四月十一日雲南道御史毛羽健奏曰太祖高皇帝曰吾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錢夫不費錢之兵何兵也即今各省直之衛所軍也其養之何用原以備征調也客兵皆轉餉而衛軍獨屯田民田皆起賦而屯田獨收粒此即古者寓兵于農之意法至深且遠也成祖文皇帝遣英國公率黔川廣兵征黎季犛又調兩京及山陝山東湖廣兵自將討本雅失里此衛軍之調見于國初者也嗣是而復如馬昂之討水滸韓雍之討大藤峽衛涇之討西甯酋沙把白能之討襄

陽賊劉千斤程信之討山都蠻萬鏗之討蜡爾苗潘藩之討思恩酋岑濬鄒文盛之討香爐酋阿傍李化龍之征播州酋楊應龍凡此皆用衛所軍也然則衛軍何嘗不征調乎永樂十二年成祖自統京營兵出王刺河擊瓦剌宣德三年宣宗自領鐵騎出喜峰口擊釐良哈此京兵之出征見于國初者也嗣是而後如正統九年成國公之禦大甯朵顏成化二十年俞子俊之討亦思馬因宏治十八年寇大同保國公之鎮宣大正德六年流賊劉六劉七擁眾北向陸完馬

明季北畧卷之五

四

中錫之次涿州嘉靖三年土魯番寇甘肅金獻民之出蘭州凡此皆用京營兵也然則營兵又何常不征調乎不意廢弛至今祖法蕩然京營之兵泥于居重取輕之說久不從戰既臃腫而無所用驕悍而不可使矣衛所之兵又復因噎廢食有警不即調發乃更別議召募至召募而尚可謂有長策乎夫衛軍之食屯糧即猶京兵之食月糧也千日養之一日不得其用斯已成贅物矣且既不用其軍便是徵其屯粒以養募兵而乃不征不調祇知就空民議加派之糧不

知就衛所中尋食糧之兵。則亦甚失祖宗立法之初意矣。故今日而講足食。惟有去客兵用衛兵之一法。欲用衛兵。惟有先清屯田之一法。乃屯田至今日而。又弊極矣。軍士利于屯田之無籍。可以免征伍也。則私相賣。豪左利于屯田之無賦。可以免徵輸也。則私相買。管軍官利于軍士之逃亡。可以收屯利也。則一任其私相買賣而莫肯追補。經此三弊。屯之存者十無一二矣。今誠以軍屯一事。專委各省兵巡道。只任責成。勅令于凡軍丁之逃亡者。鈎攝之。死絕者。頂補。

明季北畧 卷之五

五

之。凡屯田之典賣者。追還之。隱占者。嚴核之。遇有征調。卽令兵巡道同該衛所掌印指揮官提押本兵赴營聽用。如此則軍既赴調。本衛屯糧。便可取作營中月糧。兵有定額。餉無虛冒。其利一也。人有籍貫。逃之可稽。其利二也。各自顧其父母親戚。不敢曠目語難。其利三也。各自認其本額。官將不敢彼此叅雜。其利四也。操練有素。臨敵不敢鼓譟。其利五也。一舉而五利具焉。

毛羽健。號芝田。公安人。天啟壬戌進士。授四川萬

縣知縣。調巴縣。入爲雲南道御史。劾楊維垣。阮大鍼爲邪黨。坐降級歸。崇禎初。起原官。首陳救時急。着謂驛遞一事。最爲民害。首宜釐革。上深是其言。後坐袁崇煥黨。革職歸卒。

張延登請申海禁

四月十八日。浙江巡撫張延登奏曰。自去歲閩寇闖入浙中。臣督三區水陸官兵協勦。敗虜遠遁。近據偵探。自李芝奇叛鄭之龍而去其黨。若陳成宇。白毛老。赤紫哥。桂叔老。竄入閩粵之界。約船六百餘號。釜游

明季北畧 卷之五

六

不定。彼荒歉無所得食。海洋寥廓。順風一葦可航。萬一復來。爲害更烈。臣思善後之策。獨海禁一節。爲目前最急之着。按海寇之始。出于閩民通番之弊。通番獲利十倍。人捨死趨之。其流禍遂至不可救藥。閩浙海運交界之處。名曰沙堤。以限南北。勒令閩船不許過浙。浙船亦不許過閩。天啟七年三月。撫臣潘汝禎奏。浙閩俱瀕海鄰。倭慮奸民勾引。禁船隻不許往來。日久玩愒。出入毋禁。以致崇禎元年。海寇大舉入犯。閩船之爲害。所者有二。一曰杉木船。福建

延汀邵建四府出產杉木其地木商將木沿溪放至洪塘南台甯波等處發賣外載杉木內裝絲綿駕海出洋每貨興化府大海船一隻價至八十餘兩其取利不貲一日釣帶魚船台之大陳山昌之韭山甯之普院山等處出產帶魚獨閩之蒲田福清縣人善釣每至八九月聯船入釣動經數百蟻結蜂聚正月方歸官軍不敢問此二項船皆與賊通賊先匿大陳山等處山中為巢穴偽立頭目刊成印票以船之大小為輸銀之多寡或五十兩或三十二兩不等貨未

明季北學 卷之五

七

發結稟謂之報水貨賣完納銀謂之交票毫厘不少時日不爽此二項船實盜賊勾引之因媒也至浙人之自為害者奸船為最前釣魚船搭廠于山繫船于海內地奸民皆以大小划船假冒鄉紳旗號裝載酒米與漁船貿易而藏違禁硝磺等物以資賊每獲重利而歸窮洋竟同鬧市是划船者又盜賊兵糧之齎送也欲清海禁非嚴禁三項船不可或謂水行埠舊有船稅禁船則商賈不通稅何從出不知舊規兩處商人俱卸沙埕倒換貨自南來者如糖靛椒藤諸物

必易浙船以入貨自北去者如桃棗藥材諸物必易閩船以出杉木船獨不可責之易乎明禁既行但有由外洋竟至定海者即以越禁重處如此則稽查既易而稅亦不至乏絕矣或又謂海上居民以海為業剝船若禁樵採何資臣又訪大樣剝船隻桅木槳便捷如飛勾引最易今須令近海縣分有司按船編號止許兩划之小船近老岸行使朝出暮歸不許窮洋極島船小則不能重載限日則不能遠去官旗各色盡行禁革亦公私兩便之道也

明季北學 卷之五

八

南居益請發軍餉

三月二十八日陝西戶部侍郎南居益奏曰九邊要害半在關中故務餉之需獨倍他省邇因宇內多事司農告匱延綏甯固三鎮額糧缺至三十六月矣去歲閩省荒旱室若磬懸野無青草邊方斗米貴至四錢軍民交困驚然喪其樂生之心窮極思亂大盜蜂起劫殺之變在在告聞適青黃不接匱乏難支狡寇逃丁互相煽動狂鋒愈逞帶甲鳴鑼馱馳控弦者千百成羣橫行于西安境內耀州涇陽三原富平淳化

韓城蒲城之間所過放火殺人劫財掠畜廬舍成墟
雞犬一空。涇富二邑。被禍尤酷。屠掠姪汚。慘不忍言。
卽有存者。駭鶴驚風。扶老攜幼。逃竄無門。時勢至此。
百二河山。危若累卵。揆厥所由。皆緣飢軍數數。鼓譟
城中。亡命之徒。揭竿相向。數載以來。養成燎原之勢。
遂至不可嚮邇。爲今之計。欲剿賊必先稽離伍之軍。
欲查軍必先給積逋之餉。餉如不足。則士不宿飽。馬
無餘藁。枵腹荷戈。卽慈父不能保其子。而撫鎮又安
能制此洶洶驍悍之卒哉。今惟發三十萬餉以給之。
庶可弭脫巾之禍于旦夕。不然峭函以西。且潰散而
不可收拾。關中一變。川蜀晉楚唇齒俱爲搖動。天下
事尙忍言哉。

明季北略 卷之五

九

無錫災荒疏畧 此民瘼

自天啟四年至七年無錫二年大水一年赤旱又一
年蝗蝻至舊年八月初旬迄中秋以後突有異蟲叢
生田間非瓜非牙潛鑽潛嚙從禾根禾節以入禾心
觸之必斃由一方一境以遍一邑靡有子留於其時
或夫婦臨田大哭攜手溺河或哭罷歸閉門自縊或

聞鄰家自盡相與效尤至于今或飢婦償布易米放
校身隕或父子磨薪作餅食噎而亡或啖樹皮吞石
粉枕籍以死痛心慘目難以盡陳

太尊覆申文云五邑惟靖江無災江陰雖有蟲而不
爲甚害不過二三分災耳若無錫宜興武進三縣則
無一處無蟲無一家田禾不被傷三縣相較武進八
分災無錫宜興九分災 太尊曾姓名櫻江西峽江
人萬曆丙辰進士時入覲三日一哭于戶部必欲求
改折以甦民困而總督倉場郭允厚戶部尙書王家
禎堅執不從

明季北略 卷之五

十

馬懋才備陳大飢 崇禎二年四月二十六日疏

臣陝西安塞縣人也中天啟五年進士備員行人初
差關外解賞再差貴州典試三差湖廣頒詔奔馳四
載往返數萬餘里其間如關外當抑河之敗黔南當
圍困之餘人民奔竄景象凋殘皆臣所經見然未有
極苦極慘如所見臣鄉之災異者臣見諸臣具疏有
言父棄其子夫鬻其妻者言掘草根以自食採白石
以充飢者猶未詳言也臣今請悉爲皇上言之臣鄉

延安府自去歲一年無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間民爭採山間蓬草而食其粒類糠皮其味苦而澁食之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後而蓬盡矣則剝樹皮而食諸樹惟榆皮差善雜他樹皮以為食亦可稍緩其死迨年終而樹皮又盡矣則又掘其山中石塊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輒飽不數日則腹脹下墜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為盜而一二稍有積貯之民遂為所劫而搶掠無遺矣有司亦不能禁治間有獲者亦恬不知怪曰死于飢與死于盜等耳與

明季北畧 卷之五

七

其坐而飢死何不為盜而死猶得為飽死鬼也最可憫者如安塞城西有糞城之處每日必棄一二嬰兒于其中有號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糞土者至次晨所棄之子已無一生而又有棄之者矣更可異者童穉輩及獨行者一出城外便無蹤跡後見門外之人炊人骨以為薪煮人肉以為食始知前之人皆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數日後面目赤腫內發燥燄而死矣于是死者枕籍臭氣薰天縣城外掘數坑每坑可容數百人用以掩其遺骸臣來之時已

滿三坑有餘而數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幾許矣小縣如此大縣可知一處如此他處可知幸有撫臣卞和聲引盜賑飢捐俸煮粥而道府州縣各有所施然粥有限而飢者無窮杯水車薪其何能濟乎又安得不相率而為盜也且有司束手功令之嚴不得不嚴為催科僅存之遺黎止有一逃耳此處逃之于彼彼處復逃之于此轉相逃則轉相為盜此盜之所由徧秦中也總秦地而言慶陽延安以北飢荒至十分之極而盜則稍次之西安漢中以下盜賊至十分

明季北畧 卷之五

七

之極而饑荒則稍次之

天降奇荒所以資自成也

桂王寢殿坍塌

桂王常瀛四月二十七日奏曰三月初三寅時臣正起梳洗身側如雷震響正殿盡傾有該撥女子崔祿壽呂壽喜韓榮祿崔遐壽楊祥壽呂福喜六名在內止宿竟皆壓死痛念臣蒙先帝隆恩分封衡地時遣內官監太監黃用工部營繕司主事高道素費五十餘萬金錢建造府第乃臣之國僅有二載而元年九

月初八日。則寢宮後殿。挽梁損墜。擦臣右臂而下。臣命幾為不保。此時二官猶未離衡目所親覩。臣已具本欲奏。值皇上初登寶位。未敢以此驚瀆天聽。致厲遠念。而二官亦自知罪。進修理銀五千六百兩。又進問安銀四百兩。且又訴其七年勞苦之狀。臣隨中止。今則前殿復塌。幸在刻時先後。臣未入殿行禮耳。否則亦為不免矣。

宮殿覆壓。雖為黃高二人。賤買朽木之罪。然建國甫二年。即遭此二變。天之所以警之也。異日流寇

明季北略 卷之五

七

通陷播遷兩粵。其機已兆于此。

倪元璐疏三案

元璐號鴻寶。浙江上虞人。天啟二年進士。授庶吉士。歷侍讀學士。時閣臣魏廣微媚魏忠賢。欲掩釋楊璉二十四大罪疏。纂三朝要典。以挺擊紅丸移宮三案成書。元璐疏公議。自存私書。當毀上之。四月疏曰。臣觀挺擊紅丸移宮三案。關於清流。而三朝要典成。于逆豎。其議不可不兼行。而其書不可不速毀。何也。蓋主挺擊者。力護東宮。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

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心之論。主移宮者弭變于幾先。爭移宮者持平于事後。六者各有其是。未可偏非。此一局也。既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出。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興。于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又借三案。而三案之面目全非。故凡推慈歸孝于先皇。猶夫頌德稱功于義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疑有遺。鱗勢極重。而或憂其翻局。於是崔魏兩奸。乃始剏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眾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由此

明季北略 卷之五

七

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翻即紛囂。改亦多事。惟有毀之而已。上從之。詔毀三朝要典。

附記 華琪芳。字方侯。號未齋。無錫人。天啟乙丑

會元。廷試第二人。思廟立罷歸。每歎曰。吾不纂修

三朝要典。今相矣。蓋自悔也。吁。失足一時。遺恨千古。可不慎歟。

古可不慎歟。

欽定逆案

二月欽定逆案。魏忠賢客氏磔死。外以七等定罪。一

曰首逆同謀兵部崔呈秀等六人二日結交近侍都御史劉志選等十九人三日結交近侍次等大學士魏廣微等十一人四日逆孽軍犯東平侯魏志德等三十五人五日詔附擁戴軍犯內監等十五人六日結交近侍末等俱配贖顧秉謙等百二十八人七日祠頌照不謹例冠帶開任大學士黃立極等四十四人。

喬應甲釀禍

正月六日壬戌撫治郎陽都御史梁應澤以漢南盜

明季北畧 卷之五

告急請兵陝撫胡廷宴延綏巡撫岳和聲各奏流賊肆掠刑科給事中薛國觀上言賊之熾也由喬應甲撫奏置盜劫不問實釀其禍今弭盜之方在整飭吏治有先事提防之法有臨事剪滅之法有後事懲戒之法。上是之。

固原逃兵掠涇陽又掠富平二十九日乙酉復掠涇

陽執遊擊李英。

劉應遇敗賊

二月二十日丙午商洛道劉應遇率毛兵入漢中合

四川吳國輔兵敗賊賊走漢陰遇遣兵追斬五百餘。誅渠魁數十人餘走蜀其匿漢陰山中者皆自殺。漢南盜平。

混天王擾延川等縣

三月二十日丙子流賊掠真甯甯州安化三水四月犯涇陽甘峪遊擊高從龍被殺九月大清兵圍薊州十一月京師戒嚴徵四方援兵勤王保定兵首潰餘亦多中路遁者因與飢民合勢嘯聚山澤上命馳諭陝西巡撫劉廣生令急殲流孽不必入衛時大盜

明季北畧 卷之五

混天王等擾延川米脂清澗等縣復召前總兵杜文煥使勦之

吳煥奏秦寇

是年四月陝西巡按御史吳煥上言秦寇慘掠古所罕有撫臣胡廷宴狃于積弛束手無策則舉而委之邊兵延綏撫臣岳和聲諱言邊兵為盜又委之內地則西安延安諸邑之被盜皆兩撫推諉隱諱實釀之也。

李自成起

李自成。陝西延安府米脂縣雙泉堡人。雙泉堡大鎮東西街口。有大井二。故名。父名守忠。務農頗饒。生二子。長名鴻名。又二十年。爲萬曆三十四年丙午。五月。生次子。名鴻基。卽自成也。九月。鴻名生子。名過。十二月。鴻名死。先是守忠父李海。一名勢。俱單傳。惟守忠生二子。然鴻基生而鴻名卽死。亦單傳耳。鴻名死。三年。妻改適。守忠撫鴻基。與過八歲。就塾。二人不喜讀書。酷嗜拳勇。各不相下。守忠屢責不悛。年十三。鴻基母死。竊與過出外朋飲。里有劉國龍。亦同庚。相遇甚歡。偕往郊外馳馬。飲于村肆。相謂曰。吾輩須習武藝。成大事。讀書何用。次日具牲禮詣廟。做桃園故事。鴻基欲較力。見神前鐵爐一座。重七十三斤。隻手舉之。繞殿一匝。仍置故處。劉國龍掩衣欲舉。不能動。兩手握之。方起行五步止。李過奮力一提。亦不動。如國龍法。行十五步止。鴻基復提。繞殿一周。置于舊處。道士驚賞曰。汝父爲善。放生汝。鴻基大言曰。大丈夫當橫行天下。自成自立。若株守父業。豈男子乎。前三歲。曾夢偉將軍呼子李自成。今卽改名自成。號鴻基。國

明季北略 卷之五

七

龍等稱賀。由是三人數聚飲。守忠噴責。復將延師東之。自成私走延安。聞羅教師。曩爲將。武藝超軼。遂師之。日與其黨馳射大喜。越四月。移書國龍與過。云予在延安。師羅某習武。汝二人速來同學。不可虛廢歲月。正月十六日。守忠見書。往覓。時自成于羅處初習單刀。不卽歸。羅固勸之。乃還。越三月。守忠恐復往。乃延羅某于家。使劉李三人師之。年十八。自成性喜生事。守忠爲過娶鄧氏。而自成欲擇美婦。遂運牛載娶韓金兒。艷而姪。年十四。適西安老紳爲妾。以行斥。繼

明季北略 卷之五

大

於律不合。遣孟縣丞往驗。次日庭訊。答二十下獄。自成倩丁門子賄二百金。乃出。卽發審單云。李自成因妻韓氏不良而殺之。却無姦夫同殺爲証。何以服人。况不合律。姑擬徒。俟獲姦夫再審。自成怒曰。殺死姪婦。理之當然。奈何受金而罪我。會須控憲。丁聞之而懼。白于艾。艾出牒覆勘。自成以洩言知不免。遂殺艾。遁走甘肅。二年己巳冬。大清兵十萬大入越薊。薄京。京師戒嚴。徵兵勤王。甘肅巡撫梅之煥有文武才。總戎楊肇基素稱驍勇。奉旨赴援。自成投軍。居肇基麾下。邊地多盜。肇基每使親兵往剿。止事劫掠。獨自成見壯士輒釋去。每云東海舟頭亦有遇處。已而陞總旗。屬下五十人。俱稱長官。甘肅東有盜警。自成心謂響馬頗有英雄。可結一二以作異日瓜牙。因請往捕。甘肅與蘭州接壤。有高如岳者。膂力絕人。善騎射。白袍白巾。聚黨百餘。服色悉按五方。居土山堰下。自稱闖王。時出行劫。自成引兵搜三日。如岳以八騎至。自成列陣以待。如岳曰。高闖王在此。速讓道。自成曰。觀若亦是好男子。何爲作此舉動。予特奉令取汝。如

明季北畧 卷之五

九

岳曰。能者來戰。飛騎突至。自成迎戰。良久。藝勇悉散。知不可力爭。乃謂之曰。自古好漢識好漢。觀汝狀貌。定非凡品。可下馬相見。有一言奉告。遂各敘禮。歡如魚水。同至土山。結爲兄弟。宰馬設誓。云患難相扶。富貴共享。若有異心。神其不祐。酣飲達旦。自成將行。語之曰。自此以往。勿復行掠。予若功名小。就請同處邊庭。倘鄙願有違。相從不遠。乃別自成回鎮。以他級報功。遂陞把總。適徵兵檄至梅撫楊鎮勤王。以王參將爲先鋒。自成與劉良佐不服。良佐字明輔。大同左衛人。自成曰。甯爲雞口。毋爲牛後。良佐曰。昔郭子儀本行伍中人。後爲天下大元帥。我二人有才如此。甯憂不富貴。自成曰。大元帥何足道。漢高祖劉知遠。我太祖皇帝。豈祖宗傳下天子。亦是平空做成事業者。楊王將安識吾兩人。時師北行。王參將居前隊。楊總戎統中軍。過蘭州。犒師。秋毫不犯。次日百里抵金縣。邑小。令怯。閉署不出。王參將入城。欲見令。有兵譁于庭。答六人。半爲自成卒。自成怒。與良佐等縛令出。欲見肇基。適遇參將刺殺之。時良佐妻子在蘭州。十里庄

明季北畧 卷之五

十

自成子身。聞如岳有衆八百。率所部往。時高壓下勇。士有羅汝才。劉國龍。賀一龍。馬守應。劉希堯等。數人劫掠郡縣。官兵屢敗。會于臨洮府城外。關廂人家。掠美婦五。邢氏。趙氏。余氏。安氏。鄔氏。而邢氏尤絕色。如岳嬖之。妻鮑氏。妬甚。適自成至。遂以邢氏配之。每日賊將輪劫。賀錦自北都返報。大清師已退。將推督下勦。衆有懼色。共議乘兵未至。掠平民充陣。以精兵繼之。于是各統所部。往渭原。河州。金縣。甘州等處。劫掠所至之地。即起火。名放亮兒。所掠衣糧等物。即令

明季北畧 卷之五

三

鄉民昇至營中。持刀問云。願從否。如不願。即云我送汝去。一刀殺之。苟願從。又問有父母妻子否。無則不問。有則問想否。不想則已。倘云想之。吾送汝去。復一刀殺之。凡初獲者。必縛五日。始釋。有逃而復獲者。則截其耳。或黥其面。兵遇之。反指爲真賊。解官請賞。王將不之省。斬首示衆。故不願作賊者。既爲賊所掠。亦無如之何而從之矣。由是衆至數萬。

編年云。二年都城警。詔天下勤王。山西巡撫耿如杞以兵入援。譚于涿州。大掠良鄉。耿如杞逮論死。潰兵

遂竄走秦晉山谷間。爲盜。先是元年。米脂人李自成性狡黠。善走。能騎射。家貧爲驛書。聞王嘉允反。往投焉。後推高迎祥爲首。稱闖王。

一云自成多力善射。少與衙卒李固鐵冶劉敏政結好。暴于鄉里。後隨衆作賊。其兵嘗云。我王原是個打鐵的。今後軍都督府張家原是個補鍋的。初是只七十人相從。後泐結聚。及併了老獍獍。小表英兵纔有數萬。

各本俱載賊首高迎祥。而此獨言高如岳。是一是二。

明季北畧 卷之五

三

存實以俟攷。

袁崇煥謀殺毛文龍

先是毛文龍駐皮島以牽敵。二年三月。袁崇煥奏設東江餉司于甯遠。令東江自覺華島轉餉。禁登萊商船入市。自是島中京餉俱着關甯經畧驗過。始解朝鮮。貢道往甯遠。不許過皮島。商賈不通。島中大飢。取野菜爲糧。初文龍稱麾下兵一十餘萬。朝廷爲治餉。兵科給事中王夢尹翰林編修姜日廣。詣島閱視。稱十萬。及登萊道王廷試復裁之。定額二萬八千人。文

龍大不平。上章請餉。又累奏。寤遠轉餉不便。崇煥不聽。又請自在旅順議之。六月崇煥致書文龍曰。知島中軍飢。發餉銀十萬。至雙島。約公會。議減敵。文龍語子承祿曰。昔日彼奏減糧。今又發糧。其跡可疑。承祿曰。渠爲撫臣時。已有和議。疏茲復云。減敵必有他意。不如勿往。文龍思久之。曰。古來戰守。和得機。卽行。原非可執。况我與彼。總爲朝廷出力。不必猜疑。遂與部將二十人。家丁百人。引兵三千。至雙島。進謁崇煥。慰勞甚至。且曰。遼東海外。止贖資鎮。與本部院兩人。同

明季北畧 卷之五

七

心共濟。方能了局。文龍曰。職在海外。數年。日以東事爲慮。第餉匱。軍飢耳。若大人展回天之力。使請軍安飽。指授方畧。則功可成矣。次日崇煥犒師。每人銀一兩。米一石。布三疋。已而文龍設宴。甫坐。忽報大清兵萬餘。將渡河東。崇煥遣兵馳救。止留數百人。與文龍款語。而罷。三日崇煥登島。又大犒師。謂文龍曰。今後貴鎮與本部院。以旅順爲界。東行貴鎮印。西行本部院印。文龍從之。復報河西有警。崇煥思久之。謂文龍曰。願借貴鎮兵一。在文龍卽令疾救。四日崇煥命

軍士擺圍。文龍不悟。從之入麾下。欲進。袁兵阻之。止。從官入圍。崇煥謂衆軍士曰。念爾等海外勞苦。每人僅得糧五斗。一家分食。言之痛酸。爾等當受本部院一拜。今後勿憂無糧。只須爲朝廷出力。語畢。卽拜。將士答謝。淚下。崇煥遂與文龍曰。本部院節制四鎮。清嚴海禁。恐登津受腹心之患。東江糧餉。由甯遠過亦便。汝何必要解銀登津。自糴。且虛耗國家多少錢糧。並無實效。要東江何用。文龍曰。公言差矣。職以義旅九十人。取鎮江。不費朝廷斗米寸錢。撫集遼瀋逃民

明季北畧 卷之五

七

九十餘萬。羅致各島。以爲犄角。以義取朝鮮糧餉。以信括商賈錙銖。種屯鼓鑄。斬將復城。六七年來。止受國家銀一百五萬兩。米九十餘萬石。猶謂無功。虛冒乎。崇煥曰。與汝談三日。誰知狼子野心。一片欺誑。若不殺汝。此一塊土。異日豈朝廷所有。文龍曰。督師惟恃節制。何得殺我。崇煥曰。今日非本部院意。乃是上旨。左右色變。文龍自若。乃曰。旣出上旨。亦勿辨。遂西望拜曰。臣負朝廷久矣。崇煥命旗牌官張國柄。執劍殺之。請將伏屍。崇煥曰。止斬文龍一人。餘悉供職。

如故命殞之。因奏文龍十二罪。并自劾。上以文龍驕
悍。命崇煥安心任事。且嘉諭之。時敵警寂然。師旋。聞
文龍死。皆哭。崇煥因佯祭。曰。昨殺汝。是朝廷法。今祭
莫是本院情。遂流淚。將士俱泣。崇煥恐變。呼文龍部
下。曰。若等被主帥侵權甚苦。今有十萬金犒賞。各領
三兩。衆始定。崇煥分其軍為四。毛承祿及旗鼓徐
敷。奏東江將劉興祚與陳繼盛分將之。遂回甯遠。

鍾萬里解夢

毛夫人張氏。居抗間。文龍死。疑未得報。有所親鍾萬
里。曰。昔振南所夢于忠肅。授詩。前聯云。欲效淮陰。老
了。一半。蓋尊信二十七歲為大將。振南五十二歲作
元戎。非老了一半乎。後聯云。好個田橫。無人為伴。蓋
田橫有五百人。同殉島中。今云無人為伴。是自死于
島矣。已而果然。抗人莫不憐之。

崇煥捏十二罪。矯劄殺文龍。與秦檜以十二金牌
矯詔殺武穆。古今一轍。

聞余邑高忠憲當遣使閱島時。語之曰。若往須圖
其山川。以歸。使者至。微行四境。盡得其險易。而還。

忠憲披圖歎曰。是扶餘國也。使者故高公門下士。
然則文龍功高不賞之疑。非獨錢龍錫輩而已。

逮袁崇煥

十二月辛亥。上召崇煥。議餉密勅滿桂。黑雲龍。祖大
壽。同入。崇煥進。闕不數武。一內監趨出。曰。萬歲命在
平。遽速入。崇煥趨進。見桂等在上。所驚沮。上問殺毛
文龍。致敵兵犯闕。及射滿桂三事。崇煥不能對。上命
桂解衣。露示者。錦衣牽掖股下。校尉十人。執其朝服。
相押西長安門外錦衣大堂。發南鎮撫司監候。上遣

明季北畧卷之五

美

太監車天祥諭慰遠東將士。命滿桂總理援兵節制
諸將。馬世龍。祖大壽。分理遠東兵。都人大喜。袁兵聞
之。半走固安。良鄉。殺掠。桂招餘衆。隸麾下。大清師
聞。報撤兵。李總戎部將擒一頭目。訊之。具述崇煥通
敵根底。入奏。上命法司追崇煥書。明年四月。詔磔西
甯。時百姓怨恨。爭斲其肉。皮骨已盡。心肺之間。叫聲
不絕。半日而止。所謂活劄者也。崇煥廣西梧州府藤
縣人。萬曆己未進士。

江陰中書夏復蘇嘗與予云。昔在都中。見磔崇煥

時百姓將銀一錢買肉一塊如手指大。噉之食時必罵一聲。須臾崇煥肉悉賣盡。

滿桂戰死

十二月。大清兵復圍城。十七日丙寅。滿桂率師救。大清兵大至。桂敗收兵。十七丁卯。滿桂以五千。人同孫祖壽等陣安定門外。自辰至酉。十餘戰。大清兵屢易桂箭。削發。墜馬。歿于陣。申甫夜襲營。又戰。沒黑雲龍麻登雲被執。大清復攻城。都人大懼。會各省援兵四集。互相拒戰。大清兵乃退。

明季北畧 卷之五

七

劉之綸死節

劉之綸字元誠。蜀宜賓人。喜學。堪家言。大書其坐隅。曰必為聖人。里中因呼為劉聖人。天啟辛酉舉鄉試。崇禎戊辰成進士。授庶常。與同官金公聲。多客死土。申甫輩以備國家緩急。己巳冬。北兵入。日。聲先上疏。得召見。薦公弁及申甫。上立召對。稱旨。授甫京營副總兵。改金公御史。監其軍。而按公協理戎政。兵部右侍郎督守戒事。已而滿桂申甫俱戰沒。公誓師出城。會北兵引去。遂抵通州。至薊。知兵衆在永平。乃約總

兵馬世龍。吳自勉。自薊赴永平。率之無動。而自率兵。入路進攻。遵化。既由石門至白草溝。距遵化八里。而營。娘。娘。娘。由。迺。世。龍。等。不。受。節。制。負。公。約。大。兵。驅。三。萬。騎。自。永。平。來。公。嚴。陣。以。待。先。發。一。砲。殺。百。騎。再。發。一。砲。砲。反。裂。營。中。自。焚。兵。遂。上。山。一。裨。校。請。結。陣。徐。退。公。不。聽。命。鼓。人。嚴。鼓。再。戰。自。午。至。酉。士。皆。力。戰。軍。中。矢。石。竭。人。持。短。刀。夾。公。馬。而。前。矢。集。如。雨。公。度。不。可。為。乃。大。呼。曰。死。死。負。皇。上。解。所。佩。印。授。家。丁。間。道。歸。送。巡。撫。忽。一。矢。貫。公。首。又。一。矢。中。膝。遂。引。而。絕。諸。

明季北畧 卷之五

天

將從公者。齊呼哭。震天。按營野戰死之。事聞。賜祭。葬。廬一子。

公之為人。文文肅肅。詳言之。

黨遠醇良鄉列難

黨遠醇字子真。陝西三原人。天啟乙丑進士。己巳令。良鄉。十二月。北兵薄城。屬兵堅守。力竭。援絕。遂死之。兵退。得其屍于草中。身被數創。赤身面縛。怒氣勃勃。如生。方赴。榘。時。送。座。師。侯。恪。出。都。門。恪。曰。但。願。諸。君。子。為。好。人。不。願。諸。君。子。為。好。官。還。醇。常。諷。誦。不。輟。云。



事聞贈太僕寺卿諡忠節。蔭一子入監時有保定推官李獻明奉命查勸密軍餉抵遵化。大兵至不肯他適。城陷而死。贈光祿少卿。又有保定副司何天球。永平知府張鳳奇。推官羅成功。灤州知州楊燦。香河知縣在光裕。遵化知縣徐澤良。鄉典史史之諫。教諭安上達。訓導李廷表。驛丞楊其禮。三屯純兵朱國彥。俱先後死。

已巳之役。大兵所向。有兵未至而城先空者。良鄉。涿州。香河。固安。張灣。也有城先空而兵不入者。霸州。

明季北畧卷之五

完

三屯也有先降數日而兵始至者。玉田。遷安。也有兵。趙先降而守臣不知者。遵化。永平。也有虛張聲勢而。兵不敢犯者。昌平。涿州。也有受降旗。兵過而不取者。順義。也有兵留而不攻。迹在若守若順之間者。房山。也有兵至而順。兵去而守。以援兵至而免者。樂亭。撫。甯也。總由人心不固至此。向使各城盡如寶坻。合史。應聘之。上下一心。永清。令王象雲之有備無患。昌黎。令左應選之男婦皆兵。開平。舉人之請兵捐餉。何至。一朝同歸于盡。丙如固安。令劉伸。守而不能守。所欠。

一死。良鄉。香河。遵化。三令。永平。守及推官。灤州。守與。夫三屯總鎮各官之死。皆不愧其官。而保定。司理。李。獻明。一死尤烈。永平。道。鄭國昌之死。與巡撫。王元雅。等。失地喪師。不可語于列難之列。其最劣者。則盧龍。遷安。兩令。餘若薊州。通州。三河。豐潤。官雖能守。亦將。士得力居多。時巡方董。遂初。見灤州。斗。大空城。而縣。令沈。域。舉。動。安。詳。問曰。情景若此。貴縣何恃而不恐。沈。域。從容拱手曰。以身殉之。遂初為改容以謝。卒幸。免焉。

明季北畧卷之五

完

商敬石善射

大清裨將引六百騎在嶼山。至河西忽十二騎突至。欲擒之。十二騎善射。裨將三人皆中目而死。諸軍悉前。應弦而倒。殪者甚眾。大兵悉去。刀發矢。十二人俱以手接。無一傷者。兵退。十二人追射。死者三百餘人。矢盡乃止。蓋十二人乃響馬賊。商敬石為首。聞大兵入。約其黨欲建功。至此忽遇耳。遂至通州鎮守。營報功。守將申兵部。兵部悉隸之于麾下。時大兵大隊將至河西。天津等處。聞通州十二騎殺兵四百。



乃不狂。

左應選固守昌黎何大綱戰勝

大清兵至昌黎將抵城下時邑令左應選初蒞任膽
畧過人聞報登城周望諭百姓勿恐數日當自退即
閉城治火藥兵至列藥干城俟攻時始發是藥止及
百步外亦不納砲中臨敵燃火散下須臾如火星飛
墜兵眾俱傷乃退 大兵至滹縣何大綱張洪詩率
萬騎赴救斬一將馬世龍率驍勇五百人會之奪車
輜而還。

明季北畧卷之五

三

誌異

是歲江陰城鳴時吳鼎泰為令及順治二年乙酉江
陰被屠距已巳凡十有七年。

明季北畧卷之六

錫山計六奇用賓編輯

崇禎三年庚午

誌異

正月辛巳朔京師大風覆晝晦 三月威州自鳴
或入井分退而復留又入鬼宿 五月二十二日辛
丑海豐縣有石圍數丈高丈餘忽移五十餘步
晝晦異矣元旦晝晦尤異之甚殆天地否塞之會
乎故首書之。

明季北畧卷之六

十

陝盜王子順苗美

正月陝西邊盜王子順苗美連逃兵眾至四千掠綏
德南圍韓城總督楊鶴巡撫劉廣生擊敗之賊遁復
犯清澗官兵追逐賊走西川先是萬曆時朝廷念西
軍勞苦預給三月糧以為常至是秦旱粟騰貴軍餉
告匱往往譁潰亡命山谷遂倡創民為亂時東事益
急廷議核兵餉各邊鎮成釐汰至數十萬乘亂兵多
謀而下

秦寇入山西

三月秦寇入山西犯襄陵吉州太平曲沃 四月陷蒲縣山西自河曲保興至蒲律于五百里賊目虺日橫天一字王

賊陷河曲

十一月山西總兵王國樑追賊于河曲發西洋袍砲炸兵自亂賊乘之遂陷河曲

賊陷黃甫川 秦寇

五月賊破金瑣關殺都司王廉 王子王嘉允陷黃甫川清水二營次日陷府谷縣復圍孤山堡榆林道

明季北略 卷之六

二

日貽清遣兵敗之遁入府谷縣延紱巡撫洪承疇等圍之斬獲甚衆及九月三日己卯王嘉允勾西人入掠洪承疇杜文煥從孤山進擊大破之賊伴乞降仍奪路走

白貽清號惠風常州人洪承疇字亨九閩人

楊鶴誤撫

都司艾穆蹙賊于延川清澗賊始求撫三邊總督楊鶴及陝撫劉廣生各遣材官持牌四出招賊賊魁黃虎小紅娘一丈青龍江水掠地虎郝小泉等俱給牌

免死安置延綏河西然賊降叛不常其衆僅不焚殺而姪掠如故罹毒益甚百姓有聲有司承撫臣意莫敢告而寇患成矣

楊鶴號無山湖廣武陵人

劉懋言秦寇

六月給事劉懋言秦之流賊即延慶之兵丁土賊也邊賊倚土寇為鄉導土寇倚邊賊為羽翼始數不多至近年荒旱頻仍愚民影附賊勢始大當事以不練之兵剿之不克又議撫之其剿也所斬獲皆飢民而真賊飽颺以去其撫也非不稱降聚衆無食仍出劫掠名降而實非降也

劇賊神一元

十二月己巳朔劇賊神一元等破新安縣初九日丁丑破甯塞縣據其城十三辛巳引西人四千騎入寇陷樹澗及保安諸城至明年正月副總兵張應昌擊敗之一元死弟一魁領其衆

徐孝婦剖肝進姑

李婦湖廣漢陽人幼字村民汪卷卷固貧寔為人傭

母。到。老。矣。婦。歸。卷。書。耕。暮。織。其。事。姑。勉。豚。蔬。菜。未。嘗。
。遺。之。崇。禎。已。巳。庚。午。間。大。饑。及。婦。與。卷。乞。食。食。無。從。
。乞。醫。身。身。無。從。醫。鄧。且。病。垂。絕。偶。思。猪。肝。婦。匍。匐。在。
。市。跪。求。屠。者。屠。不。與。曰。既。無。錢。勿。望。肝。也。婦。不。得。已。
。泣。歸。念。猪。肝。不。可。得。人。肝。猪。肝。味。或。同。萬。一。人。肝。可。
。醫。我。姑。姑。生。而。我。死。死。何。惜。遂。夜。半。自。引。刀。割。其。脅。
。凡。三。割。肝。不。出。將。更。舉。刀。忽。見。白。衣。姬。謂。汝。不。得。用。
。刀。法。刀。宜。橫。不。宜。直。婦。從。之。奏。刀。若。然。肝。果。出。乃。為。
。湯。以。進。姑。姑。頓。愈。當。為。湯。時。婦。全。不。覺。踰。時。創。甚。婦。

明季北畧 卷之六

四

昏。曠。復。見。白。衣。姬。者。謂。汝。無。慮。我。起。汝。婦。果。霍。然。越。
。數。年。姑。壽。終。婦。砌。上。結。草。廬。姑。墓。一。羹。一。茗。必。躬。捧。
。奠。墓。前。墓。在。山。僻。處。風。雨。晦。冥。烟。霧。四。塞。山。鬼。號。呼。
。蛇。豕。橫。突。婦。無。懼。意。自。擔。薪。汲。水。為。常。或。助。以。衣。食。
。謝。不。受。曰。勞。苦。凍。餓。不。過。死。耳。我。自。割。肝。時。死。矣。
。為。姑。活。今。死。墓。早。晚。不。論。也。漢。陽。令。楊。四。知。稔。其。事。
。奏。記。上。臺。為。請。旌。于。朝。

余讀彤史遺編見割耳斷臂詎婦人無俠氣然或
池冰雪或甘心伉儷而未必矢志壹庭號江負屍

詎女子無孝行然抱石懷沙或結念毛裘而未必
篤情姑婢割股視髮詎兒婦忘高堂然毀容傷體
或抱痛肢節而未必盡闢生死獨婦一念篤至九
死不回冒白刃而如雪此剖心以同體洵奇孝亦
至孝也可以得矣

明季北畧 卷之六

五

明季北畧卷之七

錫山計六奇用賓編輯

崇禎四年辛未

黃道周疏

黃道周。號石齋。福建鎮海人。天啟壬戌進士。授庶吉士。歷侍讀學士。有違旨。明切具奏疏。其畧曰。臣觀邇年以來。諸臣所目管心計。無一實為朝廷者。其用人行事。不過推求報復而已。自庚午春月以來。盛談邊疆。實非為陛下之邊疆。不過為逆黨而翻邊疆。使諸

明季北畧卷之七

交鋤逆黨者。無端而陷邊疆之內。至于邊疆之要塞。利害進退。取舍實無一言及之者。辛未春月而後。盛言科場。實非為陛下之科場。不過為仇隙而翻科場。使諸素無仇隙者。無端而陷科場之內。至于科場之源流清濁。屈折難易。實無一言及之。

又云。臣觀萬曆末年。林下諸臣。如鄒元標。趙南星等。二十餘人。廢棄廿年。墜成門戶之禍。今又無故取諸縉紳。稍有意識者。舉網投阱。而緩急何所得。半土之資。凡絕餌而去者。必非鱸魚。懸棧而來者。必非駿馬。

以利祿參士。則所參者必市利之臣。以筆墨驅人。則就驅者必驚駭之骨。今諸臣之才具心術。陛下備知之矣。知其為小人。而又以小人驅之。則小人之焰益張。知其為君子。而又以小人參之。則君子之功不立。天下聽此人材。不在廊廟。必在林藪。臣所嘗知識者。有和州馬如蛟。公安毛羽健。聞喜任贊化。皆倜儻有氣骨。則皆蒙譴去矣。所習聞者。青洞惠世揚。吉水李邦華。百鍊餘鋼。名滿天下。臣又未嘗領其手采。鄖陵梁廷棟。膽決機警。筆力方新。自富需為異日之用。其

明季北畧卷之七

在仕籍者。有新建徐良彥。為南大理卿。豫章曾櫻。為福建叅政。金華朱大典。為天津兵備。紹興陸夢龍。為藩司。起復武進鄒嘉生。為陝西叅藩。皆卓犖傑偉。使當一面。必有可觀。陛下必欲振作人材。當敦尚風節。表章仁義。勿使猥瑣小人。挫辱文章。廉隅之士。皆太祖品隲人材。以執古而不知變者為最下。蓋指諸庸碌。學究而言。非謂崇尙聖賢規模先正之士也。
鄒元標。號南阜。江西吉水人。萬曆丁丑進士。疏張居正奪情上怒。杖一百。謫貴州衛。已而擢給事中。

許時去天啟改元起刑部侍郎陞都御史與馮從
吾建首善書院科臣朱童蒙等疏之元標乞休去
魏璫矯制削職居無何卒崇禎初贈太子太保諡
忠介。趙南星字夢白號儂鶴直隸商邑人萬曆
甲戌進士張居正沒起歷文選考功癸巳至大計
時靜坐篝燈精心參酌有蟲巢于耳爾成而不自
覺光宗立累遷司空晉冢宰與魏廣徵崔呈秀不
合乃歸已而行撫按鞫訊坐賦一萬五千請戊代
州年餘思廟立賜赦撫臣牟志襄留滯踰三月卒

明季北畧卷之十

三

戊所戊辰贈太子太保諡忠毅任贊化字參之
聞喜人天啟壬戌進士戊辰選貴州御史疏劾溫
體仁居鄉居官種種不法廷辭侃侃工怒請河南
布政司昭磨累遷陝西參政歸卒于家

十一月時黃道周以救錢龍錫謫外中允倪元璐上
言黃道周既以蹇諤承貶劉宗周又以骯髒投間天
下本無人得其人又不能用誰為陛下奮其忠良者
上不聽

吳執御論周廷儒

八月御史吳執御論周廷儒擅權壅蔽私其鄉人塘
報章奏一字涉邊疆盜賊輒借軍機密封下部明晨
廷臣摘發短長他日敗可以捷聞功可以罪案也皇
上見廷儒摘發細事近于明敏抑知特借此以行其
私耳土切責之執御疏凡三上俱留中

張舜憲總理錢糧

九月命太監張舜憲總理戶工二部錢糧初上既罷
諸內臣外事悉委督撫然上英察輒以法隨之多不
稱任使二年大清兵南下京師戒嚴乃復以內臣

明季北畧卷之十

四

視行營自是御憲四出動以上官威倨加于庶司羣
相壅蔽矣

吳姓賑撫

正月己亥命御史吳姓資金賑陝西飢荒招撫流賊
諭曰陝西屢報飢荒小民失業甚者迫而從賊自罹
鋒刃誰非赤子顛連若斯今特發十萬金命御史前
去的被災處次第賑給仍曉諭愚民卽或脅入賊黨
若肯歸正卽為良民嘉與維新一體收恤四月吳姓
西行至延長寇聚城下諭以禍福分賑之賊各解散

游賊聞之皆回受賂。賊七千有奇。

楊鶴受降

二月賊圍慶陽。總督楊鶴在邠乾。不即援。及三月張應昌等始援之。賊圍解。初九日癸未。賊帥孫繼業等來降。鶴受之。四月十六日己未。賊帥一魁降于鶴。鶴責數其罪。俱伏謝。一魁有戰騎五千。鶴修其事。土官乞賜一二萬金。賑濟。又上巡撫練國事。北征商維賊亦求撫于國事。從之。二月廿七日庚子。賊滿天星降于鶴。鶴選其驍勇置營中。散其黨萬二千人。即命其

明季北略卷之七

五

魁分勒回籍。未數月皆畔去。二十九壬寅。賊自合水保安逃出。攻中部。降丁內應。城降。七月賊首上天龍馬老虎獨行。復掠鄜州。鶴與王承恩等擊破之。上天龍以二千人降。給事中孟國祥曹履泰各奏撫賊欺飾之弊。是月癸未。逮鶴下刑部獄。論戍。以主撫被欺也。初土以鶴力主撫議。縱賊殃民。實為首禍。必欲誅之。緣欲用其子嗣昌。故貫其死。八月神一魁復叛。提甯塞官兵攻圍之。其黨黃友才斬一魁以獻。未幾友才復叛而遁。

賊分三十六營

先是三年正月。賊帥王嘉允陷府谷縣。四年正月十六日庚寅。又掠華園溝。副總兵曹文詔擊却之。及六月朔癸卯。文詔擊斬嘉允于陽城。其黨復推王自用為首。號曰紫金梁。其黨自相名。有老回回。八金剛。閻王。關將。八大王。掃地王。闖塌天。破甲錐。那紅娘。亂世王。混天王。顯道神。鄉里人。滿地草。等分為三十六營。洪承疇巡撫延綏。

明季北略卷之七

六

洪承疇字亨九。福建泉州府晉江縣人。萬曆丙辰進士。年二十三。督學浙江。擢陝西參政。庚午。巡撫延綏。辛未四月二十四日丁卯。承疇令守備賈人龍。勞降者酒降者入謝。伏兵斬三百二十人。降賊不沾泥。擁眾脅賞。復攻米脂。總兵王承恩侯傑極率兵至葭州。承疇與副總張應昌亦至。連戰始遁。追至西川。斬三百餘級。賊溺死無算。不沾泥懼。率百騎逃閩山嶺。都司馬科等追之。盡殲其騎。不沾泥乃降。殺賊目雙超虎。縛梁金龍以自贖。七月十五日丁亥。曹文詔合督撫四鎮之兵擊賊。連

敗之賊奔東北延安慶安千里內暫安

山西寶莊

七月二十二日甲午賊趙四兒率六千餘人真渡山西入沁水縣縣東北有寶莊係故忠烈銓里居先是銓父尚書五典謂海內將亂築墻為堡甚堅至是賊犯寶莊五典銓已死銓子道濟道澤俱官京師惟銓妻霍氏守舍眾議棄堡避去霍氏語其少子道陰曰避賊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賊身更不免等死耳死于家不猶愈死于野乎且我堅守賊必不得志乃躬率

明季北星卷之七

僮僕為守禦賊至環攻之堡中矢石並發賊傷甚眾越四日乃退其避山谷者多遇賊姪殺惟張氏宗族得全冀北兵備王肇生表其堡曰夫人城

洪承疇擒趙四兒

八月初二日癸卯總兵賀虎臣擊斬賊首劉六等西路漸平 壬辰命洪承疇總督陝西三邊張福臻巡撫延綏承疇擊賊趙四兒擒之趙四兒一名點燈子起青澗綏德奔安延西間往來秦晉沿河郡縣多苦之至是伏誅平陽相安其黨黑煞神起又有過天星

蝎子塊等賊中部官軍攻圍兩月不下十月曹文詔及張福臻兵其至克之

吳廷奏官賊之語

先是陝西巡撫李應湖言秦賊旋撫旋叛上命吳廷確查至是廷報聞曰延慶地亘數千里土瘠民窮連歲旱荒盜賊蜂起脇從甚眾幾于無民近安軍南剿賊望風潛逃相繼招安滿天星降于榆林餘賊遂從而北降者雖散回原籍仍復劫掠于是有官賊之語而人入致恨于招撫之失事點燈子眾五六千在青

明季北星卷之七

澗旋撫旋叛慶陽施臨庵劉六等亦嘗受撫今攻陷中部者皆其眾也又降賊獨頭虎見大兵之來已出韓城潼關道臣胡其後猶追送贖錢九十萬賊復橫索一一給之惟謹要挾重貨之說有自來矣為今之計集兵合剿殲其渠而餘眾自破明賞罰而士氣自鼓秦事猶可為也

上書擒趙四兒劉六而此奏其覆叛者益疏出而賊擒也

趙大充斬婦人首

賊獨頭虎。五部恣掠。副總兵趙大允在韓城。去賊營二十里。不敢出戰。士人強之出報斬五千級。驗之則率婦人首也。給事魏呈潤劾大允落職。

譚雄陷安塞

十月陝西賊陷宜川。十一月初七日。丙子。陝賊譚雄陷安塞。襲掠一空。仍乞撫。閏十一月王承恩斬之。

混天猴陷甘泉

初六月二十三日辛酉。鄜州賊混天猴等謀襲靖邊。張應昌敗之。二十五癸亥。混天猴獨行狼等自甘泉

明季北略卷之七

犯合水。承嘯率兵擊大敗之。混天猴等乞降。至十一月。混天猴勾盜陷甘泉。劫餉銀十萬八千兩而後。引

縣郭永圖。河西兵備張允登戰死。十二月陷宜君。又陷葭州。兵備僉事郭景嵩死之。二十六日甲午。寧遠

總兵孫顯與賊六戰俱捷。

張獻忠起

獻忠。榆林人。幼有奇力。兩眉竦豎而長。面有微麻。徧體生毛。天性好殺。不耐久靜。初從塾師與同舍生。誑一。撲殺之家。賞數千金。一時俱盡。父大怒逐之。飄

泊異鄉。或異其貌。問之知文而勇。收以為子。與之遊。師復與同學者爭。更毆死兩生。逸去。聞老回回馬守應等起兵。遂往投軍。守應一見奇之。初為小卒。號為黃虎。已而屢立戰功。有黨五百人。陝撫猶輕之。曰此小賤耳。不足煩大兵。俄聚徒千人。後遂有眾。由是橫不可制矣。十三寨賊目以強暴。屢奪寶物。與之相軋。獻忠亦不欲受制于人。即分兵立營。自為一軍。號西營。八大王。屢破郡邑。及崇禎四年十月。率眾一千人。就撫于總督洪承疇。至次年三月復叛去。

明季北略卷之七

大清兵入塞

六月。大清兵大舉圍大凌河城。巡撫丘禾嘉遇于長山敗績。

詭異

三月初八日壬午。大風霾。五月。大同宣垣等縣。雨雹。大如卧牛。如石且徑丈。小如拳。斃人畜甚眾。六月初八日庚戌。臨隰縣雷風。忽風霾傾樓。拔木。磚瓦磁器。翔空落地。無恙。鐵者皆碎。山東徐州大水。霾風而雨土也。晦者如物塵晦之色也。雹雨水也。

盛陽雨水溫暍。陰氣勝之不相入。則轉而為雷雨。程雨習。總是陰晦慘毒之象。而雹六且徑六。尤史書不經見者。至于磁瓦無恙。鐵者皆碎。則又屬子所云黃鐘毀棄。瓦釜雷鳴之謂也。天蓋明不以玉碎瓦全之意乎。是時賤者得志。貴者淪亡。光于此矣。予每于卷末以誌異附之者。知天變人亂亦會賞劫運耳。

張真人請雪

是歲六月。真人在京師。上欲試其術。使之請雪。真人

明季北畧卷之七

十一

遂于初七日登壇祈請。令諸法官作事。及十二日雪

果下。凡求五日也。庚戌九月十九日江
西法師董言元述

明季北畧卷之八

錫山計六奇用資編輯

崇禎五年壬申

元旦異雪

元旦雪積旬厚。至四五尺。飛簷選閣。有巨人面形。鬚眉畢具。及人馬交馳跡。識者占兵戈之象焉。出邑錄

賊流秦晉

正月朔己亥。大風霾。延緩賊偽米商入宜君縣。陷之。復陷保安。合水。流入山西者。陷蒲州。永甯。大掠四出。

明季北畧卷之八

十一

山西巡按羅世錦歸咎于秦。謂以鄰為壑。給事中裴君錫晉人也。上言請責成秦之撫鎮。驅之回秦。而後再議剿撫。當事無識如此。

昔米元章為令。邑有蝗。百姓驅之出境。隣令怒其害已。元章移牒。戲曰。敝邑既能驅去。貴縣何不驅來。讀之噴飯。世錦之愚。與鄰令何異。王新建既擒甯王。苗武宗始至。羣小倖功。欲縱之復戰。是以兵為戲。夫君錫之見亦猶是也。謀國如此。賊安得不恣乎。

洪曹破賊

正月洪承疇曹文詔擊敗賊于埋安堡郝臨菴可天飛為官軍所敗。獨行狼逃入其伍。耕牧鐵角城為持。久計承疇文詔擊破之。斬可天飛。其二賊亦生得。就誅。文詔忠勇善戰。承疇與下同甘苦。得士卒心。轉戰四載。斬級三萬。西人稍稍休息。然亦憊甚矣。

西澳之捷

正月甯塞逸賊合瓊慶諸寇屯鎮原之蒲河。欲犯平原。走鳳翔漢中。陝撫練國事總兵董志義遣兵各守

明季北略卷之八

要害。賊遂不敢出。既而洪承疇從鄜州間道至曹文詔以臨洮兵至。賀虎臣兵亦至。會于西澳。各夾擊賊。大小十餘戰。追奔數十里。斬首千餘級。傷墜無筭。而甯塞之寇息矣。惟渾天猴等尚據襄樂。練國事遂移鎮甯州。時以西澳之捷為用兵來第一。

馬鳴世論三秦

正月陝西原任通政使馬鳴世上言。三秦為海內上游。延安慶陽為關中屏障。榆林又為延慶屏障。無榆林必無延慶。無延慶必無關中矣。乃自盜發以來。破

城屠野四載于茲。良以盜眾我寡。盜飽我飢。內鮮及時之餉。外乏應手之援。揆厥所由。緣廟堂之上。以延慶視延慶。未嘗以全秦視延慶。以秦視秦。未嘗以天下安危視秦。而且誤視此流賊為飢民。至今勢焰燎原。莫可撲滅。若非亟增大兵。措大餉。為一勞永逸之計。恐官軍驚于東。賊馳于西。師老財匱。揭竿莫禦。天下事尚忍言哉。

後十年自成定三秦。蹂燕趙。而天下隨之。馬生之言。若操左券。

明季北略卷之八

馬鳴世號岫旭。武功人。萬曆丙辰進士。除洪洞知縣。清廉慈惠。士民尸祝之。以治行高等。徵拜御史。和啟甲子。巡按山東。再視京營。以忤權削職歸。崇禎戊辰。起原官。疏論冢臣王永光為逆。瑞倫。董。用高捷。史。莖。兩邪臣。夫莖捷為霍維華等逆黨。云云。尋陞順天府丞。遷通政。壬申陞。操江副都御史。乙亥陞右都御史。歸里居久之卒。

高迎祥諸賊

二月甯塞通賊復熾。二十二日庚寅。賊夜入鄜州。兵

楊會事郭應起死之。三月二十有五日壬戌。陝賊
 陷莘亭。知縣徐兆麒任職七日。逮至竟坐。棄市。上頗
 心惻。溫體仁不為救人。皆寃之。四月。湖廣流寇自
 興國入江西。永和吉安等處。張獻忠復隨賊首高
 迎祥。王自用等寇山西諸郡縣。七月。山西賊陷大
 同。八月。曹文詔擊賊甘泉。敗之。九月。山西賊破
 沁縣。賊魁豹五等據其城。又陷修武。殺知縣劉鳳翔。
 焚掠武涉。暉縣。遂圍懷慶。上以藩封重地。切責河南
 巡撫樊尙景。殺賊自贖。十月。詔副總兵左良玉將兵
 二千五百人援懷慶。

高宏圖削籍

三月。工部右侍郎高宏圖上言。臣部有公署。中則尚
 書。旁列侍郎。禮也。內臣張彝憲奉總理兩部之命。備
 陳其上。不亦辱朝廷而褻國體乎。臣之為侍郎也。貳
 尚書。非貳內臣也。國家大體。不容不慎。故僅以川堂
 相賓主。而公座毋甯已之。雖大拂彝憲意。臣不顧也。
 且總理公署。奉命別建。則在臣部者。宜還之臣部。豈
 不名正言順。而內外平。早以軍興。餉事重。應到部驗

核不聽。宏圖遂引疾求去。疏七上。竟削籍。
 七月。以司禮監太監曹化淳提督京營。

周鏞論用內臣

十二月。南禮主事周鏞上言。內臣用易而去難。此從
 來之通患。然不能遽去。猶冀有以裁抑之。今張彝憲
 用而高宏圖之骨鯁不可容矣。金鉉之撫。廬雖幸免。
 罪以他事中之矣。王坤用而魏呈濶以救胡良機處
 矣。趙良曦以直糾扶。同處矣。鄧希詔用而曹文衡以
 五結投間矣。王宏祖以禮數苛斥矣。若夫孫肇興之

明季北畧卷之八

傲直李曰輔。熊開元之慨慷。無不罷斥。尤可歎者。每
 讀邸報。半屬內侍之溫綸。從此以後。草菅臣子。穢褻
 天言。祗狗中貴之心。將不知所極矣。上怒其切直。削
 籍。禮部員外郎袁維成。疏救之不聽。
 以司禮監右少監劉芳。譽提督九門。

皇子生

四月庚辰。皇三子慈煥生。九年八月。皇五子慈
 生。十二年三月。皇子慈煥生。十三年八月。辛亥。皇
 七子慈煥生。十五年三月。封承王。

孔有德陷登州

初崇禎四年六月乙酉孔有德攻青州。庚寅攻登州。五年正月初二日庚子張可大令副總兵張壽等與有德戰。壽兵忽戴紅巾反兵擊諸軍。可大兵殲焉。游擊陳良諒等死之。初三日辛丑登州城陷。十三日辛亥有德破黃縣。十七日乙卯以徐從治巡撫山東。謝璉巡撫登萊。四月十七日癸未有德攻巢城。徐從治砲傷卒。六月癸卯有德殺萊州知府朱萬年。九月十四日乙酉有德復入登州城。官軍圍之。十一月有德

明季北畧卷之八

六

賊首名號

是歲登萊兵變。因調關甯兵馬步二萬討平之。朝議欲乘戰勝。精甲渡河。進剿兵部尚書張鳳翼家本山。西慮其驅賊入晉也。阻之。盡放道兵出關。賊遂得渡河。而南因入豫。入楚。入安。虜賊首之有名號者。在秦則稱紫金梁。王和尚。滿天星。蝎子。鬼老。回回。一字王。劉小山。邢管隊領兵王整齊王。關場王。劉姓。過天星。

張五。南營八大王。八爪龍。余姓。西營八大王。張獻忠。

二隊八大王。不沾泥。混世王。曹操。亂世王。八隊。關將。

張姓。張飛。九條龍。五條龍。賀雙全。高總管等二十四。

家。晉豫則稱英王。王鎮虎。宋溫。趙合軍。曹操。過天星。

真計。郝光。混天星。荆聯子。過江王。混世王。大膽王。征。

西王。福壽王。齊天王。密靈王。閻和尚。老回回。上天龍。

出。獵雁。黑心虎。擄山虎。新一字王。西營八大王。南營。

八大王。北營八大王。混天王。紫金梁。上天王。領兵王。

閻王。老邢。四隊。六隊。八隊。關場。天順。義王等三十二。

明季北畧卷之八

七

營各擁眾數萬。少者萬計。蹂躪直省。無虛日時。李自成方依閩王高氏。與劉良佐自結一隊。號閩王。名不。大者。

百官進馬

十二月令百官進馬。三品以上。各貢一匹。餘各進俱。納于御馬監。賞資金買之本監也。否則雖駸驥亦却。之。

誌異

四月三十日丁酉夜江甯地震。九月西安霖雨穀。

其粒長于常稍差黝黑 十二月二十五日黎明無
錫白霧蔽空。飛雪如霰。着樹木悉成花。朶及環珞刀
劍之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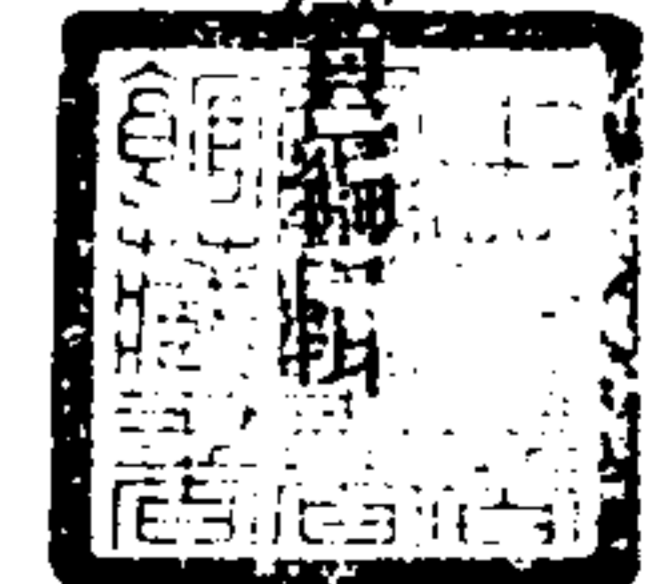
明季北畧卷之八

明季北畧卷之九

錫山計六奇用

崇禎六年癸酉

周延儒罷相



先是元年三月。周延儒為禮部右侍郎。二年十二
入閣辦事。至是正月。為宣府閱視太監王坤所劾。
上疏乞罷。不允。左副都御史王志道。上言。王坤內臣
不宜侵輔臣。上詔。郡臣于平臺謂志道曰。遣用內臣。
原非得已。朕首其明。何議論之多也。昨王坤之疏。朕

明季北畧卷之九

責其誣妄。乃廷臣舉劾。莫不牽引內臣。豈處分各
官。皆為內臣耶。志道奏曰。王坤直劾輔臣。舉朝皇皇。
為紀綱法度之憂。臣為法度惜。非為諸臣地也。上曰。
廷臣於國家大計。不之言。惟因內臣在。與不利。奸佞
乃借王坤疏。要挾朝廷。誠巧佞也。因詰志道者。再延
儒曰。志道非專論內臣。實責臣等。溺職上色。稍齊。日
職掌不修。沽名立論。何堪憲紀。上命志道退。延儒遂
放歸。

知推官員

二月諭吏部舉潛脩之士。科道不必專出考選。館員須先歷知推垂為法。

先是館員多選庶吉士。至是以時方多故。欲知郡邑利弊。而重知推。亦時事之一變也。

內官監紀

五月諭兵部。流寇蔓延各路。兵將功罪應有監紀。時命太監陳大金。問恩印。謝文舉。孫茂霖。為內中軍會。各指道分人。曹文詔。左良玉。諸營紀功過。催糧餉。仍發內帑四萬金。素紅。蟒段四百匹。紅素千匹。軍前給

明季北略卷之九

二

賞

用內官為監紀。即唐之魚朝恩。觀軍容使也。其失甚矣。嗚乎。朝廷雖乏人。奈何使刑餘之人。與知軍國重事哉。

山西賊

三月十五日丙午。山西兵擊賊于陽城北。時張道濬得罪家居。設伏于三纏凹。賊至伏起。生擒滿天星。巡撫許門臣。麻得閣下。奏道濬功第一。四月五日丙寅。賊陷平順。二十四日乙酉。曹文詔敗賊于陽城。五月

二十九日庚申。文詔襲賊于偏店。賊盡南奔。諸將會兵逐之。奪馬騾數千。賊自邯鄲南走。六月賊陷河順。七月六日丙申。陷樂平。十一日辛丑。陷永和。旋陷沁水。十月賊至雷音。尋據五臺山。其中新儲皆具。險阻足守。官兵不敢擊。

河南諸賊

賊在河南。沿山州縣。無處不到。正月十五日丁未。左良玉敗賊于涉縣之西。斬其渠賊。望其旗幟皆糜。然賊勢尚熾。謀犯河南。副將芮琦戰死。武安。二月賊陷

明季北略卷之九

三

林縣山中。仇民相望而起。良玉敗績于武安。兵七千先後失亡。殆盡。中軍曹鳴鶴陷沒。趙塞河南。賊益熾。長驅保定。兵備虛象。昇禦劫之。三月。詔總兵鄧玘將川兵二千。益以土司馬鳳儀兵。馳赴河南。未幾鳳儀敗。及賊入清化。游擊趙效忠登屋擊賊。墮地死。游擊陶希謙在武安。出禦賊。會日暮。移營賊乘之。落懸死。左良玉馳救清化。賊方去。後賊武安。勝之于三井。獲賊首小秦王。曹文詔自晉來。援涉。勝于毛嶺。四月。河西賊自輝縣入清化。鎮所在。守將敗。又部臣以河南

不塞大行之險。揖益使入。撫臣不得無罪。五月。河北賊陷涉縣。賊盡至磁州。衆十餘萬。長可五六十里。兵鄧也與良玉會兵彭城尾至林縣之清池柳泉。擊敗之。殲其尖騎九天聖等八十一人。其分股犯衛輝者。巡撫元嘿自乘城以却之。六月。川兵潰于林縣。潞王告急。辛酉。左良玉破賊于懷慶。賊盡奔太行山。泰將湯九州領昌平兵至豫。時賊爲鄧左周爾敬三家兵所追。方從林走輝。九州自涉來林。闖賊之中堅。勝于馬鞍山。斬賊首混天王。賊從林奔懷濟。鄧左追擊。

明季北畧卷之九

大敗之。賊奔潰沿河從溫孟至武涉。遂入山復回林縣。時湯九州駐兵水治居安林磁武四邑之要路。七月。賊屯彰德。復以閻思印同總兵張應昌合剿。分陽知縣費甲鏢以供應。逼投井死。八月。有陽邑鎮科泉清涼山。九龍山。王凱塞原康村。湖南七捷。斬獲賊目混天猴等。湯九州功居多。左良玉有河村柿黃山。入侍三捷。俘斬新立一字王殺盡王等。戶兩敵有都里馬鞍山二捷。是月。京營副將王樸以禁旅六千至彰德。九月。有原康層底涉縣三捷。斬獲飛天聖等兵。

勢大振。賊棄妻子走北。奔五臺山。既而復回京營尾于後。湯左扼于前。京營勝之于九侯石坡牛尾。湯兵勝之于青店沙岡。賊勢窮迫。十一月。賀繼全新虎等因京營乞降。然焚掠如故。湯九州在林縣連戰三日。勝于兩全口。再勝于安陽夏村。又勝于旁坐寨清涼山。共擒斬四百餘級。左良玉又勝之。斬二百級。晉兵曹變蛟亦勝之于涉縣。守備許志忠孔道興等併力進剿。賊前隊已連夜走濟源垣曲。遂以二十四日乘冰渡河而南。二十六日破澗池。十二月朔。已未。破伊。

明季北畧卷之九

五

陽初二庚申。又破盧氏。賊渡河後。殺掠更慘。初止左帥一軍。尾後雖有盧氏銀洞溝。刀環川柳泉之捷。而賊衆四掠。維陽新安陝州靈寶閿鄉盧氏永濟汝州魯山葉縣舞陽遂平。確山信陽南陽裕州泌陽桐柏浙川新野內鄉等州縣。賊無不至。十二月十九日。賊至鄆城。勢逼開歸。會日暮雨雪。巡撫元嘿起湯九州于床。日事急矣。宜乘夜襲之。卽晚勝之于吳城鎮。追殺六十里。殺賊盈野。斬四百餘級。明日。又追及于橫山鎮。斬六百餘級。皆殺賊強壯。二十日。左帥有保安。

之捷。有趙左之捷。又有平上關黑山之捷。至七年甲戌正月初一日。巡按劉令譽督京營有牛蹄泚之捷。出其不意。斬級踰千。得此三路大捷。賊始狼狽走楚。河南乃寧。蓋賊最畏曹文詔。其標將曹變蛟更驍勇。時為之謠曰。軍中有一曹。流賊聞之心膽掉。次左良玉湯九州。若京營兵。賊甚輕之。

明季北略卷之九

十二月二十二日庚申賊假進香客犯鄆西二十五日癸巳陷上津。

鄧祖禹罵賊

鄧祖禹字又元湖廣蘄水人。習騎射。中萬曆己未武進士。選瀋陽守備。未幾。大清兵至。祖禹入陣多格殺。中矢墜地將死。夜半乃甦。呼城入。負矢如蟬。創甚。遂告歸。尋起宣府守備。崇禎初。京城困。申甫全軍皆沒。祖禹提兵過于蘆溝橋。殊死戰。勢稍卻。晉涿州副總兵。流賊亂。移鎮黃德。守孝感。忽報應城破。巡撫

檄往援。所携止七百人。比至寂然。甫入城。相度賊四面掩至。圍數重。祖禹破圍。退保西門外。顧左右曰。吾受國厚恩。誼當血戰以報。皇上突圍得出。幸也不則以死繼之。復何言。圍堅不得出。遂被執。賊素敬祖禹。解其縛。治酒安上坐。且羅拜曰。須公為我作一主盟。祖禹曰。朝廷福大。諸賊何敢如此。賊請之。至再。祖禹罵益厲。曰。若此須換卻心肝。張獻忠怒曰。換卻汝心肝亦不難也。遂呼眾曳出。縛大樹上。剖心。河所殺之。

附記

明季北略卷之九

高迎祥距楚九十里。安營楚都督鄧祖禹率總兵張全。副將楊世恩。先鋒鄧天河。參將李文雲。游擊朱世盛。坐營王可貞。把總鄭新泰。千戶金得功。百戶馮迎勝。哨可畢烈英等。以五千人進追殺二十里。迎祥將遁。馬守應曰。再戰不勝。走未晚也。遂率眾與鄧天河戰。守應被殺。走。天河傳令發七砲。擊傷甚眾。驅兵追逐。迎祥大懼。羅汝才舉力砍天河。天河挺鎗迎戰。汝才佯走。天河逐之。汝才密取箭射中眉心。天河墜馬。被賊斬首去。祖禹歎曰。吾子勇冠三軍。今乃為國

傾生惜哉。復督張全昌進兵。止千人與賊將過天曉。遇卽敗。更遣楊世恩統兵禦之。不戰而走。為滿天。追獲而降。祖禹怒親率眾出。忽風雪大作。士卒寒慄。火藥盡濕。祖禹仰首歎曰。天何困英雄若此。遂冒雪突前。混世王被鐵簡擊回。劉國能劔傷左足而敗。整世王復擊背走。迎祥大駭。悉眾出戰。遂謂祖禹曰。倘將軍不鄙。願求為帥。幸尊裁之。祖禹大怒曰。逆天叛賊。敢胡論耶。吾忠心報國。特來剿汝。于是朱世盛李支雲七將出戰。賊管混天王掃地王等九人圍之。揮

明季北畧 卷之九

戰良久。賊眾突進。入將被擒。迎祥親釋祖禹。縛羅拜曰。誤犯尊顏。望乞恕罪。願將軍為總主。萬勿過辭。祖禹罵曰。吾赤心報國。忠臣豈負聖主。投賊乎。迎祥再三諭之。祖禹罵不絕口。迎祥大怒。叱左右縛之。且曰。取地心來看。果赤否。祖禹出歎曰。妻子已矣。所恨老母不自見耳。然自古忠臣為國忘家。求真不如。此予亦何憾。須天剖心。獻上迎祥。見不亦歎曰。真忠臣也。命逮之。餘七將俱被殺。上眾悉降。收總兵汪見國。擒獲安府。應城縣令張紹。紹登子指賊大罵。賊怒。殊之。

一時義焉。既殺紹登。縱兵肆掠。

前出正錄謂獻忠而剖心則一。况張高俱賊魁也。

陳奇瑜威著開陝

八月二十八日丁亥。陝西敗攻隆德。殺知縣曹彥芳。分守固原參政陸夢龍戰于殺德城下。死之。十二月二十七日丙戌。賊陷鎮安。時秦賊既盡入晉。流突幾輔。河南至數十萬。而延綏賊首鑽天哨開山谷。猶據永甯關前。阻山險。下臨黃河。負固數年。不下延綏。巡撫陳奇瑜謀取之。乃陽傳總制檄發兵。簡眾七千。

明季北畧 卷之九

人抵延州。因潛師疾走入山。賊不虞。大兵至。倉皇潰。遂焚其巢。縱擊斬首千六百級。二賊死。分兵擊賊首一座。城斬之。延水賊悉平。奇瑜威名著開陝。

誌異

正月朔癸巳。大風霾。日生兩珥。二月癸亥朔。建昌軍家生豕。一首三身。八蹄二尾。六月河南大旱。密縣民婦生旱魃。澆之乃雨。八月。襄城縣沙雞數萬。自西北來。涉雞固沙漠。產今飛入塞內。古者以為兵兆。十一月初八日甲辰。洮州衛地震。二十四日壬

子定遠坐龍洞內銅鼓有聲甲寅又有聲先年奢直
敗聲聞三日崇禎二年有聲東兵犯永 是歲陝西
山西大饑

六月二十四日大風下午益烈雨五六寸水頓長三
四尺。牆壁多倒。有壓死者。風聲如雷。大楊盡拔。門首
橋板重三四百觔。飛起落河中。凡異風猛雨一晝夜。
次日黎明始息。天色陰慘。子過橋南。見鵲多死。田涸
下江湖河海間人死無算。靖江夜半江水泛溢入城。
陷牛壁。廿五辰時方退。城外人多死。通州瓜州等

明季北略卷之九

皆淹。自南都下至杭州。雖或無雨之處。而風俱甚大。
六合縣無雨。而水亦長五六尺。松栢多拔。時子年十
二。從家孟伯雄讀書廳左。聞風聲刮烈。頗恒先君子
歎曰。歲其歉乎。

昔康節先生于河南府天祿橋聞杜鵑聲。卽知南
人作相。禽鳥固得氣之先者。今襄城爲開封屬邑。
而莎雜飛入。地氣自東而南矣。殆 大清得中國
之徵乎。當不止兵焉已也。

明季北略卷之十

錫山計六奇用寶編輯

崇禎七年甲戌

袁繼成論謫言官

正月謫給事。李世祺于外。以劾大學士溫體仁吳
宗達也。山左提學袁繼成上言曰。養鳳欲鳴。養鷹欲
擊。今鳴而捕其舌。擊而繼其羽。朝廷之於言官。何以
異此。使言官括囊無咎。而大臣無一人議其後。大臣
所甚利。忠臣所深憂。臣所爲太息也。且皇上樂聽讜

明季北略卷之十

言而天下誤。以攻彈大臣爲天子所厭聞。其勢將披
靡不止也。上以越職言事切責之。

袁繼成論拜內官

總理太監張夔憲請入覲官投册以隆體統。許之時
二月也。袁繼成上言曰。士有廉恥。然後有風俗。有氣
節。然後有事功。今諸臣未覲天子之光。先拜內臣之
座。士大夫尙得有廉。乎。逆璫方張。時義子乾兒。昏
夜拜伏。猶以爲羞。今日晝公庭。恬不知怪。所爲太
息也。上以越職言事責之。張夔憲奏辯覲官參謁。乃

尊朝廷。繼咸復。上言尊朝廷莫大于典例。知府見藩臬行屬禮典例也。見內臣行屬禮亦典例乎。諸司至京投冊吏部各官典例也。先謁內臣亦典例乎。事本典例。雖坐受猶以為安。事創變憲。即長揖抵增其辱。高皇帝立法內臣不得于外事。若必以內臣繩外臣。會典所不載。主仍切責之。

信州內臣

二月監視登島太監魏相。以給事中莊鰲獻上太平十二策。內請徹監視。因求罷上不允。因鰲獻于外。

明季北畧卷之十

二

五月陝西按察副使賀自鏡奏。監紀太監孫茂霖玩寇宜府太監王坤奏。監軍紀功罪耳。追逐有將吏在果如自鏡言。則地方官罪不在茂霖下矣。士不問六月。敘禁旅功。陰太監曹化淳。世襲錦衣衛千戶。袁禮揚朝進。盧志德各百戶。以擊盜屢捷也。

論罷監視太監

六月罷各道監視太監。諭曰。朕御極之初。徹還內鎮。舉天下悉以委之。大小臣工。比者多營私罔恤民艱。廉謹者又迂踈無通論。己巳之冬。京都倭兵宗社。

恐此士大夫負國家也。朕不得已用成祖監理之制。分遣各鎮。覽視添設兩部總理。雖一時權宜。亦欲諸臣自知引罪。今經制粗立。兵餉稍清。諸臣亦應知者。其將總理監視等官。盡行撤回。以信朕之初心。惟爾甯密邇外境。高起潛兼兩鎮。暨內臣提督如故。

倪元璐請徹監軍

十一月侍讀倪元璐上言。邊臣之情歸命監軍。無事稟成爲恭。寇至推委百出。陽以號于人曰。吾不自由也。陛下何不信賞必罰。以待其後。而必使近習之人。

明季北畧卷之十

三

該之鋒。鑄又使藉口。迄用無成。故始陛下日行之有績。即徹今行之無績。益宜徹不聽。

陳子壯與溫體仁有隙

禮部右侍郎陳子壯嘗謁大學士溫體仁。體仁盛稱主上聖神。臣下不宜異同。子壯曰。世宗皇帝最英明。然廟廟之議。勛威之獄。當日臣丁猶執持不已。皇上威嚴有類。世宗而公之恩。遇孰與張桂。但以將順而廢。臣救恐非善。則歸君之意也。體仁意沮。遂成嫌隙。

陳奇瑜總督五省

二月進延綏巡撫陳奇瑜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山西河南湖廣四川軍務。賊所向隨方勦撫。先是賊既蔓延秦晉楚豫之郊。流突無定。廷議以為各鎮之事權不一。互相觀望。宜以重臣開督府統攝諸道兵討賊。上允之。僉議洪承疇因陝西三邊所恃。未可輕易。故有奇瑜之命。

李自成降叛不常

洪承疇精韜鈴。率曹文詔曹變蛟賀人龍等。凡破賊于甯塞。於西安。於延北。於西濠。於莊浪。斬賊渠神一。

明季北略 卷之十

四

魁等招降中斗星等。先後勦獲甚眾。山是張獻忠與延安賊李自成奔盩厔間。六月陳奇瑜圍自成于漢中車廂峽。會連兩四十日。弓矢俱脫。賊馬乏芻死者過半。自成窘乃自縛乞降。奇瑜許之。各給免死牌。籍七月七日辛卯。賊至鳳翔。藉口奉督撫檄。安插城內。守臣知其詐。給以門不啟。須臾城上先登二十六人。盡殺之。奇瑜因借為辭。劾地方官紳。擄僕撫局。命提騎遠寶。難知縣李嘉彦鳳翔紳孫鵬等五十餘人下獄。

李自成陷登城圍郃陽門。洪承疇兵至解圍去。轉冠平涼邠州。八月自成陷咸陽。殺知縣趙濟昌。官兵至賊棄金帛。餌官兵。竟西遁。屯乾州。招之不聽。復陷隴州。賊到處烏合。簡精壯為前驅。收婦女老弱。急則用之。餌官軍。故諸臣動稱斬賊報捷。賊勢實不減。

陳奇瑜報降賊一萬三千有奇。先是眾賊為洪承疇所逐。竄漢中。二月陷典山。王申入瞿塘。陷夔州。三月川兵敗賊于巴州。據巴西諸險。賊不能度。且飢無所得食。故乞降于奇瑜。奇瑜降檄諸部。按甲無動。遣官

明季北略 卷之十

五

監護降者。且檄所過郡邑。為具糗糧。傳送之。諸賊舉無降意。又未大創。徒以飢疲困于地險。不得逞。既度棧道。已出險。漸不受繩束。仍事殺掠。所至罷市。賊遂盡殺監視官五十員。攻陷麟遊。永壽。勢不可遏矣。此八月事。閏八月陳奇瑜至鳳縣。時賊益熾。北接慶陽。西至鞏昌。西北至邠州。長安西南至盩厔。寶雞。始二十萬。奇瑜始悔其見愚。急分兵出禦。而兵已寡矣。九月賊陷靈臺。崇信。白水。涇州。復陷扶風。

洪承疇遣總兵左光先等援隴州賀人龍圍始解十月左光先擊自成于高陵富平間斬首四百餘級自成伴求撫真甯知縣王家永遠信之出城招諭夫其甲甲寅陝西巡按傅永淳上言漢南降賊陷城破邑所在駭然皆由奇瑜端主招降謂盜心已革不許道遂訊詰故郡邑不敢問開門揖盜勦撫兩妨皆奇瑜之流毒也山西巡撫吳姓亦言招安流盜最宜慎重彼狼子野心勢難馴伏况邊地窮荒無居無食僅日免死遂甘心易慮乎哉上以秦盜猖獗速巡撫練國

明季北畧卷之十

六

事命李喬巡撫陝西十一月削總督陳奇瑜職賜勅十二月進洪承疇兵部尚書總督河南山西陝西湖廣保定真定等處軍務其總督三邊如故自縛乞降賊窘甚矣雖不即殺亦宜分遣乃給牌以遺後患豈計之善者宜物議之沸騰也

高傑降賀人龍

八月二十四日賊先鋒高傑降于賀人龍初傑與李自成同夥有驍勇名稱翻山鶴自成掠得邢氏以貌美嬖之將出掠留輜重家口于老營令劉良佐守外

營傑護內營有急互相救應置兵守之自成既出邢氏便婢遺傑嘉旨及白綾悅遂與之通傑懼事泄擊邢氏及家丁五十人降于賀人龍人龍率以襲賊卻之良佐聞因有歸朝意

龐瑜死節

附王瑞冕

龐瑜字堅白湖廣公安人貢生選京山教習甲戌陞陝西平涼州崇信知縣縣故無城垣壘皆土兵士遺黎僅百餘口瑜知賊必至流涕大言誓以死報國未幾賊薄城瑜解綬命僕走報土臺尋城陷瑜端坐公

明季北畧卷之十

七

堂不動賊猝之下命晚瑜揮拳罵曰吾待死久矣若今速殺我何敢辱天下士也賊怒以刃脅瑜瑜益罵賊掠城中無所得執瑜至野殺之剖心裂屍而去邑某官朱洪道亦死瑜善易精又象未之官日筮得姤之革驚曰吾其死於西乎事聞詔贈固原知州命有司立祠致祭同邑又有王端冕由孝廉知趙州會大兵攻城端冕治火藥飭睥睨率吏民死守城土已而城陷被執不屈遂縛諸樹射死

戴君恩誘斬王剛等

正月初五壬辰降賊王剛王之臣通天柱等至太原
挾賞巡撫戴君恩設宴誘剛等斬之共斬四百二十
九人。會大旱饑民從賊者逾眾。

賊陷陳州等處

七月總兵尤世威兵潰于雒南。郡賊越盧氏。韓永甯
先是守隘諸兵竊宿。凡三月。皆致疫痢。不在戰。左良
玉自南鄉赴援盧氏。十月初十日癸巳賊陷陳州。靈
寶二十八日辛亥陷盧氏。

盧象昇勦楚賊

明季北略 卷之十
正月河南賊自鄖陽渡江。薄穀城。掠光化。新野。襄陽。
賊六路俱集。郡兵不能支。又賊入鄖界。圍均州。往
荆門西北夷陵。四月楚賊在房縣。婦倍于男。總兵張
全昌擊敗之。川賊分三道。趨掠郡縣。張應昌兵敗于
均州。六月總督陳奇瑜。鄖撫盧象昇。剿竹山竹溪各
山賊。斬獲甚眾。奔死墮崖死無算。
均州穀城光化二縣。俱屬襄陽府。荆門州屬承天
府。夷陵屬荊州府。房縣與竹山竹溪二縣。俱屬鄖
陽。

劉楚垣守荆門

劉楚垣字師仲。湖廣荊門州人。家世務農。性孝。及母
病。衣不解帶。二百日。母死。為孺子泣。三年未嘗見齒。
撫幼弟。悉以先世產讓之。天啓丁卯。舉鄉試。甲戌。流
寇薄城。人心惶惶。楚垣率士民登陣。捍禦。間出奇兵。
破賊。賊解去。城獲全。未幾病卒。卒時正襟危坐。手執
一卷以逝。

曹文衡守唐縣

曹文衡號薇垣。河南南陽府唐縣人。萬曆丙辰進士。
明季北略 卷之十
歷官至薊遼總督。會監視太監鄧希韶。嗾其執法不
如。迎不會飲。搢款許。奏被譴歸里。時流寇屢圍唐縣。
文衡與縣令紹興王之良。登城固守。以砲聲。賊信
緩急。若賊臨境。則發砲一。距城十里。則發砲二。圍城
則發砲三。久之。賊去。唐縣距南陽府八十里。縣雖倖
全。而郡邑之各鄉鎮。被禍最慘。凡數十百里內。婦女
盡為之掠。男子頭面耳目口鼻。以及手足。無一人完
全者。此皆吾邑人所目擊而述也。

薊元神霍山馬賊

與元祥字子禎南直長洲人崇禎辛未以孝廉謁選
得晉山教諭與訓導姚允恭善甲戌賊寇江北正月
十一日長駟至城下焚掠矣邑令解綬竄去元祥率
士民固守或勸之微服避元祥毅然曰食祿而違其
難不忠臨危而棄其城不義吾平日所講說者何事
今若此耶設有不測唯有一死以報皇上耳亡何城
陷元祥整衣冠危坐賊至署元祥諭以大義賊不顧
逼令屈節元祥罵曰死即死賊狗何敢辱我賊大怒
即執之去索金帛元祥罵不絕口死之子炳衡同婢

明季北畧卷之十

十

文各遇害元祥死越五日頭血成碧鬚眉間猶怒色
未解以右手食指指心骨入寸許姚允恭泣殮隨與
俱殉適邑令某過解免踰日賊復至允恭亦死之元
祥嘗語門人口職無大小皆可效忠人亦罔所以報
國家利生民耳又嘗語季子曰人生當為忠臣義士
形軀有盡性靈不朽蓋其忠孝性生激昂自許如此
熊文燦戴罪

十二月總督兩廣熊文燦戴罪自效先是文燦令守
道洪雲蒸巡道康承祖參將夏之木張一傑往謝道

山召降海寇劉香老既而被執文燦奏道將信賊自
陷上曰賊渠受撫自當聽其輸誠豈有登舟任撫之
理弛備長寇尙稱未知督臣節制何事故令戴罪

童謠

初崇禎三年温體仁相京師童謠云崇皇帝温閣老
七年為首相京師又有謠云崇禎皇帝遭温了皆取
温瘟同音之義俱不吉兆由是用人不當流寇猖獗

誌異

二月海豐雨血 三月山陝大饑民相食山西自去

明季北畧卷之十

十

秋入月至是不雨大饑民相食 四月山西永甯川
民蘇倚哥殺父母及而食之 樺川地震如雷 鳳
陽總督楊一鵬奏言去冬十一月有異鳥聚集淮泗
之間雀噪鷹翅兔足鼠爪來自西北千萬為群未嘗
棲樹集于田食二麥亦異災也 五月飛蝗蔽天
六月江西饑 七月十一日乙未敘州定遠堡母渚
龍洞聞銅鼓聲一日夜 八月有大星從天墮大同
兵警 九月初四丁巳應天地震 河南大旱
古今逆子有矣未聞兼殺父母者也至于災而食

之自有天地以來之所無者而今見之世運悖逆之氣于是乎極而天理人心至是絕矣不忍聞不忍載也

大清兵入塞

甲戌七月七日辛卯入大同張家口初八日壬辰保安懷來初九日癸巳京師戒嚴十三日丁酉圍宣府屯天壽山十四日戊戌馳入永甯十六日庚子圍大同左衛破保安州殺知州閻生千乙酉至朔州圍渾源州八月丙辰破代州分道進東至繁峙中至八角西至

明季北畧卷之十

主

三全入嶠代陷靈工縣閏八月辛未攻保定竹帛口

殺千總張修身攻宣府萬全左衛乃出塞

明季北畧卷之十一

錫山計六奇用賓編輯

崇禎八年乙亥

劾溫體仁

正月兵部職方主事賀王聖劾溫體仁庸奸誤國請外御史吳履中劾溫體仁王應熊并及監視內臣上切責之

罷文震孟

文震孟字湛持號文起蘇之吳縣人天啓二年壬戌

明季北畧卷之十一

十

狀元授修撰上國步恭艱聖衷宜啓跡其畧云蹙地喪師無歲不有敗軍殺將所在相聞將使祖宗金甌無缺之宇宙日消月削勢將瓦解東支西潰又同河決此皆諸臣悞國以至於此明知火之將爰而處堂自若但俟火來而燕飛亦料水之必沸而游金無愁猶冀水沸而魚躍此又諸臣之愚而自悞也云云疏奏上怒致仕崇禎戊辰起侍讀陞左中允以逆璫為忤復致仕福祿復起八年七月講春秋稱旨侍簡入附辦事十一月與大學士何吾驥並罷初吾驥震孟

欲以工科給事許譽鼎補南京太常卿溫體仁與吏部尚書謝陞離之陞遂疏糾譽卿震孟止欲奪譽卿俸體仁不肯震孟作色擲筆曰即削籍無害體仁夕揭上而吾竊震孟朝罷矣

凡劾體仁者無不見責為體仁劾者無不立罷除佞如拔石去賢若轉丸可為三歎

宗秩改授

正月上以祖訓凡郡王子孫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以名聞朝廷考驗授以職遷除如常例侍

明季北畧卷十一

十一

郎陳子壯上言宗秩改授適開僥倖之門墮落規湖銓政上以其沮詔間親下于理明年四月始得釋已而宗秩蒞官多不法公私苦之

各舉所知

入月上諭致治安民全在守令命兩京文職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各舉知府一人無論科第貢監在內翰林科道在外撫按司道各舉州縣官一人無論貢監吏上過期不舉議處失舉連坐

鄒維璉告歸

鄒維璉號匪石新昌人萬歷丁未進士為吏部主事有刑部主事譚謙益疏薦異才宋明時維璉上言自古及今未有使鬼役神能破敵成功者楊漣擊魏忠賢不勝維璉疏曰若王甫李輔國程元振仇士良我朝曹吉祥劉瑾無一不誅且人主即不肯割棄天下必有代為割棄者漢之張讓趙忠靈帝至以父母稱之唐之田令孜僖宗以阿父呼之我朝王振英廟亦嘗寵之群臣之上然而讓忠收振何有一人老死臚下以富貴終疏入忠賢怒矯旨削籍遣戍夜郎崇禎

明季北畧卷十一

十一

初起巡撫福建銅鼓嶂石屈塞等之役血戰入晝夜俘斬數千級當國者忌其才逐之乙亥再起兵部侍郎隨子告歸尋卒于家

董其昌致仕

董其昌字元宰號思白華亭人若年賦詩語必驚人又從莫中江遊得荆川舉業正派中萬歷己丑進士官庶吉士授編修訓後學有舊蓄數則及十字訣義望重一時忤時相出督學湖廣陞福建參議廷臣交章薦召為經筵日講天啓初擢太僕寺卿既而讀曹

詞語錄。有省。崇禎乙亥。以禮部尚書兼太子太保致仕。又二年卒。年八十有二。書畫妙天下。家多姬侍。各其絹素。索畫。購其真跡者。得之。閭房者。為多。南都子諡文敏。

子先伯。昔遊楚。適公督學生童同試。平且悉坐號。房公起步出封門。眾皆立。公諭曰。童生坐。生員皆坐。公還位久之。生童請題。公曰。題出久矣。眾始悟。又試一邑。前夕。殊書粘署前。云。明日不考文。次日諸生俟久。題竟寂然。請之。公曰。本道昨日已出題。

明季北略 卷十一

四

于外矣。眾始爽然而退。

曹文詔自刎

時賊大夥在秦。勦撫未定。諸督撫前後數十輩。或被誑去。或逮繫去。或死。或戰死。逃死不可勝計。惟秦督洪承疇。勦禦有方。遂自秦撫進五省。都督每逐賊。盡馳往。還數千里。每在官舍。過門不入。士卒感其義。爭為效死。楊嗣昌在樞部。忌其才。績。意弗善也。正月賊陷靈臺。二月十二日。壬戌。漢中賊陷甯羗。六月初七日。己酉。陷西和。十九日。丁酉。免陝西巡撫李喬。

官。以唐福充寇也。以甘寧關代補陝西。二十七日丙午。曹文詔力竭自刎。文詔敢開。前後殺賊萬計。官軍聞之。奪氣。七月十五日。癸亥。賊攻陷澄城。八月初五日。壬午。陷咸陽。

河南流寇充斥

正月初六日。丁巳。賊陷滎陽。屠汜水。又陷固始。時秦賊數千萬。出關分三十六道。掠郡邑。給事中常白裕。上言。中原天下安危所係。今羣盜充斥。乃僅以左良玉一旅塞新澗。陳邦治等數營扼汝州。陳永福孤軍。

明季北略 卷十一

五

堵南陽。賊營蓋屯以數千。官軍東西堵。賊何畏而不長驅哉。乞更選邊兵。統以廉勇之將。特選重臣。親師。庶腹心不致決裂也。河南賊復入漢中。陷甯羗。兵部議調西北邊兵。及南兵發內帑銀二十萬。口餉九十餘萬。命洪承疇統率出關。節制諸路。撫鎮合力勦賊。期以六月。承疇率軍赴河南。時賊往來不定。豫中尤稱要衝。關陝以東。黃河以南。襄陽以北。延袤數千里。所在馳突。六月。下河南巡撫元鼎于獄。謂其意。而代之者。陳必謙。必謙常熟人。萬歷四十二。

年癸丑進士與盧象昇協力勦賊部鎮諸將左良玉陳永福趙國柱等斬與世王子郊縣關世王子白沙整齊王子宜陽掃地王子郊豫患少息已而赦詔到豫必謙知其詐欲令面縛詣軍門副將王進忠勦賊無功思以款自効單騎入賊營為賊所殺必謙竟以此罷賊又破盧氏十月十五壬辰襲陷陝州攻圍永甯破冀庄馬庄等寨及响峪等十三村十一月總兵祖寬破賊于九嵩賊積為二東走偃登南走汝州寬分兵襲擊之斬首千級十二月初十日乙酉賊聞上

明季北畧卷十一

曹操數十萬圍光州昇大砲二十座攻城燃二礮城崩城中頃刻火作城乘而入官吏士民屠戮無遺

盧象昇戰功

盧象昇字建斗號九台宜興人少讀史至睢陽武穆輒歎曰吾得為斯人足矣登天啓壬戌進士授戶部主事差清源舉卓異陞大名知府遷山東副使崇禎己巳募兵勤王兵退上于雄兵備寇與馳行郡內出徽州縣繕城治具率眾往遇賊數萬象昇弗卻中一矢須傷又一矢橫天斃馬下象昇且戰且走會後兵

至乃免賊眾趨府城而潛分兵攻滑象昇偵知之戒守城士勿動選精騎潛出設伏草莽賊至卒發大敗之斬級數千賊相戒曰此盧閻王遇即死不可犯象昇以是有能兵名賊懼南渡河河以南所至殘燹七年甲戌賊破鄖陽命象昇撫鄖鄖大治八年乙亥命象昇撫楚賊又懼流河南總兵祖寬于雒陽等處三戰三捷斬級二千軍聲大振象昇遂晉兵部侍郎總督直隸河南山東四川等處七省軍務統關遼兵賜尚方劄便宜行事會乙亥歲抄滁州攻圍甚急知州

明季北畧卷十一

七

劉大聲馳檄請救疾赴援與賊戰大敗之象昇會諸將曰兵貴神速今賊氣已衰失此不擊長患安窮趣兵乘其後賊又大敗遁走承襲象昇率眾追之獨以數百騎入陣中為賊圍困二日賊不敢犯象昇與諸將約曰食盡道窮留此死擊不勝亦死吾當力衝之乃率騎疾闖擊殺萬人食斷道越三日賊投戈請降其及之于滁將盡勦無遺願以淮督朱大典莫為增截復逸去

擒爬天王

二月新黃大盜爬天王擁眾八百餘人村入擒之身
長八尺自言天亡我非我罪也

流賊陷潁川

賊在江北者七年甲戌十二月初十日壬戌陷英山
焚霍山二邑屬廬州府英山深窵入百里賊踞爲窟
穴時出攻掠八年乙亥正月初九日庚申賊陷霍山
十一日壬戌陷潁川知州尹夢鰲通判趙士寬俱聞
室死之時有同守縣丞某及訓導倪可大俱死尹夢
鰲與商人舉人官潁川有惠政正月十一流寇攻城

明季北略卷十一

夢鰲率民兵登城守禦十二日寇掘城脚傾陷數丈
百姓見勢不支咸奔避夢鰲長跪求固守百姓不從
竟潰散夢鰲獨持大刀當城傾壞處賊緣城而上夢
鰲揮刀殺十七人賊大隊畢登夢鰲四顧竟無一人
共事者即投烏龍潭淹死趙士寬字汝良號萊菔山
東萊州府掖縣人以官生爲鳳陽通判時適往壽州
聞賊犯潁一日夜馳三百里歸潁城守甫入而圍合
士寬欲守禦而州之大家先逃城內大頡賊乘以人
士寬赴黑龍潭水死妻崔氏與二女同縊州役從死

者十餘人贈光祿寺寺丞張大同字同自號鶴鳴
川入兵部尚書鶴鳴長子也爲太學生能文重聲氣
與海內知名士交流寇破潁用城鶴鳴避匿他所大
同居本宅題其門曰張大相公書房在此賊入擒之
張之跪不屈問其父何在曰要殺便殺吾父不可得
也已而張氏奴導賊于民舍縛鶴鳴歸拷索藏金對
曰無大同爭曰家財悉我所掌與父無涉賊不聽搜
其室見皆古玉及陶器遂劈鶴鳴頂達踵大同奮臂
大罵賊併欲殺之旁賊勸曰既殺其父姑留其子但
命獻金贖命可也太同日父死義不獨生思愈烈賊
光去其髮既復斫其半面罵仍不絕聲賊支解之
張鶴鳴立朝願爲東林所不與若大同之慷慨激
烈死忠死孝幹盡多矣

賊陷鳳陽

先是七年正月南京兵部副書呂維祺以城勢損壞
奏言南都鳳泗承天陵寢所在乞勅淮撫楊一鵬急
爲預備防賊東犯至是賊自汝南來密遣壯士三百
人僞爲商賈車役先入鳳陽或驚錦悅椒棗或爲僧

明季北略卷十一

道乞丐等分投各宿。隨以重兵繼之。時方元夕。士女如雲。笙歌徹耳。忽火光四起。咸呼曰。流賊至矣。百姓狂奔不啻鶩入釜中。魚遊網內。也是時鳳陽無城可守。雖有總漕楊一鵬駐扎兵。不過二千餘。皆市人不習戰。賊大至。官軍無一人迎敵者。縱橫賊焚皇陵燒享殿。燔松三十萬株。殺守陵太監六十餘人。縱高牆罪宗百餘人。留守朱國卷戰斬賊二十七人。力竭死。賊渠掃地王太平王入府城。知府顏容暄因服匿獄中。賊縱囚獲之。張蓋鼓吹。杖容暄于堂下。死之。殺推

明季北畧 卷十一

官萬文英等六人。武官四十一人。士民被殺者數萬。剖孕婦注嬰兒于渠。焚公私邸舍二萬餘間。光燭百里。賊渠列幟白標。古元真龍皇帝。恣掠三日。太監盧九德總兵楊御蕃。以川兵三千救鳳陽。南京參將孫其率兵亦至。賊卜于神祠。不利。剽神像而去。拔營南下趨廬州。

萬文英字仲實。江西南昌人。子萬元亨。字爾嘉。小字芳生。幼穎異。十歲通五經。十五補博士弟子員。從父交英司理鳳陽。流寇從姑山永城來犯。時文英有父

喪。聞訃業辭上官。行有日矣。適因哀毀過甚。臥疾案牘房。忽人馬洶湧。喧聲如沸。文英急問為誰。左右曰。燈市鬧時。蓋元夕也。俄而賊已入司理署矣。左右曰。賊覘之則流寇也。文英曰。吾必以死殉國。強起披衣。然病甚。輒起輒仆。于是賊急索理官。安在。元亨泣語父曰。吾不得復事君父矣。急着青衫出大呼曰。死賊若索官何為。吾乃官也。賊遂厲聲脇之。元亨大罵不絕聲。賊首怒甚。命旁賊加刃。所持庖人食刀。刀無鋒。割不能斷。脰至數十割。元亨乃死。死惟呼阿爹阿爹。

明季北畧 卷十一

賊不知鄉音。為何卒。以此為理官也。遂置文英而去。方元亨青衫大呼。其師萬思尹出視之。賊併執思尹。將加刃。元亨抗聲曰。若所欲得者官耳。何與渠事。賊亦卒舍思尹。元亨死時年僅十六。齡云。總漕中丞以其事聞于朝。已而閱視科臣林淮揚按臣張震敷之。請得旌揚如例。然前載文英被害。而此云置文英而者。或置後而死者歟。

傅烈婦。孝感人。歸戶部主事程良儒翰林侍讀程正揆之母。舒烈婦即正揆元配也。先是正揆為侍讀時。

良儒居干鳳陽。傅氏偕舒氏以從。俄傅病。正揆性至孝。連章請假。請致仕。請終養。僉不許。于是徑路陳乞。不待掌院代題。溫體仁謂非例。意弗善。正揆曰。某獨子也。非獨功名雞肋。卽性命亦等鴻毛耳。旋得旨。省親。遂于甲戌冬出京。至乙亥正月十日抵鳳陽。僅五日而賊變作。良儒固無守土責。或有勸徙臨淮者。傅氏曰。鳳陽無城。民心易動。一動則無民。無民則無鳳。無鳳則無陵。我將焉往。顧謂正揆曰。盍去諸。正揆曰。兒爲省父母來。今有變。挈妻子去。非情也。有生。死。追

明季北畧

卷十一

主

隨膝下已耳。十五日早。殺聲沸天。正揆衝服破垣出。匿母妻眷屬于署之左塘茅屋中。良儒獨死守倉儲。而以勅印付傅氏負之。是夜賊肆焚屋。火焰逼人。正揆失母妻所在。痛哭呼號。獨攜二僕曰。蔣曰。申。出入賊營偵伺消息。凡三晝夜。白刃加頸者數十次。幸免。當被執時。賊魁問陵內多寶乎。正揆曰。太祖登壇後。始魏煥改觀。其初不過尋常墳墓耳。但有官甬環衛。而無珍寶以藏。賊乃已。子大年止十三歲。亦擄去。祖孫父子夫婦兄弟。無得全者。未幾賊去。倉儲無恙。而

正揆覓得母妻於血肉狼籍中。時傅氏額中一刀。手斷一指。眼受一棍。舒氏面中三刀。身中十二刀。兩手。掌截二指。僵臥牆角。聲氣如絲。移就一室。敷以創藥。卒不救。相繼俱卒。明年子大年自鳳翔府乘間逸歸。十五年壬午。具疏請卹。奉旨俱贈。恭人建坊旌表。正揆字端伯。二月。巡按鳳陽御史吳振纓疏奏。鳳陽之變。是日上當經筵。特傳免素服避殿。親祭告太廟。命百官修省。逮巡撫鳳陽都御史楊一鵬。并吳振纓。下獄。一鵬論死。棄西市。振纓遺戍。

明季北畧

卷十一

主

十月上下罪已詔曰。朕以涼德。繼承大統。不期倚用匪人。邊乃三入。寇則七年。師徒暴露。黎庶顛連。國帑匱。而往調未已。間聞凋敝。而加派難停。中夜思惟。不勝愧憤。今調勅兵留新餉。立護元元。務在此舉。惟是行間文武。六十勞苦。飢寒深切。朕念其風食露宿。朕不忍安。深宮念其飲水食麤。朕不忍獨享甘旨。念其披堅冒險。朕不忍獨衣文繡。擇茲十月三日。避居武英殿。減膳撤樂。非典禮事。惟以青衣從。寧與我行間文武吏士甘苦其之。以寇平之日爲止。文武

官其各省。海澤。厲用回天心以救民命。十一月賊
破祖寬所敗。進通鳳陽。朱大典率兵馳壽州。十二月
城鳳陽。鳳陽向無城者。或恐王氣洩耳。

方震孺守壽州

方震孺字孩未。桐城人。遷壽州。母孔氏。夢正學先生
來。應而生。萬曆癸丑進士。授福建沙縣令。擢湖廣道
御史。尋廟初請。逐忠賢。遠客氏。忠賢。甚。會遼陽不
守。震孺一日十三疏。籌畫痛哭。又自請犒師。齎卹而
按邊之命下矣。此受事。疏言廣寧情形。戰不成。戰守

明季北畧卷十一

七

不成守。經撫心同手異。疆事必致大壞。壬戌正月
大兵夜渡。盆河。祖大壽駐覺華島。震孺恐其降敵。遂
帥都司張國卿航海往說之。大壽遂攜糧十萬。兵數
萬。西歸。主事吳淳夫。徐大化。逢璫意。劾其攘差。遂乞
歸。乙丑。給事中郭興治。復誣劾之。忠賢矯旨。逮問。坐
贖六千四百日。一杖。比復誣其在獄。與劉鐸。詛咒。擬
斬。忽傳太子生得免。崇禎初。欲大用。而劉鴻訓。柄國。
素重賄。震孺不可。自言與楊左。八獄時。共十七人。今
惟與惠世揚。兩人在。白骨再肉。華表重來。若再作臣

海汨沒之想。便是冥頑不靈。男子自是息影。世間日
事禪誦。絕口不談仕進事。癸酉甲戌間。流寇充斥。大
江以北。人無固志。乙亥正月。賴霍告陷。賊至壽州時。
壽守土無一官。父老子弟。請震孺為城守。計震孺破
家給士。乘城拒守。捍禦諸具。一夕皆備。未幾萬眾肉
薄。環攻震孺。親冒矢石。用砲斃厥渠魁。又縋城出。死
士。刳其營。斬獲無算。賊乃駭遁。及丙子冬。再犯和舍。
道經壽界。去城不三里。而卒不敢正視也。撫軍史可
法。上其功。當擢用。因家宰有小嫌。僅補嶺西叅議。未

明季北畧卷十一

七

幾有湯楊二將。踞廉州以叛。總制沈猶龍。委南韶道
王孫蘭往禦。孫蘭縊死。震孺單騎直入其營。諭以禍
福。卒兵皆降。全廣得安。不半載。擢為廣西巡撫。蓋出
于上意也。宏光立。震孺拜疏。願親提兵過河。與賊一
與馬士英。阮大鍼。見之曰。彼來吾輩無幸矣。遂矯旨
語云。撫臣勤王。不得自行。震孺鬱鬱失志。每自言曰。
兩都諸臣。忍忘先帝。仇乎。吾當為先帝。驅虜。耳。病
遷不起。索筆題詩。有一痛橋山。幸回首。麻衣如雪。見
皇之句。仲子惟馨。仕閩。兵部司務署家。其上

討事有曰蕭王為將而不為天子此光武所以獲物也。宋高為天子而不為將。此紹興所以終南渡也。時謂名言。大清兵南下。痛哭疾走。南維。逆旅。嘔血而卒。子居易。髮覆額。亦不願回。里隨死之。

乙未亳州知州何燮。被執不屈。為賊寸縶。

吳大朴守廬州 附野編

正月張獻忠自鳳陽趨廬州。圍之。知府吳大朴。民固守晝夜。拒戰。城內行市。悉用磚石。包修。城初。如。街。然。壁。間。多。作。隙。使。強。壯。內。伏。操。戈。伺。凡。反。

明季北略卷十一

瓶火砲藥鎗。以及滾水等。無不悉備。賊薄城。上發百子砲。擊殺千百人。而攻圍益急。大朴登城。周聖四百。百賊。其勢甚銳。急發火砲。及滾水。未復擊死。無筆。間有勇壯。洞城入者。四圍皆壁。馬不得旋。屋內伏兵。對刺之。賊欲返刺。輒以壁蔽。不得施其技。無不立斃。賊衆始懼。攻擊七晝夜。城中隨機應之。賊無如之何。乃退。然大朴以戰守勞苦。自幾夜。明長子多材。畧分任軍旅事。大朴卽昔年全吾錫者。康熙初存。廬州圍城中來者。謂子云。崇禎八年正月十四日。

首混天王等圍廬數日。城中有許宦妾。連產也。善射。賊攻城急。妾馳城上。窺敵。時賊將二大王已登月。

城守者發砲。寂然無聲。衆大懼。許妾曰。未終砲耳。即

嚙指出血。旋灑炮上。以祭之。躬自發火。砲應時而震。

擊毀城樓半截。二大王立斃。賊遂遁走。至今廬州民

間。有一砲打死二大王之謠。是歲十二月十七日。李

自成復攻廬州。凡六日。不破解圍去。及十四年辛巳

復攻。逾十五年五月始破。 大朴號潯元。河南充。國始人。天啟壬戌進士。

初令無錫

明季北略卷十一

昔武宗時劉趙倡亂。許達守山東濟南。守。曾以包砌屋壁。却賊。大朴始得其道。

噓指一事。卽南八男兒之烈。何以加茲。

賊陷巢縣 親見者述

賊既去廬州。正月二十一日。至柘皋劫掠。柘皋。也。距縣六十里。難民奔告。邑令嚴某。浙之錢林人。素

酷得報。猶不信。乃曰。此响馬盜耳。何流賊之有。反皆

之。已而遣二人偵視。二十二日甲戌卯候。嚴令肩輿

出將閉城。經養濟院。猝遇兩騎手執紅旗。自北門馳

八級役見之驚走。嚴令趨匿院內。街衢寂無一人。二
騎馳至南門。俄返。即有五騎從行。頃之復有五騎一
隊。絡繹擁附者甚眾。賊登城執旗四拂。巷肆中爭出
應之。皆賊潛伏城內者。凡平日鬻唱貨布。星相卜筮
之屬。無不皆是。須臾二百餘人。已而後隊大至。約三
千人。初執旗二人自南門返。見院前遺囑。詰令所在。
衆出之。賊挾至縣。賊曰。死因汝。今殺我。後必有人
斬汝。賊怒殺之。年甫四十。耳妻某氏。長子年二十
俱被害。次子年十二。幼子九歲。侯負之越垣而逸。長

明季北畧卷十一 夫

女年十八。次女十六。有殊色。賊携懷中使持節。女舉
盃擊賊面。且冒曰。死賊汝。惡貫滿盈。天子將發兵。勅
汝任汝殺我。善何懼哉。賊大怒。舉刀殺之。一云。携去
陸孝廉趙主事。俱被殺。凡殺百姓千餘人。賊初至。即
舉火。先索驟馬。次索金銀。子女婦人。悉貫以索。閉于
縣內。大肆淫穢。釋囚數百。願從之去者。即與衣鎗。二
十三日。二十四日。將往舒城。四門舉火。三砲拔營。
而去。至十二月二十四日。庚子。賊自廬復至。巢知縣
王明德。江右人。鑒于嚴令。豫備小舟。南為。聞賊至。即

登舟走。百姓奔竄。歸入城。無所得。焚舍數處而去。後
庚辰辛巳。兩年賊復至。巢則巢邑之被難。凡四矣。
章可試守舒城
正月二十四日。乙亥。賊攻舒城。知縣章可試。塞三門。
開西門。誘賊入。陷于坑。奔潰死千人。因掠霍山。合肥
縣。婦人數千。置于城下。少媿沮。即磔之。攻三日而
去。嗟嗟。婦人何罪。裸之磔之。賊至凶惡。一至于此。
賊襲廬江
正月二十七日。戊寅。賊自舒城抵廬江。邑人具幣求

明季北畧卷十一 七

免偽許之夜。襲城陷。此兼野史
賊陷無為州
正月二十八日。己卯。賊至無為州。使偏裨野掠。與鄉
兵戰。敗。乃駐營池河。張守備率兵出禦。以衆寡不敵。
而敗。被殺兵盡。殲焉。池河千戶某亦殁于陣。州遂陷。
包文達宿松死節
包文達。字行甫。其先江夏人。以開國靖難北征。功世
襲。蘇州衛指揮。同知。父世爵。有方畧。官未幾。及漕事
文達。厲志好學。年二十。襲職在官。凡十五年。乙亥。正

月梳冠犯安慶。巡撫張國維命從征。文達治酒延親。知語曰。愛國恩三百年。此身亦欲用之。入內別母再拜。而出登舟。見朽甲鈍戈。歎息者再。既渡江。二月二日。癸未。賊陷潛山。警益急。國維命文達疾驅至皖。時統兵官凡四人。有忌文達者。獨居後。資糧餉絕。未幾督進者羽若星。下既抵賊所。人馬飢疲。凝澁而前。謀人入殊。偶得賊哨一騎。傾其囊。出白金若干。爭析者乃雜然聚譁。擊報賊。散易襲。躍馬爭出。文達諫不聽。從之行。諸軍素苦。諸弁腹削。人有離心。賊伏四

明季北略 卷十一

形。遂為擊。火器被雨。亦不效。從者引文達退。文達不可。策馬奮進。故善射。亟發。矢盡。胸中流矢。墮馬。強起。拔矢。揮刀。再戰。援絕。力竭。賊迫。令卸甲。降。文達。順曰。怒罵。賊砍其左臂。斷首而去。笑且罵曰。吾所至。風靡。吳兒何能為。乃奮臂當我。獨如包某。猶不失為一將。且主人悲其死。廟祭其地。鄉賢士大夫。吳然。張世偉輩。咸為文哭之。而諸生金俊明。紀其事。

石電戰死

石電。字熟。人世為馬。僑居長洲之彩雲里。崇禎八年

流寇。竊中都。圍桐城。江南震動。電所與游同志陳。從指揮。包文達。往授。要電與俱。電曰。吾老矣。不食軍門。升斗粟。奚而往。英曰。我輩平居。以汝為眉目。汝不往。是無導師也。幸強為一行。電曰。諾。袂被而出。終不反顧。二月十二日。追賊于宿松。我師。勇。輒進。陷賊。伏中。文達死之。電與英分。左右翼。博賊。自辰至。晡。殺賊無算。英。曠。被。擒。電大呼。往救。賊圍之。數重。電力盡。舍鎗手。乃射殺數人。賊群斫之。頭既斷。猶僵立。為擊刺。狀良久。乃仆。晚人招其魂。祀之。余忠宣廟下。電身

明季北略 卷十一

長。髯。赤。能挽強。超距。尤精于鎗法。有善鎗者。典衣裹糧。不遠數百里。盡其技。而後已。遂以鎗名。江南。虞山。錢謙益。紀其事。

二月初四日。西賊陷羅田。

黎宏業。和州自縊。

十二月二十四日。庚子。賊犯含山。含山縣屬和州。良聞賊至。遁走。城遂空。賊知士民。僻匿。和州。即率眾往。二十六日。至和。知州黎宏業。廣州順德人。率軍民固守。凡含山百姓入城者。俱不容出。約邑紳馬如蛟等

出金犒士。賊攻城發砲擊之。傷賊頗衆。賊遂移營十里。三日不攻。初賊未至時。圍城久不寢。至是復晝夜拒戰。疲甚。見賊營稍遠。咸有懈心。晝雖守堞。晚即各歸。二十八日。賊率精銳用梯攻城。城上發砲擊殺百餘人。賊復頂方桌掘城。城上擲薪焚燬。是夕三鼓風雷漸急。賊用大砲擊西門。守者不能支。多潰走。賊蜂附而登。宏業回署。縉書壁云。為官不負民。為臣不負君。惠孝誠已盡。死生安足論。學正康正諫總督周廷儒訓導趙世選俱死之。正諫徽州祁門人。

明季北粵 卷十一

馬如蛟字騰仲。號訥齋。和州人。天啟壬戌進士。與倪元璐黃道周同出韓太史。目橫門。授由陰令。所食不悉。自和葷致。戊辰擢入為侍御史。己巳巡按四川。辛未巡漕。以武備貽累。落職歸。佐父歲。施棺數百。前後焚券甚衆。又族人耕者。丁田。讀者予塾。生者予聚。死者予藏。和人以爲范文正。再見云。甲戌丁艱。乙亥十月二十六日。賊寇和州。如蛟涕泣誓衆。散家貲。練鄉勇。佐黎弘業。櫻城固守。二十七日。賊騎遶圍三匝。頂門搭梯。晝夜環攻。如蛟用砲擊死數百人。賊計窮。

將引去。忽颶風大作。燈火風沙掩面。不見守者。賊遂陷。如蛟曰。事迫矣。坐以待斃。何益乎。急下令相從擊賊者。予百金。須臾得此士百人。鼓勇巷戰。良久。力屈。奔水次。當可渡。渡且生矣。如蛟曰。清流湯湯。不照偷生顏面。卒力戰死之。兄運尹如虬。諸生如虹。及男婦死者十有四人。事聞。詔贈太僕寺卿。陰一子為國子生。魯可濬和州人。其言城本末曰。人心未收。關隘未守。奸細未誅。亂民未靖云云。

明季北粵 卷十一

其走南京。守臣恐賊混入。不許過江。誠厄運也。李操江遣兵守江。令王守備詣和州偵賊。于江濱見一乞兒。貌甚修偉。兩童子隨行。年可十二三。擒之。索其體。臍內刺賊號。大河第八。攢天龍。乃入金陵。為聞者。兩童子亦善騎射。皆猾賊也。解至南京。誅之。賊是春寇金和陳家市。及破和以後。復掠烏江。百姓苦甚。前阻大江。後有追賊。多躍入江中死。康熙三年。閏七月二十一日。和州庠友雍爾玉。語子曰。敝州遇流寇之難。殺人十之九。閭里凋蕪。有不可言者。

賊破和州其魁混天王與徒黨酣飲使美人侑觴既醉偕寢及覺呼之不得令左右秉燭四覓已絕矣賊嗟嘆良久已而褫其衣投之抗河又有甘氏習武人也年少而美以家富不能速遷賊信急豫取巴豆藏之已而被涼賊將欲汗之甘氏辭曰今佳釀甚多先與爲歡遲我三日永侍箕箒何必速耶賊訊之甘氏曰身不潔耳乃已又數日復求合更以陰釀給之又止賊以甘美飽慮爲二王得其氏曰君勿憂吾有計在乃以鮮血及膏藥等傅而果免又誘賊將曰吾

明季北略卷十一

畫

與汝義爲夫婦此非容身地宜他適乃可賊將從之遂攜輕寶潛遁一日密以巴豆進賊賊暴死甘將貨實昇歸與夫復合爲鉅富云此出野史

李繼樾守江浦

江浦孫屬應天府距和州六十里乙亥十二月三十日城渠八大王自和趨至圍西門又圍南北兩門惟大東小東二門不圍知縣李繼樾登陴防禦南京遣游擊江迎吉以下人駐浦口又游擊蔣都蘇人也以五百人踞城中合鄉兵固守分詰奸細如謀人入偽

稱江北人則令江軍解北語者詰之偽稱江南人則令將軍習南音者詰之一日城中獲謀僞稱南人使蔣軍訊問不能出一言立梟示城內賊悉擒斬訖謀遂絕外賊猶未知忽數人登堞有屠兒誘之執其手抽刀斷臂墮下賊始知謀洩乃退李繼樾追賊擊斃奮臂大呼所向辟易賊衆宵遁後繼樾與蔣都等俱陞賞有差宏光朝繼樾陞科道康熙己酉三月十三日江浦人劉肇名述

明季北略卷十一

畫

州和州等處所至破城屠戮人民不可勝計其僅存者不過壽州與廬州耳然廬州僧或城堅易守至于江浦斗大孤城靴尖可倒乃能固守無虞抑且追賊屢戰李公瞻智高人一等矣庚戌六月七日筆

鄭芝龍擊劉香老

初芝龍爲海盜天啟七年犯閩中銅山中左等處崇禎元年五月招之九月芝龍降于巡撫熊文煥授以游擊五年壬申十一月劉香老犯福建小埕芝龍擊

走之。六年海盜劉香老犯長樂。甲戌四月又寇海豐。乙亥四月芝龍合粵兵擊劉香老于四尾。遠洋香老賜兵備道洪雲蒸出船止兵雲蒸大呼曰我矢死報國。亟擊勿失。遂遇害。香老勢感自林。溺死。康永祖夏之木張一傑脫歸。十三年八月加芝龍總兵。芝龍既俘劉香海氛頗息。因以海利交通朝貢。寢以大顯。芝龍泉州人。泉州郡城南三十里安平鎮。芝龍府在焉。芝龍初習海。知海情。凡海盜皆故盟。或出門下。自就撫後。海船不得鄭氏令。旗不能往來。每一船例入

明季北畧

卷十一

看

三千金。歲八年萬計。芝龍以此富敵國。自築城于安平海。稍直通。臥內可泊船。徑達海。其守城兵自給餉。不取于官。旗幟鮮明。艾甲堅利。凡賊墮入海者。倣付芝龍取之。如奇。

鄭芝龍小傳

芝龍號飛黃。福建漳州府漳鎮人。離府六十里。濱于海。父翔宇祖壽震。世府掾。飛黃行居四。三兄亦府掾。飛黃年十八。早緣掾缺。上役已擇吉有期矣。父多妾。膝其生第六子之母。與飛黃構別情。一日為飛黃理。

飛黃以手挿入其裙腰。謂情意密。父自後走出。飛黃提縮勢。急裙帶為絕。父目擊。持棍怒逐飛黃。奔一。飄洋船時。蓋泊其舍傍也。父怒。方罵聲言。尋出殺之。急切不得歸。洋船又刻時掛帆。飛黃懇巨商帶往日本。飛黃固狡。好色媚愛之者非一商。遂與俱往。至則各商有發貨置貨之煩。飛黃獨無所事。日就島主宴飲歌舞。時島主家有文君。悅之。即國姓鄭成功之母也。贅入為日本人。偕來。艘已返。且未歸。生一子。國姓也。再一年前。艘與客又至。乃隻身附歸。至中途為海。

明季北畧

卷十一

看

盜所劫。飛黃亦隨船貨作千金。分與主寨之賊。賊歸之。海盜有十寨。寨各有主。停一年。飛黃之主有疾。疾且痼。九主為之宰牲療祭。飛黃乃泣求其主。明日祭後必會飲。乞泉力為我放一洋。獲之有無多寡。皆我之命。煩緩頰懇之。主如言。眾各欣然。劫四艘。貨物皆自暹邏來者。每艘約二十餘萬。九主重信義。盡界飛黃。飛黃之富逾十寨矣。海中以富為尊。其主亦就租。飛黃遂為十主中之一。時則暹羅。金運家。置。抗細軟。兩京大內寶玩。與。暹羅。朝鮮。真。占。城。

備齊等國。兼掠犯東粵潮惠廣肇福游汀閩台紹等處。此天啟初年事也。閩粵兩撫爲勦除策。各遣海道張濟李芳枝二人先駐海涯。揚旗震鼓。以集調王漢等兵。不逾三夕。兩道臣爲飛黃取入海寨。二撫悔恨無策。勦撫並消。不得不上聞。飛黃亦日醉。二道臣于洪波中。恐之侮之。絕不甚危之。三月餘。主撫之旨下。願且設漳鎮參將府之座。以待飛黃。飛黃遂挾二道臣登涯就職矣。兩撫以脫卸爲事。仍叙功加部銜官保。不等飛黃又多所贈。至喜也。其在海九寨爲王者。

明季北畧 卷十一 美

爲劉香蹈飛黃故轍。爲海邊患。飛黃則盡力窘之。幾窮逼其無挽泊處。香甚恨焉。訪飛黃在漳鎮。盡遣其黨圍其居而擒焉。飛黃見曰。吾爲岸上貪官。汚吏所束縛。正欲仍來入夥。問舟泊何處。即先遣家眷登岸。復盡捲家之所有歸船。飛黃又曰。室中酒肉甚多。何不暢飲而去。乃令治具。取其精腴者。各爲飽渥。碗酒塊肉。效指輪拳。至醉而酌。酌者隨身之力。各倒地。捫壁不顧矣。忽聞鑼响。頭皆落地。飛黃取上家眷什物。解其衣甲。我家丁駕彼之舡。挺立船頭。劉香遙望。

本船衣飾。與飛黃大喜而呼曰。來矣。飛黃亦應曰。矣。即躍上岸。乘其不備。舉刀便斫。劉香既殺。餘皆跪拜投降。海上從此太平。往來各國。皆飛黃旗號。滄海大洋。如內地矣。撫按又爲報功。因陞漳潮兩府副總兵。後至崇禎末年。百計營求。欲得福開全省正總兵。齎銀十萬至京師。大小司馬。手長膽炫。不敢也。至十七年三月。此銀爲流賊所得。至宏光朝。馬士英晉之。以五等之爵。封靖海侯矣。至隆武朝。疏陳有子在日。本隆武召歸。竟立爲己子。賜國姓矣。不久飛黃亦即。

明季北畧 卷十一 孝

歸 大清 此芝龍族婿 翁吉慶所述 遺聞云。芝龍有弟芝虎。勇冠三軍。以征劉香。殺于海。次鳩。遂次芝豹。一門聲勢。烜赫東南。

孝子馮時化 馮時化。無錫人。讀書遇忠孝事。輒欣慕執轡。母病殆。蒸香祝天。剗肉調羹。母飲之立瘥。時化嘗拾遺金。保履三日。伺其人返之。隱德至行。始令人而古處者歎。 旌貞女鄭氏 按氏鄭惟順女。幼字詞臣馬世奇。長子瑜。聞瑜病歿。

驟擊一刀。截髮奪而復擊者三。防之密終不得截。遂以首抵火。焚髮幾盡。且哭且踊。踴告祖母及母。求過夫家執喪。母猶豫。卽擲身墜樓求死。母知志不可奪。聞于夫家。時瑜父世奇官京師。祖希尹卽具禮往迎。入門後。縞衣練服。執三年喪。却甘飲。藜藿志堅苦。瑜蓋憑棺悲慟。道路哀之。順治戊子。學臣蘇銓。跡題建坊旌表。

馬世奇。自京爲文寄哭子曰。吾自聞兒媳矢志。從一每心幸兒之有婦。而又聞諸愛人以姑息者。恐未必

明季北畧 卷十一 夫

能令兒之終有婦也。而今兒果有婦矣。

誌異

七月己酉朔。山西汾州府臨縣大雨雹三日。積二尺餘。傷秋九月二十五日壬申。癸亥犯太微。

明季北畧卷之十二

錫山計六奇用寶編輯

崇禎九年丙子

陳啟新疏三大病根

正月特簡淮安衛三科武舉陳啟新爲吏科給事中。先是啟新伏闕獻疏。其畧曰。朝廷有三大病根。以科目取人。一病根也。疏其文章孝弟與堯舜同轍。仁義與孔孟爭衡。及考政事。則恣其貪任。其酷前所言者。皆紙上空談。蓋其幼學之時。父師所教。則皆謂讀書

明季北畧 卷十二

可致富致貴。故進步止知榮身榮親。誰更思行其致君澤民之道哉。臣所以發賈生之哭者此也。以資格取人。一病根也。考國初典史馮堅。任僉都貢士彭友信任布政。秀才曾大授尙書。何嘗以資格限之。至嘉靖時。猶三途並用。獨今惟尙文之一途。卽一途且分界地。貢士官止于貢。舉人官止于舉。貢者明知前途無路。取如是不取。如是母甯多取。舉者明知歷任有限。清如是貪。亦如是母甯貪求。若進士則又知天下之爵皆其佔凡之物。天下之士皆其朋比中人。陳成

一氣打成一片橫行莫之問。放認莫之積取憑其取與遂其求。又安得官不貪。吏不汙耶。偶有一清廉自愛者。則其道其矯。其駭其異。不夫之不已。臣所以致賈生之痛哭者此也。以推知行取科道。又一病根也。知縣者民之父母。入仕之初。尙畏簡書。自應謹飭。今一遠知推。便不思愛養。挺政兼施。貪酷相濟。所以然者。良由行取爲科道也。彼受在時。先以科道自居。謂異日能舉劾人。能榮辱人。及至守巡司府。竟以科道相待。謂彼異日可顯我可斥。我結交可爲膀臂。投契

明季北略卷十二

二

可爲與授畏敬之不暇。又何敢侮其意。制其行乎。故虐民剝民。顛倒民妾。斃民無不肆其所欲。可憐此虫。虫之氓叩闔無路。赴愬無門。欲不爲盜。得乎。臣所以效賈誼之痛哭者此也。國家受此三大病痛。由是章句無用。黨羽日盛。惟利是好。非情不行。竟成一迷局。舉世盡醉夢于其中。而不醒矣。嘗見青衿子。朝不謀夕。一叨鄉薦。便無窮舉人。及登甲科。遂鐘鳴鼎食。肥馬輕裘。非數百萬則數十萬。試思此胡爲乎來哉。嗟。嗟。古云財不在下。則在上。使其在下也。今日輸賦稅。

明日輸加派。猶有入之日。即使在上。今日發內帑。明日發京庫。猶有出之時。今何不幸而盡奪于中之結紳乎。則何日而得其出而流通于世乎。不獨不出也。彼且身無賦產。無徭田。無糧物。無稅。且庇護好民之賦。徭糧稅。其入之正未艾也。卽或有時而出。非買科第。則買地方。買遷陞。而出一無不入。天下有數之財。豈堪此乎。上好下甚。日趨日極。今天下危矣。若病根不除。則盜賊必不能息。勢不以皇上之天下。斷送于章句腐儒之手不止也。臣所以席藁跪伏于

明季北略卷十二

三

大明門外。引領待死。上陳治病之藥。言有四。一當速停科目。以黜虛文。一當速舉孝廉。以崇實行。一當速罷知推。以除積年橫恣之陋習。一當速罰災傷錢糧。以蘇屢歲無告之顛連。由此真才自出。風俗還醇。而世臻上理矣。瀝瀝五千餘言。皆切時弊。上嘉異之。故特有是命。時政府規知上意。必有闢門持達之典。故令啟新上書。持借以搏擊善類。啟新既進。惟從事敝車羸馬。以逢迎上意。而政府有求皆不應。恨之不見信任。

錢士升論李璉搜括之議

四月武生李璉奏致治在足國。請搜括臣幸助餉。大學士錢士升擬下之法。司不聽。士升上言。此者借端倖進。實繁有徒。而李璉者。乃倡為縉紳豪右。報名勸官。欲行手實籍沒之法。此皆衰世亂政。而敢陳于聖人之前。小人無忌憚。一至于此。且所惡于富者。兼併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貧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歸罪富家。而籍沒之。此秦始皇所不行于巴清。漢武帝所不行于卜式者也。此議一倡。凶命無類之徒。相率而與富家為難。大亂自此始矣。已而溫體仁以上欲通言路。竟改擬上。仍切責士升。以密勿大臣。即欲要譽。放之已足。毋庸汲汲。時福建右衛經歷吳化鯤。許奏士升弟士晉體仁亦擬嚴旨。士升遂乞罷許之。

明季北畧卷十二

四

詹爾選救錢士升

御史詹爾選上言。大學士錢士升引咎回籍。明于輔臣以執爭去也。皇上宜鼓舞之不暇。顧以為要譽耶。人臣而沽名義。所不敢也。乃人主不以名義鼓天下。

使其臣為尸祿保寵。習為寡廉鮮恥之世。又豈國家所利哉。天下明知一切苟且之政。拊心愧恨。有難殫述。輔臣不遇。因一事代天下請命耳。而竟鬱志以去。所日與皇上處者。惟此刻薄不識大體之徒。毀成法而釀隱憂。天下事尚可言哉。上召見廷臣于英武殿。怒詹爾選詰之。聲色俱厲。爾選從容奏對。不為訕。

上問如何為苟且。對曰。即捐助一事。亦苟且也。反覆數百言。且曰。臣死不足惜。皇上幸聽臣事。尚可為。即不聽臣。亦可留為他日之思。上益怒。欲下之獄。閣臣

明季北畧卷十二

五

申救良久。命項繫重墮。下都御史論罪。

倪元璐論恭薦

四月國子監祭酒倪元璐上言。昨見黃安邸學士鄒華。妄行薦舉。外及臣名。不勝驚異。陛下求賢若渴。本期宜幽燭隱。而宵人干進。薄孔孟為樵糠。繼晉繆為桃李。吳化鯤部民也。參及撫按。鄒華上下曰。薦及朝紳如是。而望朝廷之士。昂首舒眉。豈可得乎。上是之。七月元璐罷。誠意伯劉孔昭。奏其以妾日妻封也。有言冠帶間住。

劉宗周罷

四月大學士溫體仁等各指俸市馬從闕幣太監高起潛之請也。劉宗周士言一歲之間助陵工助城工又助馬價亦何報稱乎。萬一而時奉急公之旨諸臣于此毋乃沾沾有市心乎。惟皇上罷得已之役停不急之務節省愛養不徒為一切且夕之計亦何事屑屑以利為言乎。不聽。宗周尋報罷。

文場兼武

四月命鄉會試二三場兼武經書算放榜後習騎射

明季北略卷十二

六

此制科一變也。然是秋舅氏舉孝廉次年聯捷鄉會兩場俱未聞試武及十三年庚辰魏藻德榜始有習射之事。豈令始于丙子而行于庚辰耶。

童生瞿昌獻白兔

四月四川重慶府藍縣童生瞿昌進獻白兔上嫌其劇瑞瀆奏逐回籍

成德下獄

五月逮滋陽縣知縣成德下錦衣衛獄德性剛毅出文震孟之門震孟罷連章攻體仁凡十五上盡發其

奸母張氏何體仁與出。誦道詬之。後移獄刑部。成延綏。

謫金光宸

八月召廷臣於平臺初御史金光宸奏通州兵部右侍郎仇維楨首敘內臣功為借援上勿善也。欲重治之。適大雷雨議謫。

大清兵入塞

丙子二月 大清兵薄大同馬蓮口四月二十又薄大同宣府塞下六月廿六入嘉峯口。巡關御史王肇

明季北略卷十二

七

坤死之七月攻居庸關昌平北路上分遣諸內臣李國輔等各守關隘以張元佐為兵部右侍郎鎮守昌平。司禮太監魏國徵守天壽山國徵即日往。上語閣臣曰內臣即日就道而侍郎三日未出何怪朕之用內臣耶。初六丁未 大清兵深入 山西初八己酉。關道過昌平降丁內應城陷總兵巢不昌降。主事王桂趙悅太監王希忠等皆被殺。初九庚戌引還良鄉。十六丁巳攻寶坻入之殺知縣趙國鼎。二十二癸亥人定與殺家居少卿鹿繼善又入房山都城戒嚴不

米三百錢。上憂之。召廷臣于平臺問方畧。戶部尙書侯恂言禁市沽。左都御史唐世濟言破格用人。刑部侍郎朱大啟請列營城外爲守。禦吏科都給事中顏繼祖言收養京民細弱。上諭莫若蠲助爲便。八分初入。已卯入文安永清。分攻諸縣。十四乙酉攻香河。回涿州。陷順義。知縣上官盡自經。二十日辛丑至雄縣。而北攻陷城堡甚衆。九月命總理盧象昇總督各鎮兵入援。時象昇方追賊至鄆。西聞警以師入衛。因改象昇總督。官大山西軍務。是月初一壬寅。大清兵

明季北畧 卷十二

從建昌冷口還守將崔秉德請率兵還歸路。總監高起潛不敢進。揚言當半渡擊之。偵騎報師已盡行。四日起潛始進石門山。報斬三級。初九庚寅。大清兵攻山海關之一片石。巡撫馮任禦却之。

鹿善繼定興被殺

鹿善繼字伯順。號乾嶽。北直保定府定興縣人。萬曆四十一年癸丑進士。與吳郡周順昌吳橋范景文。被蕭寺雞鳴風雨以節義相期也。遷戶部山東司主事。懷宗立。陞太常寺少卿。未三載告歸。九年丙子七

月。大清兵破定興。善繼方移疾村居。念定興當涿南保地。背障神京。遂辭邱墓。令子化麟侍父于鄉。援兵登陴。七日城破。善繼守南門。兵從西北隅上拔刀脅降。善繼不可。兵怒斫公三刀。復射一矢而死。明年正月子化麟伏闕上書。言臣父以無備之城。必破之。臣獨堅誓死之心。衡拒方張之敵。不獨城存與存。勿去之義。抑欲人戰且守。折南下之謀。疏上下部。部覆得旨。贈大理寺卿。廕一子入監讀書。專祠賜謚。子祭造墳。恤終之典。無不備。蓋異數也。是冬化麟亦以

明季北畧 卷十二

九

苦次良痛死。善繼死時年六十有二。甲申。禮部祠額曰忠烈。

定興之守。是猶捧一簣以塞潢川。挽杯水以澆烈。焰欲不俱盡得乎。

敘守京功

十月賜太監曹化淳等綵幣。以各進馬也。敘京師城守功。太監張國元曹化淳蔭。拍揮僉事。各世襲。乙亥十一月。太監高起潛。弟廕錦衣衛中所正。戶世襲。丙子六月。命司禮監太監曹化淳。同法司

錄囚至于大兵深入則遣李國輔魏國徵等分守及退而張國元曹化淳敘功嗚呼朝廷乏人奈何與刀鋸之餘其天下事勢皆知忠臣良將之心於是乎灰矣

劉宗周疏責溫體仁

十月前工部右侍郎劉宗周上言往者貴崇煥讓國其他不過為法受過耳小人競起而修門戶之怨舉朝士之異己者概坐煥黨次第置之重典自此小人進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臣浸疎今日之禍實已已

明季北略卷十一

十

釀成之也且張鳳翼溺職中樞而與之專征何以服王洽之死丁魁楚之失事于追而與之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諸鎮巡勤王之師爭先入衛者凡幾人何以服耿如杞之死豈昔之為異己廢除者不難以同已互相容隱歟臣于是知小人之禍人國無已時也皇上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皇上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皇上崇廟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為恭皇上崇綜覈而臣下瑣屑苛求以示察究其用心無往不出于身家利祿皇上不察而用之則聚天

下之小人立于朝而有所不覺矣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臣不能為首揆溫體仁解矣

謝陞罷職

十月吏部尚書謝陞罷先是上命吏部指奏數年銓政大弊吏部覆奏不稱旨上切責之曰爾部職專用人推舉不效乃反稱綱目太密使中外束手且平時陞轉必優京卿甲科乃云京卿未必勝外官甲榜未必勝乙榜如此游移豈大臣實心體國之道故謝陞罷職十一月下左都御史唐世濟于獄以薦霍維

明季北略卷十一

十一

華也上以維華逆案世濟蒙蔽耳逆案上所手定十月起守制楊嗣昌為兵部尚書

常自裕論流寇

丙子正月給事中常自裕上言流寇數十萬最強無過關王彼多番漢降丁堅甲鐵騎洪承疇盧象昇即日報斬獲不過別營小隊耳於關勢曾無損也曹理兩臣宜令嵩闖關王而餘賊自破竹矣

是時流寇數十萬殺人如草官軍敗沒不知幾許諸鎮臣偶得小勝獲零賊數十百級便詡為功能

母為賊人竊笑乎况此數十百級向未知是賊之民若洪盧兩臣則固賊所素畏當時稱曰洪兵盧兵賊聞其至輒他徙乃自裕猶有此議真洞見軍中積弊者至圍闢而餘自破誠擒賊須擒王之策然闢王亦豈易圍耶此議事任事之分也

熊文燦代盧象昇

丙子夏六月休兵象昇疾走秦關與總督洪承疇議事時秦中之賊方熾豫中之賊又來凡臨潼邠州渭南韓城華州等處承疇隨地嚴兵阻賊象昇又屢獲

明季北事卷十二

七

奇勝金魚阱獸賊日暮可平乃溫體仁忌功象昇忽受命勤王未幾改宣大總督而以熊文燦代之文燦惟迎合中朝為事一意招撫賊勢復烈蓋體仁以象昇為南人不習邊塞改置重地增其擔負緩則傲之急則殺之此其積念也後象昇戰沒承疇尋亦改督

孫傳廷擒高迎祥

正月廿三日巳陝賊陷麟游二月過天星乞降陝撫甘肅潤受之尋延河劫掠如故三月山西賊陷和

順十八日癸亥甘學潤削籍聽勅以孫傳廷代之五月十一日癸丑過天星復叛于延安七月十一日癸丑陝賊陷成縣十九日壬戌孫傳廷擊賊于盤屋大破之擒賊首闖王高迎祥及劉哲等獻俘闕下磔于市十月漢南賊陷襄城

高迎祥為流寇之魁縱橫秦晉者十載流毒不可勝計傳廷一旦得而擒之亦甚快矣雖其後有劉闖之敗而此功亦何可掩歟

李自成入西川

明季北事卷十二

七

高迎祥既擒自成竄西川走苗城十月初四日據秦州等處日等關副將孔全斌等遁于是破甯羌攻虜虜宗朱廷一者時為軍將株守保甯坐視不救遂直趨成都蜀撫王維章聽其突入不能扼禦自成往紮階後關維章遠問伏法

河南光山之敗

丙子正月廿六日壬申賊陷關鄉上用經畧侍郎王承禎巡撫河南時宛南裕舞一帶巨寇鳩張踞蟠龍出負嶠為勢不一年家禎旋罷去陞河北道常道立

代之。蓋道立幼在楊鶴衙齋。與嗣員善。嗣員時以本兵入閣也。上又憂賊未即平。命內臣盧九德劉元斌率禁旅出討。八月抵河南。九德號雙泉。揚州人性勤幹。諸練兵機其把牌中軍黃得功。朱紀皆驍勇絕倫。官兵剿賊于真陽縣之張家灣。追至光山。千總張國柱被圍遊擊苗有才救之。而山下雪積坑深。方欲收兵。賊大隊齊發。呼囉囉為號。四面合圍。官兵大敗。大界劇賊人有副馬。疲則身之。蹣跚如飛。官兵用步卒尾之。重趺而至。賊已逸。法喘息未定。他警又告。故將

明季北略卷十二

壬不勝勞苦終無成功。是年賊勢益熾。

左良玉鄢陵之捷

丙子秋河南賊首老回回許文衝王九仁王成龍薛仁貴等連營七十里。所在焚掠。其勢張甚。八月二十三日掠扶溝等縣。野火光徹天。四夜不息。時左良玉病漸痊。率兵三千駐鄢陵。有楚紳某復資精銳五百人。曾獲謀者訊之。乃曰。大師居大營。夜間發火亦大小師居小營。夜間發火亦小。蓋百姓菽豆新登。賊至暮聚而焚之。各營遙望火焰猛烈者。即知大師所

居。凡日中所殺兵民。所掠子女及金幣。幾何俱往。報功賊帥開營檢納。小帥營前火勢稍微。諸賊一望可辨。人有赤白二旗為號。良玉得其實。即大張旗幟。啟營門。伏甲士于內。將菽草蕪之。光可燭天。賊見火烟勃起。謂大師所在。咸趨至獻功。良玉納之。審閱甫畢。暗舉一號。壯士突出。擒二十八人。斬之。守營賊見報功者良久不遣。竊疑之。良玉乘夜親率精銳。夜襲賊不之備。大敗。獲銀盛九。即分資將士。是夕追殺數十里。賊逃去。步賊遁走不及。或伏鄉野。積腐敗。置

明季北略卷十二

五

草開花地。及明百姓逼索田園中。悉擄出。斬之。八殺數千人。屍橫遍野。時獲一婦人。美而藍首飾金珠甚盛。服白細衣。白綾裹足。良玉問曰。汝何方人。婦曰。山西平陽人。良玉曰。幾何歲矣。曰三十二歲。問從賊幾年矣。曰三年。又問丈夫何人。今安在。曰夫號薛仁貴。已死于練可地方矣。薛仁貴者。居恒素衣銀冑。其兵旗甲俱用白色。望之如雪。故號薛仁貴。驍勇善戰。中稱為白袍將軍。廷訊既畢。令出斬之。肌色如玉。尻下既黑且堅。以乘馬三年故也。諸兵分取珠寶。

其腹將心。肺炙而食之。是役也。賊眾折傷。潰而為一。老回回一股奔鄭州。計文冲一股奔陳州。沈邱後。玉追至鄭州。老回回遣人冒而誘之。良玉怒。追入山。誤為賊圍。久之。不料糧盡。援絕。良玉將自刎。麾下千總洪機年二十七。猛勇絕倫。急止之。曰。將軍何若是。某願奮死。潰圍。良玉遂與並馬。塵搏。兵從之。戶姓踞山上。飛擲磚石。以助兵勢。由此開路。良玉突圍而出。然山徑多石。洪機馬蹶。身被重傷。出圍三日。乃死。良玉悲勵。殺馬祭之。設醮而去。良玉字崑山。遼陽人。其為將也。軍法頗寬。凡掠子女金帛。俱不之究。但諭之云。汝只為我殺賊耳。鄧陵之役。所得貨寶。俱賞士卒而已。纖毫不取其得。眾以此。此吾鄉人。昔年在豫時。親所見聞而述者。

明季北畧 卷十五

未

良玉駐軍楚豫。一諸生篤子伉儷。訪兵掠其妻。良玉命詣營。親索已而得之。入白良玉。其妻嫌生之貧。而耽于兵之富逸也。竟不肯認。良玉不能決。問生曰。既為汝妻。知體中有暗記否。生曰。曾記乳下有一黑子。良玉驗之。果信。謂生曰。彼既不以汝為

夫汝何必以彼為妻耶。軍中婦人不少。任汝所擇。生泣拜而出。檢一婦以去。行不三里。忽一騎飛至。贈生以囊。啟視之。乃良玉所斬惡婦首級也。生大驚泣謝。一時傳以為快。然所至淫掠。豈能如一笠一金必斬之師哉。六月十一筆。

楚中流寇焚竹山

丙十二月。即襄賊犯竹山。竹山縣屬湖廣。鄖陽府。自七年為賊屠陷。五年。知縣黃應鵬。僅栖草舍。教稼。主是賊復至。應鵬棄城。定賊入據城。有徵糧六百石。

明季北畧 卷十二

七

盡為賊食。盡焚縣治而去。為空城矣。

三月廿七日。甲戌。撫治鄖陽宋祖舜。削籍以追寇失。利亡其符印。故也。以苗胙土撫鄖陽。十月。河南賊陷襄陽。十二月。以鄖襄賊逞。罷撫治苗胙土。以陳良訓代之。

當時稍賊強逞。雖宿將猶不能制。而以白面儒生當之。庸有濟乎。紛紛代易。徒擾民耳。

張獻忠陷應城

丙子十二月初六日。戊申。獻忠率應城土民。變四

賊忠引眾自東馳西。繞城而過。境不攻圍。百姓大喜。謂賊已去甚輕之。不設備。賊忠距西門十里。駐營。休息。士馬次日寂然不動。探騎至。輒登城辱督之。而賊如故。止田西南兩門。而虛其東北。欲俟出走。伏兵邀擊。下。愚民反笑其無能。益驕。且情越三日。有一僧勇而寡謀。聞徐翰林家有鐵甲。取服之。率眾千餘。闖城出。戰賊。望其至。佯棄輜重。走鄉愚。嗜利爭取之。獻忠度其離城數里。旋馬突至。斬僧。縱騎大殺鄉兵。無有遺者。遂長舉城下。使勇士數人。用梯登城守者。見賊

明季北略 卷十二

太

猝上。悉驚潰。截斷東北西門鎖鑰。出走。而賊騎已由西南繞東北矣。殺戮萬計。縣令某死之。此十二月初十事。凡居八日。殺掠一空。至十八日始去。尋圍襄陽。時城內多山西賈客。與眾約曰。若等登城圍守。慎勿阻。賊有所問。我輩應答。眾從之。俄而賊眾以牛皮自蔽。攻掘城下。城上力士用長鉞鉤或揪搗之。或擡取之。砲石雜發。賊不敢近。攻八日而去。此應城人述語云。鴛鳥將擊。必伏其形。兵家之說也。愚僧之死。直矣。彼百姓亦何罪。歟。至夢城之守。則深得解以

待動逸以待勞之意

宜城張烈婦嘗賊

烈婦何氏。湖廣宜城人。幼頑而慧。長歸諸生張聯奎。故貧士。婦早夜操作。不避寒暑。景禎丙子。寇迫宜城。聯奎偕婦及子順重入城避難。聯奎以顧父旋返。獨婦母子踉蹌行。將屆城。賊轉近。男女奔避如蟻。婦坐泉中。自念。矛鎗如雨。下奔亦死。不奔亦死。與辱身而死。再引領當刃。忍痛須臾。全名萬古。呱呱兒弗顧也。時順重甫七歲。性至孝。戀母與前。堅不去。賊騎蜂擁。哀呼母不絕聲。賊以婦親都也。揮順奪之。婦伸頸求斫。抗聲言。賊不能屈殺之。順重毫無怖狀。伏地抱屍哀聲徹天。臨刑猶罵賊。兩手挽母衣不釋。是日天地晦冥。陰風慘厲。見者哀之。撫按為請卹于朝。

劉大聲守潯州

丙子正月。賊連營數十里。攻潯州。太僕寺卿李覺斯知州劉大聲。言率士民固守。賊雲梯衝棚穴地。填壕。直道環攻。城上火駁交發。奪其雲梯。燬之。賊死者甚衆。敵兵稍退。掠村落婦女數百人。裸而沓淫之。已而

盡斷其頭環樹植其趾而倒埋之。露其下私以厭諸。城上燃礮。礮皆迸裂或暗不鳴。城中惶懼。覺斯命取民間圓輪爐人亦數百枚懸牒外。嚮以厭勝之。燃礮始發。賊復大創。賊怒攻益急。時總理盧象昇師次鳳陽。諸道兵畢集。劉大鞏馳檄請救。初八甲寅。象昇合諸路兵。授滁州。戰于城東五里橋。賊大潰。象昇麾軍追之。逐北五十里。屍相枕藉。滑撫朱大典遣將截之。斬六百餘級。賊西向鳳陽。犯圍陵。大典與總兵楊御著列營。度賊不敢攻。遂渡河掠懷遠。十七日

明季北畧卷十二

手

癸亥。賊陷懷遠。大典兵至。賊焚廬舍北渡。十九日乙丑。陷靈璧。進逼泗州。二十一日戊辰。陷蕭縣。滁陽敗北之賊。副將祖大樂兩敗之于永城。斬賊首混王。王賊精銳散亡大半。二月初四日巳卯。賊陷太湖。十一日丙戌。陷潛山。

附記 賊首混天王聞滁州饑裕。至滁州觀形勢。平勝可以藏兵。遂至過孫遊擊軍。斬劇賊開山虎。混世王直前。孫遊擊被鞭而敗。時象昇援兵未至。有守將某出戰。賊圍殺之。州民大懼。閉城不出。南

京本兵呂維祺。遣士守備援之。此出野史。

前言朱大典莫為堵截。賊逸去。此言遣將截之者。何蓋雖截而不能大獲耳。

是歲流寇益橫。自山陝西楚豫而江北所在見告。當事諸臣勦之不能勝。潛議招撫。于是五月下詔大赦。山陝協從羣盜。令地方官多方安插。以銷反側。違者重治之。以賊之老翁在秦趙故也。然亦無可奈何之計。豈勝算哉。六月十四日。

明季北畧卷十二

手

十月命採平陽鳳翔諸鎮以儲國用。自官大敵之。世未聞採鐵以足用者。至于搜括助馬等事。無非言利小人。逢君所欲。不顧貽禍宗社。生民然則思願之體仁。其猶宋神宗之安石歟。

楊爾銘救史可法 桐城人逃

流寇犯安桐等處。安廬道史可法率眾出。與賊相城三十餘里。被圍于鹿耳城。甚危。可法謂麾下曰。事急矣。吾稔知桐城楊令。年少而才。得彼赴救。圍始可解。誰敢馳書者。一將願往。遂清圍。出夜半叩城。縋入。出書曰。楊且日坐候天明。大事去矣。然時既。而士

卒復寡爾銘疑思移刻疾遂請紳議事既至即捐其冠帶易以戎衣率通邑鄉兵趨救不必長劍大戟止令每人各持兩炬疎行廣隊整肅而行賊遙見火光燭天疑大軍至即解圍去可法得免既而聞賊將復犯境親往廬州迎黃得功軍城守賊傳焚掠郊野而去未幾爾銘陞兵憲仕至廣東道御史云按楊爾銘四川敘州府筠連縣人崇禎甲戌進士年十四即令桐城冠大以綳塞後座高翹足而升履甚易之久之側冠而出隸笑曰老爺紗帽垂矣爾銘大怒曰汝

明季北略卷十二

謂吾蚤即從今日至始投藪于地悉皆之遂長嘆焉

誌異

正月孝陵雷樹火 二月山西大饑人相食唐玉華
鍵奏南陽府饑有母烹其女者 六月初三丙子夜
有星大如斗色赤芒耀約十丈自西南流東聲如雷
前載子炙父母此書母烹其女嗚呼人道絕矣
孝子燕火不燃

郭亮湖廣孝感實人子也日不習詩書而有至性天
啟四年母李病亮額天乞以身代地割右臂肉進母

母食之病愈崇禎二年父維志又病篤復截左臂而
進父父病亦起踰數年父母卒祭葬獨在不累兄弟
或有重其貧而孝者贈贈卻不受墓傍築一場編柳
為籬累壤為榻苦塊六年不解衣理髮每設祭則號
慟坐是兩目瞖眵流賊過其廬燕火數四烟息不燃
駭而問之知為孝子家始下馬羅拜而去

割股之事令甲有禁然以一體論子之身原父母
之身非從外授也會曰無毀卜日能竭為親以愛
其身無毀傷者為無毀於他人耳若毀于親何傷

明季北略卷十二

誌

善乎李侍御鳳翔之言曰亦知割股非中正情到
摧傷豈為王威甯伯鉞之題捨身崖曰此身如
何容易捨捨時除是為君親即此二說是以論孝
子矣

大清朝改元

大清朝改元崇德元年實為丙子歲即大清之天
聰十年明之崇禎九年也

陳烈婦傳

列婦陳氏吳江沙港人也陳為著姓所誦張生士柏

天而貧士相之兄士松素無賴里有豪曰徐洪聞烈婦之艾謀置之側室已與其伯有成言矣懼烈婦之不從也賄鄰婦託故宿其家為內應統數十人夜襲之烈婦被掠以去求死不得抵徐之家愈求死徐亦無可奈何洪曰若不從當與張程為妻張程者洪之傭奴也伴與程奴婦徹夜哭不絕及明洪有相識者見洪家之卒卒也往視聞冤號聲不忍就察之則其內戚也拔而歸諸其父烈婦曰伯實利其所有徐不得志于我終不我置也訟之縣或居間于令令謬謂

明季北粵 卷十二

與種定情三夕嫌貪遂歸則刑其手而繫之獄且令其父償伯之所得烈婦曰既罪矣且又誣我不再訟則寬不白適巡方御史路振飛按部松江與其父走松江慙之御史披其牘反復窮詰不准為理烈婦遂伏地御史命之起不應怪之令視之則刺刃于頸而兩手按之死矣御史大驚疾命醫已不可救閱其衣盡複遍紉其周折之處而厚以纏束堅緻不可復動御史出拾金為周身之具捕徐洪張士松等斃之獄松江許給諫譽卿露緘致得史書為烈婦暴寬且

日不脛而走流傳長安稱柏臺之下有刎死之少婦奈何不聞之上也于是御史疏于朝罪狀令令不一月暴死郡城舟中而徐洪張士松之黨有漏網者復為震雷擊死

許給事上按臺書

日者吳門未及晉謁仰荷祖臺折節先施復失倒屣罪甚自祖臺按部以來三吳墨吏有望風解綬之意曷勝敬服昨聞吳江烈婦事最慘觀其紉衣佩刃甯死不辱比夫從容就義殆聖賢所為雖豪傑猶難之

明季北粵 卷十二

况聞中一女子平使國家得如烈婦數人將何事不可做又何患小人內亂而敵國外訌也聞獄者杜法狗嘴誣以姦情齒之辱之致貞烈之氣挫折不堪甯向增前一席地自刎明志嗟乎世未有死難之貪夫乃有死節之淫婦哉此六月飛霜三年不雨之變復見於茲矣事關風化節義講者囑者公行無忌蓋清朝所當誅者度祖臺必且夕拜疏以首目理輸之手采特振今日持斧之威稜不待不肖陳詞之畢矣第

罪了局則烈婦合冤。貪人得志。有負祖臺激揚至意。耳况此事喧傳不脛而走。若不題察。或流聞長安。妄疑柏臺之下。何以有列死之少婦。似祖臺又斷不可不明白入告也。不肖第杜門省愆。不欲饒舌。而一腔公憤。不容自己。輒敢露緘。以聞。惟賜裁察。

明季北畧卷之十二終

明季北畧卷之十二

美

明季北畧卷之十三

錫山計六奇用

崇禎十年丁丑

體仁擬旨逮錢瞿

正月常熟縣民張從儒。訐奏前禮部右侍郎錢謙益。構臣瞿式耜。謂二臣喜怒。操人才進退之權。賄賂握江南死生之柄。三黨九族。無不詐之人。與販通番。無不為之事。甚至侵國帑。謗朝廷。危社稷。止因門生故舊。列于要津。鳴冤無地。官幹豪奴。滿于道路。洩忿何

明季北畧卷之十三

從奏上。溫體仁擬旨。逮錢謙益。瞿式耜。下刑部獄。先是奸民陳履謙。爭產求二官。關說不允。懷恨遂唆從儒。訐奏。既奉旨提問。履謙等得志。遂捏造款曹和溫等虛詞。多方嚇詐。款曹者謂謙益嘗作故太監王安。祠記曹化淳出王安門。宜欵之和溫者。為溫與謙益有隙。宜和之。曹化淳訪知之。憤發其奸。至是刑部尙書鄭三俊。審出真情。陳履謙張從儒。各打一百棍。立柳三月死。謙益等尋釋歸。

陸文聲奏復社

三月太倉州監生陸文聲。陳風俗之弊。皆原于士子。太倉庶吉士張溥。前臨川知縣張采。倡復社以亂天。下命南直提學倪元琪查究。元琪回奏。極言文聲之妄。稱東吳精進之學。復社為最著。大都誠心質行。講藝談經。互相琢磨。文必先正。品必賢良。無慚名教。大都陸文聲有憾于東。故借復社為名耳。上責其蒙飾。降光祿寺錄事。

張溥字天如。號西銘。兒時奇慧。好學。成人日讀書數千言。年十五。喪父。奉母金居西郭。十九補諸生。

明季北畧 卷十三

同邑吳偉業。從受易與張采。創立復社。聯絡吳越俊秀。崇禎辛未。成進士第七人。除庶吉士。觸執政要人怒。乞假歸。要人招陸文聲以社黨入奏。而蘇州司李某復訐溥。牽連六七年。以暴病卒。後御史劉熙祚給事姜埰。交章訟寃。奉旨所著書呈進。天下傳而誦之。有七錄齊集。史論一編。二編。及論畧。春秋三書。十三經合纂。歷代文典。文乘。通鑑紀事本末。宋元紀事本末。古文互刪。漢魏百三名家歷代名臣奏議等書行世。

倪元琪。號三蘭。浙江上虞人。天啟壬戌進士。歷仕至蘇松學政。降錄事。尋陞光祿寺丞。卒于家。

李如燦直言下獄

四月。諭百官求直言。給事中李如燦。上言國家祖制。千古稱善。自軍不用而兵設。民始不得安其身。自屯不畊而餉興。農始不得有其食。有兵不練。兵增而餉益匱。有餉不核。餉多而兵愈冒。比者核實之使四出。而括克屢聞。占冒不戒。可謂有政事乎。魏呈濶詹爾。選李化龍。劉宗周。皆以一鳴輒翻。今下明詔求直言。

明季北畧 卷十三

倘赦其前。愚收之左右。是直言不求而自至也。若夫輔成君道。尤在相臣。今此瞻彼顧。結黨徇私。又何怪水旱盜賊之屢見哉。上怒。下如燦于獄。左論德黃道周。上言陛下下詔求直言。而直言者輒斥。清刑獄而下獄者旋開。大臣雖清強。曾何益理亂之數。上不悞切責之。

楊光先參陳啟新

四月。新安衛千戶楊光先疏。參陳啟新。并及溫體仁。與相自隨。謂啟新荷皇上獨斷。拔之泥淖之中。置之

言路之首宜致皇上為商周啟新為傳說乃鄙夫既得患失心生稱童利害口與言違正世俗所謂說真方賣假藥之小人也按啟新原疏所指諸大病根今當首申前議以拯斯民何受事以來絕無一字談及何當日在局外則自謂旁觀最清一入局中頓鶴突也臣今所言清屯核餉皆啟新未結之局皆啟新分內之事如啟新不知弊源是為不智知而不言是為不忠人臣不忠罪當死不智而以淳詞誑皇上騙美官亦當死啟新本太倉州軍士嘗充漕司書辦前啟

明季北略

卷十三

四

新五千餘言不出破情面三字而原任山西布政樊夏樞是其刑司服役之故主則特疏引薦情面乎不情面乎最可駭者書辦被殺何關國體重輕何與諫垣名節乃以申明賞罰為胡爾儀等請卹非貪其一歲四十金之賄何耶今胡爾儀見在關臣衙門供役而啟新謂之已死是與指鹿為馬何異啟新罪不容于死矣至若首輔溫體仁原與啟新不同治國平天下是其責持危扶顛是其任休休有容是其技體仁柯國以來邊騎兩簿都城流賊各省延變平治之綱

安在國危于上而不求所以安民怨于下而不思所以卹扶持之責安在忠告之言不受睚眦之怨不忘休休之量安在三者無一誠殆哉一箇臣也惟有引罪以去庶幾不誤人國乃悠悠忽忽一利不與一害不除頑顏戀棧若不斷送盡天下蒼生不已也上責其瀆陳陳啟新疏辯有旨責其軍國大事竟無一言陳奏着降二級照舊供職光先屢奏啟新上怒其恣廢干政廷杖戍遼東及十五年壬午八月時啟新為刑科右給事中匿喪被劾下撫按訊之尋道

明季北略

卷十三

五

朱國弼劾溫體仁

四月撫寧侯朱國弼劾溫體仁徇私左都御史唐世濟又劾體仁受霍維華賂令書世濟發端上慰諭體仁奪國弼侯爵世濟亦戍邊六月體仁引疾免賜金幣遣行人護歸初體仁以請發錢謙益受主知遂入相時上英明憤延臣甚且亡狀體仁惟斤斤自守不殖貨賄故上始終信之至是底私黨排異已與舉朝為仇攻者無虛日故免歸

高起潛行部

四月總監高起潛行劾承平道劉景耀閉內道楊於國俱耻行屬禮上疏求免上謂總監原以總督體統行事罷於國降景耀二級以後監司皆莫敢爭

七月工部員外郎方璽上言皇上親擒魏忠賢而手刃之豈溺情閹豎者不過以外廷諸臣無一可用而借才及之况人臣苟知報君何論內外內臣既微茲曠典孰不欲棄捐頂踵以副我皇上者不必總總過計也給事中何楷以其通內呈身吏部請削其籍土手改降二級調

明季北畧卷十三

責臣罪已

閏四月大旱久祈不雨聖諭責臣罪已曰帝德好生降罰必有所致久祈不應乃朕躬之愆誠未能上達朝廷之德澤不能下沾如張官設吏原為治國安民今出仕專為身謀居官有同貿易催餉糧先比火耗完正額又欲羨餘甚至已經蠲免悖旨私徵後議繕修乘機自潤或召買不給價能或驛路詭名轎臺或差派則賣富殊貧或理讞則以直為枉阿堵違心則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則奸慝可容撫按之薦劾失真

要津之毀譽倒置又如勳戚不知厭足縱貪橫于京畿鄉宦滅棄防維肆侵凌于閭里納無賴為爪牙受奸民之投獻不肖官吏畏勢而曲承積惡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誰能安枕似此種種足于天和積過良深所以挽回不易都着洗滌肺肝共竭悃誠仰祇天意

楊嗣昌建議均輸

羣盜盤踞江北廷議大發兵計臣苦于無餉兵部尚書楊嗣昌建議因改糧為均輸以濟軍食因加賦二

明季北畧卷十三

萬兩下詔曰暫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

史可法巡撫安廬

七月以史可法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安廬池太等處軍務時以寇患故創設明年戊寅六月可法以憂歸史可法號道鄰河南 人崇禎戊辰進士為安廬道六載廉敏而愛民貪吏望風解綬至是即擢安廬巡撫洵東南之保障也

聖駕巡城

京師時見聖駕郊天祭地祀日夕月幸學籍田大閱

祫祭上陵等外此則會典所不載禮制所不註崇禎
丁丑八月上欲巡城勅禮兵二部覈舊例二祀至今
無有也以事瑣非至尊所宜親二祖列宗豈不注
城池哉各有所司故耳茲于八月廿六廿七兩日親
履內外城鹵簿之整嚴軍容之辟易非草莽人所得
指點但內外城脚沿衢擺設戎裝軍士約用六十萬
一切在京人等京營主將俱已厚值僱其侍立廝役
無人貨幣無人各衛衛閫如矣又大內所發于金吾
一應衣飾器用恐備臨時指取非數之可計其一事

明季北畧

卷十三

八

一物又非止一人可值如蕭大亨之武蔭蕭松菴錦
衣僉事也內止派其領值醬色縐紗深衣一襲尚衣
局派發爲單爲夾爲花樣各別爲身袖長短大小共
九十件每件黃色夾板一人捧之則用九十人矣色
色皆然幾萬萬人爲之趨踰奔走者兩日夜究竟于
城上一無所益遙望祿米倉漕糧露積繫計臣二人
于獄後杖斃其一汪明際是也明際甯國人戊午孝
廉
是舉也斃兩事外之人戎政尚書陸周禮之僕以我

政禮宜驍乘其僕仰窺屏一掛拳椎死僕臣陸所
不欲其隨身者也

天下有大寇不思保四境之外而圖數十里之城
城亦安足恃哉卽有脩葺亦兵工二部事耳豈萬
乘所宜親履者且自天子以至軍民數千萬衆奔
走兩日夜服用移繞于外亂亡之兆已于此見矣
黃道周七不如

十月定東宮官屬先是黃道周自陳七不如謂品行
不如劉宗周至性不如倪元璐遠見深慮不如魏星

明季北畧

卷十三

九

潤犯顏敢諫不如詹爾選老成足備顧問不如陳繼
儒朴心醇行不如李如燦傅朝佑文章氣節不如錢
謙益鄭鄩有旨責其顛倒是非甚至蔑倫杖母名教
罪人猶曰不如是何肺腑着同將話來于是道周復
疏辯謂臣與鄭鄩同爲庶常時文震孟疏論魏忠賢
鄭鄩抗疏任之削籍入山每以臣爲怯臣心愧鄩也
每執筆不能明白輒思鄭鄩以爲不如真不如也蓋
以此自疚亦以此分規非爲累臣地也上念道周起
廢不久有旨不究至是定東宮官屬右論德垣煜編

脩楊廷麟交讓道周。閩臣以道周有不如鄭野語謂其意見偏廢之。給事中馮元慶言道周忠足以動聖鑒而不能得執政之心。恐天下後世有以議閣臣之得失也不聽。

魏呈潤號倩石龍溪人。崇禎戊辰進士官給事中。

傅朝祐字右君江西臨川人。萬歷壬子解元。天啟

壬戌進士。授中書庚午選兵科給事中。選刑科丁

丑以諫言革職。下獄。賜杖卒。當給事中章正宸以

劾王應熊下獄。莊繫獄以言時弊。降職。朝祐中教

明季北畧 卷十五

日皇上之選二臣。不啻風雷之振。秋。擇視之若輕。

而舉朝見遠二臣。不啻霜雪之損。嘉禾。關係特重。

又劾太監王坤併咎首輔云。

陝西李自成諸賊

丁丑正月諸賊混天星侵軼商洛。李自成縱橫西河。

過天星盤踞汧隴。獨行狼在漢南。蝎子塊在河西。與

西番合謀。十月過天星李自成入蜀。混天猴蝎子塊

隨之。川兵大敗。混蝎于廣元。斬首于餘級。

李巖歸自成

李巖河南開封府杞縣人。天啟七年丁卯。孝廉有文武才。弟牟庠士。父某進士。故世稱巖為李公子。家富而豪。好施。尚義。時頻年旱。飢邑令宋某催科不息。百姓流離。巖進曰。暫休徵比。設法賑給。宋令曰。楊閣部

飛檄兩下。若不徵比。將何以應。至于賑濟。飢民本應

鑄糧。匱乏。止有分派富戶耳。巖退捐米二百餘石。那

賴子聞之。遂糾數十人。譁于富室。引李公子為例。不

從。輒焚掠。有力者白宋令出示禁戢。宋方不悅。巖即

發牒傳諭。速速解散。名圖生理。不許借名求賑。時眾

明季北畧 卷十五

要挾。如違。即係亂民。嚴拿究罪。飢民擊碎令牌。羣集

署前大呼曰。吾輩終須餓死。不如其掠宋令。急邀巖

議。巖曰。速諭暫免徵催。并勸富室出米減價。官糶則

猶可及止也。宋從之。眾曰。吾等姑去。如無米。當再至

耳。宋聞之而懼。謂巖發粟市恩。以致眾叛。倘異日復

至。其奈之何。遂申報按察司云。舉人李巖謀為不軌。

私散家財。買眾心。以圖大舉。打差辱官。不容比較。恐

滋蔓難圖。禍生不測。乞申撫按。以賊奸究。以靖地方。

按察司據縣申文。撫按即批。宋密拿李巖。監禁。毋得

輒縱。宋遂拘巖下獄。百姓共怒曰：爲我而累李公子，
忝乎。羣赴縣殺米。劫巖出獄。重犯俱釋。倉庫一空。巖
謂衆曰：汝等救我，誠爲厚意。然事甚大，罪在不赦。不
如歸李門王，可以免禍。而致富貴。衆從之。巖遣弟率
率家口先行。隨一炬而去。城中止餘衙役數十人。及
民二三百而已。巖走自成。卽勸假行仁義。禁兵姪殺
收人心。以圖大事。自成深然之。巖後薦同年牛金星
等歸者甚衆。自成兵勢益強。巖遺黨僞爲商賈。廣
流言稱自成仁義之師。不殺不掠。又不納糧。愚民
明季北略 卷十三 主

之惟恐自成不至。望風思降矣。

子幼時聞賊信。急成云：李公子亂。而不知有李自
成。及自成入京。世猶疑卽李公子。而不知李公子
乃李巖也。故詳誌之。

王忠軍噪

丁丑二月。山西總兵王忠。以兵援河南。稱數月不
進。一軍噪而歸。給事中凌義渠論之。詔逮忠入都。十
三日乙酉。命陝撫孫傳廷總理河南。
十一月。兵部尚書楊嗣昌請阻勦賊之期。合各撫鋪

分任斷截要害地方。提兵合勦從之。

賊犯荊州

丁丑閏四月初四日壬寅。以熊文燦爲兵部尚書。總
理軍務。督剿流寇。時文燦新平閩寇。有威望。故有是
命。五月。鄭襄賊犯荊州。焚荊州墳園。十二月。以戴東
閔撫治鄖陽。

胡光翰戰死

胡光翰。湖廣鄖陽府鄖縣諸生。性英烈。處鄉里。睹不
平事。往往毅然身任之。崇禎十年。流寇猖獗。襄陽爲

明季北略 卷十三 主

主

壘。光翰乃約鄉父老爲撫。按陳寇禍。慷慨涕泗。激以
忠義。歎血糾集鄉勇。立約束而部署之。自是賊過其
堡者。相戒不敢犯。會有奸徒管某者。爲賊導以坎堡。
光翰竭力并禦。久之糧盡。勢迫。援兵莫發。仰天太息。
曰：吾糾合諸衆。冀得保全鄉里父老。及宗族子弟耳。
今事敗。當事素怖賊。脫聞吾等圍急。掩耳床下。伏耳
豈能相接。死矣。復何道。衆皆掩面哭不止。越日光翰
語其徒曰：吾爲若先。萬一得突圍出。卽不然。吾往以
死當賊。請君乘間走可也。乃率衆衝陣。戰良久。賊益

四三蜀集力不支猶手格殺數賊被創死之

予聞之楚友云賊畏死甚于人諸屠破邑見衆持

挺聚立即詭言若遽釋樞當貸若死不聽則亦不

敢近有怒焉馳馬去耳使鄉野小民盡如胡公而

當事者肯犄角設援則賊安能蹂躪殘破如人無

人境乎胡公敗由管奸何異李陵事後先不爽耶

撫議成于熊文燦樞部楊嗣昌從中主之遂竭東

南之力不能奏車攻之功海內用竭皇陵震動將

祖宗金甌無缺之天下斷送賊手嗚乎誰生厲階

明季北畧 卷十三

古

至今爲梗恨不請尙方劍戮佞臣尸也

賊援江北

丁丑正月總兵秦翼明楊世恩等敗賊于應山斬級

五百又逐于麻黃岡賊潰爲四一股西犯德安一股

東趨南直朱大典馳赴之俄而楚賊盡在江北而豫

賊老回回闖場天等亦自光固而南會之蘇松巡撫

張國維駐師京口沿江戒嚴賊禮醮于大山寺薦拔

亡者遂分屯大江小江皇甫常山諸地沿江營火夜

燭數十里俄真六合人民俱倚櫓而立

當時賊勢如此江左之急可知然卒保無虞者斯

豈人力歟曹丕有言大哉江乎天之所以限南北

也吾于此益信不然東南半壁爲賊所糜爛久矣

然民之生于三吳倖全首領于劫運者亦天也命

也不可不自幸也 六月十七日筆

左良玉立功騎蹇

丁丑二月左良玉大破賊于舒城六安連戰三捷

秦翼明敗賊于細石嶺擒賊首二人賊潛竄大山中張

國維檄良玉入山搜捕良玉新立功騎蹇不奉調

明季北畧 卷十三

五

維三檄之始自舒城進發賊已飽掠出境後義渠劫

之詔革良玉職令殺賊自贖

賊圍安慶

賊至安慶立營次日攻城都督洪正春選卒三千

兵二千使潘中軍率之出戰賊合圍而殺之副將程

龍以火藥含笑自焚死我兵大敗賊追至城下圍之

正春白史可法出兵可法督士民堅守不戰賊攻城

城上箭砲雜發傷賊甚衆苦攻十四日不破賊乃退

十月入舒城參將張一龍勝之于管家園獲其頭目

搖大勳等副將孫應元勝之于烏紗山。斬五千餘級。太監劉斌率京營兵鏖戰。竟日追殺七十餘里。賊哭震天。殺賊五百四十二級。賊遁入山。十二月癸巳。賊陷靈壁。

陳于玉自刎

陳于王字丹衷。世爲武進人。先世以明初從征有功。授蘇州衛千戶。得世襲。于王幼業儒。身長七尺。萬歷壬子乙卯。一再登武科。授守備。擒海盜翁元李稍等。匪崇明都司。復有茶山王王一爵等倡亂。聚眾數千。

明季北略 卷十三

六

窟穴大海。金山。沙柘林等地。幾無甯日。官兵勦賊于羊山嘴。勢不敵。退泊金山。請檄崇明添兵協剿。于王選舟師數十艘。戰賊于羊山殿前。用磨盤銃擊之。賊稍卻。已而復持短刀。躍入賊舟。殺賊無數。生擒盜首一爵。餘潰散。當道交章薦之。威名日盛。崇禎初。巡撫費文衡補遊擊。繼費者爲張國維。及巡按祁彪佳。皆奇其才。時寇氛逼江北。因命于王爲遊擊。守六合。蔣若采爲守備。守江浦。互相犄角。斬賊李乘龍等百。人賊皆遁去。復犯宿松。于王弟國計及包文達。錢士

選等以兵二千人赴剿。賊衆勢大。遂敗。績文達士選俱戰死于王。不見國計。飛馬殺入賊圍。救出回至安慶。嗣後永生洲。參將程龍及于王等復與賊戰太湖。豐家店。相拒數日。程龍營被賊放火。延燒銃藥。賊掄殺至于王手執大刀奮勇先登。如摧枯拉朽。然久戰重傷。諸將意欲規避。翼于王以行。于王曰。此吾死所也。復何之。遂大呼曰。力竭矣。向北面四拜。拔刀自刎。死數日。後賊退。部將張伯昌檢獲其屍。身如刻畫。而色如生。江浦安慶爲之立廟塑像。事聞。贈昭勇將軍。

明季北略 卷十三

七

于王以千戶加二級。立廟宣武場祀之。弟國計。號丹。廷有膽智。兩中武舉。累著戰功。擢太湖營都司。擒劇盜宋毛三。朱老虎等無算。後放情詩酒以卒。經畧熊廷弼嘗稱于王國士無雙。薦授三岔河副總兵。時天啟元年七月。事將赴任。適代庖守備張綱忠至。與之同宴。亡何。張暴卒。而張子誤聽于王。漢定國譖遂誣于王毒死其父。繫獄。越七年。曹文衡知其寃。且才立釋之。卒殉國難。國士之稱。洵非溢譽也。

諸將死難

是年賊寇安慶。我兵敗走。諸將死事者。程龍陳于王以外不一。如把總詹鵬衝鋒陷陣。聞兵潰。以首觸石而死。把總王希韓素廉勇。得衆。及力盡。猶率部下拔營血戰而死。把總王猷力能扛鼎。殺賊數多。爲賊衆合圍。生擒。分其肉而死。守備王安猷勢窘。被執。賊害其技勇。將留之。安猷不屈。大罵。至于鋸齒斷足。猶不絕聲而死。守備莫顯驍新得武科。不願會試。自請討賊。陷陣而死。把總唐世龍。因事已去。不肯獨歸。離

明季北畧 卷十五

九

險。塵戰馬蹶。被砍而死。于總王定遠。經革戍皖。累報獲功。而一目不視。虛擲前勞。以死。于總周嘉。方一月新婚。慷慨請纓。力戰陣亡。而少婦王氏善哭。其夫卒。絕粒投繯以死。其他若張全斌。俞文夔。顧應。示將。潘象謙。季靖。俱先後同事死。

流寇發難以來。武臣逃遁者固多。而死事者亦不少。然其名或著或不著者。士固有幸有不幸也。

賊陷六合

六合雖大邑。乃金陵門戶也。素無城崇。積九年。

撫張國維以流寇孔棘。使邑令鄭同元築城。同元以財力不逮。止建土城一座。明年丁丑。國維出巡。見而責之。發金辦造磚城。尙未興役。而賊已至矣。初賊陷廬鳳等處。雖窟居其霍。睥睨六合已久。同元本浙人。素無幹畧。謂賊尙在數百里外。不設備。游擊常某蜀人。武藝超軼。鎮守本邑。然麾下僅七百人耳。時有永生洲兵。與之不協。終日相訐。同元不爲解紛。國維聞之。賊未至數日。以令簡授永生洲兵。故其守志益懈。浙江御史某將北上。以滁州賊阻。還與同元言賊勢。

明季北畧 卷十五

九

甚熾。宜備之。同元猶大言敵兵多。將勇。何憂賊乎。御史走間道。由揚州去。及風鶴益甚。同元猶出諭張大將士之盛。令百姓勿動。然亦疑信相半。偵騎四出。杳無蹤跡。至七月十七日。諸商微聞賊信。急密備餼糧。篝燈不寐。夜半探望。見將士率兵林立。嘖嘖偶語。忽覩諸商民。呼而問故。衆合曰。聞流賊將至耳。一把總慰之云。此訛言也。且有我兵在。若等歸寢勿憂。然識者終不之信。假寐以俟。十八日黎明。忽砲聲連震。衆大驚。賊騎由西門突至。時永生洲兵。以張撫曾提。

俱無戰志。止將泊甫橋。焚所阻賊。不過河而已。獨常游擊率眾數百。往禦中道。遁走已半。甫及西門。而賊之驍騎已至。常嚴陣拒之。賊不得入。忽大聲曰。從東門去罷。常問之。令後隊分兵在守。賊見陣動。前鋒十七騎突前。後兵先潰。常知勢不可支。遂大呼曰。保不得矣。百姓速走。予保南門耳。且戰且卻。賊騎稍西。民得奔趨橋南。及常退至浮橋。賊亦隨至。兵悉南渡。常獨殿後。從者僅五人而已。賊直逼橋次。常右手提鞭禦賊。左手拔橋。一驍騎馳至。持刀欲常。常急避。馬下。舉鞭撲殺之。羣賊大至。擁馬墮河。飛矢如蝗。常揮鞭。厥聲錚錚。然紛紛雨下。蓋龍津浮橋。延袤十餘丈。用板平舖。而屬以鉄索者。時橋板雖拔斷。鐵索猶繫。常以佩刀截之。賊乃不得渡。然倏忽間。一矢中股。又一矢洞項矣。浮橋既斷。兵與賊距河相背。遙望驍賊立馬上疾馳。雖樓垣高峻。一躍輒登。入內恣掠。有服紅袍者。坐輿中。役貧民運取百物。見富室。則取人油浸箒。熱而燭之。遇有藏金。則火輒滅。又以水沃寢室。速燥者。其下有金。以土浮耳。其取無遺策。如此凡掠二

明季北略 卷十三

日而去。先是賊去六合甚遠。偵騎不過而返。皆云無賊。及是充斥于道。不知者猶啟戶問賊所在。被殺甚眾。蓋賊殺人。以葷實其腹。與馬食之。馬大肥捷。一晝夜行三百里。如欲破遠城。則近城過而不攻。及遠城既破。始旋兵以取近城。蓋遠者謂近賊之城。尙未報破。必不越之而來。往往不爲備。近者又謂賊衆已過。可不嚴守。所以賊每乘人不意。而兩取之。計亦狡矣。當時非常之力。戰不獨居橋北者。盡羅鋒鏑。卽走橋南者。亦必供賊之蹂躪矣。常亦大有造于棠邑也哉。厥後行至蕪湖。箭瘡迸發而死。惜夫。鄭同元聞賊至。箭衣小帽。從役五人。騎而逸去。後以吳地事諉罪于永生。殺之。同元止罷官而已。先叔君衡公時在六合。親遇其難。述此。

明季北略 卷十三

尺安在然賊陷六合他書俱不之載意留都大臣以賊勢甚急不便子已或未嘗實以上問也予思天下以賊時蒙蔽者多矣可謂三歎 六月十八筆六合既陷破殺頗多道上白晝鬼號眾懼厲聲震喝終不止惟大呼曰流賊至矣輒無聲又小兒夜啼父母懼之日勿啼流賊來矣兒亦止然則流寇之禍不獨人畏之鬼亦畏之不獨老者畏之即小兒亦畏之矣亦異也此二事皆自六合而來述之

明季北畧 卷十三

誌異

丁丑閏四月初十戊申由西汾州府武鄉沁源二縣大雨雹大者如象次如牛是年大旱

七月賊破六合八月後每日日落時紅光從東南腳下映照半天如火對照人面盡赤約三月餘時省臣引京房傳謂之日空應兵起齊魯吳越古侯家謂之血霞則大旱大兵之明徵也

是歲浦口西北山中有石頭萬餘皆在伏龍山一帶身足如鶴頭縮而不伸胸前有元文一道如人面

歌三日後莫知所之或又云頭似人披髮長鬚鄉人見之有驚死者人皆以為怪 七月以下二事 新誌出六合

大清兵

丁丑十年二月 大清兵破朝鮮國王李倧走命總兵陳洪範援之王申 大清兵自雲從島至鐵山招皮島總兵沈冬魁不聽尋陷皮島

明季北畧 卷十三

事

明季北略卷之十四

錫山計六奇用寶編輯

崇禎十一年戊寅

元帝降北

正月翰林及都察院接出聖上平臺詔百官起大數問天下事仙降云九九氣運遷涇水河邊渭水河邊投秦人楚淵幽燕兵過數番寇過數番擄奪公卿入長安軍苦何堪民苦何堪父母妻子相拋閃家家皇天人人皇天大水灌魏失秦川流寇數載即息紅頂

明季北略卷十四

又將發烟虎兇之間千戈亂龍蛇之際是荒年聖上又問元帝書云等閑不省問漢朝將相在眼前

張任學改總兵

戊寅二月河南巡按張任學改都督僉事總兵官鎮守河南先是任學觀得巡撫且欲薦丹陽知縣張放因極詆諸鎮兵不足恃盈稱文吏有奇才可禦寇及承茲命意大沮悔尋被逮

城蘆溝

二月城蘆溝名拱極城太監督役掠途人受工民力

為德城既成向北京一門題額曰順治門向保定一門題額曰永昌門數之前定如此異矣

去京四十里西南有蘆溝河本桑乾河也俗又呼渾河有橋跨蘆溝河上為蘆溝橋金明昌初建蘆溝曉月為京師八景之一所城即此至于掠途人受工民力竭矣况是歲十月高起潛兵敗于蘆溝橋苟無其人雖有堅城亦安足恃哉

黃道周經筵對

三月上御經筵畢召諸臣問保舉考選孰為得人少

明季北略卷十四

詹黃道周對樹人如樹木須養之數十年近來人才遠不及古况摧殘之後必深加倍養又曰立朝之才存乎心術治邊之才存乎形勢先年督撫未按形勢隨賊奔走事既不效輒謂兵餉不足其實新舊餉約千二百萬可養四十萬之師今甯錦三協師僅十六萬似不煩別求勦寇之用也庶子黃景昉請省鄭三俊土曰三俊家狗雖清何濟會南京應天府丞徐石麒亦土言鄭三俊清節上因釋之三俊為司寇散衣一筐幾烟不給以擬獄輕得罪上亦素知之故得放

會就義兵食對

戊寅三月上御左順門召考選諸臣問兵食計。會就義對曰。百姓之困。皆由東之不廉。使守令俱廉。即稍從加派。以濟軍興。未為不可。上拔第一。未幾。即有剝餉練餉之加。

道周謂餉不煩。則求就義。則云加派濟軍。君子小人義利之分如此。然就義一言。我契即拔第一。思廟好尚可知矣。

明季七書 卷十四

楊嗣昌論熒惑

戊寅四月己酉丑刻。熒惑去月僅七八寸。迨至尾初。度漸入心宿。兵部尚書楊嗣昌上言。古今變異。月食五星。史不絕書。然亦觀其時。昔漢元帝建武二十三。年月食火星。明年呼韓單于款五原塞。明帝永平二年。日食火星。皇后馬氏德貫後宮。明帝圖畫功臣于壁。唐憲宗元和七年。月食熒惑。其年田興以魏博來降。宋太祖太平興國三年。月掩熒惑。明年興師滅北漢。遂征契丹。近年兵敗。今者月食火星。猶幸在尾。

明季七書 卷十四

四

部主事李鳳鳴亦言。火星逆行。常而非變。給事中解學尹糾其詭。然實考嗣昌所引年月俱謬。

按紀畧四月十六日己酉夜。熒惑去月僅七八寸。至曉逆行尾八度。掩于月至五月初五日丁卯。有熒惑退至尾初度。漸入心宿。云予少時每夕見月角一星。煇而赤。相距五寸許。竊疑何若是之近。越三日仰觀如故。或語予云。此星在月上大不佳。當至天下亂。予心誌之。

何楷劾嗣昌忘親

六月以楊嗣昌入閣辦事仍署兵部七月嗣昌母服
纒五月有旨嗣昌大祀大慶暨傳制頒詔諸大典不
與朝講召見如常服隨班給事中何楷劾嗣昌忘親
上切責之先是吏部會推閣員止及詞臣資序上不
允命并在籍守制者蓋嗣昌為陳新甲地也己而
特召新甲為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大黃道周上言朝
廷即乏人豈無一定策效謀者而必破非常之格以
奉不祥之人上不懌

黃道周平臺抗辯

明季北略卷十四

五

七月召羣臣于平臺上問黃道周曰無所為而為之
謂天理有所為而為之謂人欲爾前疏適當枚卜不
用之時果無所為乎道周對曰天人止是議利臣心
為國家不為功名自信其無所為上曰前月推陳新
甲何不言對曰時御史林蘭友給事何楷皆有疏二
人臣同鄉恐涉嫌疑耳上曰今遂無嫌乎道周對曰
天下綱常邊疆大計失今不言後將無及非私也上
曰清雖美德不可傲物遂非惟伯夷為聖之清若小
廉曲謹是廉非清也道周曰伯夷忠孝故孔子許其

仁上怒其強說道周又極誣楊嗣昌嗣昌奏曰臣不
生于空桑豈遂不知父母臣嘗再疏而明旨迫切道
周學行臣實企仰之今謂不如鄭鄭臣始歎息絕望
鄭杖母行同梟獍道周又不如鄭何言綱常也道周
曰臣言文章不如鄭鄭上責其朋比道周曰眾惡必
察何敢為此上曰孔子誅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惟
行僻而堅言偽而辯不免孔子之誅道周曰少正卯
欺世盜名臣無此心臣今日不盡言則臣負陛下陛
下今日殺臣則陛下負臣上曰爾讀書有年祇成佞

明季北略卷十四

六

耳叱去道周叩頭起復奏曰忠佞二字臣不敢不辨
夫臣在君父之前獨立敢言為佞豈在君父之前
諂而諛者為忠乎忠佞不分則邪正混淆何以政治
上怒甚嗣昌乞優容之上曰朕亦優容多矣請臣退
上召回論以毋黨同伐異宜共脩職業翰林院脩撰
劉同升編脩趙士春給事中何楷御史林蘭友各疏
救道周劾楊嗣昌俱請調有差

張縉彥論兵情賊勢

戊寅三月戶部主事張縉彥上言臣在清湖知縣干

兵。青。賊。勢。親。見。有。素。蓋。賊。之。得。勢。在。流。而。賊。之。去。勢。在。止。賊。之。長。技。在。分。而。賊。之。窮。技。在。合。賊。之。乘。時。在。秋。夏。而。賊。之。失。時。在。冬。春。昔。大。賊。王。嘉。允。破。河。西。據。其。城。曹。文。詔。奪。門。斫。殺。而。嘉。允。殲。李。老。柴。破。中。都。據。其。城。巡。撫。練。國。事。督。兵。攻。圍。而。老。柴。擒。神。一。元。破。甯。塞。據。其。城。左。光。先。等。與。戰。而。一。元。死。譚。雄。破。安。塞。據。其。城。王。承。恩。等。攻。圍。而。譚。雄。誅。此。皆。守。而。不。去。之。賊。故。速。其。死。也。過。天。星。老。回。回。混。十。萬。等。所。破。城。邑。無。算。官。軍。未。至。旋。即。奔。逸。此。皆。流。而。不。居。之。賊。故。緩。死。

明季北學 卷十四

七

也。賊入晉豫分頭成部。自秦及汝雒以至江北無處不被賊。豈賊真有數十百萬。蓋分股以。其黨牽制我兵。故見多也。前總督陳奇瑜。驅天下之賊。盡入漢中。出棧道關。正可一鼓而滅。乃以招安致敗。不可復收。古人以八日而平賊數萬者。利其合也。夏秋之同。芻糧盡在場圃。足供士馬之資。冬春非破城攻堡。不能得食。官兵促之。則尤易。故時有利有不利也。今欲破賊。惟在亂其所長。而使之短。破其所得。而使之失。直截以攻之。分爲兩軍。一追一駐。賊當之必破矣。賊

雖衆大都觀望其先倡者不過一二支。故盡一股則論賞不必專平。彙叙縱一股即論罰不許報級。塞責誠如此賊不望風而靡。未之有也。上是之。

抵掌而設情勢不滅伏波聚米圖賊在目中矣。雖未路敗名而其言不可廢也。十九日下午筆

陝賊剿降略盡

五月奪總督洪承疇尙書爵。仍以侍郎總督左光先曹應蛟並奪五級。限五月盡賊。至八月承疇報陝西賊勦降略盡。命出關向河南湖廣。

明季北學 卷十四

八

限五月盡賊而八月即盡。何其速也。維時賊分流。半天下。曷嘗勦降盡之乎。不過走犯他方耳。上以速期而下。即以速應。大抵然矣。六月二十日筆

豫楚屢捷

戊寅正月。巡撫常道立奏賊犯鄧州。焚燬周王八堡。總理熊文燦報賊犯英山。台九路之兵會勦。賊從德黃一路潛遁。楚撫俞應桂建間。豫撫常道立招撫。闖場天等。闖場天本名劉國龍。性頗孝。就撫乃奉其母命也。晉撫宋賢奏混十萬等賊乘虛窺渡。攻剋五塔

拉等寨攻圍陝州等處。官兵禦卻之。賊拔營遠遁。二月。官兵三戰三捷。敗賊于鎮平縣。生擒草上飛、獨腳虎等。斬扒天虎等四人。賊渡河間。光山等處。結連曹操及托天王、整世王、混世王、十天王、紫微星、週天星、飛虎八家大賊。乘商城固始界。欲上穎、霍等處。為度。署計。太監盧九德分布官兵迎擊。大敗賊于山石橋。擒賊抵地虎、黑旋風等。三月。巡道張天經又敗賊于黃麻店。斬獲無算。招降賊首飛天師等。五月。總兵左光先又三敗賊于大寨地方。六月。陳永福又大敗之。

明季北略 卷十四

王燾隨州自經

王燾南直崑山人。萬歷戊午舉人。崇禎時為湖廣德安府隨州知州。戊寅二月。賊首張獻忠合眾數十萬圍城。燾親冒矢石斬獲千級。城守益堅。賊有隨州紙城。燾作級城之號。移營遁去。撫按交上其功。為守禦第一。後賊挾恨。復以數十萬至關廟。守將王必用先挾家丁遁。城遂陷。燾身被數創。猶率家人巷戰。勢不可支。始向北再拜自經死。時朝廷咎燾以一死塞責。故無卹典。宏光時始諡忠愍。又與蔡忠襄、慈德、立祠。其鄉賜名雙忠。蔡亦崑山人。

明季北略 卷十四

張獻忠請降

羅汝才乞撫

九月熊文燦次于襄陽。遣將擊賊于雙溝。大破之。羣賊四逸。惟曹操獨留內浙山中。守險自保。文燦檄左良玉陳洪範招安羣賊。十月。大清兵敗高起潛于蘆溝橋。京師戒嚴。召孫傳廷于陝西。洪承疇于三邊。于是承疇傳廷率諸將合兵五萬。先後出潼流人援。賊曹操聞之。謂為剿已也。率九營從鄖陽。淺清辭流而涉突走均州。叩大和山。提督太監李維政乞撫。維政言于文燦。文燦乃檄止諸軍。曹操九營皆就撫。文燦上言請貸其罪。授游擊將軍。令諸將真于迎恩官。

明季北事 卷十四

署供億甚備。曹操名羅汝才。汝才既撫。分屯羣賊于房竹保障。四邑自言不願為官。并不食餉。願為百姓耕田。此中而已。文燦一切羈縻。檄汝才解散。脇從簡壯勇從征立功。汝才不聽。因與鄖均諸邑居民分地。錯壤而居。時張獻忠亦就撫屯穀城。汝才遙與為聲援。撫治鄖陽。戴秉閔奏曰。曹操就撫不從。解散之。令願為百姓耕田。此目前益鈔之說耳。張獻忠入據穀城。屢放不前。將俟民間田熟。分其夏秋之糧。稍不遂意于戈。遂起荆襄重地。今數省大寇環聚二三百里。

羽翼已成。將有不可言者。然各賊盡聚鄖地。四面合圍。實有金魚餅獸之勢。以理臣各鎮現在兵馬。再令督臣發秦兵由興安馳赴協同掃蕩。此實萬全之機也。

大清兵入燕齊

戊寅二月。大清兵攻宣平府羊房膳堡。九月。召西人大舉分入。副總兵丁志詳寶澹等來援。大清兵稍引而南。冬十月。盧象昇襲之。不克。甲辰。高起潛兵敗。京師戒嚴。召各撫入援。十一月初三辛酉。京師閉。

明季北事 卷十四

門守。癸亥。掠良鄉涿州。初九丁卯。薄景州。入高陽。少師孫承宗死之。己酉。入衡水武邑諸州縣。又破威縣。殺家居翰林王建極。至內邱。知縣高翔漢力守。乃退。甲子。薄德州。分道渡河。合于濟甯。十二月。盧象昇戰于賈庄。敗績死之。改洪承疇衛邊總督。

孫承宗殉節

孫承宗字稚繩。號愷陽。北直高陽人。萬曆甲辰進士。廷試第二。庚戌。取上錢謙益等。乙卯。主考。應天。天啓元年。陞少詹。二年。陞禮部右侍郎。尋遷兵部尚書。兼。

東閣大學士。時二月十二日也。黃河入海。正在晉代。熊廷弼經略遼東。請築重關于山海關之八里舖。謂外關即破。內關尚可守。而外關之兵無可逃。為工二萬餘人。為費百萬。而城樓諸費不與焉。承宗曰。守甯遠者。所以守關門。退處于關。則永平動搖。京師震動。勢必大亂。八里舖去關門未及一舍地。是山海為孤注也。役遂罷。自請行邊。上御門臨送。賜劍坐蟒。既蒞任。開屯築堡。招徠流移。百萬。又練軍得精兵五萬。凡經營四年。開地四百里。魏忠賢與羣小畏忌之。誣左

明季北略 卷十四

幸

祖東林五年。勒致仕歸。崇禎二年。大清兵入。侍起原官。辛未。十七。疏乞休。賜金幣。馳驛歸。以力謝款議。與樞臣熊明遇。首輔周延儒之議左也。戊寅十一月十二日。大清兵薄高陽城。承宗率邑紳誓死登陴。顧土城低脆。外援不至。大清兵晝夜環攻。石盡矢竭。力不能支。承宗守北門。謂家人曰。我死此矣。汝輩各自逃生。家人環位不忍去。城既破。大清兵掖之去。入城南老營中。用葦席藉地。望關叩頭。叱持纜者。趨縊我。乃絕。年八十。子孫凡十九人。皆力戰從死。事

聞。帝震悼。薛國親斬其卹。典弗肯與。久之。南都迎贈太傅。諡文忠。承宗鐵面劍眉。鬚髯較張聲如鼓。鐘。殷勤牆壁。年二十餘。為舉子。游塞下。知要害。凡史官在禁近者。皆俯躬低聲。涵養相體。謂之女兒官。承宗獨不然。講筵獻替。格為激切。剴直所著文集一百卷。及弔二十五忠詩行世。

盧象昇戰死

戊寅。象昇丁外艱。會北兵入。麻衣草履。奉詔督師。陸見上叩方。粵秦曰。臣意主戰。上變色。久乃憚曰。朝廷

明季北略 卷十四

西

原未言撫。所謂撫。乃外廷之議。象昇曰。敵之所思。首著宜訪。逼陸。寢以震人心。一可慮。趨神京。以撼根本。二可慮。分出畿南。剽發旁郡。扼我糧道。三可慮。厚棄我兵備。之則寡。務而多。失分兵。以四應。則散出。而無功。兵少。則不備。食少。則生亂。此禦之難也。土壯之命。出與楊嗣昌議。象昇一手。戰嗣昌泊沮。斷不能語。徒飛勿浪戰。象昇起別。還昌平。令謂大帥各運動。約于十月十五日夜分。四路十面。襲劫敵營。刀必見血。人必帶傷。馬必喘汗。逆者斬。觀軍使。遺書泥之。謂聞

雪夜下蔡州。未聞以月夜且奇師尤宜用。象昇種阻。捷象昇疏請分兵。嗣昌撥宣雲晉三鎮屬之。號稱二萬。以短兵氣。象昇刻期戰。誓師鞏華。淋漓慷慨。涕泣如雨。嗣昌不能平思阻之。擬票令赴通。就總監高起潛。象昇不赴。嗣昌遂疏云。敵南下。督應趨通。就監敵未下。監應趨京。就督象昇。歎曰。樞部不過欲總監捷我師期耳。志甚。會嗣昌赴軍中。厲聲責數。沮師養患。罪謂公等堅意言撫。獨不開城下之盟。春秋耻之乎。且某叨劍印。長安口舌如風。倘唯唯從議。袁崇煥之

明季北畧 卷十四

五

嗣立至。縱不畏禍。甯不念衰衣引綿之身。既不能移。孝作忠。奮身報國。將忠孝胥失。盡喪本來。何顏面立人世乎。嗣昌色戰。奮言曰。公直以尙方劍加吾頸。耶象昇曰。尙方劍須從已頸下過。如不礙敵。未易加人。若舍戰言撫。養禍辱身。非某所能知也。嗣昌遁言從。夾無撫議。象昇曰。周元忠赴北。講撫經數日。往來始事于薊門。督監受戒于樞部。京營通國。其聞將復誰諱。周元忠者。賈卜雙瞽人也。與遼人熟識。故遣之。大兵云。此事重大。何無專官。遣廢疾來。直玩侮耳。欲

斬元忠乞哀乃止。當是時。象昇加尙書級。兵氣盛。旬日間克復州邑。甚眾。嗣昌忌功。輒從中止。編修楊廷麟奏曰。南仲在內。李綱無功。潛善秉成。宗澤隕恨。國有若臣。非封疆福疏上。謫軍前。贊畫象昇。謂廷麟曰。敵勢甚廣。兵趨之。不走。陵即走京。我京兵寡。食乏。不戰。敵益輕我。戰即生他端。公為我往。真定與撫。按乞糧。我且悉兵。乘死以報國矣。遂統騎五千。上下千里。三軍乏食。空腹而馳。象昇哀懇疾呼。莫之救。晨出帳。四面拜曰。吾與爾將士。共受朝廷恩惠。不得死。勿患

明季北畧 卷十四

六

不得生。衆皆泣。不忍仰視。于是拔塞起。兼程至賈庄。屯營。率五千人。出擊。射一騎。大兵合圍。進呼軍疾馳。奔衝入。大兵退。象昇諭將士曰。今雖勝。彼必憤集。諸騎乘吾爾。毋怠。越明日。大兵率衆衝營。象昇顧左右曰。誰為我取彼者。總兵虎大威。馳卒摧之。不勝。且卻。象昇大呼曰。虎將軍。今吾輩效命秋。無自愛。乃招後騎。皆往。象昇奮力入。擊殺十餘人。身中二矢。二刃。呼不已。日關羽斷頭。馬援。裹革在此。時矣。馬蹶陣亡。時戊寅十二月十二日。從死為僕。顯顯。掌牧揚

陸凱等四年請身尸部信書請忠烈予祭葬賜廕風
禮有加云一云象昇與嗣昌不合援斷糧絕軍士飲
水七日而無叛志困甚象昇服小軍衣尚書印補肘
發被流矢死與洪承疇立廟北京四時致祭
象昇所以死有六一與嗣昌相左二與起潛不協
三以弱當強四以寡擊衆五無餉六無援然後五
者皆嗣昌奸謀所致雖然殺象昇之身于一時者
嗣昌也成象昇之名于千載者亦嗣昌也君子正
不必爲小人咎矣

明季北略卷十四

宜興陳生語予曰象昇父雅與一地師友爲擇地于山四圍皆石惟中獨土名曰石山土穴及墓土下有一石筍其鋒如劍堅不可去地師命置棺于上且曰後世當出顯官而忠者盧父曰子爲忠臣亦何不可遂葬之出象昇象觀等兄弟然則地師亦非常人也哉六月二十一日筆

劉廷訓吳橋死難

劉廷訓字式伯順天通州人以歲貢生選河間之吳橋訓導戊寅十月大兵入與令堅守三月初以偏

師來輒引去既盡銳力攻令隨城遁去廷訓人學舍
摩其妾趨去我將止死屬其稚孫名增者于所善僧
隆貴介而趨南城誓守者曰守死逃亦死曷若守死
爲滿城忠義鬼乎守者哭曰願爲公死守三日夜城
三隅繞亂獨城南晏然大兵肉薄而登如牆引射
矢注衣甲血朱殷穴胸而出情縷屬于屨猶束胸拒
殺連中六矢乃仆踰月其子孫棺更殮而勿生孫
奕奕曾舉喪之歸也諸生數百道哭小民皆剪髮買
漿以奠時年六十有五

明季北略卷十四

邵藩錫不屈

邵藩錫字晉伯號雲中南直金壇人初生時父和臺
夢取鵝人昇一孩曰是子超超藩輔之苗西山其類
東山其高因名錫年十七讀巡遠傳流涕終日天
啓辛酉登賢書崇禎甲戌進士當知兗州時但携一
稚子一妾以行抵郡纔四十餘日大兵數萬已集
于城下乃請魯王曰臣聞城之不守皆山城內貴家
自惜金錢自愛安樂而令貧人傭子登陴擊柝遂多
敗事王能出金以犒死士城猶可存命猶可保不然

大事一去。玉石皆燼矣。王不聽。錫自出金幣。介士夜縋城下。發一大砲。擊殺數千人。大兵力攻南門。總兵某內應。城遂破。被縛。大帥加刃其頸。曰：不降臨矣。錫大罵不屈。大帥怒。脇令拜。錫故翹其足。乃先斷其一足。而支解而灼之。其妾携一子。自投于井。事聞。贈太僕寺卿。

孫士美深州自刎

孫士美號澹如。南直清浦人。幼奇穎絕倫。讀書目十行下。每屈指古人。至唐張中丞。宋李侍郎等。歎美不

明季北畧 卷十四

九

置。父訥亦勗之。曰：凡為烈士。當如是矣。天啟辛酉。鄉薦。累上公車。報罷。士美憤然曰：烈丈夫豈以一第榮。哉。苟或膺半秩。報君親。差不負平日自命。古人意足矣。當世士大夫。豈乏取高第。登要津。而碌碌以終不自表見。等于尋常無聞之人者哉。卒以孝廉。謁選。乘鐸舒城。自論文課士外。絕無干贖私。舒固彈丸。邑然江淮孔道。亦南北一要衝也。甲戌正月。賊渡河而南。江北大震。久之賊焚正陽。去舒二百餘里。未幾。因六安去舒僅百餘里。又未幾。賊且薄城下。時邑令謁

淮在道士民洶洶。城無固志。士美親冒矢石督戰。守自關。變以至賊退。凡七十餘日。大廬屬八邑。肥六。有。高城深溝。屯糧衛卒。獨舒斗大孤城。懸處四衝之地。兵餉兩絕。然卒以獲全。不至為慮。巢。續者。士美之力也。丙子。以前績。擢知深州。戊寅十一月。滹沱水合。大兵三萬薄城。而營十三日夜。率死士段容嗣等。翼之斬其帥。十四日。來攻益急。十五日。卯刻。昇雲車。數十隊。城東南。擊。壕。直上。又督將士格殺無算。勢稍卻。忽用矢以火射城樓。烈焰烟騰。守者逃眩。不知所

明季北畧 卷十四

十

為。因乘勢力攻城。遂。隘。上。美。向。北。再。拜。自。刎。于。城。下。事。聞。時。父。訥。在。署。年。七。十。餘。聞。之。歎。曰。吾。子。以。忠。孝。勉。吾。子。忠。孝。本。無。二。致。死。忠。即。是。死。孝。亦。拜。官。然。以。子。爵。封。亦。臣。也。不。死。何。以。謝。君。非。以。謝。吾。子。頃。之。亦。遇。害。一。家。死。者。十。有。五。人。事。聞。贈。太。僕。寺。卿。

朱學朱濟南被圍

朱學朱字川晦。孤旭。初。南。直。長。洲。人。崇。禎。庚。午。舉。鄉。薦。辛。未。成。進。士。初。授。南。工。部。主。事。會。有。鑄。錢。差。之。事。

吏爲政弊若掃沙一洗滌之。每日把酒。處處。臆也。戊寅。巡按山東。疏彈楊嗣昌。唐世濟等。八月。出都。十一月。巡歷。章邱。會報。大兵入省。遂星夜。冒圍。馳入濟南。未至。大兵已過德州。而省城。標兵三千。先隨。巡撫。遼。北。直。城中。止留老弱。鄉兵五百。及。萊。兵七百而已。學朱至。親率。司道。登城。捍禦。時以。奇兵。出擊。重圍。稍解。相守。六旬。不。解。帶。不。交。曉。頭。髮。盡。白。上求。援。七。疏。時。楊。嗣。昌。爲。樞。輔。留。中。不。報。高。起。潛。撥。精。騎。翔。翔。隣。境。不。發。一。援。大。兵。數。十。萬。游。城。外。

明季北略卷十四

三

西北。關。德。水。爲。固。易。守。獨。東。南。一。望。平。沃。與。兵。使。周。之。訓。親。守。南。門。身。犯。矢。石。大。兵。不。得。土。旬。圍。酒。城。頭。夜。分。握。手。語。欬。獻。達。且。已。卯。正。月。初。二。早。大。兵。攻。西。北。城。甚。急。雲。梯。擁。上。學。朱。率。卒。躍。馬。循。城。而。西。衝。鋒。救。援。刃。中。于。而。被。執。不。屈。乃。縣。城。樓。之。卒。殺。之。須。臾。縱。火。焚。樓。尸。遂。燼。之。訓。亦。死。之。撫。按。請。卹。嗣。昌。叩。怨。不。許。宏。光。初。贈。大。理。寺。卿。子。三。長。德。宸。次。德。宜。又。次。德。宏。德。宜。順。治。乙。未。進。士。編。脩。德。宏。辛。外。舉。人。

或云。乙卯歲。學朱曾歸。族人復見之夜。其去爲僧。實未死也。六月廿二筆。

鄧謙確死

鄧謙字少子。湖廣德安府孝感縣人。幼慕于忠肅公。爲人每讀其集。至一腔熱血。不知竟灑何地等語。嘔斫。凡狂叫。因自號以見志。崇禎戊辰。成進士。戊寅。爲山東。赤。政。是。冬。濟。南。再。困。援。糧。登。陴。露。立。十。晝。夜。矢。盡。石。窮。俄。而。登。兵。千。餘。人。援。者。爲。內。應。忽。大。風。驟。晴。城。陷。誘。手。架。大。炮。執。勁。弓。斬。射。多。人。既。力。不。支。被。執。殺。

明季北略卷十四

三

磔死。母黃氏。匿民間。亦不食死。兩子俱擄。爲擄去。年仲子自北逃歸。甫十歲。與視旋里。事聞。贈中憲。大夫。謚忠毅。督學高世泰。檄人鄧賢祠。時有劉化光。濟南。歷。城。縣。人。與。子。漢。儀。俱。孝。廉。破。家。守。城。率。鄉。兵。巷。戰。格。殺。無。數。尋。以。大。隊。環。攻。箭。如。飛。蝗。化。光。弗。卻。及。城。破。化。光。頭。砍。三。刀。腰。中。二。鎗。背。中。數。箭。漢。儀。亦。頭。砍。三。刀。身。中。七。箭。死。之。同。時。又。有。李。應。薦。東。昌。府。恩。縣。人。進。士。授。御。史。以。欽。禁。削。職。歸。捐。資。募。勇。登。陴。守。禦。比。城。陷。應。薦。身。中。一。鎗。猶。率。家。丁。格。鬥。及。被。執。厲。

蘇州井中鐵匣

蘇州井中鐵匣

崇禎十一年戊寅蘇州天壽寺井中屢有白氣冲上。使人入井淘之得一鐵匣封緘甚固發視內藏心史一部自宋端宗起迄元成宗止皆言宋政寬厚及元人殺戮等事乃宋末鄭思肖所作。思肖字所南是時端宗景炎止三年帝昺與僅二年餘卽元世祖至元三十五年成宗元貞十三年耳。所南史內所載數十年事俱書景炎幾年不用至元元貞等號。所南名

明季北畧卷十四

雷

思肖者思趙也。自矢今生不能復趙願來世與趙云云。時蘇州巡撫張國維見而異之。梓行于世。然則心史作于三百年前而出于三百年後天蓋隱示以明之將復爲宋也歟。

錢肅樂和心史詩

錢肅樂字希聲浙之鄞縣人崇禎丁丑進士詩有西山採蕨歌酒壯東魯悲麟筆幾枯之句。

士君子不可一日遭心史之事不可一日不存心史之心此心之失則人而禽矣。白日而昏夜矣。支字召妖口舌戰血矣。金鏢而石穿矣。此心之存則人而天矣。一日而千古矣。詩文而史矣。亦經矣。亦圖錄矣。智井爲台山之藏石匣有甲子之護矣。心之重于人也如是。今聖天子在上政教翔洽士大夫皆崇尙節義歲以戊寅而鄭所南心史見于承天寺井中撫公張大人拜以行世海內見先生之史者無不知先生之心矣。然此心非獨先生有也。

明季北畧卷十四

雷

余以暇日偶覽新編成詩一律。豈敢附險詠之末亦以性情所鍾不能自絕世有觀者得位置稍整于行道乞人之列足矣。

蝗

八月十六日吾錫飛蝗蔽天自西北來往東南去凡六日至二十一日止。十月廿六日打搶王中尉家中罄盡。

明季北畧卷之十五

錫山計六奇用寶編輯

崇禎十一年己卯

內臣

正月叙緝奸功東廠太監王之心曹化淳。廢錦衣衛百戶。七月以司禮監太監張榮提督九門。戒午門端門諸內臣延接朝士。

屢蔭子弟頻用提督。內臣聲勢亦赫奕矣。雖戒勿接朝士。其能禁乎。

明季北畧卷之十五

王承恩哭夢

王屢夢神人。書一有字于其掌中。覺而異之。宣問朝臣。眾皆稱賀。謂賊平之兆。獨內臣王承恩大哭。羣臣愕然。上亦驚問。承恩曰。皇上赦奴婢不死。始敢言。上曰。汝無罪。直言無隱。承恩奏曰。以奴婢推之神人。顯告我皇。大明江山將失過半。上詰之。承恩叩首曰。蓋有字。上半截是。大字少一捺。下半截是。明字少一。日合而觀之。大不成。大明不成。明。殆大明缺陷之意。神人示以賊寇可虞之幾矣。願皇上熟思之上。不悻或

云朝臣徐某推夢吉凶亦與承恩之說同

鄭二陽兵餉之對

三月召參議鄭二陽于平臺問練兵措餉之計。對曰。大抵額設之兵。原有額餉。但求實練。則兵不虛冒。餉百足用。是覈兵即足餉也。若兵不實練。雖措餉何益。王問措餉對曰。諸臣條例盡之矣。在得人。得人則利歸公家。否則在私室。又曰。臣見州縣多破殘。宜下寬大之詔。收拾人心。上稱善。擢僉都御史。

五月出帑金三十萬濟餉。仍命後償之。又山西按

明季北畧卷之十五

二

察副使魏士章請遣京官搜括天下錢糧。充餉從之。六月禮部尚書林欽楫請覈僧道贍地。毀姪祠。括絕田充餉。初。戊寅十一月。括廢銅鑄錢。至是。已卯十一月。前庶吉士張居請行銅鈔從之。

建設齋醮

已卯四月。諭釋輕繫時上。願于內庭建設齋醮。給事中張埈上言。宗社之安危。必非佛氏之禍福。正德初年。遣太監驅馳西域。可為鑒戒。不聽。

京城浚壕

四月京城浚濠廣五丈深三丈給事中夏尙維上言連年塞垣失守門庭無恙若使塹水足拒則去年通德滄濟其為廣川巨浸何限而揚鞭飛渡如入無人則控扼險要在人不在險明矣今擲此百萬于水濱孰若用之于嚴疆使敵騎不得躡入哉不聽

吳昌時恨薛國觀

六月考選科道左懋第等給事中詹時雨等試御史吳昌時等并各部主事昌時首擬吏部疏上上自手定先後示以不測昌時得禮部主事謂薛國觀所為

明季北畧卷十五

恨之

磔鄭鄭

鄭鄭常州橫林人鄭繼母大學士吳宗達女弟也鄭薄于宗達宗達因揭其杖母蒸妾溫體仁入告遂逮鄭下獄此崇禎八年十一月事至是已卯八月磔鄭鄭于市先是宗達揭後中書舍人許曦奏鄭不孝瀆倫又與體仁疏合因詔獄刑部尙書馮英會問奏稱據原奏謂鄭鄭假箕仙幻術蠱惑伊父鄭振先無端披剝又假箕仙批詞迫其父以杖母亦未嘗直指鄭

杖母也又稱鄭有才名語近回護上怒責其徇私者吏部議處法司再定鄭罪擬辟上命加等故磔于市鄭初選庶吉士有直諫聲文震孟黃道周皆與之遊體仁欲借鄭以傾震孟道周譏駁逾重而鄭居鄉多不法遂罹此禍

聞鄭家居時來往者莫不重其名一日宗達子說人泮事為鄭奪去宗達謂輕已憾之或云黃道周雅重鄭攜夫人過嘗宿其家見鄭妻惟布衣內室惟列紡織具伴作道學狀又事母極恭夫人告道

明季北畧卷十五

周道周益賢之而竟不悟其偽也

鄭鄭本末

天下爭起于微渺而情涉婦人者其禍發也最大而烈如鄭崇陽之取名樹身是也崇陽為進士鄭振先之子進士鄭某之侄大宗伯孫其煥之婿大學士吳區聞之甥年十八而舉于鄉二十八而成進士選庶常揭大璫一時聲譽峻峭而鴻遠乃崇陽幼時心非母氏之妬及其長也見母氏之虐于婢尤虐于垂髫之婢益甚非之甚至不欲見且聞棄家離母躡足深

山者三年時有巫媪者能降神爲來生禍福挽休咎婦女翕然信之不啻大士之敬閻羅之畏也。峯陽欲挽母氏之殘虐而卽于寬慈謂非可口舌諍利害陳也。惟借神道設教因果報應之說庶可以改革之。遂敬延其媪以與母相見。媪則設壇升座兩炬燦煌初憑而俯繼呻而噫忽張眉突眼雙掌震几作漢語而呼曰。鄭門吳氏還不速跪。峯陽欲尊其說而聳母氏之聽也。急先母而跪母以峯陽讀書明理素嫺強于鬼神之說。今且懽服致跪而悔禍之心大萌矣。亦繼

明季北略

卷十五

五

峯陽而跪而媪于是歷數虐婢之含冤冥訴之多詞母則不欲其繁指也。媪則漢語揚聲以實之又嚴察速報以恐懼之。峯陽急下轉語曰。固知罪矣。今惟求解罪媪固不可。母則百其額至地沾其淚滿衿矣。峯陽則下直語曰。陰司現今作何果報。媪曰。罰他十幾世爲苦婢大限只在百日內。其死婢十幾位。作夫人以蒞之耳。由是母額之下直如搗蒜聲從淚出。惟命求解峯陽則又下轉語曰。果報與現報孰重。媪曰。現報十倍之矣。峯陽曰。今求現報以消實愆可乎。媪曰。

折筭耳母懇求。媪曰。惡疾耳母懇求。媪曰。減食失目耳母又懇求。峯陽爲之中解曰。現前賜杖受責。以後不踰前非可乎。媪曰。子係貴人說准允從。爾母過世仍爲一品夫人。諸婢亦超生去。母則喜從。天降俯伏請杖。雖百奚辭。媪曰。應杖八十。心服改過。折半。子貴親榮饒半痛打二十。以贖前罪。而執杖爲峯陽。又出自巫語。于是杖母之說遂成鐵案。時在十八歲四月朔旬事。

明季北略

卷十五

六

湘陰縣知縣三年中飲冰茹藥將行取矣。忽一日上府考察小轎出于曲巷前導傘夫衝入刺史節隊刺吏取而答之二十。韓亦不甚介意。復回寓所更其從人。再詣巡方之轅門。凡州縣之候見者俱帽集鵠侯共駭何遲。對以前故時辛未榜有八人在中。而蘇常四府又居其六。各忿然震怒曰。以老類知府而欺吾將行取之。知推非世局也。彼決在此候見。亟取其吏書人役各責四十板。以懲其冒妄。時受責者五人而板則二百矣。知府不能容傳鼓哀稟哭訴辭官。後各

陰味。後高衙湘陰縣還其揭帖不得面陳。詣府三日。乃在調停而知府以氣厥而死。子竟出執命狀。巡方不得不白簡從事。韓亦歸而杜門。悶躁之極。夫人忽發舊疾。數日告殂。原止一子。年已數歲。聰慧異常。亦于斯時痘殤。韓則困守內衙。悲鬱數日亦死。或云一月前斫截一林極大老樹。樹根流血。身便不快。此又事之有據者。其女向允崇陽之子之聘。今自湘陰歸。雖無父母兄弟之可依。尙有乃祖之可恃也。自應聽其祖翁鞠育。乃崇陽則以湘陰之歸。帑為子舍之裝。

明季北畧 卷十五

七

查年尙未笄。托言童養。掃室以居之。從來隨嫁之婢女。自應年卑于主。然亦必選擇勤慎如嫻于禮。訥于口者。方得相宜。遣侍。今則閨門從入。稂莠無分矣。遠歸從嫁。奸貞莫辨矣。船載捆携多寡。咸入矣。李下之嫌。固當凜如秋肅。童養之言。亦不宜親形。口角使新臺有因。然則韓女之自經。雖父母兄弟之劫運。崇陽之被讒。緣婢妾奶婦之雜處也。若必求其事以實之。則鑿矣。

至姦妹一事。崇陽不幸有此妹。又不幸而此妹復適。

于錢氏之子。婦人無行。何所不有人之好談。無幸之婦人。何所不加。此歐陽永叔因一詞而訾其失行也。若為崇陽白此議也。其性質之神明而可。

崇陽諱鄧。常州橫林人。王庠科文震孟榜進士。文甫就職。土聖學疏。會留中。鄭又論之。謂留中不發。必有伏戎。援與之奸。時魏孳初萌。遂降級調外。各閒居。就且後先帝登極。俱還職。文已大拜。鄭猶里居。計後登樞。在廷在野。歲月均也。稜角不無太露。而兩院之重。其關說以千百計者。必歸之方面。有司黜涉。憑其一。

明季北畧 卷十五

八

嘗覆命計典時。必先為請正。而後送閱。其本稿又諸生科歲。儒童泮取。督學之所嚴重。其關節者。片紙靈手。勅語矣。名高厚實。兩舉其類。天且忌之矣。又以伊舅孫洪老。屢徵不起。需之偕行。七年七月。洪老以大宗伯召。撥出山。由水程進。崇陽則從阻而赴闕。忌孫者。因而忌鄭。以孤孫之黨。竟繫獄。時大金吾吳孟明引二子庚。臣世臣。即于禁獄授教。先課一藝。擊節讚賞。決其登第。孟明極其奉之。供膳服御。精腴逾至尊。在崇陽一人。入口之費。日必罄六金。奉之者。發其杖。

母也竟無訊獄之期。淹至三年。京師夏旱。諭各衙門陳弊政。宣寬抑吳孟明奏曰。臣衙門究抑自有法司。平允非所敢與。聞但有幽禁三年無人爲之雪理。如鄭鄭者。或當釋放。以召天和者也。疏入。則蒙極嚴之旨。謂杖母逆倫。干憲非輕。如果無辜。何無人爲之申理。着常州府人在京者。從公回話。時臺中三人。劉光斗。劉呈瑞。王章。正在憂虞。而光斗內艱之信至。適有武進落魄生員許職。與管紹甯同入泮。無聊至京。會際考武英殿中書管。因取許每月支俸米一石。一無

明季北畧

卷十五

九

事事猶未題授實職。非官而似官之流也。主計者代爲草疏。實其杖母。再指姦媳姦妹以佐之。其疏先一日奏進。于劉則曰。臣本世家子。父母課讀寸晷爲惜。自六歲從師。至二十歲。聯捷從未敢一刻擅出書館。鄭鄭之事。窓外無聞也。王則曰。臣本農家子。離城百里。鄭鄭之事。係宦室閨門。草野耳目。實未聞見。兩疏後一日封上。預屬政府。于許疏法司嚴訊。劉王則曰。已有了旨也。初審覆疏。以事屬影響。旨出謗忌。革職太輕。造成太重。惟候聖裁。旨以刑杖未加。不得實情。

指款繼則嚴苛。索詳因破情面。衡律例逆倫罪款。法無輕貸矣。旨意尙以親屬未經面質。議擬猶然踈縱。獄案未定。滴奪降罰。且次第于西曹。至十一年八月初六日。凡案中之男婦老幼。聽勘于公庭。韓媳之祖。以望八之年。匍匐嚴刑之側。詢其姦媳。但云一憑法堂明斷。餘皆不敢出証。枉二字大辟竟成矣。韓翁甫出殯絕與尸矣。至二十六日黎明。鬻割之旨乃下。外擬原不至是。許職是早來促同往西市。俗所云甘石橋下四牌樓是也。時尙無一人。止有地方夫據地搭

明季北畧

卷十五

十

廠與監一有了之木。在東牌坊下。舊規殺在西而刷在東也。廠則坐總憲司寇秋卿之類。少停行刑之役。俱提一小筐。筐內俱藏貯鐵鈎與利刃。時出其刀與鈎。類以砂石磨礪之。辰巳二刻。人集如山。屋皆人覆。聲亦嘈雜殊甚。崇陽停于南牌樓下。坐筐籃中。科頭跣足。對一童子。囑付家事。絮絮不已。傍人云。西城察院未到。尙緩片刻。少頃。從人叢中昇之而入。遙望木了。尙聞其這是何說者。連詞于極鼎沸中。忽聞宣讀聖旨。結句聲高。照律應剛三千六百刀。劊子百人羣

而和之如雷震然人盡股慄也砲擊響後人皆鼓足引領頓高尺許擁擠之極亦原無所見下刀之始不知若何但見有了之木指大之繩勒其中一人高踞其後伸手垂下取肝腑二事置之於巔衆不勝駭懼忽又將繩引下而崆陽之頭突然而興時已斬矣則轉其面而親于木背尙全體聚而割者如蠟須臾小紅旗向東馳報風飛電走云以刀數報入大內也午餘事完天亦間慘之極歸途所見買生肉以為瘡痂藥料者遍長安市二十年前之文章氣節功名顯宦

明季北畧 卷十五

七

竟與參朮甘皮同奏膚功亦大奇矣

鄭在獄以萬金乞周奎通皇后關說一日上入宮后日聞得常州鄭鄭語未畢上即目視之曰汝在宮中那裏曉得鄭鄭后懼而止鄭聞將碟執筆書一大圈于紙上如乾形已而塗黑無些子白其意謂有天無日蓋怨上也鄭幼時過一瞽者善揣骨初云翰林也適及脛訝曰翰林而骨碎何也後必有刑鄭體最肥頗似豕形故喜財色鄭以母故德父披荆造居浙之某寺鄭以青年從之飲食起居

無不同也里中少年疑僧之徒為尼欲執之令聞至寺見振先即下拜眾大駭蓋令乃振先之門生也

郝敬卒

郝敬字仲輿號楚望湖廣承天府京山縣人父承健以鄉薦為肅甯令母夢大蛇若龍嚙左脇入腹而妊生敬五歲即工偶句萬歷戊子舉人已丑成進士令承嘉以治行擢禮科給事中疏論輔臣內官遂請江陰令致仕歸年四十卜窀穸作輓歌至七十四召形

明季北畧 卷十五

七

家擇日卜地盛衣冠髮瓜于積荷鍊兆所告后士請以今年為死年今辰為葬辰他時勿更擇日誅茅啟坎子婦逮下徹緣素冠裳葬積而封樹石自題明給事中郝敬之墓旁用石匣函著書三百二十四卷以殉刻生葬文告姻黨至己卯年八十二冬日蚤起衣冠晡忽不憚命內外婦沐浴隱几坐草札別友人稱郝敬頓首絕筆親朋錯愕來戶外屢滿危坐木榻拱手為別語止笑乘鑿車出至西山從容下輿索筆題堂柱日升沈難定但深壑藏舟人世憑誰有力來去

自錄如驚風。遇天公于我何心。少頃屬綴而絕。公滿江陰。題聯于庭。云坐上有嘉賓。談笑風流。吳季札。江干逢逐客。交游意氣楚春申。又咏詩十章。多感慨不平意。勒于君山。有酒逢歡笑。無天性。思至哀吟。有鬼工之句。邑人誦之。予昔應試。澄江嘗攜筆登山。摹其六以歸。六月十五筆。

陳繼儒卒

陳繼儒字仲醇。號眉公。南直華亭人。少英異。好讀書。長于詩歌文辭。頃刻萬言。弱冠補諸生。年二十八。裂

明季北略

卷十五

三

其冠投呈郡長。有云。住世出世喧靜各別。祿養色養。潛見則同。揣摩一世。直如對鏡空花。收拾半生。皆作出山小草。一郡驚其言。當事勉留。卒不聽。退而躬率。菽水結茅小崑山之陽。修竹白雲。焚香冥坐。豁如也。父歿哀毀。欲死。負土為壘。弟之子姊之孤。賴之得存。時顧端文高忠顯招繼儒入講社。繼儒曰。願士大夫有此。行不必有此名。所知交徧天下。四方求文者。履日滿戶外。然絕妄漁愧。干請嘗云。王公布衣之交。僅存一綫於天壤。甯使訝其不來。毋使厭其不去。又云。

歸。公庭必為雙鶴所笑。郡守李三式其虛。謝不見。既以事去。繼儒送之千里。勞藉如平生。歡而方岳。貢九神交二十年。一時撫按文章。奏薦請照吳與弼。例特行聘徵。屢奉命旨。固辭不就。惟與山水為緣。每當春秋佳日。月夕花朝。非操觚龍潭。卽卜築曠野。一時名姝騷客。輻湊而至。或匿蒹葭蘋藻間。長歌短笛。鷗鷺驚翔。累日經旬。興盡方止。已卯病卒。得年八十。有二藏無餅金。惟留遺編數卷。未歿前召子孫賓朋。日汝曹逮死而祭我。不若生前醉我一杯酒。于是羣

明季北略

卷十五

南

從雁行洗爵次第而獻。如俎豆狀。繼儒仰天大呼。叱日。何不為哭泣之哀。左右皆大慟。或為蕤歌以佐。勝歌愈悲。酒愈進。繼儒起而喜舞。簪帽以花。婆娑佻達。盡醉乃罷。將瞑目。又暢言無鬼之旨。鼓掌大笑而逝。所著有秘笈品外文集。幾白卷行世。當啟禎間。婦人暨子無不知有眉公者。至飲食器皿。悉以眉公名。比于東坡學士矣。其與董思白交最厚。在前。語中又比沈石田之于王文恪公云。先是王徵君穉登。文章翰墨妙天下。交游在公卿間。

差似眉公而蕭輪不就為巖穴光眉公加人一等矣

術士鄭仰田

鄭字仰田。惠安人。少樵。魯不解治生。父母賤惡之。逃之嶺南。為寺僧。種菜。面黧。黑補衣百結。有老僧長眉皓髮。日光如水。呼仰田而指。寺僧曰。汝等皆不及也。寺僧怒。逐仰田。旬日無所歸。號泣于野外。老僧迎謂曰。吾遲子久矣。偕入深山中。授以拆字歌訣。月餘。遂能識字。因授以青囊。袖中壬運射覆諸家之術。無所

明季北粵

卷十五

五

不通曉。天啟初。將卜相。南樂指全字為占。仰田曰。全字。从人。从王。王四畫。皆相。四人問其姓名。曰。全字。省三畫。為土。當有姓。帶土者。省四畫。為丁。當有姓。丁者。省兩畫。縱橫為木。當有各屬木者。以所省之文。全歸之。當有名全者。已而拜。莆田貴池元城涿州四相。一如其言。晉江李焜與奄黨吳淳夫有郤。指吞字以問仰田。曰。彼勢能吞汝。非小敵也。從天从口。非其人。吳姓乎。曰。然。然則何如。仰田曰。吳以口為頭。彼頭已落地矣。汝何憂。諭年而吳伏法。魏闕召仰田。問數仰田

蓬頭突鬢。踉蹌而往。長揖。執坐。闕指囚字以問。羣奄侍列皆愕。眙失色。仰田徐應曰。囚字。國中一人也。奄大喜。仰田出。謂人曰。囚則誠囚也。吾說詞以逃死耳。之白門。奄勢益熾。俞少卿密扣之。仰田方晝。臥屋梁下。上有斷梗。下垂。仰田指之曰。如此矣。未幾。闕果自經。丙子冬。前知錢謙益有難。自閩來。吳復入燕。為刺探獄情。緩急。將年入十二矣。行及奔馬。兩壯士尾之。不能及。謂謙益曰。七日彼當下位。公獄解矣。然必明年而後出。後一一不爽也。已卯春。謂家人曰。明日有

明季北粵

卷十五

五

郡僧叩門乞食。具數人殮。以待吾。亦隨往矣。質明。沐浴更衣。羣僧至。飯畢。入坐。端坐而逝。

左良玉破豫賊

已卯正月廿五日。癸未。河南巡撫常道立創籍以縱寇。渡河也。以李仙風代之。二月。左良玉大破河南賊。飛虎劉國能于許州。國能降。三月。左良玉大破賊于南陽府內鄉縣。上聞其兵。姪掠責之。四月初四日。辛卯。良玉再破賊于河南之鎮城。廿三日。庚戌。賊李萬。山千解甲。詣內鄉城。下降于良玉。

前卷載常道立招撫劉國能出道闢此載良玉二月破城國能降。出史畧年月頗異或去年道立招國能有就撫意至是久爲良玉所破其降始決耳。非一書自相矛盾蓋並誌之一以傳疑一以俟攷也。餘亦倣此。六月廿六章

張獻忠復叛

己卯三月清撫中軍劉良佐有光山之捷安慶巡道易開遠有舒城三捷賊漸西奔張獻忠曹操因入房竹山中房縣竹山縣俱屬湖廣鄖陽府初獻忠假意

明季北畧卷十五

七

兵旂襲南陽屯南關左良玉適至疑而召之獻窘逃去良玉追及兩馬相望一箭中其眉心一箭釘其甲指于弓靶獻倉皇問良玉舉刀劈其面血流被甲刃可望力前格之得免逃至麻城良玉追勦之一晝夜行七百里至襄陽府之穀城縣戊寅正月初九夜破之出示民曰本營志在匡亂已逐闖兵遠遊本營釋甲歸朝乃拘耆老具結遣可望以碧玉尺餘者二方圓徑寸珠二枚賄熊文燦請降文燦許焉以命事張大經監其軍文燦庸鄙無能駐節襄陽于後圍種

蔬日用數十人澆溉時旱郡邑申文祈雨文燦批云園蔬茂茂禾苗何以獨枯不過奸民爲道糧地耳其設施如此良玉謀于巡按林銘球巡道王珩旗欲誘執獻文燦曰殺降不祥力庇之乃移其營于城內獻恃文燦益無忌私練士卒造軍器毀城諸生徐以顯一見如故教以孫吳兵法又乞職銜索月餉且請灑慶廬靈閣五州縣屯馬步兵六千己卯春獻忠叛形獻善良玉請討之文燦故彰其事使獻知之阻留良玉獻饋糧延時日獻從容盡調兵械入房山文燦

明季北畧卷十五

六

始備出兵則獻已叛矣是時文燦招撫十三家賊歸屯嶺聚中州一帶旋旋叛逃無餘一范謂可勦之機會與能勦之物力都從撫裏錯認良不離也甲月獻忠既叛殺數城令阮之錫之錫隨及溼血警報來詢羅汝才九營並起應獻忠獻忠帥史林鳴鑼于警求封于襄陽鳴球不從遂殺之七月張羅二賊于房縣良玉聞變日經羅從虎自關使我援之未去必以逼羅羅殺令旗至即自署總兵過伏大敗而羅在。其存即良玉列其狀上革文燦職良玉亦降職令

自贖

錫紳徐調元。戊寅令黃岡嘗云。獻既就撫。文燦疏奏留中。不下。獻性如猿猴。不耐久靜。營于城外。將几案。叠起。每日自下而上。循環不已。如教猱升木。無一息停。雖天性好動。亦借此自練。併以練士卒耳。時文燦疏久不報。獻從將十人馳入城。問縣令阮之錕曰。廷議云何。阮迎其意曰。將軍不日大拜且封侯矣。獻乃去。如是者數次。已越月。疏終不下。獻偵所請多不遂。乃密謀叛。復馳入縣。詰阮如前。

明季北粵 卷十五

九

阮驚恐無措。獻知其謀。大怒曰。汝誘我耶。顧左右曰。孤他頭來。即斬首去。遂城。

任途捷徑。無過賊將相奇謀。只是招宋人之言。若為文燦寫照。

房景春父子死節

房景春字和滿。南直江都人。萬曆壬子舉人。崇禎辛未。就教鹽城。罷歸。過黃州。照磨署篆黃安。甫二日。而賊掩至。誓以身與城存亡。戢守八晝夜。賊遁去。戊寅。陞房縣知縣。時熊文燦招九營。大寇交斥。鄖屬而羅。

汝才白貴。黑雲祥三營分馬入房。逼據西關。景春知事不可為。與主簿朱邦問遊擊楊道選內修守具。外定盟書。苟安旦夕。已卯五月。張獻忠突入房。蓋獻忠已破穀城。縣令阮之錕死。遂乘勝鼓行而西。而新捕三營羣起。嚮應。城中兵贏餉缺。景春血書寸紙。遣人縱城出求救。不報。獻忠逼讓城。景春日。吾頭可斷。城不可讓也。賊益攻。景春發砲殲賊。賊以棺覆首。四面環圍。守門指揮張玉錫為內應。城陷。楊道選巷戰死。景春被執。勅降。不從。命拽出斬之。子生員鳴鸞抱父屍哭罵賊。復手刃僕陳宜。亦被殺。朱邦問與其家人俱不用死。事聞。贈景春太僕寺卿。鳴鸞與陳宜俱附祀。

明季北粵 卷十五

十

死忠死孝。月月光昭。景春鳴鸞之節烈矣。五君道。選邦問。甯與合君同日而死。不與叛逆同日而生。豈非皆不二心之臣哉。

楊嗣昌能文燦

初熊文燦與大學士楊嗣昌。謀相結納。嗣昌欲文燦成功。以結上知。文燦既敗。嗣昌內不自安。請督師南。

討上甚慰勞之。八月十七日壬戌命嗣昌督師討賊。賜尚方劍。兼督師輔臣銀印。給帑金四萬。賞功牌千五百。蟒綺緞各五百。九月初五日丁卯。嗣昌陛辭。上宴于平臺。後殿手觴。嗣昌賚金爵。賜以詩。勅于文廟。親賦鐃歌二首。贈行。命會兵十萬。給本折色銀二萬。出師之隆莫盛于此。御史張肯堂請著爲令。有創爲撫說者。議出編氓行伍。以奸細論議。出道將紳。以通賊論。議出督府鎮帥。以悞國論。疏入。嗣昌弗善也。嗣昌首倡衆欵一議。加勦餉三百萬。而又加練餉。

明季北略卷十五

圭

七百三十餘萬。兩合舊派。每年加二千三百萬。以致民窮盜起。至是力以減賊。自任冬十月。嗣昌至襄陽。入熊文燦軍。詔逮文燦入京。論死。棄西市。丙子拜左良玉平賊將軍。良玉所部多降將。嗣昌謂可倚以辦賊。爲請于上。故有是命。賊初聞嗣昌出。頗心怖。及嗣昌抵任。踵襲文燦招撫故智。謀以郵事委卹撫袁繼威。楚事委楚撫宋一鶴。一鶴貪懦。功諸以嗣昌父名。鶴投揭。自署其名。日一烏楚人爭傳笑之。嗣昌對守年餘。一籌莫展。自撤白虎之險。縱賊入川。賊勢益張。

不可收拾。嗣昌妄聽楊卓然之說。謂獻賊難圖。革左易撫。輒思舍難就易。檄左良玉趨皖。駕言川中零賊不足復煩大兵。軍中咸知失計。良玉探識其奸。率兵竟去。連發十九檄。追之不返。賊復出。無當關者矣。且賊由西北陸走襄陽。而嗣昌由西南水走夷陵。歧路相避。猶飾稱鞭長不及。甚至地方失事。匿不上聞。而又虛設捷級。動云寇不足慮。瀘州知州蘇瓊等死于賊。嗣昌復砍其頭充級報功。羣賊愈無所懼。當是時楚撫代罷不常。戊寅十一年六月。逮楚撫余應桂。以

明季北略卷十五

圭

方孔昭代之。至十三年正月。逮孔昭命。宋一鶴代之。十二年己卯四月朔戊子。卹陽撫治戴東閔。免。以王鰲永代之。至十三年罷鰲。永以袁繼威代之。代易紛紛。迄無成功。祇爲猜賊笑耳。嗣昌抵任以下。兼十三年事在內。因上文而併及之。耳。聞楚撫一行可知。

誌異

七月二十五日。昔邑飛嶼。徹天所集之地。禾豈立盡。當事設法捕捉。斗米易斗。蝗小民爭捕之。或焚或逐。

不百萬萬計餘種未殄民猶苦飢
十二月吾錫南門網船婦一胎生三子初九日生二
初十日生一十一日又生亦異事也

明季北畧 卷十五 臣

明季北畧卷之十六

錫山計六奇用

崇禎十三年庚辰

賑民

閏正月命巡城御史煮粥賑飢發帑金八千賑其定
發帑金六千賑山東二月風霾亢旱詔求直言三月
分賑畿南三萬金是日雨又賑京師貧民各錢二百
七月發帑金二萬賑順天保定八月議倉粟賑河東
飢民九月命有司祭難民瘞暴骸冬十月出帑金萬
兩市舊棉衣二萬給京師窮民

已卯庚辰之際中外交訌上念窮民罹災獨賑屢
下而有司執法侵奪如故真可恨也

策貢士

三月策貢士于建極殿賜魏藻德第一先是閏正月
上召貢士四十八人於文華殿上問邊隅多警何以
報伏雪璽藻德對曰使大小諸臣皆知所理則功業
自建妮妮數百言藻德通州人更自言戾寅守城功
上心識之至是優拔第一

新進士召對上。拔趙玉森等五人爲翰林。周正儒五人爲科臣。吳邦直五人爲御史。俱批應對詳明。又拔呂陽等十三人爲吏兵二部主事。俱批應對稍明。賜下第舉人無錫華廷獻、江陰徐亮工等爲進士。時稱欽賜進士。

太祖吳元年置翰林院。以陶安爲翰林學士。洪武十八年始定翰林官制。永樂二年甲申科。擢會元楊相等五十一人。及書寫易流等十人。俱改庶吉士。次年正月復命解縉、廖吉士、楊相、武進監其

明季北略卷之十六

二

等二十八人于文淵閣肄業。時人謂之二十八宿。舊制庶吉士間一科考選。額定二十八人。自萬曆十一年癸未李廷機榜始。令每科考選以二十二人爲額。故數科來翰林官至百餘員。皆無所事事。惟揚揚長去道上。拜客飲酒而已。崇禎甲戌丁丑兩科始不選庶吉士。以卽推有異政者。擢入翰林。亦制之一變也。至庚辰新利進士召對上。問君有難當云何。錫人趙玉森對曰。萬歲臣死。上領之。因問四事。玉森對且泣。遂拔翰林。時稱欽賜翰林。

旗杆半黃半朱。衆榮之。或云故例每科額六七十人。惟兩京及浙各選二人。餘每省一人。每科部科道每省一人。凡有大政必合十三省人酌議。故備知天下得失。此制之善也。及崇禎辛未以後始不考選。惟取知推爲翰林科道矣。迨癸未科復考庶吉士。後乙酉隆武立。復改庶吉士爲庶萃士。云四月命考選大典。須科貢兼取。以收人才之用。已而吏部考選不列舉貢。特命貢士并歲貢二百六十三人。俱補部寺司屬。推官知縣不爲例。

明季北略卷之十六

三

命朝臣及撫按各舉將材。明制最重進士。可仕至六部。進士中翰林爲最。入翰林則不屈膝。雖掛摺腰背不甚折。所以養相體也。舉人止可仕至太守而已。故進士觀舉人頗卑。雖同處不甚欵接。至歲貢廩官。又無論矣。若武職則微甚。雖大至總戎。自文臣視之。抑末也。思廟命科貢兼取。可謂一洗舊習。然二百六十二人俱補部寺司屬。得毋更矯太甚乎。

黃道周廷杖

庚辰四月黃道周以前召對特旨補江西布政司都事巡撫解與龍薦舉之疏例下部閣有簽貼其旁激上怒者上遂以道周黨邪亂政學龍狗私遣緹騎相逮道周先還閩聞信馳詣南昌諸士紳慰問不答陰饋金為贖不納視者皆哭至京與學龍各杖八十下刑部獄黃景昉趨視之道周創雖重神氣未損獨以勝體辱親為可耻越數日戶部主事葉廷秀收疏上杖一百削籍為民廷秀濮州人講程朱之學與道周初未嘗相識疏上自分必死旋尉至即與偕行將拜

明季北遷卷之十末

四

杖言笑自若覽杖者亦為心折道周久繫醫治稍痊而太學生余仲吉又上疏曰黃道周通籍二十載半居墳廬積古著書一生學力止知君親雖言嘗過類而志實忠純今喘息僅存猶請書不倦此臣不為道周情而為皇上天下萬世惜也昔唐太宗恨魏徵之而听至欲殺而終不果漢武帝惡汲黯之直諫雖遠出而責優容皇上欲違法堯舜奈何出漢唐之下斷不宜以黨人輕議學行才品之臣也通政司格之不士仲吉并劾通政司施邦耀上格下獄亦杖一百論

戊復詔道周學龍對北司簿仍即家逮廷秀廷詔曰葉問孰為問黃公者道周學龍皆恨相見時北司誦逼供黨與煇煉極酷無所得謬指數員塞責有崑山諸生朱永明者持百錢將道周仲吉亦在繫中並送部擬罪

按族尉至南昌聞郡懷懼姚知府面送公禮五百金又私禮三百金夥長袁從先一百金又錦衣酒席折程折席共三十金又分犒金吾管家及長隨六十二十餘金時吳氏慎三胡公為司李六月十

明季北遷卷之十末

五

六送三十金按道周為沈延嘉之房師沈又為吳氏之房師也美曰廣送六兩楊廷麟送二十兩餘如臬司吳守道潘高安令蔡豐城令郝等俱有助金約千兩有諸生彭士望持走京師為黃解部中用部內不取彭適還絲毫無染送黃夫人夫人以大義辭之送解家解不受繼送吳氏吳氏以為公費竟無所私焉此一役也可謂江右之高義亦可謂千古之高義也已

徐石麟對三事

五月召廷臣于平望問守邊救荒安民三事。通政使徐百麒對以守邊在農戰互用。救荒在勸民輸粟。安民在省官用賢。上是之。

薛國觀免

庚辰六月大學士薛國觀免。初國觀以溫體仁援送于丁丑八月。得人閣。上頗向用之。至是操論失旨。議處致仕。上嘗語國觀朝士。紫府國觀對曰。便服衛得人。朝士何敢曠貨。時東廠太監王化民在側。汗出浹背。于是專偵其陰事。以至于敗。國觀既削籍。給事中

明季北略卷之十六

木

袁糧再賊劫之。言國觀納賄有跡。并及尙書傅永淳。侍郎蔡奕琛等。俱下鎮撫司訊。又下都御史葉有聲于獄。亦以通賄國觀也。時株連頗衆。

李振聲請限田

十一月工部主事李振聲請限田。官占田如一品田十頃。屋百間。其下遞減。下部議。

井田之制善矣。然不可行于後世也。限田之議。猶有井田遺意。亦於不能行者。以利于貧賤而不使于富貴耳。

禁蕪

蕪草本邊塞軍中所用。一可療傷。二可辟寒。庚辰北郡歲論禁之。而營軍卽于論下。陳市其無忌如此。是歲無錫令龐昌九亦禁蕪。有人種少許。治之用。捕獲免。時天旱。俗謂龍畏蕪。避去。故呼爲回蕪草。

李自成敗而復振

庚辰九月秦兵大破李自成于函谷。自成敗。其部下俱降。自成官軍南。秦兵感之于北。左兵扼之于南。窮蹙不得他逸。食且盡。自經者數四。養子李錦

明季北略卷之十六

七

喜收之。自成因令軍中盡殺所掠婦女。以五十騎衝圍而南。時河南大飢。飢民所在爲盜。自成自鄖均走伊維。飢民從者數萬。勢復大振。十一月陞陝撫丁啟睿總督陝西。山西河南軍務。十二月自成攻永甯。陷之。殺萬安王朱德。連破四十八寨。遂陷宜陽。衆至數十萬。李巖爲之謀。主賊每劫掠所獲。散濟飢民。故所至咸附之。勢益甚。

先是戊寅張獻忠羅汝才九賊在房竹山中。自成來附。獻忠謀殺之。自成覺而逃去。入蜀。己卯自成自川

潛渡入豫取洛陽

一云戊寅自成寇襄。敗于二師。奔穀城。獻忠資以甲胃走均。均賊王光恩降。勸與之俱。自成不應。去之。鄖屏北山中不出者二年。庚辰楊嗣昌搜捕之。自成潛逃洛下。飢民從者數萬。

上云已卯入豫。此云庚辰逃洛。疑庚辰為是。但一云獻謀殺自成。一云獻資自成。里胃則又疑謀殺為確。蓋張李是兩不相下人。

楊嗣昌駐襄陽

明季北畧 卷之十六

庚辰閏正月楊嗣昌奏辟永州推官萬元吉為軍前監紀。從之。二月十三日甲子給嗣昌萬金。賜斗牛服。又賜海驢馬一。夷驢馬一。金鞍二。嗣昌駐襄調兵會勦。以陝西興安一路失期。斬其監軍殷太白。三月嗣昌次荆門。立大勦營。以新募湖南殺手二千人。隸之。更以巖下騎兵為上將營。新撫降丁皆隸焉。以副將猛如虎將之。日望撤各鎮內監還京。

羅汝才入川

二月二十日辛未羅汝才掠信陽。尋陷光州。五月汝

才與過天星等七股。盡入蜀。監軍萬元吉扼夔門。已而賊陷大昌。犯夔州。石柱女帥察良玉發兵援夔州。萬元吉與之合。

按天啟元年敵攻瀋陽。請將吳文傑周敦吉等救之。石柱司秦邦屏先率兵渡河。諸營繼進。邦屏戰死。三月四川南賊奢崇明倡亂。遂據重慶府。已而復陷遵義。一方震驚。石柱宜撫司掌印女官秦良玉勦王時敵。厚遺秦氏。求其助兵。秦氏斬使留銀。總兵圍重慶。夫瀋陽戰死。邦屏烈矣。抑男也。至其

明季北畧 卷之十六

玉不過一女子耳。曾國重慶今據夔州。其忠節亦愈于賴眉者故。

左良玉大破張獻忠

六月左良玉遣降將劉國能。圖獻忠于太平縣之湯塘山中。獻忠盡分兵四出抄掠。不得糧。歸者盡殺之。宋錡者。詣嗣昌降。良玉使國能將之前行。詐稱糧至。獻忠開營。延入國能。大破之。斬首萬級。擄其營。擄其妻孥。與徐以顯潛獨。繫等送襄陽獄。獻忠妻解越嶺逃。

良玉前射獻忠眉。心此又指其妻孥等可謂二快。事獨是徐潘為獻之腹心。既獲即宜誅之以絕禍。本乃猶送獄以緩源與。致賊得生奸計。竊所不解。豈畏獻乎。抑欲招獻乎。苟畏獻則徐潘為獻之謀。主斬之獻無主矣。若欲招獻亦姑置妻孥足矣。且獻當日破郡陷邑殺人如草。雖親王不免凡有心者。恨不食肉寢皮。願當事猶惜其妻子。幾其將羽謂之何哉。

國獻史畧載二月事

明季北畧卷之十六

楊嗣昌奪印歸印

五月江北賊陷羅田。羅田縣屬黃州府。六月副將軍賀人龍等合秦蜀諸軍擊賊。大破之。七月賊小秦王等相率降于楊嗣昌。獻忠汝才謀渡川西。走諸將會。阿擊之營于夔之土地巖。待人龍兵三檄不至。初嗣昌以左良玉進止多不從節制。而人龍所將陝兵驍勇善戰。而多擁降丁。屢破賊有功。思得總兵名號以統轄之。川撫邵捷春為請于嗣昌。嗣昌乃密疏于朝。請以人龍代良玉佩將印。既而聞蜀瑯山之捷。後尋

留良玉佩將印如故。別加人龍職銜。源後命人龍快。快良玉知之意亦恨。嘗獻忠遁伏山中。千餘殘寇可盡。乃良玉以奪印懷慚。人龍復以歸印缺望。遂逡巡不復深入。皆嗣昌失兩帥之心。玩寇故也。癸亥人龍兵噪而西歸。已日官兵敗績。

九月羅汝才過天星之入川也。凡九股是時嗣昌已降其八。遂飛章以問叙資文武將吏有差。十月獻忠汝才陷大昌。二十五日壬戌。又陷劍州。川兵追之。敗績。執四將以去。劍州屬四川保甯府。

明季北畧卷之十六

七

吳卿論兵弊

黃梅貢士吳卿上言。流賊奸宄出沒。尤善偵走。嘗日馳二百里。酣酒躡色。瞋睡不醒。將勇敢。而夜襲賊不能覺也。今兵不殺賊。反以仇民。窮鄉男婦。匿林。逃難制首獻功。以愚主將。主將以愚監紀。監紀不知。遂奏其功。此弊運行久矣。所當痛懲者也。

張獻忠圍桐城

陳石舫松陽文士。松陽鎮距桐城百三十里。庚辰獻忠駐廬州。六安諸處去桐城三百餘里。時松楊猶寂。

然無恙。忽鄉人謂石舫曰：君能飲吾當告以機事。石舫問之，其人曰：近得密報，獻忠不日且至。君應速走。石舫猶疑信參半，不意談笑間賊騎已充斥于前矣。一晝夜行三百里。九月七日立營于黃山谷。讀書臺。臺在山巔，可以眺遠。焚掠三日，凡殺八千餘人。壯勇著驅之攻城時，獻忠大隊距桐城五里，結營困之。使爾俾分掠鄉民充軍攻城，其驅掠之法，以精銳十人，執戈前率，使所掠之民隨行，又以武士十人押後，後令騎兵十人左右分列，鐔刀，惟首有前者已過，後或

明季北畧 卷之十六

不續即殺之。輿惟疾行，馳至近城解入老營。雖千百人，不過三十騎。皆趨獻忠坐營中，每人審問如答。應詳明，即留下。文人多不殺，賊有四大營，獻忠居老營外。駐三營，猶如鼎足。環獻忠老營。三營者，一名前營，二名中營，三名後營。獻忠戴尖毡帽，服錦胡桃花衣，軟靴布氍于地而坐。眉間有箭瘡，為患時出膿水。二美人侍側，以白綾方數寸，進而拭之。既拂，輒棄于地。頃之，眉心復濕，仍拭如前。無一日間，箭瘡即成痂。左良玉所射者也。至是已三年，猶時時發裂。左右曉

將二十人佩刀，隨護碗酒大肉，席地傳飲。時九月初十，為獻忠生日。各營頭目及本營諸將皆稱觴上壽。優人侑觴，凡作三關第一演，關公五關斬六將第二演，韓世忠勤王第三演，尉遲恭三鞭換兩筋。三奏既畢，八音復舉。美人歌舞雜陳于前，歡飲移時。諸將辭出，獻忠戒之曰：桐城百姓怨恨我輩，晚間須慎，勿縱飲。誤大事。欵屬再三，諸將曰：敢不如命一揖而退。獻忠自宿老營中，心選美人絕色者二人侍寢。夜嘗不寐，表甲微行，携刀巡視。雖左右僕御亦不知所在。其

明季北畧 卷之十六

深密如此。所宿之外第一層，以所掠文士旋繞居之。呼為相公。第二層，令女子居之，呼為美人。第三層，使醫士居之，呼為大夫。第四層，書吏等居之。第五層，勇士固守營門。凡心腹悉隸帳下，有入其老營者，不得進出。若見文士，則詢其策畧，或當意者，即授之職，賜以符合，使攻取城邑。如無所能，而欲還鄉者，輒殺之。所掠士子，知為本邑人，盡則與之飲食，命婦人承事。似見寵待，及夜則虞其道途，悉繫之。離鄉三百里，始縱而不縛。所掠童子，教以騎射，殺人日間所遺。夜則

點名問今日殺人幾塊。猶云幾個也。童子殺掠過多。獻忠則喜而賞之。若無所殺掠。卽答二十棍。由是所至劫殺一空。百姓恨刺骨。俱呼爲八賊。而不稱八大。王小卒掠得金銀。悉獻主將。不許私匿。如藏銀三兩。卽殺之。恐有金而逃耳。故貧民室廬。旣墟無以度日。皆從之奔掠。用是所至益衆。平居無事。則練習士卒。如十騎兵。卽使十步兵。或棍手與之搏擊。擊殺馬兵。卽以所乘馬賞之。故騎卒多精銳。時邑令張拱極固守桐城。獻忠攻之。朔月不破。城爲呂蒙所築。外磚內

明季北略卷之十六

古

石堅甚。攻者止能挖去磚而已。不克穿其石也。獻忠掠鄉郭。居民捨土擔石。高築長堤。環攻之。城內用礮擊殺焉。賊將屍和士填入。復以利械投民。驅之前攻。城外土墩幾與北門齊。賊將踰城入城中。大懼。復發大礮擊殺之。邑之鄉人甚苦。而真賊實未傷一人。時總戎黃得功方鎮廬州。拱極遣人間道乞援。得功率衆星馳。獻忠聞之。解圍去。得功追之不及。至今百姓口祝之。凡獻忠他道。處追兵躡至。多以金帛遺地。兵利其所有。亦不窮追。是以大爲民患。賊將去。所幸美

人悉手及之。及抵他邑。所掠美人亦復如前。益挈之不能去之。可惜。故其慘毒如此。亦美人之厄運也。嘗獻忠犯桐城。陳石舫亦在掠中。有湖廣人張義者。昔年同舍生之僮也。至是爲賊將忽遇。石舫問曰。相公識我乎。石舫茫然。答曰。忘之矣。張曰。子卽曩時在相公家趨事者。毋恐。令偵相救。已而獻忠點名審問。聞上連呼歸順。班聲如雷。有文且才者。卽留中。遞至石舫。張義欲脫之。乃白獻忠曰。此人無所長。且不能徒步。所獲牲日反與之用。不知釋去。獻忠曰。吾昔日在

明季北略卷之十六

古

廬州用一人。卽破一城。豈有文人無用之理。願請石舫曰。汝欲歸耶。吾卽送汝歸耳。石舫信之。俯伏謝。既而引至一所。百姓甚衆。盡殺之。遞及石舫。張義舉手一搖。行刑者一刀而去。石舫血濺衣體。頽然而仆。然不覺痛。亦異也。時屍橫道左。供馬蹂踐。而張義適至。見而問曰。相公能咳一聲乎。石舫嗽之。有聲。義喜曰。可救也。喉尙未斷。合四人昇之私室。且囑曰。慎勿用膏藥等物。止以香燭。順邊燒灰。傳之。晚間用茶洗去膿穢。久當自愈。去石舫如其言。瘡之三月始愈。康

歷四年乙巳季夏二十九日子在樅陽見石舫頂上刀痕環結詢之石舫遂詳述前事如此且云是歲元旦大雪樅陽屋上俱有大人足跡長可二尺許眾皆異之是秋即罹此變或謂足跡乃降伏之神也石舫家于山龕中藏書萬卷併樓臺亭屋悉成灰燼惜哉談笑間數百里猝至所謂行于里而不勞者行于無人之地也獻忠得之矣惜乎用之不審

前載九月獻忠汝才陷大員今載九月獻忠圍桐城賊雖善于馳突恐吳蜀萬里未必一月便能分

明季北粵 卷之十六

犯蓋陷大員者疑為羅汝才不然或吳蜀所統之月恐有小誤此山目擊斷無可疑

楊卓然議撫

十二月薙豫皖兵大集賊懼乞撫初十日丙辰監軍楊卓然往賊議之

是歲賊寇橫流四境雖時有新獲屢報招降然降者未經解散而飢民復相煽聚勢若燎原其可撲滅

歲飢

七月飢民蠶起嘯聚太行山應賊是年雨京河南山

東山西陝西浙江大旱蝗人相食草木俱盡土寇並起道路梗塞

誌異

庚辰正月十五日丁卯夜東方黑氣彌空連三夕二月壬子朔杭州城門夜鳴

無錫實錄云九月二十三日宋甲之間密雲不雨浙瀝有聲所兩皆小書有紺紅黑三種質甚堅民有收之者來春蠶之有莖而無花實

時張真人經錫舟前二牌云值日功曹聽用天下城

明季北粵 卷之十六

七

隱免參邑令羅昌尤教誦祈雨真人謝曰此天庭之學非學生敢擅也如愚力量止有借水幾尺而已頃之水果暗漲三尺五日復退真人入崇安寺謁三清次謁并及關神俱行四叩首禮餘如張睢陽諸神不一揖也

是時比年旱歉穀貴人飢于隴內父抗濟之先生讀書于洛社道中青赤黑諸色蟲長可五寸許橫歷畔幾無下足處葉吸米菽于杭氏齋中每吸菽莖粥六月二十一日于律先生自洛社歸經

至州巷扉葉閉。破落戶欲取徐氏耳。遂村後行南眺數里。烟焰騰升。咸云焚石塘孫氏也。情噉噉。洶洶。廿二廿三兩日。暮墟橋貧者相聚數十人。抵有米家傳食而掠焉。聲言將及吾鎮。于是本鎮亦集二百人。每人酒一碗。肉四兩。餉之。荷戈吶喊。南北繞行。未幾前之劫掠者。次第被擒。皆死無算。鄉村稍得安枕。然貧民無生人之樂矣。卯辰二秋。蝗旱蔽天。俗謂猛將掌蟲。屬吾鄉。悉演戲以禱之。男婦田間鳴金呵逐。裳衣建標。予見而歎曰。此何自不覺耳。

明季北略 卷之十六

木

斬木揭竿之象。天下其將亂乎。及申酉之際。鄉民驟起。卒符其兆。然則治亂之間。必先有幾。夢夢者自不覺耳。
正月初六戊午。雷電交作。大雨三寸。時在大寒。尙未立春。冬行夏令。倒行逆施。其災異之應。在是年六月。終爲百姓城中搶米。延及各鄉。俱搶而究。其致搶之因。蓋爲自夏至秋。天無滴水。米價一兩七錢。而大戶又不糶米。激成搶米之變也。
六月初三下午有轎一乘。在街坊抄化。其中有一絕

小師姑身長尺許。跌坐于盤中。大頭六面。大手有一道婆。托在手。見者皆怪異之。此怪孽也。問其出處。云從浙省而來。

六月初六至初十五。日月下蝗。至落落飛過。久旱所致也。七月廿五日下午。飛蝗蔽天。而來自西北往東南。吾錫城中。屋上俱盈二三寸。道途父老俱云。目中未見。廿九日下午。蝗飛三日。至八月初二初四兩日。蔽天而下。十二下午。落落飛過。晚更甚。是年租稅四五分。白米二兩一石。

明季北略 卷之十六

光

六月十七暑甚。是日下午。飢民燒燬馬世奇房屋。一帶亂。孝殿碎頭。而血污滿體。以世奇侵去官糶米銀二百兩故也。鄉紳之體。從此大失矣。十七至二十日。鄉城打搶十八。各店舖搶米大戶俱搶。十九二十。大搶廿一。各鄉大搶。廿二日。知縣龐昌九。緝拿亂民一二十人。監處城中。始定。廿三日以後。無日不解。審亂民官打死四五十人。而鄉間打死燒死者。無算。此等異變。亦一時之劫數也。七月十五。蘇州闕上有富戶施姓者。不糶官米。百姓各執器械。斬門而入。殺五

一餘人其家立盡。吳下之變如此。當時爭平既久。連歲旱。飢民心。蠢蠢思動矣。幸江左柔脆無強有力者。起于其間。為之倡耳。不然。幾何而不豫楚也。

山東丐婦

崇禎庚辰。山東諸省皆積歲旱。荒流民咸就食。南都時。書舖廊下。卧一秀士。穿舊紬衣。以帕裹巾。傍有少婦。耳垂銀瑤。貌極端莊。度亦嫺雅。見往來者。輒伸扇乞錢。或問其從來。曰。吾山東巨族女。嫁夫纔五日。即相携行乞。到此夫亦官商遊庠人。忍飢冒寒。染病不

明季北畧

卷之十六

辛

起。只得坐守待盡耳。或勸以何不別適人。亦可得數十金。調理夫愈。則兩命俱活矣。婦曰。與夫節生甯守義死。况夫病已深。縱有飲食藥餌。未必痊可。夫亡。妾不獨存。奈何。徒喪廉耻乎。或更詰之曰。何不以耳上銀鐙易米。答曰。此夫家瑣物。不忍棄也。聞者咸嘆服。競相施助。驟得數金。婦乃購一棺。藏寺中。視夫一弱。彼亦一粥視夫。不食。彼亦不食。絕粒者浹旬。夫竟斃。既殮。得乞。賞倩工。理訖。舉衣。棺。與夫同穴。頃間。按之。則氣絕矣。路人高其義。共買棺。與夫同穴。頃

焉耳。上銀瑤尚在。

江左貴人之妻。女失節。敗。閑恬不知耻者。觀此掩面矣。

明季北畧

卷之十六

辛

明季北略卷之十七

錫山計六奇用資編輯

崇禎十四年辛巳

薛國觀賜死

正月故大學士薛國觀。奏辨袁愷誣劾。自禮部主事。吳昌時之意。上不聽。八月。國觀賜死。籍其家。國觀性。編刻用溫體仁薦。自僉憲驟登政府。欲結于土會上。憂用匱乏。因導以借助。曰。外則鄉紳。臣等任之。內則。戚晚非出自獨斷。不可微以李武清為言。遂得旨。指。

明季北略卷之十七

四十萬金。李氏盡鬻其所有。追比未已。戚晚人人目。危。因皇子病。眾倡為九蓮菩薩之言。云上薄待外戚。行天折口。盡上大悔懼。國觀又忤太監王化民。遂敗。誅中書舍人王陞。彥籍其家。初國觀以陞彥通路免。官命伺其卯。則陞彥至。執之下獄。陞彥為吳昌時甥。臨刑呼曰。此舅氏所作。我若有言。即累名教矣。時國觀事發于東廠。會云昌時實啟其機。

上臨御以來。誅經畧袁崇煥。庶吉士鄭。總督楊。一鵬。總理熊文燦。及兵部尚書陳新甲。賜。相。符。

國觀與周延儒。可謂英斷矣。

國觀為大臣。不以正道輔君。而以搜籍進主。害人者。徒自害耳。至武清雖富。亦應酌量三四萬金。而遽加十倍。毋乃過乎。况悉爾所有。亦可已矣。猶爾。追比。能無寡恩之議耶。

召周延儒

辛巳。四月。召前大學士周延儒。張至發。賀逢聖。入朝。至發辭不出。逢聖出。不久。以病歸。惟延儒受事。初延儒既罷。丹陽監生賀順。虞城侯氏。共獻金。為太監等。

明季北略卷之十七

冀乘間得復相。至是。召用。主事吳昌時。力居多。延儒德之。

延儒之再召也。其子奕封。夢故母吳氏。被髮跽泣。謂爾父切勿赴京。赴必有禍。奕封覺。以語延儒。延儒不聽。後如夢言。吁。何如。至發不出。之為高耶。是冬十月。特設裕國。是民奇謀。具員科。諭朝臣。訪徵辟。稱朕破格求才之意。夫召宰相。而延儒非其人。諭徵辟。而奇異不一見。非君負臣。實臣負君耳。

幸學

辛巳八月十九日。上視學釋奠禮成。步至東西廡。遍閱諸儒先神位。因召禮部侍郎王錫衮。將德璟。司成南居仁。三臣論之曰。宋儒周程張朱邵。六子有功聖門。最大。今稱以先儒位在漢唐諸儒下。禮殊未稱。爾部會同詹翰等官議所以尊崇之。至六子格言。即督令儒臣編纂成書。以宏聖教。是歲九月。即彙集六子諸書。開館編纂。至尊崇位號。廷臣多有章奏。孔尚則云。朝廷多故。未能一時定議。故未即奉行。尚則宜聖

明季北畧卷之十七

三

六十四代孫崇禎庚辰進士

內臣王德化

上幸太學。以重修告成也。先期司禮監太監王德化奉命率羣臣習儀。時比之唐魚朝恩講經。元李邦甯習奠事。

九月改東廠提督京營者。亦稱總督。十一月禁朝臣私探內閣。適內侍于是待漏。俱露立。母敢入直舍。十二月勅停內操。勅內臣無干外政。申戒廷臣毋交通近侍。

上之所嚮下趨。尤甚。幸習儀。稱總督。嚴以清相之職。授璫矣。雖欲禁。勅廷臣勿連。豈可得乎。

黃道周遣戍

辛巳十二月。黃道周解學。道成初。刑部尚書劉澤深擬遣。周瘴成。再奏不允。因上言曰。道周之罪。前兩疏已嚴矣。過此惟有論死死生之際。臣不敢不慎也。自來論死諸臣。非封疆則貪酷。未有以建言誅者。今以此加道周。道周無封疆貪酷之失。而有建言受戮之名。在道周固得矣。非我皇上覆載之量也。且皇上

明季北畧卷之十七

四

所疑者。黨耳。黨者是。諸臣實事道周。具疏空言一二。臣工未始不相與也。今且短之繼而斥之。烏有所謂黨而煩朝廷之大法耶。去年行刑時。忽奉旨停免。今皇上豈有積恨于道周。萬一轉圖動念。而臣已論定。噬臍何及。敢仍以原擬上。上從之。

先是疏上。屢嚴駁。聲息涸。而會莫必其命。黃景昉拉同鄉蔣德璟。王家彥。謁謝陞。公請之陞。太息曰。死矣。遲秋為幸。聞之失色。總閔承韓城毒。斃之後。餘威尚震。武陵方以督輔出。柄得宜。督遂入為中樞。同憾。

道周前疏刺骨同年費縣并研誼。漢如滑縣。且下石矣。會周延儒新召至。眾喁喁想望風采。道周前此種職屬。延儒為政。頗內媿。至是諸名流力德。患之。媿為閱釋。得免死。改永遠。成道周在獄中。手寫孝經百餘本。流傳為寶。所著易象正書。直于血肉淋漓。指節垂斷之時。成之。二十圖六十四象。正天心。出月窟。自二三高足外。鮮能傳其學者。董子繁露。邵子皇極。方之補矣。沈酣易象。晚若前知其以都事里居。不免縲絏。既就逮。送者有蕭蕭易水之咏。道周曰。無憂。但書字。

明季北略卷之十七

三千紙者出矣。卒驗成楚辰州。取道杭之大滌山。與諸生極論朱陸同異。過九江病瘵。更乳易象正則。定之日。後世誰復定此者。聞猶省身世。中夜酸鼻。自己已出得。獲革丙子。出得繫繫九死一生。以望六之在。荷戈赴伍。命也如何。

李自成陷河南府

辛巳正月二十六日。壬寅。李自成圍河南府。福王其死士力戰。斬獲頗多。總兵王紹禹兵有呼于城上者。賊亦呼而應之。紹禹兵執副使王充昌于城上。紹禹

解之。諸軍曰。賊在城下。總鎮其如我何。揮刀殺守陣數人。賊緣堞而上。叛兵迎之。賊人福王及世子燭。縋城走。士民破殺者數十萬。賊焚福王府。執副使王充昌已下。俱不死。惟一典史不用見殺。自成發藩邸及巨室米數萬石。金錢數千萬。賑飢民。丁酉。自成跡福王所在。執之。并執前兵部尚書呂維祺。維祺。其王日名義甚重。母自辱。內官崔升甫十三歲。勸玉甯死。勿屈抱王。不去。賊殺王。并見害王體。肥重三百餘觔。賊置酒大會。以王為雉。雜鹿肉食之。號福祿酒。王諱

明季北略卷之十七

常洵神宗之子。世子諱由崧。即去光。論城得免。奔子。懷慶。又破永甯。殺萬安。王變聞上。震怒。總兵王紹禹。磔之。籍其家。兵科張縉。奏福王身死。社稷守國。大義日月爭光。葦祭宜厚。從之。吏科章正宸。奏闖賊從四川來。兵部尚書陳新甲。急奏賊自秦來。不自川來。蓋嗣昌方奏。拒賊于川。言從川來。則責在嗣昌。以呂維祺字介儒。號象石。河南府新安縣人。主時有夢。月入懷之祥。萬姓工子。癸丑。聯華鄉會。初投赤州司。李進妖變。起克城坐。賴以全。晉人肖像。祀廟。已未。以

卓異徵入爲吏部郎天啟甲子告歸究心伊雅性命之學與馮從吾善從吾每稱爲明道後一人會選魏選詞勸令鄉紳助江維冠曰士風掃地矣卒不與璫深喻之因嗾御史詆維祺講學將中以危法適意廟崩中侵崇禎戊辰言官交薦起尙寶卿改太常正卿陞南京兵部尙書常極言鈔法之妙可以足國終不見用論者惜之己亥賊自汝甯來走鳳陽犯阜甯而西歸巢廬江一支北出陷潁川維祺遣都督趙世臣以兵三百人守關山潰走烏交南京大震廷議

明季北事 卷之十七

多咎維祺遂以考察奪職家居至是賊陷雒陽彼執大罵以死贈太子少保廕一子入監宏光朝諡忠節南京鑄錢舊有文鑄之弊每爐加私銅數十劔官與匠分之維祺謂速鑄則利在官遲則夾鑄多而利在下舊三十日一鑄特改十五日一鑄連放鹽米共十八日凡兩月三鑄停爐之日必盡放匠役出之鑄速而私錢少

二月自成搜掘富室窖藏席捲子女玉帛捆載入山以書辨邵時昌爲總理官令守河南府巡撫李仙鳳

偵知賊去引兵至城下時昌閉門拒守尋開門迎官軍仙鳳收賊首斬之

錢祚徵罵賊 附唐啟泰

錢祚徵字君遠號錫吾以舉人歷官至汝州知州汝爲賊出入孔道又有土賊萬人依山爲巢祚徵簡鄉勇衛兵得千餘人佯爲賊將計忽夜半開門出從間道踰山各抵其巢賊方縱飲不爲備急擊大破之策賊衆難盡誅乃釋其俘招之其魁唐加勳等遂降汝人小休十四年正月賊犯汝州祚徵中流矢力疾乘

明季北事 卷之十七

城督戰二月四日大風羃城上以礮擊賊風逆火反樓堞盡焚賊乘之入祚徵被執大罵不屈爲賊擊刺無完膚乃死

時有唐啟泰舉人官至宜陽知縣十四年賊陷宜陽啟泰不屈遇害與祚徵皆掖人

李自成陷歸德

三月十六日未刻自成至河南歸德府昇砲攻城終夜如雷十七日辰時新城破舊城遂不守賊入將城垣拆毀悉爲平地賊營延亘六十餘里上以白布覆

慕望之如茶。使百姓擔百貨入營中。此歸德難民所
述。

牛宋降自成

辛巳四月。河南府盧氏縣貢生牛金星。何有罪當戍
邊。李巖薦其有計畧。金星遂歸自成。自成以女妻之。
授以右相。或云金星天啟丁卯舉人。與廢自年。故薦
之。金星引故知劉宗敏為將軍。又薦術士宋獻策。獻
策河南永城人。善河洛數。初見自成。袖出一數進曰。
十八孩兒當主神器。自成大喜。拜軍師。獻策面狹而

明季北略卷之十七

九

長身不滿三尺。其形如鬼。右足跛。出入以杖自扶。軍
中呼為宋孩兒。一云浙人。精于六壬奇門遁法。及
識諸數學。自成信之如神。餘如拔貢顧君恩等。亦歸
自成。賊之羽翼益眾矣。

羅汝才合自成

七月。羅汝才不合于張獻忠。自內鄉走鄧州。與李自
成合。時自成有眾五十萬。復得汝才。軍益熾。

傅宗龍罵賊

五月。赦兵部尚書傅宗龍。以右侍郎督陝兵討賊。九

月初四日丁丑。宗龍與保督楊文岳合兵。擊李自成

賊。保定兵背遁。文岳夜奔項城。宗龍兵食盡。乃殺

驢馬餉軍。馬驢復盡。殺賊取其屍分噉之。十八辛卯

夜。潛動兵瀆圍出。諸軍星散。賊追獲之。執至項城下

賊呼于門曰。我秦督官軍也。請啟門納秦督宗龍大

呼。我秦督也。不幸墮賊手。左右皆賊耳。毋為賊所

賊抽刃擊宗龍中。腦而仆。復厲聲罵賊。斷其耳鼻。死

城下。賊獲衣甲。終械無算。遂陷項城。屠之。項城縣屬

開封。

明季北略卷之十七

十

宗龍可謂志士仁人矣

劉國能自刎

九月。李自成羅汝才合兵。陷葉縣。降將劉國能。集
自刎死。其妻先死。其子方八歲。闖賊入城。抱置驛。士
欲收養之。不從。自解所帶小刀。亦刎死。復啗沙陽。

劉國能一門死難。實足千古。所最奇者。八歲小兒

自刎。史書所未載。以知賊中儘有忠臣義士。惜國

家不能早用耳。

李自成稱闖王

自成既入洛。撰九問九勸諸偽詞。號召群盜。勾引見民。遂為闖王。辛巳。自成獨雄一部。汝才改稱曹操營。于思古之偽號多矣。未有以闖名者。稱之自高。迎祥始或云。闖者。馬出頭貌。馬出頭。是主字在馬上也。取馬。定天下意。然止可為馬上之主。不能拱坐稱主也。故宋獻策有云。我主不過是馬上皇帝。其意亦見及此矣。蓋偽號初設。莫不有數存焉。然迎祥作逆十載。勢既橫且久矣。而世終不聞稱高闖王。僅知有李闖王者。前此猶未甚也。及自成破

明季北畧卷之十七

十一

洛以後而始甚矣。人第知闖王為自成而不知始于迎祥。抑第知自成為闖王而不知始于卯辰之際也。故持著之。使世知闖之所自。與號闖之非無說也。

李自成兵逾百萬

張獻忠糾諸賊會李自成河南請主寇。以兵畢赴自成。眾逾百萬。

賊兵逾百萬。勢孔熾矣。宗社危如累卵。當時廷臣猶若處堂燕雀何哉。

昔人有言。人不可以無勢。天下之事勢而已矣。宜獻忠在房竹。自成附之。及自成復振。獻忠又會之。強弱甫有定乎。

左良玉屠降類

十月。左良玉兵至。隨類。類為賊守。良玉攻破。屠之。盡獲賊所掠。自成怒。合兵攻良玉。良玉退保鄆城。自成圍之。良玉率兵拒守。賊陷。類

李自成陷襄城

十一月。自成復陷襄城。巡撫汪喬年守將李高慶死。

明季北畧卷之十七

十一

之喬年號。是遼安人。天啟壬戌進士。官提督三邊。會都御史先是。喬年于陝西發自成先塚。得小棺。即斬以狗。誓師進兵。將拔鄆城。抵陝。縣時。襄城。糧積。被擄。年遲疑不敢進。襄城貢生李永祺率邑人出迎。官軍自成聞之。解鄆城之圍。來迎。戰。喬年身中數矢。一軍盡覆。以數百人入城。居守五日。襄城復陷。喬年自刎。未死。被執。見殺。二。兩除。盡被屠戮。自成深恨。諸生遂剗別百九十人。又購永祺。永祺。屠其族。人九家。殺守將。李。高。慶。乃降。將。射。天。也。累。功。至。別。

將至是自成陷襄城殺之詔贈都督何知榮祿大夫
主祠襄城

喬年發墓斬蛇都任劉骨囊豬可謂二快

自成陷南陽

自成再破秦師獲馬二萬。隆泰兵數萬乘勝圍南陽。數日而陷。總兵猛如虜奮勇出戰。賊數千。既城破。猶持短刀巷戰。至唐府門。望北拜。口稱負恩。被賊殺。死。唐王遇害。知府邱繼素罵賊不屈。閭室見殺。參將劉士傑游擊郭關守備任先捷俱戰死。太監劉元斌。

明季北略卷之十七

七

李軍救河南。開南陽。陷仍據婦女北去。縱兵大掠。殺。燕汲者論功。俄上命御史清軍。元斌倉皇悉沈婦女于河。及明年十月。先賊誅以其縱軍焚劫也。

是歲二月。自成圍開封。督臣丁啟睿率諸將左良玉。虎大威等集兵朱仙鎮。與自成戰。全師皆潰。六月。圍曹分兵東南。一敗官軍于東陽。復回豫。鄭城一戰。賊眾折傷。適十一月。汪喬年敗。十二月。自成復圍汴官軍敗績于水坡。賊勢張甚。

自成陷河南州縣

十二月。李自成連陷浩州許州長葛鄆陵鄆陵知縣劉振之力。緇衣冠再拜自刎死。賊陷禹州。崇王遇害。自成屯朱仙鎮。時內鄉鎮平唐縣新野俱降于賊。鄆州知州劉振之死焉。

劉振之字而強。號冰壺。慈谿人。曾祖父及兄俱為名臣。振之弱冠補諸生。崇禎庚午舉人。出黃道周門。三士公車不售。因愛東陽山水。遂受教諭。陞鄆陵知縣。因言東陽土風日惡。不久將變。起甫去而難作人服。其先見治鄆陵。以恤民為務。時流寇充斥。軍士過邑。

明季北略卷之十七

七

索糧者。迫縣宰萬狀。至縛之去。父老啼號奔救。飲贊以稿。始釋歸。邑中有通賊者。言城小不支。降之。便振之正色叱之。城陷。謁先聖。秉笏坐堂上。賊至。索印不與。賊縛置雪中三日。猶罵不絕口。賊斫之十餘刀。乃死。事聞。贈太僕少卿。黃道周額其門曰。忠孝大儒。振之生平。留心聖學。事繼母。有古孝行。自己未歲。書片楮藏之笥中。每歲加紙護之。至是家人啟其封。則不食財。不好色。不惜死。三語也。卒年五十六。人惟財色二事。孽障纏綿。一當生死關頭。便有許。

多係惡觀劉公藏奇格言其所謂看得破跳得過者矣無德則真其然乎

段增輝字令遠尚邱人以賢良辟召不就辛巳賊至率鄉人捍禦賊再攻乃克被執不屈死而鄉官原任簡討馬剛中字九如崇禎甲戌進士為賊支解工部郎中沈試字君明官生遇賊大罵脅降不從賊以亂槌擊死

賊至睢州鄉官通政使李夢宸號元駒崇禎戊辰進士自經死賊皆赴宅羅拜感歎為有德仁人

明季北畧卷之十七

七

監軍兵部主事余爾字天有潁川人崇禎辛未進士率兵援沛力戰被執罵賊不屈與侄敦華同死

張獻忠燬驛道

辛巳正月張獻忠羅汝才渡違河而東往新開驛驛道人烟斷絕者七百里初賊南竄萬元吉欲從間道出神道拒歸路以待賊楊嗣昌不聽啟諸軍躡賊急追諸將盡向瀘州賊折而東返歸路盡空不可復過頭人龍頭兵廣元不進十二日乙丑猛如虎率諸將擊賊于開縣連勝之獻忠憑高而望見後軍無繼

因以精銳繞谷中出官軍後馳而下左軍先潰士傑等皆戰死前軍全覆如虎突戰潰圍而出馬仗軍符盡失嗣昌在雲陽聞閬縣失利始悔不用元吉之謀也

南北畧編年不編月故猛如虎戰死一事已載于前而此復載之者前以自成及之此以編獻忠事及之也他卷倣此但自成陷南陽劉士傑戰死而此亦載士傑戰死未知是一是二

張獻忠陷襄陽

明季北畧卷之十七

七

初庚辰六月左良玉擒獻忠妻李與徐以顯潘獨鰲等送襄陽獄襄陽知府王承會素縱漁色見獻忠妻悅之故疎其防及辛巳獻忠汝才走當陽即撫哀繼成悉兵拒賊于房竹賊走宜城偵襄陽無備密知楊嗣昌檄至遂于路取檄簡二十騎偽為公差二月初五日巳酉夜漏四鼓叩襄陽城門巡道張克儉見符驗啟關賊既入即揮刀大呼殺門者城中先伏賊百餘俱起應之破獄出以顯獨鰲等獨鰲者應山諸生富而吝縣令婪其財使人許其不法獨鰲憤甚越

獄殺賊黨之文移皆出其手時賊縱火光燭天大隊疾馳至城中大亂門洞開初六日庚戌賊乘賊盡入城王承曾突圍走署襄陽事李天覺城破北面即首置印于案自經推官姜曰廣被執大罵不屈與兵備副使張克儉俱死之賊焚襄王府端禮門執襄王獻忠據坐王宮坐王堂下勸之以庖酒曰吾欲斷楊嗣昌下而嗣昌遠在蜀今當借王頭使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其努力盡此一杯酒因縛王殺之投屍火中福清王常澄逃免潘道人索王屍已燼僅拾顱骨數寸

明季北畧卷之十七

以歸賊殺宮眷并貴陽王常法盡掠宮女發銀十五萬以賑飢民襄陽守兵數千軍資器械山私盡為賊有初左良玉屢破賊掠其輜重盡蓄之許州為獻忠襲取良玉在郎厝家目貨畜于襄陽至是復盡為獻忠有良王聞之同郎撫袁繼威發兵馳援已不及初九癸丑賊渡江破樊城十五已未陷當陽陝縣二十一日乙丑陷光州新野妻孥心腹俱在獄中獻豈須臾忘之耶况宣城為襄陽屬邑相距當不甚遠王承曾悅妻陳防張克

儉夜半啟戶抑何異也

楊嗣昌自經

辛巳二月初二丙子嗣昌言在荆聞變漸憤自縊于軍時河南已陷福王遇害嗣昌度不免遂自盡廷臣交章論劾上下其議禮部侍郎蔣德璟謂其奸欺悞國請用嘉靖中仇鸞例斷棺戮尸然上竟不之罪當嗣昌之在蜀也安坐順慶公署題扁自旌大書望梅上將迨瀘州破後連陷數邑嗣昌猶在醉夢命多借索子鄉賊蜀中爭傳笑之上以襄陽失陷左良玉違制

明季北畧卷之十七

避賊削職戴罪平賊逮郎撫袁繼威入京繼威豈朝負直聲督學山西備兵淮陽武昌所至以清惠稱吏民歡恩之至是合辭叩關遣威亦出嗣昌手書明已無罪尋察其枉赦之繼威號臨侯江西袁州府宜縣人天啟五年乙丑進士嗣昌既縊四月甲子進陝督丁啟者兵部尚書代嗣昌督師剿賊嗣昌不能制賊誠為有非然一死亦已矣律以仇鸞母乃已甚宜上之不從也

張羅屠隨州

辛巳四月二十五日庚午張獻忠羅汝才合兵陷隨州知州徐世淳合門被殺。吏民居戮不遺。血流成滄。徐淳字中明。嘉興人。父以建兵部侍郎淳通象緯。數學萬歷戊午。以春秋薦于鄉。累試南宮不第。遂赴選。署永嘉縣。教諭劉香餘孽。出沒海上。淳多出方畧。得安。因除重慶推官。督師徵餉萬斛。過五日以尙方劾。從事淳立辦會。蜀人疾其強直。改隨州知州。時獻關。二賊方熾。隨為兵衝。淳將行。語其子肇。肇擊樑曰。賊突襄鄧及隨。隨三破之餘。然鄧之背背也。守隨所。

明季北畧卷之十七

九

以猗陵寢吾必死于此矣。十三年十月蒞隨。與州人敵血關廟誓以必死。乃繕南城。燕樓寢處其下。慨然謂僚屬曰。身與公等枕戈待敵。以此樓為死所矣。明年辛巳四月賊陷襄陽。離德安獲譟斬之。賊知有備。悉衆力攻。三走。使至。到告急。巡道趙某抵。于地弗顧。巡撫發一遊擊率兵援。到雷弗遣。不食不解甲。五日再。賊廟告哀。二十五日賊急攻南城。潛帥入道。賊北城以入。淳遣率樑埋印。扉後牆下。勒馬巷。賊矢貫于額。力屬于頰。眼鼻橫斷。隨馬。

左手擊刀。右手握印。箱賊鎗刀。交下。陷胸斷股。而死。肇樑趨至。拊尸頓踊哭。且罵賊。驅至老營。殺之。且死疾呼。州人告以埋印處。妾趙氏王氏。藏獲寺。八人皆死。賊驅趙出。不可先殺其所抱幼女。申姑斷其入指。罵益厲。賊及之。推土石碎。願而死。淳死之三日。吳人石琳求得其尸。斂之。趙氏屍與申姑相抱。不解胸。着布囊。函金剛經三寸許。遂并棺以斂。而肇樑尸卒不可得。趙道以阻。授自謀。欲沒其死事。狀荆西道力持之。楚撫按乃上其事。肇亦詣闕。陳請。贈大僕少。

明季北畧卷之十七

辛

湘陽祠祭。蓋磨一子入監。肇樑附祭。隨嘉二祠。戊寅二月獻忠破隨州。王書自縊。至是復陷徐。淳死之。王徐二公後先濟美。誠足並傳千古。亦不幸中之幸也。然徐死尤烈。而民之罹禍亦更慘矣。夫自實。迄已不越四載。兩被獻毒。豈天之厄運使然耶。

張獻忠陷泌城等處

辛巳六月初六庚戌賊陷宿松英山獻忠汝才攻信陽。獲左兵旗幟。令羣賊以入。必城陷之。七月賊陷。

英山于啟睿大破賊于麻城。汝才走合自成。總兵黃得芳兵叛西走投獻忠。獻忠隨即西九月獻忠散于南陽以數百騎奔李自成。自成將殺之。汝才以五百騎資獻忠。獻忠東奔至十月。獻忠糾賊會自成。獻忠之行兵其來也如風雨之驟。至其去也若鬼蜮之難知。故數月間或馳江北或趨楚豫。蹂躪三省。令官兵追逐不暇。即孫子所云出其不意。趨其所不意。避實擊虛之法。將帥墮其術中而不覺耳。徐以顯普教獻忠孫吳兵法。自是進不可禦。退不可追。事與虛實一篇相應。真得賊之難制者。

明季北略卷之十七

七

山東李廷實

辛巳正月二十八日甲辰。山東土賊李廷實李鼎欽陷高唐州。時山東盜起。所在響應。京畿道梗。省直糧數百萬俱阻于交州。東平吏胥倡亂。迎賊以入城。據之。巡撫王國資檄總兵劉澤清破東平賊。復其城。二月東寇益熾。徐德數千里。白骨縱橫。又旱蝗大飢。民父子相食。行人斷絕。已丑魯王捐金數萬募兵防盜。三月革王國賓職。命楊勳澤清會兵勦曹賊。

賊五月設徐臨通渾四鎮。復漕以防東寇。及明年壬午正月。益始平。

河南袁時中

辛巳正月。河南土賊艾一侯二侯四。壩聚數千人。封邱知縣擊破之。二月二十一日丙寅。土寇陷新野。二十二日丁卯。陷河陰。據之。游擊高謙攻圍七晝夜。拔之。是月土賊瓦礫子一斗。斃等盡。歸于李自成。合攻開封。五月。河南土寇袁時中聚眾至二十萬。入江北。窺鳳池。群盜蟻附。總督朱大典擊敗之。賊棄牲畜。明季北略卷之十七

七

秦安土寇

遁丁酉。總兵劉良佐簡驍騎追擊五十里。賊大奔。月徐鎮。倖擊趙崇新。與時中講撫于夏邑。為賊所殺。被殺時中復伴就撫。詔許之時中出不備。突入執。縣知縣以去。至十六年五月。時中為自成所殺。小袁營遂滅。時中起于草野。至有眾二十萬。三載而亡。

之國豐縣

誌異

辛巳正月二十六日壬寅黃霧四塞日青無光嘉興城聲震如雷時曰城愁二月山西偏頭關天鳴六月南京山東河南浙江旱蝗無錫賈錄云立春後積陰二月淫雨如注河渠皆溢二麥捐收及秋復苦旱米價騰貴貧民不能舉火採草及草以食道僅相望邑令酌議官糶焉然擁擠殊甚強而近者一日兩糶以市利弱而遠者不能得其一焉

明季北畧

卷之十七

七

時徽州米價尤貴其地山多田故昔旱十三年庚辰五兩二錢一石十四十五兩年五兩一石至順治八年辛卯米缺七兩五錢一石猶和糠一斗水一斗實米止八斗耳每日富室人食米三合婢女俱流境外是年上而江北大下而蘇杭飢民相枕于道六月米價二兩七錢後至三兩二錢麥價二兩一錢油每斤八分

明季北畧卷之十八

錫山計六奇用賢編輯

崇禎十五年壬午

降座揖相

正月辛未朔上朝畢召大學士周延儒賀逢聖謝陛入殿曰古聖帝明王皆崇師道卿等朕之師也宗社稷安維諸先生是賴命東向立上降座西向揖之各愧謝

思廟此舉禮非其人徒自貶損耳然三相之中惟

明季北畧

卷十八

賀文忠差可無愧

楊仁願論東廠緝事

正月罷提督京營內臣御史楊仁願上言臣稽高皇帝初無所謂緝事臣工不法止于明糾無陰許也臣待罪南城所見詞訟多假番役妄稱東廠誘人作奸挾仇首告惟恐其不為惡又惟恐不即罹于法揆之皇上泣罪解縲之仁豈不傷哉伏願先寬東廠東廠寬則刑法可以漸省臣更有請臣子獲罪檻送門下可也若緹騎一出有資者家門破散無資者地方欽

僱爲皆匪淺。上是之諭東廠所緝。止于謀逆亂偷其
伴奸犯科。自有司存。并戒錦衣校尉。奉使需攬。

東廠緝事爲害甚烈。仁願一言而少止。仁人之言
其利溥洵哉。

天壇

北京永定門內五里坐東向西。外圍十里圓環爲磚
城西對山川壇其體方。藉田處也。內員毀琉璃碧瓦
如太廟式。中設天位東設太祀位。位座傷各丈餘。接
綴可登。內小龕中置木主。遊人不易入也。司之者太

明季北略卷十八

七

常寺之黃冠。四面窓漏。悉以青藍料。緣爲障。大如筋
明亮可愛。至寢殿有龍床。膳殿有食具。更衣殿有椅
座。薰沐殿有浴池。一切法物之。燼禮數之。莊嚴祭
之前十日。可縱觀也。內有銅非。以銅鑄成圈。從底發
上水味清冽。飲之沁骨。其地去大自十餘里。當祭之
夕。二更時。遙望壇內紅燈上升。竿杪則龍輦舉行。其
燈籠徑三丈高。五丈中坐兩黃冠司之。

天壇中設一黑漆木榻。高二尺許。南面爲天位。榻
上置棉花飛絮。以驗天神降臨。如絮稍低。謂爲神

至。若絮不動。如故。則謂天神未至也。天位東亦設
一榻。爲天子位。祭天年去其腹中五臟等物。以檀
降香。實于內焚之。鼻升于天。

萬善地壇

崇禎壬午四月六日。先帝行大社禮。方澤在拓城外
東北方。乾位先一月掃除。掃拭十日前。位置各宮。凡
靈籙邊。豆脯。香燭。與茶。簪。鐘。鼓。俱用黃紗籠覆。肅
沐。處亦先十日試湯。問禮之士。縱往觀焉。至期。稅樓
房于東。門之北。爲壁上。觀初五日辰刻。與觀盛事。

明季北略卷十八

七

者。東身登樓。酒亦亦齊入。午未二刻。坊官內官
本城。西。至于大。棟。長。房。有。戶。進。出。入。處。悉。緘。以。紅
先三日。樹兩傍。府。樓。禁。軍。戎。裝。執。刀。戟。躋。肩。對。立。
百。大。明。門。至。地。城。三。十。餘。里。約。用。將。士。二。十。萬。中。間
四。丈。爲。御。道。鋪。以。黃。沙。人。不。得。行。一。切。街。街。巷。賣。墳
墓。車。馬。人。出。入。牆。壁。悉。屬。聖。抹。紅。紙。紅。泥。人。務。于
樓。上。者。爲。小。飲。爲。細。語。勅。諭。者。高。脚。牌。與。口。宣。併。置
人。不。停。場。也。更。初。馬。爲。先。過。馬。駕。者。大。祠。之。神。位
樂。器。用。同。闕。之。數。諸。以。二。十。四。馬。駕。而。行。執。事。人

役首紅軍。隨後勳戚文武。詣寺金吾奔走趨。踏燈
光。五色雜。浪濤。二更。後。函。薄。大。駕。至。矣。萬。火。烟。
燦。星。埃。蒙。混。不。甚。辨。五。色。歌。觀。聖。駕。者。各。養。神。蓄。銳。
注。閱。回。鑾。就。枕。以。待。街。坊。踴。躍。終。宵。不。歇。也。初。六。日。
黎明。馬。駕。先。回。既。灌。以。降。即。撤。行。旋。廟。朱。鉞。黃。旄。錦。
旗。繡。幟。約。千。餘。人。少。頃。八。象。躡。蹏。而。來。被。飾。垂。錦。自。
項。至。尾。明。鏡。懸。垂。背。負。朱。漆。葫。蘆。魏。然。雅。步。故。振。蕩。
其。音。節。珊。佩。鏗。鏘。令。人。喝。采。過。此。勢。將。極。闕。飛。騎。報。
入。大。內。如。燕。掠。地。刻。過。四。五。軍。戎。儀。衛。各。為。整。飭。坊。

明季北學 卷十八

四

官甲長之類。復灑黃沙。神將駢逐叱戒所轄軍士。令
其侍立對偶。衣飾器械。再加裝飾。嚴齊。于是介冑而
馳。結隊而立。各有位次。各有執役。旌旗辟易。劍佩雍
和。黃公肘後。白玉腰橫。陪祭文武。急趨大明門內。恭
揖候駕。揚鞭恐後。意各爭先。從此龍旌鳳旆。金鉞銀
瓜。響節儀鎧。奚啻數萬。行行隊隊。簇簇陳陳。聲從履
出。氣從鼻息。遙聞蕭韶之奏。中和之樂。紛沓入耳。其
官扇之方圓。正側。長短。橫斜。為龍翔。為鳳舞。為針繡。
為梭織。為日月。雕鏤之體。為山河。繪畫之形。為神鬼。

雕奇之狀。為虎豹。飛走之勢。以及百花。簇就。萬錦。茲
成。至。弓。弩。刀。盾。明。光。奪。目。人。有。云。几。近。聖。駕。之。軍。容。
皆。木。為。之。以。備。壯。觀。者。鼓。聲。漸。嚴。駕。將。至。矣。玉。輅。大。
輅。步。輦。象。輦。皆。黃。絹。為。幌。有。兩。墨。絹。曲。柄。小。傘。前。導。
為。朝。廷。所。坐。大。鼓。旗。纛。在。後。途。中。按。步。行。疾。而。穩。下。
有。一。百。六。十。與。夫。肩。無。高。下。者。又。三。里。一。易。其。夫。者。
也。前。又。有。數。十。內。寺。昇。捧。金。龍。大。轎。一。座。為。升。降。輦。
輦。用。前。後。兩。旁。官。扇。斜。掩。羽。槍。對。峙。非。樓。閣。不。可。
後。則。瑞。寺。擁。簇。如。紅。雲。蔽。天。兩。街。萬。戶。如。畫。各。
明季北學 卷十八

明季北學 卷十八

五

征逐歸寓如春社酒開矣

謝陞創籍

四月給事中倪仁禎上言。臣初拜官。例候開。自。謝。陞。
言。及。兵。餉。事。忽。曰。皇。上。自。用。聰。明。察。察。為。天下。俱。
壞。陞。位。極。人。臣。敢。歸。罪。天。子。如。此。上。怒。命。創。其。籍。

馬士英起用

四月。有。馬。士。英。起。兵。部。左。侍郎。兼。倉。部。御史。提。督。鳳。
陽。士。英。初。撫。宣。大。以。總。監。王。坤。論。罪。重。是。故。太。常。少。
卿。阮。大。鍼。為。營。救。故。得。起。用。

免稅停刑

二月發帑金二萬賑山東免省直十二年以前稅糧有司混徵者罪。百計款平稱慶六月免開封河南歸德汝州去年田程論各省直停刑三年十月賜貧民米布閏十一月下詔罪已

蔣德瑛入相

六月以蔣德瑛黃景昉與姓入閣辦事且諭責吏部會推大典自當天公矢慎今稱謂徇情如房可壯張三諫不致並與推舉豈大臣之道

明季北略 卷十八

六

召廷臣于中左門賜餼上青袍太子定王永王緝衣侍上諸吏部尚書李日宣曰朕屢諭諸臣有甯背君父不肯私交甯職職業不被情面兩語昨枚卜猶盤累如此况其他乎日宣奏辨上又責吏科都給事章正宸河南道御史張煊閣臣力為救解不聽明日下日宣等六人干理日宣等成邊可址等削籍初太學十陳演所親廖惟一為試御史及考核房可壯為之地不納張煊又加厲焉遂外朝漸微之適上游西死演從遂密奏枚卜大典皆入所事待上怒故有

是謹

吳履中論二失

六月御史吳履中上言誤用溫體仁楊嗣昌為二失又曰內治缺而後戎馬生民生促而後盜賊起今者敵起于外而政治愈弊寇起于內而賊氛愈急欲無生亂得乎

黃道周復官

壬午八月召還黃道周仍任少詹事先是道周在獄人謂必不可救時周延儒承上眷最深凡士怒真能

明季北略 卷十八

七

同延儒以微詞解之至是上偶言及岳飛事數曰安侍將如岳飛者而用之延儒曰岳飛自是名將然其破金人事與或多溢詞即如黃道周之為入傳之史冊不免曰其不用也天下惜之上默然再還官即傳旨復官

東崖黃景昉云上諭黃其清操力學尙堪策勵特在汝罪還職旨下中外感泣是役祿周公子諱廷平章他疏劄及公余與同里蔣公同贊其說初冀得脫戊籍幸矣竟復原官出望文本聖主乾斷度越百王

之舉而天下亦以是差亮宜與馬公疏謝稱病兼為
釋其二公所免以榮未春抵家

附記 初逆奄熹熾道周作詩曰。豈有不平事。但
存未壞身。隻言天下合。孤影鬼神親。世道餘青史
春風足故人。無多歌往蹟。愚與舊西鄰。觀此詩頗
與公之行藏相合。

詠陳新甲

九月誅兵部尚書陳新甲以邊疆多失也。周廷儒
管解曰。國法大司馬。兵不臨城不誅。上曰。他

明季北事 卷十八

勿論參辱我親藩。七不甚于薄城。平不聽

召王應熊

十一月召大學士王應熊入朝。已而見請老許之。
賜金幣。這夫是周廷儒知已。漸有異議。故薦以自代。
資為授也。已而上知其非。故賜還。

劉宗周言六事

八月進劉宗周左都御史。十一月宗周上言六事。一
建道。按京師首善。請立書院。以昭聖明。致治之本。二
處司。請立焚錦灰一切刑具。獄詞專聽法司。三。宗

國體大臣自三品而上。犯罪者宜令九卿。會乃付
司寇。司寇議。碎乃得收繫。此于僇辱之中。不忘禮遇
之意。四。清伏奸。凡匿名文書。請一切立毀。五。懲官。理
京師士大夫。與外官交際。愈多愈巧。臣必風聞彈劾
之。六。飭吏治。吏治之敗。無如催科。火耗。詞訟。贖銀。已
復為長例矣。至于營陞。謝薦。巡方。御史。尤甚。請以風
憲受賕之律。為回道考察之第一義。上是之。

閏十一月下禮科給事姜垓于理。時有匿名書。二十
四氣之說。隱詆朝士。垓上言。誹語騰謗。必大奸巨慝。
明季北事 卷十八

惡言官而思中之。謂不重其罪。不能激皇上之怒。籍
言官之口。後將爭效寒蟬。壅塞天聰。誰為皇上言之。
我上怒立置獄

劉宗周削籍 附熊開元

閏十一月召廷臣于中左門。問用督撫之宜。劉宗周
對曰。公使詐。此最悞事。為督撫者。須先極廉。上曰。
亦須諒之。又問禦敵。御史楊若橋舉西洋人湯若望。
習火器。宗周曰。唐宋以前。並無火器。自有火器。輒依
為重。僕專在此。上色不懌。曰。火器終為中國長技。命

宗周退時。姜垓熊開元俱繫獄。宗周又請釋之。曰。嚴
衛不可輕信。是朝廷有私刑也。上遽怒。仰視屋梁曰。
厥衛俱是朝廷。何公何私。宗周抗論不屈。都御史金
光宸言。宗周無他意。上益怒。宗周免冠謝。始命退。既
而姜垓熊開元廷杖。劉宗周削籍。金光宸降調。廷臣
疏救不聽。

熊開元號魚山。楚之嘉魚人。天啟乙丑進士。令吳
江。有廉聲。為給事中。疏止監視太監。王應期出關。
降行人司。又劾周延儒專權。悞國。上震怒。革職下

明季北略卷十八

獄。廷杖八十。遣戍。返方今視髮。靈巖

定王做書

崇禎十五年八月。定王出閣讀書。訓講為方以智做
書。為劉明翰演儀之日。方貌過莊。王不敢齒。做書則
竟其紙。而後已。已踰數也。後定三六九之期。為兩師
進教之日。書堂坐次。方東。劉西。王位正中。教則移坐
王側。方聲壯厲。訓兩三句。王止。依聲一二。王急向劉
呼曰。劉先生來。訓內侍。啟曰。禮也。不可更。父皇爺所
定。乃止。管提書做可也。顧劉來視。則仍書完。而出後

期方再移坐。王謂書已讀過。方以即日應誦之書。遣
士王則掩卷而背之。其舊現在內。讀熟而後出。若曰
方先生可先出。吾與劉先生做書。方則坐屏外。以待
王因問劉。父翁劉云。皇祖朝直臣。王歎賞。又曰。先生
如此溫恭。自有好兒孫。做狀元。劉叩謝。手扶起曰。你
父親做好官。生你好先生。兒孫自然好也。至日。尺几
上兩寶金獅。書鎮每重三十兩。又兩玉尺。呼內寺納
劉袖中。劉固辭。而出。方已候之。不耐矣。王入。為啟。更
兩日期。三六九為做書。四七十為訓講。奉旨允之。方

明季北略卷十八

十一

之口。不過習故套。又免日居多。劉之日期。以辰刻。准
必賜飯。點至第五期。不用做。而自書。書中舊式。言八
字。王自減其一。皇父皇賞。紙教習官。優殺省中。哄然
以為中字。逆格為尊。嫡之漸。有竟欲露簡者。又一日
擊遊西園。見上馬無繮。即以已繮。賜內寺。云。此杖不
便。內命另製。方銓給之。省中又哄然。以為妄僭。此謂
翰內省。體後有知。為定王所與。乃已。又一日。留吳王
言曰。後出封。同先生。潘西山。我皇祖六歲。登基。八歲
上陵。為香。由寺。寫青。未了。區至。今。尚在。昨日。學書。大

字... 謙之謂不足汚先生。自至起更。後吳前燭。送歸。又一日。王以八寶金。煖手。置劉懷頃之劉。還王。定王曰。先生携歸。留與兒孫。見我。兩人相與情意。劉曰。銘感之恩。入之肺腑。不在物件。王歎賞曰。劉先生是一錢不要的。天下做官人。都像先生。那有流賊。

山東李青山

王午正月。山東盜平。擒李青山人。京青山木屑人。乘機。嘯聚數萬人。屢寇兗州。山左。舉動兵部侍郎張國。明季北卷 卷十八 七

維。照騎詣營。撫之。青山出不意。大驚。叩頭乞降。國維察其非常。還部。選將士。疾馳給事。范叔秦魯府左相。俞起蛟。拒賊。擒青山。盡降其眾。國維。一子指揮。傳而沂州。王朋猶擁眾。劫掠國維。知監軍。邱祖德。能辦賊。密授方畧。擒之。東方遂平。

王佐聖遭義遇害

王佐聖。字克仲。南直長洲人。弱冠。登進士。崇禎。立選。青溪。廣文。辛巳。以張國維薦。擢令蜀。遵義。即楊應龍。政地。四面皆夷。抵水。西安。四圍。酋。單。僅二十里。惟地。

名新站者。山勢險峻。前臨渭水。為羣夷人犯。所必經。遂割立新城。以扼夷吭。八月。酋首郭士奇。吳尙才。擁眾入寇。邊將趙國政。戰死。賊遂大肆焚掠。佐聖代奇兵隘口。擒士奇。尙才等。賊宵遁。王午四月。酋帥吳尙賢。龍正國。率眾數萬。攻城。佐聖晝夜拒敵。賊鐵騎四集。圍合。致重。飛梯越城。巽然震地。佐聖以印付子恪。命服拜閣。危坐公堂。須臾。賊至。佐聖裂眦罵賊。遂遇害。猶僵立不仆。未幾。所部義民。誓死力戰。勅兵新站。遂賊歸路。盡殲尙賢。正國。數萬賊于境內。吳撫黃。

孫傳廷殺賀人龍

先是十一年戊寅冬。大兵入。改陝撫孫傳廷保定。總督傳廷。以失聰。辭不許。尋。逮之。至是。王午正月。起傳廷。兵部侍郎。督陝兵。勦寇。四月。傳廷。徵召諸將于西安。縛賀人龍。斬之。諸將莫不動色。因以人龍兵分隸諸將。人龍。陝西米脂人。與李自成同邑。初。以諸生効用。屢殺賊有功。叛將劇賊多歸之。襄城之役。朝廷疑人龍。暗與賊通。密勅傳廷。斬之。賊聞。酌酒相慶。曰。

賀風子死。取關中如拾芥耳。

人龍雖有驕蹇之罪。然其功不可掩也。昔楚殺子玉。而晉文喜。劉宋殺道濟。而魏人慶。趙宋殺武穆。而金人賀。國有良將。敵之所畏也。即有他過。亦當宥之。奈何輕殺之耶。曲端屢立大功。而張浚殺之。載之青史。至今以為恨。傳廷之于人龍。將毋同。不二載而潼關不守。拾芥之言。洵非誣也。

嗚呼。人臣非有功之難。而居功為難也。以人龍起。請生。屢被賊。可謂一時之傑。及會師擊賊。三墩不。

明季北畧卷十八

南

兵噪西歸。此豈人臣之道。西安之權。雖朝廷之過。疑亦人龍自取之也。

李自成屠陳州

壬午正月。李自成陷西華。三月朔庚午。自成等攻陳州。副使關永傑戰死城上。鄉紳崔必之舉人王受爵等。手刃數賊。被執罵賊死。賊怒屠陳州。二十二日辛卯。陷淮州。太月二十六日乙未。陷歸德府。復乘勝陷甯陵考城。

李自成泆河灌汴梁

開封即古大梁咽喉九州間域中夏水陸都會之地。

大祖第五子初封吳王國錢據尋敗封于此為周王。

先是崇禎十四年二月十二日戊午李自成合羣賊。

圍開封穴城攻之七晝夜不息。巡按高名衡率司道。

官嬰城固守軍餉告匱周王出庫金五十萬買米麥。

餉守陣者復懸金募死士擊死一賊者予五十金兵。

民皆踴躍共擊賊賊退數舍豫撫李仙風督諸將至。

開封賊退開封圍解仙風與高名衡互相訐奏詔逮。

仙風仙風自經吞遠以高名衡巡撫河南十二月自。

明季北畧卷十八

北

成復圍開封名衡與推官黃澍總兵陳永福游擊左。

明國等力守周王貯庫金于城頭擒一賊者予百金。

斬一賊者五十金戰殺者卹其家傷者以輕重為差。

自成攻圍數日親帥諸將于承明門下耀武時永福。

號稱神箭從城上射自成中左目幾死遂收兵不出。

已而拔營屯朱仙鎮與丁啟睿左良玉等戰及十五。

年壬午四月二十四日癸亥自成復攻開封以前兩。

攻不克士馬多殺傷自成乃申約圍而不攻以坐困。

按勦官兵討賊與孫傳廷援開封七月停河南鄉談以開封久圍不解也八月開封久困食盡人相食時羅汝才亦食盡謀他往自成分根以餽之約破開封以東隅屬汝才汝才乃留不去九月河決開封勢如山岳水驟長二丈士民溺死數十萬周王府第已沒率宮眷及諸王竄棲城上七日夜督師侯恂以舟師迎王二十三日庚寅總兵卜從善以水師至開封城上推官黃澍紮木為厚從王乘夜渡達隄口得免覆溺汴梁佳慶甲中州群盜心斃之前後三攻汴士馬

明季北畧卷十八

末

死者無算賊積恨矢必拔久瀆漣城之謀爾以子女珍寶山積不忍棄之水族至是河大決百姓生齒盡屬汝臣矣黃澍以守禦功詔授御史 遺聞云自成決河灌汴城中諸貴官欲自為脫計亦鑿堤引水汴梁遂陷名衡等乘舟潰圍走上念防守勞若不深罪但罷名衡等官而已名衡字平仲號鷺磯山東兗州府沂州人崇禎辛未進士授如臯知縣調興化考選為雲南道御史巡按河南崇禎辛巳至自成破雒陽下汝鄉乘勝趨汴自二月十二日至十八日并力疾

攻者七晝夜名衡百道御之賊乃退上嘉其能命為僉都御史巡撫河南是冬賊復圍大梁名衡固守經年及汴沒名衡渡河而北賊解去得請告歸里癸未北兵攻陷沂州名衡天婦抗誓不屈死之虞山錢謙益弔之有三良詩三良者汪喬年段增輝暨名衡而三皆謙益門人也黃澍字仲霖浙江錢塘籍南直徽州休甯人崇禎丁丑進士授開封推官賊灌汴時澍方坐署中忽報大水亟視之已及案下矣大驚急登高城將沒自題玉曰須臾木筏乃出望以是免甚

明季北畧卷十八

末

德之對遂得擢御史 張民表號林宗河南中牟人官保孟勇之子也萬曆辛卯舉人十上春官不第藏書數萬卷手自點定喜詩及草書好施與結實朋友遂中落時時往中牟塲舟于郭外之南阪客至即拉與俱無日無客無客不醉頂高冠飄二帶帶上繡東坡半升僅漚漚明酒三寸纔容子夏冠之句每日醉敗頭老杏下崇禎壬子寇圍大梁民表勸當事移檄左良玉趨大梁背北城而陣通黃河一線以為餉道又嘗令陳永福兵列城

外勿聽入入則城中餽竭勢且民與兵俱盡皆不聽圍城五閱月日夜登陴水灌城負先人神主抱詩文稿三尺許登木筏願求登者衆不忍卻移筏就之筏且沈乃移筏登屋屋上人垂縷相接民表老且乏食數上下者久之水大至而沒年七十有三次子允年及門人文士皆從焉長子允售泗水至西城請救父罵賊而死幼子允與憑浮木依老僕婦棲屋上垂兩日夜老婦館欲嗽之急附浮木順流下得渡舟次免顯父門人周亮工求得之撫諸其家而民表遺骸則

明季北略卷十八

木

高名衝得而葬之柳園云

中牟縣屬開封

周王出金賞士卒得其力以保城池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也賢于秦楚二王推資于百萬拱手餽賊寔矣然周王所以爲此者無他見之明耳謂城垣既陷身且不有而況于金乎城苟得保何患乎無金豈若作城于守庫者之愚哉自賊亂以來殺人不冉勝計尹最烈者無如獻忠之屠武昌自成之淹沐梁也夫圖大事者當以得

人爲本張李所爲如此不過黃巢赤眉之徒耳天心人心胥失之矣欲不滅亡得乎吾聞自成矢鏃入睛牢不可拔每當陰雨則痛三日御一女則血不止其與獻忠眉心膿穢不絕俱天所以報其好殺也其不死也幾希矣

客有開封來者告予云城周四十里大如南京而周王則有外羅城內有紫金城兩座在府城東南隅十餘里王殿俱用琉璃瓦後有半山儼如帝居清初廢爲貢院殿磚悉拆脩築新城王府門舊

明季北略卷十八

九

有石獅高八尺許今沒土中僅有獅耳數寸露出開封舊城俱被泥沙圍埋地下垣形卑甚也大清朝卽于壙上加築新城頗覺高隆曩時人民輻輳自流寇決河以來遂荒蕪矣城內廬舍茅瓦各半鄉野瓦房僅十之三耳又云城陷開封幾無人客過汝甯府固始縣凡行六日不見一人途中草長數尺不虞盜賊止防狼獸行者各帶柳木棍一條時隔河有狼數百衆大懼然狼亦畏棍不敢渡河無錫優人王某曾在周王府中教戲親遇水難

逃歸述云水既浸入城百姓多死悉樓城堞上久絕糧城上俱賣人肉凡三十夜周王禁止之有一人腰下藏炊餅大如錢每餅私賣銀一錢二分凡水面苔藻風浪飄至爭取食之有得生者有以布食而生者若食紙則人必死時有一富家見水大至急以大樑二座用厚紬紮縛將輕寶繫其下身藏乾糧棲于樑上順流而下于有餘里乃得生李自成將黃河一決凡沉沒人百里生民死者不可計如此凶惡而欲成大事得乎

明季北畧 卷十八

張氏商邱自焚

張氏直隸清苑人配進士梁以樟庚辰以樟令太康辛巳調商邱賊犯開封商邱皇皇壬午三月李自成合袁時中羅汝才等衆百萬攻商邱以樟與張氏訣曰成且陷我必死左右皆掩面泣張氏亦泣命老僕楊村積薪環其樓且告曰城陷則火時賊帳延袁數十里晝夜環攻駭石上擊人皆披靡合圍五日攻益急會知府某有外心城遂陷賊刃以樟仆地張氏聞之曰吾夫死矣遂衣白衣驅媵婢登樓繫環于梁將

自縊呼楊村舉火村不忍張氏叱之曰事急矣使我
不速死汝罪莫贖矣村伏地哭叩頭舉火張氏死三
十餘人從死一子變方九歲隨母登樓火熾哀號焰
中老嫗急掖之曰主人唯此兒幸得脫歸以後梁氏
從樓上推墮兒僕王政負兒逃是夕邑民求以樟于
亂屍中救之復醒而張氏則死矣商邱人相與感嘆
立烈婦祠春秋祀之 梁氏其焚死三十六人

李自成屠南陽

九月孫傳廷率兵至南陽李自成與戰

明季北畧 卷十八

傳廷設險以待賊入伏中高傑左勳等左右橫擊賊
潰東走追之賊遂棄甲仗軍資于地官軍于取之無
復步伍賊覘知官軍置反兵乘之左軍先潰諸軍繼
之喪材官將校七十八人賊倍獲其所陷焉傳廷以
兵敗上書自效詔圖功自贖十月自成復陷南陽屠
之

李自成圍汝甯

閏十一月李自成圍汝甯雲梯如牆而立城中矢石
俱下賊戴扉以障矢石死傷衆而攻不休一鼓百道

俱登執楊文岳及僉事王世琮于城上文岳世琮墮
聲罵賊賊怒縛文岳等以大砲擊之洞穿膝骨以死
世琮初授河南推官。屢卻賊射矢貫耳不動。號王鐵
耳。賊拔營走確山。向襄陽掠崇王由橫及世子諸妃
嬪以行。

左良玉屯襄陽

左良玉自朱仙鎮南潰屯襄陽。諸降卒附之有衆二
十萬。其餽于官者僅二萬五千餘。俱打糧村落。襄人
不聊生。

明季北略卷十八

三

李自成陷襄陽

十二月李自成羅汝才合兵由唐縣而西。左良玉命
遣戰艦于樊特避賊入郢。襄人怨其姪掠。縱火焚之。
良玉怒掠巨賈舟載軍資婦女其中而身率諸軍營
于高阜。襄民焚香牛酒以迎賊。初三日戊辰賊間道
至白馬渡。良玉移營拒之。賊不得渡。良玉拔營而南。
賊亦不敢逼。自成切齒于良玉。每戰必力。良玉懼不
敢復與爭鋒。故恒避之。初四日己巳襄陽陷。

李自成入荊州

時斬黃之冠復與自成合。諸渠帥皆戴自成及破襄
陽自成分兵陷夷陵。上城荆門向荊州。十二月初九
日甲戌偏沅巡撫秦惠王走湘潭。荆州士民開門迎
賊。賊入荊州。又合兵。鄖陽合馬守應守夷陵。以犯澧
常賀一龍趨德安以窺黃麻。

江陰馬生自楚歸云。偏沅軍門某駐荊州。士流重
地扼楚蜀咽喉。賊來不過擄掠鄉鎮。非敢睥睨荊州
也。乃賊來夾峙。而城中風鶴日甚。偏沅秦惠王晉城
官民各為籌款。臘月十六賊至城下。不費一欠而

明季北略卷十八

三

自古力戰苦爭之荊州。唾手而得之。矣。余輩至岳州
見惠至然。唐子民舍偏。憐憫于民。房竟不敢窺荆
州一步。噫。何畏寇之甚也。

夷陵州屬荊州。宜城縣屬襄陽。荆門州屬承天州。
潭縣屬長沙。澧州屬岳州。常德府也。麻城縣屬黃
州府。

左兵擾武昌

馮生云。舟至蘭溪。見有自上流來者。傳言言武昌兵
亂。將近武昌。聞左兵數萬。從漢口搶船渡江。漢口居

民逃散江上舟楫不行余船昏夜趁風過武昌泊金沙洲時臘月十八也天明見紛紛逃難者如蟻皆南走舟中攜老穉婦女啼號徒竄者絡繹皆是相傳左兵所過奸姪剽掠雞犬不留武昌城下居民一空又明日已掠金沙洲矣

左良玉避李自成

良玉與自成相距于朱仙鎮。磨玉近二十萬。那撫王永祚在內。良玉在外。約為固守。一夕良玉忽攜大眾遁去。城中遂不可守。自成尾之南下。荆襄一帶次第

明季北畧卷十八

清

陷沒。而良玉亦無足之地矣。與監軍道王石雲相警作書謀舒家眷于武昌。及家眷至。而良玉與眾兵俱至。捨渡竟不可過。而大江南北慘毒不忍言。城中士民咸待良玉召寇。乘夜殺其監紀石雲。亦不敢問。石雲諱楊基。南直安慶府潛山縣人。天啟五年己丑進士。

子思當時自成兵勢固強。然良玉以二十萬眾攻之。雖不足守。之則有餘。何為平宵遁哉。吁。大帥如此。天下事概可知矣。

三永祚救江

郎據至。登州徵服。走為左兵所獲。賄以二十金始脫。又被獲。遂自投江。流至二里。得漁人救免。潛往武昌城外。

梁元昌家難

梁元昌。浙江人。選四川敘州府筠連縣知縣。攜家赴任。蜡月舟過武昌。上荊州。為賊所獲。家屬二十餘口。死者十七人。女與婿皆與焉。元昌僅與一幼子。赴水逃脫。踉蹌淒切之狀。不忍言說。

明季北畧卷十八

畫

張獻忠陷舒城

正月十一日辛巳。賊陷潛山。二月陷全椒。四月初三日壬寅。張獻忠陷舒城。此皆壬午年事。舒城無令。參將孔廷訓。同編修胡守恒。率民共守。後廷訓降于賊。勾賊以洞車穴城。穿者數處。守恒督民補塞之。賊射書。賜降。守恒燔其書于城下。越三日。城陷。賊執守恒。刃其腹。被數十創。以死。獻忠改舒城曰得勝州。初六乙巳。陷六安。六安州亦屬廬守府。

有本州諸生韓光祖。被賊執去。賊以刃脅光祖。光祖

抗言生平讀書止知節義城破身亡誓不偷生賊怒斷喉碎屍殺之妻武氏投火死媳李氏及一妹與一女共投于井子妾李氏遭賊割腹空胎受禍最慘次子定策孫日曦身被數鎗馬賊死而援勦守備王希韓轉戰深入被獲身殺

韓光祖死難事野乘接書胡守恒子故續此則本州疑卽廬州

胡守恒廬州府人宋胡瓊二十一世孫也崇禎戊辰進士是榜同姓三人胡守恒胡士昌及新錫胡

明季北略卷十八

柔

之勢也雖爲各府俱稱安定先生後遂通階焉守恒初授浙江湖州府推官選擢編修死節一事實不負上知云

當時賊窟在英霍二邑二邑屬廬州廬爲賊山以要道窺伺久矣然城堅不能遽拔于是日在舒城諸下邑大肆焚殺巢邑之破慘矣更有最慘而不可言者莫如舒城舒城廬之屬邑也賊踞城中凡八閱月人民廬舍蕩然如洗止留一片白地而已慘哉康熙六年夏有業客述此自言昔在舒巢等

張獻忠

張獻忠襲廬州

壬午五月初六日甲戌獻忠襲破廬州適晉學使者以較士至郡獻忠遣賊數百人負書卷衣青衿雜應試者以進甲戌夜獻忠疾馳入郡城中賊縱火焚之遂將各官俱走惟知府鄭履祥死之六月十五日癸丑建安盧巡撫鄭一陽鳳陽總督高光斗以馬士英提督鳳陽軍務二陽河南郡陵縣人萬曆己未進士萬曆沈芳襲廬州入萬曆甲辰進士授永豐知縣考選爲御史甲寅巡按其定丁艱歸服除補職督學順天崇禎十五年流寇破廬州官紳士庶或避或降時獻已在籍獨服其命服整冠束帶危坐中之中門賊至欲屈抑之坐如故百方挫折累不爲動賊目厲聲叱曰吾朝廷大僚豈肯受辱于鼠狗若輩死亡無日尙敢凌侮長官耶罵不止遂逼害詔贈光祿寺卿廕子予祭葬如例

先是崇禎八年揭天王等攻廬七日知府吳大朴固守不下賊乃去至是張獻忠聞學使將按廬遣

賊作商賈分伏城內。俄學使信牌至。獻忠截取之。使壯士偽為書役。迎學使中途刺死。自乘高車。令諸將扶筵而入。後以精兵易衫服隨之一。似諸生。迎學使於時。廬州匝月賊無動靜。防禦稍疎。忽報學使人境。急啟門出迎。肩輿已近城矣。從者數百人。皆青衣儒冠。及入三砲甫畢。裏甲忽見。俱執短刀而起。時事在倉猝。咸惶遽失措。各為獸散。所伏之賊亦應時而發。大肆燬殺。向之號為鐵廬州者。不終朝失之矣。

明季北事 卷十八

末

明之所以失天下者。止因用貪鄙無能之輩耳。當獻忠四月陷六安。六安為廬之屬州。勢孔亟矣。學使猶若承平。按臨致賊得以乘其隙。迂腐至此。不亡何待。昔人大敵在前。尚戎服講老子。卒至國亡身死。為千古笑。這都是一班不知生死的人。

賀一龍陷無為州

五月初八日丙子。革賊陷無為州。士民投河死者無算。穎州參將李朝偵知之。伏兵於南二十里。左至柘。以騎兵迎。伏兵起。繞其後。奮之斬首千餘。

革則賀一龍已載于前。是賀一龍乃革賊也。而此上云革賊下云左至。是左即革賊也。他卷又載其左。革疑革則。眼左為左金王。又似兩人。是一是二。未知孰是。姑書以俟。

革袒眼入英霍

六月革袒眼諸賊入六安。英霍諸山中。倚林據度。夏秋爽復出。歲以為常。安廬州縣官吏咸稱印。警備。理事城中。荆棘滿路。無復人烟。

張獻忠僭號改元

明季北事 卷十八

末

六月張獻忠襲陷廬江。七月六日甲戌。毀廬州城。八月初四日辛丑。獻忠大治舟艦于巢湖。習水師。十五日壬子。獻忠復陷六安。盡斬州民一臂。男左女右。獻忠謀渡江入南京。遂僭號改元。刻偽寶。選自官男子為總兵以下官。

黃得功逐賊

九月黃得功劉良佐逐賊于潛山山中。夜半謀而升。賊驚起失措。險崖跳淵。四潰。追奔六十里。斬首萬級。驛馬數萬。十月劉良佐再破獻忠于安慶。

張獻忠陷太湖

十二月二十一日丙戌張獻忠陷無為州復陷黃梅
二十七日壬辰陷太湖

無為州屬廬州府潛山太湖二縣屬安慶府黃梅
縣屬湖廣黃州府

洪承疇降 大清

潯地自東海濱西至蘄鎮沿邊凡千四百里明初置
郡縣置衛以備敵萬曆四十三年冬西南有星狀如
關刀久之變為彗其形如帚光芒顯燦見百餘日而

明季北略 卷十八

幸

遼陽陷四十六年戊午彗復見而遼陽又失蓋彗乃
除舊布新之象也崇禎十一年正月中旬遼陽見日
圍于弓內有矢射之或云此名日三擲至天下兵起
是歲遼陽旱蝗秋禾噉盡 大清兵陷山東濟南擄
德王殺遼東金總戎十二年遼陽復旱蝗秋稻腐爛
十三遼陽大飢父子相食斗米一千二百值銀壹兩
七錢然斗斛三倍吾鄉約六兩一石十四年辛巳夏
麥大熟首種補蘇而洪承疇提兵東征矣先是十三
午庚辰 大清據遼陽內臣高起潛等不能禦繫獄

遂擢承疇經略遼東承疇字亨九福建泉州府南安

縣人萬曆四十四年丙辰進士總督三秦屢破流寇

有功至是聞總戎祖大壽被圍錦州遂于十四年二

月提兵八月往援與 大清相拒四閱月至十一月

退遠分守各衛及明手壬午二月會兵共計二十萬

復東時 大清師二子四萬聞承疇將至分兵圍錦

州以大衆禦之承疇率師趨甯遠東三十五里為高

橋堡又三十五里至塔山更五十里及杏山復五十

里抵松山過此五十里則為裏紅山去錦州三十里

明季北略 卷十八

幸

錦州東俱屬 大清地裏山上有石城一座 大清

兵固守山下平原承疇將駐營 大清兵憑高發砲

洪師四面受敵難以立營乃退下既而選卒十三萬

遣總兵官吳三桂唐通等十三人將退復進三戰三

捷 大清帥退六十里分守各隘上疏請兵四王親

率精騎萬三千馳至先祭天地次祭海已而登山視

兵見洪嚴整嘆曰人言承疇善用兵信然宜我諸將

憚之也營北八十里北山延亘數十里四王登其

嶺黃冠洪陣久之見大衆集前後隊頗弱遂省曰此

陣有前權而無後守可破也。遂星夜令軍士將北山頂中劈為二狀。即刀脊過石。亂命擊去。凡深入尺上廣一丈二尺而下。陸甚僅可容此馬。不可渡。人不能登。有墮者無着足處。不得躍起。濠長三十里。以兵守之時。已為所據。誅殺殆盡。其西亦濠一。濠即以土築。堡凡五十里。直接杏山。亦以兵堅守。絕中國之援。惟南濱于海。不必濠守。而東則大清地也。濠守既成。糧拔路絕。有刈薪汲水者。輒為邏卒所殺。大軍俱不敢出。涼初築時。承疇不之覺。已而知為所困。然已不

明季北粵 卷十八

事

能爭矣。遂上書求援。凡十有八疏。高起潛恐承疇有功力抑之。使不得奏。然大清之據險斷援。以困洪師。固可謂人謀盡善矣。而天意尤有異者。南海潮頭頓起四十餘里。兵不得安營。承疇知事急。移師四旋。大清兵尾其後。師近濠。吳三桂等督眾填濠而過。守者射之。矢如雨下。眾不能支。遂大潰。俱而走海濱。為大清軍所逼。十三萬眾盡溺死。三桂與唐及屠下材官五百人。乘間突圍而出。其餘總兵官如曹變蛟。馬如龍等。十有一人。俱歿于陣。變蛟昔錢西吳有

禦賊功。眾咸惜之。大清兵既覆洪師。遂破洪山。獲承疇。承疇不屈。大清主壯而釋之。此崇禎十五年九月二十事。大清復急攻錦州。祖大壽聞承疇敗。大懼。欲降。城中有降夷之眾。不從。欲殺大壽。一門降夷者。山北近遼陽人。中國之外。為降夷。降夷之外。即大清地也。夾處兩國之間。故遼東呼之為夾道之人。近為大清朝所逼。歸附中國。稱降夷。俱控弦習戰之士。居大壽麾下。食大糧。頗得其力。至是大壽知不利于已。密遣書。大清師誘之出城。收其衣甲。備

明季北粵 卷十八

事

以酒食。盡殺之。大壽乃降。順治初。尙在北京。年八十四矣。錦州既失。是冬大清兵入山東。陷兗州府。殺魯王。十六年癸未春。遼陽中左前後衛俱歿于大清。全遼盡陷。高起潛上疏。移吳三桂鎮由海關。承疇子某走京師。擊登聞鼓。始知有十八疏。謝其殉難。祠于京察之廡。其一子荃。今遼人呼是役為洪承疇跨海東征云。康熙四年五月。予在鎮江。遇遼人唐奉山。自言昔在承疇軍中。親見其事如此。祖大壽字復宇。滄州籍。甯遠衛指揮。掛征遼前鋒將。

軍印總兵官左都督康熙五年子祖永烈為將軍鎮蘇州其軍甚恣蘇人大破其毒永烈兄弟俱為將吳三桂遼東前屯指揮欽差鎮守寧遠中左中右等處地方團練總兵官右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胥通字達軒陝西西安府涇陽縣人欽差鎮守薊鎮西協等處地方專管石古曹橋四路左軍都督府右都督

可載十一年十月高起潛敗十二月吹洪承疇爾遼總督而此云十三年事蓋總督在十一年而後

明季北略卷十八

錦或十三年也

大清兵入塞

十三年庚辰三月大清兵至義州十四年三月二十一日丙申大清兵大舉入塞祖大壽合諸軍禦之子錦州十五年十一月大清兵大舉入塞二十四日庚寅入薊州閏十一月壬寅攻河間明日分兵向臨清入薊州僉事趙輝死之初九乙巳入文安初十丙午自青縣趨長蘆十二日戊申入臨清十六日壬子入阜城景州十八日甲寅入河間恭讓趙珽知

府顏允紹知縣陳三接死之二十二日戊午攻東昌劉澤清禦之遂西二十五日辛酉自臨清分五攻各郡縣十二月初九日戊戌入涑陽初十乙亥入沂州鹽縣殺知縣劉光先戊寅破蒙陰沼水鄒縣十二月二日丁卯自長垣趨曹濮別將抵青州入臨淄知縣文昌時闖署自焚死十六年二月入登萊駐軍三月入順德殺知府曹孔嘉

姜瀉里死難

明季北略卷十八

姜瀉里字爾峴別號漢洲山東萊陽人給諫琛行人瑛父也關中文太書先生翔鳳合萊陽獨奇其文百置之久之不售天啟末遊瑤建祠趨者囂附瀉里巷言侃侃以此得名有司或且跡之急請來入山變姓名為人耕備辛未子琛成進士合真州庚辰子瑛亦舉南宮瀉里嘗與舊識云滄海橫流痛懼我輩欲長守邱壠亦不可得耳未幾北師入薄萊城下瀉里率城中北帥首北兵為退舍亡何北兵夜襲城瀉里率親丁巷戰乃中于臂被執索金帛自贖瀉里曰吾兒為清官聞天下吾受國恩死即死安得俯仰乞命

遇害時年六十有一。季子坡從城東趨至抱父尸大罵。被執去。夜舉火焚北帳。北師覺。縛殺之。諸姊妹俱死。赴至給諫塚。方以言事下獄。塚上書臺省。交疏請釋。塚歸治喪。上乃詔褒嘉。一門義烈。命家臣議優典。而史官黃道周誌其墓。

有刀鋸之心者。不墮魄于雷。寔具松柏之志者。不渝音于風雨。美公父子之謂也。

宋政殉節 陶張瑞

宋政字文玉。號九青山。東萊陽人。父繼登。官憲副。以

明季北畧 卷十八 表

廉能稱。政登天啟乙丑進士。初合柘城。尋調杞縣。以治行高等。與開封司理張瑞爭考選。得吏科給事中。抗章正色。旋丁艱。歸服闋。補職崇禎丙子。偕吳偉業。至試湖廣。得士萬。日吉。周壽朋。黃正色。黃文且等。尋進刑科都給事。遷太常卿。已由大理寺。進至少司空。壬午。枚卜。會推政與蔣德璟。黃景昉。吳姓。房可壯。張王謨。尋以召對不稱旨。又為蜚語所中。上疑北私植黨。下政與房。張子獄。革職歸。亡何。北兵入東。省雲擾。政與同宗吏部。應亨。輩。經畫守禦。不遺餘力。及城陷。

總政與應亨相對。拷榜體無完膚。攻始終不屈。遂見殺。

張播山東人。進士。開封府推官。會登兵變。城破。被執。播揮石相擊。進迎害其妻及子。四人俱投井死。

是年又有大名副使朱廷煥。山東人。進士。闖將劉宗敏傳牌至。廷煥髮指。擊碎之。與幹士分守各門。尋賊至。圍攻。被執。不屈。賊縛梃杆殺之。又有壽光知縣李

取順。天進士。亦以城陷殺死。

宋公早責任清。要列職秩。名位顯赫。然竟用蒙難。

明季北畧 卷十八 表

死子角去齒造物者固多缺。陷平然而指生河節。垂芳千古。則天之厚公。又獨至矣。

造船航海

崇禎十五年十月二十日。北兵入河間。其定間一日。報隋名城二十六處。兵科都給事。曾魯。慮。時。長。錦。首。建。策。曰。航海攻心。請造船三千。募兵六萬。于登萊東。羅。航。海。渡。遼。在。敵。知。之。必。速。歸。救。不。攻。而。自。去。矣。首。揆。崇。擬。特。嘉。計。畫。之。妙。該。部。看。議。速。奏。工。部。覆。曰。造船固係。節。衙。門。責任。但。會。典。舊。例。因。兵。事。其。五。

者同兵部分理其役。臣部止認造一千五百上允之。昔同兵工二部作速起工。而擔半卸于兵部矣。然起工估計仍是工部職掌。造船三千。每船價值計銀二千兩。共應支銷錢糧六百萬。工部于估計疏曰。臣部現今庫藏如洗。分任船費亦須三百萬。計無所措。事又在必行。日夕籌措。有河南開封等府積欠。臣部料價銀七百幾十萬。合無將此一項。聽臣措那。即日馬上差人再限刻起解。以為造船之費可也。時開封河堤為流賊所決。城郭現在水底上。又允之急移咨兵

明季北略卷十八

素

部促三百萬以需起工之用。兵部則曰。用兵所需戶部安敢推委。但造船三百萬。非撙指可就。況當此庫藏如洗。外解阻絕。巧婦安能為無米之炊。臣查鳳陽等所欠。臣部造馬價銀八十餘萬。催其陸續先解。以應工部造船支資。此現在錢糧無煩設慮者也。上又允之。工部初意實欲向兵部措銀幾萬。為起工搭廠規模。不謂兵部止移空文一紙。竟同本部之游說浮詞。乃乞憐于戶部。大司農曰。現今山東路裡刻刻有虞。恐之虞。自救不暇也。轉叩同鄉。又以勤王四集四

藏與糜肆皆空。乃告窘于東西江米巷。猶布二商。令執票干留都。蘇杭官庫兌銀。應者及百而止。人有千餘。數不上半萬也。亦以零星而止。時已為閏十一月。中也。兵則入出東連。破宛青二府。州縣小城在所不計。造船之價銀兩奉旨其事。則究歸工部。工部恐為建議者。參其泄泄。從事乃為脫殼之謀。以神其變化。上一疏曰。造船之費。兩部雖經擘畫。奈今九門晝閉。二商畏足。油釘板木。無從置買。匠作舵手。亦無從覓。僱而行兵之事。又刻不容緩。如之奈何。為今之計。臣

明季北略卷十八

素

部適差造船主事朱正色。前往淮安船廠。合無令之。務在廠中。則物料現備。匠人聚擁。商賈聚集。可以計日成功。省臣建議。不致徒托空言也。上又允之。時為十一月初也。此事已實。責在朱正色一身。正色若非金蠅。甯不畏軍法從事。誰知正色之計。更妙於此。不佩聽之。鑿鑿其疏言。造船攻心。臣妙算同仇之恨。人所同心。但臣所督造者。由閩運糧。腹裏之船。非乘風波浪。航海之船也。航海與腹裏板木不同。釘鐵不同。式樣不同。航艙不同。索攬器用不同。人夫師手操

駕作用不同。今欲為此。必須資材于閩廣。營造于海濱。而計日完工。即從海土駕往而北。以此大事。山村地理勢之必然。臣非敢為膜外視也。疏不逾五日。落旨。部覆省臣。疏大約十日內。至都屬。奏章則候旨一月也。朱正色之旨。得之于十六年二月初旬。都察院請勅移咨。又已為二月中矣。至是年九月初。見閩粵兩撫奏稿。極贊科臣之策之妙。後言臣等拮据料理。極欲起工建造。但今北兵已出海。字

明季北粵

卷十人

甲

燈情造船之說。不必議可也。奉聖旨是

誌異

壬午閏十一月二十四日庚申。亥刻。拱極城刀仗。有光火一寸許。徐亮工。字虞欽。江陰人。崇禎庚辰。欽賜進士。授陝西延安府吳堡知縣。時素冠日熾。其地有怪鳥。鳥身人面。蓬白若飛。至縣。鳥或棲不久。流賊必至。而城被屠矣。鳥狀如鳥。無錫實錄云。夏秋之交。疫癘大作。萬民凋瘵。兼之凶

荒相繼。殞殲為艱。枯骸暴露。幾遍郊野。

附記

錫邑諸生逐縣令

明季無錫諸生。每歲免糧銀五錢。無田可免者。則與之銀。謂之叩散米。待士可謂厚矣。時知縣龐昌允。字爾祚。號再王。四川順慶府西充縣人。崇禎丁丑。進士。米不時發。諸生杜景耀等。約同學揭昌允出西門。故事。縣令出西門。即不得復入。時諸生以紙大書云。逐出無錫知縣。一名龐昌允。不許復入。

明季北粵

卷十八

甲

用殊。率傍壁粘于簾席。為牌擊之。將吏役皆欲扶昌允出。即閉門。昌允訴于撫臣。撫臣謂為嘉定。令久之。止逮五六人。革其衿。竟不道。也。雖龐令之過。而諸生之橫。亦太甚矣。時以流寇。曠江北。而江南頻年。府餉故當專帖息。如此。不四年。役隸威加。衿士非復昔日優文之象矣。迨順治十七年。庚子。撫臣朱國治。以錢糧事。奏銷三具。紳衿多。是勢極。而反天。蓋有以報之也。

明季北略卷之十九

錫山計六奇用官編撰

崇禎十六年癸未

元旦失朝 新史



廷臣待漏待天子也。恐天子早臨，廷臣先天子而待漏也。待漏之時，鼓未嚴，鼓嚴而肅班矣。肅班而鳴鐘，鐘歇而聖駕登殿，靜鞭擗於鞭衙而兩班廷臣有容無息，有意無聲，仰瞻殿上，祇見千百紅袍揪袖，示令而已。乃癸未年春正之朔，聖駕升殿，文班止一首輔

明季北略卷之十九

肩起儒武班止一勳臣。舊例鐘鳴則東西長安門俱開，朝臣俱擁擠在外，因論開門而到者仍寥寥焉。禮未可唱，齋班久之來者作踉蹌狀，十少五六勉成禮焉。廷儒上揭云：政本怠弛，以致廷臣慢誤，乞奪俸自臣等始得旨姑免。

祭十二陵 新史

祭天壽山上陵也。十二陵每陵遣三品官至祭陪祭，則六品以下二人，又教成一人，為擔土加墳事。舊例也。余隨少司馬馮邦仙上德陵，將入紅門，與騎俱報

總戎戎裝率兵萬二千人，稅迎軍容壯麗，營伍整齊。紅門之左設兩鐘，徑有五尺，聲如雷，發入則反得乘騎。神宗定陵最近，外凡入者先瞻焉。外豎大方石碑一座，細視之四面無字，各陵皆然。內有饗殿九楹，殿內祭品豐潔，樂器飭齊，俱籠以黃紗。暇後則露臺一座，臺設大爐，燭高約二丈餘，元門扇閉，梓官所由入也。墓門在西側，白石為之，潤五尺，高亦約二丈厚尺許。元宮之端為殿五楹，中立殊漆方石碑，高丈有五尺，廣四尺，金書神宗皇帝之定陵七字，為塚為壁為

明季北略卷之十九

地皆竹葉瑪瑙，右螯之後則寶頂草樹，蒙茸不可入矣。出南西行，經長陵成祖也，為主次居中，再西為永陵世宗也，規式各陵無二。進永陵之松多偃地而延蔓如蛇，如藤過河越澗，行者履踏其上，皆剔牙松，松鼠成羣，以萬計。康陵則在三十里外，凡上此陵必先一日行翼日遊，玉泉寺山以泉石勝，西十里遊香山，山以殿刹勝，未青軒可坐視九門，雙闕偉觀也。下山游碧雲金碧輝煌，川巖翠律，兩者兼之，觀止矣。天壽山之得名，世謂御體所藏故也，不知太宗一

日駐蹕飲酒適萬壽之期。羣臣等上壽美其名耳。

周延儒 附吳昌時

癸未三月改禮部儀制。主事吳昌時為吏部文選主事。督郎中事。昌時好結納。通太監王化民等。欲轉銓。司吏部尚書鄭三俊問鄉人徐石麒答曰。君子也。三俊遂薦于上。蓋石麒畏昌時機深。故譽之。而三俊不知也。例轉給事中。范士髦等四人御史陳蓋等六人。故事例轉科一道。二昌時特廣其數。意膺最。自為

明季北學 卷十九

三

際地也。四月御史邢彪劾昌時。索制弄權御史。徐殿臣賀登選各疏。辨之。鄭三俊自引咎。罷以謬屬吳昌時也。

四月時 大清兵久在內地上。特命周延儒以閣部督師斷其歸路。大兵勢大。延儒畏不敢追。適天氣漸炎。大兵大獲而還。延儒偵知之。奏捷加封太師。有山人題詩譏之曰。敵兵炎熇歸。思催黃金紅粉盡。駭回出關一月無消息。昨日元戎報捷來。既而羣省交章論列。延儒受賄縱敵出口上頌之。

五月延儒放歸給事中。郝綱復參昌時。及禮部郎中周仲璉竊權附勢。納賄行私。內閣票擬機密。每事先知。總之延儒天下之罪人。而昌時仲璉又延儒之罪人也。御史蔣拱辰何綸亦交劾之。

七月召山東兵備雷演祚與山東總督范志完。面質于中左門。先是演祚入朝。面奏志完在山東縱兵淫掠。及金銀鞍馬行賄。上命逮訊。至是逮至。面質。上問行賄京師狀。演祚歷歷有指。上問演祚曰。爾言稱功。頌德。徧于班聯者誰也。演祚曰。周延儒招權納賄。如

明季北學 卷十九

四

趙履清獄。獨租自以為功。考選科道。盡收門下。凡求總兵巡撫。必先賄通幕客。董廷獻然後得之。士怒。即命逮董廷獻。又問志完鞍馬何所餽。志完謝無有。上斥其妄。因問御史吳履中。爾在天津察志完云何。履中對如演祚言。尋誅志完。

上自詠吳昌時於中左門。拷掠至折脛乃止。徵周延儒聽勅。初延儒再召時。庶吉士張溥馬世奇以公論感動之。故其所舉措盡反前事。向之所排更技而進之上。亦虛已以聽。溥既沒。世奇遠權勢。不入

都延儒左右皆昌時輩以至於敗

十二月詠文部文選司郎中吳昌時

前大學士周延儒有罪賜死延儒當中外交訐無能為上畫一籌然受主眷深故其罷內監撤廠衛諸瑞

日夜乘間媒孽上俱不信延儒益忿之迨視師行邊

上意稍移而諸瑞乃盡發其蒙蔽狀上始信之至是

吳昌時事聖怒遂不可回矣

延儒之再召也以賄進亦以賄敗以內官進亦以

內官敗以昌時進亦以昌時敗

明季北略

卷十九

五

子聞一老兵云一日大兵失道誤入漣泥中諸

將喜而困之延儒檄至縱焉上逮張國維國維過

蘇蘇人生祭而哭之國維曰勿憂吾現有周相手

書在令吾放敵者至京國維果免

周延儒續記

宜興再召通內而贊幣帛者馮涿州也奔走而為線

索者太倉張溥嘉興吳昌時也筆畫兩年綸綍始下

時為崇禎十四年之二月六月陛見相得甚歡呼先

生而不名首復註誤舉人廣天下取士額次程潛久

井闕民間積逋會慶早禁獄戍遣以下悉還家再陳

兵殘歲歉處減現年兩稅于宗室保舉破格拔異才

脩練儲備嚴駁討實事凡捍禦凡民生凡用人理財

無不極其討究極其調劑至望恩請卹昭忠銘節等

事向期期不于覆核至再以限于格限于分阻滯停

閣者沛然弗吝天下仰望風采考選四十六位悉登

臺省以示寵人亦樂歸之誦太師者無間口使天意

向平安在非救時之宰相時吳昌時職儀制必欲調

文選擇百僚遂次黜陟權奈正郎從無調部者昌時

明季北略

卷十九

本

悅延儒必欲得而後已延儒查例世宗時文選病故

武庫正郎調入又天啟朝鄒維璉服石以職方郎調

稽勳援兩故事家辛鄭三俊素不肯依違于延儒者

以昌時故而具題十五年八月入司時當臺省有年例

故例省一臺二無論額者昌時以臺十省六省為范

士髦相菴李士焜又白等臺為陳盡鳴遲姚應獅壽

齊等也一時哄然然昌時棘手初試延儒主裁于上

惟弭耳就職耳昌時于是事權在手呼吸通天為所

欲為矣昌時與張溥同為畫策建功人淮安道上張

海破腹昌時以一刺送入九泉。忌延儒密室有兩人也。其忍心如此。壬午十月二十日。為延儒半百之誕辰。擬舉觴大內。周后以皇親雲路通。請備壽儀。外廷則盡文武徧海內。為延儒添籌矣。不意初十下午有北兵進口之說。延儒不信。曰邊塞將佐為糧儲切司。農常套也。十一十二兩日果寂然。延儒以坦衷處之。十三日早辰。薊州難民履踵而來。小保定告陷。大清兵大隊南下矣。蓋大兵實係初十日五更破薊州。即圍其四門內。不得出外。無馳報。故京中以為無事。

明季北畧 卷十九

說也。十三早辰。齋所掠而出口者。向北方發。初而揚其刃者。馳南。繼輔左右。獻駭禽飛上。震怒。請邊將不足恃。邊撫無可依。更恨郵牒無聞。塘報不發。兩撫一鎮悉速。而擊之。獄誅之。怒猶未釋。兩撫馬成名。潘永圖。一鎮唐鉞也。上日坐文華殿。勅有獻。奸直人毋禁。董心葵。輩親承聖語。後有一逃奴。翁裝錦衣入門。亦蒙賜點。王乃勲衛官。獲特奏。梟之。而止。九門盡閉。文武坐門外。入羽書。一日曾陷二十六名城。延儒為之無色。聊效揚嗣昌。故智。使僧道百人。建大法道場于

而虎街街口。上諭。滿法。續錄。第七卷。十一月。閏十一月。十二月。滿城人如感。宣中十六年正月。朔日。禮應。勅瑞。十三省方岳無一至者。二月。春。滿亦無言。及至三月初。外來者。聯鑣路慶。平安。內應出者。有三。選文武。給憑未領。及外轉。陞出。司府等官。不下五百餘人。亦俱結隊而去。蓋大兵自十月入內。至今年二月。日將二百身。不解甲。鞍不離馬。乃于三月初。一入。昔州。城。賽馬于野。人皆休。卧如是者。匝月。昔州。境四面。高山。春。暮。草茂。宜。牧馬。云。四月初。五日下午。上諭。平。臺。

明季北畧 卷十九

名三。相國。詞色。俱厲。云。朕欲親征。延儒。跪曰。臣願代。皇上。去。上不言。仰視。側搖其首。延儒起。陳演。繼之。曰。首。輔。閣。粉。股。繁。臣。可。去。上。仍。側。搖。不言。陳起。蔣。德。瓚。下。跪。曰。臣。實。可。去。上。又。側。搖。如。前。蔣起。延儒。再。跪。請。出。上。冷。笑。曰。先生。果。願。去。朕。在。宵。中。看。過。奇。門。正。在。此。刻。一。出。朝。門。即。向。東。行。慎。勿。西。轉。當時。不。得。不。謝。恩。而。出。東。至。齊。化。門。權。宿。城。樓。題。請。隨。征。科。道。兵。科。力。士。亮。御史。蔣。拱。宸。兵。部。職。方。尹。民。興。戶。部。劉。嘉。績。勳。王。已。到。四。鎮。劉。澤。清。通。周。遇。吉。皆。得。功。亦。隨。行。初。

六日至通州而大兵之自南而出東起并門西至涿鹿且三百餘里。積薪接糧車載騾馱不盡是蓋橋一處渡河也。遠近城樓之砲日夜不絕。延儒在通城則受四鎮之拜師。四鎮則輪設絳帳之脯席。隨征四臣從延儒而傳食。四鎮又赴隨征四臣而陪酌。延儒延儒之客席已徧。先上爵于勤王。四鎮祝凱歌。後洗爵于隨征四臣。祝紀錄一月來日未遑也。朝進二疏題皆飛報大捷。實未嘗出城數武。為濠外窺一矢相加。遣也。後人有賣放出口之說。不亦寬哉。

明季北略卷十九

九

月初六日。大兵無留影。延儒同日夕會飲者慶大平。又四日。整蹄驥時為初十。上午先入文華殿。陛見歡迎。親手扶握。慰勞備至。告假休沐。不允。十五日。實閣臣羊酒。陳蔣辭謂伴食無狀。貽我皇憂。方負愧。遂收成命。延儒亦權辭。竟同陳蔣准允。時涪州知州武進吳方思。夢堪入覲。在京覓邸抄。頓足致慮。日聖眷替矣。十八日。諭禮吏兵三部查閱臣視師凱旋優禮之宴。如何隆重。各兩進其儀。俱駁。情禮未合。二十三日。午刻傳諭大小九卿申刻平。望候旨。屆期接出則。

首輔周延儒好食。詳偽大員。朕躬着讓處。回奏時。延儒俯臥內閣。兩人扶出小橋而歸。明日各臣會集西掖。左府空室。向得其顧盼。而驕語眾庭者。今則不啻口嘗之矣。旨意落于勲戚。疏亦畧存。體餘皆已有旨也。六月初一。辭陛于前門之基盤街。仍賜銀一百兩。為路費。後參之者。日甚在當日之最。曠者尤甚。如袁彭年之類。彼各自為地。恐他人參之也。蔣拱辰則又有說。考選時。意欲得省。時值一萬蔣只六千。以西臺與之恨。馮亦以同鄉及門之誼。過望。宜興也。朋比一

明季北略卷十九

十

疏井及昌時七月二十五日。親審文華殿。即日親騎南下。連延儒十月初八抵京。萬順城門外之二廟。自疏願戍衝邊。不報。十二月初七日。五更延儒賜繒。昌時乘市。齎勅大金吾。駱養惟向在閤。日金吾必拜。延儒為老師。以便稱呼。今延儒囑付刀弟。後日事。務時不已。駱欲回奏。恐遲刻。聞其榻而跪于中庭。至呼曰。老師天明矣。老師天明矣。回奏。即日得旨。後來解纜。若十三年之薛國觀。則停解一月。蠱出戶外也。延儒再召之局方結。

涿州馮銓與延儒同年相若初時有同舍之好後結兒女親已已逆案居前列今為延儒致力者真竟一網復然計也奈上于此舉最為得意急投不得援引不得延儒亦竭盡苦心三年來如一日竟無從啟齒不謂徒以身殉也

延儒再召卜行有日矣一夕夢故妻吳氏大哭于前日勿入京入必有禍延儒弗信而行果符所夢或云其子奕封夢母云此

審吳昌時 字來之甲戌進士

明季北畧卷十九

十一

明朝會試十八房簾官舊例八翰林六內科吏禮與兵之職方其一人為戶刑工三部輪值者職方郎之所以必與其勞而責重三年海晏軍國荷賴會簾一席酬之世宗以來皆然也癸未科春闈愆期擬于八月舉行職方尹民興楚人也至七月誓不復一疏恐逢聖怒不得入場兢兢捧玉得門生而後快二十五日上忽御文華殿親親蔣拱宸參周延儒與昌時朋比為奸疏中所及之名凡延儒四月視師時題請隨身兵科方士亮兵部尹民興戶部劉嘉績臺中郎

蔣拱宸也皆與審又延儒門客董心葵亦在焉取東廠及錦衣衛刑具以候昌時受刑已盡全套疏內請款皆承認又問董心葵延儒得銀起用為幾人曰不記也時御案有精神一部自上擲下則福建道施元徵一葉獻上啟奏曰福甯道施元徵是也時提騎南下昌時亦撼拱宸曰羅山大敗皇上發銀三千在邊口收贖難民難婦其部又差齎銀官二十今兵銀竟無隻影爾固隨征亦以飛報大捷奏非欺君而何拱宸曰羅山奔北初交兵固有失銀之事後各將用命

明季北畧卷十九

十二

仍復大捷帝震怒曰那有敗而復勝之理賜筆打司刑者將拱宸當頭一下紗帽為裂帝憤恨推倒案桌忽爾回宮跪審諸人一無發落錦衣衛應即覆審俱不放縱盡其人而繫之獄尹民興不得回部大司馬張伯鯨以職方印照例送揚州員外王承積後承積遂謀入會簾矣

宋應亨不屈

宋應亨字長元山東萊陽人中大統乙丑進士初令清豐程禮部主客司主事應亨部應亨封者功稍勳

文選四署尋職勳郎甲戌歸踰六年長子成進十
後杭州理刑應亨教之曰毋東濕毋草管毋長莠崇
禎十五年閏十一月大兵破臨清應亨率士民守
萊陽北隅單弱捐千金建甕城浹旬而畢大兵至
應亨獨當一面懸賞募死士夜劫營大兵拔圍去十
六年二月初五日大衆掩至避北城不攻次日辰時
由城東北緣雲梯上應亨平巾箭衣驅家僮巷戰家
人令易帽不可戰良久家僮死者三十餘人應亨項
中一刀被執不屈以死後太史王崇簡弔之以詩云

明季北略卷十九

車

拜手松楸酒一杯傷心灑淚踏蒼苔寒林風起山光
動衰壑雲移海氣來泉路幾年空夙恨人間此日有
餘哀高蹤已自成千古夕影淒淒照草萊聞者傷之
應亨死後詔贈太僕寺少卿長子名璜字玉仲登鄉
試榜次子名琬字玉叔中丁亥進士尤善詩陝西浙
江副使

北都崩解情景 附記

崇禎末年北京人有只圖今日不過明朝之意貧富
貴賤各自爲心每云流賊封門我即開城請進不獨

私有其意而且公有其言已成崩解之勢矣牛未之
間大兵入京都城戒嚴上發內帑錢數萬命諸營
千總每人領錢幾千分授守城兵每兵二十錢兵領
出以指彈錢曰皇帝要性命令我輩守城此錢止可
買五六燒餅而已既而內不發錢使京中富家出錢
養兵如百金之家出銀五錢卽奴家亦出五錢上云
一家豈無二三妓其家可出五錢以故人心益離而
事自壞謂皇帝欲守天下而徵及妓銀時事可知矣
後李自成破京取銀十七庫而去

明季北略卷十九

南

當時政弊民玩如此用西之變不察可憫
蔣臣奏行鈔法

癸未六月召見桐城諸生蔣臣于中左門臣言鈔法
日經費之係銀錢鈔三分用之納錢銀買鈔者以九
錢七分爲一金民間不用以違法論不出五年天下
之金錢盡歸內帑矣給事中馬嘉植疏爭之

搗錢造鈔

從來京師錢價紋銀一兩買錢六百其貴賤只在毫
千與二十之間自崇禎廢祚與日俱遷至十六年夏

至二千矣。夏秋間二千幾百矣。宣問駭之所由來云。私錢捺入過多。乃于九門特點御史九員。督理其事。街衢錢桌有私錢一文。答三文。徒三文。遣四文。外斬矣。其價限定一兩六百多一文。亦斬。復設石白鐵杵。一見私錢。不暇入爐。鎔化。即刻搗碎。以絕其影。有夾入搜獲。必斬。小民貿易存剩。許送納御史臺。獎之。令至嚴也。白設官坐以待自朝。至暮半月來。小民無捨錢者。清對無聊。各西室。不得不出自己囊。買私錢。以揭之。辰出午餓。必使班役持錢三四千。或五六千。不

明季北事卷十九

三

等日費兩。詐將碎錢積于白杵之間。為人觀者。匝月餘。舉以報命云。私錢收完。錢價頓定。塞責而已。而民間之錢價。下趨無抵也。凡賣錢諸處。對面現付。必如欵限。如一兩可買二千四百。其一千八百則于桌下私授。或少轉來。取以厭術。多人會有照常交市。搗去鼻首。故也。于是決意行鈔。省中條議鈔有十便。十妙之說。一造之之費省。一行之之途廣。一濟之也。輕一藏之也。簡一無成色之好醜。一無稱兌之輕重。一革銀匠之奸偷。一杜盜賊之窺伺。一錢不用而用鈔。其

銅可鑄軍器。一銀不用而用鈔。其銀可入內帑。上大。喜。即刻造鈔。立發儀制司。從來解入之珠卷。與宗師。優劣科歲試卷。為鈔質之資。本押工部收領。限日搭。厥揆官選匠計工。如有阻其事者。法同十罪。工部查得二祖時典故。造鈔工料。紙六皮四皮者。薄皮也。產于遼東。今有紙而無皮。無從下手。乃令工部召商。商人皆京師大奸棍。其疏願領銀百萬。往遼買回。上又責之。工部時流賊渡河之信已確。已之崇禎十六年十一月。中事也。嗚呼。鈔法固善矣。惜其行之不早耳。

明季北事卷十九

未

上用銅錫木器

癸未十月上。自用銅錫木器。屏金銀。命文武諸臣各崇省約。士庶不得衣錦繡珠玉。

李自成陷承天府

癸未正月。李自成陷湖廣承天府。巡撫米一鶴守城。下城巷戰。揮刃擊殺數賊。死一鶴。號鶴峯。順天宛平籍。北直保定府清苑縣人。崇禎三年庚午舉人。巡撫都御史承天破標。下有願負之出奔者。一鶴堅持不肯。卒自刎死。江陰馮生在楚蜀時。又聞被執。罵賊死。

鍾祥知縣蕭漢有賢聲賊戒其部曰殺賢令者死乃
幽之寺中戒諸僧曰令若死當屠爾寺僧謹視之漢
曰吾盡吾道不礙汝法遂自經

蕭漢號象石江西南豐人崇禎丁丑進士授鍾祥知
縣五載俸滿行取聞襄藩陷自誓曰士見危授命豈
可卸擔遂以護陵保土自請于撫按免覲壬午十二

月十一日賊逼境破關廂入咸失色漢奮臂呼曰此
正鍾令効死之日也入署奠辭家廟出絹袍勒令眾
賸自經曰男忠女烈各宜自盡吾不能庇城中億萬

明季北粵 卷十九

七

生靈敢愛此三十二口并兩雛子于是揚鞭直指損
甲登陴重懸賞格殺賊三千餘級越六日賊復大合
幾百萬薄內城相持五晝夜至癸未元旦漢擲劍向
北泣拜曰臣力竭矣急衝圍奔陵賊亦踵至漢挺身
大呼鍾祥知縣在此不得擅驚陵寢賊卒挾之前漢
引頸就刃賊曰欲首應云即砍賊曰剝皮應云即剝
賊遣偽官元圭說降以管夷吾劉清田為言漢應之
曰管仲不死有母在我則白雲望斷惟知向日郁離
子痛鱗介之易我衣裳從龍淮左我正值聖王英明

金甌無缺事不相同死即死耳勿復言賊憚而重之
不忍殺批片紙令亂箭射死蕭知縣漢即袒胸以受
寂無半鏃相加旋有票送吉祥寺僧寮至則羅列美
饌小賊一人王之漢大罵不食求死轉急覓死且不
可得偶于圓定覓剃刀噉之因取敝紙書揚椒山浩
氣還太虛丹心炤千古平生未了事留作忠魂補又
別錄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為君王固首陽兩言紙窮
投筆起復拾土塊從壁畫鍾祥縣令蕭漢願死此寺
十字隨時對壁自刎血橫濺字時正月初五日也士

明季北粵 卷十九

七

民買機致誅就寺地瘞之
賊陷承天府改曰揚武州遣偽將王克生決顯陵求
寶偽知州張聯奎多備鐵鎗獻策求歡賊方舉事歎
風雷大作晝晦聯奎見金甲將手持金瓜當頭一擊
即昏迷跌地口鼻流血一夜而死聯奎宣城諸生其
妻何氏固以貌都為賊所執守節不從慷慨遇難者
也克生抓去不知所在眾賊驚散聞大懼遂不敢動
一云諸賊發陵忽大聲起山谷若雷震賊懼而止分
兵陷潛江京山諸縣

何氏守節而死。聯奎媚賊而亦死。一流芳一遺臭也。然聯奎大損名節。有負其妻當頭一擊。快哉。聞此知州官不如縣令。男子不如婦人遠矣。

附記二異

二異者。何一墓中人。一無頭人也。賊陷楚豫諸省。每次陵求寶。一日發陵。得二美人。蓋官妃。列葬而猶未死者。美人復見天日。言甚。既入室。大笑而卒。以久閉。元室陰風。土氣沁入肌骨。腹餒體柔。一遇風日。陽氣即散也。

明季北皇卷十九

流寇盛時。鋤刈人民無虛日。一人遠歸。距家三十餘里。天雨且暮。投宿野邸。旅主云。舍後有屋。兩間。予弟宿內。恐驚若耳。其人曰。予生平無所畏。獨畏汝弟耶。及進門。閉扣之。不應。門忽啟。心怪之。及入。視啟戶人。乃無首者。其人犬駭而仆。旅主笑曰。汝云不畏何。乃爾乎。因慰之曰。勿畏也。昔吾弟遇流寇。斬首而去。時虜鹿諸獸羣集。將眾尸分噉。遽及吾弟。一神人止之。曰。勿食此人。錄上無名。倘有四年陽壽。不應死。羣獸散去。弟因自撫其首。已無矣。喉間止一硬管而已。昏

夜趨歸。與予同卧。談過賊事甚悉。及旦。予見弟無首。大駭。然竟不死。飢則啾啾。有聲。用茶匙沃食管中。則無聲矣。又能織蓆。亦異事也。

昔唐崔廣宗為張守珪所殺。仍不死。飢渴即畫地作字。世情不替。更生一男。四五年後。忽畫地云。後日當死。及期果卒。

監左幣龍舒。嘗言親戚遊蜀。路經湖溪。晚投一店。忽見左側一人無首。駭以為鬼。主人曰。不須驚。此人也。往年因患瘧。瘧起。忽覺身不死。自此每所歸。

明季北皇卷十九

則以手畫日。以粥湯灌之。故至今猶存耳。

宋紹興二十五年。忠翊郎刁端禮。隨邵運使往江西。經嚴州淳安道上。憇于潘姓家。聞旁舍噴噴有聲。窺之。乃一無頭人。織草屨。運手快疾。刁大驚。潘生日。此吾父也。宜和庚子。嘗遭賊飢。斬首而死。手足猶能動。飢體皆溫。不忍檢。有月藥傳。斷處其後。瘡愈。別生一瘡。欲飲食。則啾啾然。徐灌以粥湯。故願以活。今三十六年。翁已七十矣。

無頭而活。其說近。謹恐世不之信。故附載三事于

後乃知古今奇異何所不有

李自成屠黃陂

癸未正月十日乙巳賊陷雲夢十一日丙午陷孝感
十二日丁未李自成羅汝才至黃陂知縣懷印走賊
設偽令黃陂士民殺偽官賊怒反兵屠之夷城垣為
平地十三日戊申陷景陵賊別將陷德安自成馳檄
黃州指斥秦與偽托仁義以誘遠近偽示有三年免
征一民不殺之語愚民皆感之李廉復私作民謠令
黨誦之云穿他娘喫他娘開了大門迎闖王闖王來

明季北略卷十九

三

時不納糧以故所至風靡黃州守將棄城東下掠江
上客舟大擾江南北方國安論將屯漢口

左良玉避自成

正月李自成大遂福成陽左良玉率眾二十萬自金
沙堵下九江遂至蕪湖良玉既避賊東下沿江縱掠
降將叛兵所在蜂擁俱冒左兵攻剽南都大震留守
諸軍盡列沿江兩岸不間為兵為賊皆擊之良玉列
狀上兵部自白兵稍戢羣賊始散

三月傳制襄城失守明具在左良玉憫其久勞行

間貢令圖功自贖方國安陳可立革職充為事官殺
販

馬世奇入對

癸未李自成張獻忠益熾上不時召對羣臣馬世奇
對曰今闖獻並負滔天之逆而治獻易治闖難蓋獻
人之所畏闖人之所附非附闖也苦兵也一苦于楊
嗣昌之兵而人不得守其城壘再苦于宋一鶴之兵
而人不得有其室家三苦于左良玉之兵而人之居
者行者俱不得安保其身命矣賊知人心之所苦特

明季北略卷十九

三

借勦兵安民為辭一時愚民被欺望風投降而賊又
為散財賑貧發粟賑飢以結其志遂至視賊如歸人
忘忠義其實賊何能被各州縣各州縣自甘心從賊
耳故目前勝者須從收拾人心始收拾人心自從督
撫鎮將約束部位令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始

上載李自成馳檄誘民及左兵擾民等事故持錄

此

徐標入對

癸未五月召巡撫徐標入對

自淮江來數千里見城陷處。然一空。即有完城。僅餘四壁。蓬蒿滿路。雞犬無聲。曾不見一耕者。土地人民。如今有幾。皇上亦何以致治乎。上秋。獻泣下。標又曰。天下以邊疆為門戶。門戶固則室奧安。其要致備。內治重守。令守令賢。則政簡刑清。而盜自息。復上言。屯田及車戰諸策。上皆善之。標受事不久。而數數召見。蓋念飢民欲得其詳也。

是月給事中吳甘來。上言。諸撫臣借名護備。實皆棄城而走。勅諭各藩。并覈王永祥等棄城之罪。上皆不

明季北略卷十九

同

李貞罵賊

二月初六日庚午。李自成遣賊攻麻城。城空無人。十九日癸未。自成攻陝縣。知縣李貞率士民堅守。賊一鼓而拔。縱兵大殺。李貞厲聲叱曰。驅百姓死守者。知縣耳。妾殺何為罵賊不已。自成怒。褫其衣。倒懸于樹。貞大呼曰。高皇帝有靈。我必訴上帝。以殺賊賊。斷其舌。副之母喬氏及妻俱死。

李自成陷常德

二月湖廣土寇陷澧州常德。又陷武崗州。殺岷王時。湖廣諸蠻獠俱伺隙土寇勾引。攻掠盡歸于自成。三月澧州土賊勾自成陷常德。常德富強甲湖廣。積粟支十年。官吏遇賊皆奔。土民無固志。遂陷。自是辰岳諸府相繼告陷。而雲貴路梗矣。

李自成襲殺左革

癸未二月初十日。自成襲殺革裡眼。及左金玉并其眾。時羣賊俱歸自成。聽其約束。惟左革二賊特其眾不相下。自成因置酒宴之。殺之。于席上。革里眼名積

明季北略卷十九

一龍

李自成殺羅汝才

三月自成屯襄陽。命羅汝才攻鄖陽。久不。不多死。汝才所部怨自成。初汝才聞羅汝才之異。以天命未改。潛謀歸順。欲殺自成。獻功。尋以印馬分營。起自成疑。至是四月。自成數十騎突入汝才營。汝才卧未起。入帳中。斬其頭。汝才一軍皆降。自成以大隊兵。勝之。七日乃定。併其眾。汝才陝西延安人多智。而狡。賊中賊為首。操初隸高迎祥。後合獻忠。又合自成。折節下之。自

成兵長于攻。汝才兵長于戰。相倚為用。每破城日。取六汝才取四。羣賊推自成。為奉天倡義大元帥。汝才為代天撫民德威大將軍。汝才嗜聲色。所至郡邑。輒擇子女之美者。後房數百。女樂數部。珍食山積。酣燕歌舞。自成每喋之日。酒色之徒也。以山東人元珪為謀主。每事取決焉。自成并殺珪。汝才死。所部多散亡。部將楊承祖素驍勇。率眾盡走。鄖陽投守。自徐起元。起元守鄖數年。處強敵之間。竟保殘疆。無恙。羅兵力也。猶在。漢聞。自成調其兵回襄。不從。五月

明季北略 卷十九

自成復攻袁時中。殺之。小官皆逐滅。

他書載三月十一日甲辰。自成殺汝才。而史異。編年則載四月內。予謂自成三月初十殺。君革明日復殺。汝才恐未必如此之速也。

李自成擅號設官

癸未四月。自成既廣收部曲。羣賊俱奉號令。遂據襄陽。號曰襄京。其餘所掠郡縣。俱改易名號。初自成流劫秦晉。趙豫。攻剽半天下。然志樂狗盜。所至焚蕩。屠夷。既而遂陷荆襄。鄖鄂。席卷河南。有眾百萬。始思據

有城邑。擅名號矣。修襄王官殿。設官分職。自稱倡義

大元帥。為一品權將軍。二品制將軍。三品果毅。四品

威武。五品皆將軍。七品掌旅。八品部總。九品哨總。所

授將帥。田見秀。劉宗敏。賀錦。張爾黨。守素。辛思。宗容

可成。李友。任繼忠。吳光義。劉芳亮。劉希堯。李過。自成

等兵共二百三十餘隊。總計馬步兵六百餘萬。每隊

立一標。旗行營。望之而定。標營用白旗。纛皆用黑。左

右前後。分用烏白紅黃色。而纛隨之。自壬午年夏。破

荆初。及防禦使府。尹州牧。縣尹。至癸未正月。欽天監

明季北略 卷十九

博上楊永裕。授自成。更設六政府。侍郎。郎中。從事。諸

官屬。侍郎。則喻上。猷。蕭。應。坤。楊。承。裕。郎中。徐。丘。王。家

性。鄧。慶。忠。從事。顧。君。恩。郭。附。龍。傅。朝。升。防禦。則。孟。長

與。陳。李。之。綱。吳。大。鳳。黃。閣。金。有。章。府。尹。則。張。盧。機

姚。允。錫。牛。佐。劉。蘇。鄧。璉。劉。茂。先。又。使。仕。光。榮。守。荆。關

養。成。守。夷。陵。王。文。耀。守。澧。白。珪。守。安。陸。葉。云。林。守。荆

門。謝。世。龍。守。漢。州。為。世。太守。景。陵。高。一。切。守。信。陽。周

鳳。梧。守。禹。州。兵。鋒。所。至。人。心。皇。皇。皆。棄。城。奔走。大江

南北。人。無。固。志。

自成封宗王為襄陽伯。邵陵保甯肅甯諸王俱降賊。改封伯論上。欲為列州紳士自成下檄徵之。江諸舉人陳萬策李開先。在所薦中。偽檄下萬策。自徑開先。願若死。楊承俗勸進牛金星。不可乃止。

鄖陽古劍

癸未二月初七日庚午。鄖陽府天馬山崩。出古劍一口。上書云。包家大奴兒。弓神機。妙火震浮空。馬陷門內木子死。羅掛雞頭。偽滿山九九數。盡取出。青鋒洪武二十二年。青出則基。造四月初六行。部司地。平板。

明季北畧卷十九

下。尋出火藥四十六簍。鉛子六簍。土書包都司制。以此聖賊殆無虛發。按劉青田卒于洪武八年。今古劍之說不知何據。是月十一日。羅汝才即被殺。尋自成犯鄖。敗去。則馬陷句似應李闖。羅掛句似應羅汝才。再操也。

高斗樞守鄖陽

鄖陽隣界秦蜀。左右荆襄。楚之極孤危地也。自鄖撫南奔。城日夜眺。耽環攻之者。動經旬月。賴荆南道高斗樞竭力守禦。四月初旬。賊數萬至城下。四面皆築。

高章為坐田計。我兵盡毀其壘。又銃炮傷賊萬餘。賊乃遁去。以次漸復均州。穀城等州縣。又傳檄四方。諭以賊必可滅。好義士民多有應之者。

李自成陷保康

四月丁酉。自成陷保康。知縣石維擅死之。保康縣屬鄖陽。辛丑。自成遣偽將之禹州。禹州守將先期具禮迎賊。賊設偽官之任。廿一日甲申。下詔。厲將士討賊。告諭天下。

是月初一甲子。起有。癸酉。無丁酉。有丁丑。無辛丑。

明季北畧卷十九

再攷

顧君恩議取關中

癸未五月。李自成在襄陽。所造宮殿皆傾塌。遂移屯鄖州。益兵攻鄖陽。為官軍所敗。復退屯襄陽。與羣賊議所向。牛金星請先取河北。直搗京師。楊承裕欲先據留都。斷漕運。獨顧君恩曰。否。否。先據留京。勢居下流。難濟大事。其策失之。縱直搗京師。萬一不勝。退無所歸。其策失之急。不如先取關中。為元帥桑梓之邦。建國立業。然後旁畧三邊。攻取山西。後向京師。進退。

有餘方為全策自成從其計遂拘鐵工晝夜造鐵鉤釘各萬餘謀入潼關越踰山險先身自成好掠牛全星勤以不殺遂嚴戢其下民間稍安塔孤相誑或無有固志六月自成大造舟艦于荆襄

顧君恩拔貢為偽吏政府選郎後自成人秦取趙破京師俱如君恩計亦賊之有才智者

張獻忠欲人蜀先于巢湖習水師李自成謀取秦仿于荆襄造舟艦俱欲止南兵不上且使秦蜀不曠也二賊聲東擊西詭計畧同

明季北略卷十九

孫傳廷攻拔唐縣

癸未正月語孫傳廷作速剿寇六月十五丁丑立賞格購李自成萬金簡通侯購張獻忠五千金官極品世襲銀衣指揮餘各有差進孫傳廷兵部尚書總制勦賊軍務仍總制三邊鑄總師七省之師九月八日已亥傳廷次汝州偽都督李養純率所部降知賊弁兵守寶豐傳廷遂攻寶豐十一日壬寅自成來援自廣恩高傑等戰却之傳廷日寶豐不自下而賊救大至則腹背受敵矣親督諸軍悉力攻之斬偽州堂

陳可新等數十級遂以大兵搗唐縣時賊家口盡在唐縣賊發精騎來援官軍已入城盡殺賊家口賊營痛哭誓殺官兵

官兵禦賊以來有三快事一搗高迎祥一射自成目三殺賊家口三者傳廷實居其二後雖有潼關之敗然兩大功不可沒也但養純之降實為通賊張本古云受降如受敵奈何輕信以致敗邪

孫傳廷逐李自成

孫傳廷既拔唐縣壬寅自朱仙鎮而南大雨六日糧

明季北略卷十九

辛

車日行三十里士馬俱飢或勸旋師就運傳廷日軍已行即還亦飢當破一縣就食耳十三日甲辰復破縣縣俱窮民集騾羊二百餘頃刻食盡自成將步騎萬餘逆戰官兵前鋒擊斷自成坐竊進逐之自成奔襄陽

此戰差強人意

孫傳廷汝州大敗

癸未九月大雨連旬孫傳廷軍乏食二十一日壬子兵譁于汝州降盜陰通自成二十二日癸丑自成率

初騎大至官軍接戰陷賊伏中賊乘之官軍大敗自成驅大隊疾追一日馳走四百里官軍死亡四萬餘人喪其軍資數萬傳廷故將家子然不知兵好大言九邊精銳悉隸麾下又據潼關之險自成欲誘致之每賊輒遣精銳驅難民當前因是多所斬獲傳廷志益驕屢疏奏捷且上言有自賊中逃回者言賊聞臣名皆驚潰臣普肅清楚豫不以一賊遺君憂上信之因召對羣臣出傳廷疏示眾兵部侍郎張鳳翔獨言賊繁狡多詐示賜不可信且傳廷所統皆良將勁兵

明季北事 卷十九

不如為陛下留此家當上自攝之羣臣竊上意爭請命傳廷進勦至是果敗乃削傳廷職充為專官扼于潼關加日廣恩陝西總兵官提兵援勦進士程源球言戮大寇必圖大舉合數十萬之眾八面而齊攻之誰應援誰聲實誰牽制誰批腹着着照應使之疲于奔命救接不暇然後可一鼓而擒乞勅傳廷憑關固守勿事浪戰書奏不省

大雨乏食天時人事可知然聞岳家軍猝遇敵不動故撼之甚難未有一日走數百里者即自成故

于疾追亦熟知官軍無紀律耳不然彼獨不畏陷于伏乎是秋馬世奇至武關策畧云彼之情形在我如濃霧而我之情形在彼如列炬此之謂也雖然乏食軍謀先自敗矣豈必待盜之通賊矣哉前所載官兵敗賊或斬首數十或數百至于餘而止矣即追逐亦不過數十里已耳夫以數萬及數十萬之賊而僅斬其千百亦何關勝負况未必殺賊精銳或以良民冒功乎茲之一敗則馳走四百里死亡四萬餘何多寡遠近相去若是軍形賊勢

明季北事 卷十九

強弱勝負于是乎見矣

李自成入潼關

十月二日壬戌一隻虎陷關鄉即自成任李過也疾走至潼關獲督師大幕初六日丙寅以藤紉守關者乘間突入潼關官軍大潰一云孫傳廷率兵十六萬與賊大戰于潼關賊將戰宗敏用誘兵計將良民居前作輪數陣傳廷遂輕之十月初六日開關延敵賊伏精銳關前驍將賀錦辛思宗谷可成劉希堯任繼榮十餘人俟傳廷追入伏中砲發伏兵四起圍困又

先以五千賊詐降至時內外夾攻我兵大潰傳廷單騎走賊遂入潼關竟抵西安西安不守時蓋十月十一日也十五日自成即王位既定西安即發兵十萬金銀五十餘車往甘肅延綏臨洮等處

自成西行陷華陰傳廷及白廣恩退屯渭南自成合眾數十萬陷渭南屠之傳廷歿于陣渭南知縣楊暄被執不屈死自成陷華州初八戊辰陷商州商維巡道黃世清死之自成屠商州二十四日乙酉陷臨潼巡撫馮師孔不屈死之西安陷接察使黃綱自盡指

明季北略卷十九

書

揮崔爾遠投井死秦府長史章世燭自縊死紳士死者甚衆原任山東巡按御史王道純都司更邱從周等俱罵賊死參政田時震不受偽職死解元席增光宗室舉人朱誼泉俱投井死原任儂州巡道祝萬齡深衣大帶至關中書院斯道中天閣下哭拜宣聖從容自經死僉事王徵七日不食死餘吏民皆相率降于賊初自成席捲楚豫雖有大志然地四通皆戰場所得郡縣官軍旋復之至是大秦墟百二山河遂不可制

居秦王府偽授秦王存樞權將軍世子妃劉氏日國破家亡願求一死自成遣歸外家秦循擁資百萬富甲天下賊之犯秦也戶部尚書倪元璐奏曰天下諸藩無如秦晉之險用武國也宜諭兩藩能任殺賊不妨假以大將之權却不知兵宜悉輸所有與其齎盜何如犒軍賊平之後益封兩藩各一子如親王亦足以報之書上不報至西安陷秦藩府庫盡為賊所有自成分殉諸縣蒲城知縣宋一統抱印投井死自成拔西安為長安府榜掠巨室助餉十一月考校州縣

明季北略卷十九

書

生員一等與六政府屬二級州縣三等佐貳孫傳廷夫婦死難 附齊元桂等孫傳廷號白谷代州人長身似爽才武絕人能左右射中萬應已未進士授永城知縣調商邱有能名用子為例考官行取吏部主事歷封功勳選四司員外部中為順天府丞以邊才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癸未加兵部尚書賜尚方劍總制各省督師剿寇會天澤兩糧糗不繼師大潰潼關陷公獨身橫刀衝賊陣以死從騎數不能得其屍公之出也自念必死

顧語張夫人夫人曰丈夫報國耳無憂我西安破卒
二女六妾沈于井揮其八歲兒以去見踰瑞遊賊墜
民舍中有老翁者善衣食之二年公長子世瑞重跣
人秦得夫人尸貌如生老翁歸以弟相扶還見者泣
下蓋公素有德秦人云標下監軍道副使喬元桂同
日死之元桂定襄人也同里進士馮訥生作潼關行
紀其事云是時潼關既破三秦頓失西安知府簡仁
瑞四川舉人被擒不屈罵賊最烈賊揮為數截死都
司青辨邱從周遮道馬賊賊擒至罵愈厲刺其眼罵

明季北畧

卷十九

事

美

如故割其舌去其齒寸磔之罵始絕秦府左長史章
尙綱投印井中赴秦府端禮門外再拜自經死
傳廷死事本未得之梅邨吳偉業 前載章世綱
此載章尙綱意尙綱為是

吳從義赴井

吳從義字裕強浙之山陰人曾夢長者撫其背曰汝
寒松栢其在斯乎余字而歲青癡遂更焉崇禎十二
年己卯舉順天鄉試十三年進士遷長安令秦地兵
童海至千緡不能得開粟公設法賑貸秦民賴之以

生廷議以寇盜充斥裁縣簿設練總募邑中丁壯
之公躬自訓練與標兵夾攻南山寇獲其渠子午會
張諸鎮乃安時李白成蹂躪豫楚秦與壞接詔督師
孫傳廷移鎮西安以衛秦而援豫兵十餘萬俱集長
安刀槽草豆駢車戈矛之屬俱出民間公憫焉除宗
紳裕士應免外餘如寄在各田槩行編派而民少甦
居平食鹽不逾二飲不至醉冬裘夏葛必敝方更矣
永春舉卓異冬十月孫傳廷喪師雒陽潼關不守長
安勢如累卵公佐撫軍陳職守分汛南門十餘日而

明季北畧

卷十九

美

賊至十一日東門陷撫軍馮師孔死之塚於公中
威北關神廟易冠服從容望闕叩首赴井中死鄉士
民聞之號呼震天如失父母即賊亦為與息隨傷事
聞贈山西按察司僉事諡一子

黃綱一門盡節

黃綱字季侯河南光州人舉凡丁未進士表並擅機
算之譽中天啟壬戌進士初授南宮知縣五年考最
授兵部主事出為給興知府旋丁艱歸會賊寇光州
公廬墓入山僅以身免長子請生葬如率家僅巷城

馬賊殺妹亦遇害丁丑陞公臨鞏兵備副使赴香
海合勦之策尤敢誠于詞洪承疇奇其功特疏願陞
尋轉岷岷參政壬午陞按察使及癸未自成大學破
潼關公赴井死之夫人王氏同殉巡按御史金毓崗
監軍御史霍達聞于朝上以忠烈可嘉下部卹丁從
優議卹贈太常寺正卿廕子恂入監讀書

焦源溥為賊

焦源溥字逸源號嗣一陝西三原人少穎悟絕倫稍
長研理學尚節義最慕漢之武侯唐之郭侯骨相非

明季北略 卷十九

事

凡萬曆三十七年己酉舉于鄉四十一年癸丑成進
士初受沙河知縣尋調潯縣庚申以卓異薦擢四川
道御史官舍蕭然如禪室或諷公何太儉公曰不聞
長齋御史乎凡在西臺封事數上熹廟登極盈廷聚
訟三案事公危言正論之朝側目甲于巡按直保以
忤要人意例轉河南憲副備兵廬鳳未幾移疾歸已
已起補山西庚午遷參政所至愛民如子不取屬吏
寸絲尺縑甲戌以才望特擢為都察院副都御史巡
撫大同既蒞任策車實修馬政築城堡謹斥埃慎擇

將領以忠勇勤為上毋取恢然者曰猶之相馬不舉
肥也亡何中蜚語歸癸未冬自成入西安昭諸邑精
紳授偽職仍以總督官銜延公魯之去見自成公罵
曰爾為賊吾恨不手刃爾乃欲誘我耶吾朝廷大臣
有死無二幸速見殺賊閉之室中三日罵益厲公美
貌髯皆上指目皆盡裂賊稍近公舉手擊之將殺公
公誓不絕聲賊拔其舌支解死時十二月十九日也
按臣霍達為請卹于朝

公從兄源清號湛一萬曆丁未進士除戶部江西司

明季北略 卷十九

表

主事歷員外郎中廣平知府山西山東副使四川叅
政山東按察使山西左布政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巡撫宣府罷官里居年七十始舉一子賦入境不屈
自經二公皆以清品聞而源溥尤尚氣節為臺中好
直言諫草傳天下

南企仲為賊

刻南師仲

南企仲號炫滿渭南人萬曆庚辰進士仕至南京吏
部尚書年九十矣陷賊大罵不屈不食兩日死其子
禮部主事南居素號家貧萬曆甲辰進士亦以不

見終

焦公以兄弟死難南公以父子殉節其地同其貴
同而其時與烈又同誌于青史美哉

中部知縣朱新達

十月李自成既破西安遂掠腳延中部知縣朱新達
知城下不支先命妻妾自縊一妾少尚未配合新達
避之去妾不可垂泣甘楹然後新達自縊死

史畧一刻華堪野乘又刻朱新達事同而名各異
須再攻之甲申正月二十日監軍補遺劉報秦中

明季北舉卷十九

殉難諸臣有朱新達妻妾則朱為是

余應桂總督陝西

癸未十月二十九日庚寅上始聞潼關失守以兵部
侍郎余應桂總督陝西三邊收拾遺兵相機勦寇應
桂聞命欲位陞辭曰不益兵餉雖去何益上默然發
帑金五萬給軍應桂遷延河上不進時朝議以應桂
為總督而命御史霍達監其軍達素人也夙負才畧
習知地利土著故用之十一月初三日上召對諭以
有真則然後有真撫有好將自有好兵有好有司自

有好百姓在兩賁心為之命達遠前去料理達痛哭
數陳言西安若在臣不惜死以報皇上北至則偽官
充斥赴任無地

李自成祭墓

十一月自成大會羣賊戎馬萬匹旌旗數十里於米
脂祭墓以兵百騎按行鳳翔守將誘而殲之自成怒
攻鳳翔陷之屠其城

榆林諸將殉難

十一月十二日壬寅李自成發金數萬招榆林諸將

明季北舉卷十九

以大寇繼之備兵副使都任原任總兵王世顯侯拱
極尤世威惠顯等歛各堡精銳入鎮城大集將士問
之曰若等守乎降乎各言効死無二推世威為長主
號令繕甲兵自成遣偽官說三日不聽自成怒十五
日乙巳賊四面環攻城土強弩叠射賊死尸山積更
發大砲擊之賊稍却十六日丙午賊攻甯夏鎮兵逆
戰三勝之殺賊精銳數十自成歸西安益發兵攻甯
夏陷榆林守道都在台門自縊原任總兵尤世威舉
家百口付之烈陷口揮刀突戰死街心原任總兵侯

世祿侯拱極王學書王世勳王世國李昌期原任副將翟文常懷德李登龍張發楊明原任游擊孫貢龍養崇原任守備白慎衡全家敘現任游擊傅德惠憲潘國臣李國奇晏維新陳二典劉芳馨劉廷杰文侯國現任守備尤勉惠漸賀天雷揚以律掌印指揮李文焜皆不屈死時諸將各率所部巷戰殺賊千計賊大至殺傷殆盡無一降者閩城婦女俱自盡諸將死事者數百人而鄉紳死難則有浩村副都御史朱耆德等榆林為天下勁兵處頻年餉絀軍士飢困而殲

明季北略

卷十九

事

義殉城盡不少挫榆林既屠賊搗窟夏官兵迎降三邊俱沒賊無後顧遂長驅而東矣腹是時中樞稍知兵當賊困榆關急薄濟師為特簡可令戰奪氣乃一籌莫展束手待斃可謂國有人乎

秦地搗山河百二讀無衣小戎之什猶想見慷慨激烈之槩生斯地與官斯土者破其風氣大節著焉雖謂與華峯比高涇水比潔可也嗚呼壯哉文臣讀書明理而朝廷復優待之其殉節宜矣至于武將何知且文臣平日視同走狗宜其降則道

耳乃不為賊誘可為異矣至無一人降者則又異甚尤可異者婦人女子亦知賊至不過披掠已耳非甚不獲已未有甘心引決者竟至圍城自盡其貞風勁節真古今所未聞也

榆經地臨河套朔北緊關甯夏邊陲要路負山阻河二衛既失賊遂由秦越晉勢如破竹矣
李自成屠慶陽

自成既破榆林遂攻慶陽府城中堅守四日力不支城陷守道段復興知府董琬推官祈居聖鄉紳太常

明季北略

卷十九

事

少卿麻禧皆死之居聖字淑孔長垣人進士城破自列自成屠慶陽執韓王大張偽榜移檄河南即縣俄還兵西安此十月事

鄧大妙賦詩

鄧大妙故甯河武順王之裔三水文翔鳳太守之繼室也崇禎初年太青以太僕少卿家居武恭人歿謀續娶家固有並頭蓮之瑞作嘉蓮詩七言今體四百餘首鄧之父才其女而告之曰此真可以增汝矣太青喜遂委禽焉既歸于文春然佳日奉太夫人版輿

出遊登車中古夫婦唱酬筆墨飛動爭光闕據太書
有二出西郊記讀者善之甲戌太青得風疾至壬午
春不起鄧爲文以祭敘致詳悉關中文士爭傳寫之
癸未冬關陝蹂躪鄧以才甚爲寇盜所知淪于闔道
于秦流離于幽冀郵墻旅壁潑墨留題嘗賦秋思一
絕云蒹葭一望碧連山簾幕輕風拂翠巖秋色亦知
亡國恨却教落葉盡成斑
之三秦一失不獨忠臣義士抱天墜之憂卽婦人女
子亦懷亡國之恨故附記鄧太妙一事

明季北畧卷十九

李自成陷平陽

十二月初五日自成發兵入漢中徭反兵至韓城渡
河二十日庚辰陷平陽吏民皆降蒲州鎮將高杰聞
自成渡河于是退兵澤州沿途大掠自成殺西河王
等三百人山西郡縣聞賊至望風迎款

李自成陷甘肅

十二月自成遣賊陷甘肅甘肅巡撫李日瑞總兵郭
大吉同知藍臺等並死之西甯衛尙堅守不下至明
年甲申二月詐降殺偽官賀錦等

張獻忠屠斬州

時李自成陷承天據襄陽所在棄城走獻忠因得乘
機攻取先是壬午六月破黃安十二月破黃梅至是
癸未正月張獻忠襲陷斬州次日令縉紳孝廉文學
悉冠帶自東門入由西門出盡殺之遂屠斬州留婦
女毀城稍不力卽殺之斬州與黃安黃梅二縣俱屬
賈州府

張獻忠屠斬水

癸未二月鄉官周之任勾引張獻忠初四丁酉獻忠

明季北畧卷十九

張獻忠屠斬水

遂陷斬水屠其城道臣許文政被執不屈殺于麻城
邑有饒宦獻忠未至時斬水官府謀集鄉兵守禦饒
宦不從謂鄉兵徒擾民耳賊勢孔亟官兵請于各宦
每宦養兵三名饒宦曰我窮宦不能養也旣而城破
獻忠集城中商民士宦于教場而盡殺之後及于饒
饒夫婦跪請日願出金二十萬免死獻忠括其家得
三十萬卒殺之

野乘云督糧道參政許文岐爲賊所執求死不得警
見從賊衆多繫黃麻密告以忠義暗約從中擊賊以

柳圖為號。適為逆。王固懷泄其事。遂被害。臨刑。歎曰。吾所以且夕不死者。正為此耳。今既無成。天也。含笑而卒。

王固懷附賊。以殺忠臣。真裕中禽獸也。至饒官以三十萬貫。而不肯養三兵。其愚鄙可恨。獻忠殺之。快矣。但百姓亦何罪哉。

張獻忠陷黃州

癸未二月丙寅。張獻忠疾馳至黃州。乘大霧攻城。蔡明城陷。副使樊維城。罵賊洞胸死。維城固孝介公之

明季北畧

卷十九

畢

任而玉衡之子也。貢生馮雲路。力學著書。精禪理。徵辟不就。獻忠慕其名。強起之。雲路不屈而死。其門生諸生汪陞。延亦死。諸主易為瑚。父道暹名重海內。前已與次子為璉。罵賊死。至是為瑚亦死之。獻忠據府。自稱西王。黃陂鄉宦歐陽玘。迎降。尋陷羅田。樊維城號紫蓋黃岡人。父玉衡為給諫。以建言國本。遭成公中萬歷已未進士。投海。璉知縣。歷遷至福建。勸使崇禎癸未。張獻忠破黃岡。公被執。大罵不屈死之。

易道暹字嘒。侯湖廣黃岡人。為諸生。以文章。依烈名海內。博涉羣書。賊逼黃岡。長子為璉。請避。而公所著

四書易傳詩。後諸書。卷帙浩繁。又所購求四方瑰文。秘冊多年。汗牛不忍舍去。因貽書友曰。不聞天下亂。元道自著書。卒不去。俄而賊益近。為璉奉母走青峯。巖公亦令僕。團奴。擔書。借幼子為璉。他徒未及。里許。遇賊。賊問何人。公結以遠方書。賈賊云。汝易曠侯。何欺我。公曰。汝既知我。幸聽一言。村中財物足飽汝腹。幸無殺人焚舍。賊怒曰。汝不畏死。尚為邨人言耶。汝

明季北畧

卷十九

畢

徧遊熟道里。肯從我。共享富貴。否則立死。公亦罵曰。死賊汝為中國百姓。一旦為賊殺人。無算。覆載不容。天兵回合。生磔汝肉。何富貴之有。賊益怒。遣騎縛公于段家店。殺之。為璉同日遇害。督學水佳允。祀公父子鄉賢祠。

黃州異僧

異僧黃州人。平日專念阿彌陀佛。晝夜不徹。隨其所見。皆稱阿彌陀佛。如見張姓者。則曰張阿彌陀佛。見李姓者。則曰李阿彌陀佛。路上見雞。則曰尖嘴阿彌

陀佛山中見虎則曰大勝阿彌陀佛見人吹笛則曰長阿彌陀佛見人打鼓則曰響阿彌陀佛見其所見無非阿彌陀佛者癸未總兵黃鼎守黃州府城師于途中大聲念佛衝黃鼎追軍士執之登城適獻忠攻黃州師亦留城上夜間念佛煩呼軍士醒睡軍士恨之轉而投之城下未幾復在城上念佛如故如此者四每東城下則西城上西城下則東城上中軍官白于總戎始禮重焉

山中獵人得一大虎師募之放生獵人云汝償我十金便可放虎師止得四金與之獵戶云汝能執虎耳三匝而虎不食汝則與汝虎師遂授記贈執虎耳三匝乃縱虎逸去是夕虎遂皈依師師與虎同居黃

麻山金剛洞中太監盧九德提兵過黃州至山中訪之欲見虎師語虎虎止示其首九德欲見全虎師復喚虎出虎乃大吼躍出九德亦皈依焉黃州大飢人相食師出城外飢民持刀叱師捨身充飢師解衣示眾云汝俟我念佛千聲汝即食我念佛至八百汝輩即扼我心吾尚能念完二百聲以足千

聲佛也念至三百聲眾不能待即欲推刃忽有兵馬從空中來飢民驚散而師已在城中矣

一日偶于街上見一雞師即念阿彌陀佛雞亦隨聲念佛

張獻忠入麻城

癸未四月張獻忠破麻城從賊大逆則劣生周文江居首文江為獻忠兵部尙書有原任錦衣衛道成劉僑托文江進二美妾併金銀器血玉杯古玩數萬金于獻忠獻忠用僑為錦衣衛都督教諭蕭頌聖自殺

明季北畧 卷十九

楚生某祝髮居吾邑康熙初遇于蓮蓉庵予問楚事生云麻城鄉宦梅之翰萬歷間進士天啟時為陽和總督益陽和堡馬九邊大同地時張獻忠居麾下為游擊之翰見其勇猛過人善待之及崇禎時之翰已物故獻忠引眾過其里居設祭而去絕不擾民至癸未四月麻城宦僕李人會聚眾叛主城中大亂合萬人據之不通出入鄉野亦起兵數萬圍困半月不克然鄉兵日益而城內之糧事且迫李人會大懼開獻忠駐兵新州夜半遣人縋城下由間道請救時獻忠

步卒多降。李自成麾下止有騎士七千人而已。適欲出掠未定。所趨聞麻城使者至。大喜。即刻期進兵。鄉兵聞之。各解圍走。獻忠遂入麻城。城中降者五萬七千人。獻忠別立一軍。號為新營。選勇士將之。勢復大振。已而獻忠去家。乃悉從之。五月破武昌。皆此軍力也。

明季北略 卷十九

李

張獻忠屠武昌

癸未五月。總兵方國安率兵扼蘄州。武昌武備廢弛。聞獻忠窺江漢。時募兵守城。而庫藏空虛。楚王有積金百萬。三司請貸。王不許。大學士賀逢聖家居。倡義捐贖募兵。適承天德安憤兵俱下。楚王盡募之。為軍鋒。以長史徐學顏領之。號楚府兵。獻忠沿江而上。破漢陽。臨江欲渡。武昌大震。議徹江上兵。櫻城守參將崔文榮曰。守城不如守江。守江不如守漢。磨盤煤炭諸洲。淺不過為東。縱之飛渡。而嬰城坐困。非策也。

議者不從。賊果從煤炭洲而渡。直逼城下。文榮禦之。小有斬獲。賊攻武勝門。文榮率諸軍拒之。多殺傷。王戎楚府新募兵為內應。開門迎賊。文榮馬持矛大呼殺賊。賊攢刺之。洞腋死。賀逢聖與文榮俱守武勝門。城陷。歸衣冠。赴向再拜。以巨舟載其家出。數子湖至中流。鑿舟全家溺死。逢聖屍沈百七十日不壞。十一月始葬。楚府長史徐學顏方督江夏縣。與賊格鬪。左臂斷。右手尚持刀。不仆。為賊支解。合門殉難二十餘人。都司朱士鼎被執。賊強以為總兵官。士鼎戟于

明季北略 卷十九

李

大罵賊。斷其左右手。棄之江濱。士鼎縛草于背。作書單。乃死。與皆留守沈壽崇。及武昌通判李毓英。我昌知縣鄒逢吉。嘉魚知縣王良鑑。皆死。楚宗多從賊者。獻忠執楚王。盡取宮中積金百餘萬。輦載數百車。不盡。楚人以是成。王之愚也。獻忠以復輿龍王沈之。西湖湖水湧。佛久之。乃死。賊亦異之。王之先乃太明第六子。洪武三年封。至是始遭難。其富可知。賊屠僂士民數萬。投屍于江。尚餘數萬人。縱之出城。以鐵騎圍而蹙之。江中浮屍蔽江。而下武昌。魚鱗不可食。其

餘民數百悉斷手足。敗日鼻無一全形者。獻忠遂據武昌府。留稱武昌曰京城。偽設六部五府。鑄西土之寶。開科取士。殿試取三十人。為進士。授卽縣官。初李自成兵臨漢陽。不克。聞獻忠取之。自成怒。榜示遠近。曰有能擒獻忠獻者。賞千金。及聞取武昌。復遣人賀之。曰老回回已降。曹革左皆破。殺行將及汝矣。獻忠懼。卑詞以答。求彼此為援。多資金。實使于自成。自成留其使。獻忠恨之。

遺聞載賊從鴨蛋洲渡武昌。知縣鄒逢吉死之。而

明季北畧

卷十九

幸

史畧則云從煤炭洲渡。未知孰是。

賀逢聖字克由。號對揚。武昌江夏人。父亨陽潛心理學。所著有思聰錄。人模樣等書。公為諸生。受知賢學。鄒迪光而熊尙文尤奇。公與熊廷弼並見賞愛。或問二公優劣。荅曰。賀生夏瑚商璉。熊生千將莫邪。後其言竟不爽。廷弼領解。公不與。迪光贈以五千金。為三年膏火計。萬曆癸卯捷賢書。屢上春官。不第。應城教諭。丙辰登進士。殿試第二人。除編修。壬戌分試。得華允誠等。公居鄉。與廷弼頗不合。後廷弼將破罪楚

種梅之煥。滿朝薦以廷弼。寃疑公意有異。同公曰。詎以小嫌介意。遂授筆具草而已。不可救矣。會揚忠烈。劾忠賢。忠賢切齒。楚人猶慕公清望。詔之日。各省俱建生祠。惟貴鄉湖廣實無功德。公曰。此地方官事。非某所敢知。瑄然遂借南畿主試之推。削公籍崇禎初。補南京祭酒。丙子入內閣。戊寅致任。後二年再召入。與首輔劾。裕不合。尋告歸。上召便殿宴。饒公伏地。悲泣。上亦惻然動容。同官陳演大呼曰。逢聖有罪。不可。刑動天淚。公掩涕起。侍賜冠履。坐蟒衣。一襲。遣官

明季北畧

卷十九

幸

護送回籍。時壬午歲也。明年癸未。賊破蘄州黃麻。烽火連鄂城。武昌大震。公以死守。勸當事其門人大治。尹如翁心憂公。特馳三百里。往謁。挾一僧帽。一袈裟。微謀之。公以見危授命。對五月十九日。獻忠攻武昌。二日不下。會報監軍楊王基。陸鄖撫。遽移營渡江。兵勢單弱。賊遂從漢陽門入城。陷乃廿二日也。公服御賜冠履。蟒衣。詣楚王府。將奉王同死。至則藩府為獻忠。竊珠王已不知所在。公遂見執。乃曰。我欲親見獻忠。罵之而死。眾不令見。公乃北向。五叩頭。畢。遂投繯。

湯橋下而死。夫人危氏子親明皆死之。仲子光明守
入分山墓園。雞來奔又死之。兩子媳一會氏一陳氏
孫三人皆死。一僕賈命相依七日竟死之。合門就義
者二十餘人。公既歿。大吏招魂祭葬。公八閱月而屍
出面。目如生。冠纓不絕。諸生尹如翁歸大治。城破被
執不屈而死。其父孝廉琦博學。實氣節。先避地吳中。
公死上感悼。命禮官議卹。會獲國綬。南京諱公文忠。
江陰馮生云。賊將盡殺城中男女。逢聖謂之曰。汝
何不殺我。免殺許多百姓。賊不忍加害。送至獻忠。

明季北略 卷十九

書

老僧亦不忍殺。逢聖曰。速殺我一人。其餘百姓無
罪。獻忠曰。依汝言。全了他屍體。燕欲驅民入江耳。
此與前傳小異。

一云獻忠以武昌民衆不能頓殺。開城驅之入江。
藝香三枝。與衆刻期。如香盡而猶在城內者。盡殺。
民爭趨出。踈死萬計。不能出者。殺之。凡驅民三十
萬溺之于江。江水盡赤。浮屍千里。子是時。聞有流
至鎮江者。真人問大凶賊也。有自楚來者云。獻忠
將屠武昌時。大雨如注。雷聲轟烈。獻忠馳馬呼曰。

上天怒得緊了。何不快殺。遂如砍瓜。截茶者。然數
十萬衆不能遽殺。乃破城遁入江中。獻忠每自云。
我是黃巢後一人。又云。我北黃巢殺人更多。其尚
忍殘暴無復人理如此。

時武昌一人平居好善。城破躍入江中。止見桑田。
初不知水步行廿里。至青山峽登岸。抵家。竟無恙。
人咸異之。卽已亦不知其故。至今猶在。其力行善事。
一云逢聖朝服投江。死門生大治。尹如翁從之。是
賀尹同死也。而此云歸大治云云。似小異。

明季北略 卷十九

書

前載賀公以巨舟載全家溺死。是一門同日死也。
而野乘所載。止云同日危夫人子親明之死。餘先
後不一。似與史畧小異。姑兼記之。

先是崇禎五年。襄陽地震。武昌震而且陷。及十五
年壬午冬。自成破襄陽。至是獻忠又屠武昌。俱不
出一紀。然則地道本靜。而震動不已。是失其常矣。
能無災變乎。

張獻忠大敗

癸未六月。論平賊將軍左良玉專勦張獻忠母老師。

原簡八月五日丙寅諸軍齊壓武昌而軍獻忠出戰
大敗遂復漢陽并諸屬縣

復漢陽幸矣而不書乃書獻忠大敗者何喜之也
喜獻忠之敗過于復漢陽也

李乾德岳州三捷

癸未八月張獻忠陷麻城有蒲圻一邑屬武昌府距岳
州二百里沈撫李乾德總兵孔希貴移屯岳州居民
他避令軍士詐為居民開門迎賊賊人城伏發賊盡
殲留四賊割一耳貫箭縱回以辱賊獻忠怒益兵進

明季北畧 卷十九

章

攻乾德虛立營壘于道野林中植旗幟伏大砲精射
其土賊以火攻之。延燒積薪砲發焚賊數百賊益怒
水陸並進乾德飾戰船中流向賊營度矢石可及即
止不進賊連弩射之乾德度賊矢礮既盡水陸奮擊
三戰三捷獻忠乃悉眾圍岳州百道俱攻八月五日
力屈城陷乾德希貴是長沙八月初七日戊辰賊前
鋒至湘陰湘陰民俱空城走獻忠欲北渡下于洞庭
湖神不吉三下神終不許十九日庚辰獻忠於舟相
濟數千艘將北渡忽大風起覆舟百餘溺死數千人

因復還岳州盡殺所掠婦女沒屍江中焚其舟火延
四十里江水夜明如晝遂陸行向長沙

李乾德雖不殉雖然三戰三捷功亦偉矣至于大
風覆舟神之惡賊如此

蔡道憲續傳

公之先居于泉父維忠以功曹為尉幕生三子伯鍾
殿仲道宜俱庠生公讀道憲字元白號江門崇禎癸
酉年十七補弟子員即登賢書丁丑成進士授滇南
司李中途丁憂歸卒已改李星沙時堵允錫為郡守

明季北畧 卷十九

業

相助為理壬午十月公有事于會堵以親行過公小
樓秉燭而語公謂堵曰子烏得去乎去是無星沙也
堵亦曰子速歸署死而後已吾子勉之自此兩人別
去十二月賊陷荆承癸未五月陷武昌七月陷岳州
一時名望重臣大帥勁卒俱潰于長其能自固有廣
鍾尹先民者以稱能守公結以衛時民已大奔一城
內外皆釋衣游悍且掠且市又文武率屬相汗不和
賊朝渡夕潰尹降公督戰不支乃下馬釋戎服整衣
冠北面拜泣曰臣不職以死謝至尊為賊所執賊降

階語曰我素知公公勿苦公怒罵賊縛公公益罵釋
而又縛者三返賊將尹欵語公公瞋目直視曰爾
為衛律耶朝廷何負爾而反奮搏搥尹胸而搏之賊
數萬成股衆公數賊罪又揚天朝威德大辱賊賊乃
劔公公就劔罵不絕口賊皆流涕發喟曰南朝僅見
李侍郎也十二月賊陷衡永還忽拔衆渡江甲申正
月王師乃恢復三月褚公復任肖像建祠發喪率諸
司人而哭之先是壬午之春公促夫人侍木夫人歸
私謂褚曰吾與子俱處燕在堂也亂至無日吾無死
明季北略 卷十九

所忍使慈母目見乎奮題其壁曰許多上將薪誰徒
正在中流楫自悲公蓋自期有素矣生于萬曆乙卯
九月廿七卒于癸未八月廿六日得年二十有八配
謝氏子名知遠以甲申五月二十日虛葬公于長沙
府城南理靈坡至喪者親兄道宜司喪者郡守堵允
錫及別駕周二南也

丁丑吾邑秦鏞北上遇蔡公于儀場見公徒步不
乘寡馬自聞至京師凡數千里皆陸行其足力強
捷真世間學子所未有者是歲成進士

蔡道憲長沙罵賊

崇禎十五年冬賊襲荊州鎮臣率兵擁王走長沙
明年癸未武昌陷巡撫亦率兵千人走長沙長沙亂
推臣家道憲以一身糾理支撐其間八月岳州哨鎮
臣孔希貴亦率兵萬人走長沙郡中恇擾道憲與鎮
臣尹先民警衆固守躬自持金飯出粟餉兵與希貴
相犄角八月二十三日甲申獻忠至城下希貴先走
率乾德奉吉王惠王走衡州尹兵大潰賊至城下呼
推官曰吾軍中皆知公名可速降毋自苦道憲強督

射之獻忠怒攻三日夜而城陷二十五日丙戌也希
貴先民俱降于賊道憲被執百計誘降不屈置小樓
中凡念有四日令降將尹先民說之卒不聽罵不絕
口賊大怒寸磔之道憲從容受戮長嘯一聲風雨驟
至頭腦已斷兩眸子炯炯不瞑賊亦駭愕時爲十
一月道憲年纔二十九去光朝贈太僕卿謚忠烈先
是道憲蒞長沙之明日夢李滄來謁與之及殉難與
李滄合祀名其祠曰二忠

祭道憲於江門福建泉州晉江人崇禎丁丑進士授

長沙府推官時獻賊猖獗公乃作書告兄曰親老矣兄好事之弟與此城俱存亡耳為官時有詩云湘中司理濕青衫。半日齋居十日嚴。聞者悲之公被執時有健卒林國俊等九人追侍道憲不去賊勸道憲降國俊曰如吾主可降亦去矣不至今日賊云爾不降亦死國俊曰若我輩願生亦去矣不至今日賊遂并殺之內有四卒奮然曰願且延且夕肆至骸而後死賊義而許之于是四卒解衣裹骸葬于南郭葬畢自經

明季北畧 卷十九

疏

與道憲同死者知府周之南舉人馮一第字根公長沙人天啟丁卯舉人以詩名湖南城破根公避湘鄉將乞師酉陽以圖賊賊偽守聞遣人執其母兄求之根公不忍其母兄乃出至長沙就縛將殺之一老僧伏地哭請免根公乃斷兩率遣營中一夕死朋鄉人果逐其偽令出湘潭與賊戰不利聞大軍自醴陵來賊乃素長沙走其母兄竟得免云

謝良琦號獻卷。粵西孝廉歷仕有賢名蓋博雅君子也其記江門死在十一月除小樓二十四日外

又何遙隔也謝曰知先生事者蓋鮮故急為表出之且係以詩曰大廈原非一木撐荔枝空自哭先生狼煙已誓忠臣死魚素先申孝子情柴市從容天地淚常山刀鋸古今名不知三載官衙夢冥漠初能鑒至誠則謝公之考江門必確矣按李芾宋臣知潭州除夕元兵破城合門殉難忠節謝詩未句蓋指芾而言

明季北畧 卷十九

本

有小西山石穴中曾有題詩于卷相傳避邪人此世稱二酉是也。人世最重莫如身命才木夫所以殉難者亦以節不可失名不可敗故不得已舍此而取彼也若林國俊等渺然一卒耳何關名節乃能視死如歸非烈丈夫能如是乎勿謂行伍中無人也

史可敬叛降獻忠

史可敬長沙人由進士擢給事中丁艱在家奉檄歸里里人仇之毀其室可敬思欲報仇遂降獻忠

授以都憲鎮守常德地方。可敬恣意殺戮常德人受荼毒者莫不切齒。獻忠既去。土人即縛以獻軍門。并搜獲其手書。皆教獻忠定計取辰沅靖等處事也。其稱獻忠動曰陛下。日新朝日聖王。皆見之于箋表。偏無于解。至日答七十下靖州獄。獄內凡五人。皆偽官。可敬其一也。

趙某歸獻忠

趙某長沙人。膂力絕倫。能倒曳兩水牛。走崇禎時中。武進士當北。上中途遇響馬。擊殺數人。乃免。及歸。知

明季北略卷十九

李

盜甚盛。悉為所害。遂隱居不出。至是獻忠犯長沙。其兵分數十人。各為隊伍。四出劫擄。忽遇趙某。被撲而走。歸管不敢言。已而復益百人。馳至趙怒。日前僅管汝以警若輩。今將殺汝等矣。舉刀相向。賊懼其勇。各駭而退。還白獻忠。獻忠問安在。諸卒告之。獻忠為將材可用。遣騎士厚幣往迎。趙度賊去。必利家。復至。整甲礪刃。以俟。忽見旌旂蔽道。車騎如雲。鼓吹引前。武夫擁後。金幣列庭。迎辭敬聘。趙以事出。非望大喜。遂歸獻忠。時麾下勇猛數人。悉為義子。賜姓稱王若序。

後先則趙應列末位。而趙自負所長。欲較武藝之優劣。以定爵秩之崇卑。孫可望聞之。即出廳與相較。獻忠恐傷其一。使徒手搏戰。于是兩人乘馬東西分立。彼此顧盼。不敢遽交。久之。金鼓一震。兩馬相對突前。趙度可望必舉手相交。不意可望馳至。竟不舉手。並猶相挨而過。碎以肩臂。同趙一推。趙不及備。即墮。然以力大。兩足夾于鞍上。身即干馬腹下。倒穿而過。仍躍馬上。竟不及地。其矯捷如此。獻忠見之。謂可望雖勇。然可謂圖智而非角力。使再試之。二人馳馬如前。

明季北略卷十九

李

趙俟其至。將可望懷中一握。而舉兩足。遂懸馬即空。鞍飛去。諸軍喝采。獻忠等大加款賞。遂以趙為三王。可望為三王。李定國為四王。將士稱趙二千歲孫。三千歲李。四千歲後。孫欲入川。慮軍士多猜。婦人道險難行。密與諸將議殺妻妾。以令三軍。咸有難色。獨趙先殺妻子。獻忠大悅。入川久之。獻忠忽發。在疾召趙至前。跪之。趙曰。小臣無罪。何見責如此。獻忠使左右四人。畫趙背為棋枰。趙乃死。諸生以下皆驚疑。欲散。獻忠知事不諳。遂傳位可望。可望密鳩獻忠而縊。

其兵權云

以趙某之雄武使將相舉而用之足以保障郡邑
竟投置以資獻忠是如虎添翼也然驍勇如趙某
不為國家建功以垂千古乃甘為獻忠用復殺妻
子以求媚其不得死也宜哉

朱國柱常德屬賊

朱國柱雲南臨安府人天啟元年辛酉舉人授常德
同知崇禎癸未秋獻忠犯常德勢不可支士民請出
城以避賊鋒國柱曰城亡與亡安用避焉遂整衣冠

明季北粵 卷十九

李

升堂正坐罵賊不屈獻忠殺之先是崇禎七年甲戌
七月常德城夜忽地震其聲熾然百姓驚起疑為賊
至屋脊毀墮或謂能過而又無兩頃之復響聲如祭
石机机鉞鉞始知地震震過復響一晝夜凡十有八
震有小鎮鄉溪居民三十家震時陷沒地中常德陷
死二百餘人城上女牆悉皆傾倒時所陷之地不一
陷時有水如墨倒射于上自十月以及明年乙亥正
月又兩震焉越十年為癸未獻忠破常德甚矣災異
之可畏也

楊夫人罵賊

夫人朱氏湖廣武陵人薊遼巡撫楊鶴無山公夫人
也賊執夫人夫人罵曰吾天朝命婦豈從爾亂賊哉
遂死之

張鵬翼衡陽屬賊

癸未八月二十九日庚寅張獻忠襲陷衡州桂王及
吉憲二王走永州府張鵬翼四川順慶府西充縣人
由拔貢任湖廣衡陽知縣獻忠破城鵬翼罵賊不屈
縛擲中流鵬翼他書載明翼衡陽屬衡州府此外死

明季北粵 卷十九

南

難者湖南道丞張陳瑣亦忠義凜凜烈丈夫也瑣祖
建鎮海進士

劉熙祚永州罵賊

九月獻忠拆桂王府殿材至長沙造宮殿追兵獲三
王至永州湖南巡撫劉熙祚督水師禦之道兵護三
王入廣西而自入州死守奸人開門迎賊熙祚被執
賊欲脇降之不屈閉目絕食題絕命詞于永陽驛壁
罵賊不已遂遇害于是全楚皆陷獻忠歸長沙開科
取士分兵徇諸郡縣

傳曰熙祚字仲緝號劬思常州武進人幼而孤中天啟四年甲子舉人再試再蹶公曰丈夫貴自植立耳豈必科目不朽人也。謁選得與甯令擢湖廣御史與左良玉握手歛愆勉以忠義將士聞而泣下。癸未巡按湖南至永州會部院班祖誨催餉四集賊乘之祖誨先行委公殿後賊望見偏裨跪白馬前知爲重臣突執公擁之去。賊欲降之公不屈遂自絕飲食賊必欲降之將授爲侍郎加以磷服堅不受惟罵賊不置口賊怒縛至宗師館備加楚毒以繩曳倒拖地上血

明季北略卷十九

肉狼籍終不屈遂害公子甯琳神廟破腹剝腸而死時癸未九月十六日也有絕命詩授小吏陳緯置警中俟出緯走林過部將出詩鐫之宏光朝贈左都御史諡忠毅公弟永祚字叔遠號死毅貢生廷試第一歷官至興化府同知再遷至按察司僉事閩建甯失守拊膺慟哭而卒此得之公甥薛堆山云公陰一子予祭葬祀甯陵四忠祠公子名晉備舉孝廉貫氣節有父風

劉忠毅之死野乘云公護諸藩身死斷後爲賊追

縛檻送獻營一也史畧云入州死守好人開賊公被執二也而陳學士則云爲莊祖誨殿後突執去三也三者之中當以陳說爲是蓋臣聞之堆山者以甥談舅其事必確

張獻忠復陷岳州

先是八月獻忠陷岳州九月駐長沙至十一月獻忠復遣賊將下岳州沿江設伏藏輕舟于汊港以巨艦載重資順流下官軍邀擊之賊佯走官軍爭利泝流上盡奪其資入舟舟重不能速行賊輕舟四出圍之

明季北略卷十九

夾擊殺溺無算岳州軍民空城走賊遂陷之賊既得岳所謂洞庭之險與我共之于湖南一帶如數節而後迎刃解矣

獻忠此計所謂利而誘之亂而取之也惜乎庸將不知

張獻忠陷江西郡縣

時獻忠已陷全楚而江西袁吉一帶面面與楚相通賊從萍鄉萬載承新三路突犯安福吉水俱破十月初四日甲子賊陷萬載袁州十四日甲戌左良玉遣

將復袁州十八日戊寅吉安及諸縣同日而陷賊設偽官改吉安為親安府廬陵為順民縣復陷袁州十二月獻忠遣兵陷建昌又陷撫州南豐

辛丑歲仲秋十一日舅氏曰昔在南昌時聞獻賊破吉安只一人耳予問之舅氏曰當日賊遣一騎飛至城下城門固閉守者登城望之謂此一賊耳亦何能為皆聚觀于上竟不設備時有一樹生于城之半壁賊平日已熟曉至是飛奔其下手持鐵鈎鈎樹一躍而上大呼殺久止殺一人眾皆驚潰

明季北畧卷十九

賊即下城復殺守門一人眾遂狂奔時賊大衆亦疾馳城下矣即開門迎入須臾城門復閉不容出入集城中士民令之投降凡二日乃定始發砲三聲萬人吶喊三聲四城鼓樂喧填門始洞開然地賊破吉安不過一人力耳一賊破一城天下事忍言哉

先君子曰予在江西有高士張道遙隱居廬山虎洞能前知禍福眾號為張半仙獻破吉安等處全省大震撫臣解學龍按臣郭都賢各遣使入山詢

問世事道遙子曰今尙無事越三年天下必大亂至癸未十一月江督呂大器果復吉安而申酉之際難言之矣

袁州兵荒

前載獻忠陷袁州從史之說也乃袁州老僧則云崇禎之季張獻忠圍城駕雲梯而上守者以砲擊之折其梯下座乃倒賊始退此一劫也明年獻忠又至圍之亦不克復去此二劫也宏光元年春早本州一二熟時禾苗悉枯死宜春為首縣邑令朱某年纔十

明季北畧卷十九

九征糧不息百姓共攜枯秧擲于庭擊持朱令出田中親視且日禾已枯死尙征糧耶忿甚朱令慚怒時良玉駐臨江朱與之善密馳書告云宜春已反良玉即提兵自分宜殺入百姓猶未覺大被屠戮此三劫也朱令復征尋罷去順治四年丁亥大旱城中絕粒四日湖廣米至始得生此四劫也明年戊子大疫此五劫也經此五劫民生凋敝至今城中止存千室地多正墟有驛政道及兵千人鎮守本州云當時兵賦雜沓荒寇交至民不聊生內翰方以智

不勝感悼。作田稼荒一詞以悲時事。云田稼荒農夫亡老幼走者死道傍。走入他鄉亦餓死朝廷加派猶不止。壯者晝伏夜行歸。踴看雞犬人家非。賊去尚餘一茅屋。官軍又來燒。不足此實事也。可爲三歎。以智字密之。桐城人崇禎興長進士。大清至祝髮居江西廬山開光寺。

南昌猛虎

南昌府西門外撫州街長亘十里。百貨彙集。癸未九月中一人間廳中有聲。啟視見一虎蹲于檯下。以尾擊檯檯爲之裂。其人大驚急掩門而出。呼衆執械圍聚。將後扉門敲擊。叫喊虎躍于屋。衆號呼喚鬧聲沸如雷。虎于屋上東西徐步。殊不畏人口。惟哈哈有聲。無敢犯者。有健卒前樓臂被介而墮。更有一人私計須日鉛彈充村時。無此具其人雜于僮衆中。虎忽從屋巔躍下。嚙其人于曠野。咬爲兩截。衆因虎在地各逞枝棍。遂立斃焉。後戊子歲金王兵起撫州焚毀片瓦不存。火益起于虎蹲之廳也。

左良玉復武昌等處

癸未八月上命江鳳黔粵各督及鄖皖江沅各撫合兵勦賊方獻忠。壬午之破武昌也。左良玉避其鋒擁兵九江不敢逼。及獻既入蜀。良王畧定武昌。澧陵長沙湘潭湘陰并湖南一帶。又復岳州。監利石首上安德安隨州等處。十一月詔太監何志孔勞良玉軍以板楚有功。加良玉少師。蔭一子。吏士各陞秩。大賚各軍。詔良玉移鎮武昌。良玉令馬士秀等復臨湘岳州。令馬進忠等復袁州。盡誅諸僞官。

賊不我去。賊去我來。猶如白日。鼠見人。輒避。夜聞

明季北略 卷十九

乘人睡夢復出盜米。良玉爲將何以異此。而乃加官蔭子。能不愧乎。然僞官盡誅。稍復積忿。

劉承允復衡沙

劉承允南京人。黎靖齋將。加副總銜。年四十餘。力能使八十勦鐵棍。故練號劉鐵棍。黔陽至靖州一帶。以迄苗子。俱慕其德。威士民之家。俱書恩主。劉總爺。牌位供奉之者。無一戶不然。獻忠南侵。被劉殺賊。衡沙路次第克復。皆劉力也。

此據新紀所載。承允可云名將矣。惜乎耒路之徑。

也以知名將善保功名為難

呂大器復江西郡縣

癸未秋季總督呂大器復袁州萍鄉萬載吉安廬陵吉水永新太和安福等處。大器沈毅知兵。方入援時。路過峽江城門四閉。聞是官兵。反行遮殺。呂以入王兵到。開門出迎。手持縣印。口稱千歲。備有大馬三十。五匹糧草無數。新舊知縣俱已拿下。聽候發落。大器立取奸民梟示之。次第恢復。

胡公平三縣土寇

公諱時。樟號慎三。無錫人。予之舅氏也。崇禎丁丑。禮闈第四人。授江西南昌司李。先是戊寅秋。賊張普微作亂于撫州。新建廣昌等處。撫臣解學龍按臣邢紹德。主勦姜公監軍。公設計擒斬首從百餘賊。遂解散。及壬午冬。李肅七李肅十。因捕役入鄉。詐害良民。為之不平。乃撲殺之。恐被逮。遂糾柯源尚陳友諒遺孽。反越兩日。有諸生余士藻。木遠產善騎射。工火藥。里有貧子。每日外出炊飯。輒失心。疑隣人所竊。一日隔河陰。伺見白犬入戶。返逐之。犬趨竈下。忽不見。撮之。

明季北星 卷十九

得兵書寶劍士藻。遂以是造神語。惑眾建將臺。高五丈。觀星望氣。為三寨。總王自號靖海天王。二李雖勇。皆出其下。又與其黨李東陽慈林劉心一胡地十柏梅余木十李嚴二李成鄭孔一張華九等。偽立十二天王。十八羅漢。二十四天罡。三十六地煞等。號嘯聚數千。俱戴紅巾。盤踞靖安奉新安義三縣。焚殺淫掠。殆無虛日。癸未正月。撫臣張鳳翮發兵六千。檄兵備陳起龍監軍。二月二十二日。進師賊大至。將士多歿。于陣後。起龍力不支。將印送公而去。四月。公密約南

明季北星 卷十九

康同知金孔器設伏進攻。兵氣始振。賊素服公威德。十八日。貽書云。胡刑命愛民如子。真是公祖。父母倘如廣陵守之。單騎入寨。郭子儀之至誠。感敵眾。願投戈迎候。二十八日。羣賊集樟樹河地。公單騎往。賊即暨歸。命安農旗頂香。羅拜公。給免死牌。千紙。眾謝而退。諸生舒春陽余鼎調等。與吳勝八同里。李東陽以勝入勇。猛娶其妹。以結之。公令余生潛間。勝入立功。自贖。勝入于午節。乘龍舟。醉後斬賊矮虎等。五月十日。轉東陽來。獻靖安營將欲襲為己功。忽于中途殺

之東陽逸去。于是再議會勦。十六日出師。公督陣。三縣犄角。焚寨十餘所。斬首百餘級。奪回子文軍器無算。兵威大振。乃參將袁斌獨欲見勇。乘醉輕進。賊伏發。馬驚墜。斃。兵氣復挫。二十日賊逼靖城。公啟門督師。先令武甯管張獻政設伏。炤賊用白紙扇一。炤發。伏射死李東陽。又與都司何其賢等。同諸將二十人。統兵五千及鄉勇三千出師于奉新。新之石子岡。靖安之解家橋。與安義之桐城等處。腹背夾擊。于是賊渠。閔辰一等俱降。李肅七見事敗。將遁。公知胡地十以。

明季北略

卷十九

七

十二天王之一甚驍勇。招之至。勞之以酒。使擒肅七。復遣勇士數人從之。伏山谷間。酣飲肅七乘花馬。自奉新出走。猝見胡地十等聚飲。即下馬謂之曰。爾輩伏此。非為吾耶。然吾亦好男子。豈待汝擒哉。因與眾同飲。盡酣。遂解兩臂銀鐲數十股。又腹下猫兒眼諸寶。與眾曰。各分取之。諸公得吾首。可以獻功。吾請自刎。語畢。遂拔刀自刎。眾割其首。級以還。其首大尺有。二十六月四日。設計擒余士藻。檻車解省。至十三日。賊黨盡斬。其渠來獻。餘眾悉降。凡投誠者。咸公不殺。

之恩俱改。胡姓願事。左右公收其勇猛三十人。餘遣歸農。悉酒淚而退。

沈萬登復汝甯

癸未五月。河南所在擒斬偽官。及十月初一日。辛酉。副總兵沈萬登復汝甯。萬登汝甯大俠也。聚鄉勇萬餘人。李自成偽授成武大將軍。不受。鳳督馬士英承制。授萬登副總兵。是月官兵進勦汝甯一路。偽官土寇俱盡。河南稍甯。時以自成方入潼關故也。

王漢戰死

王漢字子房。萊州掖縣人。崇禎十年進士。除高平知縣。調河內。巨寇劉二將以正月三日攻濟源。濟源告急。公佯不應。于除夕出賊不意。赴之以元。且登天壇。山山陡絕。數級遊者。或用數人以希。率挽乃登。公獨持刀前行。直上。擒劉二人。服公勇。乘大雪至山西。破妖僧智善夜半渡河。破賊楊六郎。李自成圍汴。不通。晉問公之死。土能達書于巡撫高公。十五年三月。行取入都。與蘇京王變同召。對于德政殿。稱旨命三臣。皆以試御史監軍。公監左鎮保。督湖川。歸兵與督臣。

明季北略

卷十九

七

侯恂拔汴所監凡五萬九千然已潰散大半八月朔
夜半襲賊于范家港斬一紅甲賊因檄諸將合勦公
自走襄陽督左良玉兵救汴至潼關而巡方之命下
未幾巡撫河南密計圍賊而劉超難作超永城人中
河南武解元賊而知書為貴州總兵坐罪免壬午上
疏言兵計中樞陳新甲用為河南總兵以私怨殺鄉
紳士御史魏景琦一家三十餘人懼罪招納土賊據
城謀叛密旨以策授公討之為兵部洩之于超超得
為備公以癸未正月十九率兵抵永城垣而攻之二

明季北畧卷十九

七

十日四鼓奪其北門超在東門倚樓為塞自保公見
兵大捷乃單騎入北門大呼勿殺百姓天忽雨兵少
卻擁突門下公為賊刃所及將陳治邦游擊連光
權父子及家人劉璽張金皆戰死游擊馬魁復力戰
入城負公尸以出面如生上聞贈兵部尚書蔭一子
錦衣衛百戶世襲而擒劉超至京師磔之奉旨傳首
九邊

荆偉被殺

劫江令荆偉丹陽人由明經選授今職因與本縣一

鄉紳有所稱貸鄉紳挾此每多于求每求輒應偶有
一二事未遂即卸恨搆土賊入城欲殺令令聞之半
夜出堂將面諭解散眾賊蜂擁直入面中數鎗而死
一子隨任尚幼未知何日扶柩還里也

羅尚文殺僧

羅尚文四川敘州府人向年流寇入川被殺于楊嗣
昌令戴罪立功事在按察司勘羅方提兵三千往川
北勦賊至廣安值潯水賊亂宗師甘公子某領家眷
避賊于中成山之僧寺僧疑為奪已之產遂殺之併

明季北畧卷十九

七

淫其妾媵尚文提兵入山殺二百餘僧盡燬其山寺
而渠魁未獲越明日尚文死甘宗師諱學淵即向年
督學江南者其先姓明氏即國初降王明玉珍之後
子孫數以萬計俱改姓甘散處于川而宗師則居潯
水云

四川犯官

自崇禎十年流寇犯川郡邑殘破有司得武全者無
幾至己卯庚辰之際慘禍尤甚間賊未犯士民先期
避去官府僅守空城城破則家屬盡戮官被殺者亦

甚衆幸不致死朝廷復以棄城實重典武官自總鎮以下至千百總文官自巡撫以下至補職教官累繫逮繫處斬徙流者不可勝計

三藩賊禍

他處藩禍聞而未見。舊年至岳州則惠王播遷于民舍矣。過臨湘則唐王飄流于江上矣。今往州北見瑞王顛連情狀。不忍言說。自西安既陷。漢中風鶴有趙總鎮標下兵乘機搶劫。先掠民家。遂及王府。王積帑金入十萬。一時俱盡。宮中眷屬不知存亡。瑞王僅與

明季北略

卷十九

七

一妃逃出。王無車輦。將桌作輜。兩人肩之。妃乘馬奔至保甯。保甯閉關不納。乃暫住舟中。飄泊河上。頭戴小帽。身著青布箭衣。口喃喃惟誦阿彌陀佛。他無所言。聞惠唐兩王亦然。爲賊窮追。狼狽人粵。其光景必更有可憐者。三藩皆神宗皇帝子也。遂至此哉。

誌異

癸未二月二十四日戊子。京師大風。霾是夜天津城門不啟自開。

夏秋之際。每夕月角上有一大星。爛爛逼之。或曰此

星甚凶。天下其將亂乎。

吳貞啟字元行。宜興人。崇禎十年丁丑。會元選廣東督學。癸未疾甚。一夕見冥主行一牒。至云天下將亂。着善人先死。貞啟遂處分後事。尋卒。而天下亦大亂矣。

有自京中來者云。七月二十三日。夜雷震太廟。雷聲風雨。一夜不息。明晨榻榻毀。拆神位。爐燭無不傾圮。在地。主牌係實金。后冠珠寶結成。外有雕龍木匣覆。寶員各三萬。時素擲在地。簡出兩空。函英廟與后者。

明季北略

卷十九

七

查係司之者。私獲在家斬之。

八月至十月。京城內外。號鴉。瘡病兵科曹良直。方與客對坐。舉茶打恭。不起而殂。兵部朱希萊拜客急回。入室而殂。宜興吳彥昇。授溫州通判。一僕先卒。一僕買棺而卒。于賣棺處。有一友姓鮑。勸移寓。隨行李去。入門而殂。吳連看視。亦即殂。又金吾錢晉。明向客對談。言未絕而殂。少停。其夫人婢。僕輩。一刻間殂十五人。又兩騎馬。人前後講話。後人再問。前人已殂。手猶揚。鞭垂下。又一閨門。俱殂。其家頗富。偷兒二人。一俯

千屋簷一入其室將衣飾包遞上在簷外者已累疊而卜尙盈積一賊擊一包托起一賊接其包引上土下俱死手各執包包亦不落地又一長班者剪銀躡下不起而死又一新婚家方合卺在床久不出啟幃殞于床之兩頭沿街小戶收掩十之五六有棺無棺九門計數其二十餘萬也凡客游宦游無不預寫家書恐不及作囑語大內亦然張天師輯瑞入都出春明不遠急追入諭其書符噴呪唵經清解眠宿禁中者一月而死亡不減發內帑四千三千買棺一千施

明季北畧卷十九

東

藥竟不給十月中有閩人補選縣佐者能看膝後滯處有筋若紫色無故紅則挑之出血可無患來就者日以萬計後霜雪漸繁勢遂衰閩人以京中雜職與之後聞為流賊所殺張天師以留京日久乞一寓不敢望如孔聖公之衙門宏敞畧可容足三年一觀居有定所聖旨不允又自置一寓乞聖旨給匾貽後日子孫百世光聖旨亦不允惡其不能驅鬼也十一月初六日先帝親祭穀神于社稷壇已就位陳詞方畢行初奠禮忽暴風自地發庭燎祭燭一時傾

滅不得亞獻成禮先帝于黑暗中恐防不測急止筆回宮文武陪祭及各執事舉手扶肩如無目者相攜相喚出西長安門而後得引歸之燭

癸未春 大兵入塞未開禮闈及秋暮始行有自京師來者云今年場中有一異事予問之彼云有術士入場見得第者皆有紅旗一半無首其不第者則豎一綠旗首領皆全因謂進士如塞翁得馬未必非禍今賊勢日熾天下事未知何如耳已而與選者地鄰賊境身名或多不全其言始驗

明季北畧卷十九

東

是科狀元楊廷鑑常州人常州城龜形舊有謠云龜若出頭龍脫殼如出鼎元則有易君之事果應甲申之變先君子曰山東曲阜縣聞聖廟中有泣聲入視之見宣聖兩淚交流衆皆驚異報于曲阜令令親詣廟中省視見聖淚尙未乾不勝駭懼焚香拜祝夫子殆有天地反覆之憂乎予嘗門馬大林此事有無大林曰吾昔年見邸報有此是歲無錫有自北都歸者道經山東忽晝晦有如黑

夜咫尺而不辨久之見若紅霧四起黑漸收遂巡聞復歸明初咸驚異之

時有知天文者寓江陰徐宦家每夜半啟門而出達旦乃還僕怪之白于主徐曰今夕竊尾其後視所之是夜其人復出僕密隨之見其人仰天周覽徘徊久之忽西北方白氣一道冲天而起其人大詫曰異哉此氣不祥莫非天下其將失矣乃還次日僕以告主徐以兩京向無恙乃曰此妄言亦不之信既而其人辭去或云此徽人也情失其姓名

明季北略卷十九

新世宏勳云矣未入月皇極殿內忽聞一聲爆發見猩血如注出自殿庭一沾人衣穢氣難聞妖氛眯目難當白晝則覺昏憤凡朝臣以及內監官無不恐怖
是年春北京有警朝覲會試之典俱停至八月初九始會試頭場亦變例也

明季北略卷之二十

錫山計六奇用寶編

崇禎十七年甲申

元旦文武亂朝班



京師文臣俱寓西城而朝班則列于東武臣俱寓東城而朝班則列于西甲申元旦上視朝最早止一大金吾立班時鐘聲已絕金吾啟奏群臣不聞鐘鼓聲謂聖駕未出來者益遲令再鳴鐘啟東西門遠近聞之自皆疾馳乃諭鳴鐘且勿啟門永不閉又久無至

明季北略卷之二十

者乃欲先謁太廟後受朝呼駕變輿蓋駕輿馬與立仗馬約用百餘時又一無備將長安門外朝官所乘馬悉驅入端門將欲登蓋司禮又恐外馬不馴或多嘔喘奏止之又諭受朝而後拜廟再登座以候文武官從東西長安門入者以天顏正視竟不敢過中門文則直入武班從螭頭下僂僂而入東班武亦直入文班從螭頭下蹲俯而入西班有新科榜眼宗之繩父名劫者以召對稱旨竊仕職方贊畫品最高潔亦龜形而過于東班受朝後聖駕入廟六品以下官不

應陪祭者。馬以掠入而步回。總非兆也。不出百日上。手撞鐘。百官無一至者。兆已見于此矣。獨可異者。三月二十一日。百官朝賀李賊。擁擠爭進。被棍撲逐。門久不啟。露立以俟。吁何前倨而後恭也。是可誅矣。

風變地震

正月初一庚寅。大風。震屋揚沙。咫尺不見。占曰。風從乾起。主暴兵至。城破。時鳳陽守陵谷國珍奏報地震。

降乩

明季北皇天卷下
上以風震有憂色。沐浴焚香。拜天默禱曰。方今天下大亂。欲求真仙下降。直言朕之江山得失。不必隱秘。仙即降乩曰。帝問天下事。官貪吏要錢。八方七處亂。十變九無烟。黎民苦中苦。乾坤顛倒顛。干戈從此起。休想太平年。上見詩默然不悅。

大清朝改元 正月初一日

建州定國號曰 大清改元順治

李自成僭號

初三壬辰。李自成稱王于西安。僭國號曰大順年號。

日永昌。以宋獻策為軍師。牛金星為丞相。設六政府。各尚書一人。侍郎二人。左侍郎則皆隨征。吏之宋企。郊戶之楊建烈。兵之喻上猷。禮之聶楨。刑之陸之祺。工之李振聲等。皆明臣之降附者。

是日自成遣劉宗敏李過等率眾二萬為前鋒。所過皆破。自成得報曰。可長驅矣。遂留文官并武將李友。數人守西安。自率馬步五十萬。與諸將從禹門渡河。掠河東河津。稷山。柴河。臨晉。一路俱陷。垣曲。知縣。遞降表。一云。自成初二發兵。至十四癸丑。過河。平陽。

明季北皇天卷下

州縣盡逃。諸將皆遁。

自成移牒兵部約戰。言三月十日至。兵部執牒者。則京師人。自涿州還。值逆旅孤客。予十金。代投兵部。以為詐斬之。

李明膚議南遷 正月初三日

上召左中允李明膚。陸見明膚。南昌人。以總憲李邦華總督呂大器特薦。起田間。至是召對德政殿。上問禦寇之策。明膚請屏左右。密陳趨進御案。言臣自崇召以來。探聽賊信頗密。今且近逼畿甸。此誠危急存

亡之秒。只有南遷一策。可緩目前之急。上曰。此事重。未可易言。以手指天言。上天未知如何。明時曰。天命微密。當內斷聖心。勿致噬臍之憂。上四顧無人云。此事我已久欲行。因無人贊襄。故遲至今。汝意與朕合。但外邊不從。奈何。此事重大。爾宜密之。切不可輕洩。洩則罪將坐汝。上還宮。賜宴文昭閣。及太原陷。明睿復疏勸上深許之。下部速議。而兵科給事中光時亨首參為邪說。言不殺明睿。不足以安人心。上曰。光時亨。專阻朕南行。本應處斬。姑饒這道。然而南遷之議。屢矣。

明季北略卷二十

四

曾應遴言撥亂之策

初四癸巳。工科曾應遴言。今之紳富。皆衣租食稅。安坐而吸百姓之髓者。平日操奇贏以愚民。而獨據其利。臨事欲貧民出氣力以相護。無是理也。秦藩之富。甲天下。賊破西安。府庫不下千百萬。悉以資賊。倘其平日少所取民。有事多發犒士。未必遂至于此。今之紳富。亦宜稍捐以賑貧。亦救民撥亂之策也。

福嗣王奏

初五甲午。福嗣王奏。王寶貴係無存。蓋為世子時。自竊以獻賊者。郵保定監軍任棟死事。贈光祿卿。

議撤甯遠

初六乙未。工科高翔漢言。自出口來。數月。忽接遼撫黎玉田。永撫李希沈揭。稱復有入塞情形。甯遠逼近。不可示以單弱。而調兵南征。豈稱異策。時吏科都給事中吳勝徵。請棄山海關外甯遠前屯二城。徙吳三桂入關。屯宿近郊。以衛京師。廷臣皆以棄地非策。不敢主其議。

明季北略卷二十

五

自前後屯失守。甯遠孤懸二百里外。三面皆絕域。守禦極難。且寇氛日迫。三輔震恐。則撤兵歸守關門。挑選銳士。西行遏寇。亦救亂之一策。閣臣持之不可事。竟寢。蓋泥于前說而不知變也。按東陞戊兵崇禎初年。經畧臣有棄甯遠守關門之策。是時方內安甯。無故棄邊地。失天險。是漢棄涼州之議也。故識者謂為非計。至末年寇躡中原。名都大藩。潰陷相望。而關外所存。止于六城。緩急輕重大異。昔日而庸臣膠柱之見。猶不知釋疆場之憂。救堂

奧之急卒至強。其境十六八關。二十抵豐潤。而京師陷矣。悲夫。

曾應遴奏江右事

初七丙申。兵科曾應遴言。臣鄉江右。自橋頭失守。而賊從水破吉。撞嶺兵破。而賊破。津及袁。呂大器。禍急不能駕馭。左師臣早已言之。今江督更置之時。即合閩越之力。以虔鎮副將鄭鴻逵。與芝龍為兄弟。緩急可不煩檄。調有云。益王走閩中。建昌潰于十一月初二。撫州南豐同陷于初七。并有言。賴失守。而虔撫之

明季北事 卷十七

大

報杳然。莫必諸臣真醉夢矣。

保定撫徐奏。義衿陳延祚。破家養士。厚捐全城。

李自成陷平陽

初八丁酉。自成陷平陽。沿河州縣。望風瓦解。皆置偽官。有防禦使大尹等官。初九戊戌。山西逃兵南下。江北震恐。路振飛派兵防河。副將金聲桓守徐。周任鳳守泗。周爾敬守清口。

何騰蛟

十二辛丑。漕撫路振飛言。淮徐道何騰蛟。整頓徐方。

有功。今陞楚撫。已成之緒。恐廢。有同知范鳴珂。二十年安于府倖恬守。可知。即以補騰蛟缺。可稱並美。

元宵賊入城

北京每歲正月初八。燃燈至十八止。作元宵節。是年連夕。皎月九門不閉。金鼓震天。每門自城外入者。以千百計。皆以鬧元宵為名。達旦不出。守者曰。何每夕見其入。不見其出也。時開元宵。賊俱腰纏數百金。既入城。大者買將小者。買兵各守城上。部內貪其厚賄。竟不核也。及三月賊至。離城二里。佯守城。賊多置鐵

明季北事 卷十七

七

子砲中。不向下擊。而向上發。俱打空中。不傷一賊。久之賊度鐵子已盡。乃悉薄城。城上已無鐵子。砲徒乾響而已。眾議往工部請箭。行未及。賊用高木續接。圍以紬布。使健兒魚貫而登。守者不拒。反以手援之。入賊既上。發三砲。守者悉脫衣反服。俱平日號衣也。見有不反服者。即以刀砍之。遂大潰。盡元宵九門分股。顯進。賊已萬千伏於內矣。

無錫王季重入朝。房腰間銀帶。被人割去。朝內有偷兒時事可知矣。

李建泰督師

李建泰字復余。山西曲阜縣人。天啟五年己丑進士。崇禎季年為大學士。甲申正月上。夏寇于臨朝。日向閣臣興歎曰。賊勢如此。閭外無人承任。府庫殫竭。將如之何。卿等能無為朕分憂哉。建泰進曰。主憂如此。臣敢不竭駑力。臣晉人。頗知賊中事。願以家財佐軍。可資萬人數月之糧。臣請提兵西行。上大喜。慰勞再四。日。卿若行。朕當訪古。推轂禮親餞之。郊不敢輕也。十六日。己。建泰揭請出師。因題用衛貞固凌駟郭中

明季北略卷二十一

傑上諭。卿即整裝就行。具見忠奮。所請吏部即用。所需旂牌。勘合。照例速給。建泰又曰。進士石崖。願單騎走陝北。連甘肅甯夏之兵。外連羌部。召募忠勇。勤輸義餉。勦寇立功。否亦內守西河。扼吭延安。使賊不得東渡。上悅。欲用石崖。建泰曰。俟臣西行。酌而用之。二十日。己酉。郭中倭實授副總兵。督輔中軍旗鼓。上命查大明集禮中邊將。授銜告廟。禮看議安行。二十三壬子。建泰揭薦布衣羅天錦。如議用。介松年着以科銜。催餉有功。實授。二十六日。乙卯。上命建泰出師。行遣

將禮寅時。命駙馬都尉萬偉。以特牲告太廟。卯時。上臨軒。廷授建泰節劍。殿樑響聲大作。如催折然。己時。備法駕。御正陽門。親餞。官軍旗旛十餘萬。自午門外排至正陽門外。旌旗金鼓甚盛。文武百官俱至。列席十九。文東武西。御席居中。御用金臺。爵皆飲大寶石。是累朝重器。諸臣則皆金杯也。命五省掌印侯伯內閣六部都察院掌印官。及京營總協侍坐。鴻臚贊禮御史糾儀。將軍侍衛。設宴作樂。上親進酒三杯。曰。先生此去。如朕親行。即以三杯賜之。復出御攜手勅奠。

明季北略卷二十一

九
諭親臨正陽門。用寶以賜。內璫為掛紅簪花。鼓樂導上方劍而出。上目送之。良久返駕。是日大風揚沙。占曰。不利行師。太監韓贊周奏南京地震。建泰乘肩輿。甫出宣武門。輿杙忽折。識者憂之。諸臣又公餞于護國寺。建泰意氣英英。言方入寺時。視其印綬。忽發大如斗。同官相與賀曰。此指日成功。取金印如斗。兆也。授進士凌駟職方司主事。騎輔臣監軍。西洋人湯若望。隨行脩火攻水利。進士程源私與凌駟曰。此行也。兼程抵太原。收拾三晉。猶可濟也。若三晉失守。無能為

矣。二十七丙辰。建泰奏徵臣馳往太原。因過款河東。分守李正脩上命金毓峒監軍赴晉。允正脩赦罪。督輔軍前效用。建泰出都道聞山西烽火甚急。家存亡未卜。益遲遲以行。日行止三十里。師次涿州。營兵三千。逃回行至順德府廣宗縣。紳衿城守不納。攻破之。殺鄉紳王佐。管知縣張宏基。是日即移兵出城。二十九戊午。建泰聞家被焚掠。為之奪氣。兵過東光不戢。士民閉城拒守。建泰怒。留攻三日。破之。二月初九戊辰。御書親敕建泰。敕臨德通津昌密六處。悉聽督輔

明季北畧 卷二十

調遣。三月初五癸巳。建泰病甚。兵潰。初十戊戌。甯武報至。畿輔震動。程源謂魏藻德曰。建泰何為。尚住河間。其標下總兵馬稔有兵萬人。令速赴居庸。與唐通協守。猶可以鎮撫萬一。不聽。京師破。建泰入城。賊禮遇之。

聞賊急。建泰遁匿。未幾降。自成為相。大清朝立。建泰與謝陞馮銓俱為內院大學士。及姜瓖起兵。又召建泰為相。瓖敗。大清執之。建泰有妾五十人。逃歸。語之曰。吾今必死。汝輩有一人肯從吾否。

諸表俱掩面而笑。竊相謂曰。汝固應死。吾等謂何。建泰尋祿殺。其身長而黑鬚髯。昔崇禎丙子。建泰主試江南。九日大宴雨花臺。百官送之。建泰坐轎中。歎曰。不覺又重陽矣。蓋感日月之易遷。知其負生之念重也。

上諭

十七丙午。諭兵部。山東土寇出沒。外解梗阻。撫按全無奏聞。著即掃蕩。以通餉道。又諭。寇患地方人心不固。聞警逃避。法紀蕩然。亟行賞罰。用示勸懲。如山

明季北畧 卷二十

西保德州。固守有功。已命破格叙擢。其倡逃者。不論宗室官紳。立行拿問。

彭瑄奏

十八丁未。工科彭瑄奏。往者逆賊犯楚。實由人心惑于三年免。一民不殺之偽示耳。又見撫臣李乾德懸示免征。益復勇躍。倘皇上大下蠲詔。通行曉諭。更當何如。近傳十六十七年寬赦。何如寬之十八年。使賊賊後。猶有餘力。并奇荒赤地。通行酌免。使老幼捧檣泣下。非目前第一義乎。武昌破時。沿江積屍千里。

州縣收復。原任官戴罪不敢任事。必待選補。選補之臣。功名與性命較。則輕決不赴任。罪以規避而止。何益于地方之緩急。請查陷城各官。除開門迎先逃外。請補無官地方。以聯絡人心。似為切要。

馬士英奏

十九戊申。鳳督馬士英奏太湖踈防失守。中書張同儻奏。劫豐破營。是兵非賊。命該部行檄督撫。即擒梟示。鄖陽推官朱翊辨奏。周士奇以鄖人監鄖。棄城先遁。平陽鎮臣陳尙知投賊為前驅。

明季北略卷二十

三

東陽許都

二十己酉。上海舉人何剛言。忠義智勇之士。在浙則有東陽義烏。昔時名將。勁兵多出其地。臣熟知東陽生員許都。天性忠孝。素裕韜鈴。一見知人。能與士卒同甘苦。乞用許都以作率。東義徽歛一方之奇才。臣願以布衣奔走聯絡。悉遵威繼光法。申詳約。開道忠義。一歲之餘。可使赴湯蹈火。臣見進士姚奇允。夏供祐洞城生員周岐。陝西生員劉湘客。山西舉人韓林。皆其時有心乞願手詔。會天下豪傑。則忠義智勇。

連袂而起。助皇上建業矣。廿二日辛亥。上諭吏兵刑三部舉人何剛條奏。儘多可採。著授職方主事。即令往東陽義烏。練結義勇。練成勁旅。以資勦寇之用。又允何剛奏許都姚奇允作何委用。該部速議。二月廿

二辛巳。御史吳邦臣奏。浙寇立剪。諭部陳子龍。蔣若來才長定亂。作何優異。先是東陽之變。實主許都。都故副院宏綱之孫。任俠好義。遠近信服。縣令姚孫架貪虐殘民。借名備亂。橫派各戶輸金。而坐都以萬都家實中產。勉輸數百金。自詣告竭。孫架大怒。摘都行

明季北略卷二十

三

刻社。乘姓氏。謂是結黨造反。桎梏之時。輸金者盈庭。闕然沸亂。有姚生者。執孫架于座。按之塔下而笞之。群擁許都為主。巡按御史左光先聞變。即調台州行勦。所至屠掠。東陽湯溪蘭溪民各保鄉寨。拒敵官兵。大敗。光先遂以許都反聞。集兵處餉。人人倖功。杭州指官陳子龍。謂都實非反者。遣生員蔣若來。賫書諭之。都即率同事十三人。指杭投獄。子龍為之請。光先不許。悉斬之。盡隱孫架之過。命之復任。三月初六甲午。光先奏大寇就殲。有旨。陳子龍定變可嘉。著授兵

科給事中。

劉孔昭殺叔

廿三壬子。操江劉孔昭。殺其叔萊臣。萊臣應襲嫡嗣。為孔昭父。盡臣僭襲孔昭復冒之。及官操江。遂捕萊臣斃之獄。是日賊破趙城。

廿四癸丑

內閣陳演二年考滿。加少保。吏部建極殿。應子中書。兵部奏李輔明抗賊死戰。特贈左都督子諡。真定

明季北畧 卷三十一

四

參將李茂春。報流寇過河。平陽府縣開門盡逃。高傑兵搶掠河東一帶。張縉彥言臣浙自舊撫熊奮渭潦倒之後。海上僅有虛名。民壯則多人。奴役占鄉。勇則虛應故事。將領則總彙虛懸。參將以下皆執袴。儲備則鋒朽藥銷。餉供則奇荒大疫。道殣相望。豈直一方之利害而已。縉彥于正月初四。自兵科都給事陞兵部尚書。是夜星入月中。古云星入月中。國破君亡。

廿六己卯

論兵部淮陽為南北咽喉。宜有重兵防扼。著漕督鹽法二臣增募。南京地震。

廿八丁巳

始傳平陽之陷。都人大震。陳演揭救在獄中。諸臣命限十日審結。其方士亮。姜垓。尹民興。龔鼎。等保出。三十己未。

晉王奏晉疆萬分危急。塘報賊陷閔鄉。

李自成偽封

二月初一庚申。上平日視朝。忽得偽封。啟之。其詞甚

明季北畧 卷三十一

五

悖。末云。限三月望日。至順天會同館暫繳。一時相顧失色。是日命工部尚書范景文。禮部侍郎王瑜。並兼東閣大學士。諭吏部。曾櫻。名城。屢陷。革職提問。初二日辛酉。大同總兵張報逆賊闖關。自成破汾州。初三壬戌。兵科韓如愈言。晉寇訛傳。時晉已殘破。諸臣相戒不欲上聞。總兵周昌吉奏保德嬰城固守。內省豪衿把持。懷慶夜變。福王同母走出東門。棄母

兵聞狼狽走衛輝。依瀧王。

初四癸亥。諭部院言官論事須明白直陳。近來多埋

伏隱語。殊非告君之體。着嚴行警戒。姜埰允予請

戍邊遠。蔣拱宸方士亮尹民興從輕擬杖。

初五甲子。命迎護益藩歸國。山西糧儲道程奏晉

省鹽課欠至七十餘萬。子劉之綸謚。

李自成偽檄

初六乙丑。賊圍太原。時余應桂初聞平陽破。諸將皆

遁。太原無一兵守城。賊圍三日。以數人上城。開門而

明季北略

卷之十

末

入賊。移檄遠近。有云。君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恒多。臣

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甚至賄通官府。朝廷之威

福日移。利入戚紳。間左之賄膏盡竭。又云。公侯皆食

肉。執袴而恃為腹心。宦官悉亂。犬豚而借其耳目。

獄囚鼎烹。士無報禮之思。征斂重重。民有偕亡之恨。

人讀之多為扼腕。而朝臣若處夢中。惟薦某人營某

缺。門戶苞苴。是務有識之士無不寒心。

上諭戶部邊寇孔棘。外解不至。皆因有司急贖贖而

緩錢糧。不嚴賞罰。何以勸懲。以後在內責成部科。

在外責成。巡撫痛禁索耗。完足者陞四品京堂。未完

九分者革職。中書張同敞奏。楚澤偽官多係紳衿。

從賊。宜示教官以諸生忠逆為功罪。下部酌議。

初七丙寅。總督余應桂報。晉中瓦解。徽州鄉勇拒殺

賊兵。

蔡懋德太原死節

附畢拱辰應時盛

初八丁卯。李自成陷太原。先是賊破榆關。長河二千

五百里之防。晉獨當之。賊眾耽耽窺渡。巡撫蔡懋德

駐防蒲澤。且南北策應。頗挫賊鋒。癸未冬。保德州告

明季北略

卷之十

末

急。歸鎮省城。守河道。將聞警奔潰。巡按御史汪宗友

時糾其懦。奉旨革任。聽勸以郭景昌代之。未至。副將

陳尚智投賊為前驅。總督余應桂畏賊甚。遲遲河上。

一無所為。甲申正月二十九日。賊從沙溝竟渡。三晉

遂成破竹之勢。既陷平陽。二月初六日。圍太原。太原

無重兵為守。賊馬步號二十萬。或勸懋德移鎮候代。

可以卸責。懋德不可。誓眾死守。登陣拒敵。矢石火藥

傷賊甚眾。遣牙下驍將朱孔訓。牛勇督兵五千出戰。

孔訓傷于砲。牛勇陷陣死。一軍皆沒。城中奪氣。賊攻

日三月初八日丁卯城東南角樓砲裂焚燬風沙陡作對面莫辨守門將張雄為賊內應賊以數人乘夜大風從東北角登城城遂陷懋德草遺疏授贊畫知縣賈士璋聞道奏京師引佩刀欲自刎為眾所奪中軍應時盛扶公上馬欲衝出城懋德跳下馬曰吾封疆之臣應死封疆汝輩自去眾強之懋德大呼曰汝等欲陷吾不忠耶遂至書院三立祠惟時盛相隨懋德南向自縊軀輕氣不絕時盛解鐵甲覆其身候氣絕亦東向自勒死時甲申二月初八也蓋時盛以遼

明季北畧卷之十

十一

諸生為懋德識拔隸幕下見草遺疏即歸寓殺其妻妾與十四歲子期以死殉卒如所志文武將吏與懋德同死者布政趙建極巡按陳純德按察副使毛文炳及府縣各官四十六人賊尸之于街懋德字公虞號雲怡蘇州崑山人萬曆丙子舉人已未進士司理杭州秩滿授儀曹即出為江右督學備兵嘉湖巨寇阿丑流毒四省公授幕署許世威方暑擒之青石橋分守湖南以計擒湖賊齊天王等烈皇帝知公才召對稱旨擢公巡撫山西公既死聞恨公不驗屍時加

及斷頸公標將段可達收公屍擲土掩之賊退始入棺公稱漢月師入室弟子故在危城中語人曰吾學道多年已勘了生死今日正吾致命時也子方炳頗卓犖甲申冬得旨謚忠襄子贈廕與邑人王壽立祠賜名饒忠應時盛并附祀壽事在戊寅二月

畢拱辰字景伯號湖白萊州衛人萬曆丙辰進士歷仕使僉事改山西分巡冀魯賊入太原執公

德趙建極三尸同棄晉王府西墀下越八日賊去材

明季北畧卷之十

十一

官段可達以精之覆之公無子無人為請卹者丁雄飛與陳皇士云公生平最好書官南曹時相遇輒屏驛從同至書廊簡閱書史或從街口地上攤殘籍中偶得數葉則大喜署中無事終日讀古書以書相餉受人餉者必以其人所未見者報之家中積書幾萬卷惟清執不善視上官以故通籍二十年尚浮沉郎官尤通歷法所著有義俠紀事等書

啟頑錄一刻方伯朱忠須攷

張履旋投崖 此應入初二日內

張履旋舉人吏部尚書張慎言之子也。為官至山西汾州陽城縣。賊執履旋拷銀。履旋義不受辱。貽書父曰：與其虧體辱親，不如殺身明志。遂投崖而死。宏光朝贈御史。

初九戊辰，劉澤清移鎮彰德。錄陳郡屠戮贈開永傑等少卿。

初十己巳，閣臣蔣璟德以病召對，不能趨赴。

十一庚午，諭吏部平陽副使李士焜等七人先逃後返，已經革職。普戴罪立功自贖。

明季北略 卷之十

三

十二辛未，順天撫楊奏飢民焚掠。諭刑部張國維中樞溺職一徒，豈足以蔽辜。又諭吳昌時依律處斬。馮源等附近充軍財產，并罪輔周延儒贓產籍沒充餉。又諭周延儒見賄忘法，本當全沒財產，量追二十萬。着周正儀、周奕封完納。吳昌時量追五萬，俱免籍沒。高傑縱兵東下，鳳督馬士英迎駐徐州。十五甲戌，賊探馬至大安驛，備達京師。賊遣偽官于山東、河南州縣各處代任。每官先遣牌至州縣，士民各苦征輸之急，痛恨舊官，各借勢逐之，執香迎導。

遠近風聞若狂

山西全陷

十六日乙亥，李自成至忻州。官民迎降，進攻代州。五臺知縣投降，地方官有載牛酒以迎者，有備子女以戲者。總兵周遇吉守代州，出奇奮擊，連戰十餘日，殺賊萬餘。自成令諸路賊進攻，遇吉兵少食盡，退守甯武關。賊陷懷慶，抵固關，分取真定、保定。上至是如聞山西全陷，命訪諸三分遣太監高起潛等十人監制甯前通津各鎮。張縉彥疏言：今日糧餉中斷，士馬

明季北略 卷之十

三

虧折督撫各官危殆，效卸若一時。添內臣十員，不惟物力不繼，抑且事權分掣，反使督撫藉口上不應。上諭院部冠氣方熾，畿輔戒嚴，固圉安民，全在察吏。該撫按將所屬官嚴加甄別，必清謹循良，素為民戴者，可許留任。責令募練鄉勇，整備城守。如貪殘及聞冗者，勒令去職，另擇賢能推補。

馬嘉楠疏

十七丙子，吏科馬嘉楠言：皇上亦知孫傳庭債事之因乎？守關原自有餘，大言一鼓蕩平，明知不可為而

漢倖為之以塞前言是以進退失據今不復以覆轍為戒而空拳徒膺萬一晉陽與淮北俱震則為禍愈激非知彼知己者數也臺臣陳丹有借兵士司之說尤當商酌以數世象養之兵尚不能必其用命而向蠻夷責大義此實難矣况不能裏糧景從則搜括不加倍乎百姓見兵過尚搥手閉戶狼兵一來保無驚鼠狼子驕悍兩身之間又增多事矣

戶科介松年言士飭不振廉耻風微倡逃迎降出自矜紳深可痛憤亟宜興獎節烈以收拾人心上甚是

明季北略卷之十

三

十八丁丑河南巡撫蘇京報賊窺慶慶賊已叩固關將逼真定真保之間全憑道路之口京中嚴戒妄言

堪任督撫諸臣

十九戊寅吏部題堪任督撫諸臣沈迅魏公孫孫肇與朱家仕萬元吉馬鳴騷楊敏楫何楷叢明楷周允允許譽卿汪心淵毛九華蔣允儀王道純詹爾選黃宗昌鄭之尹王守履李長春毛羽德

二十己卯太康伯張國純進銀一萬兩命進封侯爵廿一庚辰驟寒大雪凍死人無數兵部塘報太原分州潞安連陷論亟訪各藩諸王下落論河南

總兵土國寶加意整頓立功自贖命內官閻國輔等資餉往薊寧等處分給又諭吏部朕念豫楚殘破州縣料理需人各撫按官自行挑選不拘科目雜流生員布衣但才能濟變即與填用有能倡義募兵恢復一州縣者即授知州知縣功懋懋賞朕不爾靳分較內官監制各鎮驛前高起潛通津臨德屬維

明季北略卷之十

三

真保方正化宣府杜勛順德彰德王夢洵大名廣平國恩印衛輝懷慶牛文炳大同楊茂林薊鎮中協李宗化西協張澤民兵部報蘇魯之間土寇圍聚廿二辛己差內官王坤科臣韓如愈巡歷地方僅解京邊正項并改折贖贖及周廷儒吳昌時朱大典等贖銀督解論刑部張國維附和罪輔臧薇若上本當重治念方士亮等輕擬著免罪候用河南巡按蘇京報賊逼澤州催任漕運到任賊陷真定

廿三壬午賊。真定。先是知府邱茂華聞賊警。先遣家。出城。撫臣徐標執茂華下獄。標麾下中軍官。標登城。盡守。與。劫。縛。出。城外。殺之。勞。獄。請。茂華。出。茂華。遂。檄。所。州。縣。豫。叛。待。賊。數。日。而。賊。始。以。數。騎。入。城。收。籍。籍。地。距。京。城。止。三。百。里。寂。然。無。言。者。徐。標。號。鶴。洲。濟。甯。人。天。啟。乙。丑。進。士。巡。撫。保。定。右。副。都。御。史。守。真。定。斬。賊。使。碎。偽。牌。

廿五甲申。兵劉澤清請于青登諸山開礦。前銀着巡按設法。

明季北畧卷之三十一

書

廿六乙酉。進魏藻德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總督河道。屯練進方岳貢戶部尚書兼兵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總督漕運。屯練往濟甯。旋以敵報甚急。或言各官不可令出。出即潛逃。遂止藻德等不道。

禮部奏桂惠一。一。縉。同。走。粵。着。賈。應。書。慰。門。

李邦華議南遷

先是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華與左庶子李明楮私議南遷。上親行與東宮執便。明楮曰。太子少不更事。

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敬。不如皇上親行爲便。至是上命府部大臣各條戰守事宜。上候于文華殿。邦其明楮與少詹事項煜各言南遷。及東宮監撫南京。上驟覽之。怒曰。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國家若此。無一忠臣義士爲朝廷分憂。而謀乃若此。夫國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復多言。

附記南遷得失

或問南遷得失何如。予應之曰。當自成踰秦入晉。勢已破竹。惟南遷一策。或可稍延歲月。而光時事。

明季北畧卷之三十一

書

以爲邪說。其事遂寢。天下恨之。然景泰時也。先入寇。徐有貞亦倡此說。時宋之從卒能固守郟。敵宗社晏然。時亨亦持是見。耳使以時亨之說爲非。則曰君死社稷之義。謂何必以邦華之說爲非。則獄欽羅繫組之辱。可乎。二者得失。必有辨之者。似光說稍長。然問今日將相。果能如于忠肅。直否。不能則遷國圖存。未始非救變之一策。而時亨目之爲邪。過矣。且先帝身殉社稷。假令時亨罵賊而死。雖不足以贖陷君之罪。尚可稍白始志之靡他。而竟

躬先從賊。雖寸磔亦何以謝帝于地下。平是守國之說。乃欲借孤注以邀名。而非所以忠君也。邦華以身殉國。是南遷之議。乃所以愛君而非以避死也。獨是明睿南行之說。亦有未盡善者。使上驟行于賊未至時。則人心駭懼。都城勢若瓦解。後世必謂輕棄其國。上若遷于賊之將至時。則長途荆棘。未免為賊所伺。而有狼狽之憂。故為上計。不如死守社稷。得古今君道之正。若太子者。天下之本。宜及賊未近時。令大臣默輔南行。以鎮根本之地。以

明季北虜

卷之十

繫天下之心。設北都有急。亦可號召東南為勤王之舉。即不然。亦不至父子一網打盡。且非獨太子宜南。即永定二王亦宜分藩浙粵。代意外之圖。奈何一堂聚處。加燕巢于幕。禍及而不知也哉。且明睿論太子之行。有專命稟命之礙。不知天下事有可權者。昔唐元宗避蜀。即使肅宗收兵靈武。雖欲克復兩京。亦以安史勢急。恐一旦不測。父子同盡耳。今日之事。何以異此。竊謂上宜守北。太子宜南行。似為兩便。雖然。謀之善不善。事之成不成。感人

也亦天也。

余應桂請調諸將

前總督陝西余應桂上言。賊衆號百萬。非天下全力勦之不可。請調天下鎮將如左良王吳三桂并高傑。唐通周遇吉黃得功曹友義馬科張天祿馬岱劉澤清上國費劉良佐葛汝芝及副將邱磊惠登相玉光。思孔希賢金守亮等。齊赴軍前。會師真保之間。督撫之外。加一督師。如史可法王承吉其人者。賜以尙方。懸公侯之賞。以鼓舞之。庶賊可滅也。

明季北虜

卷之十

賊勢甚盛。諸臣終日嗷嗷。未嘗說着痛癢。惟此疏切要可用。惜乎已晚。

廿九戊子。大學士陳演面陳引退。許之。先是上憂秦寇。演謂無足慮。至是不自安。故求去。止賜路費五十兩。馳驛歸。時道路梗塞。演以貨富不敢出京。延半月而及禍。

批余應桂疏。應桂既不入秦。又不防河。何故往來介霍間。中軍鼓譟。庸怯可知。諭兵部。寇氛孔棘。秦所式不候交代。輒自離任。任潛久報赴任。一味退縮。似

著革職。濬充為事官管事。

三月己丑朔張鐸請監國南京

李自成入畿輔。京師滿城洶洶。傳賊且至。而廷臣上下相蒙。政府中樞終日會官羣訟。揚揚得意。如平時。上命部院。嚴衛司捕。各官譏察奸宄。申嚴保甲之法。巷設邏卒。禁夜行。巡視倉庫草場。魏藻德請自出。京議餉諭。以在閣佐理兵餉。着黃希憲路振飛加意。召前兵部尚書張國維庶吉士史可程。進士朱長治。陳川諸生張鏗。來中正門。鐸言三策。首請太子監國。

明季北略卷三十

庚

南京。擇重臣輔之。論府部冠氛孔棘。戒嚴城守。昌平民謀。焚劫官民舍一空。宣府告急。命鎮朔將軍王承允偵賊所向。命遣成有罪內官朱晉等俱釋罪。閑住。

初二日庚寅

上召府部錦衣詹翰科道等至中樞。問禦寇之策。奏對者三十餘人。有言守門之員當今之急。無如考選科道。餘皆鍊兵加餉。套語賜茶而退。命內監及各官分守九門。稽出入。京城武備積弛。禁兵皆南征。太

著久望。至是命襄城伯李國禎提督城守。守西直門。

全門勦臣一。顧亞二。論文武輪助。初議僉民兵魏藻

德日民畏賊。如一人走大事去矣。上然之。禁民上城。

全晉之破陷始聞。何謙以兵變聞。命謙帶罪安

駟。淮撫路振飛練義勇各保坊村。

初三辛卯李建泰請南遷

李建泰上書請駕南遷。願奉太子先行。上召對平臺。

論閣臣曰。李建泰有疏勸朕南遷。國君死社稷。朕將

何往。大學士范景文都御史李邦華少詹項煜請先

明季北略卷之三十一

庚

奉太子撫軍江南。給事中光時亨大聲曰。奉太子往南。諸臣意欲何為。將欲為唐肅宗靈武故事乎。景文等遂不敢言。上復問戰守之策。眾臣默然。上歎曰。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亡國之臣。尔遂拂袖起。

命福建撫按送益王回藩。時韓王亦避地屬縣。令速

返國。以資屏障。先是詔諭備王捐貲守國。乃益府冠

未磚城。長史推官輒敢倡議。護備遠遁。而撫按不發

兵助守。且令權達益府。暫駐邵武。地方官宜供應護

送回國。毋致失所。命張國維督浙直兵餉。

甲乙史載李邦華之請在初六日

初四日壬辰帝星落 封諸將

欽天監奏帝星下移詔百官脩省 詔封各總兵吳三桂平南伯左良玉甯南伯唐通定西伯黃得功靖南伯給敕印劉澤清賈叀一級劉良佐周遇吉高傑馬岱馬科姜宣孔希貴黃蜚葛汝芝高第前定國王承允劉芳名李棲鳳曹友義杜允登摺 從吉楊御潘各陞署一級督撫馬士英王永吉王田李希沆分別膺賞署 福周滿崇四王各乘備乘衛師卜從吉南奔駐宿遷

初五日癸巳

上命李國禎練京營兵守西直門 封諸電 俱許獨贖又設黃綾冊募百官獨助

初六日甲午

始棄甯遠徵吳三桂王永吉率兵入衛又召唐通劉澤清率兵入衛澤清前命移銀彰德因縱掠臨清南奔惟唐通以八千人入衛命太監杜之秩協守居兵關賞通銀四十兩大紅蟒衣新鞋二表裏其官兵入

千八十二人內庫發銀四千五百兩每兵五錢 甲

乙史載初七唐通陞見上恩勞再三協守云云

大同告急命內官謝文舉火速赴任 論部院近來庶績廢弛治功罔奏總由上官不行料理司官孤聽吏胥積蠹相仍惟賄是視以致流弊不可勝言今後堂官務要正己率屬左右侍郎分任料理不得優游臧拙如司官闕冗一任吏曹及假手濟貪賄跡有據者即指參嚴辦

周遇吉備戰大賊

甲乙史載李邦華之請

李自成滿甯武關傳檄五日不下且屠總兵周遇吉悉力拒守大砲擊傷萬餘人會火藥盡或言賊勢重可歎也遇吉日戰三日殺賊且萬若輩何怯邪然勝之一軍皆為忠義萬一不支將我以獻若輩可無恙于是開門奮擊殺賊數千人賊懼欲遁或謂賊策曰我眾彼寡但使主客分別以十擊一獲不勝矣請去帽為識見戴帽者擊之遞出戰不二日可殲也賊引兵復進迭戰脫帽以自別我兵大敗遇吉闔室自焚揮短刀力戰被流矢牙兵且盡見執歸賊縛于市磔

馬遂屠甯武嬰種不濟自成既殺遇吉。嘆曰：使守將盡周將軍者，吾安得至此。遺聞云：遇吉夫婦臨陣，賊無數抄本云：遇吉設奇制敵，每戰必勝，自成懼。遇吉夜率壯士二百，縋城入賊營，賊大敗，退二十里。持半月而姜瓖等救兵不至。三月初一，城陷。遇吉率民兵巷戰，手殺數百人，力竭被獲，不屈而死。

周遇吉傳 附配劉氏

周遇吉，號萃庵，錦州衛人也。據史作錦衣衛指揮鎮守山西

兼關門代州三關總兵官。太子少師中軍都督府左

都督周福，將夫人劉氏，驍勇多能，賊動披猖，

盡

鎮兵二千，部覆以副將熊通統之。甫至河干，叛將尙志迎賊，即令熊通歸鎮說降。公怒叱之曰：吾受朝廷大恩，豈若爾輩奴逆。爾領兵二千，不能堵賊反為賊作說客耶！立斬之。令標下提塘都司楊志榮傳首京師，併請救兵。時甲申二月十二也。十五賊偏甯武，蓋賊自破太原後，乘勝席卷，勢如破竹，志意甚驕。其視甯武一關，既非雄險，而兵力又微，直摧枯拉朽耳。公遣夜練兵，更選城中壯勇，得數千人，激以忠義，迎

而賊不為備。其前驍皆款民斬殺已盡，搗其中堅，復殲賊精銳，不可數計。賊鋒雖挫，不却。屢戰始薄，城下每戰賊傷甚多。公日則列兵城外，以戰為守。夜則收兵入城，登陴擊打。賊死又無算。我砲既盡，賊得昇大砲擊城，援兵不至，計無如何。公密令健兵伏巷，開門誘賊，賊進城及萬餘，即將城門闔下，伏兵四起，殺賊無噍類。傷四驍將，圍賊大恨。擁兵環攻，連四晝夜，力不能支。城陷，公復躬先巷戰。城中兵民感公忠義，雖兒童婦女無一人受屈者。悉為賊屠。公傷重被

明季北略 卷之二

盡

執罵不絕口。賊將之數揚旗竿上，亂箭射之，共樹其肉。一作是時署中男子相繼出戰，死亡畧盡。夫人劉氏率家中婦女數十人，據山頭，公署登屋而射，每箭死一賊。賊不敢迫，縱火環燒。劉氏合宅盡作灰燼。廿五日，賊集頭目計曰：甯武雖被受創已深，自此達京，尙有大同兵十萬，宣府兵十萬，居庸兵二十萬，陽和等鎮兵合二十萬，盡如甯武。詎有子遺哉！不若回陝休息，另走他途。已刻期。明早班師。更深忽有大同總兵姜瓖差人賁降表至，賊喜甚，設宴厚款。甫坐定而

宣府總兵王通亦至。且以百騎來迎。賊謬謂天與。便
若二鎮。據加封爵。一意長驅。七何。居庸及各鎮總兵
口邦正劉芳名等。并昌平文武相次乞降。迎表。賊集
北賊陷京城。多有半面與失手足者。皆甯武所砍傷。
莫不嗔指以告人。謂周總兵真是好漢。殺去我等數
萬人。再者有此一鎮。我主安得到此。楊志榮出楊備
陳顯末都督陳洪範上其事。贈太保。謚忠武。祀旌忠
祠。

嗟乎周忠武之殉難。關門。鷓鴣。盡化烟塵。合鎮兵

明季北事卷之三十一

讀

民悉羅鋒力。死後賊猶指而畏。則前此未聞尤
異者。劉夫人之親率婦女。憑牆射賊。卒與全家俱
燼。壯哉。李小有有云。以視親執桴鼓之斬王夫人。
勇矣。愧無其烈。以視犬婦同死之趙昂。發妻烈矣。
愧無其勇。知言哉。

抄本載三月初一甯武陷。遺聞載二月初八百申
陷。編年載陳演乞休後。甲乙史載三月初九丁酉
屠甯武。他本第云三月而不誌日。獨本傳載二月
廿四五屠甯武。以楊志榮出揭備陳顯末則本傳

似為有據。

初七賊陷大同

乙未李自成陷大同。知府董復。鄉宦韓霖俱降。初賊
揚言降者不殺。兵民皆欲降。撫臣衛景瑗罵賊。破噪
張國維率數騎南行。文為李若葵問家九人自縊。
先題曰一門完節。

衛景瑗傳

衛景瑗字仲玉。號帶青。陝西韓城人。天啓乙丑進士。
除河南府推官。擢山西道御史。劾閣臣周延儒。朝論

明季北事卷之三十一

讀

稱之。壬午陞詹事府御史。劾撫大同。甲申二月。李自成
陷太原。督臣王繼謨。舉鳳。遁。賊至甯武。周過吉告急。
公趨大同。鎮姜瓖提兵往救。瓖持兩端不行。甯武陷。
三月一日。賊至大同。瓖以城降。執公去。見自成。不屈。
據地坐。大呼皇上而哭。自成曰。忠臣也。勿殺。公起以
頭觸石。血淋漓。賊拘之營中。六日。公自經于海會寺。
冠服南面。哭。稽首而絕。延安推官顧咸正為之誌。門
綱目書劉公幹自經于金軍。以為金不能以威屈。幹
而幹自經云。爾衛公有老母。又當賊方。陽慕公不殺

若可以無死而公持義益決從容自裁可不謂之得正矣乎若夫封疆之故蓋難言之其時邊兵缺餉已八月而鎮臣內畔雖有善者無如何矣南京贈公兵部尚書諡忠毅

一載天啟壬戌進士賊至被執命之跪公不肯曰此勝不屈第二人即當殺我賊禁之別室將不屈遂自縊死

初入宣府陷

丙申自成陷宣府時將白廣恩以誓約總兵姜瓖

明季北略卷之十

七

降監視大監杜勳辨砲人騰出城三十里迎賊入城賊揚言降者不殺軍民聚謀藉藉撫朱之馮懸賞勞軍守城無一應者三命之威叩頭曰願中丞聽軍民納款可保一城性命之馮獨行巡城見紅衣大砲曰汝曹試發之可殺數百人賊雖殺我無恨矣衆又不聽之馮不得已乃自起燒火兵長競挽其手之馮憤甚乃奪士卒刀自刎宣府軍民俱迎降于賊監軍權達走回京見日大風塵晝晦甲乙史云枚撫臣牛一為殺之

兵科韓如愈奉差往省直催餉行至山東東昌府戴家廟劉澤清遣兵殺之曰尙能論我主將否也准蕪路振飛坐河岸以令箭約各避難船魚貫進口預給鋪行供應

宋之馮傳

朱之馮字樂山號勉齋順天大興人也天啟乙丑進士巡撫宣府甲申三月賊偪畿輔時宣鎮總兵王通已借遣騎資降表迎賊矣而公尙勞苦登陣與通分城而守各置東西為界賊信急飛草上告城中忽布

明季北略卷之十

七

訛言謂公疑直入謀殺請兵屠城值上撥後兵二十萬且夕且至人心益懼而又傳賊所過秋毫無犯發帑賑貧救糧蘇困真若沛上亭長太原公子復出矣兵民望賊愈急十二賊全隊抵城下公方登城捍禦見左右背星散禁之不止惟存七八人環守公側意叵測俄報賊已從南門入滿城結綵或帛或布無者繼以紙百姓胸前皆粘順民二字焚香跪拜錢騎已充斥街衢公憤甚令將大砲昇轉向城中擊之慢不應公不得已目起曳砲見藥線半下鐵釘知事不

可為卽索佩刀自盡。亦為左右所匿。意在捕公。獻賊居為首功也。公南面仰天哭曰。太祖高皇帝成祖文皇帝。今上皇帝。臣不意天命人心。一旦竟至于此。臣死當為厲鬼。殲賊以報國恩。哭已五拜。以繩繫頸。二三僕隸在側。並無一言及後事。遂縊死。城橫尸下。眾棄其尸于濼中。次早賊大肆淫掠而去。十四日始有好義者收殮之。濼邊狼犬夥多。屍經宿無不傷。惟公屍已兩日夜。面目肢體完好無恙。未幾而李鑑等兵起。

明季北事

卷之十

李鑑成都人。由進士初為分巡口北道。遇事敢為。有膽畧。既擢宣撫。尋罷去。以公代。時尙留宣賊既破城。權將軍徽徵紳弁大姓。賈以五木備極慘毒。酷索金錢。鑑亦不免。啣賊刺骨。人心怨恨。至四月杪。藉藉言賊已為吳三桂借兵殺敗。鑑因糾集數千人。于五月初五昧旦圍各衙門。立擒權將軍果毅將軍及防禦使州牧等偽官。是日卽設大行皇帝位。發喪哭臨。隨將偽官梟首。剗心祭享先帝。眾各灑血飲酒。誓師。隨奉公柩入察院。改殮。易以厚棺。謂屍必腐。故擬用白

綾。極長及啟視。顏色如生。毫無損壞。垂幕中。堂次。美哭奠三日。後築墳葬之。墓碣巍然。尙在南都。贈兵部尙書。謚忠壯。

前載初八宣府陷。而此傳則云十二賊抵城下。前衛傳載三月一日賊至大同。姜瓖以城降。而此則云初八白廣恩約姜瓖。至朱之馮之死。一云自刎。一云賊殺之。而傳則云縊死。似各不同。總之。善讀書者。不論時日之錯。與死法之殊。只看事之有無。與品之忠逆耳。慎毋笑予。書無定見也。以後悉依

明季北事

卷之十

此例

初九陽和陷

丁酉賊陷陽和。陽和堡卽在大同之西。道臣丁重華出城十里迎降。重華青城人。以邊材薦仕者。兵信屢至。內閣或蹙額相向。或談笑如常。范景文數舉兩邊之謬。方魏以為惑眾。力止勿言。本兵張縉彥別無布置。但出示沿街擺砲。設兵扎營各衙街口。更于城上懸以待賊至而已。上諭戶部。寇氛孔急。京邸糧糗宜備。目前米價甚平。尤當乘時勸糶。凡勦賊賊

晚諸臣及鄉紳富室商賈人等積粟利家。上報數目。財存不必納入公庾。以千石為率。有好義之家。積至三千石以上者。從優旌敘。遇有緩急。照原價發糶。不存指輸。又諭援兵需馬甚殷。勸戚文武各家有強壯馬四不拘數目。速送進助。事平優敘。召見庶常于中左門。特命陳名夏為領換兼戶兵科。給太監王國治火藥。有偽選淮安知府鞏克順遺牌至淮。巡按王燮碎其牌。捆責其人逐之。

初十徵戚瑞助餉

明季北略

卷二十一

戊戌霸州道報至。始聞真定之陷。甯武報至。後輔宸動。吳三桂以常遠降。大清高起潛棄關走西山。王永吉請嚴居庸關守禦。山東總兵劉澤清。捷賞銀五千兩。又跪言噴馬致傷。復賞藥資四十兩。蟒衣紵絲二表。裏命即扼真定。澤清不從。即于是日大掠臨清。統兵南下。所至焚劫一空。上按籍令勲戚大瑞助餉。進封戚臣。嘉定伯周奎為侯。遣太監徐高宣詔求助。謂休戚相關。無如戚臣務賞。首倡自五萬至十萬。協力設處。以備緩急。奎謝曰。

老臣安得多金。高泣請再三。奎堅辭。高拂然起曰。老皇親如此。鄙吝大事去矣。廣蓄多產。何益。奎不得已。奏捐萬金。上少之。勒其二萬。奎密書皇后求助。后勉應以五千金。令奎以私蓄足其額。奎匿官中所界二千金。僅輸三千。太監曹化淳。王永祚助至三萬五萬。王之心最富。上面諭之。對以。軒稍乏。僅獻萬金。藉內官各大書于門。此房絕貧。復雜出古玩諸物。陳于市。以求售。後賊拷夾王之心。追十五萬。他金銀玩器。稱是周奎抄見銀五十二萬。珍幣復數十萬人。皆快。

明季北略

卷二十一

之。惟太康伯張國紀輸二萬。餘不及也。又議前三門巨室各輸糧給軍。且贖其妻孥。使無內顧。諸巨室多不樂而止。淮口搗偽官鞏克順。按臣王燮斬以殉。泉變自任守河。託撫臣路振飛守城。土民恃以屹然。十一頒罪已詔。此詔一載在二月十二日。然詔有三姑書于此。已亥。上頒罪已詔曰。朕嗣守鴻緒。十有七年。深念上帝降之威。祖宗付記之重。宵旦兢惕。罔敢怠荒。乃百災害頻仍。流氛日熾。忘累世之豢養。肆甘載之凶。

口。激之益驕。撫而輒叛。甚至有受其煽惑。頓忘敵愾。自朕為民父母。不得而卵翼之。民為朕赤子。不得而懷保之。坐令秦豫。叩墟。江楚。腥穢。罪非朕躬。誰任其責。所以使民罹鋒鏑。蹈水火。血流成壑。骸積成山者。百朕之過也。使民輸芻輓粟。居送行齋。加賦多。無藝之征。預支有稱貸之苦者。又朕之過也。使民室如懸磬。田盡汗萊。望烟火而無門。號冷風而絕命者。又朕之過也。使民日月告凶。旱潦荐至。師旅頻仍。疫厲為殃。上干天地之和。下聚室家之怨者。又朕之過也。至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

聖

于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首鼠而議不。清武將驕懦而功不奏。皆由朕撫馭失道。誠感未至。終夜以思。踴踏無地。用是大告天下。朕自今痛加創。艾深省夙愆。要在惜人才。以培元氣。守舊制。以息煩。舊行不忍之政。以收人心。獨額外之科。以養民力。念用兵征餉。原非得已。各撫按官。急飭有司。多方勸輸。無失撫字。倘有擅加耗羨。豫混私征。又濫罰淫刑。致不堪命者。立行拿問。其有流亡來歸。除盡豁逋賦。仍如安插。振濟毋致失所。至于罪廢諸臣。有公忠正

宜廉潔幹才。尚堪用者。不拘文武。着吏兵二部。帶移推用。草澤豪傑之士。有恢復一郡一邑者。分官功等。開疆。即有陷沒。齊從之流。或能舍逆反正。率眾來歸者。准許赦罪立功。若能擒斬。闖獻。仍予通侯之賞。於戲。忠君愛國。人有同心。雪恥除凶。誰無公憤。尚懷祖宗之厚澤。助成底定之大功。思克厥德。歷告朕意。時賊乘勢直下。人心震懼。朝廷日日召對。皆練兵按餉套語。大僚且挾持羣下。欲使籍口不言。而庶臣猶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

聖

有因召對。欲希冀者。每對大僚。但稱待罪。庶臣多然。士兒舉朝無人。對罷未嘗不痛哭。回官在廷。諸人惟議閉門。不許人出入。一無所為。城中人人自危。賊復以掠金誘我兵。我又兵餉不繼。士卒解體。馬世奇每朝罷。輒歎曰。不可為矣。命秉筆太監王承恩。提督內外京城。總督薊遼王永吉。節制各鎮兵符。一切調度機宜。進退將吏。賞罰功罪等。俱聽便宜行事。吏兵二部。給發空劄五百張。軍前應用。敕印。即行撥鑄。城軍半歲之糧。賊警益逼。廷臣有勸上南遷

者上大怒曰。諸卿平日專管門戶。不肯爲朝廷出力。今日死守。夫復何言。詔兵部曰。都城守備有餘。援兵四集。何難刻期滅賊。敢有訛言惑衆及私發家眷出城者。擒治。各衙門詞訟暫停。監中各犯應釋者。速行省放。吏部會議。凡罪廢諸臣。各復冠帶。開釋以收拾人心。周王薨于湖嘴舟中。

十二昌平陷

庚子日賊破昌平州。諸軍皆降。惟總兵李守鏢罵賊不屈。手格殺數人。人不能執。諸賊圍之。守鏢遂拔刀以自刎。

明季北畧卷之十

四

順天巡撫楊鶴出巡。易服通督學陳純德臨遵化中道。走回京。李國禎每事遜王承恩。科臣戴明說劾之。

十三城門設砲

辛丑各城門分設紅衣大砲。給守門兵人黃錢一百。左都李邦華。諭訛言抵罪。吏部李選知爲御史。涂必泓所論謝病不出。

十四孝陵夜哭

壬寅南京孝陵夜哭。三月初一起。日色兩旬無光。是夜風色陰慘。沙塵刮天。起舊司禮太監曹化淳。戴罪守城。上密旨收葬忠賢遺骸。

十五居庸關陷

居庸關在順天府之北。淮南子所謂天下有九塞。居庸其一。是也。十五癸卯。風驟。日色益暗。正陽門外關神廟中。棋杆劈爲兩半。植于道上。一時傳關帝厭世。已出都門。于三日之先。龍夢守臺上者。此亦大異矣。

明季北畧卷之十

四

賊自柳溝抵居庸關。柳溝天塹。百人可守。竟不設備。總兵唐通。太監杜之秩等。迎降。撫臣何謙僞死。私逃。朝廷撥三大營屯齊化門外。李國禎坐城樓無所主。張惟以太監王相堯統領。總兵馬岱自殺其妻子。疾走山海關。謂王永吉曰。事勢如此。何以自安。遂度關投吳三桂。是日勦衛輝賊。各官始分直坐門。時京師以西諸郡縣。望風瓦解。將吏或降或遁。偽權將軍劉宗敏移檄至京師云。定于十八入城。至幽州會館。留徵京師大震。自成行解郡縣云。知會鄉鄰人民。

不必驚慌。如我兵到。俱公平交易。斷不淫污搶掠。放頭砲。即要正印官迎接。二砲。鄉官迎接。三砲。百姓迎接。仁和王載周王柘南行。

十六報賊焚十二陵。長承 歐陽 景宜 茂成 泰宏 康德

裕統 昭隆 承嘉

甲辰。黎明昌平陷。十二陵享殿悉焚。伐松柏分兵掠通州。糧儲傳檄至京師。上方御殿召考選諸臣。問裕餉安人。滋陽知縣黃國琦對曰。裕餉不在搜括在節慎。安人繫于聖心。聖心安則人亦安矣。上言是。即命

明季北畧 卷之十

聖

投給事中。餘以次對。未及一半。忽秘封入。上覽之色變。即起入內。諸臣立候。秘刻命俱退。始知為昌平失守也。是夜賊自沙河而進。直犯平則門。竟夜禁掠。火光燭天。京師內外城堞。兵凡十五萬。四千有奇。時登陣守城。止羸弱五六萬人。內關數千人。守陣不充。又無炊具。市飯為餐。餉久闕。僅人給百錢。無不解體。而賊自破中原旋收秦晉。久窺畿輔。空虛潛遣其黨。輦金錢。置屬。節為大賈。列肆于都門。更遣奸黨挾貨充衙門。諉更。專刺陰事。羣悉必知。都中日遣撥馬探之。

賊黨即指示告賊。賊掠之入營。厚賄結之。撥馬多降。賊無一騎還者。有數百騎至齊化門。遮平子門而西。營后。時人心者詰之曰。陽和兵之數。王者實皆賊。侯騎出時。勝門矣。洵皆言天子南狩。有內官數十騎擁獲出得。一者詰賊門。皆內官為政。卿貳勳威不得上。莫有料理者。賊檄南下。清河沐陽邳州皆除偽官。他本載昌平十二破。李守錄死。而甲乙史載十二。李守錄死。十六昌平陷。子謂十二殺守錄。則昌平之破。可知載十六者。十六始報上耳。

明季北畧 卷之十

聖

十七賊圍京

乙巳上早朝。召文武諸臣商略。上泣下。諸臣亦相向泣。束手無策。或言馮銓當起。成言霍維華楊維垣。當用。方執請封劉澤清為東安伯。上皆不應。倪首書。御案十二大字。有文武官個個可殺。百姓不可殺。語密示可。禮太監主之心。隨即拭去。吳履中請釋繫禁。諸臣納贖。出董象恒鄭二陽會。櫻于款。復章正宸。暨式帮官帶。昧爽開西直門。納避難者。內官坐城上。以令箭下。門立啟。無敢詰問。勅城大臣惟坐視而已。

漏下已刻急足叩城下曰遠塵衝天寇深矣守城內
臣使騎探之報曰游騎也不為意日且午有五六十
騎彎弓貫矢突至西直門大呼開門始知寇至守卒
亟發砲斃二十騎難民死數十人門始閉須臾賊大
至方報過盧溝橋俄攻平則彰義等門矣城外三大
營皆潰降火車巨礮疾藜鹿角皆為賊有賊反礮攻
城轟聲震地賊衣黃甲四面如黃雲蔽京軍五月
無糧一時驛守率多不至又守陣軍皆貴近家詭名
冒糧臨時倩窮人代役僅給黃錢百文城外二坊一

明季北略 卷之三

宋

卒內城五堵一本率飢疲不堪任異時敵至或去城
百里近亦數十里營卒登陣率皆沈酒歌呼未嘗望
見敵今猝遇賊城上下砲交發如萬雷轟烈天地震
懼城外火光際天人惶急莫知所措士大夫相見
唯唯否否或曰無害或曰奈何性議巡街閉門無一
勝算也是且午門內外寂無一人頃之范景文周鳳
翔馬世奇等至俱侍班退朝諸臣見事急聚語殿
門襄城伯李國楨奉命督京營守城忽匹馬馳至汗
流濡衣時已不解袍數日夜矣下馬衣帶被袂衆皆

愕然內侍猶呵止國楨國楨曰此何日也君臣即欲
相見不多得矣俄傳宣至便殿上迎問守城事如何
國楨伏地哭奏曰守城軍不用命矣鞭一人起一人
復臥如故奈何皇上泣曰諸臣誤朕至此于是一時
文武及內官數十人相持慟哭仆地聲徹殿陛上哭
回宮國楨出馳去衆亦散上因命內臣俱守城謹曰
諸文武何為且言官止內操我甲械俱無奈何亦有
日我輩月食五十萬效死固當乃請如已已歲所派
數申刻命各監內官至小監俱乘城凡數千人上括

明季北略 卷之三

宋

中外庫金三十萬犒軍是日細民有痛哭輸金者或
三百金或四百金各授錦衣衛千戶賊攻平則門
踰時止遣叛監杜之秩繼城入見當軸議割西北一
帶并犒軍銀百萬兩皆唾舌相視亦不敢聞于上或
請留杜杜云營中有親藩不反命將屠矣遂縱去

十八日申刻外城陷

丙午早喧傳勤王兵到蓋唐通叛兵詭言索餉也時
黃沙障天忽而寒雨苦風良久冰雹雷電交至人情
益惶思九門禁守不通往來道無行人賊攻城益急

敵聲益甚。軍民皆無固志。緣城旌舍傾圮。流矢雨集。塹城中如蟬。賊仰語守兵曰。亟開門否。且屠矣。守者思空。礮向外。不實鉛子。徒以硝焰鳴之。猶揮手示賊。賊稍退。礮乃發。惟有空響而已。賊驅居民負木石填。緣急攻我。發萬人敵大砲。誤傷數十人。守者驚潰。盡傳城陷。闔城號哭。奔竄賊。駕飛梯攻西直平子。得勝三門。勢甚危急。太常少卿吳麟徵。累土填西直門。時左諭德楊士聰。衛允文入直。語閣臣左良玉。吳三桂俱封而遺劉澤清。且臨清地近可虞也。揭上封澤清。

明季北畧 卷之十

李

東平伯 李邦華至正陽門。欲登城中。貴拒之。是日上又召對。歎息與閣臣言。不如大家在奉先殿完事。李自成對彰義門。設座晉王代王左右。席地坐。太監杜勳侍其下。呼城上人莫射我杜勳也。可縋下一人以語守者。曰留一人下為質。請公上勳曰。我杜勳無所畏。何質為。提督大監王承恩。縋之上。同入大內。盛稱賊衆強盛。鋒不可當。皇上可自為計。遂進琴絃。乃綾帳上。巍然起守陵太監申芝秀。自昌平降賊。亦縋上。入見。備述賊犯上不道語。請遜位。上怒叱之。諸內

臣請留勳。勳曰。有秦晉二王為質。不反則二王不免矣。乃縋之出。仍縋下勳。語守璫王相。堯補。惠章。輩曰。吾黨富貴自在也。初聞勳殉難。贈可。賜監太監。廢錦衣衛。指揮。食事立祠。至是方知勳固從賊為逆也。城下攻圍益急。王承恩袍擊之。連斃數人。王化成等飲酒自若。上下詔親征。召駙馬都尉鞏永固。謀以家丁護太子南行。對曰。臣等安敢私替家丁。即有之何足當賊。乃罷。賊攻西直門不克。攻彰義門。申刻門。忽啟。鞏太監曹化淳所開。得勝平子二門亦隨破。或云王

明季北畧 卷之十

李

相堯等內應也。自成率群賊大隊疾馳入。沿途殺掠。官軍悉鳥獸散。前大學士蔣德璟。宿會館被剝。上亟召閣臣入。曰卿等知外城破乎。曰不知。上曰事亟矣。今出何策。俱曰陛下之福。自當亡慮。如其不利。臣等巷戰。誓不負國命。退。諸本皆云十八日。彰義門啟。惟甲乙史云十七夜。漏曹化淳開彰義門。迎賊守城。勳衛盡逃。外城已陷。而內城竟不知。至十八日。趙暮宣武橋火起。始知外城之陷。更餘傳入大內。似覺真確。而十八之說

頗詳且從者眾故子亦從之

十八夜周皇后縊坤甯宮

上聞外城破。徘徊殿廷。是夕。上不能履更餘。一閣奔告內城陷。上曰。大營兵安在。李國楨安在。答曰。大營兵散矣。皇上宜急走。其人即出呼之。不應。上即同王承恩。幸南宮。登萬歲山。望烽火燭天。徘徊踰時。回乾清宮。硃書諭內閣。命成國公朱純臣提督內外諸軍事。夾輔東宮。內臣持至閣。因命進酒與周后。袁妃同坐。痛飲。數金杯。慷慨訣絕。歎曰。苦我民爾。以太子承

明季北略卷之二十

聖

王定王分送外戚。周田二氏。謂皇后曰。大事去矣。各泣下。宮人環泣。上揮去。令各為計。皇后頓首曰。妾事陛下十有八年。從不聽一語。至有今日。拊太子二王。慟甚。可嗚再三。遣之出。隨返坤甯宮。自經而死。上視之曰。好好召長公主。至年十五矣。公主號哭不已。上歎曰。汝奈何生我家。左袖掩面。右手揮刀。主以手格斷左臂。悶絕于地。未死。手慄而止。官中喧傳。皇爺動刀矣。上又巡西宮。命所寵袁貴妃自經。繩斷墮地。復蘇。上拔劍刃其肩三砍而上。亦手執因。遍召所御妃

嬪數人俱親殺之。復遣宮人追張太后。娘娘速死。乃

召王承恩入。語移時。對飲。命急出。整內員。為出亡計。少頃。微服。易承恩靴。出中南門。時已三更矣。手持三眼鏡。雜內監數十人。皆騎而持斧。出東華門。至齊化門。內監守門者。疑有內變。將砲矢相向。不得南奔。乃從衙街。遶出城上。望見正陽門城上。已懸白燈籠三碗。白燈籠自一至三。以表急信之緩急也。知大事已去。時成國公朱純臣守齊化門。因至其第。問計。而純臣猶在外。地。哀。間人辭。駕上。歎。而。去。走。安定門。門

明季北略卷之二十

聖

堅不可破。天將曙矣。乃回。

是日福王寓湖嘴杜光祿園。

三月十九帝崩煤山

丁未五鼓。上御前殿。手自鳴鐘。集百官。無一至者。遂散。遣內員。手携王承恩。入內苑。人皆莫知。上登萬歲山之壽皇亭。即煤山之紅閣也。亭新成。先帝為闔內操持建者。時上遼。久之。歎曰。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羣臣何無一人相從。如先朝靖難時。有程濟其人者。予已而太息曰。想此輩不知。故不能遠至耳。遂

自徑千亭之海棠樹下。太監王承恩對而縊死。遺聞云。司禮太監王之心。跪帝膝前。引帶絕腹同死。然承恩似確。時宮中沸哭如雷。狂奔無復門限。比曉。太子雜官人走。即周奎府門。奎卧未起。門役不肯傳報。乃走匿內官外舍。初上之出。至南官也。使人詣懿安皇后所。勸后自裁。倉卒不得達。兩官已自盡。官人號泣出走。官中大亂。懿安皇后青衣蒙頭徒步走入朱純臣家。尚衣監何新人宮。見長公主斷臂仆地。與官人救之。而甦。公主曰。父皇賜我死。何敢偷生。何新

明季北畧 卷之十

曰。賊已將入。恐公主遭辱。且至國丈府中避之。乃負之出。

是午共見白光起東北。閃爍久之。蓋帝之靈氣上達于天也。

李自成入北京內城

丁未子刻。上既入後苑。內門大開。官人內監紛紛奔出。東華門。廠衛猶禁。訛言執送金吾。所味爽陰雲四合。城外煙焰障天。微雨不絕。霧迷俄微雪。城陷。或謂先有人伏內通太監曹化淳弟曹二公。內應開門一

云。太監王相堯率內兵千人。開宣武門出迎賊。賊將劉宗敏整軍入。軍容甚肅。錦衣吳孟明遇之于宣武大街。猶謂援兵。問之。乃知是賊。太監曹化淳同兵部尚書張縉。彥開彰義門迎賊。一云。張縉彥坐正陽門。朱純臣守齊化門。一時俱開。二臣迎門拜降。闕城中火起。順成齊化東直三門。一時俱開。賊先入東直門。一云。辰刻得勝平子順成齊化正陽五門。一時俱開。闕賊所掠。刺綉帷褥等。則以裏十四五歲童子。馳馬市中。為樂。蓋攻城每用先登也。京城壁立數仞。峻甚

明季北畧 卷之十

不能仰攻。賊砍楊樹為雲梯。漏下五鼓。使孩兒軍從東北。猱升而上。孩兒軍者。即所云剪毛賊也。賊中年少童子。習殺掠。閱不畏死者也。守卒見童子至。哄然蟻墜。脫衣委刀。惟恐知其為兵卒者。夫賊能用童子為軍。而國家養軍數十萬。不獲一童子之用。何哉。大抵京城之陷。多由奸人內應耳。賊于數年前。先用西人開典賣貨于京中。又乘國家開鑿爵之令。董金易憑文。扎付為護身符。人莫能詰。而新募軍卒。皆其布黨也。是夜錦衣大堂。尚出示禁訛言。而城中坑廁

皆賊矣。城中人往來疾馳，哭聲動地。守城者俱下賊登陣。兵部侍郎張伯獻走匿民舍。賊騎率巷大呼，民間速獻驪馬。時閣臣魏藻德方傳單飲犒兵銀。方岳貢范景文適傳導至西長安門，見人鼎沸，即回寓。賊于騎入正陽門投矢，令人持歸閉門，得免死。無錫張樸聞賊呼云：「百姓不許開門，開門便殺。」遂閉戶。此初入時也。已而賊大呼開門者不殺，于是士民各執香立門。賊過伏迎門上，俱粘順民大書。永昌元年順天王萬萬歲。賊經象房橋，羣象哀鳴，淚下如雨。午刻

明季北略 卷之二十

美

李自成種笠縹衣，乘烏駝馬，擁精騎百餘，由得勝門入轉大明門，遂進紫金城。偽軍師宋獻策偽內閣牛金星及宋企郊等五騎從之。偽將劉宗敏、李牟副將李化龍、李岩等分將各兵。自成從西長安門入，響曰：「仰天大笑，自恃百發百中。」射長安牌坊，祝曰：「若射中間字上，天下太平。」一箭射在瓦楞內，宋獻策姑慰之，曰：「射在溝中，以准爲界，其實爲空虛之處。」一旦成空，及必亡之兆耳。自成貌奇陋，眇一目，至承天門，顧盼自得，見承天門四字，欲藉以惑衆，復響指門榜，大聲

語諸賊曰：「我能爲天下主，則一天射中四字，中心射之不中，中天字下俯首不樂。」牛金星趨進曰：「中其下，當中分天下。」自成喜，投弓而笑。太監王德化率內員三百人先迎于德勝門。自成令照常管司禮監各監局印官迎亦如之。賊未破城時，宋獻策占云：「十八大雨十九辰時破城，若辰時不破，即日全軍俱反，待六年始破。」

時有常州人與友飲于北都肆中，有小厮年可十四五，在側獻酒。主謂之曰：「晚餐早須要登城守陣。」

明季北略 卷之二十一

善

時以無兵，俱將此輩應戰。耳飲頃之，忽傳城陷，衆驚猶未之信，遂還寓。已而遇賊索金，對以無有，遂折案足夾之。

是日淮安西門外有馬兵突至，劫掠婦女幼妓，燕順冒拒被殺。鄉民大譁，羣聚與聞，始知馬士英標兵。

二十戊申，李自成入宮。

賊盡放馬兵入城，亂入人家。諸將軍望高門大第，即入據之。劉宗敏據田宏第，李牟據周奎第。

李自成入宮問帝所在大索官中不得偽尚璽卿黎某進曰此必匿民間非重賞嚴誅不可得今日大事不可忽也乃下令獻帝者賞萬金封伯爵匿者夷族劉宗敏牛金星出示仰明朝文武百官俱于次日入朝先具脚色手本青衣小帽赴府報名願回籍者聽其自便願服官者量才擢用抗違不出者罪大辟藏匿之家一井連坐禁民間諱自成等字賊先差人赴五府六部并各衙門令長吏俱將本官報名因此無一人得脫

明季北畧 卷之十 蒙

自成同劉宗敏等數十騎入大內太監杜之秩曹化淳等率黨為前導自成責之曰汝曹背主獻城皆當斬秩等伏地叩首曰惟能識天命故如此自成叱之曰饒死去

內臣獻太子

賊大索先帝太子二王搜得太子定王于內官外舍太子送劉宗敏收視定王送李牟收視永王不知所

在賊封定王為寧安公

內臣獻太子自成留之西宮封為宋王太子不為屈初太子走詣周奎第奎即未起叩門不得入因走匿內官外舍至是獻之自成命之跪太子怒曰吾豈為若屈耶自成曰汝父何在曰死壽甯宮矣自成曰汝家何以失天下曰以誤用賊臣周延儒等自成笑曰汝亦明白太子問曰何不速殺我自成曰汝無罪我豈妄殺太子曰如是當聽我一言一不可驚我祖宗陵寢二速以皇禮葬我父母母后三不可殺戮我百姓

明季北畧 卷之十 蒙

姓又曰文武百官最無義明日必至朝賀次日朝賀者果一千三百餘人自成歎曰此輩不義如此天下安得不亂于是始動殺戮之念

官人魏費節義

時官人大亂諸賊帥率其騎皆環申執兵先入清官諸官人逸出遇賊復入官人魏氏大呼曰賊入大內我輩必道所污有志者早為計遂躍入御河死頃間從死者積一二百人官人費氏年十六投晉井賊鈎出之見其姿容爭相奪費氏給曰我長公主也若不

得無禮必告汝主羣賊擁之見自成自成命內官審之非是賞部校羅賊羅擄出費氏復給曰我實天潢之元義難苟合惟將軍擇吉成禮死生惟命賊喜置酒盡歡費氏懷利刃俟賊醉斷其喉立死因自刎自成大驚令收葬之掌書官人杜氏陳氏寶氏爲自成所取而寶氏尤寵號曰寶妃又有張氏亦雙之自成集宮女分賜隨來諸賊每賊各三十人牛金星宋獻策等亦各數人

廿一得先帝遺魄

明季北略

已酉午刻得先帝首問繼于煤山乃以雙扉同昇母后二屍出送至魏國公坊下上以髮覆面服白衫短藍衣元色鑲邊白綿袖背心白袖褲左足跣右足有綾襪紅方舄衣前有御筆血詔云朕自登極十七年致敵入內地四次逆賊直逼京師雖朕薄德匪躬上千天咎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面目見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又墨書一行云百官俱赴東官行在蓋上未崩時殊書論內閣託成國公朱純臣輔太子故上書此

俗謂閣臣已得殊諭也不知內臣持殊諭至閣閣臣已散置几上而反報上已不知所在矣文武羣臣無一人知者外人喧傳以爲駕已出也賊見墨詔因此有疑于純臣立命誅之籍其家

甲乙史云詔云因失江山無面目見祖宗于地下不敢終于正寢載在廿二日止言墨誓不云血日星不晦錄云上嚙指出血誓于衣袂曰朕之失天下皆因文官不合心武官不用命以致如此文武可殺百姓不可殺

明季北略

未時逆賊發錢二貫遣太監市柳木棺枕以土塊停于東華門外施茶菴覆以蓬厥有兩僧誦經老太監四五人王太監極薄一棺亦在其旁百官莫敢往哭惟襄城伯李國禎與兵部郎成德主事劉養真撫棺大慟國禎哭求諸臣公疏請葬先帝成禮適僞文諭院顧君恩自內出呈稿求其上達君恩答云諸公牛屬沽名豈盡爲舊朝廷起見也碎其疏擲之已而殿上青衣持一硃批云帝禮葬王禮祭二千待以祀宋之禮百官又求以帝禮祭少頃青衣傳云准行了二

十三日辛亥乃改號先帝后出林官二以丹漆殮先帝。熱漆殮先后加帝翼善冠。衮玉慘金靴。后袍帶亦如之。設祭一壇自成亦出。四拜垂淚。順天府偽府尹行昌平州撥夫造壙于四月初三發引。初四安葬。擡柩止二三十人。賊數騎從得勝門送出。草草掩葬。凡從逆官往拜賊亦不禁。然至者甚少。諸臣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九人。餘皆蹕昵過之。惟主事劉養貞以頭觸地大慟。

大事記云。莫葬西山長陵之斜。惟饑城一人往送。是明季北畧卷之十

時天地昏慘。大風颺沙。如震。號日色。轉淡無光。都城內外黑風業隱不散。皇極殿作白色。

劉青田繪圖

初燕都之遷鼎也。大內有密室。劉誠意留秘記。鑰甚固。相戒非大變勿啟。癸未秋。大清兵圍城。先帝欲啟視掌印。內臣叩頭固諫。不聽。室中惟一櫃發之。得繪圖三軸。第一軸繪文武百官數千。俱手執朝服。朝冠披髮。亂走上。詰問。內臣叩頭答云。或恐官多。髮亂。第二軸繪兵將倒戈棄甲。窮民負襁奔逃。上又問。

內臣又叩頭答云。想軍首叛也。上勃然變色。內臣請止。上必欲展第三軸。軸中像酷肖聖容。身穿自背心。右足跣。左足有襪。履披髮中懸。干今日分毫。不夾。內臣曾密言于國丈。且囑勿洩。有長洲縣官生陳仁錫。子濟生。假館嘉定府。確有與聞。豈非厄運。有定乎。仁錫字明卿。號芝臺。濟生字皇士。

或語予云。當張李之日。熾也。南都史可法屢上表。章上亦時閱。一夕方覽奏疏。忽見一人麻衣前立。上怪問之。禁內深嚴。安有若人。命左右執之。閹監

明季北畧卷之十

突前其人徐行去。尋逐之。其人奔至庫門。即入內。不見。諸璫視門。則又回閉。不勝駭異。還報上。上親幸其地。見一密室。乃劉青田所封。緘鎖甚固。上啟視。見三軸云云。

諸臣投職名

廿一百官報名者甚眾。以擁擠故。被守門長班用棍打逐。早起承天門不開。露坐以俟。賊卒執辱之。竟日無食。有云。肚雖飢餓。心甚安樂。賊初入時。縉紳恐以冠裳賈禍。悉毀其進賢冠。及二十日。見賊報名偽。

至笑口頰開從梨園中覓冠冠之費論三四金廿一日各穿本等吉服入朝。陳演朱純臣勸進不得入。近午王德化白內出。以張縉彥誤國。批其頰。戶部侍郎黨崇雅。給事介松年御史柳寅東。各方巾色衣。自西長安騎馬入內。蓋柳黨在通州降。介在保定迎降也。督輔李建泰亦于是日入城。成。遇之。

廿二庚戌

主事劉養貞于皇極殿叩頭請誅誤國奸臣張縉彥魏藻德陳演賊云。先朝時何不言。立斥之。

明季北略卷之二十

商

劉貢士曉天文秘數

是日。叛監杜秩亨。選擇諸內臣。以供自成使令。先是。有劉貢上者。江西吉水縣人。往來京師。授徒二十年。中費多出其門。又精堪輿。兼曉天文秘數。甲申聽選。夜觀天象。知國家不利。不敢赴選。寓門生杜秩亨家。三月間自成猖獗。與秩亨夜登園中。高阜仰視天象。連呼云。好不好。主上有難。秩亨問曰。門生趨避何如。劉怒曰。汝曹食君之祿。應盡忠報國。乃問吉凶。得毋有異心乎。吾未授職。猶可遠避。免禍。次日出平子。

門不知所之。至是秩亨果叛。

廿三辛亥諸臣點名

百官囚服立午門外。約四十餘人。凡遇賊黨。咸強笑深揖。及纓宋至。數人跪問新主出朝否。宋罵曰。汝曹不戮為宰。此時豈不耐耶。眾面然却步。日曛自成出。據蒲座。牛金星劉宗敏李過白廣恩官撫民梁甫。戴天成馬代崇義。并宋企效張燁。然雖精侯恂黎志陞。葉初春等。左右兩班列坐。初侯恂下獄。三月二十賊出之。都司董心。亦自獄出。備言中國情形。及江南。

明季北略卷之二十

李

勢要自成。大賞之。時董心。為首。率領百官。期見自成。時呼心。葵。稱。拜。三。留。聽。用。聞。迎。降。者。皆。係。李。賊。代。為。賄。買。得。售。而。心。葵。諸。人。為。之。通。線。者。也。故。率。先。降。賊。自成。戴。尖。頂。白。瓊。帽。藍。布。上。馬。衣。騎。輪。鞍。坐。于。殿。左。偽。宏。文。館。大。學。士。牛。金。星。坐。于。殿。右。檯。上。鴻。臚。以。女。唱。名。由。西。而。東。魏。藻。德。首。向。自。成。叩。頭。求。用。云。云。牛。金。星。將。舊。緡。紳。一。部。置。于。地。下。執。筆。在。意。花。點。應。違。者。用。軍。法。怒。詞。臣。衛。允。文。楊。昌。祚。林。增。志。宋。之。繩。等。削。髮。令人。剪。其。餘。毛。皆。曰。既。已。被。削。何。又。

報名眾皆失色。自成對劉李牛願諸賊云。各官于城破日能死便是忠臣。若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削髮之人不忠不孝。留他怎的。至晚金星令人以手摩官之頂曰。一雙兩雙。以覈其數。既點訖。獨拔九十二名遣兵士押送偽吏政府。宋企郊聽用人分三等授官。大都新科者居多。人物豐偉者為上。不入選者。每官用馬兵二人。執刀押候。忽傳偽旨云。押往西四牌坊去。即用鐵鏈串鎖。每五人一串。各兵馳馬驅逐。如羊豕然。行稍遲者。刀背亂下。至有仆地暈倒。踏

明季北畧 卷之十

李

作肉泥者。中道忽又傳一偽旨云。前朝各犯官俱送權將軍劉府中聽候。施行即押到劉方挾妓。囉呼。不暇審鞠。仍命各兵守視。以俟來朝。各官因服羈繫。腹中餓甚。即囑項大僚有拾兵士。饜餘以饒死者。家人輩謂生已戮。是夜羣聚合謀。挾重賞而逃者。亦不計其數。是日點名完。凡用者分付在外。聽候榜文。下午出榜。選授宏文館掌院何瑞徵。編脩周鐘。大理卿劉大鞏。寺丞項煜。兵諫光時亨。禮政府從事韓霖。吳文熾。國

子學錄錢位坤等。其九十二名。第二榜特選兵政府左侍郎左懋泰。鎮守山海關等處地方。第三榜特授宛平縣。臨順舉人王仙芭。山東濰縣令。第四榜補選各省州牧。吳篋。傅學禹等。各省縣令。朱國壽。王之鳳等。共五十名。

秀才朝賀。偽尚書宋企郊叱曰。朝賀大典。安用若輩。速回讀書。候新天子頒行考試。數日後。果試諸生。首題天與之。次題大雨數千里。

明季北畧 卷之十

李

前朝所考授新主。另有一番規制。恐不能盡循舊例。諸人力懇一體選授。企郊曰。諸公好不解事。新天子御極。自當另用一番人。前所考試。不過安眾人之心耳。以予為諸公謀。不如歸去。為上諸人。既絕望。于是以漸逃歸。大事記云。宋企郊登堂點官。三日一選。隨賊西來。生員及偽將。俱移送吏政。選用縣。企郊亦肯做。倚任人逃回。

廿四日壬子

劉宗敬以人試新夾棍夾其隨來書役二人于天街
次日即死。夾木俱有稜。鐵釘相連。皆入京造者。宗敬
之門立二柱。磔人無虛日。日便服入西華門。止四騎
前導。

大事記云。二十四日賊欲僭位。纔上坐。即呼頭痛。如
等。昏絕。輒顛下。後三上殿。皆如前。又見數丈白衣人
前立。華蓋蟠龍髮爪。俱動。想而止。是日賊驅勦衛
武職官。擄至平則門外斬首。

李自成改制度

明季北略卷之十

李

明朝制度。賊任意紛更。開改天祐等名。六部尚書為
政府。翰林院為宏文館。詹事府不用。文選司為文諭
院。御史為直指。給事中為諫議。五軍為從政。布政為
統會。巡撫為節度使。按察防禦使。一云兵備。改防禦
使。尚書為尚契司。太常鴻臚俱屬禮政。大僕寺為驗
馬寺。通政使為知政使。中書為書寫房。府為尹州。為
牧。縣為台。凡差選皆宋金郊。至之。武臣守備為守領。
把總為守旅。太監止用一千人。八服領尚方。以雲為
級。一品雲一二品雲三乃至九品雲。悉如之。常用軍

銀角三等。廢乘馬大篆。印符小篆。日契先衛永昌
錢字不成文。又鑄九璽不成。

賊改印為契。用小篆。有一降官進言于偽尚書曰。契
宜用大篆。不宜用小篆。賊大罵曰。奴才我前番已要
殺你。今又來多口討死耶。

又四月初一日。改大明門為大順門。頒發冠服。大僚
則加雉尾于冠。服方領。改收各牙牌。自務明光。案令
成字。

保定始陷

明季北略卷之十

李

時畿內各屬望風歸順。惟保定猶誓死拒戰。至四而
環攻力竭不支。二十四日方陷。一時死難諸臣。則有
知府何復。萊州人甲戌進士。方到任。未幾城陷。被火
燒死。同知宋立。聞變。即刻投繯。太監方正化。城頭被
殺。鄉紳則原任光祿寺少卿張耀。彥自經。進士張羅
俊。罵賊遺書。武進士張羅輔。城破巷戰。手刃數人。以
及于離。張氏婦女幼子老幼一門死者二十人。都指
揮劉忠嗣。罵賊不屈。舉人張翬。抗賊被殺。高經被執
殺。死水中。劉會昌與御史金毓峒另有傳。

東村老人曰自殺與被殺同為捐生之人也。一捐生則名義兩全。忠節不失。其于此生無愧于一代有光矣。惜乎匹夫匹婦名湮沒而死者甚多。不傳耳。

大事記云。宰相李建泰守保定。賊至。即命中軍繼城迎降。史略云。賊犯保定。李建泰已病。中軍郭中傑。隨城降賊。兵潰。賊入保定。建泰被執。雖所載異詞。要之建泰身為宰相。不如小臣之殉節。而保定之堅守。亦勝于京師之易破多矣。

明季北略

廿五癸丑拷來百官

甲乙史云。有稽勳司持刺召京紳劉餘祐。孫承澤。甫即席。即問劉借四萬金。孫二萬。且曰。宜早。若遲二日。即不得從容矣。午後。喚諸文武進內。點名。幽閉。飢餓。一日夜。至次。早點過。共縲八百餘員。五人一連。俱押銀田皇親府中。着劉宗敏用夾棍拷打。招認賊銀。凡十晝夜。又拿京城富商居民。極刑追逼死者千餘人。云。諸臣黎明候起。日中劉宗敏始出。逐一唱名。坐賊重者數萬。輕亦及千。有沈學錦。最者亦迫招至可。

金餘可知矣。輸不及數。稱貸于前門官店主人。即無一而交。券立不敢不應。有見其劣者。云。某官同妻某氏。借救命銀若干兩。凡追賊皆劉。敏政李并二偽都督主其事。至即大拷。有一御史潛入劉宗敏府中。竟為幕客。歌唱狎睡。獨免于禍。凡降賊官。有年少面白者。為賊輩戲弄百端。甚至作龍陽。

明季北略

李

萬三萬翰林一萬。部曹千計。勳戚無定數。人財並罄。英國公慘死最酷。自廿三至廿六日。滿街遍捉士大夫。拘繫行路之人。如湯雞在鍋。廿七日。牛金。是應名會極門用者。從東華門出。送吏政府收用。列名部門外。不用者從西華門出。兵露刃排馬押繫。劉李二賊私寓。鎮撫司梁清宏及史館辦事。衛幕雜流。夾俱竟日夜不放。廿八日。用者高冠鮮服。揚揚長安道上。不用者夾逼金錢。號哭之聲。慘徹街坊。受刑諸臣。先後不一。楊汝誠。獻美姬獲免。不留用。張忻。未刑而

賊拷過又被他賊鎖去拷打不休每賊將一人領長
班五十名緝訪官民藏蓄長班一人每日限訪過
件名曰公刺

賊兵大索時厚結長班及無賴子弟使為鄉導本地
鄉紳如周鑑劉餘祐梁以樟米萬鐘吳邦臣沈自彭
等咸蜂聚其家恣意掠取與籍沒無異至青矜白戶
稍立門堵無幸脫者賊兵滿路手携麻索見面稍魁
肥即疑有財繫頸徵賄有中途借貸而釋者亦有押
至其家任其揀擇而後釋者若縛至劉宗敏偽府便

明季北略卷之十

率

無生理

賊初入城時先假張殺戮之禁如有淫掠民間者立
行遣還假將犯罪之犯殺死四人分為五段據稱以
淫殺之故也民間誣信遂安心開張店市喧嘩自若
自貨賊事起金銀所罄繼以綉段疋僅一企而商人
錢貨為之一空賊之巧干行劫如此四五日後志行
殺掠先令十家一保如有一家逃亡者十家同斬十
家之內有富戶者闖賊自行點取籍沒其中下之家
聽各賊分掠又民間馬驟銅器俱責令輸營于是

刑其妻子輸銀萬兩始釋郝晉輸銀五千兩釋不用

王都三次受夾三次輸銀釋夾即死願銘被夾其僕
痛貫以逃賊將遁時索賄無應受害夾之甚者大臣
則李遇知王正志嗣臣則楊昌祚林增志衛允文其
未甚者金之俊王鰲永張維機胡世安李明睿也高
斗光者被迫銀欲夾其子請代得免張允翔雷跳龍
沈維炳方拱乾楊士聰趙士傑李士淳劉明侯吳邦
臣不夾收繫四月初一日宋獻策云天象慘列日
色無光亟宜停刑初七日自成過宗敏第見庭院

明季北略卷之十

率

夾三百多人哀號半絕自成云天象示警宋軍師言
當省刑宜酌放之此中縉紳十一餘皆雜流武弁及
効勞辦事人釋千餘人然死者過半矣宗敏進所追
銀萬萬李率刑寬所進不及半以已所有奏償人皆
稱之初八日己丑賊盡釋諸戮者于是吳履中張鳳
翔盡數南歸御史馮侯用梁清宏體甚肥故釋夾
即死

賊初入城不甚殺戮數日後大肆殺戮即降而授官
者諸賊將長班審問如云其官有金即鎖去拷打一

城百姓家家傾竭

凡拷夾百官大抵家資萬金者過追二三萬數稍不滿再行毆比夾打炮烙備極慘毒不死不休如願降者帶歸秦中存亡莫測

燕都日記云三月廿一日官投到凡勲衛懿戚等官暫令精兵押去聽候民房仍聚一隅不許星散有信宿不見米粒者廿四賊點勲衛武職官五百餘員綁至平子門外斬首

凡追贓輸納見銀加二首飾十不當一珠玉玩好一

明季北畧卷之十

書

樂擲棄衣服極新者價錢許大綴匹不及兩外羅織之前門商舖凡有樂親株連無不搜括立盡如蝗蝻集野草木為空

賊黨有夙怨無不立報如總兵王朴重辟在獄子琦以千金託陳君美營解君美以好語欺琦而沒其金至是琦在賊黨遣人召君美君美猶恃父執欣然往謁琦數其罪縛而縛割之

大事記云三月廿二錦州偽官執鄉紳曹吏部殺之殺其家偽官多陝西洪洞人皆生員之無籍者奸淫

貪殺民不敘生

甲乙史云四月初一畿內山東河南守令多秦晉亡賴單身赴任恣意威虐首稱助餉紳受賜少忤而辱隨之又徵少艾專恃剽奪人始憤痛息替矣

姦淫

賊初入城先竊娼妓小唱漸次良家女子弟臉稍白者輒為擄去或哀求遠家賊仍隨之婦女淫污死者無算

賊兵初入人家日借鍋爨少焉日借床眠頃之曰借

明季北畧卷之十

書

汝妻女姊妹作伴藏匿者押男子徧搜不得不止愛則搜置馬上有一賊挾三四人者又有身樓一人而餘馬挾帶二三人者不從則死從而不當意者亦死一人而不堪眾戮者亦死安福衛衛一夜婦女死者三百七十餘人降官妻妾俱不能免悉怨悔欲逃難脫走惟確難諸臣家眷賊兵絕不敢犯

北路凡受偽府縣官遇賊兵過先搜民間婦女供應稍或不足兵即以刀背亂下偽官苦不可言美者擄去惡者棄下仍命本官云招待後來者用婦女供沿

之苦如此偷生者少雖死節者亦不得清潔耳

燕都日紀云賊將各踞巨山去籍沒子女為樂而兵士
充塞巷陌以搜馬搜銀為名沿門淫掠稍違者兵加
其頸門衛甚嚴即欲脫免不可得也不顧青天白日
恣行淫虐

大事記云至有八賊輪姦一幼女立刻而斃又有一
士子女被姦告之賊官賊官先喚女囑曰汝若認姦
便斬汝頭及審女不敢認遂坐誣殺士子而賊黨益
無忌矣

明季北略

卷二十

新世宏勳云賊兵每得一婦女即昇擁城上挨次行
姦循環不已婦人即時殞命或遇賊將過恐被責竟
向城外拋下

三月廿六勸進未末

先是廿三朱純臣陳演率百官勸進不得入廿五偽
禮政鞏情示隨駕各官率耆老上表勸進情故陝西
提學僉事也至次日廿六甲寅為勸進之始其表有
云比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慚德周禮自侈為
得意之語四月初一未獻策奏帝星不明速宜登

位初三鴻臚官在繫者悉復原官習儀以候即位時

四月三六九日官民三次勸進牛金星云六位未正
恐事有中變動自成會同禮府鞏情出示定十七舉
此大事百官十二午門前演禮十三皇極殿演禮十
五日頒詔十六幸學宮行釋菜禮文武百官俱往園
邱候郊天加袞冕併行祀廟定功等禮遷太祖神位
于歷代帝皇廟其餘太廟祖主盡行燒燬此示一出
降臣鞏情不俟臨期竟于四月初四入太廟將太祖
神主捧出送入帝王廟中其餘立時燒去京師無不

明季北略

卷二十

唾罵

或持黃袍示賊賊目不可開引至皇極殿金臺金頂
雕龍若將下噉輒目眩頭痛雖云三六九日朝集然
遲遲未正南而者以此往代篡竊之輩幾或搖地或
陷咎徵亦何可誣也

賊偽製一盒刻永昌年月日于中密置大內令人簡
得詐稱符命又詐飾番僧數人稱西域某國知新天
子登極入賀

先是四月初牛華出示定十二演禮忽東報急十二

日自成出京廿六回京廿七忽傳登極預設國節于城外百官朝賀

甲乙史云廿九李自成稱皇帝位于武英殿道尊七代考妣為帝后六政府各一赦書稱大順國永昌元年。

選陞降臣

甲乙史云三月廿六日選陞四品以下百餘人詞林則楊觀光梁兆陽改侍郎項煜改太常寺丞韓四維降脩撰薛所蘊改司業何瑞徵高爾儼方以智傅鼎

明季北遷

宋

銓楊廷鑑陳名夏如故張之奇為順慶府尹六科則申芝芳朱徽劉昌戴明說彭瑄孫承澤金煉色光時亨時敏改科為諫議止時敏改為縣令御史改直指使則朱銓張懋晉蔡鵬皆表希度祭必泓韓文銓陳羽白吏部改從事則沈自彭熊文舉郭萬象王顯楊元錫其餘大理卿劉大鞏光祿卿李元鼎太常卿吳家周鴻臚卿張魯驗馬卿宋學顯尚契卿葉初卿學祿錢位坤助教李森先皆改授者凡銓選皆宋企如王之

三月廿七日卯

吳三桂挾大清騎叩山海關賊將不能禦

廿八日丙辰

內官降賊者自宮中出皆云李賊雖為首然總有二十餘人俱抗衛不相下凡事皆眾共謀之時偽國公劉宗敏以爭我叛將白廣恩故遂生心及京城陷逆聞多擁金帛自豐積宗敏雖之不獲心益離出大事記

程源移營赴唐廷

明季北遷

宋

初三月二十日天津兵道原籍將領降進士程源以書勉餉部唐廷彥忠孝大義且云天津撫備義曹師友義亦有有心人今糧廣兵眾據賊腹而侯恢復中興之奇勳也唐請源入城議戰守此源至城頭防備兵大躁劫餉虛盡歐廷彥幾死先是馮元慶為天津撫臣聞京城變聚將士泣血誓勿二門下已無一人應之津道原籍宗秦之蒲人赴官時遇賊賊禮之厚留母為質因縱之許內應比至津即張皇賊勢相離聞及都門賊報至率紳士先表迎降兵民皆從風而靡

大揚黃旗。城檣署之曰天壁。民順因而津民各用片
紙書民順。旗門前總兵曹友義單騎斬關出。魏宗率
兵邀敵之。逼元颺。迎賊元颺不屈。副將金斌總兵曹
光先指揮楊維翰俱叛。稱表降。二十一。金斌移營演
武場。源復就見說之。唐廷彥傷重。移至馮元颺。皆在
軍。論以大義。起兵不動。斌且勸廷彥留幕下。源先機
退。急以書諭從賊。圖南一。意為千載榮辱之關。不可
不決。唐回書云。重傷難存。自反無能報國。惟一死而
已。家孫年八十有三。皆兄過敵地。幸婉曲慰之。有子
明季北略卷之三十一

程源移書邱祖德

二十八日。程源移書山東撫臣邱祖德曰。我皇上未
有失德。頃據諸臣泄泄餉缺。兵單致賊淪。我神京殞
我君父。普天率土。同此悲號。又云。江南財賦之地。子
弟多豪賊。不先窺而以貽。我彼豈能舍步騎而與我
爭長江之險耶。況有我蜀據其首。走西安。後七日也。
而楚豫橫其腹。甘肅傾其心。江東老成。尚有人義旗

一舉彼擄此擊。克復直指。願聞耳。而議者不察。以賊
有成焉。其亦借賊為富貴之資也。

二十九日丁丑

程源又移書天津鎮將曹友義曰。天地反覆。三光晦
蒙。痛哉。食君之祿。謀君之事。若是矣。前高天津。已與
將軍見及此。彼時相商。便將天津一派。為託將軍亦
毅然不讓。今茲胡然大失哉。昨泊津門。乃知兵以無
餉故。為原毓宗誘去。然將軍所部。德丁五百。如父子
今雖叛去。其心必不忘將軍也。目下偽百佈列。皆為

明季北略卷之三十一

無籍各州各縣。無一人能為守者。即使收捕擒斬。大
功亦計日可集。嗟乎。魁湖龍去。青宮暴因。敷天掩泣。
之時。正臣子指躬之日。無負國恩。不污史筆。勉旃自
愛。

初四辛酉

燕都日紀云。牛金星吉服至。吏政府同宋企郊。考試
舉人。出題天下歸仁。焉蒞中國。而撫四夷也。自天佑
之吉。無不利。等題。搜簡封門。就試者約七八十人。大
率本地舉人居多。又有一僞示云。各省直。將試候旨。

定期即于中秋時舉行初五日偽相府揭曉取實授舉人五十名。餘俱革退。三考吏員及監生紛紛告考俱不准。一云順天偽府尹考試童生出天與之及大雨數千里。考生員出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次日即發案。

初五壬戌

山東郡縣寇賊克斥。濶濟南尤甚。行道不通。偽將董學禮奉權將軍命率兵南下。偽將白某往天津一路催餉。而北直等處皆有大小智勇果毅偽將軍。

明季北畧

分駐

初六癸亥

李自成召父老至武英殿。問民間疾苦。濟南撫標

甲軍梅某推官德性橫殺之。甲乙史云自殺。

初七甲子

武定州東南市皆賊

初八乙丑

濟州城外皆賊。殺人如麻。行已不免。

初九丙寅

馬部將莊朝梁劫單縣為民所殺

初十丁卯

賊盤祿米倉。并大通橋光祿寺等倉。凡積米俱見數造冊。

十一日戊辰殺勦賊大臣

初四日賊聞東師日進。思甚。躬叩劉宗敏李自成其出禦。劉李耽樂已久。殊無聞志。逆聞乃下令十三日親征。至是東行之期已定。取勦賊大臣皆殺之。于是內閣陳演。定國。徐允禎等。諸成晚官。都指揮以上。錦

明季北畧

衣堂上。良俱死。方岳貢。邱瑜。予。繩。自縊。以成晚女婦。配給軍卒。又押諸繫官。至宗敏寓前。繫坐于路。側。徐次。取殺一內官。自言輸銀千兩。金九十兩。亦殺之三鼓乃釋。

十二日己巳自成東行

李自成出正陽門。太子衣綠。隨後。馬尾相衝。劉宗敏繼後。惟留李自成金星守京師。

十四日辛未

西長安街有私示云。明朝天數未盡。人思效忠。于本

十四日辛未

西長安街有私示云。明朝天數未盡。人思效忠。于本

西長安街有私示云。明朝天數未盡。人思效忠。于本

月二十立東宮為帝。改元義興。初劉宗敏嘗誅私示處居民數十家。今粘貼黃牆上。無所用。由是戒惡密聞于自成。

大事記云。山東高苑縣知縣蘇方泰之漢中人。頗有智畧。陰養死士二百名。圖南渡。方在秦兩戰。中其助告人以李賊不足為。又言秦縉紳士。如都中云。

十五壬申

李自成至晉陽。何爾德以望日。參牛金星金星論。

明季北略 卷二〇

論

訛言四起。各自詭思。無事少出。由是降官皆生悔心。人思竊逃矣。

大事記云。新城土賊王錦盤以數千橫行。轉家樹一帶道路為梗。是時韓王張三姓舉義合兵。得數千人。事稍遲。聞賊猝至。乃據丹西行入海。

十六癸酉 截金入秦

賊拘銀匠數百人。凡所掠金銀。俱傾成大磚。以驢馬駱駝馱往陝西。舊有鎮庫金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萬錠。錠皆五伯兩。鑄有永樂字。每錠二錢。不用包異。

諺曰。三千七百萬錠。損其奇畧。即可兩年如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括。海內騷然。而扇輪如故。豈先帝未親遺籍耶。不勝追慨矣。

子謂果有如此多金。須驛馬一千八百五十萬。方可載之。即循環交負。亦非計月可畢。則知斯言未可信也。

十七甲戌

李自成至永平。總督王永吉以三十騎戎裝乘馬。間道南下。癸未進士王道成。山西平陽縣人。城破。

明季北略 卷二〇

論

降賊賊投青州防禦使。單騎到任。城中人皆請命。相視不敢動。時衛衛尚在城。百姓自亂。無能援衛者。

十九丙子

東報益急。留守賊于京城內。大搜兵。皆由是城門益嚴。

五壬午

偽禮政府示云。主上。不日東還。該衙門速備登極儀物。

廿六癸未

李自成回京 有朱師欽者慶藩宗室為香河知縣
棄官走吳橋偽防禦關傑囚之于德州傑與州牧吳
敬文征比餉銀酷急貢官馬元驥暗相糾結諸生謝
陞一呼而起殺傑徵文出師欽為主權稱濟王移告
遠近殺逐偽官未附者四十餘州縣 大事記云充
青登萊等處堅壁自守

廿七甲申

賊縱其下大肆淫掠無一家得免

廿八乙酉

明季北畧卷之十

余

泊頭秀才郭樹家富賊擄入京去

廿九丙戌

李自成稱帝 午後通草入宮處處皆滿

四月三十日自成西奔

丁亥昧爽李自成西奔群賊皆從劉宗敏先與吳三
桂戰時已射傷臥長桌上用被蓋覆手足而出隨來
舊官皆有軍護新用者無之薛所蘊以宋軍師密令
得出牌諭百姓出城避 數十里之外即遭殺掠賊
先于宮中列炮放火各私寓亦放火零賊飛馬殺人

百姓各以牀几室塞巷口或持挺突出擊之須臾九
樓城外皆火賊東西馳不得出至暮皆斃城外草場
之火與宮中火相映徹夜如白日

程源云賊兵盡從齊化門出自成仍穿箭衣但多二
黃蓋耳從賊偽官俱于齊化門叩頭賊傳免送後隊
至午刻盡出 又云西戌之間逆闖擁大兵出前門
止留殘卒數千在內放火三十日天明宮殿及太廟
俱被焚燬止存武英殿宮女復逃出無數大內尚有
重大器物無賴小民于煨燼中取攫無遺午間九門

明季北畧卷之十

余

亦火止留大明門及正陽門東西江米巷一帶未燒
蓋賊留一面出路也其未出者悉為百姓所殺凡二
千餘 樵史云賊焚五鳳樓九門放火火光燭天號
哭之聲聞數十里

賊無他伎倆到處先用賊黨扮作往來客商四處
傳布說賊不殺人不愛財不好淫不搶掠平買平
賣蠲免錢糧且將富家銀錢分賑窮民頗愛斯文
秀才迎者先賞銀幣嗣即考校一等作府二等作
縣時復見選來府縣偽官多係山陝秀才益信為

真于是不通秀才皆望做官無知窮民皆望得錢
拖欠錢糧者皆望蠲免真保間民謠有開了大門
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等語。因此賊計得售賊
阻益張。只以三四人或四五人便來到任。謔言大
兵在後卽至地方官聞風先遁。而偽官儼然南面
矣。
賊不識字。其偽勅書告示多別字。如廢弛訛費弛
事務訛事。驚有戶部吳虎爲賊用。復其官賊每呼
其名爲吳虎云。

明季北畧卷之三

賊兵入城者四十餘萬各肆擄掠自成或禁止輒
諱曰皇帝讓汝做金銀婦女。不讓表輩耶。

賊謀劫滑漕河中湖賊得花缸去花以爲馬槽無
用大者以搗蒜小者作油盞

東村老人曰自成入京大類赤眉東集。蓋盜賊之
性本無霸王之畧或者天厭內外諸臣貪風熾盛
特生此惡魔以蕩滌之耳

李自成祖墓

先是陝西參政都任賈李賊所至掘陵塚甫甚汪

卽拘李氏宗而誅自成父母。誰能何在初味不可則
大呼吾將盡掘李氏墓如有報者掘視則膚色如生
骨且有肉。乃刀劍而裝箱之

李自成謠讖

宋獻策云我主止可爲馬上王。溯過幾年而已。又云
週秦而興。週魯而亡。又前月掘一石碑云流人順河
干。陷在十八灘。若要上雲天。墮落鳳門關。又口謠云
自成割據非天子。馬上登臺未許年。只後諸讖概可
信矣。

明季北畧卷之三

李自成鑄錢

嘗思錢者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又非耳目之玩好。而
乃名之爲寶。亦自有說。蓋關平時之盛衰者也。前代
無論矣。卽身順季年私鑄盛行。大如鵝眼。每貫八分
予竊謂賤之至此。寶矣。其寶矣。且錢背俱鑄一馬形
是隱示崇禎之後卽有闖寇也。然闖寇之不久。亦可
于錢驗之。昔自成于山西鑄錢不成。至京又鑄。文轉
成大昌。又鑄九聖。復不成。豈非寶之所在。祗有司之
者乎。有西安人語予曰。自成之錢既重且大。民間不

使亦不甚用予問之曰其錢與今大異輕重不一每一錢有半兩重者作銀一分一兩重者作三分一兩半重者作五分二兩重者作錢極輕五錢起至二兩重止百姓市零星之物甚為不便以增減太多故耳凡用者俱將錢懸于項上不許藏腰袖中及大清兵入秦百姓悉棄錢于地而不取然則通寶者通行于世內為寶人間不行豈足為寶乎按民間偶有一二細錢此假錢非自成所鑄予聞馬喘之母見小錢而歎明衰真有識哉

明季北畧卷之十

牛

吳三桂請兵如末

吳三桂字長白高郵人遼東中後所籍管方絕倫父襄字兩環起家武科官都指揮使鎮守寧遠部下有精兵四萬遼民七八萬皆耐搏戰而癸丁突騎數千尤為雄悍敵至之輒遁崇禎十七年正月調襄入京提督御營初到議徹甯遠守關門三桂與勦督王永吉遼撫黎玉田等謂遼東前後衛復失甯遠勢孤難守宜徹甯遠兵民入守關門即京師猝有寇警關門之援旦夕可至上下其議給事中吳麟徵言衛之便

一時廷論羣譁諸國臣尤相左言無故棄三百里臣等不敢任其咎事遂寢迨寇患急朝廷悔之屢下旨徹督臣永吉三月封三桂平南伯徵兵入援三桂不即行及三月初旬始出關徒甯遠五十萬衆日行數十里十六日入關二十抵豐潤京師陷矣三桂聞變頓兵山海先是十六年春田皇親遊南京挈名妓陳沅顧壽而北田還京病死三桂使人持千金買陳沅去自成入京劉宗敏繫吳襄索沅不得拷掠碎甚三桂聞之益募兵至七千三月廿七將自成守邊兵二

明季北畧卷之十

牛

萬盡行砍殺止餘三十二人賊將負重傷逃歸三桂遂據山海關報至自成遣叛將唐通統兵往禦又遣叛將白廣恩統兵往承平救援廿九日自成使唐通與文武二人犒師銀四萬賈吳襄手書招三桂曰汝以身恩特簡得專閫任非真累戰功歷年歲也不過為強敵在前非有異恩激勸不足誘致此管子所以行素賞之計而漢高一見韓彭即予重任蓋類此也今爾徒飭軍容頓兵觀望使李兵長驅直入既無批吭講虛之謀復乏形格勢禁之力事機已去天命難

爾若已逝爾父須與嗚呼。識時務者亦可以知變。昔漢書徐元直棄漢歸魏。不為不忠。子胥違楚適吳。不為不孝。然以二者揆之。為子胥難。為元直易。我為爾計。不若反手斷壁。負鑽與棺。及今早降。不失通侯之賞。而猶全孝子之名。萬一徒恃憤驕。全無節制。客主之勢既殊。眾寡之形不敵。頓甲堅城。一朝殲盡。使爾父無事受戮。身名俱喪。臣子均失。不亦大可痛哉。語云。知子者莫若父。吾不能為趙奢。而爾殆有疑于括也。故為小計。至囑至囑。是書本牛金星作。使吳襄

明季北畧卷之十

奎

者。唐通至三桂營。言老總兵新主十分優禮。專待有軍共圖大業。以作開國元勳。且言東宮無恙。三桂得書。怒曰。逆賊如此無禮。我吳三桂堂堂丈夫。豈肯降此逆賊。受萬世唾罵。忠孝不能兩全。叱左右將來使斬之。又云。吾忠不成。孝不成。何顏立天地間乎。有自刎而已。帳下止之。參將馮有威進曰。吾輩願效死殺賊。今不如收其金幣。散賜士卒。然後起兵。使彼不及備。何必殺此偽官。三桂從之。遂伴喜曰。願一見東宮。而即降。報書復命。賊計以定。王往。即日遣賊將

擊定王赴唐通營時。洪承疇與三桂舅氏祖大壽俱降。仕。大清朝三桂遂往乞師。大清主許之。四月初四辛酉。三桂破山海關。唐通迎降。定王已至。三桂軍三桂檄自成云。必得太子而後止兵。致書絕父云。不肖男三桂泣血百拜。上父親大人膝下。見以父蔭。勅開義訓。得符罪戎。行日夜勵志。冀得一富以酬聖眷。屬邊警方急。當遠巨鎮。為國門戶。淪陷幾盡。見方力圖恢復。以為李賊猖獗。不久即當撲滅。恐往復道路兩失事。機致爾皆稽時。日不意我國無人望風而

明季北畧卷之十

奎

靡。吾父督理御營。勢非小弱。繞繞百雉。何致一二日內便已失墜。使兒捲甲赴關。事已後期。可悲可恨。側聞聖主晏駕。臣民戮辱。不勝耻裂。猶意吾父素負忠義。大勢雖去。猶當奪椎一擊。誓不俱生。不則刎頸。下以殉國。難使兒縞素號慟。仗甲復仇。不濟則以死繼之。豈非忠孝雉義乎。何乃隱忍偷生。甘心非義。既無孝實禦寇之才。復愧平涼罵賊之勇。夫元直在弟。為母罪人。王陵趙苞二公。並著英烈。我父嗷嗷宿將。痛為王臣。反愧巾幗。女子父既不能為忠。臣兒亦安

能為孝子乎見與父故請自今日父不早圖賊雖置
父屍俎之旁以誘三桂不顧也男三桂再百拜初九
丙寅自成得書大怒即盡戮吳襄家口三十餘人下
令親征十三庚午與劉宗敏九大帥等率兵四十萬
號八十萬出京往戰沿途七百里三桂聞之痛哭誓
師刻期勤賊軍聲大振時自成前鋒四萬先至關三
桂與之十三戰勝負相當十五壬戌自成至密雲十
七甲戌自成大隊王永平三桂兵頗少與自成對陣
日昃不遑暇食遂結虛營于關外使民帥為軍士多

明季北畧 卷之十

七

執旗鼓守之私易士卒入城飲食項之自成薄外營
將營中老弱盡行殺死長驅城下圍之數匝又從門
西一片石出口東突外城薄關內三桂見自成勢大
解與爭鋒先已請兵滿洲國是趨之臣 大清之九
王即攝政王也已與英王裕王發兵十萬將欲入塞
途遇三桂使者疑之與英裕兩王計曰豈三桂知戰
南來故設此誘耶且吾嘗三國彼都不能運克自成
一舉破之其智勇必有大過人者今特大眾親至
不在小得毋乘戰勝精甲有窺邊之慮乎不期分兵

固守以規勸帶遂頓兵不進駐營于松山嶺高張旗
幟休息士卒遣使往三桂營說之三桂復遣使往請
九王猶未信華三三九王始信而兵猶未即行三
桂遣使者相望于道凡往返八次而全軍始至共十
四萬騎三桂知 大清兵已在關外遂突圍出外城
馳入 大清營中見九王稱臣遂斃其首以白馬祭
天烏牛祭地揮血斬在劫箭為誓三桂為前鋒九王
總重兵居後隊英王張左翼統二萬騎從西水關入
裕王張右翼亦統二萬騎從東水關入于是三桂復

明季北畧 卷之十

八

入關盡斃其民開關延敵然迫于戰期兵尚未盡殲
髮恐無以辨夜半密令軍士以白布裂為三幅潤如
三指纏之千身以為暗記然布亦不能辨辨即以髮
足布裂用之約 大清兵見三指布者即勿殺蓋三
數與白色者取三桂及長白兵縞素之意也然九王
多謀不肯先與自成輕戰十九丙子使三桂為前鋒
與自成大戰于關內一片石一以觀三桂之誠偽一
以規自成之強弱欲坐收撫人之利日暮戰罷九王
始信二十丁丑三桂自成兩軍復合戰戰方酣九王

使鐵騎數萬以白標為號繞出吳兵之右銳不可當自成隨數十騎挾太子登廟岡觀戰有僧進曰此非吳兵必東兵也宜急避之已而見白標軍如風發潮湧所到之處無不披靡闖兵大敗自成狼狽遁難劉宗敏勇冠三軍亦中流矢負重傷而回時闖兵入都察意淫掠身各懷重貨無有鬪志故爾大敗屍橫八十餘里馬無罣地處所棄輜重不可勝計然吳兵檢賊屍內有數十金猶可私取若百金以外則不敢匿必獻之于師恐懷金既多則不肯力戰而思逃也

明季北略卷之十

十一戊寅自成駐兵永平三桂使人議和并請太子自成命張若愚奉太子赴三桂軍中請各止戰三桂允之約自成回軍速離京城吾將奉太子即位自成請如約既盟自成遂旋師三桂與兵不前是以自成得安行二十六日癸未自成回京三桂棄定王于永平專擁太子整軍而行一路移檄密告遠近自成聞報驕百殺于崇文門外毀折民房及牛馬二十七三桂傳帖至京言議兵不日入城凡我臣民為先帝服喪整備迎候東宮三十日丁亥自成西奔五

月戊子朔皇太子在三桂軍中傳諭京中官民各宜整肅靜候士民大喜相慶三桂兵至榆河大清國師撤其西行追賊三桂請護太子入都帥不許三桂夜送太子于高起潛所或云潛逃于民間陰導之入皇姑寺西江米巷諸商合貨為三桂家發喪每棺衣衾各費百兩初二己丑三桂兵追至定州清水河下斬賊將谷大成相光先階馬折足自成屢北北京城中俱延頸望太子至初三庚寅北京諸臣迎候于朝陽門外傳呼奉太子至多官望塵俯伏及登輿知

明季北略卷之十

非東宮也各駭愕而退及城門吳具前導者城上揭揮白標矣大清國來者乃攝政王入居武英殿侍郎王鰲永從入見上下同坐于地乃潛走出至初五壬辰沈維炳王鰲永金之俊授職名入內攝政王令各官俱照舊又具勸進表上之攝政王閉門不出其內院大學士范文程接見笑曰此未是皇帝吾國皇帝去歲已登極矣何勸進之有于是傳攝政王令自初六癸巳始為先帝設位帝王廟哭臨三日隨議諡號議葬隧侯事畢削髮禮部侍郎楊汝成稱典禮浩

縶不能獨任王問漢官何人最賢沈維炳等推舉李
明睿即命為禮部左侍郎明睿以病辭王曰爾朝皇
帝尙未收殮明日即欲令京城官民人等哭臨無神
主何以哭臨無論號何以題神主明睿開言大勳王
義之即命議諭于朝房諭先帝為懷宗端皇帝周皇
后為烈皇后安奉神主于帝皇廟初六至初八三日
百姓哀號如喪考妣尋命造陵眾以田皇妃墳宏廠
壯麗明睿厝先帝于中台周皇后居左田皇妃居右
甲乙史云初五日庚吉高巧李呈祥訪王慈永議號

明季北畧卷之十

七

慈永曰今日行所當行耳高李出城被劫因留潘通
濤范文程召詞林官止高爾儼應命議脩崇禎史爾
儼曰詹翰一體請書召之明日何瑞徵等皆入楊昌
祚林鏞志以重傷告假范許之范上虞人瀋陽衛籍
其祖鏞兵部尙書自瀋陽陷歷官至此每日坐午門
右決事故學士倪元瑤家人具呈扶柩回籍范差官
執令節送至通灣倪夫人肩輿出城如曠見焉○吳
三桂自成于保定勝之明日追至定州奪其駝馬
又三日及于真定逐之出關而止李自成過關方整

隊西行初六癸巳北京為吳臨先帝之始五城御史
監諸儀曹溶等五人因攝政王有照舊之甫儼然
即真朱朝錄者宗室之子書示稱順治元年奉旨若
先更易者從賊如熊文舉楊枝起朱徽等咸同哭臨
五月初七甲午大清國封吳三桂為平西王楊仕
聰家眷出北城門生方大猷遣家丁護送大猷者薊
州監軍隨三桂降大清令守通州也十一戊戌
大清國令虛燕城之半以屯兵盡驅民出城自是縉
紳雜出槩不致詰十二己亥三桂旋師入燕 十五

明季北畧卷之十

七

壬寅攝政王登武英殿受朝賀 王出示京城令官
民除服雍頭衣冠悉遵 大清之制自是京城內外
盡皆雍髮自洪武戊申至此凡二百七十八年云
錢敷曰陳沅身價千金皆有司敲朴萬民之膏血
也遂以殺吳襄一家不血刃而易中國之天下其
果傾城何如以一婦人而忠孝兩失矣
子按吳襄之被殺也一載自成得書殺襄家屬而
緊襄東行迨戰敗即梟吳襄首懸之高旂而返兵
如是則戰時尙未殺也然戰敗甫殺襄三桂何忍

使人議和。是不可信者一也。二云自成回京後。聞三桂移檄遠近而殺虜。是殺虜又在議和後也。則議和時。襄尙在自成所。三桂何無一言及之。且未聞交質之說。是不可信者二也。史畧遺聞俱載自成初出兵時所殺似爲近之。

附記野史

吳三桂欲倡義復仇。以衆寡不敵。遂親往大清國請兵十萬爲朝廷雪耻。大清不允。三桂力怨。大清曰。明朝文武數無信義。將軍欲建大功。本國何難

明季北畧卷之十

音

發兵助陣。恐成功之後。不知將置身何地耳。三桂曰。桂父子受朝廷厚恩。今日爲巨寇弑逆。士庶傷心。神人其憤。桂聞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家而後國。今君后俱遭慘弑。桂食君之祿。焉有坐視之理。如必計成敗而後行。是有覬覦于衷也。桂今日誓死報國。雖肝將塗地。亦所不辭。安問其他。大清王曰。將軍姑退。明日再議。明日三桂披髮掛孝。復進謁。大清主痛哭哀懇。大清主遂發兵。三桂因斬關而入。自成聞之。遣使以吳襄手書及檄文招之。檄王大順。

國王應運龍興。豪傑響應。附唐通祖光先等。知天命有在。四面革心。朕嘉其志。俱賜綵報二十疋。黃金二十金。白金四十兩。所將兵卒。先給四月兵糧。俟立功日。量功陞賞。抗命周遇吉等。具服五刑。全家誅戮。刑賞昭然。判若白黑。爾等當審時度勢。棄昏就明。安享令名。功業齊世。孰與棄身逆命。妻子戮辱。大福不再。後悔噬臍。檄到須知。三桂得書。不悅。遂答書以絕。父自成復使唐通往。通見三桂曰。將軍久在邊關。初高杆馬。豈意奸臣敗事。國喪君亡。天下生靈塗炭久矣。今

明季北畧卷之十

音

新主懿達。宏博稠羅。英豪雖無。善舜之仁。頗有湯武之德。渴慕將軍。盛望一見。即當到拜。位在諸臣之上矣。三桂佯喜曰。前口使者言之。無緒。使我一時忿躁。遂致决裂。如此。今家君見在羈囚。恐旦夕不保。桂方悔恨。幸將軍駕臨。自當改絃易轍。共建百世之功。但東國之兵已入內地。勢難挽回。惟一戰敗之。然後可掩甲趨朝耳。通曰。通雖弱。願隨鞭撻。三桂曰。神業與東國有約。若回兵直指。無以爲辭。煩大兵先出。東兵情桂相取。戰必無謀。我兵出其不意。從後夾攻。一

戮可滅矣。通大喜率兵出關與大清合戰大敗退走。吳營心砲發吳兵殺出內外受敵通逃走。三桂沿途遍張告示云。欽差鎮守遼東等處地方總兵官平西伯吳示。為復大仇。嚴大寇。以奠神京。以安黎庶。事切痛先皇被弑。且古奇殃。劇寇披猖。往代未有。凡屬臣僚士庶。能不碎首殞心。今義兵不日來京。爾神於百姓。須各穿縞素。協力會勦。所過地方。俱應接糧草。務期整搆。集八鐵介。無遺庶使克復神京。莫安宗社。乾坤再整。日月重光。特示。

明季北書卷之三十一

又榜文一道。平西規王吳為安撫。殘黎以救民生。事照得逆關李自成。披生賊民。殘禍神毒。滔天罪惡。罄竹難書。荷蒙大清朝垂念歷世舊好。特命攝政王殿下大興問罪之師。懷綏萬邦。用濟和平之域。仁聲所播。義無拂命。第慮遐遠之區。訛傳舛錯。不特有。大清戢暴去民之意。致黎庶反受執迷殞身之禍。今攝政王簡選虎賁數十萬。擁戴西洋大砲數百位。緒繹南下。相應榜諭。以醒蒙愚。為此示仰一帶地方官生軍民人等。務期仰體大清朝去民德意。速速

投誠。朕命各安職業。共保身家。毋得執拗。迷謬。自羅玉石俱焚之慘。未使特諭。順治元年四月廿六日。榜自成聞之。遂殺吳襄全家。語牛金星曰。北兵勢大。城中人心未定。我兵豈可久屯在此。即十北京不敵一秦中險固。為今之策。不若退處關西。以圖堅守。金星曰。大內金銀搜括已盡。但皇居壯麗。焉肯棄擲。他人不如付之一炬。以作咸陽故事。即後世議我輩者。亦不失為楚霸王之英豪。自成從之。遂于山中四處積聚竹木。桐油。硝磺等件。以備舉火之用。百烈聞之大駭。自成于四月廿九。西走問官。放火燬官。惟山陝河南北直人。併前選用者。隨行。餘見賊勢稍衰。四散逃歸。侍讀楊觀光不肯隨行。自成怒殺于順成門外。制將軍谷大成。統兵五千。距後自成率大隊自齊化門出。途中大畧焚掠。婦女懸樑投井者無算。百姓官紳踐踏死者。積尸成堆。

明季北書卷之三十一

錫山計六奇用資編年

殉難文臣

范景文 十九投井



崇禎十七年甲申三月十九日丁未李自成陷北京烈皇帝崩于煤山文臣死難者二十有一人內閣惟范文貞公公諱景文字夢章號質公河間府吳橋縣人父承年南甯太守為德于鄉有佛子稱公生而端亮行醇謹諸生時即以天下為己在登萬曆四十一

明季北畧卷之二十一

年癸丑進士授東昌府推官署其門曰不受囑不受饋眾稱不二公獄多平反時值大飢條荒政躬自賑恤全活以億萬計己未擢吏部稽勳司主事庚申署選事歷文選員外驗封郎時光宗登極旬月中公所推擢皆先朝耆舊世所目威鳳祥麟者天啓甲子逆奄竊柄公上疏請清仕路養仕節謂天地人材當為天地惜之朝廷名器當為朝廷守之天下萬世是非公論當與天下萬世其之言皆剴切為時所忌南樂相魏廣微以鄉曲故欲招致公卒不可得及當例推

瑞并授意部堂艾除清流周忠毅李忠毅輩公爭執不少狗忠賢大怒尋移疾歸杜門卻掃視世榮一切澹如至感憤時事則裂眦拳几案痛惋交集時周忠介被逮銀璫就北寺獄誣賊數千公洗橐百計代償欲脫之于死雖禍機不測竟罔恤其好義急難類如此崇禎初起太常少卿尋巡撫中州己巳之難公不得詔命帥師勤王京師圍解陞少司馬移鎮昌平告歸久之陞南大司馬參贊機務時賊在英廬留都岌岌南顧兵八萬人堪戰者不滿萬公定營制簡家丁

明季北畧卷之二十一

十一

治樓船練火器部曲收觀于是乎有援池援滁援廬之師江浦之役賊烽夜照江水不能以片羽飛渡實惜公方畧公之建置謂非戰無以為守非守江無以守京守陵非守江北無以守江南疏數十上決機呼吸瞭然列目時武陵相楊嗣昌奪情視事詞臣黃公道周等執義廷諍杖譴屢累公抗疏力救謂道周等國家有數人物用之猶懼其晚棄之何得其益乃推碩果遂嗟抱蔓殊堪惋惜疏上先帝震怒除名為民已而復思之特起為大司空甲申拜東閣大學士時

賊勢已亟。公蒿目時艱。中夜輒涕零。謂身為大臣。不能仗劍為天子擊賊。雖死奚益。顧非是無以報聖明。于萬一。三月十七日。召對。公已絕粒三日矣。飲泣入告。聲不能續。及京城陷。羣譁上南遷。公賦絕命詩。有翠華迷草露。淮水漲烟澌之句。遂自經于妻陸氏靈前。家人趙蘭芳解之。復賦詩二首。有云。誰言信國非男子。延息移時何所為。拜闕號哭。潛赴龍泉巷古井。死時死節二十餘人。公為最先。絕不知上凶問。云其妾亦自經。南都贈公太傅諡以文貞。首祀旌忠祠。公

明季北界 卷之二十一

王

之詩古直豪邁。稜稜露莢。過國步艱難。故多悽戾之辭。有冰堅堂草及列朝詩選本錄若干首。論曰。燕京之變。處鼎鉉一席者。纍纍也。鄙夫如井研者。弗論。甚有對策大廷。先帝首拔第一人。不四年驟躋宰相。圖國士報宜百倍。豫讓一旦賊臨。望風屈膝。卒死賊手。其為天子知人累大矣。微公一人毅然不屈。蹈義而死。不幾令萬世笑烈皇帝時。端揆無人哉。又曰。公既不聞鼎湖之信。顧傳蜀道之行。斯時倘

以扈駕為名。尚可以無死。而公決然一死。不復狐疑。蓋公素志定也。彼隱忍偷生者。無論亦有本欲死。而一時稍遷延。後遂不及死。卒不免辱身敗名。然後知決然一死者之無憾也。夫成仁取義。固非懷濡忍之志。萌計較之私者。所能為哉。公之一死。可與宋室文山並美于古矣。

倪元璐 十九日 繼

倪元璐字汝玉。號鴻寶。浙江紹興上虞人。父暎。萬曆甲戌進士。官至太守。有能名。公少即穎異。絕倫弱冠

明季北界 卷之二十一

四

舉于鄉。天啟二年壬戌成進士。才名噪天下。與少詹黃公道周。並出韓太史日續門下。一時推為雙璧。選入庶常。尋授編修。時魏璫用事。公鄉人多貴顯者。公既驍本天。無所附麗。媚璫者。方請建祠國學。與先聖並列。公奉命典江右試。獨以皜皜乎不可向已命題。同事為公咋舌。棘撤而璫已敗。故公得免禍。海內亦以此重公。璫雖誅。諸黨猶踞要地。欲終錮林下。諸賢乃借東林為名。又立趙黨孫黨。能黨鄒黨之目。以一精清流。公上疏力爭。別白貞邪。破除門戶。遂為人側

日黃公道周以建言與時相忤。選經筵官不與。公疏請以已秩讓黃公。由此益爲當事所柄鑿。稍遷南國子司業。崇禎辛未。同考禮闈典武試。公上疏制實八策。制虛八策。識切朝政。中有云。治之根本。惟在絲綸。勿以大猷付之悠忽。勿以瑣務示其周詳。恩怨不積于胸。好惡必循人性。毋徒傷元氣。而情面仍存。毋浮慕精明而叢脞實甚。凡侃言必有深慮。毋一筆抹殺。以遏羣謀。凡至慮必有定歸。毋雙票游移。以嘗上意。毋以意見仇。獨立之士。毋以聲顏拒來告之人。如此。

明季北略卷之二十一

五

則才識自生。助猷自著。皆深中政府膏肓。遂決不能容。公授意勳臣劉孔昭。孔昭以私憾借封典事。劾公銓司承望風旨。協力下石。公遂罷歸。王午北邊告警。流寇掠于中原。上思公才。乃以兵部侍郎兼學士召。天陞見公條賊情邊事甚悉。稱旨。仍命具本以聞。公上疏言制東邊宜分東西二路。而并力攻東路。東破則西自解。言圖闖賊宜以九江爲中權。武昌爲前茅。淮揚爲後勁。又宜假督撫以利權。一切屯鑄。薩權之務。悉聽便宜。又爲邊防用間一疏。上皆嘉納。尋以國

計。匱乏。擢公戶部尙書。公以浙人。例不爲戶部。固辭不許。召至中左門。謂曰。卿志性才猷。非諸臣比。勉爲朕任勞。公乃任事。殫精握筭。宵旦焦勞。言利者進。開採之策。公疏言開礦有六害。議遂寢。癸未冬。逆賊破秦。公奏賊既入秦。則圖賊不在秦。而在晉。晉有備而後進。可攻。退可守。請蠲沿河租稅。取其半以資防禦。多築敵臺。汰冗兵。厚死士。上嘉納之。未及用。賊尋陷山西。甲申二月。政府謂詞臣不任錢穀。勸上解公部務。還講筵。三月丁未。京師陷。公紗帽絳衣。北向拜闕。

明季北略卷之二十一

六

日身爲大臣。不能保國。臣之罪也。又南向再拜。遂辭。母太夫人旋。易便服。至書齋。索酒。招二友爲別。于漢壽亭侯像前。獻像三爵。亦自浮滿。盡三大白。所親皆勸公劾文丞相權忍耻。出外舉兵。再圖匡復。公怒。指壽亭侯像曰。使吾生存。有何面目對此君。或言太夫人在堂。亦不爲之地耶。公默然。一淚及頤而止。既而曰。老母八十四矣。而猶康健。夫復何憾。乃題案曰。南都尙可爲。死吾分也。慎勿衣衾。以志吾痛。因謂家人曰。卽欲殮。必俟大行殮。方收吾屍。于是步出。至廳事。

南而坐乃投纆衆僕尙欲解之一老僕哭止之曰此
吾王成名之日也。囑付已再三矣。久乃絕。玉箸雙墜
幾尺。舌藏眸歛。顏色如生。是午有賊騎突入。問公安
在。則陳尸于堂矣。乃愕然馳去。頃之有偽職王方弼
者。頒示且傳令箭至寓曰。忠義之門。勿行騷擾。由此
家人獲安。公子會葬。不忍違遺命。乃俟先帝殮。始開
棺。賊無不太息稱忠臣者。一門殉節。其十有三人。一
云。妾王氏幼子無恙。公文章精華深刻。至性所激。紙
立字飛。故獲其片言。比于天球宏璧。獎借後進。保護

明季北粵卷之二十一

七

聲氣士無賢不肖。皆願出公門。牆殉難諸賢中。惟公
尤爲世所哀痛。南都贈公以太保。謚文正。祀旌忠祠。
論曰。古今易名之典。以文正爲難。明興數百年。惟
餘姚長沙皆揆席也。北都死事。乃得公與劉中允。
長沙高文典。冊且爲一代風雅。開先顧委蛇逆瑾。
雖匡救彌縫。厥功不小。亦來枉道之機。餘姚中允。
渾金璞玉。傳信千秋。惟公以懷蛟吐鳳之才。兼化
碧貫虹之節。長沙遜正。劉謝讓文。尊名壹惠。未有
如公之尤慳者。且使美新仇國。不得自附于藝苑。

笙簧孤鳳鳴而鶴鶴息。公諸著。之謂矣。然則公
不獨爲正人增華。尤爲文人吐氣。
陳文莊仁錫。與公同年同館。嘗言公爲人倫師表。
又負經濟才。洵爲定論。然受知主。卒不能盡其
用。僅以節義終。悲夫。文集有奏疏代言請草應本
行世。詩則有憶草諸種。

李邦華

李邦華字懋明。江西吉安吉水人。萬歷三十二年甲
辰進士。授知涇縣。王子擢御史。巡按浙江。有風節。時

明季北粵卷之二十一

八

甘陵南北部之隙已啟。羣小爭攻東林。西北諸正人
公爲鄒忠介門人。又同里。人多忌之。公又別白邪正。
不少假楮。遂倡流言。目公與周起元輩五人爲五鬼。
既而德清秉政。逐東林。西北無虛日。或勸公少委蛇。
其間公曰。甯爲偏枯之學問。莫作反覆之小人。時論
益忌公。丁巳出爲山東叅政。病免。天啟元年。卽家起
爲光祿少卿。屢以病請。二年陞僉都御史。巡撫天津。
三年陞兵部右侍郎。四年復稱病歸。時方魏忠賢用
事。崔呈秀等欲舉諸名賢。一網打盡之。作天監同志

點將等錄天鑒錄公名居前督輔孫承宗擁重兵在關外請入朝面奏一切邊事或言承宗且與晉陽之甲公為內主忠賢怖遂矯旨勒承宗還鎮御史倪文煥遂疏公東林死黨革職謫戍嶺南及崇禎元年起公為工部左侍郎即督河道陞兵部右侍郎復以病去已已起南京兵部尚書丁憂癸未起南京都察院都御史再疏堅辭聞京城困辭家日為文告先臨淮王矢以身殉時獻賊陷武昌及江右公上保江南策謂長江衣帶非僅保守九江守安慶可恃無恐今

明季北畧卷之二十一

宜增兵以拒險江撫駐九江贛撫駐吉安以壯虎豹當關之勢往東策應責在監司上嘉納之會掌院劉宗周以救科臣熊開元忤旨罷職朝論謂總憲百司之長非竭方元老不堪任特簡公為左都御史以代之公既蒞任申明憲約榜絕餽遺疏薦成勇葉廷秀清風亮節可當大用甲申賊勢甚急上一日召對公密奏請皇上固守社稷效死勿去效仁廟故事命皇太子撫軍舊京又密疏二王分封江南以壯東南之勢上為之心動俄而中允李明睿議南遷科臣光時

亨効之朝議闕然遂併寢監國分封之議而大事亦去矣至三月十五日賊已逼近京師公趨閣中奏請發帑召集朝紳鄉衮居民不問大小老弱悉令守城親冒矢石以固吾圍乃首相魏藻德尚作退食夔龍態候久不出出而僅曰事未必至此老先生且姑待公爾時聲色俱厲痛哭流涕以道卒不悟也十八日賊攻城甚急無兵無餉羸卒守埤中官為政奸細滿城公言既不得行復躬率諸御上城巡視諸璫矢石拒之不許入公道遇太常卿吳麟徵握手揮涕誓死

明季北畧卷之二十一

國難十九日聞上變公南向痛哭携冊印冠帶入吉安會同館對文丞相再拜矢志題絕命詩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今日騎箕天上去兒孫百代仰芳名又自贊云堂堂丈夫聖賢為徒忠孝大節矢死靡他遭國不造空負名謨臨危授命庶無媿吾君恩莫報鑒此癡愚題畢遂自縊死屍五日後乃得殮云公性介特寡言笑不尚華侈舉止嚴重居官四十餘年重名節勵廉隅蕭然寒素雖位望崇隆為海內山斗退然不勝至值事變臨利害屹然如山

不可搖奪。南都贈公吏部尚書謚忠文。祀旌忠祠。

論曰。忠文公固理學經濟。忠節兼全之名臣也。虞山錢氏云。忠文三筦戎政。大有建白。惜不得伸其志。迨賊逼京師。欲奉太子南渡。朝議紛糾。卒至莫救。忠言不用。而以死繼之。所謂竭其股肱之力。而繼之以忠貞者也。公請皇儲撫軍。俟之夜作詩。有句云。五龍候日影。一馬聽江聲。及請二王分封。亦有詩云。剪桐天子貴。鬻策老臣才。慷慨悲涼聲淚迸咽。彼時亨固罪不容于死。若通州相又可勝寸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一

磔哉。

一云。公聞難曰。主辱臣死。臣之分也。夫復何辭。但能得為東宮導一去路死。庶幾可以無憾已矣。勢不可為矣。乃題堂堂云云。因走入文丞相祠。再拜吟。人生詩句云云。大哭三聲而縊死。三日後。顏色不變。賊至。見其冠帶危坐。爭前執之。乃知其死。驚避去。諸書載文祠。縊啓。願錄載自文祠。返寓。縊或云。文祠飲藥卒。

施邦曜

施邦曜。字爾韜。號四明。浙江紹興餘杭人。萬曆己未

進士。除武學教授。陞國子監博士。工部營膳司主事。天啟甲子。典雲南試。遷員外郎。丁丑。出為漳州知府。以廉幹稱。擢本省布政司叅政。四川按察司使。崇禎戊寅。進光祿寺卿。通政使。免官。癸未。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公見人心瓦解。寇賊所至。非降即逃。所以然者。由官吏朘削。早失民心。以致臨事潰散。此有司罪也。察司之責。在巡按御史。于是上實圖察吏安民。疏大畧言。巡按權重。憲綱所載。明言奸貪蠹政害民者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一

隨卽拿問。又六品以下官。有犯取問。明白從公決斷。以實奏聞。今巡按考察官吏。但呼名過堂。未見拿問一人。卽有一二叅劾。需之復命。近卽有不時叅劾之旨。不過取單。寒者塞責。今民命倒懸。在于呼取之間。安得爲此文具。考察官吏。必須當面發落。某官稱職。留任。某官不稱職。斥逐。某官奸貪蠹政。害民。拏問。巡歷府縣。立時分別。庶幾人情震悚。然其要在反求諸身。必賊罰不取。士儀不問。謝薦不收。先自治而後可以治人。否則受賊之律。身先犯之。惡能以法繩人。又

日得一良吏勝于得一名將。去一貪吏即去一民賊。奏上天子嘉之。勅巡按御史依奏。着實舉行。甲申春賊偏京師。公慷慨自誓曰。此臣子授命之日也。城既破。問僕曰。倪尚書安在。偵之還報曰。自盡矣。公給之曰。若等候此。吾即往。冠服視倪也。遂入內。久不出。探之。已自縊死。題詩于几曰。愧無半策匡時難。但有微軀報主恩。南都贈公左都御史諡忠介。祀旌忠祠。總憲劉公宗周哭以詩曰。淮南一別燠垂寒。再拜班荆話屢酸。國難敢忘嫠婦緯。時危轉憶茶根盤。身擔風

明季北略卷之二十一

事

紀綱常重節。自平生問學安。白馬岩前池畔草。永存規矩奉輪般。

編年載公縊時。僕解之復蘇。公叱曰。若印大義。毋久留我。乃更飲藥而卒。然他書俱載縊。

先帝退升九列中。最先自盡者倪文正與公。皆越人。後又得一周文節。二十一人中。而紹興乃三人。其後則劉都憲。祁僉都。余庶子等。不絕書也。蓋浙東諸郡中。紹興士大夫尤以文章氣節自負云。建文死難諸臣多出江西。數年來亦復然而越州次

之吳及閩。又次之嗚呼盛矣。

自縊諸賢。宛轉數四。未免蒿籐。惟忠介最為直捷。從容慷慨。兩兼之矣。

凌義渠 二十日縊

凌義渠字駿甫。號茗柯。浙江烏程人。世以雕龍擅譽。公脩葺頌立如高霞孤映。明月獨舉。所為制舉義吐。棄羣言。特標元勝。長齋奉佛。于世味澹如也。自其為諸生。即以稱孤蘆第一流。天啟甲子中式。乙丑登進士。謁選得行人。崇禎庚午考選授禮科給事中。時當

明季北略卷之二十一

事

國者為公梓里。密戚。主眷方隆。人爭傍附。以進。公皂囊白簡。侃侃發舒。無少瞻顧。賊氛漸熾。公目擊心恫。上疏極論其事。謂滅賊之明旨。屢更而逆焰滔天。如故。率上之搜求。既罄而師徒不競。如故。就外之布置。言之。有能灼知賊之飢飽虛實。來路去路。隨時據實入告。不事虛飾者乎。有能置等級弗報。慷慨擐甲。刻時刻日。誓不與賊共戴者乎。就內之調度。言之。有能力祛文法拘牽之弊。舉一切事權專任一人。聽其自探自縱。置小小利鈍不問者乎。有能排羣策而獨持

一斷。實使關外知所稟命。截然不入游移者乎。以事在呼吸之軍機。而既俟成命。又俟部覆。又俟部咨。費許多周折。即費許多時日。比馳至行間。而面目前非。先着已不在手矣。以信賞必罰之軍政。而欲以爵賞者無虛日。擢以顯戮者亦無虛日。繁多易廢。積久生玩。恐溫文自此不靈。而嚴檄亦因之不震矣。後國事潰敗。皆如其言。甲戌轉禮科右給事。磨勘。癸酉試卷。河南貴公子曹鳳禎。以賄得中式。公閱其卷。皆小兒號嘍語。因塗乙滿紙。擬從黜革。為同事所尼。丙子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一

以戶科左給事。主考山東。得士為盛。如王中丞漢則先公殉義者也。尋首兵垣。而掌吏垣某。與鳳禎為姻好。嚙公舊事。以年例外。遷公為閩臬。公引義就職。無一言同官不平。發其事。上命取鳳禎卷入覽。知公持正不阿。遂革鳳禎舉人。并削吏垣某籍。公雖暫奄外服。譽望益重。由閩臬轉三吳兵備使者。三吳財賦重地。公身處脂膏。懸魚拔薤。清風兩袖。惟取吳士帖括。手白甲乙。梓以問世。不卑初學。不殉壇坫。鈞元拔前。盡汰時蹊。風味遐邇。論者以為永嘉末之正始音已。

遷山東布政使。尋擢南京光祿卿。癸未擢大理卿。而國變作矣。時寇以三月乙巳犯都城。丁未昧旦。公趨長安門。則無人門焉者。拱立達曙。門竟不啟。乃返就舍。俄報城陷。人馬羣嘶。街巷填塞。公端坐旅次。神色凄然。鬚髯怒張。無何鼎沸稍定。東魯門人李某趨謁公。以龍馭實天告。公聞之。變然負牆號泣。動地。舉首觸柱。血淋漓沾襟袖。李大驚。牽衣力持。勸無過激。公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死乃吾分也。復何辭。李援古曲喻。請留身有待。公曰。此不過欲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一

緩我須臾死耳。身受國恩。二十載于茲。官軍晏鴉孤。臣雖欲獨生。義所不忍。李抱公泣。公厲聲曰。與若道義文當共相勗勵。何兒女泣為。李拜辭去。公立燈下。顧諸籍。歎曰。噫。我手澤在。是忍捐棄。賊手俾泐。我青編乃命。悉取火焚。所評隲書及平生所著述。蓋公生平無他嗜。獨嗜書。自其對公車。出入京華。跋涉八閩。使岷潘典。魯試鎮。吳臬屏。齊邦縹緲。纒纒十餘。奇靡弗躬。飭以從。退食暇。輒手一編。雖酬應如蝟毛。不廢。聞某所有異書。即殫精竭貨。百計購取。至是盡付煨

于是公客及諸僮僕知公志堅且決。潛取其室中繩械帶血。盡匿之。公怒曰。爾輩若此。我遂無死法耶。捐前几曰。方觚稜稜與頭俱碎耳。客力阻之。不得乃設為庭闈情。至語動公。公改容謝曰。吾固痛心。然身已許君。義不能兩全也。夜嚮晨會。有以升遐未實告者。僕遽以報。公徒跣出舍。道逢鄉故。知凶問已確。遂急奔回。索冠服。僕以青綉衣進。公御之。命易緋袍。設香案。僕皆進立不動。公曰。我一生傲居蔬食。於物無所戀。且世界中亦何物可戀者。今遇國難。此我畢命。

明季北略卷之二十一

七

秋也。趨辦事無滯遲。因正笏向闕拜復。南望遙拜。草上尊人書。有盡忠卽所以盡孝。男視虎如歸。含笑入地。語筆墨瑩然。點畫不苟。以書授僕。且云。我魂先歸侍左右矣。僕人環跪涕泣。請後命。公曰。死後可書我柩云。死節孤臣。凌義渠之柩如是而已。遂就縊。時年五十二。南都贈公刑部尚書。謚忠清。祀旌忠祠。

附記公壻茅曦蔚所述公之紀畧

李某。係公丙子典試所取士。以上崩告。公痛哭曰。我五十年讀書明義。二十載受國厚恩。君亡與亡。復何

他說李以公觸柱跪抱不釋。公大聲曰。汝今與我同殉。方是男子。李泣去。記室趙振之家人馮相金升。悉匿繩械等物。公曰。爾輩若此。我惟罵賊死耳。復指前几曰。此桌有方稜。觸腦貫顱。豈不更慘。趙以封公別時珍重語。疎公。公亦領首曰。此自關心。然死後忠魂頃刻到家。依父左右矣。燈下顧見諸書而歎。悉簡平生所著述。及所評騭諸書。堆階下。親火之。及明。問已確。號泣索冠服。家人不動。公曰。爾輩只看我一生茹素食淡。何物可戀。豈是怖死貪生人。我志決勿

明季北略卷之二十一

太

多遲時刻也。遂作書辭父曰。盡忠卽所以盡孝。男視死如歸。已含笑入地下矣。但父親衰年無靠。病妻弱子。不堪回想耳。十兒容默。放他不下。七弟犀渠可善撫之。然兒卽以此情達之。皇上庶知孤臣一腔熱血也。公自子丑通籍以來。負郭僅有半百。環堵止屬賃居。敝歷中外。二十年。鵠視諫垣。十餘載。骨鯁屢及乘輿。轉邊符于聚米。去國一疏。先王改容。嗟乎。爲國忘家。無地可投。湘水舍生取義。有天應。昭燕山。前傳固文。然後紀亦多切語。故竝錄之。

王家彥

兵部右侍郎王家彥。號尊五。福建興化莆田人。為人高視濶步。有大志。不拘小節。與人談義俠事。輒心向往。謂丈夫自期待。應如漢伏波將軍。居恒不忘馬革裹尸。齟齬者無庸也。天啟辛酉。王戊聯舉鄉會。筮仕開化縣尹。下車召諸父老。謂曰。昔人以刺史縣令為親民官。所關利病不細。吾承天子命。令茲上。期與若等更始。若等其敬聽令言。毋徒驕蹇取戾。眾曰。諾。一年取利民者行之。其有不便。輒為蠲之。民無遠近不

明季北畧卷之二十一

九

謀而同日神君哉。甲子分省試。矢必得人。為天子報入闈。歎曰。魚目溷投。夜光莫辨。瓊瑤似玉。碧盧難名。雖然。顧澄鑒何如耳。比撤棘。獨公所得。士稱知名。乙丑調蘭谿。有惠政。一如其令。開化者最聞。擢刑科給事中。歷工科。右轉戶科。左復轉都給事中。丙子憂去。服闋補吏科。公在諫垣十年。彈擊無所避。權貴歛手。時閩賊劉香老等劫掠同安鎮。幾擾省會。公于是有闔省海防疏。言舊制有衛所軍。無別兵。亦無別將。而統于各衛之指揮。每寨設號船。聯絡呼應。復又添設

選擊等官。雖支洋窮。海戈船相望。今防禦之策。莫若復舊額而練民兵。識者以為至論。公尤留意。亂本謂皆貪墨守令。朘削民膏。不得衣食。致良民盡走為盜。因上疏曰。臣見秦晉之間。飢民相煽。過都越境。千百成羣。原其始。未有不從一鄉一邑起者。使當時為守令者。早為之所。取周官十二荒政。一行之。亦未必潰裂四出。一至此也。論者以此實功。令使然。催科急者。考卓異。督責嚴者。稱循吏。坐是不肖而墨者。以束濕濟其饕餮。一二賢明之吏。又為文法所縛。不得展

明季北畧卷之二十一

十

布。雖有召杜。無從撫字。即當鄭俠。未敢繪圖。秦晉之禍。大率由此。今四方非無事也。三楚揭竿。已有其形。閩越弄兵。且明見告。倘及今不為早計。不出五年。必至為秦晉續。惟陛下少寬文網。俾得展布四體。一意撫綏。詩曰。不競不綽。敷政優優。此之謂也。如是而猶有不克承宣。致萑苻勿戢者。即執守令。治以養寇之罪。其亦何辭。疏出。天下以為與平梁肉。救亂藥石。卒無過此。公封事百餘上。大抵皆關切利弊。禱補生民。庚辰晉大理丞。踰年從左少卿。遷太僕。又踰年。擢少

司徒癸未拜左司馬協理京營戎政時國事墮壞無復可爲。譬猶錮疾之人。扁鵲倉公不能療之。立起。然公蒞任補救。不遺餘策。甲申賊逼京師。公守安定門。備禦甚力。因中官有與賊通者。爲內應。城遂破。賊大擁入。或有誣公亡者。公正色叱曰。國破身死。吾何足惜。但主上存亡不可知。恨不追隨乘輿。觸死輦前。贖臣子萬一之罪耳。言畢北向叩首。以謝先帝。復南向叩首。以謝父母。遂自經而死。僕四人扶公柩歸道。遇賊得禍尤烈。宏光初。贈公爲太子少保。謚忠端。祀旌

明季北略卷之二十一
忠祠

啓禎錄云。都城破。賊忿甚。是刀段斬之。或云自刎死。編年云。公守德勝門。城陷。自投城下不死。折臂足。其僕掖入民舍。自縊死。賊燔民舍。焚其一臂。餘體僕收歸。一云賊斬之城樓。仍以火焚其身。論曰。國事之壞。半由良民盡走爲盜。然驅之在墨吏。公自爲令。至言官。鯁鯁慮此。使在廷早見。盡如公。賊禍之酷。豈至是哉。履霜不戒。尋至堅冰。悲夫。

孟兆祥 孟章明

孟兆祥字允吉。號肖形。山西澤州人。家于河間之交河。天啟壬戌進士。授大理寺評事。憂去。丁卯除原官。主考四川崇禎己巳陞吏部稽勲司主事。歷驗封考。功文選員外郎。辛未分較會試。所取多名士。時方典選。其門人有以地方請者。公正色拒之曰。纔入仕途。便有趣避。後將無所不至。聞者懼然。顧其松柏之操。晚而益勁。長髯過腹。丰采稜稜。不受要人請託。不通知交。聞問塊然。署中冰霜凜凜。時以爲有包孝肅遺風。尋忤中官意。以事降行人司司副。由光祿寺丞遷

明季北略卷之二十一
孟

少卿左通政太僕寺卿癸未陞通政使。是年八月。子章明登進士第。觀政未授職。甲申陞刑部右待郎。屬時事日棘。門人司勳郎熊文舉乘間請于公曰。萬一京都。不守。奈何。公搖手不懌曰。莫商量。各人自立主意。又曰。子有老親在千里外。又官閒曹。非要職。何可從容。熊爲悚然。不敢置對。賊至守正陽門。城陷不屈。死于門下。妻何氏亦死。子章明字顯之。號綱。宜收葬父屍。亟歸別其妻王氏曰。吾不忍大人獨死。當死從之。王氏曰。君死妾亦死。章明以頭踴地曰。謝夫人。然

夫人須先死乃遣其家人盡出章明親妻縊取筆大書壁曰有侮吾夫婦者吾必為厲鬼殺之妻氣絕取一扇置上加緋衣又取一屏置妻左亦服緋自經囑婢曰吾死亦置屏上遂死南都贈公刑部尚書諡忠貞贈子河南道御史諡節愍同祀旌忠祠而文學兩次自縊卒為門人劉蘭生等救甦嘗有哭師詩其一盛德瞻醇穆雄文見炳燁日沉先棄杖風急但校輪舊里碑傳記虛堂案掩塵門生羞後死洒淚志忠臣

明季北畧卷之二十一

其二清肅銓規在程材得士多尊嚴儀仗歡感愴重山河父子忠同傳乾坤氣不磨西州投策痛忍汗畏經過其三生死從來事門牆訓勉嚴志操期逼古風尙可頑廉詰曲馮心印迂回此志淹悵然羞展卷孤月墮虛簷其四忍見皇輿蕩羞稱江海漶從君臣已老殉父子非孤青史芳名共坤維正氣扶招魂餘弟子風雨泣蒼梧

論曰燕京之變死節文臣二十一人乃先生父子居其二洵足奇矣顧臣為君死婦為夫死一耳至于節愍未受一命而矢志不二慷慨殉節尤為可敬論者以為二百餘年特見之事云予按山西從賊者眾獨公父子死節忠孝一門真歲寒之松柏歟

馬世奇

馬世奇字君常號素修南直無錫人祖濂嘉靖庚戌進士桂林守父希尹萬歷壬子貢生太倉儒學公生

明季北畧卷之二十一

穎異少即與弟孝廉世名攻苦下帷有平原二龍之譽年十八為諸生三試皆第一時號小三元嗣後試無不冠軍所棲齋名澹甯居與世名日取同門錄尙書義甲乙其中故丁未庚戌後天下爭以澹甯居選藝家貯而戶誦焉天啟元年辛酉以恩選第一對大廷甲子登賢書辛未成進士改庶常壬申四月五日午門賜百官麥餅宴重九日皇極門賜糕故典不行久矣各賦十章以志一時之盛癸酉授編修烈皇帝勤政宵衣三日一視朝漏下四鼓輒出御殿廷臣至

多後期公獨最先每關門未開輔臣未至燈火熒然相對者公與劉文正公而已丁丑分較豐聞所得吳适倪長圩等皆知名士戊寅上念二祖列宗本支繁行而頻年用兵百姓勞苦乃命詞臣分諭諸藩務體天子體恤元元之意公得山東湖廣江西諸藩府計行二萬里勅二十王已卯主考江右得士劉渤等一百三人渤素稱江西僑胥且丁卯倪文正公所嘗擬第一也尋丁父艱壬午十月北行時兵日下舟次淮陰癸未至京遷左春坊左中允宜興之再召也公方

明季北畧卷之二十一

素

有其足矣有千人于此簡之必有百人可用雜之千人中千人蕙而百人不有其膽矣是兵之以多累也若餉邊年例二祖時未有也有之自宏正間始然止四十餘萬耳萬歷而為倍者十今而為十倍者五矣正額不足而取盈于加派于節裁墩軍之導敵驛卒之從賊半以節裁階厲也飢民之附亂半以加派走險也是餉之以多累也且夫兵多冒餉餉多冒兵冒餉而廷贏隸投距之名胥吏古摧鋒之籍蒼頭推異軍之號皆兵也冒兵而星卜飽從戎之精津要割酬

明季北畧卷之二十一

素

應熊天子將罪之賴公諍得廢為民烈皇帝英武彰
輝毋赦而臣下一以蒙蔽為事上遂謂在廷無一人
政府部院等視官如傳舍事多廢不舉公嘗歎之是
冬闖賊人秦晉獻賊破楚蜀內外帑一空營兵解體
而廷臣持文法朋黨賄賂益甚上不時召對公言用
兵以人心為本人心樂為之用雖寡亦強人不樂用
雖眾亦弱今闖獻並負滔天之逆而治賊易治闖難
蓋獻人之所畏闖人之所附非附闖也苦兵也一苦
于楊嗣昌之兵而人不得守其營壘再苦于宋一鶴

明季北畧卷之二十一

考

之兵而人不得有其室家三苦于左良王之兵而人
之居者行者俱不得安保其身命矣賊知人心之所
苦特借勦兵安民為辭一時愚民被惑望風投降而
賊又為散財賑貧發粟賑飢以結其志遂至視賊如
歸人忘忠義其實賊何能破各州縣各州縣自甘心
從賊耳故目前勝着須從收拾人心始收拾人心須
從督府鎮將約束部伍台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始至
人心轉賊勢孤而後相機操縱勦撫並行獻闖皆游
釜魚矣又言今日泄泄謔謔各持兩可之謀未定一

成之畫甯可斷送封疆不肯破除門戶即如楚寇一
事人心作何收拾左帥作何安頓通盤算止爭一着
其可再誤乎對入未省甲申正月闖報益警部議各
官助餉助餉助糴在朝多借差出外公銷杯觥質袍
帶應之三月賊入畿輔京師滿城洶洶傳賊且至而
廷臣上下相蒙政府中樞終日會官羣訟揚揚得意
如平時初三始議守城初十募官民人等助餉上日
召百官大僚且挾持羣下欲使箝口不言而庶臣猶
有因召對希冀者每對大僚便稱待罪庶臣默然而

明季北畧卷之二十一

考

已上見舉朝如此對罷未嘗不痛哭同宮公每罷朝
歸即卸袍帶輒歎曰事不可為矣十六賊至城下異
時敵至去城百里近亦數十里營卒登陴率皆沉酒
歌呼未嘗望見敵今乃猝遇賊城上下砲交發城外
火光際天人人惶急莫知所措士大夫相見唯唯否
否或曰無害或曰奈何惟議巡街閉門無一勝算也
十七旦公持所撰誥勅詣內閣午門內外寂無一人
頃之范文貞周文節踵至是日俱侍班上退朝諸臣
見事急聚語殿門十八兩道無行人公郵西偏近城

九門禁守不通往來。但聞砲聲震響。緣城廡舍傾圮。賊箭墜城中如蝟。是夜大風驟雨。雷電交作。十九丁未。天色陰慘。自十六賊至城下。砲聲晝夜不絕。至是日辰刻。寂然無聲。公曰。城破矣。亟出視之。賊騎遍滿道路。城中人往來疾馳。哭聲動地。上已崩煤山。民間未知也。其傳已南幸。公起沐浴。肅衣冠。捧所署司經局印。北面望闕拜曰。臣未能報國。如何。起持印授僕。曰。上果南幸。即持此間赴行在。復南面遙拜辭母曰。母生兒不能養。既不能盡忠。又不能盡孝。欲長依膝。明季北略卷之二十一

夫

下不可得矣。因泣下。舉家皆哭。時朱李二妾哭失聲。公止之曰。毋亂人懷。忽緋衣賊二人露刃馳入。左右走匿。賊睨公安坐不動。賊顧四壁蕭然。乃去。公遂同二妾閉一小室中。自經。諸僕排戶入救之。公及李妾皆復醒。而朱絕矣。僕泣勸曰。太夫人在。主未可死。頃訪苗歲。昨三鼓果出齊化門南幸矣。公曰。不死正恐留此身為太夫人辱耳。且以吾意料。皇上必不南。先是兵部郎成德與公同年。壬午至吳中。相與極歡。後成誤聽小人間言。怒而去。久之自覺其誤。復友善。

如初。至是成貽書以慷慨從容二義相質。公答書云。吾輩舍一死別無法。吾不為其難。誰為其難者。國家大運。一身大數。總有天主之。天子成仁成義。故無憾也。弟幸老母在家。何以安老年伯母乎。勉之。吾輩正不必遜古人耳。乃夜簡書籍。俾僕攜歸。二十戊申。手書二函。一寄弟。一付子王玉。俄有朝士數人微服相過。中有削髮者。謂公曰。皇上已南。吾輩以此故偷生。君可不死。因涕泣相勸。公曰。吾意已定。君等休矣。于是李妾哭而前曰。妾死主手。當使主殮妾。妾義不後。明季北略卷之二十一

夫

死。遂立乞紗帳自經。公命市棺三。以二殮朱李。指其一棺謂僕曰。留此殮我。于是眾始漸退。公呼僕曰。吾世受國恩。身居秘署。自辛未至今十三年矣。今見國破君亡。為人臣子。分固應死。太夫人年老。聞信必過哀。歸語吾子。謹事太夫人。吾得正而死。死復有二妾天之與我厚矣。即皇上未南。南中必有新主。但天下事未之如何耳。言已。命僕出。起題壁曰。馬世奇同二妾殉此。遂自經。僕入視之。左手握椅。右手撫几。正襟端坐如生。年六十一。公嘗曰。疾風知勁。何如勿遇疾。

風板蕩識忠何如勿違板蕩噫忠矣其與弟書曰元
升一門四人俱死吾一室三人庶可相匹衙門多有
削髮為僧雖于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之義未免有礙
然亦不得已之苦心彼念主上猶存南也忠臣不事
二君吾自當以一死報主上數月前主意已定不忍
恣然者母親耳吾幸全受全歸母親自可無憾且魂
氣無所不至在天為日星在地為河嶽固時時周旋
母親之側也江南此時恐亦無乾淨土念之憤絕又
與子書云京都失守一籌莫展真所謂死有餘責不

明季北畧卷之二十一

三

能恣然者汝祖母及汝母汝兄弟耳忠孝二字是吾
家風好守之一姐先死玉潤後死女流得此尤稱殊
節吾可無憾矣吾文共十二本文草三卷經書各五
本俱附歸我躬不閱皇恤此事積習未能忘耳主人
在南南中或可無事當力慰祖母勿以我為痛加餐
以延大年可也諸相知一一寄勗吾殉國信重當又
惜諸君筆墨其實自愧尚多名非所貴但兩侍妾殊
節不可不一表揚耳玉潤父母可善待之吾少時嘗
夢詠詩二句從今別卻江南日化作啼鵲帶血歸此

文文山語也特與汝識之舊歲又夢汝祖父語我曰
汝六十一歲羈星在命過不得吾以語戴如雲如雲
謂必無是事以申年填起金星為恩星也今成我以
千秋之節又有兩侍妾為我添此光彩亦何必非恩
乎公六七歲時父夢抱之北向再拜曰臣位至侍郎
不能報國一死以謝陛下痛哭而覺甲子登賢書公
夜夢高皇帝白衣冠南向公白衣冠東向侍相與語
已而相向泣辛未成進士報捷之夜父夢前妻徐孀
人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遂掩袂涕泣而

明季北畧卷之二十一

三

去公之始終大節蓋天定云公弱冠即受知顧端文
公題其行稿有夫輔桑榆之祝門人龔廷祥年三十
餘敝蹠青衫無能物色公一見許為端人令子弟執
北面禮南都贈公禮部右侍郎謚文忠二妾皆贈以
孺人祀旌忠祠廕一子入監讀書宏光時准禮臣疏
請于京中總建一祠祀殉難諸臣賜名旌忠
侄馬瑞乞假定省公云既冠進賢雖暫家食宜為進
業地母為偷聞地閒時做得忙時用一語蓋三復之
後又寄書云侄妙年高第甚非詩盟酒社優游自放

之日也。古來名臣大業，得力于郡邑，殊多有其心，則其才無不可擴而至也。

劉理順 十九日

劉理順字復禮，號湛六，河南開封杞縣人。萬曆三十一年癸卯舉于鄉，凡十上春官，不第。人惜公數奇，公自視夷然。至崇禎甲戌成進士，廷試第一，先是擬首李熺。上親問公卷稱旨，遂擢冠多士，而李置二甲第一。一人爭榮之，公曰：科名固分內事，昔宋王曾及第，或嘲之，公曰：平生志不在溫飽，今茲之舉，吾懼伊始何

明季北略 卷之二十一

華

榮為人服其志，謂異時必卓有豎立。初授修撰，丙子記註起居已卯典閱試，其程式皆深于理學。湛于道德之言，踰年遷諭德。癸未分考禮闈，所得多文章節義之士。甲申三月十九日，公入朝門未啟，大理卿凌義渠侍郎吳履中至，傳報賊騎入城，相顧愕然。俄傳上崩，公撫膺大慟，曰：理順荷上特簡，無所報効，國事至此，萬死莫贖。還寓于書，輦于壁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踐之余，何不然！既擬魏科，豈可苟全。三忠祠內無愧前賢，北面再拜。自經，妻萬氏、妾李氏及

子孝廉并僕四人俱殉。一云并婢僕十八人，閤門縊死。公素為德鄉里，其魁天下也。鄉人書榜于門曰：天從人願，至是賊多中州人，有數百騎至其寓，曰：此吾鄉杞縣劉狀元，居鄉極善，里人無不沐其惠者。吾輩奉李將軍命，正來護衛公，以報厚德。何遽死也！俱下馬痛哭，羅拜而去。時為臣死君，妻死夫，子死父，僕死主，一家殉難者。以劉狀元為最。南都贈公詹事府正詹事，謚曰文正。妻萬氏，贈淑人，并妾李氏，同祀旌忠祠。

明季北略 卷之二十一

華

嘗歷攷宋元以來以狀元死事者，于宋得三人，何稟文、天祥、陳文龍。于元得三人，李黼、秦不華、李齊。而本朝乃五人焉。遼國之時，則黃侍中、觀、土木之難，則有曹文忠、兼北京之變，則劉文正、理順。而浙東有余庶子、煌。江右有劉中允，同升先後皆死國。事此亦科名人物之盛，軼于前代者也。余公煌，字武貞，紹興會稽人。天啟乙丑狀元，授翰林院修撰。起居注，時魏忠賢方用事，修三朝要典，一書公以史官連署銜名。崇禎中，感官至中允，諭德。至左庶

子以前事為論者所訾。故不得大用。魯王監國浙東起拜為兵部尚書。北兵至投水而死。劉公同升字晉卿。吉安吉水人。崇禎丁丑科。狀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樞輔楊嗣昌之奪情也。上方銳意滅賊。嚮用。公與編修趙士春交章劾奏。因俱降謫。公補福建按察司知事。復官陞右中允。起義不允。遂死于峽江。二公之死皆死于崇禎以後。以科名故連次書之。

論曰。劉公其遜國時黃伯瀾後一人哉。不然。並列

明季北畧卷之二十一

事

鼎元適遭大故。一門靖節。何大致相類也。先後相距幾三百年。取義成仁。較如一轍。語云。非常之時。賢者出焉。其謂是歟。臣死君忠也。子死父孝也。妻死夫節也。僕死主義也。忠孝節義。萃于一門。可謂盛矣。可謂難矣。而劉公復以狀元及第。兼此四美。尤盛中之盛。難中之難也。馨昭青史。休哉。

吳麟徵

吳麟徵。字來玉。號磊齋。浙江嘉興海鹽人。天啟壬戌

進士。初任江西廷昌司李。憂起補閩之興化。平反出入獄。無冤民。綜核諸屬吏。只敢以私進。有暮夜卻金風。以治行高等。徵拜吏科給事中。同官章正宸。藉齋獻以建言忤旨。下獄。公上疏力救。又論安民之本。在于守令。守廉則令不敢貪。守慈則令不敢虐。守精明則令不敢叢脞。且為令者眾。又多操刀學割之徒。故遴別難精。為守者寡。皆循資積俸而升。故才品易核。願皇上廷推禮遣。凡生民疾苦。吏治臧否。使得自達于天子。追績成而後加。不次之擢。上不能用。愿兵

明季北畧卷之二十一

事

刑兩垣。後掌吏垣。見盜賊蠶起。民生凋瘵。屢疏乞身。任危疆。竟不見許。庚辰大計時。三吳守令。倚要人為窟穴。吏部拱手莫敢問。公與掌河南道祁公彪。佳矢志澄清。凡吞舟漏網者。皆置拾遺白簡中。窮奇饕餮。為之一清。故事。掌吏垣者。計吏事竣。即其月優擢太常。獨公不至宰相之門。一駁再駁。政輔乞骸。公命始下。此甲申三月初七也。時寇警且迫。公以十二受事。十五奉命坐西直門。十六甲辰。寇突至城下。公擐甲衣短衣。寢處城隅。寇攻西北一帶最急。西直尤當賊

衛同守者相繼避去。公遣友人書曰：時事決裂，一旦至此，同官潛身遠害，某惟致命遂志，自矢而已。時上下倉皇失措，火攻備禦多不習。公登陴周視，矢叢射如蝟，屹立不稍退。指麾益厲，士卒匱糧已五月，莫肯用命。公夜坐撫病卒，忽墮大砲，破瓦落公案前，椽楹盡倒。公神色不變，手撫如故。士卒皆感泣。十七乙巳，公親督徒者載土石塞門。同守武安侯鄭某、伯張某，尙開門納難民，賊數百騎尾其後，不覺公手施箭砲，賊稍卻。始從公議塞門，城頭宦寺鮮服怒馬相視不

明季北畧卷之二十一

著

驚。高擎青蓋馳走，雜撓守卒欲擅啟閉。凡坐門諸臣俱不得登城望賊。公奪路上城，見賊忽盡易緋衣，俄而同守一官亦易緋衣登陴。公怪而目叱之。是夕更深，太監某密遣二卒，手箭飛至斬關求出。公親詰之，語塞。乃厲卻之。俄從德勝門去矣。十八丙午，賊集城隍，多羸弱男子。公召諸卒諭之，能殺一賊者賞五十金。須臾，健卒數百，總城格殺賊百餘人，擒十餘人，即斬之城下。賊分馬步東西迴顧，狀如欲退。城上歡呼，公曰：此賊狡耳，必合營至矣。未幾果大至，攻益急，戚

臣貴臣相與議，勢不可支。公請見天子，言狀。至西長安門，二鼓矣。門守少宰沈惟炳，禁出入。公排門直入，門遇輔臣魏藻德，引公手曰：朝廷大福，自無他虞。旦夕兵餉且集，公何匆遽爲？拉公同出。公旣不得面聖，復走謁總憲李公邦華，道不可爲狀，相持而泣。遂還西直門，十九丁未黎明，宮人數千百，競從東華門出。城中大擾，訛言天子他幸。城守益弛，賊遂緣德勝門入。守卒盡逸。公卽距戶自經，爲從者所解，擁公哭。公曰：我若得一見天子，吾無憾矣。從者侍公走，風塵滿

明季北畧卷之二十一

著

面，卒不能前。入道左三元祠，舉首視屋梁曰：吾終此矣。遂索酒飲。語從人曰：吾受恩列卿寺，國亡賊入，雖君父消息未真，亦何顏自活？衆皆哭。公止之曰：無亂我方寸，且睡去。約二鼓，公喉間格格有聲，家人張僉者先覺其起視，已用舊帔作結自經，亟解之。得甦，公曰：悞我悞我，家人泣而請曰：明旦待祝孝廉，至可一訣。公許之。蓋祝淵乃公之密友，同鄉舉人，以奏對劉宗周被逮時留京師也。公遂起作絕筆云：祖宗二百七十餘年宗社，一旦而失，雖上有元龍之悔，下有魚

爛之殃而身居陳垣不能巨救法應禱服殮時用角申青衣覆以單衾墊以布席足矣棺宜速歸恐繫先人之望茫茫泉路炯炯寸心所以瞑予目者又不在乎此也崇禎十七年三月二十日罪臣吳麟徵絕筆又寄弟偏沅中丞麟瑞書則憂江南有事寄從弟書則明生平學文山要窮就窮要死就死之志寄諸子則教以讀書明義理崇儉朴不能北面事人義是日有同官某既身許賊復遣一役招公謀歸里公磨役去已而復來擠之戶外逆臣高翔漢已授賊署雅知

明季北畧卷之二十一

堯

重公解說百端公厲辭卻之恨恨去視孝廉狀來視公公酌酒慷慨與別相對泣數行下告孝廉曰往予問道山陰劉念臺先生先生曰人之初念未嘗不善往往以轉念失之授命我初意也我會試放榜之夕夢一人義手向背口吟文信國句贈之云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問路人云是劉宗周我與劉同出而劉先隱今山河破碎不死何為我陳整飭江南樞臣不許我請身任危疆家臣不許天下事尙可為只索待之後人耳或曰黃冠歸故鄉今亦可

然否公笑曰文山之言雖爾文山之事若何抵暮孝廉別公去遂投環移刻乃逝顏色凜凜白髯戟張三日含暝如生時傳賊將甘心殉節者左右錯愕無所出倪公元璐六日始殮許公直昇尸驗視得殮施公邦曜賴江右曾明經子聿得殮李公邦華既殮懼不敢蓋棺惟孝廉曾公遺命即日棺殮卒亦無患賊既入京八門齊啟惟西直門堅塞不能開二十日猶聞砲攻二十一日始得寂然卒從平子德勝門而入西直尚無恙後大清師至燕于五月初七遣城西御

明季北畧卷之二十一

甲

史某發掘西直門然後盡開其有功城守若此當癸未冬甲中春間有撤甯遠守關門之議督臣王永吉樞臣張縉彥鎮臣吳三桂倡之天子下其議惟公言撤之便一時廷論羣議之輔臣陳演魏藻德尤與公左次輔方岳貢貽書南司馬史可法深咎公守關之議事竟寢又嘗于壬午冬陳整飭江南根本重地為京師應援請假南司馬以權節制諸帥亦為羣論所格云南都贈公兵部右侍郎謚忠節祀旌忠祠初城陷訛言先帝匿前門外從者多勸公削髮南遜圖

事報國公語之曰。我身居諫垣。言不足動主目擊時危。每欲率御衣哭陳其詳。自觸而死。以尸爲諫。况國破日乎。

論曰。燕京之難殉者數人。然死則死耳。于國事未。有濟也。惟公則不然。使棄甯遠從吳帥之說行。上則爲奉天之李晟。次則爲汴都之神師。道無難也。何至封豕長蛇。憑陵無忌。覆我宗社。賊我君父。哉。卽不然。人盡堅守如公。賊頓兵城下。援師漸集。有鳥奔獸潰耳。况得早從公。南司馬節制諸帥之議。

明季北略卷之二十一

學

威柄既肅。勤王義旅。可一呼集乎。然則世徒以殉節日公。豈爲知公者哉。

周鳳翔

周鳳翔字儀伯。號巢軒。浙江紹興山陰人。父名思觀。曾封肝救親。以孝著。公生而有異徵。聰穎絕世。識者以大器期之。天啟甲子鄉試。第三名。崇禎戊辰成進士。選庶吉士。詞林故清。著史臣第雍容。以文墨相高。言涉時事。輒引代庖。爲解公獨講求世務人才。相與籍記之。戶外屢常滿。每抵掌談天下事。不爲首鼠兩

端。素筆三期。聲稱日出。庚午晉編修。丙子典江西試。丁丑充經筵講官。既入侍金華。退而歎曰。明主孳孳向學。遜志時敏。而講臣不竭忠。恣智以弛宸聽。非忠也。中夜拊膺。莫有啟渥。未幾陞南司業。雍政久弛。師生倚席不講。公釐飭甚詳。已而陞左中允。轉左諭德。時國家多事。公感上恩。每一召對。輒昌言其意。琅然。同列悚聽。嘗陳吏速化。則治不成。民重征。則盜不息。每有披陳。上爲傾聽。癸未分較禮闈。如沈公汎黃。公淳耀名流。皆出其門。每接見。輒以大義相勉。甲申

明季北略卷之二十一

學

三月都城陷。賊令各官報名。時公猶未知先帝存歿。欲趨朝。蹤跡之比。入陞見光景大異。同朝諸臣有憂怖不敢出聲者。有相聚偶語者。有面無人色者。有揚揚得意。自詫與朝佐命者。有侈口誦賊功德者。公不覺掩面痛哭。失聲亟趨歸寓。所謂吳公甘來曰。臣子義在必死。然必得一視大行梓宮。縞素慟哭。乃無憾。吳然之。二十一。聞梓宮暴露東華門外。赴哭慟絕。卽投金水橋下水。淺不死。歸寓作書貽父母。曰。國君死。社稷。臣子無不死君父之理。男今日幸不虧辱此身。

貽兩大人善吾事畢矣。問極之恩，無以為報。矢之求生復賦絕命詩一首。有碧血九原，依聖主，白頭二老，哭忠魂之句。家蓋具慶也。哀哉。向闕再拜。自經。二妻從之俱死。公為人明達魁岸。學問博洽。嘗論史曰：三代而後，漢與外戚共天下，唐與女后宦官共天下，魏晉以下，與膏粱子弟共天下。宋與奸臣共天下。元與族類共天下。我國朝皆無之。可謂盛矣。但邊防海運最為今日急務。又論學曰：大凡論學不可立黨。立黨則必爭矣。能見道。皆背朱陸之辨。虛心求是也。今日

明季北學卷之二十一

學

之辨朱陸。私心求勝也。言愈多而道已晦。持論聲聲聽者忘倦。知其臨難殉節。非由氣激者矣。乙酉。贈公禮部左侍郎。謚文節。

論曰：公死視倪馬諸公。益獨後云。然當先帝龍馭上賓。倉皇無知其事者。皆以為南幸金陵。如明皇奔蜀故事。公不即死。猶庶幾伺間竄逸。得執羈間以從靈武之駕也。然公亦幸以是刻死耳。否則刀鋸在前。桁楊在後。無論辱身屈膝者。昧心蒙面。即刑。侈以死不得從。諸君子後矣。公亦慷慨蹈義者。

哉。公之子周忠玉

汪偉

簡討汪偉字叔度。號源長。徽州休甯人。其先徙應天。為上元人。少英俊。崇禎戊辰登進士。授知慈谿縣。故巖邑。公以廉平清淨治之。政聲大著。時烈皇帝念邦家多難。木天片席。當預儲敷。歷中外。安攘文武之才。為異日綸扉。揆席地。乃詔擇縣令司理。治行卓絕。者試其甲乙。入值金華。公名在高等。補翰林院簡討。時人有登仙之羨。公獨思仰報天子。援擢。與為國掄

明季北學卷之二十一

學

才破格用人。至意益摩厲洗滌。留心經濟。尋充東宮講官。每得四方警報。輒撫膺流涕。壬午流寇破荆襄。南都日虞。慶隣公上憂宗社。下念桑梓。土江防綢繆。疏大畧謂：留都城週百二十里。無守城之法。止有守江之法。賊自北而來。則淮為之防。賊自上而下。則九江為之防。故禦淮即以禦江。而守九江即以守金陵。今淮上有督撫。史可法屹然長淮保障矣。九江一節。當江漢之衝。嘗以地形考之。武昌藩蔽九江。九江藩蔽太平。太平藩蔽金陵。宜有重臣駐節武昌。九江則

設立督撫而太平采石命南京兵部侍郎一員建牙于此作聲援而鞏壘武操臣宜駐師新江口女操臣宜往來巡練江北浦口江面頗狹一葦可航制亦宜如采石以兵部侍郎分守城中之守雖有軍士粗具名目難恃無恐大司馬多爲參贊於百姓尊而不親所應亟補府尹府丞之官重其權久其任以聯百萬士民之心如御史詹爾選葉樹聲郭維經成勇巡撫袁繼成方孔昭清貞端亮皆不二心之臣應擢膺貳以備江王督撫之選或酌資俸以備府尹府丞之用必能實心任事漸有成功疏入報聞癸未分較會試得顧成建本房甲申聞賊漸近都城遺書友人曰京師單弱不惟不能戰亦不能守一死外無他計也及賊犯闕累日不食謂繼妻耿氏曰死吾決矣耿氏曰苟事不測請從君死城陷出問乘輿所在繞宮門者三則宮人皆逃出矣遂趨與給事甘來所約同殉難還寓手書遺子孝廉觀生日嗚呼我生不辰丁此國難講讀方官既無事權可爲一得之長亦不見用惟有一死以自靖而已繼室耿氏少年節烈矢志不

明季北略卷之二十一

樂

移乃于城陷之日恬然從我而死使萬世之後知我朝復有趙昂發也吾兒讀聖賢書須以忠孝自勉勿學先人老母不能終養幼子晉生年甫四歲不能撫之成人皆吾兒事也柩不得還以吾夫婦衣冠招魂葬之華山張家崗俾魂魄常得依吾父母也凡我親友俱爲致聲天下事有可爲不可失忠孝念頭也書畢與妻呼酒命酌大書前人語于壁曰志不可屈身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因具袍笏北向拜闕南向拜母乃爲兩縵子梁間公以便就右耿氏就左既

明季北略卷之二十一

樂

論曰唐朱取士首重制科苟不登是選雖方州將

相不稱榮遇。明庶常之拔。與之相類。但制科妙簡。于歷任之後。故文學政事。蓋有兼隆。庶常則釋褐受職。石渠天祿。未免徒以唯龍繡虎之業。相目三百年曠制。至先帝始復。公實膺其選。可不謂殊恩乎。及銅駝剌棘。館僚自外入者。爭旬伏屈膝不暇。非公仗義死節。幾何不笑先帝此典為多事哉。典以一人重信夫。

公嘗書邸壁云。看世不破為世所弄。公之取義真能超脫生死者乎。野乘載長子名觀。而啟履錄則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一

云。觀生疑觀為是。姑存之以俟攷。

吳甘來

戶科給事中。吳甘來。字和受。一字節之。號葦庵。江西瑞州新昌人。少就塾。即能盡識雲臺二十八將姓氏。長益博綜羣書。議論証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家。諸子若數家珍。弱冠舉于鄉。崇禎戊辰成進士。與汪公偉同出香山。何公吾騶門。初授中書。壬申擢入刑科。居歲餘。封事凡數十上。悉關國事。君德人材。民命之大。意有不可。輒力諍。雖權貴人不避。登下噴噴。稱真諫。

議時大司農畢自嚴註誤。下詔獄。道路咸不平。然當事輒無敢出一言為訟究者。公首昌言。天朝日漢臣。賈誼有云。簾遠地則堂高。簾近地則堂卑。三公之貴。天子已改容禮之。不宜復加繯綫。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豫遠不敬也。又谷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大馬有勞于人。尚加唯蓋之賜。况國之功臣哉。今畢公于六卿首膺宮銜。又尚握計務。籌畫儲精。已閱六載。比之律例。應在議貴。議勳。力為申教。語大敢切。未幾讀禮歸。越三年復補前職。已卯與明成。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一

吳

入闈焚香。願天願得一二奇才。如文成忠肅者。為國家股肱。心替。率奏泰平。比榜發。得士彬彬。稱盛如何。公家駒陳公亨。俱名雋。後蒞吳。著政聲。云未幾請告。癸未起兵科。左旋掌戶科。時中外多故。荆襄數郡。賊未至而撫道諸臣。率稱讓藩以去。公撫膺痛哭曰。是借題遞遁也。盡若此。則皇上之城社人民。誰得禦者。因抗章謂天子。眾建親親。將使藩屏帝室。猝有緩急。捐私倡義。為朝廷守。諄曰。宗子維城。此之謂也。今風鶴幾傳。一朝委去。上之不能設奇振旅。圖鐵播之功。

次之不能仗劍登陣効死守之義。元去以爲民望而諸臣猶嗥嗥擁衛自功修練。儲備明旨謂何今天潢繡錯所在。要區若悉借護籓爲掩罪地。將維城爲可留可去之人。卽名都亦可守可去之土。將來功罪不著。賞罰不明。莫此爲甚。惟陛下留意。疏入上覽而嗟嘆然亦無如何也。未幾分較禮闈人或爲公得士賀。而公蒿目時艱不以桃李盈門故色喜也。甲申春逆寇逼京。公顧其弟泰來曰。叨爲侍從義不可辱。成仁取義願交勉之。泰來不能從。及城陷聞帝函問公獨

明季北略卷之二十一

忠

沐浴衣冠自殺。南都贈公太常寺卿錄一子。予祭葬。謚忠節。祀旌忠祠。

公與周鳳翔連寓賊薄京師。兄禮部員外泰來至寓。執公手泣曰。事勢至此奈何。公曰。有死無二義也。家人進飲食卻之。有勸潛遁者。公曰。今不能調兵殺賊。顧欲苟全求活耶。遂作詩以後事囑其兄弟。簡几上有跡草在曰。留此恐彰君過。取火焚之。兄子家儀奔至。公相與勸曰。我不死無以見志。汝父死無以終養。古者兄弟同難。必存其一。使皇上在。則土木袁彬。遷

國程濟皆可爲也。否則求真人于白水。起樹鄴于有。仍是我雖死猶生也。努力勉之。遂冠帶北向拜者五。南向拜者四。賊絕命詩云。到底誰貽國事憂。疾雷悄悄破城頭。君臣義命乾坤晚。狐兔干戈風雨秋。極目江山空淚灑。傷心仁義一身周。也知此日難爭討。惟取忠肝萬古留。引佩帶自縊死。史畧編年所載俱同。敬頑錄云。公語弟泰來曰。吾兄弟受國恩義不可辱。云云。雉經而卒。余覽甲申春任籍時六垣計數十八。惟公一人死節。餘或逃或遭刑辱。或汗偽命。視公賢

明季北略卷之二十一

忠

不肖何如也。語曰。主辱臣死。未聞主死而臣猶可以生者。况于反面事賊。恬不知耻。綱常名教。至申酉之際。掃地盡矣。哀哉。

論曰。死固不易哉。吳公兄弟均受國恩。使城陷俱烈烈死。豈不與孟忠貞父子並傳。然卒不能顧土。亦各行其志耳。諸書俱載縊。獨野乘載自殺。泰來同胞也。後降賊。野乘與敬頑錄俱云。公之弟而編年則云。公之兄俱錄之以俟攷。

王章

王章字漢臣。號芳洲。南直武進人。幼食貧。性至孝。羣父至手自封樹。嘗夢昭烈帝與揖。且告之曰。公忠孝人也。異時當不徒以功名終。天啟辛酉。領鄉薦。崇禎戊辰。成進士。榜前數日。公所居里。潮輒至者三。若盤旋狀。居民咄咄稱異事。庚午。令諸暨。不半載。頌神君。適寇弄兵東海。鄞當其衝。缺善吏。臺使者以公才為請于朝。將調鄞。暨民間之呼號奔走。願借寇君而鄞命且下。鄞人來迎者。暨爭逐之。公不獲已。密津鄞人。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一

率

而正告暨曰。若等父事予。而予視若等猶子也。何言去去。亦何忍。雖然。其若鄞命何。居有頃。卒去。暨如鄞。暨之民德公。常山之岷。肖像祠焉。鄞故剡土。廣袤四百十八里。視暨號難治。公自下車。迄底績。凡八年。俗喁喁向風。蓋公治鄞一如治暨。而鄞人之德公亦無異于暨人之德公也。最聞稍遷工部主事。考選授陝西道御史。巡甘肅。蓋特恩也。公入關。貪墨望風解。緩由嘉峪抵天山。悉單騎躬行。撫賞番人。畏威懷德。至焚香獻酪。以去。而河旱。率屬步禱。不雨。為文檄神。

廟檄焚。雨如注。下人呼為御史雨。故例邊屬較士卒。用按監。自雁以西。二十五庠。報雋者科一二人。或盡檄不得一士。自公鑒衡。而卯門捷者六人。凡巡未竣。而封事數十上。悉關軍國大計。至劾內臣殺良冒功。糾甘撫剝民侵餉。罪潘差擾驛陷良。尤侃侃不避權貴。庚辰。讀禮歸。服闋。補河南道。甲申。賊勢孔亟。因陳保江南策。謂沿江上下。轄諸險隘。宜如邊制。聯絡堡墩。州邑巨室。有聞警潛移者。法無赦。仍沒其貲。充餉。又上奠畿輔策。謂遣四夷以分敵勢。撤邊兵以壯神。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一

率

京。調降丁以搗賊巢。因薦惠世揚可大任。惜不果用。都御史李邦華謂公負文武畧。題授巡視京營。時二月六日也。既受事。有南下者。索家信。公書數字云。全晉既殘。關門告急。臣子不復問身家矣。皇上真如堯舜。而下絕無應手之人。奈何。無他及語。二十六日。真保破。京師震驚。調營五萬軍城外。襄城伯帥之。而公督在城兵。計堞分守。衣不解帶。日不交睫者凡十五晝夜。三月十八日。賊攻彰義門。公督將士堅壁以守。矢集如雨。弗卻也。賊破入守平則門。向明諱上崩。軍。

無固志公猶手擊二礮傷賊賊少沮頌之城陷公語
同事科臣光時亨曰事至此時准有一死時亨曰如
是死委同士卒死奚異莫若入朝覲帝行在不獲則
死死得所也公許諾時亨遽易服將強公公曰否否
子之造朝者恐同士卒受草莽期烈烈死也若去爾
冠易爾服官不官卒不卒奈何無易便行敷武賊騎
掩至叱下馬時亨遽離鞍轡前立且請降賊持刃問
公曰降否公叱之曰不降賊以刃碎公膝墜馬公坐
地大罵賊怒手刃公棄走或謂即牛金星也公僕某

明季北畧卷之二十一

素公急望見公怒目張口一手據地坐以為猶生也
亟呼不應遇害矣一力士負公抵寓與之金返詢姓
名不答辭去賊令死忠者寓毋兵兵者斬賊回多秦
人過者輒曰此故京宮御史居停也曾巡甘肅有惠
政羅拜乃去夫人姜氏聞變慟絕乙酉贈公大理寺
卿謚忠烈予祭葬南都浙江昆陵三處建祠蔭子之
柯錦衣世襲而光時亨卒以降賊棄市公次子之斌
字瞻卿人閩為兵部職方司主事請終喪許之因寓
義烏浙東詔被摘不屈以死蓋常州言父子死節者

稱王氏

論曰余聞王公尚尚長者雖擢魏科居要職未嘗
以權勢炫耀鄉里及遇變慷慨顧叱囚徒精貫白
日又何草草也使公早從時亨言易服趨朝可幸
不死不免于辱身踐行乃時亨者不死長安而終
死金陵西市王公廟祀易名時也人亦何可不為
忠烈哉

贈公一律

大厦難憑一木支靡他自許獨登臨鼓沉夕昭神

明季北畧卷之二十一

逾勁旄落晨星志不移血濺山陵酬祖德魂依宮
樹蒼君知生來佩盡九熊教白刃鋒頭練孝思

附記現形

公之故廬在郡城自父子殉節後無人居守有郡
人吳閻者字孟岩大清朝進士適因小恙欲借
其室靜息遂肩輿而入忽見公紗幘紅袍自屏後
趨出端坐廳中吳聞大駭即返疾甚未幾卒然其
公之忠靈亦顯赫矣哉

陳良諫

陳良謨原名天工字士亮號實日。鄞縣人。崇禎辛未進士。改今名。父某沒官雲南。以貧故不能歸。後得第。謁選求授大理府司理。乃奔喪歸。癸酉分考鄉闈。舉卓異。入為四川道御史。已卯巡按四川。屬吏憚之。不敢為非。甲申正月。夢拜文文山于堂下。文山指之起曰。公與予先後。人品相同。何下拜。三月十七城陷。大書二十字于桌曰。國運遭陽九。君王選難時。人臣當殉節。忠孝兩無虧。仆地昏暈者數四。自是水漿不入口。其族姪勸無死。曰。吾志非一日矣。時有執友季

明季北畧卷之二十一

芳恭在旁。公曰。吾為國死。義不顧家。止此先君。奄窆老母侍養。嗣繼未定。須一言。言不足悉。因賦詩云中。天懸日月四海所照。倏爾陰霧昏。日月失常道。仰觀我明明。簿蝕一時變。書至此。忽感風襲。隔日異哉。此風隨續云。電風自南來。光復天心見。大夫百執事。其誰忘明君。媿予沉疴久。床策淹數旬。背城孰盡瘁。巷戰杳無聲。如何社稷靈。情爾順民形。載舟亦覆舟。古今同一轍。順民即逆民。叅觀非一日。蒼蒼不可問。亡國我何存。誓守不二心。一死報君恩。未題云。為子

為臣不能兩全。慷慨從容。同歸一死。大明監察御史陳良謨。書于賊陷北京之日。遂付季收。未幾聞帝崩。大慟曰。吾所以隱忍至此者。為帝在也。今已矣。吾死晚矣。諸僕羅泣不從。痛飲肩戶。為纒于梁。欲自縊。有妾時氏。京師人。年十七。甫娶。百有三日。端服靚粧。候公同盡。公謂曰。吾年逾五十。無子。汝今有娠。倘生男。以延陳氏血食。汝必勉之。欲遣人送之。母家。時氏曰。主人死。妾將誰依。臣死。君妾死。主分也。與其為賊辱。不如無子。請先死。以絕君念。遂入投繯。公別作一縷

明季北畧卷之二十一

與之同盡。諸僕從窓隙泣窺之。公土立。掛藍帕噴血。滿地。時氏以紅絲帶縊于甕。破臆踰入。公氣未絕。戒勿動。時氏彼腕力軟。不能即逝。我緊之。幸盡。汝為我高其懸。汝送我終。猶吾子也。諸僕泣曰。主人此去。定為正神公。日然。吾當佑汝。遂絕。南都贈太僕寺少卿。諡恭愍。時氏贈孺人。同祀旌忠祠。論曰。恭愍之死。較他人更難。上有老親。下無血嗣。而又寵愛在旁。毫不繫戀。真大解脫人。至時孺人。詔顏穉齒。玉節霜標。茲二人者可謂飛越愛河。游

行劔樹。同上天宮者也。豈徒血性決烈也哉。

陳純德

御史陳純德。字靜生。號澹元。湖廣永州零陵人。崇禎十三年。庚辰進士。是榜二甲進士。俱蒙恩召對。稱旨。即除翰林科道等職。公以奏對詳明。授福建道御史。癸未。督學順天。方抵任。以遵化警不能前。遂回京。賊入京。公自經死。其同進士召對者。特旨除翰林五人。科道各五人。共十五人死者。惟公一人。南京贈太僕寺少卿。諡恭節。祀旌忠祠。

明季北略卷之二十一

考

是年死節。三御史。二陳公。與王忠烈公是也。

編年云。公時提督北直學校。行部方至易水。試士。猶未竟。聞都城賊警。即戎裝入都。不數日而城陷。遂自縊。

忠逆史云。各單多注死難。而國難錄註二夾。留用。非也。或者被執不屈。而以刑死。故註刑辱諸臣內。然諸書俱稱殉難文臣二十一人。而公咸列其中。且南都明有諡典。及賜祀旌忠祠。則公之自縊。斷非無徵可知也。他說概可廢矣。

申佳允

申佳允。字升眉。號素園。永年人。天啟辛酉舉人。崇禎辛未進士。出文太史之門。授儀封知縣。三載調繁杞。縣賊掃地。王率萬人攻杞。公登陴固守。手劍斬一人。乃退築甌城。以清廉第一稱。擢吏部文選司主事。獎人才。絕奔競。屢上封事。銓政肅然。轉考功員外郎。會公之師文肅。與韓城有隙。中以微法。并及公。降南京國子監博士。陞太僕寺寺丞。甲申二月。以牧事出巡近郊。聞賊薄居庸。分兵自常山人。畿南郡縣望風。

明季北略卷之二十一

考

奔潰。朝臣多藉事引去。左右咸勸公曰。京師且危。既在外。可無與。公慨然流涕曰。我國知京師當不支。其如皇上何。乃星馳入都。時三月十二事也。知大事已去。以書貽子涵光曰。行已日義順。數日命。義不可背。命不可違。在朝在野。無二道也。天下事壞于貪生畏死。死于疾。死于利。死于刑戮。死于房幃鬪爭。均死也。數者甯死不惰。遇君父大節。縮手垂涕。百計求免。此真不善用死矣。吾受國恩。誓以死報。是時其母太安人年近七十。迎養京邸。左右以此為解。曰。吾業以身。

許國勢難兩全十八聚賓客為幼子煜行冠禮曰此宋尹衡州所謂冠帶見先人于地下也因以生平所著詩文付之曰吾作官無長物半生精力盡此矣十九城破左右請易服匿他所公曰吾來此何為者入而避何如避而不入已聞宮中變仰天呼聖明者三視兩僕固守不去給之曰往吾拜客時擇有善地可隨行至王恭厥有井泓然兩僕知其意急挽之斷袖躍入兩僕號呼垂縷救之公在下呼曰汝等歸慰太安人君亡與亡有子作忠臣莫過勸也時年四十有

明季北畧卷之二十一

堯

二未幾賊從關東潰回欲肆焚戮幼子煜挾太安人奪門出童僕皆從有備書徐起鳳者從公已十年矣號泣請留曰我等俱去柩誰與守賊果焚民居及寓徐跪曰吾主以忠死願弗焚賊怒雖之徐叩請愈哀賊感動卒不焚及大兵至逐居民外徙徐懼徧求其同里得鑄丁朱攀桂等二十餘人昇棺天甯寺故得全徐之力也南都詔贈太僕寺少卿諡節愍祀旌忠祠子涵光高才峻昂與弟煜並以詩文名世

公一字孔嘉號淵源疏請公卹首為白侍御公抱

一亦獨行君子云他本有載公縊者

論曰往余遊白門時素園先生方左遷國博枉顧旅邸歡相得也稔知其少孤事太安人孝為孝廉時有和九草今慷慨赴難視死如歸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信夫吾見神京淪陷若作宦者肯逃出都門便再高蹈若公反從外入與城存亡素志已定非若臨事無可如何只得一死者比也特太君同年何不先護送出京免其驚痛意愛日之誠殆有須臾不忍離膝下者乎

明季北畧卷之二十一

中

許直

許直字若魯揚州如臯人崇禎甲戌進士初令義烏戊寅丁內艱服闋補惠來縣壬午分校鄉闈行取吏部驗封司主事癸未調文選尋陞考功司員外郎公性端介自為令時砥操若冰雪至是益纖塵不染尤加意善類多方甄引甲申三月賊逼京城公約同官出金饗士為死守計及城破賊令報名公曰身可殺志不可奪堅不往時傳上從齊化門出客羊君輔勸曰天幸公宜扈蹕偕行其圖光復公唯之既而

出門一望日當此四面干戈駕將焉往國亂不匡君
危無濟惟有一死而已比聞帝崩羊生從旁慰勸以
視老子幼公日有兄在吾無憂也今日不死復何面
目趨庭耶是夜爲書報其父曰罔極至恩無可報萬
一惟忠孝大節不敢有虧以辱吾父次及葬母教子
無他語旋整冠北面拜已復南面拜賦詩六章云率
土皆臣自聖明狂氛何事敢縱橫驅馳安得赴桓力
一斬元凶盡洗兵貫盈臣罪豈容誅屠戮腥聞駭毒
痛斃竹南山書不盡任將寸磔有餘辜君國深仇慘

明季北略卷之二十一

全

古今么麼逆豎偏相侵微軀自恨無兵柄殺賊惟效
報主心在天靈爽念高皇開闢當年垂裕長願侍香
皇過謁帝祈哀仍使國威揚一死酬君見血誠滿腔
忠憤痛難平大仇未復身先殞漫化隋鷓灑淚盈擲
筆翻然辭世行老親幼子隔幽明丹心未雪生前恨
青簡空留死後聲書畢命僕入內室取麻練令作纊
僕手顛公斥之出遂自經越旦啟扉公一手持練尾
一手上握神氣如生客爲稱貸以殮之蓋公秉鉞政
時庭空若水死之日案間惟留圖書數卷無長物也

乙酉贈太僕寺卿諡忠節祀旌忠廟

論曰岳武穆言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則天下
太平予謂惜死之心正由于愛錢耳世豈有賄賂
盈庭苞苴塞路日坐銅山金穴中牙籌握筭而能
于刀鋸鼎鑊時懸岷撒手者乎然則公之抗節不
待遇難時也于其爲令秉鉞一塵不染知之矣

許德溥附記

忠節歿後三年復有布衣許德溥者死于揚州德溥
字元博公之族子與父之鄉皆布衣德溥意氣不倫

明季北略卷之二十一

全

嘗談節義聞烈皇帝崩大哭揚州陷又哭每獨坐輒
哭食必置一崇碩錢几上祭而後食一日讀宋岳鄂
王傳見有盡忠報國四大字刺入膚裏心慕之乃手
持針刺胸曰不愧本朝又刺其兩脅曰生爲明臣死
爲明鬼久之頗聞干人有告之者執見縣令不跪見
巡江御史亦不跪命捕其父乃跪曰吾爲父屈耳御
史感之乃免父第以德溥聞殺之臨刑不跪向西北
泣曰吾今日得見先帝吾心畢矣德溥生時每錄忠
節公絕命詩于扇頭讀之泣數行下後讀且泣以爲

常

成德

兵部郎中成德字元修號元升順天懷柔籍山西霍州人少有大志以忠孝自負為諸生時瑣屑熾嘗讀文文肅公擊奸疏輒斫几狂叫心儀而足躡之崇禎辛未成進王原名張成德奉旨復姓初令岷陽有廉能聲公為姚文毅所取士又善文文肅烏程素不快公兗州守嘗以派餉屬邑有所私公與力爭守亦恨公會巡方御史守之同鄉又烏程私人遂劾公被逮

明季北粵 卷之二十一

復抗疏論列烏程罪狀連累天下受杖者三下詔獄懸贖六千七百有奇論戍榆陽而公之家寓居順義時戎馬內侵破其城公家人皆避入地窖父文桂曰豈有男女并入一窟中乎終不以顛沛違禮賊至遇害及賊去窖中知公父死于公妹及妾蕭氏直氏皆繼死後十日公出獄至家一櫛甫畢旋赴戍所而公妻劉氏及公女終以追賊道死于家公在戍籍七年癸未冬赦還補如臯令賦請輸家助團兼陳有司指克之為民害甚有賣王鹽以充私橐徵站銀以

適裕者言大剴切尋陞兵部武庫司主事轉車駕

司員外郎痛心時事以幼子夢來託同門友王重哲以身殉既受事益寃心戎畧為國家桑土計顧陰雨既臨網繆無及公見年來封疆多變人家隱忍苟活憤發于中有養節義明廉耻一疏上為之動容甲申三月逆閹入都公即致書同年馬文忠相約死難曰至憂臣辱主辱臣死我等不能匡救貽禍至此惟一死以報國耳年翁忠孝夙稟諒有同心也又云慷慨仗節易從容就義難吾輩將為其難者乎抑為其

明季北粵 卷之二十一

易者乎弟幸老母舍妹俱在此老母爭欲先引決弟止之以慷慨從容二義為告弟志在為其難懼變起倉卒我輩無以自明故復以二義相商也及聞帝崩梓宮暴露東華門下公往以鴆酒哭奠賊怒露刃脅視之不為動號慟觸皆幾死歸寓跪母張氏前慟哭母曰我知之矣入室自縊死未嫁之妹及妾俱自縊一子六歲撲殺之然後自殺南都贈公大理寺卿諡忠毅祀旌忠祠母贈淑人 啟禎錄載公歸寓自縊野乘則云哭奠梓宮前大

呼皇上數四叩首觸階而死所載異辭傳載寄幼
子于王重此未破城時也而編年則云撲殺幼子
不知是一是二

臣子之于君父非可以報施言也然而知此義者
鮮矣若公之正氣直節而受杖荷戈家喪亡而身
垂死久乃得補郎署國家之于公亦已微矣卒乃
臨難捐軀盡室隕命嗚呼難哉豈非天性忠義九
死不移者歟

論曰一夫抗節古猶稱之早觀成氏中間後先赴

明季北略卷之二十一

七

死如節無復兒女子流連狀真巾幗而持眉者哉
乃若公之始爲循吏繼爲揚士終爲忠臣爲良友
斯固義炳丹青名垂竹帛前史以爲美談後來仰
其徽烈者也然非是父鮮舉是子孰謂體泉無源
而芝草無根也哉

野乘云公妻劉氏并女以微嫌困死編年云母繼
死妻張氏亦死是前妻劉死于順義而後妻張死
于燕都者也前兩妾一妹死于順義而後一妾一
妹亦死于燕都蓋公家後先遭難父母與妹及妻

妾子女併公死者一門共十有二人嗚呼非烈士
夫其能如是乎

金鉉

金鉉字伯玉號在六南直武進人北京留守衛籍幼
穎異博古能文年十八舉天啟丁卯順天鄉試第一
崇禎戊辰進士釋褐後歸娶授揚州府學教授日進
諸生闡明濂洛之學燕居言行俱有規格一時英碩
多從之遊北于胡安定之門尋歷國子監博士庚午
陞工部主事督理軍器躬自察飭甚慎有加嘗是時

明季北略卷之二十一

七

上方銳意綜核內臣張彝憲奉敕總理戶工兩部錢
糧且建立公署通國其駭公特建言請罷蓋唯恐以
此開交結之漸決廉耻之維非止爲廢費無益計也
疏入不報未幾彝憲移檄內開兩部司屬謁見合照
部堂體制等語公憤然曰不幸而前言驗矣又疏糾
彝憲抗顏昧心妄自尊大以皇上弛簡之臣子而令
其齟折僂僕將置自有之堂屬別行誣妄之儀去不
易之公庭強抑刑餘之下臣委質聖朝自矢無玷生
殺予奪惟君父命決不敢旬旬彝憲之庭致情交結

之條奉旨切責亡何分稅杭州未任。隨移疾歸。甫匝月。彗憲以驗放火藥。系題奪職。一時正人君子為上書白寃者。如禮部周公燧。刑部曹公荃。并坐降譴。公從此絕意仕進。鍵戶讀書。究心物理性命之學。環堵蕭然。不蔽風雨。而躬養以養父母。課諸弟。執掌今古。怡然甚樂。客有設及輦上貴人者。即掩耳障面。避之。與劉文正理順。陳儀部龍正。友善。儀部稱公學行古人所難。辛巳丁外艱。甲申服闋。二月起補兵部車駕司主事。巡視皇城。甫二十餘日。而寇犯宮闕矣。三月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一

十九早間。上變。公裂眦罵賊。裏易麻素表。加冠袍束。牙牌趨信地。入皇城門。有內官同守城者。突潰而出。公大聲力挽之。不願去。公趨大內。見諸宮人狂奔。逸出。公在御河側。解牙牌付家人。四拜曰。送太夫人。餘無所言。投入御河。長班急挽之。公怒。以手垂長班。復躍入而死。母章氏。妾王氏。弟錄。俱赴井死。是時賊據大內。人不得入。踰月。賊去。見冠袍淨水上。捧公首。無可識。認家人以網環驗。實持歸。甔以木身。成殮禮南都。贈公太僕寺卿。諡忠節。祀旌忠祠。

編年云。賊攻城急。公跪母章氏前。曰。見世受國恩。職任車駕。城破。義在必死。得一僻地。可以蔽母。幸速去。母曰。爾受國恩。我獨不受國恩乎。事急。靡下。非是吾死所。公慟哭。即辭母往視事。丁未。歸至御河橋。聞城陷。望寓再拜。即投入御河。從人極救。公嚙其臂。急赴深處。時河淺。倪首泥濘。死之。家人報至。母章氏年八十。亦投井死。妾王氏亦隨死。其弟諸生錄。哭曰。母死。我必從死。然母未歸土。未敢死也。遂棺殮其母。既葬。亦投井死。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一

樞曹一席。職係封疆。或寬或降。不可數計。獨公與成忠。毅不屈。以死。豈非其平日卓自豎立。不苟阿私。猝遇非常。激昂蹈義。故曰。爭細娛者。不可與圖遠利。怯小害者。不足與蹈重危。如公者。前以擊三後以死。賊嗚呼烈矣。

贊諸忠臣詩

其負凌烟萬丈才。諸君懷抱未曾開。請纓欲繼終軍志。沉水空遭屈子悲。唾賊聲聲皆是血。酬君念念盡成哀。九泉莫歎遙穹隔。燦燦光芒入夜臺。

春殘夜靜殞文星赴焰投崖萬古名不羨絳帷多弟子常因銅柱識先生家藏遺史傳當代國有忠臣續正聲更喜閩人先殉難雙陵浩氣繞銘旌

上帝深宮閉九閭晚江斜日塞天昏英才盡作龍蛇蟄遍地都成虎豹林纒許管心安玉壘已傷殞首同金門賢豪雖沒精靈在地追難招自古魂

塞空此夜落文星星落又留萬古名已覺地靈因昂降直疑天意棄蒼生魂歸絕地爲才鬼國有遺編續正聲惆悵月中千歲鶴夜來猶爲暝華亭

明季北略

卷之二十一

先

西蜀吳子論

夫人臣委身事主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君存與存君亡與亡此乾坤大義非可以官之大小并在朝在差在籍南北作分別觀也但古今忠義原有二種死者爲經亦有采薇行歌避跡方外以終其身或放浪形骸不書年號但書甲子或以鐵如意慟哭招魂君子未嘗不哀之我朝革除之難方鐵諸公死爲最烈如葛衣翁河西備補鍋匠雪庵和尚并題詩峨眉亭皆得以其孤芳至性動後人之憑弔嗷歎于殘簡斷編

中我國家不幸罹此凶毒宗廟震驚至尊以身死社稷臣子殉難者僅北都二十餘人而在差籍諸大臣受國深恩者曾無一人奮決嗟夫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而得以地之遠近言哉靖難詔至有教投同諸生十二人曰此明倫堂三字何爲者相抱而哭俱觸柱死東湖樵夫聞詔亦赴水死嗟夫伊何人歟伊何人歟君子不能不三勸云

予按甲申北都文臣死難而得贈諡者自范文貞公以下至金忠節公凡二十一人二十一人內惟

明季北略

卷之二十一

先

浙江最盛獨擅其六其次南北兩都各得四人山西江西各二人至河南湖廣福建各一人而已甚矣殉節之難也他如山東陝西四川廣東廣西雲南貴州七省則缺焉未聞亦足羞矣噫嘻斯豈文皇殺戮忠良之過歟

明季北畧卷之二十一 下

錫山計六奇用賓編輯

殉難勲戚

李國禎傳 按此傳未確嘗考

李國禎號兆瑞豐城人襲襄城伯短小犀利有口才。數上書言兵事又自請于京營外選鍊衛所官舍上甚喜及商議俸糧增給不賞。歲費二十餘萬又請內庫兵仗銃藥甚多而乞上御書營額上為親書其武堂賜之未幾代恭順侯吳惟英總督京營戎政都督

明季北畧卷之二十一 下

加太子太保賊寇京師公奉旨守城百計縹緲三月十六公匹馬入殿汗雨沾衣內侍以非時止之公曰此時君臣多見一刻亦一刻事諸臣惶懼問故曰守城軍皆疲傲不用命鞭一人起則一人復卧奈何上召入命內侍俱上城十九城破二十一李自成昇帝后梓宮于東華門外設廠百官過者莫進視公踉蹌奔走跪梓宮前大哭賊執公見自成復大哭以頭觸堦血流被面賊眾持之自成以好語勸公使降公曰有三事爾從我即降一祖宗陵寢不可發掘一須葬

帝以天子禮一太子二王不可害宜待以杞宋之禮再四哀切自成諾之扶出先是以柳棺殮帝后因公言易梓宮尋為帝后發喪以天子禮藁葬于田貴妃陵園惟公一人斬衰徒步往塋至陵襄事畢慟哭作詩數章遂于帝后寢前自縊死南京贈太子太師進侯諡貞武

一云葬畢即自殺一云城陷之日賊執國禎至初時捍然不跪賊再以危言恐之日當屠一城人國禎乃跪曰吾為闔城求生也未數日發同諸人追

明季北畧卷之二十一 下

二

銀夾二次已聞朱純臣誅即自縊

一云國禎掌領營兵並無實籍上信任之一日見上日臣兵未嘗不強苦無餉耳及外城陷奄奔告上上日大營兵何在李國禎練兵何在對曰安得有兵李兵已散惟勸皇上走耳城陷之日國禎就擒追賊殘劍而死

沈國元大事記云先帝后殮葬其易棺也一言太子爭之一言李襄城爭之一言賊初用極菲棺露頓東華門外道傍諸僧無一言者亦無一哭者即

默然趨拜者亦僅數十人耳。次早有武官及運糧者百餘人向賊哭訴。賊始易以梓宮移頓僧人施茶廬篷內。及柩暗從德勝門出。諸僚無一送者。亦無一哭者。遂草草掩于田貴妃墳內。與諸本所說賊允百官請用帝禮及不禁人哭拜。令人押東宮出城。往送墓于長陵之斜者。又皆不同。以理推之。襄城世臣固因有哭諍自刎之義。而未必真也。儲王為賊所忌。勢不能守喪送葬。此時人情異向。其為默然為草草或無誣焉。

明季北略卷之二十一

劉文炳

劉文炳號淇筠。南直海州人。北直任耶籍先帝太后姪也。太子太保晉新樂侯。賜資獨厚。父繼祖弟文耀。俱官都督。賊破外城。上召文炳及駙馬鞏永回。各率家丁二十餘人。欲于崇文門突圍出。不得。乃回宮。文炳歎曰。身為戚臣。義不受辱。不可不與國同難。其女弟適李年未三十而寡。文炳召之歸城。陷。與弟左都督文耀擇一大井。驅男女子孫及其妹十六人。盡投于內。閉門。令餘丁悉入樓。積薪縱火焚。賜宅火發。乃

躍入烈焰中。同死。祖母瀛國太夫人。即帝外祖母也。時年九十餘。亦投井死。南都贈文炳太師恒國公諡忠壯。弟文耀贈太保諡忠果。一載文炳自縊。

周鏡

周鏡號正我。蘇州人。順天大興籍。官東宮侍衛。聞賊變。母妻一門俱自盡。母卜氏。即先皇后母也。

甲乙史云。周鏡國丈嘉定伯周奎之姪也。未知孰是。須攷之一。云三百餘口一時俱死。

鞏永固

明季北略卷之二十一

四

鞏永固字洪圖。順天大興人。又云順天籍。山東蒲臺人。為駙馬都尉。加少保。賊困京。欲從帝突圍出。不得。歸家殺其愛馬。焚其弓刀鎧仗。大書八字于壁曰。世受國恩。身不可辱。時安樂公主已先一年卒。停柩左堂。有親生子女五人。以黃繩繫于靈前柱間。盡取所賜古玩書畫。環繞殯宮。縱火焚死。然後自縊。一云自刎。南都贈少師諡貞獻。

張慶臻

張慶臻號鳳華。河南永城人。晉安伯加少師。聞城

陷盡散財物與親戚置酒一家聚飲積薪四圍全家
燔死南都贈太師諡忠武按公必太后兄也或曰父
攷后父名國紀初傳太后終不得其屍既而有日先
帝將走煤山請太后自裁太后不從城陷為闖得後
竟同去嗟乎傳言如此未可盡信聞后父為粟監晨
起徵租見棄女于路在霜雪中不死收歸育之年十
四五姿貌絕世將欲納為妾將入房見紅光滿室張
暈仆地如是者三意必大貴人始撫為女後果正位
中宮崇禎末民間訛言熹廟尚有遺孤在宮又云非

明季北畧 卷五下

五

喜廟所遺此必流寇偽造故傳布以搖人心者也讀
繁霜汚水之章可知千古一轍矣母后之事不敢斤
言因附記之

衛時春

衛時春。襄宜城伯。聞變率妻子共赴大井。合家無一
存者。

薛濂 附記

薛濂。陽武侯。夾數日。言有藏金在窖。須自發之。賊昇
往。已為別將所踞。昇還即死。定西侯伏羌伯皆死于

夾據此似應入刑辱臣內然他書有傳死難者故附
記之

彰武侯張某聞變自盡他傳有王劉二皇親未詳
石號又有傳英國公張世澤清平伯吳遵周博平
侯郭振明永虛伯王長錫安鄉伯張光燦武定侯
郭培民定遠侯鄧文明西虛侯宋裕德鎮遠侯顧
璧迹彭武伯揚崇猷新建伯王先通南和伯方履
泰永康侯徐錫登都督李國柱姑存之

明季北畧 卷五下

六

論曰勳臣之死多不可信蓋為襲爵地也况主其
事者宗伯為吾郡之某某乎黃金有羅青史無色
矣若劉鞏周衛張之五公者死最烈亦死最真平
居朝士無不以科目勳勳戚卒之勳戚所為亦有
遠勝科目者矣

殉難臣民

周之茂

周之茂字松如湖廣麻城人崇禎甲戌進士前戶部
郎壬午典試雲南回陞淮安知府辭不赴下獄踰年
有歸旋復職春聞北上侯補命未下為賊執去命之

跪不屈遭挺擊折臂斷足而死以未補官故罕傳之
其里人言之甚確

王鍾彥

王鍾彥南直華亭人天啟丁卯舉人工部主事三月
十九長班促令朝見鍾彥開門入室縊死賊棄其屍
于溝中運糧把總陳太階親見之松汀府五學諸生
有死節公呈

附記 范方戶部主事被執罵賊不屈砍死

于騰蛟

明季北畧卷之二十一

于騰蛟順天監生官光祿署然冠帶呼妻亦衣命服
同縊死

宋天顯

勝之所

阮文貴

宋天顯華亭人監生官中書舍人三月十九自盡遺
聞云賊迫書偽詔天顯擲筆謾罵觸堦死果若所云
賢于周鍾等遠矣以知人貴自立耳科名何足論哉
勝之所阮文貴亦中書舍人成投御河死

劉有瀾

陳貞達

劉有瀾字漪若南宮人崇禎庚辰進士官順天府推

官聞城破即縊死他如順天府王事陳貞達自盡又
順天府教官五人同縊明倫堂上惜遺其名氏

一載刑辱諸臣名劉有瀾不堪打夾以銀簪刺喉
而死國變錄開死節以此或注從逆非也

毛維張

毛維張陽和衛經歷上命巡城十九被執送劉宗敏
逼降維張大罵不屈云吾雖小臣素明大義吾首可
碎吾志不可奪賊怒甚夾拶並加足傷指折乃死
又有施溥張應選官俱經歷施仰藥死張投御河死

明季北畧卷之二十一

王國興

王國興錦衣衛都指揮使聞變自縊元一云危坐中
室自焚

李若璉

李若璉順天籍錦衣衛指揮同知守崇文門城陷作
絕命詞云死矣即為今日事悲哉何必後人知自縊
死其弟若珪仕本朝為禮部尚書

姚成

姚成餘姚人儒士官副馬指揮自盡

高文采

高文采錦衣衛千戶守宣武門城陷父子一家十七人俱自殺屍狼籍于路

云京邸之變文臣大臣縊者有而自殺者少予觀高公有四難焉自殺一難也武臣自殺二難也小臣自殺三難也一家自殺四難也嗚呼非烈丈夫其能如是也

王百戶

百戶王某周鍾寓其家百戶勸鍾死鍾不應出門欲

明季北畧卷之二十一 九

降百戶挽鍾帶斷鍾不聽百戶自縊

百戶亦奇矣哉不獨自縊而且勸鍾可謂忠臣良友矣使鍾能聽其言豈非名與天壤同儈乎

王承恩

太監王承恩從帝于煤山帝崩承恩再拜慟哭退而自縊于亭下與大行相望南都諡忠愍

一云司禮監王之俊從上死煤山或云從死者王之俊而之俊與王德化俱自盡更詳王之俊南都諡忠愍又有李鳳翔降賊被殺亦諡恭壯

大事記云殉從于先帝之旁者止有內臣一人或云王承恩或云王之俊或謂王之進或曰王之臣

曹文耀

曹文耀庠士自殺原籍蘇州故進士曹子登之後妻張氏生四子遜肅敏毅一女順張氏率子女哭于家祠文耀父妾妻遜妻李氏殺妻鄧氏順及乳母孟與肅敏八人同縊毅及肅妻周氏繩斷不死而逃遜自刎不殊賊搜其家財釋之

張世禧

明季北畧卷之二十一 十
張世禧儒士二子懋賞懋官父子俱自縊

周某

童生周某聞帝崩憤激搥胸嘔血數升一慟而絕又北通州有童生憤發縊死惜不傳其姓名

湯文瓊

湯文瓊榮備也見先帝梓宮過慟哭觸石死一云北京布衣湯文瓊聞煤山之變感慨自殺其衣帶所藏有云位非文丞相之位心同文丞相之心賊聞之亦歎其忠義云南都贈中書舍人賜祠額曰旌忠

編年云。文瓊聞變。書其身口。位非云云。暴屍都市。見者哀之。

李小槐

李小槐。順天民也。妻杜氏。二子一女。一婢。差次縊畢。小槐乃縊。又居民田氏。闔門自焚。或云有田姓。縊于白塔巷。後人入其室。見書籍甚多。京城江米巷口。有傳神者。夫婦同縊。

武氏僕

武氏僕某。不詳名姓。素有義風。當其主武憐受賊僞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一

中

職索吉服。僕大慟曰。奴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聖駕崩。主人不奔喪。哭臨。又取吉服。想見新君乎。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望三思之。叩頭出血。憐不聽。且叱之。出僕曰。主人爲名利所惑。妄意一統。不聽吾言。後必有悔。李賊貪淫無道。上干天怒。下拂民情。不久必敗。吾不忍見主失所也。不食而卒。憐官僞淮揚防禦使。後爲淮撫。路振飛擒。解南京斬之。

一時朝士先幾。大義俱遜此僕。

朱庭煥

朱庭煥。字中白。單縣人。崇禎甲戌進士。授工部主事。

陞廬州知府。丁憂。服除。補大名。累遷。主整飭大名。管理河道。馬政。驛傳。兵備。副使。甲申三月。賊將劉宗敏傳牌招降。公擊碎其牌。鼓勵緝紳。士庶分守城門。防禦嚴肅。不意奸徒勾引。初四。賊蜂擁環攻。南門破。賊入。公被執。逼降。不屈。罵不絕口。賊怒。縛梃杆殺之。懸首通衢。合家投井。授縶死。弟廷炳具疏陳情。南都贈公右都御史。公歷任十年。清慎勤無一息之違。而忠孝大節。尤所致謹。處上敬而不阿。御下嚴而不刻。在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一 中

方文耀

方文耀。字懷怙。龍溪人。崇禎庚辰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員外郎中。陞河間府知府。賊陷城。公不屈。賊杖之。大罵不絕口。死之。

彭士宏

彭士宏。遼東人。爲南宮知縣。闖賊長驅畿南。所至款

附公勵士民飭守具衆咸謂邑小不支公曰吾奉命守此士生死以之奮勇擊賊縱不勝死亦瞑目衆環泣曰臣誼也如生靈何公亦泣曰人心如此大事已去吾盡吾心耳士紳卒迎賊入公緋衣坐堂上賊問何故不備糧糗公耻裂指髮曰我朝廷官而為賊備糧乎賊怒斬之懸首城門

封疆之臣應死封疆若三公者可謂無愧厥職矣抑余聞之友人云吾鄉某為畿南司理守居庸關賊至往迎二百里既抵關聞疑有伏命某往返關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一 下

門數四始令前騎偵之果無備聞乃入大笑曰古所謂一夫當關萬人莫敵也使架砲于此以五百人守之吾亦豈能過哉某亦大笑曰此天生臣以資吾主嗚呼夫獨無封疆之責者乎視三公何如

金毓峒傳

金毓峒字鶴冲北直保定完縣人父諱銓官司徒為萬曆庚辰進士公少與從子肖孫讀書郎山慨然有澄清之志中崇禎甲戌進士除中書舍人辛巳秋以陳漕務稱旨授湖廣道御史尋出按秦川及復命賊

始入函谷甲申春召對便殿旋草詔命監宣大軍宜雲告陷隨奉命督禁旅扼畿南要害公馳至保定散家貲千金犒士卒為固守計時公從子振孫以劍術登武科相見泣下為誓死振孫者肖孫弟也賊圍急振孫登陴挾矢殪渠帥數人兄弟私誓曰一旦有變必從季父遊地下公聞之謂肖孫曰死易存孤難我以弱子為托肖孫受命公配王孺人盡出簪珥以犒士士益奮賊欲引去而三月十九之信至矣公痛哭誓與城俱死懸銀牌以賞擊賊者得級無數二十四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一 下

辰刻城南樓火起賊乘焰登城遂陷振孫躍馬赴賊曰城頭殺爾帥者我也格鬪斃數人而死賊支解之公裂眦罵提劍斬一綠衣賊負印北叩首曰臣力竭矣投三皇廟古井死王孺人繼死姪孫金嬰妻陳氏及侍兒桂香皆投井死賊大索兩孤肖孫備受炮烙極刑體剝剝無完膚終以得免三日後肖孫收公骸骨如生人共葬之

一云公分守西門城陷賊執之擄入三皇廟謂偽將公奮拳毆賊帥仆之躍入井中死 振孫登城射賊

李應弦而斃。城陷，泉解戎衣，自匿。振孫不肯曰：武夫本色也。賊號于眾曰：鄉官子弟，可速就刑。振孫衣福大呼曰：我御史金毓嗣侄云云。賊支解之。肖孫子醫媳陳氏，故進士陳士章孫女，年十八，與祖母張母、楊嫂常三世四人，同時投井。張氏抱其孫于懷，同下。存兒桂香等四人亦從而下，皆死。

公嬰城殉守，節比睢陽。至肖，保孤無異程嬰。而振孫從死，有如南八。下建巾國，縱容就戮。尤世之所難。

明季北略 卷之二十一 下

劉會昌

劉會昌字凝禧，北直保定清苑人。幼負奇氣，長古文辭。十歲居父喪，哀如成人。禮崇禎三年，舉于鄉。能任大事，負氣敢往。甲申，闖賊北犯，偽檄數至。時秦晉及畿南諸郡望風迎款，公素負膽畧，卒倡義。同鄉紳光祿卿張羅彥暨兄進士羅俊，誓死守禦。三月十九日，北京陷，賊急攻城。至二十四，賊撤水圍墜雲梯。砲矢風發，公率城兵屹然。岳立指搗如平時。適西南城樓為賊火箭所焚，西北角樓下，遂數穴併力進攻。

城破，賊拽公于西關古廟，擁鋒刃問京抵久，破數省。盡降爾，何敢拒公，裂眦罵曰：我本布衣，無官責，但恨天下無人致爾小醜淪陷宗社，欲嚮食，李自成肉以報光帝耳。鬚髮橫豎，賊愈憤，夾打三次，然驚其勇，百計誘降，終不屈。遂斷首懸西關街市。鄉人士為建祠祀之，而羅彥兄弟亦同死。最烈云。

王與允

王與允字百斯，一字永錫，山東濟南新城人。布政象晉之仲子也。崇禎戊辰，進士。經庶吉士，授湖廣道監。

明季北略 卷之二十一 下

察御史巡撫河東鹽課陝西茶馬督學。天未出都，以疏劾債帥，忤政府，謫歸。侍布政公家，居色養。率諸弟子輩治圃課耕，蕭然物外。甲申三月，聞先帝變，涕泣不食。辭父布政公沐浴入室，扇戶與夫人于氏。子士和同自縊死。將死時，自作墓銘，叙其家世官職甚詳。士和字允協，諸生。先是新城崇禎中，凡再破其前，則五年十一月，而公之從叔父象復及其子與夔死之象復字完初，以保定府同知里居，與夔字風虞。舉人，聞變倉卒，部勒家人乘城拒之。城陷，父子皆被

執大罵不屈見殺事聞贈象符光祿寺少卿與愛知縣其後則十五年十二月而公之弟與朋從弟與致及與朋子士簡士雅死之與致字文玉與朋字壽三俱貢士熊字渭濱舉人士雅字大雅諸生與朋為人慷慨有風烈每平居酒酣耳熱輒談古忠義事淋漓感激及警至簡家丁登陴禦守並有方畧城陷被執二子率家丁救之亦被執不屈死而象復之從子與慧者當五年破城時守其父柩不肯去亂兵脅之跪不屈傷首執以見其渠曰孝子也免之歸項之縱火

明季北粵卷之二十一

焚城中且及孝子盧孝子伏柩而哭其黨見憐之為斷火道得免賊既退孝子行積屍中及得叔父及兄殮之于是人翕然稱孝子云孝子字僧眼貢士

論曰山東科第人物之盛莫過于新城王氏乃其忠孝節烈萃于一門此固史冊所僅見足以表東海矣嗚呼公以科名重也夫抑以忠節重也大

許致傳

許致字王重蘇州吳縣人弱冠補邑諸生年十七別臂療母張氏疾母與內戚某割襟為聘後其家中落

有富家欲以女娶公者時公母已亡公不欲母寒置地下率就原廬生平磊落不羈少可多怪對知已飲酒酣則狂歌清嘯每云士窮見節苟值其時豈可恤死錯過甲申四月京師變至公素鄉居聞之驚且疑踉蹌入城至弟璜家問之果信乃仰天大慟誓不與賊俱生自念力難殲敵必得卿大夫同心戮力毀家募上樹義旗北向因徧叩羣公門告之莫有應者然徬徨歛歔誓從先帝九原為厲鬼殺賊五月午日過友人家見几供葵榴啾然不樂復出酒相勸公怒

明季北粵卷之二十一

擲杯于地厲聲曰今何時哉我輩隨聖賢書明大義視顏旦夕已非所安猶欲飲食燕樂如平日乎拂衣竟出于時巨室相率挈妻子攜輜重宿湖山間公是日慙走其家罵之初九諸生聚哭明倫堂縉紳孝廉或至或否或縞素或常服甚至有張蓋者眾羣呼且晉公乘杖踣踊哭泣盡哀十一諸生猶哭臨御史某來謁文廟鼓樂導從去服而入公望見大駭率諸習禮者趨而前褫其袍帶責以大義御史惶悚謝罪夫南都以是月初三即監國位遣使布告天下願自

三月十九先帝賓天至五月十二已踰五旬朝廷未發喪公歎曰吾本艸莽臣既與諸生私哭學宮心已盡可道死矣乃題詩曰正想捐軀報聖君豈期定日墮妖氛忠魂誓向天門哭立乞神兵掃賊羣至夜自縊家人力救得不死及旦密往福濟觀真武廟時室投縋羽士陸某開屋中有聲亟出解之問其里氏不對固留之不可從送還又力卻之獨步出闕關臨河而歎謂城市濁流不足投吾軀且人多必見阻遂折而南至胥門見河廣流深曰此胥江也吾其畢命

明季北略卷之二十一

于此與伍相國忠魂上下怒濤平遠躍而入道路薄泊舟江干遙望見遣人馳救復不死王召公問故時公徧身寫崇禎聖上四字宛轉哀號告王以情且言君仇不可不報京師不可不復逆寇不可不誅臣子不可不死吾之爲此非惡生也特以愧今之食其祿而不能死其難者王大義之道旁觀者如堵適友丁鉞武至強挾歸家人知其事成固守之欲伺間死不得益怒甚遂晝夜號叫絕粒勸之食堅不受但飲杯酒曰聊以澆吾礪塊也五月十九日語以哀詔至就

庭中北面向叩天哭失聲遂絕飲并不復言人間事及身後計有總解者曰公何自苦公張目曰聖天子如此慘逝吾何忍下咽廿八日餒甚作嘔口授一絕云半生磨礪竟成空國破君亡值眼中一個書生拜殺賊願爲厲鬼効微忠六月朔胃枯嘔盡繼之以血親知以淡飲勸進怒而大呼曰汝等欲吾偷生邪竟嚼爛唇膚初二日血又盡矣喉腫甚吐舌寸餘初三日申時向空三呼先皇帝嗔目浩歎而逝時年蓋五十有一也同人邱民瞻輩爲之治棺殮私諡曰潛忠

明季北略卷之二十一

先生一時會弔者幾數千人著書六卷授丁鉞武南京贈公以翰林院五經博士與湯文瑣並祀旌忠祠代皇帝遜國無位自沉者有東湖樵夫史逸其名然安知非通侯重臣變姓易字慮禍及宗族故以死滅跡未必真書生殉國如許公也唐祿山之變甄濟引頸待刃宋德祐之亡大學諸生徐應瀛舉宅自焚庶幾與公頡頏夫濟不死臣祿山應儻不死亦將就食易姓之祿豈若南都定鼎正朔如故公尤可以無死哉然則公與湯公真今古獨絕矣

計翼明

翼明家貧好學。博覽羣籍。醫卜自給。終身不娶。嘗居吳門作書。自號青霞散人。甲申之變。痛哭絕粒死。

余友周小宗嘗梓此於類書內。公與許公同遇國變。同為吳人。同不食而死。許公已錫祀典。而公事顧少傳者。嗟嗟。士之湮沒不彰。甯有既哉。

陳士奇

陳士奇字平人。福建漳浦人。誕自庚寅。少讀騷。庚寅吾以降日。我生定之矣。勅其言以自表。方弱冠。有文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一 下

三

名天啟。乙丑登進士。授中書假歸。庚午遷禮部主事。壬申陞粵西督學使。單車就道。機被蕭然。遭父喪。歸甲戌。補重慶兵備。乙亥。轉貴州提學。復丁內艱。庚辰起。領州兵備。領故賦地。公一塵不染。而石城甯化之頑獷。搆訟十年。公至。訛辨之。遂成虞芮。賴人立祠祀之。辛巳。督學四川。驅車日。即矢諸神明云。甯刺吾身上肉。毋塞彼寒士門。謝絕竿牘。得士最盛。時有學憲廣文之謠。壬午七月。特擢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公念時事交訌。天子焦勞。食無兼味。行無供帳。門無私覲。

而一意繕城治具。以備不虞。冬十月。松藩邊兵以索餉。叛聚眾數萬。莫之敢撓。公嚴詞正色。諭以禍福。眾皆就撫。時蜀中猺黃賊盤踞有年。蠢動川之東北。公先後與道臣陳公其赤。葛公徵奇。郡守王公行儉。巴令王公錫。營將趙榮貴等。凡殺賊千重慶。順慶定遠。設奇夾勦。大獲全勝。斬首凡一千七百餘級。生擒賊魁馬超一斗。麻代天王等二十餘人。所救難民以數萬計。猶黃膽喪奔逃。他徒相戒。謂陳撫軍勿可犯。其為敵憚如此。土寇彭長庚等聚眾殺令。公設計捕殺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一 下

三

之。得其渠魁數百人。置之法。而峽江洪雅聚眾殺尉尉。因貪墨致變。公謂罪不在民。遣將往諭。而縣民皆就縛請死。公斬其倡首者。而餘得全活。又蜀素苦白蓮教。公以若輩尚不奇人。雖下急之。適驅虎歸山耳。遂將趙榮忠。以牛酒招之。其黨遂散。癸未十二月。有旨召公別衙門用。而推代無人。加以闖賊破陝。鄰封岌岌。漢中瑞王避亂人蜀。鎮將趙光遠者。跋扈將軍也。挾兵二萬餘。為衛并奉民逃奔者。又數萬突至保甯。蜀省大震。公不憚千里。單騎赴保甯。而鎮兵驕悍。

現蜀爲弱肉欲得餉而覆食之公大聲呼曰兵以禦
暴。退守平陽關。以爲吾捍衛。方宜饗食。吾不惜二萬
金以給之。若徒頌此以洩風鶴。吾頭可斷。餉安可得
哉。趙知不可。撤乃退兵平陽。而與瑞備約三千騎入
渝。民以無讎。至甲申四月。始以川北道龍文光推代
公。方作歸計。而聞京師告變矣。時獻賊張獻忠突入楚
州。公念國仇。義不俱生。遣水師會英以火攻。殺賊十
忠。州擊沉其舟百餘艘。賊死以千計。又遣趙榮貴禦
賊于梁山。奮斬三百餘級。所獲驃馬弓箭無算。賊恨

明季北略卷之二十一 下

悉衆來攻。六月初八。破涪州。或謂公以耐事可去。公
不可。據重慶以待之。而糧已去。手銜石柱土司援兵
不至。與守令歃血爲死守計。七月。賊以百萬至城下。
公解行囊佐軍需。日夜登陴。衣不解帶。以火灌滾袍。
擊死賊無算。民無逃降意。至二十夜。黑雲四布。賊掘
地道于城角。藏火藥數十筒。晨起。以火箭射。將處
火發。地裂城遂陷。賊湧入。公被執。獻忠好言勸降。公
厲聲曰。吾大臣也。恨不從先帝左右。今死社稷。吾願
也。豈有降賊之顏乎。平原乎。速割吾頭。無他言。虜罵不

明季北略 卷二一

罵獻大恚命。曳出支解。死。忽震雷四發。烈風暴而飄
瓦吹沙。大木盡拔。操刀者自相砍。逆獻驚仆。時瑞害
凡九人。瑞王與從駕守道。陳縵重慶府知府王行儉
巴縣知縣王錫新。撫龍文光及諸將領事。在六月二
十一日。越日賊盡取渝民。所其背合三萬七千有餘
人。

論曰。獻賊殺戮之慘。固黃巢後所未有也。獨是公
以耐事之巡撫。守必固之危疆。蓋其忠義性成。自
讀騷時已定之矣。豈有降賊之顏乎。平原壯哉言乎。
明季北略卷之二十一 下

凡登朝食祿者。曷不其問之也。

吳繼善

吳繼善字志衍。南直太倉人。崇禎丁丑進士。授慈谿
知縣。丁母憂。未之任。王午服闋。補成都。成都在萬里
外。時荆襄陷。沒江鄂道。斷賓客。遂巡勸少留。公謂此
君命也。人臣守官。其敢以利害辭。乃歷艱險入蜀。卽
日啓蜀王。請發帑金爲備禦。計當時蜀事已棘。而
所金積積者數百萬。王恠不應。公貽書吳太史。偉業
謂事必不可爲。誓必死于此。甲申。城陷。公被賊執。罵

三四九

不絕口博而割之配周氏子孫俱同殉僕五郎者幸
 免矣奮曰吾主與三母已死義不忍獨生亦慷慨罵
 誓盡于主側一門死者四十餘人時十一月二十五
 日也公博聞辯智風流警速于書一覽輒記下筆灑
 灑數千言家本春秋治三傳通史漢諸大家繼又出
 入齊梁工詩歌善尺牘尤愛圖繪有元人風下至樗
 蒲六博彈琴蹴鞠無不畢解當是時張公博以古學
 振東南海內文士絡繹奔赴公性好客日具數人饌
 賓至如歸每三爵後詞辯蜂起難以備錄輒屈其坐
 與同宗偉業克孝國杰等以文行相砥礪生平負志
 節急人患難其成進士也會里中兒刊章告密博為
 所構勢張甚公獨銳身為營救卒以兒家居待太公
 疾視湯藥浣廁膾衣不解帶者數十日父既歿哭泣
 喪盡備物盡志人稱曰孝事長兄待二弟友無間言
 仇爽曠達不拘小節嘗遊黃山凌絕頂慨然長嘯謂
 今天下將亂大丈夫習勞苦任艱難為國家驅馳奔
 走有如此遊矣其銳志強濟如此公死無子國杰經
 紀其喪以少子主其祀

明季北學卷之二十一

下

按此據吳偉業所撰而傳之他書有言其降賊者當
 再攷

搖烈孝傳

女搖氏小名全哥蕭山人父士忠官參將女生而美
 姿容寡言笑女紅精好尤知大體年及笄未字人甲
 申三月京城陷有偽權將軍欲納女為配女瞠目大
 吼曰頭可斷身不可辱也賊不聽乃刑辱其父母弟
 妹必欲得女方已女大哭曰女生不能孝侍父母友
 愛弟妹今因女一人而斬搖氏之親女罪愈深奮身
 自刎賊大怒奪刀亂刺頃刻而斃

明季北學卷之二十一

下

觸柱欲死為眾抱持女慟哭絕粒賊怒甚愈加凌虐
 四其父求死不得一日乘間同父及母鮑氏暨弟妹
 等俱自縊死賊歸見女顏色不變恨其生不從已欲
 污其尸尸忽動賊驚避尋知女實未死喜甚復好言
 求合女佯許之曰若殯葬我父母弟妹方從爾不然
 我即刎死賊信其言乃厚葬之事畢女持刀哭罵將
 自刎賊大怒奪刀亂刺頃刻而斃

潘鵬妻妾

潘鵬家資數萬開生藥坊妻徐氏宛平孝廉女妾楊

氏臨清妓俱美麗相得甚歡每遇花晨月夕筵間悅
洽楊氏揮撥水莎令人神情飛舞及京城陷鵬對二
人大哭徐氏曰賊兵姦淫日甚我等有死而已即取
砒霜入酒與楊約曰事急與子偕飲忽兩賊至鵬匿
天花板內賊見二女美宛轉求歡徐取酒置几上賊
喜斟酒勸徐立飲而盡面赤身倒楊曰彼素量窄賊
復勸楊曰天性不飲若將軍有意請滿飲此杯大
觥勸賊見壁間琵琶問楊能彈否楊即彈以侑酒
二賊大悅把酒暢飲須臾毒發腸痛流血死鵬急躍

明季北略

卷之二十一

下

毒

下以羊血灌徐得甦徐曰均為毒酒我得不死意者
其天平鵬日固也然亦砒石性重下沉汝先飲且少
更得羊血解之是以無恙若二賊則促其亡非由人
巧也因集珍寶詐作男飾他避後吳三桂兵至始得
遁出京師云

張氏擠賊墮井

城外女子張姓賊見其美欲淫之。女紿曰我甚取
水飲我賊信之至井所女乃奮力擠賊墮井女得奔
脫

張氏投井

吳列婦

婦張氏京師長班吳奎妻也德色皆備家雖貧屋宇
掃除甚潔數賊至欲主其家婦伏宅後水中賊去乃
歸尋夫一賊已據其室矣猝見婦美遂留寢與之淫
比賊熟睡婦微聞叩門聲知其夫至乃潛啓門迎入
以刀刺賊死取其財物而逃道旁遇井婦泣曰烈女
不更二夫作之偷生不死者慮君飢寒失所耳今既
獲一面又有所得死甘心矣奎力阻之婦曰君即不
罪妾妾何面目偷生于世乎竟投井死

明季北略

卷之二十一

下

王氏嚼斷賊舌

烈婦王氏歸吳信世居京師齊化門外貧而業烈
婦色麗而性剛賊數十人至縛信拷掠欲逼千金備
體皆傷烈婦知不免閉門自縊一賊劈門救甦見其
美強姦之烈婦嚼斷賊舌賊怒剖其腹死賊含血奔
竄口不能言時諸賊方在外庭拷信見噴血賊趨出
咸以為信家有崇棄之逃去信得脫斷舌賊不能食
而死以為烈婦索命云

李寡婦以湯沃賊

李氏姑媳皆寡居一賊入其室索酒飯見婦艾調戲之婦曰將軍遠來想已飢渴遂置酒與賊暢飲賊盡醉酣睡去兩婦即烹湯一盃先伴呼之賊俱不動復擲銅盆于地賊亦駭卧如故遂以麻索縛其手足然後老婦以滾湯澆其頂少婦以鎗刺其喉賊痛極暴跳而死

梁氏雙烈投井

烈婦梁氏真定人都諫齊州公之女。劇廷兵。王公原應配也。幼讀書。明大義。當甲申賊被都城。烈婦與其小姑名慶者。毀容深藏。乃不為賊所窺。及賊逼。祖姑許淑人曰。賊遁矣。我輩不乘此遺。鄉里將何待。遂攜以行。踉蹌至彰義門。見婦女有為賊所驅以行者。有與賊並行者。有騎而歌笑自若者。烈婦曰。夫非良家婦。與何恬不知耻。若此。倘吾為所掠。則有死而已。然死于道路。何如死于此地之為愈也。許淑人曰。吾尾賊賊不反顧。婦曰。如反顧。奈何。語慶曰。我死。姑能從乎。慶曰。願從嫂死。烈婦意遂決。視道旁有井。烈婦曰。清泉皓潔。吾與姑得死所矣。遂攜以投井。慶許賈

明季北畧卷之二十一 下 完

氏猶未成婚。清宛梁氏。文章科第冠。見畿南而合門之內。烈婦烈女一時踵出。何其事之罕見歟。然非讀書明大義。烏能如此。女子不宜識字。此言真欺我哉。

馬烈婦自刎

烈婦陳氏。父故霸州人。因隨叔徙都門。遂家宣武橋。父名應選。極篤實。田氏母稱謹馴。姊弟雁行。成三烈婦。居其次。幼小時。性淑雅。行端。言正。奉父母得歡心。代母多作勞事。姊弟間不有緘。忽乘戾。父母珍視之。

明季北畧卷之二十一 下 平

既并適馬。應科承上無失。御下多寬。輔其夫以勤慎。儉約。處家人大小無間言。生一女。甫週四月。會甲申三月。賊攻都城。人心惶惶。告語者面如土。烈婦姑。婢舉欲逃。匿以其方商畧者。侈時。烈婦以死自矢。獨隨一小刀。無他計也。十九城陷。賊眾擁入馬家。當衝脊。屬慌懼。對泣求遷。處烈婦正色告其夫云。大寇作逆。肆行搶掠。女子安所恃。惟有全身速死。有益。于汝無忝所生。且逃遁。藏匿汝等。白便夫揮涕。長泣。展轉不相舍。勉慰解之。門外獲擄。烈婦在一時木室。

色厲日萬一賊來辱生則不尤死亦為晚抱女大哭
我死汝亦何依因力抗死于地遂于地上坐以小刀
自刎手猛刃深過喉而絕應科他醫得免越數日賊
稍戢始備棺收殮烈婦面色如生而腹不瀆蓋于場
密廠之東云

人惟貪生念重故臨事張惶若烈婦存一必死之
志則雖刀鋸在前鼎鑊在後履之泰然豈與優柔
响喘者等哉

婦人難離死于繼與死于水火俱為難事而自刎

更難豈非與烈丈夫並光夫難乎

明季北略

卷之二十二

下

忠

明季北略卷之二十二

錫山計六奇用賓編

誅戮諸臣

朱繩臣

朱繩臣字心翼懷遠人世爵成國公賊至獻門時守
齊化門也廿一日與陳演勸進不得入世臣中之最
逆者兵鎮兵臨賊欲迎敵恐其有變誅之初上未
崩時諭閣札託純臣輔太子閣中未及宣自成因此
有疑純臣立命誅之籍其家

明季北略

卷之三

徐允禎

徐允禎字中元世爵定國公與成國同誅昔建文之
難其祖以獻門獲爵今始食其報云他元勳咸晚卒
有全者不能盡錄

陳演

陳演四川成都井研人天啟壬戌進士官大學士既
罷官以多藏不能出都先是演責治一僕僕恨之遂
出首于賊言王家甚富即如某處有銀四萬八千兩
珠亦盈斗賊兵如言往掘果如數因是垂涎不已受



最慘。偽相牛金星以二鐵索貫其左右手。所至幸以自隨。步稍遲。皮鞭亂下。身無完膚。竟誅死。元是二月。演乞休。上許之。賜金幣。始上憂。秦寇演謂無足慮。至是不自安。求去。然挾重貨。知都外寇。盜充斥。遲久之。遂及于難。或云獻銀三萬兩。金三千兩。珠三十。

斗。余昔見樵史云。賊入京。演語所知曰。吾昨夢于山上。騎龍而飛。返顧無尾。客以語言賀之。演頗喜。有妄志末幾。遂羅禍。

明季七皇 卷之三

二

魏藻德

魏藻德。順天涿州籍。應天上元人。崇禎庚辰狀元。官大學士。賊點名曰。藻德首向自成。叩頭求用。自成旁揖之。藻德請試題。自成有所命。藻德聽之不真。而又不。敢再請。皇遽而起。一日。殿上唱名。急呼魏藻德。來見。欲為周延儒等報仇。三呼藻德不應。即命速擊。小頭繩繫至命。送偽刑官拷打。劉宗敏責以首輔致亂。魏藻德曰。臣本書生。不諳政事。又兼先帝無道。遂至于此。宗敏怒曰。汝以書生擢狀元。不三年為宰相。崇

禎有何負。汝詆為無道。呼左右批其頰。夾二夾。追出銀一萬七千兩。其妻抄一次。子亦二夾。國變錄云。與演等同誅。或云自勒死。又云飲水一大碗死。甲乙史云。四月初二。魏藻德被夾五日不釋而死。後逮其子。云無錯置。即斬之。

予觀藻德之對宗敏。宗敏之責藻德。與晉之王衍。石勒酷肖。小人賊渠。千古一轍。

大事記云。藻德首向自成。叩頭言罪。臣某參謁。臣三載新進書生。叨任宰輔。大明主不聽臣言。以有口也。

明季北略 卷之三

三

今日自成旁揖之。夫藻德庚辰狀元。崇禎五月入相。榮貴極矣。無道之言。雖喪心病狂。忍不忍出之口也。

邱瑜

邱瑜。號鞠懷。宜城人。天啟乙丑進士。歷官至禮部左侍郎。為東閣大學士。甲申三月。賊偏京師。十八夜集議朝房。漏四下。同高呼其子之教曰。事急矣。汝自為計。吾將從事于奉先殿。敦請故公曰。今日召對。帝言大家在奉先殿完事。因覓黃絹一方。袖之。黎明入朝。

見宮人狂出詢駕不知所在。而賊馬已過城矣。公走鐵匠街。遇友人胡季宣延之入。欲自縊。不得隙日。午之致。至公曰。吾死矣。我不過做幾篇文字。得高第。食厚祿。世亂既不能匡。君危又不能救。是天地間罪人。死後當露置平子門外。以爲人臣尸位素餐者戒。不必歸葬也。敦悲泣。公曰。勿泣。人生百年亦死。若得其正死。猶生也。語云。寒疾不汗五日而死。設去年染疫不死乎。汝當讀書。讀書以明道。要識綱常兩字。如汝弟從賊偷生。非吾子也。蓋公次子之陶。于壬午爲

明季北略卷十一

四

曹賊羅汝才所獲。羅之營中。後又歸闕。尋以自成出與孫傳庭迎敵。之陶竊其令箭。以逃。竟穿營走出。將渡黃河。盤獲見闖。陶罵不絕聲。賊怒。刷之時。賊屯河南嵩縣。事公尙不知。故責其偷生云。尋命敦別去。欲俟靜夜投纜。抵暮。長班引賊入胡室。執公行道。遇敦。公袖出絕命詞一紙。授之前。有詩云。百歲春光強半過。動時力短愧鳴珂。詩書萬卷多無用。惟有先賢正氣歌。後云天崩地圻我輩讀書明道。豈能苟且求活。一月綸扉。廿年王署。雖事柄不由己操。而大義安可

不立軍命。投纜暢然無憾。吾見勉旃。忠孝勿爲過。長途孤樹。勢難自達。到處青山。可埋吾骨。何必故鄉。等語。是夜賊擁至。窩舖用兩賊幫。荷公欲求死不得。尋執見劉宗敏。僞助餉。百方毒辱。賊押歸。寓乘間服冰片而死。子之敦。純孝。有聞。今流寓湖州。

忠逆史云。邱瑜。湖廣襄陽府宜城縣人。公道。單注。夾死北遊紀略注。自盡。而各單又言與陳演等同。日被害。故注誅戮大臣內。而編年則云自縊死。賊既竊歸。一時諸臣盡節。稍不決烈。卽被其拘執。

明季北略卷十一

五

于朝。梟刑。榜掠。殆。辱。厭。金。雖多。亦不。俱。不免。有。厭。厭。不。滿意。仍。復。受。刑。受。刑。不。過。遂。求。自。盡。至此。亦已晚矣。與其辱身而死。何如身死而不辱。且兼得令名也。然而議之甚易。爲之實難。人臣到此。不論後先。總之一死。則不失爲君子。論曰。世之管邱公者。以其遲死。被刑耳。惟是遺筆在。未執之前。被執卽城破之日。事與願違。尤當諒若邱公者。余謂縱不得與吳橋比烈。較之井研。通州輩。似難同日而語。而世願奇求之何與。

懶道人善觀氣色

崇禎末京師有懶道人。每在東直門關王廟行止無定。不言姓氏。善觀氣色。吉凶立驗。錦衣衛指揮張司方。甚敬信之。二月中。延飲。與之奕。因談禍福。時京師宴然。忽勸同方挈家南行。同方曰。再二年。即理刑矣。奈何去之。道人曰。理刑未必受刑。是實。同方猶豫不決。又一月。道人來辭。同方曰。老師云。小子吉凶若何。道人指飛鴉示曰。汝觀此鴉。墮下立死。同方曰。此不祥兆也。我得免否。道人曰。四方人面。俱是羅網。貧道

明季北略卷五十二

六

前言不信。今救不得。遂往東直門外。飄然而去。同方止。憂在朝犯事。遂于衛堂告病。乞假。及城陷。同方與武職二百餘人。悉斬于中吉門外。道人之言始驗。其時又有知一禪師。別載于吳易事內。茲不錄。

附記

蔡生福建人。善天文。崇禎初年。在京師。語無錫進士。唐孟津曰。甲申年有變。時不信。至是驗。刑辱諸臣。官銜列下。別于死難諸臣也。若死難者。先書官爵。而後書名。

再興讓

再興讓字心淳。直隸虹縣人。駙馬官少師。夾死。

劉岱

劉岱字林岡。河南陝州人。官少傅。左都督。夾死。

冉孔悅

冉孔悅字師聖。北直蠡縣人。官都督。夾死。

駱養性

駱養性字太和。係湖廣永州籍。順天大興人。世襲都指揮使。養性官金吾。坐贓數萬。弟養心。養志。皆受酷刑。

明季北略卷五十二

七

張國紀

張國紀字憲章。河南祥符人。天啟皇后父也。官上柱國。少傅。雲鶴服色。太康伯。父子俱夾死。籍沒。

周鑑

周鑑字明原。官都督。加太子太師。國文嘉定伯。奎之子。素有弱疾。以夾死。弟鉉。字文器。指揮僉事。都督同知。一夾僅存。又奎侄銘。字新盤。指揮僉事。都督同知。削髮遁。被獲。亦受夾。奎甥嗣于奎。名鐸。一夾。獻銀六百兩。俱不死。時奎房產積蓄。盡為賊。有空手出門。尚

疑諸子私殖不免敲朴如此勳戚無不受刑特誌周
氏一門以例其餘

方岳貢

方岳貢字禹珍。湖廣穀城人。崇禎辛未進士。官大學士。先在松江為知府。有能聲。以職罪徵。通延至十三年庚辰無級可鐫。閏正月徵下獄。素走聲氣。故朝中爭訟其情。擢為山東漕運副使。十六年九月。驟陞左副都御史。岳貢上言四事。清官路以收人心。定推選以養廉。取責吏。始于完。成。備將才于部伍。上是之。施

卷十二

八

乘衝軸功名損于。郡京抄云。夾獻銀四千兩。布四百疋。尚拷不止。乃獻下江南策。方公頗自好。必不至此。疑出仇口。雲間何剛等辨。謂公屢自縊不死。賊騎擁去。逼降公不屈。置不已。遂極拷掠。凡二日夜。搜寓所。僅得布袍五襲。犀帶一圍。欽賜元寶一錠。賊大駭。曰。閣老何一貧至此。于是獨不釋公。繼而李賊問夾者何人。賊黨指公名。李曰。方某清官。安得有金銀。始得釋公。見東官。勸哭。東官曰。先生救我。公曰。臣當忍死以護殿下。賊怒。于是格不得通。及四月十三日。

賊忽擁太子出都。十七日。噶傳太子墜馬死。公撫膺大呼。遂勺水不進。二十六日。整衣冠絕吭而死。又似有意為方公周旋。蜀人吳邦榮國變錄註夾二夾完。賊三千兩不死。留用他單。又有註同陳演戮死者。均不可信。意受刑之後。恥為賊用而自引決耳。

李週知

李週知陝西籍。四川人。萬曆三十八年庚戌進士。官吏部尚書。大事紀云。週知夾二夾。抄一抄。退出銀四萬六千兩。夾死。

卷十三

九

雷躍龍

雷躍龍雲南籍。應天。上元人。萬曆廿三年乙未進士。官吏部侍郎。夾二夾。

沈惟炳

沈惟炳湖廣德安府孝感縣人。萬曆四十四年丙辰進士。官吏部左侍郎。夾二夾。

張維機

張維機福建晉江人。天啟乙丑進士。官吏部侍郎。夾二夾。頭種一箱。仍夾其僕。一夾奪賊刀自刎死。見國

變每

能舉力自烈。可謂烈矣。惜乎其晚也。

金之俊

金之俊字豈凡。浙江嘉興人。萬曆乙未進士。官兵部
添設督侍郎。出撫昌黎。被獲。來。一。不。死。後。為。大
清朝宰相。此公頗有經濟之志。甚為惜之。甲乙史云
曰。月。廿。七。金。之。俊。輸。銀。百。兩。備。見。其。子。室。相。與。朋
飲。

陳必謙

陳必謙。南直常熟人。萬曆四十一。年。舉。進。士。官。工
部侍郎。來。一。次。傷。被。幽。同。幽。者。展。轉。歎。息。公。林。一。石
塊。所。飛。如。常。時。今。逃。歸。公。居。鄉。素。有。清。正。之。譽。鄉。人
聞。變。時。曾。策。公。必。死。北。來。初。單。亦。注。死。難。後。乃。大。失
人。望。歸。後。遇。土。賊。傷。其。掌。指。狼。狽。而。免。歸。數。日。病。死
惜哉。

王正志

王正志。北直河間府靜海縣人。崇禎戊辰進士官戶
部右侍郎。督運西路國變錄云。來。一。夾。其。子。亦。一。夾。

一移或開入從道

張忻

張忻。山東萊州府掖縣人。天啟乙丑進士。官刑部尚
書。

方拱乾

方拱乾。南直桐城人。天啟戊辰進士。官左諭德。
兼侍讀。開城破。尚。臥。床。上。引。刀。割。鬚。未。及。半。為。家人
抱持。旋止。竟為賊執。方以美。地。四。名。賂。賊。將。羅。姓。者
得免。夾。隨。為。何。瑞。徵。楊。廷。繼。力。請。可。為。瑞。繼。瑞。繼。徵。

胡世安

乃其同鄉。廷。繼。其。門。生。也。方。家。後。被。傳。往。建。寧。中。四
月初三夜。偽。尚。書。張。瑞。然。時。至。方。所。深。談。良。久。去。不
日。大。用。老。先。生。無。過。慮。此。係。方。一。小。童。逃。回。南。都。所
言。小。童。甚。佞。羅。將。復。欲。得。之。方。已。許。贖。此。童。畏。賊。逃
向。回。時。方。尚。未。實。殺。督。但。青。衣。小。帽。頭。貼。黃。紙。賊。字
耳。

胡世安

胡世安。四川成都府新繁人。崇禎戊辰進士。官戶部
讀。夾。一。夾。

衛允文

衛允文字紫菴。陝西西安韓城人。崇禎辛未進士。官諭德。以削髮被獲。夾一死。

楊昌祚

楊昌祚。南直字國宜。城人。崇禎甲戌進士。官翰林院左中允。以剪髮夾一死。

林增志

林增志字任先。浙江温州瑞安人。崇禎戊辰進士。官翰林院編修。以削髮夾四夾甚慘。

明季北略卷三十一

宋之繩

宋之繩。南直應天溧陽人。崇禎癸未擢花官翰林院編修。削髮被獲。以楊廷鑑周鍾力薦。于王旗。詔免死。囚之。

李士淳

李士淳。廣東潮州人。崇禎戊辰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夾四夾甚慘。

方以智

方以智。南直桐城人。崇禎庚辰進士。官翰林院簡討。

充定王講官。聞變走出。遇蘇人陳伯明。倉卒通名。相與歎泣。潛走。積米倉後。夾街見草房。側有大井。意欲下投。澹增水者數人。至不果。陳留至寓所。一宿。次早家人同四卒。物色及之。則家人俱禍。已代為報名矣。

四卒挾往。見偽刑官。逼認。獻銀若干。後乘間逃歸。公字密之。大清朝至。祝髮不仕。康熙五六年間。居江西廬山。開先寺。一時官民敬禮之。稱大和尚。氣象雍和。不似昔年講官時態。也。

萬發祥

萬發祥。江西臨江新淦人。崇禎癸未庚寅。士國變。發祥云。庶常俱留用。無夾者。萬以塗面。粧髮。遂不免。

朱徽

朱徽。江西南昌進賢人。崇禎辛未進士。官刑科給事中。或開從逆。

明季北略卷三十一

彭瑄

彭瑄。湖廣永州人。崇禎甲戌進士。官工科給事中。或開從逆。

馬登垣

馬登垣。

湯登垣江西瑞州新昌人崇禎庚辰進士官浙江道御史

吳邦臣

吳邦臣浙江紹興山陰人崇禎庚辰進士官山西道御史

鄭楚勳

鄭楚勳福建興化莆田人天啟甲子舉人官雲南道御史

曹溶

明季北學

古

曹溶字秋岳浙江嘉興人崇禎丁丑進士官御史字聞公留心著述欲附之

吳寧昌

吳寧昌河南籍江西南昌人崇禎庚辰進士官吏部主事以削髮夾二夾

楊元錫

楊元錫字康侯福建泉州晉江人崇禎甲戌進士官吏部主事十三歲登科十四歲登甲榮踐天部人其妻為仙佛再世乃亦包羞忍辱至此惜哉或注從逆

張鳴駿

張鳴駿字廣陽福建漳州龍溪人崇禎庚辰進士官戶部主事

陸禹思

陸禹思南直溧陽人崇禎庚辰特用官戶部郎中或開從逆

彭敦歷

彭敦歷南直丹陽人崇禎庚辰特用官戶部主事或開從逆

明季北學

索

朱芾煌

朱芾煌湖廣王開人崇禎甲戌進士官兵部郎中

劉若宜

劉若宜南直懷寧人崇禎丁丑進士官兵部主事非也懷寧屬鳳陽府

陳鵬舉

陳鵬舉湖廣黃州麻城人天啟甲辰舉大官刑部員外不投語被執見偽刑官叱使跪不屈惟舉亂下幾斃家人願以身代死賊義而釋之

王忠僕義刑辱中不多見者宜表而著之不得概與眾伍而設其品也。

李逢申

李逢申南直青浦人。萬曆己未進士官工部郎中。三次或云死。嵩人以逢申與朱積作對云。朱帝蒙塵。為邪臣早服。李兇張醜皆因甲。歲逢申早服乃朱積字也。

聶一心

聶一心四川敘州富潤人。崇禎庚午舉人。官工部郎中。

明季北略卷二十二

六

潘國春

潘國春浙江紹興餘姚人。崇禎丁丑進士官工部員外郎。或開從逆。

趙士錦

趙士錦南直常熟人。崇禎丁丑進士官工部主事。

鄒逢吉

鄒逢吉江西湖口人。崇禎丁丑進士官工部主事。死。

申濟芳

申濟芳南直長洲人。官生。官兵部主事。不投諂。為長班所首被執。賊謂相國之後必多蓄。而濟芳貧。夾損一足。與陳必謙同幽一兵房中。是夜死者數人。申亦與焉。守兵以告。有令各發會同館。兵于死者每加五棍。而後發。申移至館。館主人見其喉間翕然微動。灌之有氣。遣家人來其省視。乃復活。問其受棍時。全然不覺。惟第五棍稍似有物及身耳。甲乙史云。四月初九東報已急。賊人隱之在繁者盡釋。惟留申濟芳數人。各子親自縊死。後各人加五棍。濟芳昇歸入殮復蘇。

明季北略卷二十二

七

孫從度北直保定清苑人。崇禎戊辰進士官太僕卿。國變錄云。夾四夾。追銀四百兩。死于家。

孫從度

甲乙史云。祭酒孫從度居金臺會館。病臥有羅將軍來居。孫遣僕持名刺致意。羅大怒。即騎人內駝疾。孫妻素悍。迎而罵之。羅命以鐵索繫其頸。并昇孫。過已。高拷訊。孫立斃。妻七搯百敲。十指俱斷。乃

招承史藻寄資多金得七于兩獻于自成由是朝
林皆坐餉萬金此三月廿三事
官銜及事與前稍異姑存之以俟攷

劉明傑

劉明傑山東東昌恩縣人崇禎丁丑進士官中書科
掌科事以削髮夾二夾

陳翔

陳翔福建福州閩縣人崇禎癸未進士官中書科以
削髮夾二夾

明季七畧 卷三十一

六

郝傑

郝傑順天籍陝西延安綏德州人崇禎丁丑進士官
行人以削髮被夾

謝于宣

謝于宣浙江寧波鄞縣人崇禎癸未進士官行人以
削髮觸怒夾三夾幾死

劉中藻

劉中藻福建福州府福安縣人崇禎庚辰進士官行
人素有文名以抗言願歸籍觸賊怒被夾

後中藻仕于永歷己丑 大清兵至福寧中藻勢
窮自縊亦殉難之臣也

龔懋熙

龔懋熙四川重慶江津人崇禎庚辰進士官太常寺
博士

沈浣先

沈浣先南直崑山人舉人官武學教授夾損一足追
銀五百兩廣貸始足

國變錄尚有鄭逢蘭范方俱注夾一日夜也蔡國

明季七畧 卷三十一

七

光曹惟才俱注夾一夾何肇元注夾一夾逃復被
執李起龍注削髮夾他單所無附以俟考又有楊
苦橋汪光緒拘繫未夾又云廿一日點百官名罪
不及冷員廿三至廿五遍擊各官拘繫亦不及冷
員一人惟呂兆龍廿三以投水廿七陳翔劉明傑
郝傑李起龍謝于宣以削髮劉中藻以抗言觸怒
并拘繫夾之其他冷員被收者皆由賊兵憤執不
在點單之數

劉有潤

于已書入前卷殉難內此不錄

幽囚士大夫用夾棍逼取金錢此古今未經見之事亦古今所未有之慘然賊非有親近于用之臣而有仇怨于不用之臣也在點名時士大夫之自欲用與不自欲用耳而夾亦有二在要津流華者則夾其銀而在冷員間散有觸其怒而夾之者有已受夾完銀仍求用者有已削髮而賊必不用之者有寧忍受夾而不肯到吏部報名者人品攸分爲並存之

明季北略卷十七

幸免諸臣

周奎

周奎字雲路順天籍南直人以國丈封嘉定伯性甚吝內監奉旨勸助止輸萬二千金賊信急各府俱遷其貨惟奎晏然不動城既破有兵數人到府奎厚犒之即去已而有賊將張姓者至踞其室奎夫人卜氏姑媳皆自縊卜即先所自出也諸子皆縛去兵士辱奎特甚復有權將軍李李張避去李見奎謙讓之極頗憐之乃以小屋數間撥與幸免于刑死子鈔夾

未死幼子鑽鍾孫澄清澤俱存外傳奎獻太子以求免都中絕無此語出自彼親戚之口大都以香招誘耳一云李卒數奎平日鄙吝督令負薪擔水以辱之殉難實錄云周奎正在求死就縊之際被賊擒去送偽刑官三夾不死坐贖七十萬府第藏庫什物田產俱沒入將軍李李據其宅幽禁定伯

董象恒

董象恒南直華亭人萬曆己未進士官巡撫從獄中

周亮工

擬充餉贖罪釋出還

周亮工河南祥符籍江西撫州金谿人崇禎庚辰進士官御史以知縣行取御史命已下見勢迫不任而遁

鄭二陽

鄭二陽號潛龍河南開封鄆陵人萬曆己未進士官撫安寧池太等處僉都御史從獄中釋遁

曾樓

曾樓號二雲江西峽江人萬歷丙辰進士官憲撫從獄中釋還

施元徵

施元徵南直無錫人萬歷己未進士官副使從獄中出有賊將魏姓者是其年家與一令箭父子南歸途中因而獲財有令箭故求其帶南耳

曹鼎臣

潛藏不出

張伯鯨

明季北畧 卷五十五

張伯鯨字程海南直奉州人萬歷丙辰進士官兵部

左侍郎道最早

王都

王都浙江嘉興崇德人天啟乙丑進士官太常寺少卿

汪惟效

汪惟效南直徽州祁門人崇禎辛未進士官工部都給事中

楊爾銘

楊爾銘四川叙州府筠連縣人崇禎甲戌進士官廣東道御史

周仲蓮

周仲蓮浙江湖州長興人崇禎甲戌進士官禮部郎中削髮為丐僧而遁進士程源會遇于途相向慟哭

蔣臣

蔣臣南直安慶桐城人薦舉官工部主事削髮遁

程子奇

程子奇江西饒州浮梁人天啟丁卯舉人官園子監

明季北畧 卷五十五

學正

錢國瑞

錢國瑞 原缺

知縣行取在京

程光科

程光科仁西廣信府人崇禎癸未進士新選行人

談貞良

談貞良浙江嘉興人崇禎癸未以五經中式

魯五典

魯五典南直太倉人崇禎癸未進士

官偉鏐

官偉鏐南直泰州人崇禎癸未進士

史夏隆

史夏隆南直宜興人崇禎癸未進士

王崇簡

王崇簡順天府人崇禎癸未進士

施處

施處浙江湖州府歸安人崇禎癸未進士

林飭

林飭福建福州府福清人崇禎癸未進士

嚴通

嚴通福建福州府人崇禎癸未進士

右進士俱候選

從逆諸臣

語云人臣無將將則必誅夫一念之違且有當

刑况公然拜舞賊庭汚其偽命者乎所以然者

以貪生怖死之心用觀風望氣之志方其苟且

圖活亦迫于勢之無奈迄乎周旋匪類反幾幸

賊之有成肝腸既已全易要領尚保無恙乎始

焉封疆失事每每及于寬政馴致諸臣習于苟

免卽視顏從逆可幸無誅人心一變至此當事

者不盡破私情大伸國法恐人偷從此遂晦也

第流言互異寧無虛實之差喜事競傳或出愛

憎之口載名惟有信耳定獄尙有精心此則于

廷尉之事矣

楊觀光

楊觀光山東登州招遠人崇禎戊辰進士官右庶于

明季北畧卷三十一

兼侍讀僞禮政府右侍郎與梁光陽葉初春俱迎闈

而授職國難紀云五月初十日賊召觀光入文華殿

問郊天何以不茹葷酒不近女色不行刑亦有說乎

楊叩頭云天人一氣所感不茹葷酒欲其心志清明

不近女色欲其呼吸靈爽不行刑欲養天地慈和之

氣以感格上穹賊云有理有理先生說得是以後先

生皆進來講講留坐待茶辭出打恭自成送至簷下

亦蒼躬先于廿四日召一次語不傳此則四月初二

也甲乙史云是日觀光持門生刺見劉宗敏四轅開

程儼然都堂。四月十三。親光以家眷隨而出。至望風亭被殺。

楊汝成

楊汝成。南直華亭人。天啟乙丑進士。官禮部侍郎。兼侍讀。北來單先。以老釋歸。後開以刑死。國變錄云。夾一夾。以古玉金壺等物。託周鍾送王旗鼓。仍授職。而本鄉有討逆單。叙甚詳。縱不無疵點。而從逆近真矣。

公討檄注云。汝成祖宗世列。曾纓父子。應接翰林。明季北畧卷五十一

苑枝起。其族侄也。汝成初欲得館元。以三千金。大票送顧秉謙。恐不信。央陸伯符作保。肯不全還。伊子顧台。祇屢次索之。繼以金便壺。挽崔呈秀。繼魏忠賢。遂得收為義子。典試江右。價定四千。及丁丑科。汝成爲首房第三題。乃賢者在位三句。係汝成所擬。因汝成先將題招搖。遍賣都中。共知。迨賊被京。汝成先以妾數人。送劉宗敏。牛金星。故得不殺。上表有云。陛下問罪燕都。威行夷夏。帛民江左。澤及昆蟲。伏念臣汝成。衰殘無力。願爲放牧之牛。摩

項知恩。甘效龍逢之馬。其門生。青縉已降賊。呼劉宗敏爲恩主。預求寬典。又力薦于牛金星。得列春卿。見周鍾言。一統已定。獻江甯戶口數。賊乃存問其子。時會時亮。時憲。并奴宗慶等。尤希心內應云云。

項煜

項煜。字仲昭。號水心。南直吳縣人。天啟乙丑進士。官少詹兼侍讀。僞太常寺丞。賊黨黎志陞。其甲戌所取士也。國難錄云。時京師傳言。黎爲賊腹心。薦煜大拜。

明季北畧卷五十一

煜即昌言子。昌言曰。大丈夫名節。既不全。當立蓋世功名。如魏徵。管仲。可也。及授太常。意氣沮喪。奉僞命。祀泰山。驛馳過山東。始變服遁。逕走南都。欲入班。被逐。煜素巧宦。初在魏黨。旋媚東林。求脫。遂復故家。起華門驛。致奇富。所居爲假山。徐氏名產。捐萬二千金。得之。以詞林清修之席。而一居之侈。已如此。其間可知。種怨里開。化爲煨燼。哀哉。

何瑞徵

何瑞徵。河南汝寧信陽人。崇禎戊辰進士。官少詹兼

侍讀賊考選首名。授偽宏文館學士。教習庶吉士。與韓四維楊廷鑑周鑑魏學謙領班勸進。朝賀最先後。從賊西還。

甲乙史云。四月初四賊以何瑞徵。宏文館瑞徵。飲庶常裴希度等銀。請牛金星至署。飲到任酒。

陳名夏

陳名夏字伯史。南直溧陽人。崇禎癸未會元。擢花官。編修。兼戶兵兩科都給事中。一妾京師人。聞變送妾歸母家。因匿焉。後得。歸山。自縊者。再取為妾家。

明季北略

卷二十二

宋

救解。潛出謀遁。逢賊賊東。轉赴偽都督劉。值不在。解偽刑官王所。王遙見呼曰。公得非溧陽陳伯史先生乎。陳曰。然。王解所縛。揖之曰。先生識某否。曰。不識也。王乃山西諸生。數年前曾南游。無所遇。至溧陽。陳曾留一飯。贈程五星。久已忘之矣。至是。王述其事。留寓中。飲食之。陳涕泣求去。王曰。先生大名在外。去將安之。留此。當有大用。陳必不可強留。三日。潛出。復為賊黨所物色。陳自言。王君見釋。再押見王。王曰。吾固言之矣。去必不免。因復留之。會見女姻家宋之繩。被夾。

滿貸。賊曰。汝父方解。簡至都。安得云貧。宋父劬為監軍道。僉事宋急引親家陳以為證。王并寬宋刑。于是陳通賊之名大著。又以王薦授編修。陳不肯就。日夜求歸。王乃贈其行賞。陰護出城。故陳歸最阜。陳以一飯一程之故。以此免死。亦以此蒙惡。豈非天乎。陳自有辨揚。并不敢明言其事。余得北來一友述之甚悉。然諸輩開入從逆。未敢擅為出脫也。姑附所聞。以俟公論。大清初。陳為宰相。後以事死。

韓四維

明季北略

卷二十二

宋

韓四維。順天昌平州籍。河南嵩縣人。崇禎辛未進士。官諭德。願輸銀二萬。求為國子監司業。不得。止。授偽宏文院修撰。按司業有何大佳處。而費多金。不過借題媚賊耳。賊亦鄙之。降為修撰。不亦耻乎。此爾林中。最無行者。

庚辰十月。觀音山僧請予云。大清朝時。四維寓蘇之觀音山。甚苦。山中各靜室僧。莫不詐害俄而。座主某因有大事。請其家。欲避之。且乞銀少許。韓僕辭云。在觀音山。及往山訪之。又辭在家。座主大。

怒曰吾拚一身。拔他罷。因河連四維。拘至南京下獄。獄卒以九鏈繫其頸。地俱青石。四維無銀使用。凍餒甚。一夕而死。

楊士聰

楊士聰。山東兗州府濟寧州人。崇禎辛未進士。官諭德。偽戶政府少堂徐凝生。國難紀云。親見門粘欵授官銜。或開刑辱。

高爾儼

高爾儼。北直河間靜海人。崇禎庚辰榜眼。官編修。儼

明季北畧卷三十一

辛

宏文館修撰

楊廷鑑

楊廷鑑。字冰如。號靖山。南直武進人。崇禎癸未狀元。官修撰。剪髮欲遁。不得。降授偽宏文館修撰。暗記偽相牛薦。楊與周鍾草詔。兩人互相爭草。幾至攘臂。以狀元而至此。載之青史。不亦羞乎。然則名者造物所忌也。惟有福者能享之。

張之奇

張之奇。江西建昌新城人。崇禎戊辰進士。官簡討偽

宏文館編修。各單俱同。惟國變錄注順慶府尹。

劉世芳

劉世芳。陝西延安膚施人。崇禎庚辰進士。官簡討偽宏文館編修。公道單府尹諫。

梁兆陽

梁兆陽。廣東廣州府番禺人。崇禎庚辰進士。官簡討偽兵政府侍郎。二十首倡助餉之說。與同志求仕者各寫五千金。託宋企郊先投手本。廿二日召見。叩頭云。先帝無甚失德。以剛愎自用。故君臣血氣不通。以

明季北畧卷三十一

辛

致萬民塗炭。災並至。至闖賊云。朕只為這幾個百姓。故起義兵。兆陽即叩頭云。我皇上救民水火。自秦入晉。歷恒代。抵都兵不血刃。百姓皆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真神武不殺。直可比隆唐虞。若湯武不足道也。臣遭逢盛世。敢不精白一心。以答知遇。殊恩闕。賊大喜。留坐待茶。意甚款曲。辭時朝士打躬。賊亦向下打躬。兆陽平身。賊尚未起。乃復打躬出。語門生貢士世仇。魁因傳于眾。復再召一次。語不傳。兆陽字晉芬。

趙玉森

趙玉森字君立。號月潭。南直無錫人。崇禎癸酉舉人。專心遺策。及庚辰登進士。召對。應答詳明。問及邊事。既對。且泣。先帝以爲能。親拔翰林。簡討時。謂欽賜翰。林始出封箴。衆頗榮之。本鄉公揭云。十九至馬君常。太史寓一看。回至同鄉王孫憲寓所。王云。百行孝爲先。第家有太公在。且全個孝罷。遂相携詣賊。報名。途語張琦。秦汧與諸意。合乃握手同往。僞四川內江縣令玉森與宋金如有舊。故還山東近地。許之。

周鍾

明季北畧

卷二十一

周鍾字介生。南直金壇人。崇禎癸未。庶吉士。僞宏文館。簡討賊中。深慕其名。呼爲周先生。勸進表。實出其手。逢人便誇。牛老師極爲歡賞。不止。李密謬斥。僞朝而已。同館多含湯。忍耻。幾幸生還。惟鍾揚揚得意。乘馬拜客。屢顧梓官。揮鞭不顧。一時輩中。猶腹評之。三十年雄踞文壇。聯屬聲氣。一旦名節掃地。書林選刻。刊落名字。文章一道。尙可信乎。甲乙史云。三月廿三日。庶吉士周鍾。魏學濂。有請葬先帝。公疏投文。諭院。顧君恩。君恩云。諸君亦是好名之事。俟牛相來自奏。卽

其周鍾者。故金壇名士。爲復社之長。牛金星見之。呼曰。此周介生先生乎。命作士。見危致命。論大稱賞之。鍾逢人自誇。牛老師知遇。

沈國元大事紀云。勸進文有云。比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慙德。甚至斥先帝爲獨夫。有臣子萬不忍言者。傳爲鍾筆。又有存杞存宋句。龔鼎孽向人曰。此語出吾手。周介生想不到此。

國元又云。人之志趣無不可以先見其微。復社初立時。常與連床。直話。喃喃不出口。有應無辨。相對

明季北畧

卷二十一

殊不快絕。第其下筆風馳雨驟。天才實駿。則未優耳。交不甚雜。深自歛抑。幽貞一如處子。後爲吳昌時數輩牽引。日至險譎。漸于賄利。知不留意。澹交。余遂各行其志焉。一人爲社中健足。傳檄遐人。親書向余索五十金爲費。余謝之曰。余與介生舊好。恐不須此。奸人遂啣恨。百口進讒。及介生傳去。揚揚得意。無論識與不識。咸以得聖見周先生。顏行爲幸。嗟余絕物。以視今日。則何如。嗟乎。泗水聞戰。涉筆時題。無君父之字。必讀此。季之辭。三月

十九古今未有慘變奈何不以一死以殉皇于地
下乃醜顏偷息屈筆以結賊之情未幾而南都正
位霜簡飛章讀之無處措面豈不痛哉
表云此堯舜多武功較湯武無慙德又有獨夫授
首等語一時傳為士林之羞

鍾年十三赴院試題大明堂者拔第一與蘇州楊
廷樞徐沂等立復社名馳海內崇禎己卯登鄉薦
為陳函輝所取士後楊徐陳先後殉難而鍾以逆
見誅將何以見良師友于九原也予昔年曾見其

明季北畧卷三十一

書

臨大節句文內有云事後易為謀事前易為功所
難者獨在臨事時耳餘悉忠貞佳句且推到學識
及無欲為本原文則佳矣而臨事一何倒逆也金
壇賀生語子曰鍾似楊雄意謂勸進與美新等耳
予意鍾古博不及楊雄而表文較美新更甚殆不
如也賀云鍾祖祠顏曰一門七進士一日有題其
側曰三代五好臣眾共傳之余謂文皇怒方正學
不肯草詔而夷其十族至是而鍾與楊廷鑑爭草
詔是成祖殺戮忠臣之報也天心亦巧矣微矣於

鍾又何誅

朱積

朱積南直松江華亭人崇禎未廢吉士偽法文館
簡計 此亦聲氣中大名士也

史可程

史可程河南開封祥符人崇禎癸未廢吉士原官賊
逼寫家書于奇院史公遇兵急不果即此書果達聞
部史公必怒裂之矣

梁清標

明季北畧卷三十一

書

梁清標北直真定府真定縣人崇禎癸未廢吉士原
官一云改外

成克鞏

成克鞏北直大名府大名縣人崇禎癸未廢吉士原
官一云改外

魯東

魯東浙江紹興山陰人崇禎癸未廢吉士原官

李化麟

李化麟陝西西安韓城人崇禎癸未廢吉士原官

張元淋

張元琳福建晉江人崇禎癸未庶吉士原官一云防

劉餘謨

劉餘謨南直安慶懷寧人崇禎癸未庶吉士原職以貌不當賊意改外

李長祥

李長祥四川夔州府達州人崇禎癸未庶吉士原官一云改外

趙頰

趙頰河南開封府城人崇禎癸未庶吉士改爲直指使以牛金皇鄉同年故多所援引

楊棲鸞

楊棲鸞陝西漢中西鄉人崇禎癸未庶吉士爲直指使

魏學濂

魏學濂字子一浙江嘉興嘉善人忠節公大中之仲子子學伊弟也忠節公道端相死學伊以身殉難

順初元公徒步大都伏門訟冤又瀝血上疏劾阮大

誠傳樞交通逆也實殺諸賢請論如法天子改容即

贈有加并所六...一擢罪公念受國厚恩又天下多事

思以功名顯益究心天文地理兵農禮樂刑律之要

與一旦得効馳驅爲報塞地王午舉于鄉癸未成進

士投庶吉士時賊破秦晉京師戒嚴懷與同官吳爾

壘樞曹成德等日夜涕泣謀所以捍禦策時上一日

召對公力請東官或二王往鎮南服又言當糾合畿

輔義士爲勤王師而編修陳名夏曉暢兵事且習于

山左右豪傑宜假以事權令出都號召先帝寤之會

朝議未定而賊勢日迫公乃遣間使走容城與孝廉

孫奇逢等約聯絡勇忠赴難計已定未報而賊薄城

下三日城陷公出遇陳名夏吳爾壘方以智圖金水

橋且曰我情圖一死所以報先帝公曰死易爾顧事

有可爲者我不以有用之身輕一擲也因言東官二

王故在而其保定同義旅且尊且至獨不能少忍相

與待之耶既而東官二王爲賊所賺得挾之出或傳

遇害于永平先所約奇逢等故遲遲失其期同事者

或拉之還南。公乃嗚咽起立曰。所以不死者欲以有為也。今已矣。廉義不憚一死以報命九原。夫廉寧不知靡衣。媮食之可以苟活乎。今其勢非不能南。顧先帝業殉社稷。身為侍從之臣。而不獲以身從在天之靈。寧爾這也。即不然。先父兄而有知。方談笑俟于地下。煉所不能以素棺白旒。祔廟先塋之側者。又焉能中顏。視息重執爵而酬家廟之前也。且賊既肆為謀篡。則必將勒薦紳為朝賀。而忍復北面乎。行矣。自愛。為謝故人。考汝有母。珍升有兒。固後死者責也。因為

明季北事 卷五十一

美

絕命詩曰。忠孝千古事。於我只家風。一死輕鴻毛。臨難須從容。有血還微。雖官卑非侍中。有舌且存之。亦遂常山公。因約同志友。廷頸受霜鋒。不能張空拳。與彼爭雌雄。不能奉龍種。再造成奇功。死且有餘罪。何敢言丹忠。所痛母垂白。七十仍尸喪。未葬凡五喪。留與子姪封。人生確百年。壽夭死所同。我比兄與弟。我年為獨豐。高堂無復悲。誓不生阿儂。辭母却就父。生苑猶西東。骸骨豈不歸。即瘞此詩筒。墓木有拱時。清韻入秋松。又曰。聞天子且出亡。繼云亡後放還鄉。

既望義旗起四方。三者于今皆已矣。當死不死真羞。幾家闔門自焚死。幾人投繯從天子。王章不屈陸。賊搜金鉉躍人御河水。街頭男女不讀書。西城井中何累累。耳聞讓見義殺人。義人不已還自噴。死忠死孝家常事。我竟不死將誰臣。君亡國破雖易代。正統日月虛懸在。待彼篡位我死之。我死固晚免下拜。但恨有書報老親。云見不死休酸辛。兒今羞惶活不得。為孀愛此全歸身。又貽書付子諱。諱以子孫非甲申。以後生者雖令讀書。但期精進。不得仕宦為官。

明季北事 卷五十一

美

書畢自縊死。公為人豁達多大畧。慷慨好義。性至孝。感忠節。公詔獄之慘。終身布素。習以為常。母病幾殆。為割骨肉和藥。以進。乃瘳。設次或及義烈事。輒為流涕。平生疾惡如仇。至不忍見。見亦不能容。居鄉閉門掃軌。非公事。不與聞。傳荒歲。倡議出粟。城賈平糶。賴以有活。甚眾。又為道羅給。轉暑月。躬至貧乏及疾者家慰之。不以為憚也。子三允。枚允。札允。桓皆負才。英華。無忝忠孝家風云。論曰。論人于死生之際。亦難矣哉。甲申之難。有欲

死而卽死者。范文正數先生名垂日月。節炳丹青。尤矣。至已死而不死者。方太史君之。諫孝升。呂中翰。森生楊修。撰靜山熊文。選雪堂陳編。脩百史之數。公者君子。猶當諒其志焉。若夫過死而竟死。後先無間。忠孝同揆者。惟庶常公一人而已。假令庶常不死。則忠節精靈。騎箕乘尾。往來于寬。旌履。襟閒者。庶常不得追隨其間。其負家乘而辱清流者。何可道也。乃好事者。猶以後死爲口實。善乎文學。有言。謂坊之。謂庶常曰。結連家保。實

明季北略

卷二二

在報讎。隱忍圖存。其真。皇朝。至必死而未死。可憐而不歸。八臣。處此亦極難耳。卒以。勿克。感憤自經。雖不成。程嬰存趙之功。庶無。秦。維。復。漢之節。其言切而痛矣。余故特表之。爲能死者勸。而并。以。見。其。好。誠。自。初。會。鍾。不。顧。人。禍。失。刑。之。隨。其。復也。

忠。逆。史。云。學。謙。忠。臣。魏。大。中。年。其。兄。學。謙。事。父。于。獄。中。負。屍。以。出。有。孝。名。早。卒。學。謙。初。聞。賊。急。有。喪。僕。經。事。大。中。勸。主人。盡。忠。勿。負。先。老。爺。一。生。名。節。

學謙卽道僕歸遂投欵人傳學謙降賊其母云子必死難姑待之

嘉興公討檄云。僞官魏學謙。破犁狂犢。食母逆鼻。蟻肝小技。緊籍名流。牛耳要盟。廣招醜類。當逆闖上犯都城。痛先帝身狗社稷。閣部如范倪施李等。絕脰烈于泉真。詞林若劉馬周汪等。湛族媿乎張許。而學謙見六官之濺血。逞快雋。聽百辟之哀號。折當鼓吹。迫踰于晉賊韓霖之圍。嗚吹于僞相金星之階。與吳爾塘等衆議。敢言一統無疑。借陳名夏等授官私喜。獨膺優擢。疏銜爲闕父避諱。拜爵頌天命攸歸。持欵

明季北略

卷二二

授戶正名刺。通誦狐羣。比各門保識錢糧。効忠孽幕于逆。關定君臣之分。于嶙然聯堂屬之交。合周鍾朱積之輩。慶復社之同心。對之祖企郊之僑羨。高官之捷足。刊修儀注。抵掌而馳說。弄巢草定詔書。攘臂而斥言。杞宋心慚父紱。緋衣不覺朝襜。魂繞賊廷。帶王于焉。夢錫改名擬于子駿。圖貴迫於王皮。罪深長腳逆甚山頭。彼王敦之與茂宏。尚云羣從。若朱浚之逆元晦。亦第孫枝。胡遺愛復出房喬。乃士雅竟逢祖約。慨姬且之不作。鮮啤誰誅。使石厚之就刑。碣圖莫遂。

然而三綱未滅。六等猶存。張得一之降王則。首授西曹。遂矣。珣之事。揭胡腰分。東市今亂。臣賊子合為一人。即昇虎投豺。難舒衆怒。所應牛五裂尸。寧止且十同穴。然或議蘭金。或禱姻姪。或畏其負衆而不懼。或慮其黨繁而復逞。緣情面之顧。惜甘狡窟之包藏。中興伊始。法令維嚴。雖吳玠保川。不以讒誅。道坐而李陵降虜。須知遷腐無逃。先鳴義鼓。肅聽王章。

稱人可過也。毀人不可過。此等文字。後生家不看也。罷然于錄之者。不取其尖利。取其胸中有少許。

明季北書卷五十一

古書耳所惜者。止秋自編其錄。全不顧他人之死活也。善讀者知之。

吳爾璵

吳爾璵。浙江嘉興崇德人。崇禎癸未。庶吉士。改四川保寧府蒼溪縣偽令。

王自超

王自超。浙江紹興會稽人。崇禎癸未。庶吉士。以年老不更事。不用。自超行賄。還司楊枝。起乃許補。

附記 聞自超降賊後。視髮某地。久之。夜歸。妻為祝。

孝廉女。聞叩門。問何人。自超曰。子也。妻曰。汝是何人。自超曰。豈我音而不辨乎。妻曰。固也。第汝受朝廷厚恩。而不思報反降賊子。大誤矣。既已視髮。亦休矣。今猶趨歸。又誤也。歸而叩子戶。更悞矣。汝不過思兩子耳。汝急去。勿相見也。竟不敢納。自超慚而去。祝氏嚴督其子。讀書悉能文。不令赴試。祝亦奇女子也。聞自超年頗少。前載年老誤也。且聞少不更事。未聞老不更事也。其為書誤可知。願事實。闕疑不敢擅易一字耳。

明季北書卷五十一

姚文然

姚文然。南直安慶桐城人。崇禎癸未。進士。以貌不揚。改授密雲縣偽令。

劉肇國

劉肇國。江西吉安安福人。崇禎癸未。庶吉士。傳學焉。

傅學焉。湖廣黃州麻城人。崇禎癸未。庶吉士。

高珩

高珩。山東青州蒙陰人。崇禎癸未。庶吉士。

何允光

河南開封杞縣人。崇禎癸未庶吉士。

張立錫

北直保定清苑人。崇禎癸未庶吉士。

白允謙

山西汾州陽城人。崇禎癸未庶吉士。

黃燦

湖廣荊州夷陵人。崇禎癸未庶吉士。

劉廷琮

明季北畧 卷五十一

劉廷琮廣東番禺人。崇禎癸未庶吉士。

呂崇烈

山西平陽安邑人。崇禎癸未庶吉士。

何九雲

福建晉江人。崇禎癸未庶吉士。以年老不用。

幸哉。人固不可無年。

張端

山東萊州掖縣人。崇禎癸未庶吉士。進士。自冠所

之子也。豈以父受別辱。用體求死乎。時記云。親見門

粘欽授簡討國難記云。縣令誤

楊明琅

福建泉州晉江人。崇禎癸未庶吉士。

龔鼎雲

南永昌保山人。崇禎癸未庶吉士。

史垂譽

江西南昌豐城人。崇禎癸未庶吉士。

羅憲汝

江西南昌府南昌縣人。崇禎癸未庶吉士。

明季北畧 卷五十一

張家玉

廣東廣州府東莞縣人。崇禎癸未庶吉士。三

上書于賊。責以大義。請賓而不臣。見賊長揖。賊怒縛

柱上。欲刻之。顏色不變。異而釋之。愈欲其降。不可道

人往拘其父母。乃降。授原官。就其抗顏賊廷。視死不

傷。即古之烈士。何以加焉。雖為親改節。以方徐庶。非

其例矣。甲乙史云。四月初五。庶吉士張家玉。上書於

自成。請表章范景文。周鳳翔。等。陸體刻宗。馬黃道。周

等。尊誓史。可程。魏學濂。等。賊怒縛于。張家玉。請死

不許凡三日賊喝欲磔之後不動賊云當磔其父母乃跪求免仍為庶吉士。玉廣東人父母在籍未嘗到京抗怯倏忽殊自無謂。

張家玉陳情書附記

前明朝翰林院官謹百拜稱賀大順皇帝陛下陳情左右。君王既定鼎于天下必以尊賢敬德為基。是故不沒人之忠者。所以有忠臣。不沒人之孝者。所以有孝子。家玉得君未及一年有親戚四老。此下文氣不肅似失一葉君王處此徑當賓禮之而不臣且比例于晉處士陶

明季七賢卷十一

樂

旌別其門日明翰林庶吉士張先生之廬庶不傷人。臣子之心不辜爾蒼生之望不然雖以刀鋸設以鼎俎家玉者形影相笑從容而樂蹈之耿耿此心誓無後悔。

張家玉薦人才書附記

前明朝翰林院官謹百拜陳情于大順皇帝陛下。忠臣義士于明為多勸義獎忠于順為盛是故如范景文周鳳翔等皆亟為明郵贈之而匪但為明郵贈之劉宗周黃道周等皆急為明隆禮之而匪但為明隆

禮之又如史可程魏學濂當亟為明尊養之而非但為明尊養之何則明孝著而順人知有父也。明忠著而順人知有君也。至若家玉般人從周願學孔子但區區賓禮而乞繫之以明者蓋不特見君王之高義實我欲遂君王之大不甯也當此多方多士尚在危疑驚喜之時莫若將家玉旌而別之刻其書以布之四方得一仁人以收拾天下人心勝精兵十萬可知也如其不允所請家玉決不墮泥塗為班皂羞歸鄉里為父母修誓殺身為牲少備天子大享上帝乃錫

明季七賢卷十一

樂

鼎俎諒非負氣守節者所應忍而規避也榮辱惟命生死亦惟命。家玉後為忠臣上此書蓋借以述也。

癸未館選三十六人列在刑辱者止萬發祥一人

張國泰

張國泰北直保定新城人崇禎癸酉舉人官待詔

高萊鳳

高萊鳳陝西韓城人崇禎丙子舉人官待詔

吏部

沈自彰

沈自彰順天籍應天上元人。萬曆二十九年辛丑進士。官太常少卿。奉文選司郎中事。國難錄注夾二夾留用。

郭萬象

郭萬象。陝西西安高陵人。崇禎甲戌進士。官文選司郎中。為吏政府考功郎。國難暗記云親見粘貼欽授職銜主門。

劉廷諫

劉廷諫。順天籍。浙江人。萬曆己未進士。官考功司郎中。

明季北略卷三十一

七

中改偽府尹

侯佐

侯佐。山西解州人。崇禎甲戌進士。官驗封司員外。偽

吏政府稽勳郎

左懋泰

左懋泰。字韋諸。山東登州萊陽人。崇禎甲戌進士。官稽勳司郎中。偽兵政府侍郎。鎮守山海關。

熊文舉

熊文舉。號雪堂。江西南昌人。崇禎辛未進士。官稽勳

司郎中。偽吏政府驗封郎。國難暗記云親見門粘

王顯

王顯。北直廣平曲周人。崇禎丁丑進士。官主事。

別單聞有孫節。雲南籍武進人。子舉人。官司務

戶部

王鰲永

王鰲永。山東濟南濰州人。天啟乙丑進士。官右侍郎。

督理錢法。夾二夾留用。

黨崇雅

明季北略卷三十一

七

黨崇雅。陝西寶雞人。天啟乙丑進士。官右侍郎。督運

西路。賄復原官。大張告示。諭抑運漕白糧等官。候新

主遣官察盤銷算。擅離提究等因。

孫襄

孫襄。南直寧國宣城人。崇禎甲戌進士。官郎中。注偽

戶政府屬

陳展誦

陳展誦。山東濟寧人。崇禎丁丑進士。官郎中。注偽戶

政

徐有聲

徐有聲。大醫院籍。崇禎庚辰特用官。郎中。注偽戶政府屬。

李甲

李甲。北直順德南和人。天啟甲子舉人。官員外注偽戶政府屬。

姬現

姬現。陝西西安華州人。官生。官員外注偽戶政府屬。

明季士著

賀久。邵湖廣長沙湘鄉人。萬曆四十六年戊午舉人。

官主事。偽戶政府從事。

陳聯璧

陳聯璧。湖廣襄陽光化人。官生。官主事。偽戶政府從事。

介松年

介松年。山西平陽解州人。崇禎辛未進士。官主事。原官。諸記云。親見。貼印乙史云。三月廿一。戶侍郎黨崇雅給事介松年。御史柳寅。東各方中色衣。自西長

門騎馬入內。整肅在通州時。降介在保定時。迎降

別單開有吳。號。福建莆田人。崇禎庚辰特用官

郎中。

傅鶴祥。河南汝寧汝陽人。官生。官主事。

南廷鑄。陝西西安渭南人。官生。官郎中。

鄭爾圻。北直保定安肅人。官生。官郎中。

王鳳林。山西平陽芮城人。官生。官員外。

李鍾秀。山西平陽蒲州人。天啟丁卯舉人。官員

明季北書

中。

王高才。陝西西安三原人。天啟甲子舉人。官員

外。

胡之彬。河南汝寧光州人。崇禎甲戌進士。官主

事。

禮部

外郎

身。四川夔州梁山人。崇禎辛未進士。官郎中。注偽

政府屬。

吳泰來

吳泰來江西。瑞州新昌人。崇禎辛未進士。官員外僞禮政府從事。此吳甘來同胞也。

一本所生。賢不肖何相去之遠也。會師一家。導敦同國。涇渭之分自古為然矣。

余忠宸

全本方江西南康都昌人。崇禎丁丑進士。官員外

金有慶

金有慶不直。長洲人。崇禎丁丑進士。官員外

明季北略 卷十一

成都安縣令

張琦南

張琦南直隸錫人。崇禎甲戌進士。官主事。僑四川。糧。縣令出。都不一日。遇一馬。奪印。去。索千金為贖。叩首乞。憐。賊。磨。印。角。知是。錫。攔。還。之。

附記

張琦甲戌項煜所取士也。為主事。積金四千

兩。申申其賊。陳曰。賊一急。須藏金。琦并以無已而

城破。俱去。夫中賊入京。凡衙門諸井。悉淘汲。靡遺

時。琦唐中道。袍道履坐馬坊草宅。擊鯨誦金剛經。

所攜一僕一婦一婢。年十三四。俱匿而後。賊至人

道人誦經。輒去。迨後。婢婦登後屋中。望賊。遙見。詰

琦曰。汝是官兒。非道人也。豈有出家人。而藏婦人

者乎。遂索草中。得紅袍銀帶及銀五百兩。併婦婢

挈去。琦乃免。未之降賊也。此琦之歌。童顏元在京

親見。述此。趙玉森家居學前。有翰林匾。諸生擊碎

之。趙閉戶。諸生乃去。復至琦家。時琦尚未南歸。伊

郎子寅。服麻衣。迎諸生曰。吾父已死矣。舉以千年

六十餘信之。乃散。及十二月。琦歸。子曰。何以歸。

明季北略 卷十一

道明年乙酉。南都有難

大清至乃免

高去奢

高去奢北直真定甯晉人。崇禎丁丑進士。官主事。

葉澍

葉澍廣西籍。江西南昌人。天啟丁卯舉人。官司

務。僑吏政府司務

別單開有黃熙允。耀建泉州。未江人。崇禎辛未進

大去六中

吳之琦。福建晉江人。崇禎丁丑。進士。官主事。兵部。

張縉彥

張縉彥。字坦公。河南衛輝新鄉人。崇禎辛未。進士。官尚書。三月十九日。庚時。同大監曹化淳。開齊化東便。一四。納賊以入朝。為太監王德化所擊。鬚盡。拔賊亦擊之。竟斃之。一云南歸為實。

大事紀云。廿一日。內監王德化出朝。見兵部尚書張縉彥。青衣待罪于皇極殿前。叱曰。汝輩誤國至此。今

明季北畧 卷十一

七

不急殞先帝。乃復推戴新主耶。縉彥曰。此與我無干。自有主之者。德化憤極。呼從者連搯其頰。縉彥掩面垂涕。

附記 張一方蔡元吉

張一方。大同人。善騎射。貌瘠而勇。望若飢鷹。少從曹文詔。勦賊所在。有功。曹設從。移鎮陳永福。守汴城。迄全陳。陸賊一方從之。及賊破京師。分營。前邊。陶乃逸去。時張縉彥朝房自縊死。復甦。自成使牛金星說降。不從。備極榜掠。乃命一賊。陝之西行。過

一方于龍泉關。遂與脫身。至太原。會賊將大索縉彥。一方與蔡元吉。乃投偽將。永福。差往河南。永福疑之。留符不發。及縉彥計脫。奔豐峪山。著黃冠。走盤地。皆土黔。炙人肝而食。賊追捕甚急。忽一方與元吉俱至。遂脫于難。已而賊捕縉彥于新鄉。一方元吉潛衛左右。八月初五日。擒府縣各偽長。與縉彥入行山之吉。崗歸者。萬人。有偽都尉黃來。襲互戰不勝。一方乃潛伏林中。射殺其長賊。乃遁去。時一方年三十八。從縉彥南下。至睢陽。乃賊事。

明季北畧 卷十一

七

關。授副總兵。駐兵睢陽。疽發而死。縉彥方在睢陽城中。

其元吉。懷慶人。始祖從高帝。戰有功。授懷慶衛指揮使。元吉。薄武官。不為入弟子員。與張一方。善賊。掠河北陳永福。降元吉。隨永福。自匿。至燕。而度紫刑龍泉。經太原。皆與一方。其之。張縉彥引而南。疏其事。授監紀。推官。石雨人。本不列中。從逆于之。附之者。見縉彥。未嘗為賊數耳。

耿章官

耿章官。山東東昌館陶人。崇禎丁丑進士。官員外注兵政府屬。

朱國壽

朱國壽。順天籍南直人。崇禎辛未進士。官員外注兵政府屬。

方允昌

方允昌。浙江紹興諸暨人。崇禎甲戌進士。官主事。僞兵部員外。督漕江南。乘方舫至宿遷。

明季北略 卷二十一

藝

別單開有鄒魁。明江西南昌人。天啟丁卯舉人。官員外。

趙開

趙開心。湖廣長沙人。崇禎甲戌進士。官員外。

黃祀。四川瀘州人。天啟甲子舉人。官主事。

修廷獻。山東兗州府兗州人。崇禎丁丑進士。官主事。

張慎學

張慎學。山東夏縣人。崇禎丁丑進士。官主事。

劉登貞。四川邛州大邑縣人。崇禎辛未進士。官主事。三月廿一于皇極殿前觸頭痛哭請誅。

主事。三月廿一于皇極殿前觸頭痛哭請誅。

國奸臣。張稽彥。魏藻德。陳演。賊云。先朝時何不早言立斥之。後不知下落。

刑部

張燁然

張燁然。號松瞻。浙江湖州烏程人。崇禎庚辰進士。官刑部。僞戶政府少堂。

朱受佑

朱受佑。南直鳳陽懷遠人。官生。官刑部。

黃昌允

黃昌允。湖廣常德沅江人。崇禎丁丑進士。官主事。

劉慶蕃

劉慶蕃。北直滄州人。崇禎戊辰進士。官主事。

吳文燦

吳文燦。浙江嘉善人。崇禎庚辰特用官主事。

別單開

別單開有歸起先。南直常熟人。崇禎癸未進士。官主事。按起先已丁外艱。阻兵未歸。遂有謂其受職僞防梁或僞書再核。

工部

穆沅

穆沅字湘芷浙江錢塘人崇禎丁丑進士官主事為國子監助教

進士官主事

趙之聖山西太原人夫啟甲子舉人官主事

六科給事

明季北史 卷五十一

劉昌

劉昌河南開封祥符人天啟乙丑進士官戶科左給事中倫太常寺卿昌與偽相牛金星同鄉最用事官銜刺俱借焉

申芝芳

申芝芳南直嘉定人崇禎辛未進士官禮科偽諫諍初與行取推官吳道顯姻及從賊迨絕其婚

戴明說

戴明說北直河間滄州人崇禎甲戌進士官吏科偽

諫議方與李襄城指搆守城明說乃特疏刺之疑先有外心矣

時敏

時敏字子求號修來南直常熟人崇禎丁丑進士官兵科江西督漕偽四川宜賓縣令或云錦州牧非也城破時客問作何計較敏徐曰天下將一統矣赴選時適吏部門閉叩門大呼曰我兵科時敏也既授偽選出都聞賊敗逆歸故里其家已為里中兒借名焚掠波及族黨敏歸公然張蓋訟之有司曰根本

明季北史 卷五十一

一云士民焚掠敏悉去代四指俱獲賊

被從逆來歸敏開世大歸山

龔鼎華

龔鼎華南直合肥人崇禎甲戌進士官兵科偽直指使每謂人曰我願欲死奈小妾不肯何小妾者所娶秦淮婦也湖廣按臣黃衝有

傅振鐸

傅振鐸。江西撫州金谿人。崇禎丁丑進士。官兵科。偽縣令。

孫承澤

孫承澤。順天籍。山東青州益都人。官刑科都給事。偽防禦使。

光時亨

光時亨。南直桐城籍。刑門人。崇禎甲戌進士。官刑科。偽諫議。北回日擊忠逆定案。云闕逆召見。面加獎勵。隨諭以原官視事。時亨寄書其子。有云。諸葛兄弟分

明季北略

卷三

事三國。伍員父子亦事兩朝。我以受恩。大順汝等可。改姓走肖。仍當勉力。隨書以無負南朝科第。

翁元益

翁元益。南直士海人。崇禎甲戌進士。官刑科。初擬諫。議夜間被賊兵打面腫。宋企郊嫌其貌醜。改四川縣令。

郭充

郭充。陝西鞏昌人。崇禎丁丑進士。官刑科。偽政府屬。

高翔漢

高翔漢。陝西鳳翔寶雞人。天啟甲子舉人。官工科。右賊。入即用為都直指。亦以同鄉有薦也。

御史

柳寅東

柳寅東。陝西鞏昌府徽州人。崇禎辛未進士。從天津入賀。

韓文銓

韓文銓。陝西咸寧人。崇禎甲戌進士。官河南道。偽諫

明季北略

卷三

本

熊世懿

熊世懿。湖廣麻城人。崇禎辛未進士。官河南道。偽廬州府尹。別單開防禦使。平日講學。鄉人度其必死。竟不然。

蘇京

蘇京。字培阜。山東安東人。崇禎丁丑進士。官江西道。偽防禦使。

淮安府有安東縣。此屬山東再核。

陳羽白

陳羽白字眉大福建漳州南靖人崇禎甲戌進士官廣東道偽直指使

蔡鵬霄

蔡鵬霄福建晉江人崇禎戊辰進士官四川道國難錄云掛京堂因無缺未授

裴希度

裴希度字晉卿山西太原籍順天遵化人崇禎甲戌進士官陝西道授偽宏太館庶吉士

明季北事

卷五十一

李

徐必泓

徐必泓字印每江西南昌人崇禎辛未進士官貴州道掌河南道印偽直指使暗記云親見粘單

別單問有徐一輪浙江上虞人天啟甲子舉人官

山東道

通政使

趙京子

趙京仕陝西漢中城圍人天啟壬戌進士官本司左參議原官

宋學顯

宋學顯南直長洲人崇禎戊辰進士官本司右參議偽諡馬寺卿國難錄注原官非也

大理寺

吳履中

吳履中南直金壇人天啟乙丑進士官本寺寺丞國難錄云夾一夾此周鍾贈玉旗鼓授大理寺卿

錢位坤

錢位坤南直長洲人崇禎辛未進士官本寺右寺正

明季北事

卷五十一

李

改偽四子監助教城未破時家以邊才推之已擬昌平巡撫矣好官未做惡名已蒙國難錄云初牛賊不用託周鍾質緣為吏政府未赴部時向人曰我明日此時便非凡人了京中有不凡人傳

周爾

周爾河南汝甯縣山人崇禎庚辰進士官本寺評事偽政府屬

尚寶司

吳家周

家周徽州歙縣人。和州籍。天啟乙丑進士。官尚寶。

與偽大理卿。

光祿寺

林銘球

林銘球福建漳州漳浦人。崇禎戊辰進士。官本寺監事。偽防禦使。

中書科

呂兆龍

呂兆龍南直金壇人。崇禎庚辰進士。官中書舍人。四

明季北畧

川成都府同知。先投御河。為賊所獲。夾一夾授官。

姜金允

姜金允山東掖縣人。崇禎癸未進士。官中書舍人。偽府戶。

國子監

薛所蘊

薛所蘊河南懷慶孟縣人。崇禎戊辰進士。官司業。偽祭酒。考監生二次。第一次首題。蒞中國而撫四夷也。又題為厚也。尚也。一監生被云。地天交泰。聖人所以

大一統也。薛大喜。遂列第一。惜遺其名。

李森先

李森先山東掖縣籍。平度人。崇禎庚辰進士。官博士。偽禮政府祠祭司從事。

吳道新

吳道新南直安慶桐城人。舉人。官助教。偽政府屬

太僕寺

葉初春

葉初春字匪峯。江西九江湖口人。崇禎戊辰進士。官

明季北畧

本寺。聯偽兵政府少堂。或注刑政府侍郎。或注大理

寺丞。疑誤。聞葉公為人頗忠厚。然其子作縣。破數百

家人。稱虐。葉至今咒詛不絕。或亦禍之延也。

李元鼎

李元鼎江西吉水人。天啟壬戌進士。官本寺丞。偽太常寺卿。

行人司

沈元龍

沈元龍南直吳江人。崇禎辛未進士。官光祿寺署丞。

為兵政司。頗用事。為吳中通客主人。

許作梅

許作梅。河南新鄉人。崇禎庚辰進士。官行人。偽政府屬。

張元輔

張元輔。山西汾州孝義人。崇禎丁丑進士。官行人。偽學政。國變錄注星外。

李丕著

李丕著。山西中陽曲沃人。崇禎丁丑進士。授原官。

明季北畧 卷三十一

五

郝晉

郝晉。山東登州棲霞人。崇禎戊辰進士。官順天府尹。夾二夾留用。

黃國琦

黃國琦。江西瑞州新昌人。山東滋陽知縣。行取在京。注縣令。國難錄注府尹。

侯選癸未進士

胡顯

胡顯。四川井研人。注縣令。

武懷

武懷。陝西西安涇陽人。偽徐淮防禦使。

程玉成

程玉成。四川重慶江津人。偽教職。

王爾祿

王爾祿。北直博苑人。偽教職。

楊傲

楊傲。北直順天人。偽揚州府尹。

吳剛思

明季北畧 卷三十一

六

吳剛思。南直武進人。偽兵政府從事。

國難錄。尚有張鳴駿。注偽直。捐賀王盛。注偽太僕寺丞。王子瞻。偽鳳陽府尹。鄒魁明。偽淮安府同知。

徐蒙麟。偽山東防禦使。王臯。偽四川縣令。

侯恂

侯恂。河南歸德府人。崇禎戊辰進士。官兵部尚書。坐封疆下獄。偽工政大堂。

楊枝起

楊枝起。松江金山衛人。崇禎甲戌進士。官戶科給事。

中坐罪輔局延儒案下獄。偽吏政府從事故事。選司最重。謂之選君。賊企郊專政。但委唱名侍。立竟日不取。一語。

張若麒

張若麒。字天石。山東萊州府膠州人。崇禎辛未進士。以兵部郎中出監軍。督職失機。下獄。督兵守關。

一時出獄者甚眾。從道當不止此。浪不能悉知也。

甲乙史云。三月二十賊盡放。貫城罪囚。張若麒侯

恂皆參謀。若麒自稱。有功。又官天下。獲于黨

明季北略 卷二十一

人。賊皆然之。都司。亦自獄。出。借官中。國情

形及江南勢要。自成。大賞。賊

從賊入都。諸逆臣附。

牛金星

牛金星。河南人。天啟丁卯舉人。偽天祐閣大學士。

宋企郊

宋企郊。山西臨州人。崇禎庚辰進士。官吏部。回籍。偽

吏政府大堂。

一陝西西安有乾州。再核。

顧君恩

顧君恩。拔貢生。偽吏政府選郎。

楊王休

楊王休。北直河間鹽山人。崇禎庚午舉人。官山西通

關兵備。偽戶政府大堂。

蘇京

蘇京。安東人。崇禎丁丑進士。官御史。巡按河南。

喻上猷

喻上猷。湖廣籍。江西舉人。崇禎辛未進士。官御史。

明季北略 卷二十一

鞏靖

鞏靖。陝西慶陽真甯人。崇禎辛未進士。官湖南督學。

參政。降賊。偽禮政府大堂。

傅景星

傅景星。字夢禎。崇禎丁丑進士。偽兵政府大堂。

南歸。德勝州人。為平陽知府。

黎志隆

黎志隆。湖廣岳州華容人。崇禎甲戌進士。官山西督

學。參議。偽兵政府少堂。

安與民

安與民天啟丁卯舉人。偽刑政府大堂。

陸之祺

陸之祺。浙江嘉興平湖人。萬曆己未進士。官陝西左布政使。偽刑政府左堂。

李振聲

李振聲。陝西米脂人。崇禎甲戌進士。偽工政府大堂。

王學先

王學先。崇禎庚午舉人。偽通政司。

明季北粵 卷五十一

韓霖

韓霖。北直永平府舉人。大同陷降偽參謀。此故長州尹韓原善子也。向以禦敵自負。今乃為賊用耳。

王則堯

王則堯。山西翼城人。崇禎庚辰進士。官山東布政司參政。偽順天府尹。

魏天賞

魏天賞。偽淮揚運使。

王華

王華。偽崇文館學士。

王孫蕙

王孫蕙。字晦季。南直無錫人。崇禎甲戌進士。欽補大名府滹縣知縣。偽長蘆運使。長洲陳濟生于四月十八。在河西務過見其舫。與新選偽淮揚運使魏天賞同行。聲勢甚盛。

孫以敬

孫以敬。南直太倉人。崇禎丁丑進士。官長垣縣知縣。集友人寓所有同年亦與席。或言城破。尙不信。見街

明季北粵 卷五十一

市狂奔狀。友人倉惶辭去。孫了無驚色。徐步歸寓。則賊將已拘家奴矣。問主人何在。不肯言。竟斃杖下。以敬竟投單為偽刑政府從事。負此僕矣。以敬美丰儀。善與人交友。人多親愛之。本州有請為討賊。真有應之者。

顧芬

顧芬。南直無錫人。崇禎丁丑進士。官河間府推官。偽四川成都府同知。

周壽明

甲申之變降臣頗多吾邑好事者撮四書成語以嘲之亦見文思巧妙故附錄焉

明季北畧卷之二十二終

明季北畧卷之二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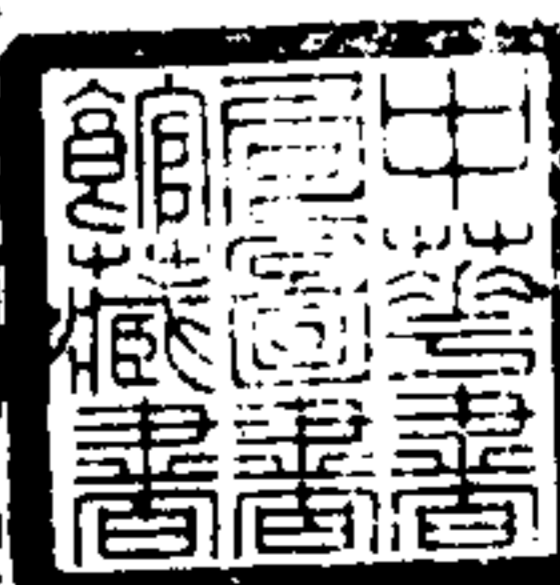
七

明季北畧卷之二十三

錫山計六奇用寶編

補遺

殺星降九 萬曆



萬曆三十三年乙巳傳一羽士伏壇魂至天門見包拯奏帝曰自唐黃巢以後宋秦檜以來中訕罪犯繁夥久埋地獄未正天刑謹齋表以聞帝命九天清獄審併法勘司會議時該曹司奏云罪犯萬萬應在乃兵劫內勾銷者冥司判生人道遺月亭天狗羅羅計

明季北畧卷之二十三

都好殺諸神降生人世使攪亂乾坤帝甚憫之太白金星奏請隨行願因事救解遂同下界時十二月廿五日大雪六日至元旦始止凡五尺衆屢見見遍地雪上有巨人足跡及牛馬蹄痕深尺許衆大異之蓋卽月季詣凶神與所隨妖星馬疋俱于大雪中下吟托生人世故所至有足跡是歲丙午五月李自成生

李自成生

嘉靖時陝西米脂縣廣義鄉有李十老者初生時父夢九天一鎗自空飛入其室驚覺妻舉子父云此子

異日當掌握兵權。建功邊塞。鎗矢摧頽。戈矛九一。適
成十數。命名十戈。及長慷慨。好義年五十二。尚無子。
繼妻石氏年三十餘。復不孕。萬曆三十三年乙巳。二
月。進香武當。所嗣道士梅三。為贈藥以歸。石乃孕。丙
午。十戈夢一騎突入。忽長嘯數聲。迴繞其室。乃覺石
生自成。因夢一騎入門。乳名闖兒。年十六。夏月。師以
雨過雲收。命聯云。雨過月明。頃刻頓分境。自成云。
煙迷霧起。須臾難辨江山。又秋日進蟹。師命咏螃蟹
詩。自成賦云。一身甲冑肆橫行。滿腹元黃未易評。慣

明季北略 卷之二十三

十一

向秋。哇私竊殺。偏于夜。齋暗偷營。雙螯恰似鋼。父舉
八股。潭如寶劍。擎只怕。鈞驚人。設餌捉將沸。釜送殘
生。師見詩。謂異時雖有好日。終是亂臣賊子。不獲令
終。未幾自成棄文習武。父死。半載家產悉傾。時縣東
有周清。年二十。貌偉有膂力。與妻趙氏。以打鐵為業。
火星滿室。眾遂呼為滿天星。自成依之。學藝。結為兄
弟。越二載。有鄭某與妻馮氏。有一子一女。起家時止
一斗粟。至是。願富。故眾呼其子曰仁。為一斗粟。性不
羸。女美。以二月生。乳名燕娘。歸自成。己而復早米。每

石六兩。大饑。盜起。崇禎二年。京師被圍。詔天下勤
王自成。遂詣軍門。投為隊長。兵行四日。餉缺。率諸軍
鼓噪。遂遷走。中途遇北來逃兵。欲劫之。自成曰。予號
闖王。名著三秦。取糧。挿入地去五十步射之。應弦而
中。中劈為兩。眾驚拜。推為寨長。時旱饑。民人逃竄。自
成遂居山為窟。

雲護李自成

予聞李自成始事頗奇。自成初起在河西臨洮。聞其
黨不多。踰年遂得萬人。撫鎮諸臣舉兵圍之。自成藏

明季北略 卷之二十三

三

入洮河底。駐營。時東則洮河而西則黃河也。南與北
官兵固守。且洮河濶大水。勢復甚急。自成入于洮底。
無計可出。是走絕地矣。一日自成棄萬眾于洮中。止
率七人跨馬涉流而渡。岸上守兵遙望黑雲一條。俄
如龍然。遊過河去。蓋黑雲擁護自成。竟不見。有七騎
亦大異也。自成既渡河。官兵猶不之覺。遂率七騎登
岍。遠逸。初至晉。自入漢中。次又入蜀之夔州。雲陽
後入湖廣。凡突走數千里。眾大聚。遂不可制。
江陰岸土。馮吉甫。清初從錫紳張輔。至秦之鞏昌。

歸予謂必問自成事久欲訪之而無暇也。至康熙九年冬。借秋紹張子往談次吉甫述此。

羣賊推自成爲王

李自成結九十八寨。响馬內有一二十四人爲首各有混名。

- 第一名老獬孫 昂 第二名洪太太洪用光
- 第三名翻江龍呂 佐 第四名曹操王林 漢
- 第五名八大王張獻忠 第六名一條龍張 立
- 第七名格子眼盛永正 第八名冲天鵬方也仙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三

四

- 第九名梅鐵塊梅遇春 第十名水底龍劉伯清
 - 第十一雙珠豹史 定 第十二潑皮風陸 錫
 - 第十三一枝花王于子 第十四雨裡金剛王命
 - 第十五五閻王丘正文 第十六掃地王閻人訓
 - 第十七河天飛沙來鳳 第十八善隱身蔡本雄
 - 第十九混天龍馬元龍 第二十穿山猓金庭漢
 - 第二十一不粘泥趙勝 二十二混十萬姜 康
 - 二十三滿天星周 清 二十四一斗粟鄭日仁
- 羣賊六推自成一爲大元帥稱關王自成既得衆謀劫

郡縣張獻忠曰欲圖大舉先資糧餉。聞人訓曰張公言善。自成于是命孫昂史定往出西呂佐林漢往陝西閻人訓方也。仙往山東洪用光鄭日仁往南直安慶馬元龍王命往滌和俱率衆數萬。

李岩作勸賑歌

李岩勸縣令出諭停徵。乃崇禎八年七月初四日事。又作勸賑歌。各家勸勉賑濟歌曰。

年來蝗旱苦。壞仍嚼嚼禾苗。歲不登。米價升騰增數倍。黎民處處不聊生。草根木葉權充腹。兒女呱呱相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三

五

向哭全。既塵飛。幾絕烟數日。難求一餐粥。官府徵糧。紙虎差。豪家索債如狼豺。可憐殘喘存呼吸。魂魄先歸泉壤理。骷髏遍地積如山。業重難過飢餓關。能不教人歎。行淚灑。還成點血斑。奉勸富家同賑濟。太倉一粒恩。無既枯骨重。殺得再生好。生一念感天地。天地無私佑善人。善人得厚福。長臻助。有救乏功。勛大得厚流光裕子孫。

李岩歸自成

岩初見自成。自成禮之。岩曰。久欲曠下。老猷岩恨。謁

見之晚自成日草莽無知自慙非德乃承不遠千里而至益增孤陋兢惕之衷若曰將軍冬日在人莫不忻然鼓舞是以謹率眾數千願效前驅自成日足下龍虎鴻韜英雄偉畧必能與孤共圖義舉創業開基者也遂相得甚歡

宋獻策及羣賊歸自成

宋獻策面如猿猴多智畧雲遊各省妄言禍福謂國運將終煽惑人民又傳二語云十八孩兒兒上生白小生來好殺人聞自成日強往歸之自成亦素聞獻

明季北略卷之二十三

太

策通術數故一見如舊識即屏左右問攻取事獻策云流人順河千陌在十八灘若要上雲天起自雁門關將軍始為馬上之王王號關者已驗其說字若推起自雁門關一語將軍起義當從此地始也自成大喜稱為宋軍師而不名時有將二十一人來歸呈揭

- 牛金星 河南人 唐啓原 山西人
- 劉宗敏 山西人 王潯清 山西人
- 馮岳 河南人 張澤 北直人
- 谷大成 四川人 顧永龍 河南人

- 李 李 河南人 趙 禮 四川人
- 苗人鳳 陝西人 吳風典 四川人
- 祖有光 湖廣人 管撫民 湖廣人
- 朱 浦 山東人 李承元 北直人
- 孫世康 四川人 苗之秀 山西人
- 陳 泯 河南人 戈 寶 陝西人
- 王 年 四川人

右所列二十一人有實者有隱者非皆真姓名也博洽君子自知之

賊將官銜

明季北略卷之二十三

七

- 宋獻策開國大軍師 牛金星天祐閣大學士
- 唐啓原提督四路戎馬大元帥
- 劉宗敏權將軍 戈 寶正監軍
- 馮岳殺將軍 王 年左監軍
- 谷大成銳將軍 王 賈右監軍
- 李 岩制將軍 柏止善果將軍
- 苗人鳳左先鋒 王潯清龍護將軍
- 祖有光右先鋒 張 澤豹得將軍
- 官撫民前先鋒 顧永龍威將軍

朱 浦墜隊人將軍 吳鳳典巡將軍

李承元征西將軍 趙 禮右擊將軍

李 李討北將軍 孫世康協贊將軍

陳 汛鎮東將軍 苗之秀虎賁將軍

張 霖圖南將軍

以上官銜俱自成初時所定後入荆復定九等至
姓氏俱有隱誤者予雖改正一二猶未盡救也當
俟付梓時悉取諸書與同志世核之耳然野史所
紀瑣事頗多實者 辛亥四月初十日社稷王館書

明季北粵 卷之二十三 八

李岩說自成假行仁義

自成既定偽官即命谷大成祖有光等率眾十萬攻
取河南李岩進曰欲圖大事必先尊賢禮士除暴恤
民今雖朝廷失政然先世恩澤在民已久近緣歲饑
賦重官貪吏猾是以百姓如陷湯火所在思亂我等
欲收民心須托仁義揚言大兵到處罷門納降者秋
毫無犯在任好官仍前在事若酷虐人民者即行斬
首一應錢糧比原額止徵一半則百姓自樂歸矣自
成悉從之岩密遣黨作商賈四出傳言聞王仁義之

陣不殺不掠入編口號使小兒歌曰突他娘穿他娘
開了大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又云朝水升暮
求合近來貧漢難存活早早開門拜闖王管教大小
都歡悅時比年饑旱官府復嚴刑厚斂一聞童謠咸
望李公子至矣第愚民認李公子即闖王而不知闖
王乃自成也 李岩曾舉孝廉其父某尙書也故人
呼岩為李公子

左良玉中州之戰

當時河南歸賊甚眾上命楊嗣昌督師嗣昌歸行奏

明季北粵 卷之二十三 九

曰臣嘗誓死殺賊二年之內必有以報陛下不煩而
顧之憂且請增兵十萬增餉一百八十萬嗣昌提兵
二十萬駐楚調川兵自衛使張獻忠乘虛入蜀綿州
劍州等處屠戮甚慘嗣昌至蜀復調豫兵自隨致李
自成因間入河南殺福王嗣昌請加左良玉太子太
保平寇大將軍賜蟒玉勅協力征勦嗣昌駐營歸德
遣良玉為前隊至武安縣賊先鋒柏止善突前良玉
麾下遊擊將軍左明國禦之戰久忽左營砲發柏止
善驚被鎗而走谷大成在陣前良玉遙謂之日三百

年來朝廷德澤宏深何負于汝而反耶大成曰貪倭滿朝公行賄賂民間脂髓搜括殆盡塗炭難言尚誇德澤乎遂殺良玉伴北大成逐之良玉向馬大成中刀乃走

劉賊詐死節

張獻忠破襄陽殺襄王楊嗣昌自縊襄有勳良玉縱兵劫掠玩寇不援遂降二級追奪勅命良玉將士由是不力戰獻忠知之遂入漢陽荆黃等郡長驅席捲勢若破竹惠桂二藩遁走獻忠追之劉賊詐命軍

明季北略卷之二十三

十

王永圖率兵護行自欲入永州為堅守計被賊執百計誘降熙祚不屈而熙祚大怒遂殺熙祚于長沙府甯鄉縣文廟中後人有詩贊曰

昔日真卿罵祿山至今生氣滿人寰劉公殉節堪同調忠烈清名振兩間

又弔劉詩云

繡斧巡湘舊有名忽提孤劍出方城荆南血濺痕猶在斗北魂升望已深討賊朝圖黃石碧動至夜戰楚江程可憐身死家猶遠漢水潺湲盡哭聲

時全楚悉陷

長沙女子

女子不詳姓氏年可二十居長沙城中賊至城下兵吏皆逃唯女執戈登城城陷賊入女即持刀擊賊賊曰衆人不守汝一女子何能為女曰吾以愧天下之為男子者女有色賊欲邀之女瞋目大罵揮刀戮賊遂被害

隻身登陣事豈有濟女甯不知之顧其所為極奇凡被賊之地節烈婦女死者何限而此獨以奇傳

明季北略卷之二十三

十一

令騎后者聞之能下漸死哉

李自成圍開封

自成遣權將軍路應標為大將軍狄應魁為先鋒趙禮為右擊將軍王襄為左攻將軍發兵三十萬圍開封黃河水決圍城盡溺賊所至望風而潰止固始縣總兵黃鼎設法堅守城得全鼎係六安州人多膽畧聞應標等將抵城下先遣張允林詐降密通賊情招合順衆

孫傳庭敗

癸未八月孫傳庭督兵十萬。尅日征勦。奏云臣當掃
清楚豫。蕩盡鯨鯢。必不敢遣一賊以貽國家之患。以
履君父之憂。自成聞之。遣大將軍劉宗敏征西將軍
李承元等禦之。匿其精銳。先驅良民扮作賊兵。冲陣
傳庭與戰。斬首二萬。追奔百餘里。自成又遣李牟率
眾詐降。偽云賊中畏孫爺如虎。止辦奔逃。不敢交鋒。
孫信之。直入其窟。忽賊營大砲一聲。十面伏兵盡發。
王師覆沒。傳庭走賊入潼關。

程源疏畧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三

主

先是孫傳庭未敗之日。有新榜進士程源。見賊勢危
急。恐傳庭輕取敗。即痛切上疏。其畧曰。臣聞主憂
臣辱。古今之通誼也。值今聖明御極天下。豈有難為
之事。顧空言則有之。而實事竟少。賊寇披猖。屢經歲
月。俄而報捷。俄而失師。重煩我聖明大慮。則以本謀
之未立。而見之未遠也。臣請折衷天下大勢。與狡寇
本情。而次第謀之。合天下大勢。以西北制東南。以東
南奉西北。耳。乃者寇起中州。據我腹心。圖我荆襄。諸
部扼我上游。夫中州之隔。神京限以一河也。荆襄之

去陪東只十五日也。而不救。即親者。臣以為賊之計
狡也。計賊渡河。必背顧秦蜀。窺南又不便騎射。以為
漸圖秦蜀。則可以安意渡河也。南圖淮揚。則陪京孤
注也。此二策者。安危係焉。何可不亟圖之。頃者孫傳
庭以數萬之師。搏數十萬之劇賊。孤軍深入。數以控
聞。臣嘗對所知曰。此誘敵也。今果以債師報命矣。夫
撫臣豈非一擔當之臣也。然而兵有犄角。有牽制。有
應援。有虛實。豈可以數萬之師。搏虎狼之穴哉。臣聞
王剪之伐楚也。請兵六十萬人。漢高帝之圍項羽也。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三

主

必俟韓信三十萬師之至。蓋多寡之數。強弱分焉。彼
之見焉。今寇雖非楚項之比。而國家全勝。遠過漢秦
然。賊大寇必大舉。欲大舉則必召數十萬之師。八面
齊集。而攻之以分其力。誰應援。誰聲實。誰牽制。誰批
腹著。着照應使之疲於奔命。救接不暇。然後可一鼓
而殲之。蓋賊之所忌者分也。我之所恃者合也。聞楚
郡偽官請兵于賊。不許。則賊之所忌可知也。今儀者
又曰。賊必渡河也。臣愚以為賊必不遠渡河。但恐秦
兵新敗。賊必乘虛而攻。使傳庭而憑關回守。俟賊頭

師城下智盡能索師老力疲而後議取之猶可爲也。若以新敗之衆開關延敵膽惟心怯必致奔潰萬一寇闖關而入三秦一失賊得指力渡河天下事有不忍言者此臣之所爲痛哭以請也伏乞飛勅傳達開關搜城勿事浪戰天下幸甚青奏不省潼關果失

防河勦寇十款

程源見三秦失守具防河勦寇十款其畧曰臣聞居得爲之地盡瘁以靖亂者大甲之事也居不得爲之地忘身而進言者小臣之心也昔漢當承平之世書

明季北略卷之二十三

古

生賈誼猶痛哭流涕以請况今天下亂形已成民心將二矣漕糧將乏外解將不能至矣敵將逼關寇將渡河神京孤注矣言戰無以言戰言守難以爲守臣以爲及此時一一而遮圖之猶能自立也能自立然後可以議恢復此機一失如既虛而責救火焉則東南西北之局俱無是處矣此臣所爲痛哭而請也

繪圖續記

忽官中見一少婦通體精素或當黎明或過昏暮滿宮奔走官人逐之急即不見家皆疑懼時賊勢猖獗

大內舊有秘室係劉誠意封識上書云凡國有大變方可開視不得輕易洩露以啟禍端上欲開封驗視

親至秘室門外見封識重密陰風凄慘白空中來惡霧迷漫從地而起掌官大監叩首奏曰此乃先天秘機恐不可輕洩上不允堅欲啓視即命小監二人揭開上親步入黑暗無光妖氣冲塞鼻端幾不能立上與兩班內臣亦有懼意須臾室內微有光視之乃一朱紅木櫃上命速開小監將金斧砍櫃內有三軸拋出看第一軸第二軸至第三軸宛如聖容云云內臣

明季北略卷之二十三

古

對曰未來之兆禍福難分非臣下所能預洩也雖云屢見不詳今皇命仁愛治民剛斷理政從來以正勝邪縱有微青爲次是亦不煩深慮看畢上還宮默然不樂次日御朝欽天監奏夜來東方有星名曰長庚較昔大異光芒閃爍有四角有五角中有刀劍旗幟人馬影子似開闢象且倏大倏小倏長倏縮倏隱倏現又南京科道奏鳳陽地震其聲如吼一日三震人惶惑

頑罪已詔

上以災異迭見。遂頒罪已詔。通布天下。傳諭內外。大小諸臣。通行各省。直等衙門。俱要省刑。撤樂。不許宴飲。不得迎送。裝服用布製成。專尚朴素。不加華飾。詔云。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以薄德。迭罹天災。蝗旱頻仍。生民塗炭。寇劫狼狽。而莫勦。人心渙散。以難收。皆由朕罪日深。是致妖心日拙。茲特詔爾朝野諸臣。直言無隱。盡諫無私。或禁閉邪心。或開陳善道。務使天心感格。世轉雍熙。庶得朕恪允中。臣民胥慶。爾其欽哉。此記崇禎十七年二月。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三

召張真人建醮

上既頒詔。復遣使往江。西。廣信府貴溪縣龍虎山。召三天大法師。正一張真人。詣京。設延禧萬壽。禳妖護國。清醮一壇。使者至真人府。見書金字牌云。正一天師洞府。上清宮左右。聯云。綱維嶽瀆。威權廣。叱咤雷霆。號令雄。天師即帶道錄。左贊法真人。道紀右護功真人。驅雷掣電真人。移星換斗真人。飛鳥走兔真人。呼風喚雨真人。祛妖除疘真人。宣祥致瑞真人。執劍仙童。持符神將。隨壇擁衛。功曹使者一應人員。赴京。

入朝。上曰。近來天災屢見。宮禁多妖。皆由朕之不德所致。雖躬行修省。然必賴卿冥告上帝。為朕敷陳。庶或轉禍成祥。化災為福。真人曰。吾皇引咎自責。以撫天下。如此立念。安有天心不格。殃宵不除。官禁不寧。兆姓不和之理。臣願竭誠。陳事以報聖恩。上再三慰勞。真人出朝。至萬壽宮中。建羅天大醮。又于附近宮觀。寺刹。選僧道各三百人。在壇執事。建醮四十九日。每三日。聖駕躬臨。行香祈禱。真人焚疏。伏壇疏曰。伏以承平既久。禍亂應生。雖理數之自然。亦愆尤之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三

七

所致。臣等。綏臨四海。叨社稷之鴻圖。撫有萬方。荷生民之重寄。殊慚薄德。招禳非輕。咎吝彌深。災殃迭見。臣特自陳六事。請竊桑林。敢用仰叩玄穹。仁敷默庶。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一統無災。災由恩薄。右疏謹獻。金闕寥陽。玉清上帝。醮畢。真人府伏壇前。神遊帝闕。既寤。不敢宣洩。止奏云。災異妖孽。上帝已命北極。佈聖真君。誠新收逐矣。國家綿久。萬子萬孫。真人即辭歸江右。予少時聞張真人過吾錫。傳宮中有妖。上召真人驅。

擒之耳。卽此事也。真人所奏北極佑聖真君。蓋指玄武。玄武被髮仗劍者也。大清帝起于東北。辨髮入中國。驅逐自成。頗似之。至萬孫之說。崇禎弘光永歷俱萬歷之孫也。天師不敢洩漏天機。故爲隱語以奉耳。辛亥四月十一日。社埠王館記。

李自成傳牌

自成傳牌各處。詭稱仁義之師。不淫婦女。不殺無辜。不掠資財。所過秋毫無犯。但兵臨城下。不許抗違。第一銃要印官出迎。第二銃要鄉紳投服。第三銃要百姓跪接。如關閉城門。上城拒守。攻破之日。盡情屠戮。寸草不留。百姓聞之。望風迎降。

李自成渡河

自成率兵五十萬。先于沙澗口造大舟三千號。又掠民船萬餘。以載兵馬。自沙澗渡黃河。登岍至山西太原等處。

李自成偽詔

詔曰。上帝監觀。實推求莫下。民歸往。祇切來蘇。命既應。常情尤可見。粵惟往代。爰知得失之由。鑑往識今。

明季北略 卷之二十三

九

明季北略 卷之二十三

九

每悉治忽之。故爾明朝久腐。秦甯漫弛。紀君非甚。黜孤三立。而場敵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賂通官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紳。間左之脂膏。殆盡肆。吳天津窮乎仁愛。致兆民爰苦于被災。朕起布衣。目擊憔悴之形。身切痛癢之痛。念茲普天率土。咸罹困窮。詎忍易水燕山。未甦湯火。躬于恒冀。綬請給。黎猶慮爾君若。臣未達帝心。未喻朕意。是以質言正告。爾能體天念祖。度德審幾。朕將加惠。前人不吝異教。如杞如宋。享祀永延。用章爾之孝。有室有家。民人

李建泰出師

甲申正月十六。李建泰出師。風沙大起。古候天文書云。出兵遇風沙。師覆不還家。

唐通入朝

唐通陛見。上曰。大寇逆天。不法荼毒。生靈掃蕩。奇功

賴卿早奏通日。么麼黨類流禍難言。臣藉二祖列聖之威靈。皇上如天之覆庇。願捐軀報効。使元兇大憝。速就殲夷。上悅慰勞有加。賜金寶綵幣。通謝恩出。

白廣恩移書姜瓖約降

侍生某頓首拜。國事如此。台臺稔知無容置喙矣。但我輩久為文臣所抑。不啻狗馬之賤。今聞王強盛。奸倭在朝。我輩雖欲樹功。決至反招奇禍。語云。識時務者謂之俊傑。不若共建降旗。以圖富貴。台臺詠能。其始終而幡然從事矣。特此奉約。仍乞賜鴻音以慰。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三

下懷戎事旁午餘不盡贅

襄荅書同降

宣府總兵朱之馮

賊將至宣府。朱之馮謂兵民日朝廷三百年恩德在人。死生盡是天數。皇天水土殺身難報。豈可一旦從賊。失却千秋大義。君親本無二理。汝等須看世上誰有孝順他人。違逆自己父母者。眾不從。

居庸關唐通降

三月十一日。大同陷。賊至居庸。唐通迎戰。時賊將李牟

率眾四十萬。方戰。忽營中突出一虎。東西冲躍。所至披靡。唐通驚仆。被虎擒。賊眾四合。是虎即以皮御。下乃賊將谷大成偽扮者。通就執乃降。

宋孩兒起數

軍師宋獻策。見自成云。臣觀明朝王氣之絕。當在本月十八日丙午。是日當有陰霧迷空。凄風苦雨。乃其應驗。十九日辰時。都城必破無疑。若不乘此機會。恐援兵四集。又須遲至六年之後也。更有識云。孩兒軍師孩兒兵。孩兒攻戰。管教贏。只消出個孩兒陣。孩兒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三

奪取北京城據此識吾王須用十五六歲者名童子

兵攻城方能濟事。自成即點強壯童子五千人。給以器械攻取。

杜秩亨議割地

賊遣叛監杜秩亨密奏云。平分天下。方可息兵。朝臣皆以為可。上泣曰。祖宗費却多少精神。歷盡艱難。創此山河。為不肖子孫。徂于安樂。一旦將地方割去。朕即死歸泉府。亦無面見高皇在天之靈。甯死可也。割地不可更深。微行王朱純臣第乃還。

帝后自盡

聖母周皇后手內持節繞宮巡走。哭曰：天災已降，大禍臨頭。汝等有志者，須速尋門路，巡走兩週歸宮。將自盡時，上率內官四百人欲出，被砲而返。對后泣曰：大事去矣。揮宮女各散。至武英殿，各門密召守城官。每門付白燈籠三碗，囑曰：寇信緩急，自一至三宮中。望此燈為號，蓋寇攻城則懸一燈，攻城急則懸二燈，城破則懸三燈也。守門官既出，上至乾清宮，將太子定王付周皇親、永王付劉皇親，囑曰：社稷傾覆，使天地祖宗震怒，實爾父之罪也。然朕亦已竭盡心力，其奈文武諸臣各為私心，不肯後家先國，以致敗壞如此。爾今不必問其禍福，只是合理做去，朕無他慮也。言畢，上與太子等大哭而別。上復進壽甯宮，見長公主大哭，砍其臂。到西宮，欲死，袁妃又到坤甯宮，見后自縊。上再登皇極殿，親撞景陽鐘，鐘聲遠振。響遍京城，欲集文武百僚，寂無一人至者。乃手三眼鎗，率持數十人至前門，見城上白燈已懸三矣。上知天命已去，不可挽回，急遣宮人逼令張太后并李娘娘速死。

明季北略 卷之二十三

圭

然後刺血親寫遺詔一封，縫于隨身衣帶內，披髮覆面，衣履不成，竟向宮後煤山自盡。

三燈不待城破，即俱懸起，是內奸應計也。

李自成入京城

三月十八日，黃沙障天，旋風刮地，雷雨交作，賊營砲發，四面連珠砲轟轟不絕。賊造雲梯，高五丈，城外週圍布置凡數百張，令孩兒兵手持短刀，如猿猴狡捷，四面登城，逢人亂砍。城兵見之，俱驚潰。百姓喧傳聖駕已出，文武百官俱換小民裝扮，各奔逃。頃刻兒童婦

明季北略 卷之二十三

圭

女啼哭震天，天氣陰霾，日光悽慘。賊兵西進，得勝門東進，齊化門、牛金星、李牟兩人領兵上城，一面飛騎數千到正陽門，令城門大開，所將存火器沿城擺列。聞賊預先埋伏京城，或賣穀貨，或酒米店，或作星卜，或設帳市藥。時宰相賣官鬻爵，故京城買官者大斗。是賊賊由此內應外合，使十七載揚厲憂勤之帝王，龍馭賓天。三百年太平錦綉之江山，金甌墮地。

劉宗敏傳諭

劉宗敏傳諭城中百姓曰：吾來安你百姓，毋得驚惶。

你門須用黃紙寫順民二字粘于額上并貼門首御
不殺百姓各執香跪迎門首寫順民二字又書永昌
元年順天皇帝萬歲

李自成入大明門

自成乘雕鞍駿馬自大明門擁入望承天門射之暗
祝曰若能一統江山正中天字中心箭發中于旁不
悅牛金星日欲代大明承天如何反射天也適進大
明門何不射大明二字自成從大明門進紫禁城劉
宗敏牛金星等俱隨入先拿娼婦及歌童小唱各數
千人設宴士民各戴破帽服破衣匿茅舍中細絹數
任不能易一撤垢衣賊又至深宮大殿開筵演戲諸
賊出入宮闈奔突禁闥同坐同食嘻笑嘈雜全無統
攝午門任馬兵東西馳騁乘機狼籍童子兵以所掠
錦繡裹身馳馬市中

偽詔

因獻成甚速姑免爾民屠戮之苦爾民各安生理不
許關閉店業大兵擾害者治以軍法

偽諭在京文武

更政府大堂論為奉旨選授官職事照得大順鼎新
恭奉天眷凡屬臣庶應各傾心爾前朝在京文武官
員限次早一稟報名彙察不願仕者聽其自便願仕
者照前擢用如抗違不出者大辟處治藏匿之家一
併連坐仰各遵新旨其擴皇圖赴謁宜先趨選毋後
須至榜者永昌元年三月廿四日示

偽政府着長班內外尋搜不許民間容隱一家容隱
九家連坐

富戶汪箕

明季北畧卷之二十三
汪箕徽州人也居京師家貲數十萬自成入城箕自
分家室不保即奏一疏乃下江南策願為先鋒率兵
前進以效大馬之勞自成喜問宋獻策云汪箕可遣
否宋曰此人家貲數百萬典舖數十處婢妾頗多今
托言領兵前導是金蟬脫殼之計也自成悟發偽刑
官追贖十萬三夾一腦箍箕不勝刑命家人取水飲
二碗而死

象泣

一日象房橋羣象聲如哭泣大喊不已淚下如注天

昏地暗。災異迭見。

李岩諫自成四事

賊將官紳戮辱已極。以致天愁地暗。百獸哀鳴。制將軍李岩上疏諫賊四事。其畧曰。一掃清大內。後請王上退居公廡。俟工政府修葺酒埽。禮政府擇日率百官迎請大內。次騰登極。大禮選定吉期。先命禮政府定儀制。頒示羣臣。演禮一文官。追贖除死難。歸降外。宜分三等。有貪汚者。發刑官嚴追。備產入官。抗命不降者。刑官追贖。既完。仍定其罪。其清廉者。免刑聽其

明季北略 卷之二十三

未

自輪助餉。一各營兵馬。仍令退居城外。守禦聽候調遣。出征今主上方登大寶。願以堯舜之仁。自愛其身。卽以堯舜之德。愛及天下。京師百姓。熙熙皞皞。方成帝王之治。一切軍兵。不宜借任民房。恐失民望。一各鎮興兵復仇。邊報甚急。國不可一日無君。今擇吉日。定官民仰望。登極。若大旱之望雲霓。主上不必與節。但遣官招撫各鎮。許以侯封。各鎮父子。仍以大國封。明太子。令其奉祀宗廟。俾世世朝貢。與國同休。則一統之基。可成。而干戈之亂。可息矣。自成見疏。不甚喜。

既批疏後知道了。竟不行。

宋獻策奏削髮諸臣

宋獻策疏畧曰。明朝削髮奸臣。吏政府不宜授職。此輩既不能捐軀殉難。以全忠義。又不肯委身歸順。以事真主。顧乃巧立權宜。排徊岐路。忠節既虧。心跡難料。若委以政事。任以腹心。恐他日有反噬之禍。云云。自成批云。削髮奸臣。命法司嚴刑拷問。吏政府不得混叙授職。

宋獻策與李岩議明朝取士之弊

明季北略 卷之二十三

未

獻策既奏疏。出朝。遇李岩散步。借行適見二僧設兩案。供養崇禎靈位。從旁誦經禮懺。降臣縉衣。乘馬呵導。而過。竟無慘戚意。岩曰。何以紗帽。反不如和尚獻策曰。此等紗帽。原是陋品。非和尚之品。能超于若輩也。岩曰。明朝選士。由鄉試而會試。由會試而廷試。然後觀政。候選。可謂嚴核之至矣。何以國家有事。報効之人。不能多見也。獻策曰。明朝國政。誤在重制科朝。廷高爵厚祿。一旦君父有難。各思自保。其新進者。蓋曰。我功名寶非容易。二十年燈窓辛苦。纔博得一紗

明上頭一事未成焉我官居極品亦非容易二十年仕途小心始得至此地位大臣非止一人我即獨死無益此資格之不得人也二者皆謂功名是已所致所以全無感戴朝廷之意無怪其棄舊事新而漠不相關也。可見如此用人原不顯朝廷待士之恩乃欲責其報効不亦愚哉。其間更有權勢之家狗情而進者養成驕慢一味貪癡不知孝弟焉能忠義。又有富家之族從貧緣而進者既費資財思權子母未習文章焉知忠義此邇來取士之大弊也。當事者若能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三 天

矯其弊而反其政則朝無倖位而野無遺賢矣。若曰適見僧人敬禮舊王足見其良心不泯然則釋教亦所當崇敬。獻策曰釋氏本西竺之裔異端之教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不惟愚夫俗子惑于其術乃至學士大夫亦皆尊其教而趨習之。倘有憤極則其披剃而避是非忽值患難則入空門而忘君父。叢林寶刹之區悉為藏奸納叛之藪。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以布衣而抗王侯以異端而淆正教。情慢之風莫此為甚。若云誦經有益則兵臨城下之時何不誦以退敵。

禮儀有功則君死社稷之日何不體微延年。此釋教之荒謬無稽而徒費百姓之脂膏以奉之也。所當人其人而火其書。曷天下之遊惰以惜天下之財。費則國用自足而野無遊民矣。若曰軍師議論極正但願主公信從其說痛洗積習之陋誠天下國家之幸也。 舊軍各歸營

牛金星遇異僧

牛金星將入朝議登極事行至長安門外見一僧服衲衣攔街大呼曰小僧有緊急事情要告明金星聞朝季北畧 卷之二十三 天

日和尙有何緊事僧曰崇禎爺是箇好皇帝以為李家大兵來就逼他弔死既奪了明朝江山又不見太子下落特來稟問丞相金星大怒左右欲殺之僧呵大笑日和尙只一個頭砍了值甚麼汝輩幾萬頭卻如何金星曰此癡僧也勿殺命之速去僧行數步化一陣清風不知踪跡

自成偽檄

自成陷京師一面遣人招吳三桂一面行文招左良玉等高杰劉澤清等諸將偽檄云云具在吳三桂請

兵內

自成詐稱符命

宮中忽搜出滲金銅爐及漆金各一上刻永昌元年三月之吉人人驚駭忽果將軍入朝報云四夷館有西域番僧十餘人言語侏儻具表文一道譯出是西天竺國王彌離哆斯滿來賓聞中國有新天子登位差來入賀者

自成改衣服印契

凡文官俱受大將軍節制一品冠上插雉尾一公服用棋盤方領補子服色文武一樣改換印章三品以上為符四品以下為契

公主夢帝后

何新收公主入周奎家。公主思念父皇母后時時欲絕飲食左右苦勸勉延一日假寐忽見先帝后與王承恩至。日我已許于上帝逆賊惡貫滿盈不久自當消滅但劫數尙未盡。勾銷亦只在一年餘矣。語畢見先帝披髮仗劍逐殺閹賊連聲砲响。公主驚覺以告周奎云

李自成死羅公山

自成四月三十日西奔。熱五鳳樓九門放火。火光燭天。號哭之聲聞數十里。聞唐通為馮有威殺。五月初二。三桂兵追至定州清水河下岸。斬賊將谷大成。左光先墮馬折足。自成屢北。五月五日。率諸將直逼吳營大戰。自辰至酉。互有殺傷。忽狂風起。賊陣旗幟悉仆。自成中箭落馬。還營。自此且戰且走。三桂亦不急追。牛金星見勢漸失。有他志。已率李岩率得軍民心欲去之。會報河南歸德府同知陳奇商丘令賈士俊

明季北略卷之二十三

三

定陵令許承蔭鹿邑令孫澄考城令范傳柘城令郭經那及尙國俊七人俱被兵部尙書丁啟睿命參將丁啟光擒縛。往南京。李岩請率兵恢復。自成許之。金星曰。李岩此去必不返。叛形早已露。不如誅之。自成信其言。令金星設酒誘而殺之。米獻策素善。李岩遂往見劉宗敏。以彗激之。宗敏怒曰。彼無一箭功。敢擅殺兩大將。須誅之。由是自成將相離心。獻策他往。宗敏率眾赴河南。自成與李過及驍將數人率兵十餘萬自河南至湖廣。欲合張獻忠渡江抵辰州。知獻忠

已入川。遂駐黔陽二十里外。宏光元年正月下旬也。居二十日。百姓苦之。自成聞何騰蛟兵將至。入山閱視。要旨見羅公山險峻。而廣大。遂分結三大營于其下。為久駐黔陽之計。但兵餉無兩月支。命劉宗堯等率兵二千渡江。往豫楚界。郡縣劫糧。命辛思忠楊彥率兵二千。于湖廣沿江府縣劫糧。一夕自成方寤。大呼日殺殺殺。我不懼汝。寶氏驚問。自成曰。適夢坐北京殿上。忽見崇禎皇帝與范景文倪元璐汪偉吳襄周遇吉等數十人。欲執予。予相振而醒。寶氏曰。勿異。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三

也。疑心生暗鬼。耳自成甫睡。復夢如前。見文武叱聲如雷。乃寤。次日得疾。李過日進候。由是與寶氏通自成病益篤。夜半連呼云。皇帝幸釋我。遂死。李過以帝禮葬之。

其時 大清朝有賀表請病故也

李過降何騰蛟

李自成既死。其在李過與賀錦牛。任任繼宗劉體仁等。其議諸將俱勸降何騰蛟。李過遂率眾歸之。一云李錦號一隻虎。自成侄也。自成死。錦奉自成妻。

高氏渡洞庭。踞山。素隆武。遣馬吉翔招之。賜錦名赤心。高氏為忠義夫人。隆武既沒。堵胤錫以永歷閣部撫湖南。赤心就招。稱臣。然桀驁甚。在營稱氏為太后。具疏稱自成為先帝。朝議隱忍聽之。何騰蛟以閣部督師。輕騎詣赤心營。會師取長沙。封赤心與國侯。李過雖降。不過名焉而已。世界至此。不成世界朝。延至此。不成朝廷。君子讀之。能無三歎耶。康熙十年四月十三日。用寶氏書于社。峰之王館。

總論流寇亂天下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三

自寇之起于崇禎之三四年也。不過飢寒之民。嘯聚山谷。所謂寇也。此五六年間。放劫千里。出沒無方。此則所謂流寇也。迨至十一年後。則不然矣。非復草賊行徑矣。又十四五年後。則不然矣。非復竊據行徑矣。夫當其作難之始。為勦為撫。固亦易耳。奈當事者寡識。竟無成策。可慨也。初時握兵者。尚猶中智以上。非無戰勝之威也。乃卿大夫局外。易言刻期責效。終未有成功。迨至話言有間。任用勿專。劫代殺括代。頗始之以貪鄙之熊文燦。肆虐生靈。繼之以用容之。

楊嗣昌註誤軍事于是中原陸沈矣元惡既怒盈蓬
狼顧陳腐謨龍鍾也宋一鶴乳臭也格例緣賞草草
推用節制無術將不知兵兵不能兵非惟是也兵之
厲民更甚于賊而禁事乃復大裂矣是故民怨天怒
饑疫頻仍同類相合人死如亂麻于是李自成起而
秦之據中原吞江漢襲三秦凌晉躋蜀則民心使然
也夫斂重而民窮民窮而盜起此自古皆然豈待智
者而後知哉明朝制度詳嚴內重而外輕君尊而臣
卑法相繩權相制雖有奸臣不能作大逆雖有豪傑

明季北略卷之二十三

不能建奇功然而取民之制甚煩養民之制甚畧愚
聞先臣馮琦之言曰本朝之患不在外戚不在宦官
不在大臣不在藩鎮敵國他日所為國家憂惟在官
府之隔閭閻之匱耳憶丙子歲予道淮上見一父老
談流寇事云此寇不速除且與國家相終始既而歸
里從士大夫飲酒即報寇警士大夫皆言草賊也不
足為大憂有書生應言官更應數年將無大梟雄乘
亂而起者乎夫閭閻之匱也無盜之患也五十年之
前有淮上父老知之里巷書生知之而當塗之卿大

夫豈無鉅根乎所以留情富貴未嘗以國家為念耳
迨至大厦突頌而飛雀亦逐失其巢也豈不傷哉維
然庸奸之列朝廷也貪污之逼郡邑也儒將悍兵之
耗餉于營幕而殘賊猾寇之蹂躪夫海內也俱天之
所以開大清也嗚呼天之所廢天之所與人孰得
而止之夫亦可存而不論論而不議也已
四月十六日書

論明季致亂之由

一曰外有強鄰自遠左失陷以來邊事日急矣邊事

明季北略卷之二十三

急不得不增戍戍增則餉多而加派之事起民由是
平負矣且頻年動衆而兵之逃潰者俱嘯聚于山林
此亂之所由始也二曰內有大寇張李之徒起于秦
豫斯時欲以內地戍兵禦賊則畏懦不能戰欲使邊
兵計賊則聞無要衝又未可遽撤所以左支右吾而
劇賊益橫而不可制三曰天災流行假流寇擾攘之
際百姓無餘糧之虞猶或貪生畏死固守城池賊勢
稍孤耳奈秦豫廣歲大饑齊楚比年蝗旱則窮民無
生計止有從劫掠其級須更死亡矣故賊之所至

爭先啓門揖之以入。雖守令亦不能禁。而賊徒益盛。勢益張。大亂由是成矣。四日將相無人。當此天人交困之日。必相如李泌。李縶。將如汾陽武穆。或可救亂于萬一。而當時又何如也。始以權權仁之恩功。而為首輔。繼以楊嗣昌之庸懦。而為總制。終以張縉彥之無謀。而為本兵。可謂相有人乎。至如所用諸將。不過如唐通。姜瓖。劉澤清。白廣恩之輩。皆愛生惡死。望風逃降者。將相如此。何以禦外侮。除內賊。邪。夫是四者。有一其一。亦足以亂天下。况並見于一時。有不士。明季北學 卷之二十三

解者乎。試嘗之一家張鄰。闕于明。唐竊盜。據于堂。與為有可者。復敵肌。撲骨以焚其財。而左右僕御。莫不抱頭鼠竄而去。則了了一主。欲不弊得。賊更喻之人。身有疾。邊警者。腰背之患也。張李者。腹心之患也。水旱蠱蠹者。傷寒失熱之患也。一身而有三患。勢已難支。更令庸醫調治之。其亡可立而待耳。明季之世。何以異此。然則必何如而後可。曰。止有和守。城三策而已。憶自錦州之役。良將勁兵。喪歿殆盡。遂致寇鄰。有輕中國心。而邊警日至。使當日以洪承疇為總制。其

三柱為總戎。嚴兵固守。而勿與戰。且甘言厚幣。以和之。則十餘萬之師。固可保障。東方是則策遼事者。不宜戰而宜和。若乃自成者。賊寇之雄也。勅孫傳庭。以重兵踞潼關。而命盧象昇。周遇吉。時出鈔師。策應之。則高傑。日廣恩等。必不覆潰。而西安固矣。西安固則自成必不能越晉。而人燕是則為秦事計者。當以守為正。而戰為輔。至于獻忠。一宵殘之賊耳。其勢不逮自成。遠甚。則又當以戰為正。而守為輔矣。苟令史可法。周遇吉。左良玉。曹文詔。黃得功等。會浙直兵。四面明季北學 卷之二十三

攻之。則可以收滅獻忠。既破。則良玉二十萬之眾。可與傳庭十六萬之師。相為犄角。內外拒戰。而自成可圖矣。張李既平。則張鄰。雖或深人。亦未必遽至危亡。奈當事者。戰守無策。任用乖方。使洪盧陷于東。鄙傳庭覆于潼關。良王潰于朱仙。遇吉死于甯武。敵寇交侵。兵民胥叛。釀成大禍。而不可救。悲夫。愚觀趙宋之南渡也。兀朮大舉入寇。楊大掾洞庭與劉豫通。欲順流東下。李成大陷襄陽六郡。將自江西陸行趨浙。與大會。是時天下之勢。亟矣。設他人當此。必有甲申之

禍幸有武穆者為制置使以備之。秦襄陽為恢復中原根本。當先取大郡以除腹心之疾。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此識先後者也。未幾襄陽復。洞庭平。而金兵亦不能為大患。得以偏安江左者百有五十載。所謂元氣既固而外疾亦漸除也。借明季諸人見不及此。子故作是篇以悉其致亂之由焉。

康熙十年辛亥四月十五日。子編北畧初成。仲賢此論以附識之。九峰王節用寶氏草。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七

吳

明季北畧卷之二十四

錫山計六奇用賓編輯

五朝大事總論

神宗 光宗 熹宗 思宗 宏光

國運盛衰

神廟冲齡踐祚。睿哲夙成。慈聖內訓。甚肅輔臣。張居正擅而才。以法制天下。朝令夕行。尤留心邊事。初與高拱合策。撫俺答。宜大以西。稱甯上矣。用大帥戚繼光為薊鎮。譚綸為督撫。一切用舍。興建。唯繼光言是。從繼光建城堡墩臺。相度皆精。絕烽火。精明。又素調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四

練浙兵。雜邊兵。車馬步亦雜。用外國聞而畏之。不敢窺邊者三十餘年。用大帥李成梁于遼左。敢戰深入。當是時。九邊晏如。郡吏畏法。庶幾黃龍地節間。居正驕而悍。好自尊大。又以魏第私其子。身沒怨。董卒禍其家。繼輔政者多避怨。鮮任事。上既壯。益明習庶事。不復委柄於下。操切之後。繼以寬大。人皆樂之。府庫充實。賦歛不苛。士大夫以氣節相矜。詔雖無姚宋之輔。亦無愧開元間也。自貴妃寵盛。上漸倦。動御朝日。希追國本論起。而朋黨以分。朝堂水火。矣。爭國本者。

章滿公車。上益厭惡之。斥逐相繼。持論者益堅。上為威攝之。不若冥置之。批荅日寡。後遂絕不視朝。章疏十九留中矣。郊祀不躬。經筵久輟。推陞者不下。被料者不處。上之一切鄙夷也。以大臣無足仗也。所用者。一人操數柄。益得以持權矣。以言路無可採也。置之。然章一上不待上旨處分。而被料者即去。臺省益恣行矣。庸相方從哲獨居政府。若喜其無能也。而安之。然輔臣不能持政。而臺省持之。于是元詩教趙與邦官。應震吳亮嗣等。稱當關虎豹。放廢天下賢才。殆盡凡中外之得選為臺省。皆閣不下者。臺省益復以籠致後進。必入其黨。當時所喧持者。惟禁道學一事。而邊防吏治俱置不理。賄賂日張。風俗大壞。遼東之難一發。而將焉兵驕。無可支吾。賦加民貧。流寇乘之。土崩瓦解。禍發于天。政舉廢之代。而所從來久矣。至羣臣背公營私。日甚一日。流寇之患愈迫。朋黨之攻愈苛。雖持論各有短長。大抵世所謂小人者。皆真小人。而所謂君子者。則未必真君子也。民益貧而吏益寡。風俗日壞。將士不知殺敵。惟知害民。文官不知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四

十一

職業。惟習貨緣。雖以烈皇帝之憂勤。而不能挽回。萬一嗚呼。一日二日。萬幾而可以高臥治平。高皇帝一日兩視朝。未明而興。夜分而寐。非好勞也。文之日辰。不食良不容已。舜稱無為。特言其致治云爾。豈以不事事為無為哉。乃謂萬歷以寬弛得承平。崇禎以操切致禍亂。抑何悖也。

門戶大畧

自三代而下。代有朋黨。漢之黨人。皆君子也。唐之黨人。小人為多。然多能者。宋之黨人。君子為多。然朋黨之論一起。必與國運相終始。迄于敗亡者。以聰明正直之士。世道攸賴。必以黨目之。于是精神智術。俱用之。相傾軋。而國事不暇顧矣。且指人為黨者。亦必有黨。此黨衰。彼黨盛。後出者。愈不如前。禍延宗社。固其所也。國朝自萬曆以前。未有黨名。及四明沈一貫為相。以才自許。不為人下。而一時賢者。如顧憲成。孫不揚。鄒元標。趙南星之流。蹇譔。自負。與政府每相持。附一貫者。多言路。而憲成講學于東林。名流咸樂趨之。此東林之黨所由始也。國本論起。一時名流。俱以倫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四

三

序有定。早建為請。此亦一定之理。言者無可居功。聽者亦無可指為罪也。而上以為有意擁立。乃冀他年富貴。故不樂羣臣上請。即不請上亦不行也。假使旋請旋得。不獨上無骨肉之猜。并下無氣節之目矣。乃初請不許。再請嚴黜。後遂廷杖累累。務仇賢者而痛懲之。即上慈愛無他意。而欲靜議論。議論愈煩。于是政府諸臣。惟山陰王家屏歸德沈鯉與言者合力請。不允。即忤旨放歸。餘自一貫以及申時行王錫爵輩。皆以調護為名。未嘗不婉轉力請于上。而心亦以言

明季北略 卷之二十四 四

之亦為游揚。三才者即以為東林玷。三才挾縱橫之術。與言者為難。公論益詘之。而東林亦受累不小。未幾妖書之獄起。而清流有累卵之危。挺擊之案起。而兩黨益相水火。妖書者所謂禍變危竝諺也。不知出自誰手。大抵言奪長之事。雖難。然當世豪傑如沈四明某某輩。輔成之言。若出于清流之口。將以傾四明。聲者或云。比於人造為之。以陷郭正域者。郭時有清流領袖之目。政府所最忌也。時上震怒甚。羅織甚。嚴搜正域寓併偵其左右危迫之至。卒無迹。遂歸獄于。噉生光而終不得其實也。挺擊者張光持挺以闖青宮。據稱欲懲二瑞于上。瑞乃鄭貴妃所遣建野寺者。廷視御史劉廷元報疏云。觀其狀一似風癩。窺其情大為巨測。于是劉光復輩皆主風癩之說。而刑部主事王之象入獄中。鈎得其言。以為主使出自鄭戚。舉朝喧然。以為國戚殆有專請之意。貴妃亦危懼。祈于上。上命自日之東宮。貴妃見東宮辯之甚力。東宮遂奏懇上出見羣臣。為之昭白。上與東宮俱諱諄。剖明之。遂以二瑞及張光成獄。餘置不問。當張差事起

明季北略 卷之二十四 五

中外不能無疑。曰事發于貴妃之璫而又直闖東宮。若巧合之之矣。疏稱羌言甚鑿鑿。或差恨二璫已甚。故以主使槌擊証之。亦不可知。而廷元輩恨之矣。持甚之矣。素守亦不潔。廷元與韓浚輩遂于計典重處之。蓋東宮侍衛蕭條。至外人闖入。漸不可長。諸臣危言之。使東宮免意外之虞。國戚懷惕若之慮。亦斷斷不可少顧。事連宮禁。勢難結案。則田叔燒梁獄詞亦調停不得已之術也。二說者亦互相濟。乃必斥遂道法者而後已。是何心歟。當是時兩黨業不並立。辛亥

明季北學 卷之二十四 六

之京察孫丕揚。王之曹于沐。湯兆京在之。而所處湯賓尹。王紹徽輩。則攻東林者也。紹徽有清望。而賓尹有才名。故秦聚奎直糾其不平。有丁巳之京察。鄭繼之主之。徐紹吉韓浚佐之。而所處皆東林也。世之所謂清流者。一網盡矣。是時葉向高去。而方從哲獨相。庸庸無所主持。上于奏疏俱留中。無所處分。惟言路一糾。則其人自罷去。不待旨也。臺省之勢。積重不返。有齊楚浙三方鼎峙之名。齊為元時教。韓浚輩楚為官。韓浚吳亮嗣。浙為劉廷元。姚宗文輩。其勢張甚。湯

賓尹。蓋陰為之。主于是有宜黨。崑黨。種種別名。宜謂賓尹。崑謂顧天峻也。天峻高亢自得。而賓尹淫汗無行。庚戌之榜。如韓故錢謙益。王象春。鄒之郊。皆負才名。急富貴而相妬。軋之麟。附元韓求銓部。不得。遂反攻之于何之麟。謙益皆為時貴所抑。禮部主事夏嘉遇。初亦為時貴所推重。因與之麟交。亦被抑。而滄東西路失事之報。至趙興邦時。為兵垣。仍入禮闈。之麟嘉遇遂糾之。并及詩教。言路合疏。糾嘉遇。與邦逮陞京卿。其勢益張。而公論益憤矣。御史詹世濟。助夏攻

明季北學 卷之二十四 七

趙而元趙之焰漸衰。神祖殂。落光廟。首召葉向高。而閣臣劉一燝。冢臣周嘉謨。俱以召用名流為首務。自鄒元標。趙南星。曹于沐之屬。皆為銓憲大臣。鄒附麗東林。亦無不辭。田間為顯官。齊楚浙前此用事之人。俱放黜。一時以為元祐之隆。然附麗之徒。惟營躍進。京卿添註累累。已不滿意。而南星為冢宰時。高攀龍。楊漣。左光斗。皆為憲臣。魏大中為吏垣長。鄒維逢。夏嘉遇。程國祥。俱為吏部司官。咸清激。搢論不無小奇。人益側目。大璫魏忠賢。陰持國柄。初亦雅意諸賢。

而諸賢以其領八彌恨惡之。周宗建侯震陽等相繼糾彈。并及客氏。客氏者。熹廟之乳母。而與忠賢私。為天婦者也。上于庶務皆委不問。宮中惟忠賢客氏為政。向高故欲調停。而諸賢必欲斥逐。為快。楊漣二十四大罪之疏。上遂為不共之仇。向高亟去。而事大變矣。初。廷杖工部主事萬燦。以威休廷臣。後遂聞。大中與御史陳九疇相詰。遂行斥降。旋盡斥諸賢。且起大獄。竟成清流之禍。國祚幾危。雖奸邪崔呈秀輩。公道之諸賢不可謂無替也。議論高而事功寡。名位

明季北略 卷之二十四 八

軋而猜忌起。異已者雖清必驅。聞已者雖穢必納。即領袖之賢。謬謬可重。而妬之者眾矣。忠賢一得志。盡用奸邪。崔呈秀輩舉國如狂。銀鑄四出。如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周宗建李應昇輩皆下詔。欲備受毒刑。以死天下。痛之。而稱忠賢功德。請為祠祀者滿天下。凡羣臣上疏。必以上與厥臣並稱。一門封公侯者三人。其勢比劉瑾輩且十倍矣。下垂足而立。斯時憂國者。駸駸有易祚之勢。特以呈秀輩雖凶惡。實庸陋。無足數。熹廟資天忠賢。呼呈秀諱移時。竟不能有所圖。而烈皇帝一登極。神明自操。忠賢之黨。內外林立。不覺其自屈。部臣錢元愷陸澄源貢士錢嘉徵。先後糾忠賢。忠賢呈秀皆自縊死。其黨皆放廢。凡忠賢所逐。無不召用。上復定逆黨之案。屬精求治。數數召對。每發言羣臣皆不能及。天下欣欣望太平。昔東林諸臣為魏璫所羅織。甚慘。其尚存者。人無不以名賢推之。為忠賢收用者。自屬下流。無可取。食謂君子小人之分界。至此大明。諸賢之死。而生皆上恩也。宜同心憂國。以報上。然急功名。多議論。惡逆耳。收附會。其

明季北略 卷之二十四 九

習如前。上久而厭之。心疑其偏黨。及枚卜事起。而錢謙益與周延儒才名相軋。謙益必欲抑延儒。使不得上。溫體仁乘其隙。疏糾謙益。科場舊事。上為震怒。面加詰問。吏垣章允儒。積爭甚力。上遠而黜之。謙益亦黜歸。黨禍再起。而諸臣仍泄泄。不思圖實績。以回上意。惟疏攻溫周無虛日。攻愈力。而士愈疑。邊警日深。上視諸臣無一足恃者。史堃袁宏勳之屬。糾閣臣。薛礦錢龍錫能之龍錫。旋以袁崇煥事。遂下獄。延儒遂為首輔。體仁亦相繼入政府。而門戶之名。為士所深

惡上神聖知兩黨各以私意相攻。不欲偏聽。故政府大僚俱用政東林者。而言路則東林為多。時又有復社之名。與東林繼起。而其徒彌盛。文彩足以變一時。雖朝論亦常及之。不能止也。周溫以權相軋。旋又自相貳。周罷去而湯乘國。又引薛國觀繼其後。大抵周明敏而貪。溫潔清而險。薛才不如兩人。而傲與偏同。之流冠之。患日迫。而終無能建一策。溫去而薛遂敗。以貪賜自盡。且其事發于東廠。僉云部臣吳昌時實發其機。要亦薛之偏狹。上自心厭之。非下所為也。未

明季北學 卷之二十

幾再召延儒。與張至發。賀逢聖等至。發辭不出。逢聖不久以病歸。延儒乘上悔。赦通宥罪。罷斥諸臣。多收用之。教詞臣黃道周之獄。一時有賢名。蓋延儒罷相時。其門人張海馬世奇。時以公論感動之。昌時與深相結。延儒遂納其言。故其所舉措。盡反前事。向之所排。更援而進之。然性素貪。又見羣論相排。益自恣。願益廣。上亦虛已聽之。海既歿。世奇欲遠權勢。不入都。延儒之左右皆小人。所趨日下。上以此懷怒。亟放之。歸昌時亦置之死。仍提延儒至都。勒自盡。如所以

待國器者。延儒雖寬厚。再出所行多善政。及死而人莫之憐。以太橫權及婪賄也。其時名流尚多在列。要皆負虛聲。無濟國事。冠一入都。烈皇帝以身殉國。而羣臣從死者寥寥。以是益為世詬厲。然如范景文。李邦華。倪元璐。劉理順。馬世奇。成德。輩烈烈就死。日月爭光。雖仇口不能不推重也。至南都再建國事。累卵宜盡捐異。同享心腹。國尚恐難支。而相仇益甚。當擁立之始。鳳督馬士英。移書商之。樞臣史可法。有擇賢語。可法意士英有所謂也。遠與姜日廣。呂大器。輩移

明季北學 卷之二十

文士英言。福王失德事。而錢謙益雖家居。往來江土亦意在游藩。若以福邸向有三案舊事。與東林不利也。士英得移文。即與大帥蒙徐功。高杰。輩持為口實。力主福王。其所揆倫序之論。自當。但與初時移書意不相合。可法遺書為其所賣。上既立。可法為首輔。亟召天下名流。以收人心。而士英一入。可法即出。為督師。士英有阮大鋮之薦。舉朝力爭之。卒以中旨起為少司馬。大鋮一入。即翻逆案。處諸清流。諸臣劉宗周。疏爭。士英之鉞。內用瑞。外用藩。帥。并收勳。皆以助

其意蓋欲逐宗周輩而內瑞勳舊從此遂不可知賄賂大行。凡察處者重糾敗官者。賊跡狼籍者皆還原官或數加超擢。時以擁立懷異心并三案舊事激上怒。上實寬仁不欲起大獄。故清流不至。跡首卒致左師。因眾憤有清君側之舉。士英盡撤勁兵以防左師。大兵已至維揚。而滿朝俱謂無虞。且欲因以破左。一時有識者謂亂政亟行。羣邪並進。莫過于此。大兵一渡江。國事瓦解。馬阮之徒身統重兵。望風奔竄。不亦痛哉。二黨之於國事。皆不可謂無罪。平心論之。

明季北略卷之二十四

主

始而領袖者為顧鄒諸賢。繼為楊左。又繼為文震孟。姚希孟。最後如張溥。馬世奇輩。皆文章氣節足動一時。而攻東林者始為四明。繼為元趙。繼為魏崔。繼為溫薛。又繼為馬阮。皆公論所不與也。東林中亦多敗類。及攻東林者。亦間有清操獨立之人。然其領袖之人。殆天淵也。東林之持論高。而于籌敵制寇卒無實著。攻東林者自謂孤立。任怨然未嘗為朝廷振一法紀。徒以伎刻勝。可謂之聚怨。不可謂之任怨也。其無濟國事。兩者同。幾東林附麗之徒。多不肖貪者。狡者。

俱出其中。然清議猶得而持之。固亦以公道拔人。其行賄者尙耻人知之也。攻東林者納賄惟恐不足。至崔魏之時。南都之攻則明目張膽。以權利為市。而不以為耻矣。東林初負氣節。每與內瑞為難。即賢璫王安亦瑞之慕賢。非諸賢之通瑞也。及其衰也。求勝不得。亦有走險與瑞結交者。崇禎之季。往往有之矣。攻東林者當神廟時。羣瑞無權。未有內通者。自呈秀覽。奉忠賢為主。而所以媚瑞者無所不極矣。若蘭輝功德誠天地間一大怪事。迄于南都而通瑞者。揚揚騁。

明季北略卷之二十四

主

語。惟恐人不知也。若爾輩之最可恨者。專喜逢迎附會。若有進和平之說者。即疑其異已。必操戈隨之。雖有賢者畏其辨而不能持。亦有因友及友。并親戚門牆之相連者。必多方猜防。務抑其進而後止。激而愈甚。後忿深。前身家兩敗。而國運隨之。謂皆高皇帝之罪人可也。顧後世之論為賢為邪。有難混者。余亦以前輩所愛重。欲推而入之。清流禍中。然余不以此壞偏念。平言其實。庶鬼神之可質也。此出夏允彝

年。民歌思不忘。謂大盜大猾。皆為李所擒治。殆盡。民得安生。錫爵蒙特召時。手疏言上于直奏一。既留中。持鄙夷之。如禽鳥之音。不以人耳。然下以此愈。其稱神稱鬼。成何國體。此疏甚秘。而三才鈎得之。洩言于眾。謂錫爵以臺省為禽獸。臺省益攻錫爵。其詞醜甚。三才多取多與。結客遍天下。憲成之左右。譽言日至。意其真足以幹國矣。然余嘗見其辨疏。謂相傳土于宮中。請仙仙語。以李三才為聖人。故羣臣咸妬之。此其言亦甚不根。大抵才而不羈。非純臣也。其豪華之習。宜不為清流所喜。或言三才初請憲成時。止常蔬三四色。厥明盛陳百味。憲成訝而問之。三才曰。此皆偶然耳。昨偶乏。即嘗之。今偶有。故羅列。憲成以此不疑。又聞一孝廉負才名者。嘗計借時。與一孝廉借謂之。留兩日。不過贖數金。所借孝廉頗愠。及至都。旅館甫定。而三才之使者已至。贈孝廉二百金。所與借者亦四十金。其撻維類如此。使以其才智盡用之。職業亦非常也。

金擅于玉士者。東林中用勝于體之士也。于諸生中

明季北學 卷之二十四

古

獨賞韓敬才。託丁元薦與結婚姻。相與至密。乃敬為鼎元。而元薦首攻之。王士禛實發其機。此又人情之不可解者。敬于賓尹往來最密。取之為元。未必無故。但敬之才亦不媿耳。敬好縱橫之學。恣色貨。自非治平之臣。要不至如賓尹之甚。每奪人妻。而壞人節也。爭論之。莫如辛亥京察。御史金明時于察前上言。察典勢必及某某。其意固在免察。而于汴北京輩以阻撓察典。嚴糾之。明時辨以阻撓何迹。北京謂侯察典。竣宜言之。于是察典尚未下。而明時先為民。然北京所謂阻撓者。不過前疏頗覺太甚。素聚奎舍死報國之疏。人亦有稱之者。但疏中自稱今年。第命該死。故舍生為此。亦可訝也。時稱察典冤處者七人。總為賓尹所鼓動耳。賓尹盛才名。一時重處。或以為賦然。繩其品行。實不究也。至丁巳京察。不平彌甚。竟無一人起而爭者。則在朝清流。驅逐已盡矣。

韓錢王鄒才。既相伯仲。又為同籍。而相仇。至甚。殆不可解也。王象春自述云。與鄒同遊西山。鄒為對偶云。敬字無文。便是苟。思其對不可得。王忽云。林中有點

明季北學 卷之二十四

古

不成材以資尹號。霍林故也。此皆輕薄之尤。韓鄒固為世詬矣。王居鄉。最為鄉人所疾。其族人亦多恨之。錢聲色自娛。未路失節。既投阮大鈞。而以其妾鄒氏出為奉酒。阮贈以珠冠一頂。價值千金。錢命柳姬謝阮。且命移席近阮。其醜狀令人欲嘔。嗟乎。相鼠有體。錢胡獨不聞之。南都被破。日與王鐸南面而坐。點諸降臣名。至鄒之麟。不應名。王鐸急欲殺之。張孫振對錢言曰。此係老先生同鄉。同籍。宜為周旋。錢領之。鄒得無恙。張孫振每對人誇此語云。非我鄒衣老幾弄出。

明季北略 卷之二十四

來聞鄒厚酬之。而鄒猶洋洋稱我不臣二姓。噫亦可醜矣。

北都死難如孟兆祥及其子章明。汪偉夫婦。凌義渠。施邦曜。周鳳翔。陳純德。吳甘來。朱之馮。衛景瓊。吳麟徵。王家彥。勳臣。惠安伯張慶臻。戚臣新樂侯劉文炳。及其弟都督文耀。大康伯張國紀。駙馬董永固。舉家焚死。武臣周遇吉。內臣王承恩。南都死難如高倬。劉那弼。何剛。吳嘉允。陳于階。錢棟。郝彪。佳勳。巨靖南。侯黃得功。魯之璵。黃蓋。侯承祖。父子陳天叙等。皆爭光。

日月與二黨皆中立。故附記于此。成德之自盡也。語其妹云。爾尚未嫁。留此何依。妹請先自盡。德哭而視其繼。其妻請繼之。德痛不及視。入別其母。哭盡哀。出而自縊。母見子女及媳皆已歿。亦慟而自縊。當德之科溫。體仁也。在杖拷訊。備受慘毒。其母多方醫體。仁于途。且欲擊之。體仁訴于上。遂之出都。謫戍。遇變。家屬盡歿。又以流離顛沛。其妹年二十餘。竟未及嫁。甫召還。而閨門殉難。最為烈云。劉理順。盛德士也。亦合門自盡。寇在中州。知其情。亦聚哭之。馬世奇。二妾

明季北略 卷之二十四

皆先自盡。汪偉與其妻對飲自盡。妻俱在左。即日歿矣。夫宜左也。仍易位而沒。南都之覆。人皆以為無可為矣。惟石麟矢死。必圖興復。禾城殺魏官。後衆情紛紛。互猜。出石麟于外。及城番破。自請入城。慷慨賦詩。自經。二義僕。二義僮。從死焉。侯明會倡義守城。其子元演。元潔。少年高才。自縊。南都被破。即發憤求死。與父同守城。至是兄弟爭死。俱為兵殺。義僕亦從死。黃淳耀初登第。即知時事已非。不受職。而歸布衣。徒步蕭然。高隱。及與侯同守城。城

破及其弟洲耀同自縊仍題壁以不能謀國為歎陳
干階官止欽天監博士間難衣冠謝國恩首自縊吳
嘉允已奉差出都聞渡江乃復回車寓干城外僧寺
欲上書屢不達及書上即白經侯承祖守金山衛殺
五百餘人力屈被擒大罵而死此數公者尤死難中
最烈其生平美行不勝書計與日史曰當各為立傳
又南都破後起義而死節草野間亦多其人未能詳
也。

流寇大畧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一

末

流寇始于秦之潰兵皆耿如相入接之師也秦地連
饑民窮賦重遂從寇者日繁其始因易劫楊鶴為三
邊總督欲撫安之既撫復叛鶴建請成洪承疇為秦
撫勦之甚力洪廉而勤將士愛戴之勦寇幾盡僅三
千人渡河入晉晉撫許鼎臣不能禦漸相煽惑由中
州入蜀蹂躪兩廣用奇劫劫總督入川為川
兵所盡奇瑜再主撫邊之入秦至秦又叛邊奇瑜下
獄用洪承疇總督陝豫楚蜀賊聞承疇來大懼盡避
入終南山中官兵圍之大帥曹其勇而歸入山據

寇為所敗破賊復關出楚豫間用盧象昇為總督與
承疇兵勦寇孫傳庭為秦撫象昇身先士卒以善戰
稱而傳庭父為邊將亦習行問事雖與洪不合其才
自優象昇用關外兵一破寇于豫而承疇傳庭亦時
時以稟間寇且衰矣邊警亟召三公入援兵退即用
象昇于宣大承疇于制邊傳庭于保定而寇又復盛
傳庭為稱病逮下獄是時楊嗣昌為中樞疏薦熊文
燦為總督增天下餉初以涪地為名蓋言領外之
地楚中遼瀾或有之而四方實無是也有上疏爭者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一

九

輒被處遂總加之額田中持設一少司農理勦寇餉
俾文燦專兵事然文燦向在關中幸以撫鄭芝龍成
功遂謂寇必可撫專意招降初寇之起紛紜無主久
之有老獍獍闖場天滿天星觀山鶴等名亦未著姓
名至是有張獻忠李自成輩漸并各寇為雄長然招
獻忠後兵肆凶悍侵奪居民皆伸寇而用民獻忠旋
賜去其勢益張文燦遂論傳寇既復叛嗣昌乃自請
勦寇贖罪上為賜坐設宴賦詩以寵之雖大帥及司
道皆得以賜劍自戮之權重甚楊至楚申軍令鼓將

士一時赫然旋敗獻忠。而圍之瑪瑙山中。獻忠出戰。墜馬。幾被獲。楊勳功可成。先是嗣昌在關時。講練兵十餘萬。各鎮用以破賊。特加練餉。使浮于遠餉之數。至是即撥遠餉以充勦寇之用。餉足而民怨已極。獻忠被圍久。整山徑走入蜀。嗣昌聞。擲印提春。遂論。辟蜀民為訟。竟不之釋也。獻忠遺奸細入襄陽城。與獄中大盜相通。又遣寇偽作商人。運車入城。兵器皆藏車中。至則內外相應。城立破。襄王被難矣。寇自發難以來。未嘗破藩封。傾重鎮也。自襄陽破後。勢遂

明季北略

卷二四

滔天。關賊李自成。又破河南府。福藩不屈。被難。關賊得珍寶。無算其勢益張。嗣昌旋及。或云服毒。或云病。沒死而上。終心憐之。明年春。關賊再圍。開封府。前後且百餘日。城中斗米十金。草木皮筋皆盡。及人相食。上令各鎮進兵救援。皆不能至。初次圍城。賴大帥陳永福及其子德力戰却之。至是永福父子亦被困。而河忽大潰。城沒。周藩與守士諸臣皆走高丘。得免。百姓死且盡矣。或謂城中人自決堦河。以便出走。然河堤向高于城。以歲修俾勿壞。寇既圍城。堤久不修。其

潰。固宜。上為之悲痛。出孫傳達于獄。為總督。悉發秦晉兵從之。傳達大治兵。自謂必能破寇。上亦屢趣之。出關。傳達銳而疎。寇屢偽敗。以誘之。深入一戰而敗。軍資蕩寇。遂入關。據有長安。傳達走死。先是寇所破城邑甚多。武弁多失節。而文臣未有降者。至是秦中方伯陸之祺。輩多蒙面屈降矣。寇即由秦入晉。所至風靡。止先遣關臣吳牲出督師。牲遂逃。未行而獻賊已破武昌。晉關臣賀逢聖死節。上怒。熱往旋。逮問。諭戍獻賊所。至殺戮無子遺。而關賊稍減。民遂以聞賊

明季北略

卷二四

為不殺人。至即降。幾不留行。惟榆林力守。與賊殺傷相當。破城之日。皆聞死無一降者。榆林多將將救也。寇渡河而東。關臣韓煥。撫臣蔡懋德。皆死之。平陽郡守張璘。然迎降。且為之用。上遣關臣李廷樞督師。隨送之。出荷以殊禮。然兵餉皆絀。選京兵從行。中途多散佚。李至真定。不能前。而寇已逼矣。李為寇同姓。得不死。傳聞寇稱之為叔。後復臣寇。李生平頗負重望。至此殊可恨。寇一從真定來。一破居庸關而入京師。詞臣李明睿建議。當遣科臣光時亨疏阻之。又有言

南官直出撫軍于南亦不果上已遣閣臣魏藻德方
 呂貢屯田練兵淮揚間後以冠始留之羣臣建議者
 紛紛而城守卒無料理十五日尙館課庶常十六日
 召對館選十八日冠已從通州至都一到即破彰義
 門矣內城尙未覺也上自縊于煤山自以身失天下
 不欲以衣冠見祖宗裂冠毀冕而崩猶書衿以不殺
 我百姓為戒聞者莫不痛絕而冠已馳騎入城矣自
 成入宮舉帝后之靈出置廷衛傳聞素棺置盧蓆棚
 中有僧以麥飯為供萬姓無不感慟而羣臣無有拜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四 肆

塚者自死難二十餘人外皆臣賊各官報名出見皆
 趨至廷中立候竟日不許見亦有潛身得免者但先
 帝神聖身殉社稷千古所希而諸臣死難者寥寥大
 可恨也。大抵野史所記降寇諸臣鮮不實者而南都
 初定六等之案總以有各出入及門戶相仇者則陷
 入之有一星士從梁溪來云梁溪一友記從逆名姓
 事實詳而確余擬作一書亟往索恐未可必得耳案
 屢定屢移蓋恐一定則無從索賄故為出入遊移留
 不結之案即死難最烈者亦必索賄乃為題請自成

每登御座即眩人皆知其無成者是或邀神靈以呵
 護云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四 肆

終

甲申傳信錄目次

卷之一

唐謨留憾 於本八月至甲申三月紀

卷之二

孫塢裏羊 秦晉燕死雜諸臣

卷之三

大行縣乘 甲申三月在京殉難諸臣

卷之四

阮鋪遺囑 李閩榜標諸臣

卷之五

槐園衣冠 李閩除授京省偽官

卷之六

赤眉寇略 李閩始末

卷之七

董孤刺策 甲申前後楚家燕齊事略

卷之八

秦即餘鈔 吳三桂附吳復仇始末

卷之九

交國疑迹 偽太子始末

卷之十

使臣碧血 左懋第北使殉節始末

甲申傳信錄叙

甲申三月李闖蹂躪晉地取宣府大將薊都都城九門甚闕余以三月十有二日南步出左安門闕寺人詰之而反十五日晨起東步出齊化門門者以為謁東嶽大王者也不詰而出獨與王氏子東走日步行八十餘里止寶坻之梁城所村廟中數日聞闖入京師遂不返復東行訪路于遵化謀之道宿山麓之大安村村人秦姓者訊予何行予荅曰闖寇已入京欲謁督臣以募兵闖左闕益萬人趨京師京師不難

傳信錄序一

復也泰曰此村以東至關門故嘗鏖戰將敵從軍伍之列者最夥徒以餉匱而令賞不明故意退不復事軍公能使督臣以大義令之即萬人可集也明且遂行北至遵化則三月之二十六日也撫臣宋推已拜聞節度使督臣王永吉剛髮逝去而遵化守土之臣方設彩亭寵崇拜讀闖寇傳諭郡縣之檄于是予與路于相與愴然自廢而無所復謀矣止數日路于遵海而南予以勞氏在都復步行而還四月十六日復入京師以故自李闖犯闕至十六日以還都不大

詳且一時人士四方咸集常有紀錄可觀予是以置而不書而徒滯跡于燕三年丙戌冬客從江南携甲申事未所載國變錄甲申紀變國難紀聞見聞紀畧國難睹紀變記確傳燕都日記陳生再生錄程源孤臣紀哭陳子策揭凡十餘家繁猥不倫其端茸出一時簡策無所折衷予于是博蒐見聞勤咨與雜諸賢講求實錄刊謬芟蕪補闕遺類分為十篇自丁亥至癸己之秋更七載而後勒成一書名之曰傳信錄而繫之甲申所以成一代鼎革之言也或曰予之所

傳信錄序二

言皆信而無疑乎曰作春秋者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者異辭所見三世所聞四世所傳聞者五世世遠而聞見因以不齊三傳所以多龐也太史公成一家書而年表與記傳之年世家與列傳之事或自為抵牾者多有亦傳聞者使之然也予雖採之記說諺之耳聞猶從及見之年予敢以自欺者欺人哉所與孰簡之臣不以忌諱于當時之士謂予狂言可矣予何疑為

當湖 樺農 錢鼎撰

甲申傳信錄卷之一

彭城錢 撰著

香謀留憾

大行皇帝御諱由檢

光宗第五子

熹宗弟初封信王

熹宗七年丁卯秋七月崩遺命以

上繼大統遂即位

按熹廟大漸時廷瑞將擁立以魏良卿為攝政母后臨朝稱制張石心不允力贊熹廟遂召上入受禪上欲辭張后遂曰皇叔義不可辭且事急矣宜速謝恩上因

傳信錄

拜命即遷上別宮熹廟遂崩親忠賢及諸臣施恩來等侯詔于外頃之英國公張惟賢入抵殿樓宮

上遂明斥戊辰改元崇禎

上英斷天挺承

神廟

熹廟之後反前熹廟和黨飾精謀治勤。然有中興之

思然疆事日警中原內寇加以飢饉游至寇殺橫出

拮据天下十七年而神器遽覆遂死社稷嗚呼神謫

霄電曾不一舒其懷其留恨何有極耶臣癸未仲秋

入都迄甲申之變所見聞者具述其略其他政紀職

在太史非臣野陋之所能及近叙危亡之故。曰香謀留憾以俟史者取裁焉

崇禎十六年癸未秋七月

上將行秋郊禮以貢士大典禮臣俱董閣事初十日命

成國公朱純臣代之先是滿洲以壬午秋入南至河

陽徵兵四方明年春始集而滿洲且出

上命督臣范志完過其歸路以隻輪不返為功輔臣周

延儒請視師誓不負詔

上從之二臣以大捷告而滿洲盡出初聞捷時

傳信錄

上大嘉賜太平宴及二臣好覺

上怒甚罷延儒故歸收志完及趙光抃下獄以滿洲入

故公車道梗貢士更以八月二十七日放榜會元陳

名夏一榜凡四百人

九月十四日殿試賜楊廷鑑宋之繩陳名夏進上及

帝當是時聞款二寇交馳楚豫荆襄之間烈燄甚熾

國家乃亟兵礮制是固指上懸奇謀異勇富國強兵

四科募士而應者萃鮮于是進士陳丹衷疏薦副總

兵成大用以招練廣西土司力掃群寇疏上

上大悅之

冬十月授陳丹長河南道監察御史奉勅徵廣西賦稅為兵餉使協成大用練兵廣西而閩寇已陷秦閩矣語詳疆場裏章中

十一月以潼關陷命余應桂為秦督李化熙總制三邊應桂憂懼而泣及陞辭請曰不益兵餉臣雖去無益

上為之嘿然中樞速之行至晉一無所為遂巡河上而西安已全陷矣賊既入西安遂定三秦僭位稱號謀

傳信錄

渡而東河余應桂方閱兵河上聞賊將至遽走太原是日殺舊督臣范志完趙光祚吏部文選司郎中吳昌時鎮臣薛敏忠

光祚九江人乙丑進士崇禎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滿洲破薊州十八日光祚始入京先是光祚以

勅諭市訖流廣西是冬開命選會計家費二十七萬七子各與三萬以三萬奉老母自攜三萬入京周廷儒遣長隨楊索銀五千光祚勉與三千補薊遼總督受事未幾竭費楊士廷儒范志完盡放滿

洲以出而光祚與戮莫不傷之

十二月以丘瑜李建泰范景文方岳貢為相是月舊輔周廷儒復徵入京賜死十五日戒五城清道馳西域所獻千里馬城上試之尋罷二十日賊從沙湖渡河攻平陽知府張麟然以城先降而三晉聞風靡矣崇禎十七年甲申春正月朔旦朝罷

上揖閣臣賜茶閣臣並云庫藏久虛外餉不至一切邊費列不可緩所恃者皇上內帑耳

傳信錄

上嘿然良久曰今日內帑難以告先生語果潛然淚下初十日賊牒文兵部署以大順永昌年號約戰言二月初十日至兵部執詢之乃京師人從涿州還道過逆旅人暴病云山西巡撫移文期是日到誤則常斬病劇不前與銀十兩使通兵部以為詐斬之

上以賊急召對輔臣曰諸臣獨無能為朕分憂乎李建泰自言臣西人頗知賊中事臣願于本地募餉百萬治兵勦賊不則毋使東渡建泰復奏進士石崇願單騎走陝北連甘寧鎮兵外連羗部召募忠勇初翰義

餉勒賊立功否亦內海西河托庇延安使賊不得東
渡上欲用之建泰復言俟臣到西酌其可用請之十
六日命輔臣李建泰督師勦賊告廟賜劍
駕御正陽門樓餞之曰先生此去如朕親行

上目送之二里許方還宮以兵部主事凌剛監軍是日
風沙大作占者以為不利行師而建泰所乘轎折扛
時京營總兵王家美率營兵五千從行十七日從兵
逃歸者三千建泰氣阻遲而行日行不過三十里
時進士程源送建泰至真定曰相公此行當兼程抵

傳信錄

五

太原收拾三晉以蔽神京若三晉失守無可為矣十
九日吏部奏秦寇窺渡三晉披靡賊馬未列而城池
已空偽據方傳而人心皆亂議復保督重察警守邊
行緝感煽急煉漸謀聯絡六事而緝煽感責之秦人
為科道官者密廉之恐為伏奸以應寇也二十八日
平陽臨晉沿河州郡悉置偽官余應桂及諸將聞平
陽臨望風爭避太原無兵矣

二月初八日賊至太原以數卒上城開門而入殺太
原知府撫臣蔡懋德而政趙建樞死之先是李建泰

至東平兵不頗戒百姓閉門不敢納兵諜三日乃入
城前鎮總督王永吉請撤寧遠入保京師太常卿吳
麟徵其疏力贊其事時真定知府丘茂榮聞賊警移
家屬于城外總制徐標執茂榮

軍不獲然標伺標登城查守樂劫縛出城殺之磔獄
出茂榮茂榮遂謀所屬州縣約叛行賊是月
上以太監盧性寧高起潛杜勛等十人為天津通州薊
鎮宣府山海山東兩淮江浙兩粵各鎮監軍二十六
日命戶部尚書倪元璐歸翰林院尋事專候聽講別

傳信錄

六

推戶部尚書既以大理寺寺丞吳履中為戶左管尚
書事二十八日
上命閣臣傳五府六部各官入授以手劄各修戰守事
宜稟進

上御文華殿各劄既進左諭德李明睿少詹項煜請
上南邊御史李邦華請太子監國南京
上反覆觀之怒甚少間色漸平事竟留中不發

三月初一日召對陳州生員張鏗中左門進三策首
請皇太子監國南京擇一二老臣忠愛大臣輔之左

諭德李明壽請南邊日日上奏翰林院尚書倪元璐
都御史李邦華請太子監國南京

上曰朕方責諸臣以大義而使太子出是倡逃也其謂

社稷何會科臣光時亨具奏以為不可議遂寢是日

昌平兵變官衙民舍焚劫殆盡撫臣何謙捕斬亂首

撫之初二日榆林陷告廷議調寧遠總兵吳三桂山

左總兵劉澤清蒞督王永吉等內桿三桂道遠未進

澤清不奉詔道遼吏科給事中韓如愈殺之以如愈

嘗糾澤清跋扈也澤清嘗云天下有變山東不為他

傳信錄

七

人有耳初三日傳諭守城盤詰出入命輔臣魏藻德

兼兵部尚書駐天津調兵方岳貢兼戶部尚書駐濟

寧督漕會北人上言各官不可使出出中潛遁無

為制止日者遂止不遣允輔臣陳演將德環致仕回

籍初四日賊陷寧武鎮臣周遇吉戰死之命棄城伯

李國禎練京營兵守西直門敕天監奏帝星下移詔

百官修省而大臣官職飲酒高會如平時初五日李

廷泰以病告兵士逃亡略盡

上特發內帑數萬調宣府太監杜勛山海總兵唐通協

守居庸關初六日會議措餉凡在徵如曾纓侯恂董

象恒王志舉王永祚陳睿謨鄒二陽等皆擬充餉贖

罪吏部尚書李遇知議以勲威世臣加爵大小諸臣

論獎各捐助餉銀

上然之江南大臣士民共舉舊司馬張國維為浙直總

制練兵輸餉報如議加總兵唐通吳三桂左良玉黃

得功伯爵劉澤清蒞芝龍世襲都指揮使協勦諸寇

立功加侯先是榆林舊總兵姜讓降在賊中至是讓

先騎至大同大同總兵姜瓖迎賊賊陷大同巡撫備

傳信錄

八

景瓖死之初七日召對新翰林官于左中門探花陳

名夏先有指募山東義勇等事疏言准揚要守宜

練兵重鎮正對稱者即御前拜命為戶部兩科都給

事中兼翰林修撰許以不日重用召夏薦翁討方以

智中書劉中藻以智具疏請出淮上招集豪杰中藻

亦請出外募兵俱未報初八日

上召戶部侍郎吳履中入問布內現銀幾何答存八萬

上曰以備城守雖各邊月餉亦不可發復中極言若無

九邊京師安守

上不聽是日賊至陽和副總兵姜瓖叛降官民或推牛
載酒以先或預為大膳進膳至有掠民子女以獻者
京城門鎖鑰益嚴初九日賊陷宣府巡撫朱之馮死
之大同陷報以司禮監太監掌印王承恩為京城內
外提督初十日大原伯張國紀捐銀二萬助餉特遣
東廠太監徐本正進國紀為侯因加以爵諡諭嘉定
伯周奎奎止捐一萬其餘勲貳無及萬者

上懸令助餉陳爵有差借餉及萬者建坊太監王永祚
曹化淳捐至五萬其餘至三萬王之心捐銀一萬而

本正獨加多于永祚化淳所捐魏藻德首捐五百金
陳演既放未行復召至

上前極言清若從未向吏兵二部討一缺為辭而百官
相率共議出餉或以衙門或以省直各彙集出之如
浙江六千山東四千之類即晉等山東共輸至三千
一百刑部尚書張忻捐九百金足之然所派亦不太
均多有擁厚貲而不樂輸者先後所捐僅至二十餘
萬而內臣有怨望者或題宮闕壁云此處不留人自
有留人處十一日頒澤已之詔盡捐加派三餉募輸

李自成者爵伯賜銀萬請賜從及降賊者皆許帶罪
立功因諭已調各路官兵凡忠勇之士倡義勦王有
志封拜者水陸並進錫板印

上聞御璽張示各處十三日增各門兵餉益不給人止
給錢可是日賊至居庸府通社勦叛降盡獻帑餉撫
臣何謙帶罪協守居庸逃去賊遂入関采勢疾捲人
心震懼

上自是月初三日始召大臣群寮議事絕無要竅
上顧舉朝無人每回宮必痛哭而入各門分設大將軍

紅夷諸砲砲所仗處立營守之每日以部屬輪督九
門三大營兵屯于門外統帥衛官而已十四日居庸
関陷起用舊司禮太監曹化淳督守彰義門十五日
京師九門俱閉風沙大作正陽門武安侯何左旗竿
中碎為兩橫道上十六日賊由紅門川安攻昌平州
總兵李守鑽及監軍大監並逃去日賄犯十二陵焚
享殿代松柏自西山連營達沙河無隙地且犯阜城
門終夜焚掠火光燭天是日
上台對各官凡三請臣懼無措都城女牆共計五萬

曰千有奇京營兵向無實籍多為大瑞隱佔加以癸未疫死甚衆其精銳者又為新遣內臣選去時登陴止老弱萬數千人太監萬餘人凡三女牆止一人瞭望放砲射箭不徹晝夜無造飯者兵皆飢餓不堪初時有太監送飯或以木桶聽衆卒攪食之至是不復送飯城兵遂有死者

十七日賊分兵東至高碑店西薄西直門砲轟震天人情惶懼鎗子飛入城中如雨西直門塌其一角登陴太監褚憲章放神器大砲砲炸燒死

傳集

十一

上令各監局掌印以下大小太監俱充城哨于是每女牆始得一人而收灶未立卒以錢抵市取食上城兵餉倍艱是日厚載門有小民捐銀三百兩又一老人年六十餘久居彰義門外時避入城中一生所積僅四百金痛哭出諭戶部

上皆官以錦衣千戶時
上召九卿科道官議下命兵部速調兵勅王諸臣束手無策

上泣下諸臣亦相泣下或言乞員當今之急無考選科

道承是新授御史一十八人添督九門起用舊給事中章正宸而戶部侍郎吳履中復申捐贖贖罪之議遂出曾纓等于獄時賊攻甚急城勢守艱會議各省紳民協力登陴分守各門並出貲養兵魏藻德謂上曰營兵屢經守城尚胆怯善驚走百姓非素習益畏懼一人驚走搖惑衆心至致悞事

上以為然遂禁官不得登城登城者惟大司馬及文武京營巡視各官數人而已餘雖守門師寺科道官都不得上而閉紫禁城東西長安各門甚嚴輔臣入閣

傳集

十二

詳驗始入是日賊遣復監杜勳絕城入講盛言李闖人馬強衆議割西北一帶分國而王并犒軍銀百萬退守河南當局茫然無應內臣告上

上密召見之平莖輔臣魏藻德在焉勳具以前事奏上且言關既受封願為朝廷內過群寇乞當以勁兵助制逆藩但不奉召與視耳因初

上加請為便

上語藻德曰此議何如今事已急可一言決之藻德不答嘿然曲躬俯首而已

上憂感不能坐起龍椅後蘇立再四詢蘇德定議蘇德終無一詞

上命勛且回話朕計定即有旨約封復繼而還營勛既出

上以蘇德不言且勢困推龍椅倒地而入蘇德遂出薄

落坐西直門太常卿吳麟徵登城望賊勢難支急馳

入朝欲面陳要事遇蘇德于朝門語之故蘇德云

皇上已煩甚方休息不必入也手挽之出

十八日辰刻

傳信錄

十三

上傳取箭簾數千掛紫禁城內先是召對每傳奪翰官

四員侍

上自二月二十七日始至是詞臣楊士聰與焉自辰至

午

上又不出詞臣因言左吳俱封伯而劉鎮近在東省獨

不與恐有他變請魏范諸老出閣議之即具揭封東

安伯左都御史李邦華奏言新御史周亮工朱即錄

劉令尹皆著著初城守急宜用之登城疏既入因系

前門欲登城一望兵勢中貴拒之而逆賊攻平則門

守將賀珍戰死之時淡旬陰慘日色無光是日大風驟雨冰雹雷電交作人情愁感午刻而止賊攻彰義門以叛監杜勛嘗射城上監軍太監曹化淳忽被門賊遂入薄內城及暮內監有諷

上遠附者

上同內監登萬壽山頂四望逆時知事不可為遂回朝

宮清一數遣內監密勅新樂侯劉文炳駙馬鞏永固

各帶家丁護送出城南遷劉鞏疾至內殿見

上曰法令素嚴臣等何敢私蓄家丁即率家人數百何

足以當賊鋒

傳信錄

十四

上領之又召首輔魏藻德言事語密不得聞久之

上顧事急將出宮分遣太子二王出西進酒酌數杯酒

皇后同日大事去矣爾寧死索妃遽起走

上校劉進之曰爾也宜死毋及爾未仆再母之仆焉目

尚未暇 皇后急返坤寧宮自縊

上巡霽寧宮長公主年十五

上目之怒曰胡為生我家欲母之手不能舉良久忽揮

劍斷公主右臂而仆坤寧宮主并保之昭仁殿而遣

宮人譏懿恭皇后太妃李氏並宜自縊

上自化劍至坤寧宮見皇后已絕呼曰死後好遂召提

書京城內外太監王承恩至前語良久殊諭內閣命

成國公朱純臣總督內外諸軍務以輔東宮并放諸

獄因事具成國公語中因命酒與承恩對酌漏下三

鼓

上攜承恩手幸其第脫黃巾取承恩及韓登貴大帽衣

靴着之手持三眼鎗隨太監數百走齊化崇文二門

欲出不得至正陽門將奪門出城軍疑為奸細弓矢

傳信錄

十五

下射守門太監施砲內向急答云

皇上也而砲亦無子弗害

上倉遽還宮易袍復與承恩走萬壽山入巾幘局並縊

上無他服止御白綾時龍短襖一襲跪一足而前請內

監宮人各紛當從東華門出咸以為紫禁走矣時賊

以五鼓攻正陽門未克餘各門率用木枝梯城先攻

東直門光時亨首降御史王章不屈被執而德勝齊

化阜城宣武正陽五門一時俱啟

十九日平旦城中萬津守城者爭下梨棗衣服征靴

而走賊奔入城內者悉登城抱箭而投大呼曰持箭

開門者不死于是人爭拔箭而戶設永昌香案爰是

時自成騎兵破西直門執葉城伯李國禎至翠華城

報自成入自成至門偽軍師宋獻策曰先安民乃可

入自成從之拔箭去簇向後發三矢約曰軍兵入城

敢傷一人者斬以為令下有黑氣湧門而出獻策曰

云氣也避之因尊自成以午刻由德勝門入先是夜

監杜勛亦從德勝門射書約降故開門以待司禮監

王德化率內員三百人迎于門外自成許以照僧掌

傳信錄

十六

印而曹化淳導自成從西長門安入大內自成發三

矢射承天門上堯乃入宮見李妃公主于地噍

上大恚令伏還本宮調理後袁妃不知所之公主強起

出就嘉定伯第是日新樂侯劉文炳惠安伯張慶孫

宣城伯衛時春左都督劉文耀駙馬鞏永固皆開門

自盡東閣大學士范景文戶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倪

元璐左都御史李邦華副都御史施邦耀大理寺卿

凌義渠大常寺卿吳麟徵刑部侍郎孟兆兵部侍郎

王家秀翰林侍讀尚書胡香巧馬世奇論德劉理順

蜀討江條戶部都給事中吳甘來太僕寺寺丞申佳胤錦衣指揮王國興李若理御史陳良謨吏部員外許直兵部郎中成德主事金鉉觀政進士孟重明皆死之語其大行驗來自成不知

聖駕所在乃懸令募獻者爵萬戶侯賞金萬首告者賞金千并搜太子二王

二十日嘉慶伯周奎獻二王入朝見闕。遣偽都督劉宗敏收養之午刻賊卒李才得

上崩駕于巾幘局墨書遺詔于前襟云自朕躬失守社

傳信錄

十七

稷無顏冠服終于正寢又云各官俱赴東宮行在自成命以西扉上及承恩置東華門側用錢二貫市柳木棺以殮枕以上視覆以蓬蔽既而皇后同氏亦從東華門出置龍文枕上藉以錦褥覆以錦被而

上猶暴露遂撤錦被覆

上焉

二十一日

帝于茶庵自成用太監王德化言易

上以殊漆梓宮及皇后梓櫬而

上穿空靴或問之一內監曰鳳不翼頸龍不翼脚時在旁痛哭者兵部主事劉養貞也時內臣請祭焚俱以帝禮自成許焚以帝祭以王于是光祿寺稍供祭品以獻

二十二日其帝冠服后段服數內侍為

帝梳髮尚冠入殮鄰民有叩頭痛哭者官員有過拜者有遷道從南遠行者

二十七日黎明偽旨令叛監略其儀從移

先帝及后梓宮于城外二王俱青巾至梓宮前拜悲慘

傳信錄

十八

不言因過成國府用飯五西兵從焉成國夫人常氏朝二王卑五兵催送梓宮二王至門而返尚不果焚四月初三日黎明蒙焚

上及后于田貴妃某臨皆惟太監百姓而已以

甲申傳信錄卷之二

嵩城 錢 軾 著

疆場稟草

甲申之變從死社稷者頗有然以一日之死塞平時尸素之愆未可得當也惟東門提師在野其勢倍難故總督留憾以在外死事諸臣繫焉馬伏波云大丈夫當殺身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安能死兒女子手中耶諸臣雖無功而自殺其志氣有足多者故誌疆場稟草以風之闕之犯闕由秦而晉而燕故先陝次慶陽次榆林次山西次寧武次大同次宣府而以京師終焉

陝西

崇禎九年丙子孫傳庭以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傳庭字白谷山西代州人己未進士擒劉王高迎祥殺之十一年加兵部左侍郎賜尚方劍總督各鎮勦流寇是歲滿洲入關燕齊調傳庭總督保定十二年被劫下獄久之陝西總制汪喬年字歲星浙江遂安人壬戌進士辛巳陝西巡撫本年陞兵部右侍郎兼

傳信錄

右僉都御史總督三邊為中軍將賀人龍所賣陷在賊中人龍者陝人長大有力秦鎮精兵比盤辰鄂縣最多涇陽三原牛人皆人龍所轄以故賊自偽喬年威重自尊與人龍不協人龍意欲私交賊人知喬年師期偽為駙夫扛喬年入營欲降之喬年不從遂觸石而死繼以總制則傳宗龍也宗龍字務芬雲南昆明人庠武進士己卯歲為司馬廉辰下獄辛己秦督人龍復賣之賊又知師期如前給宗龍過一縣城內約曰總制欲生毋多言第呼城開門共入即無恙比至城守者以總制未將納之宗龍乃大呼曰我為流賊爾至凡所來皆寇母開門連舉炮縱發憤句恤賊與賊共盡可也賊怒急撤宗龍入營寸磔之于是寇勢猖獗矣當是時朝廷以傳庭擒高闕功復得為兵部右侍郎督理京營援兵而汪傳相繼失利壬午復以傳庭總督三邊尋加欽命督師總制秦晉應以豫川楚黔勦賊兵部尚書傳庭既至知汪傳皆以廉殺自責與人龍不協致敗因降禮恩沃之而人龍自以賊而總制懼罪每謁督必從卒四十人從其後

以傳庭意決無猜不復嚴陣遂撤從卒止一僕從而
侍庭潛或從官壯士來陳圖之矣復後人龍至計賊
情軍武技以善射自矜因命之射而未持弓矢未遣
從人歸取之庭傳曰朝止獨罪汝奈何人龍曰何罪
從官壯士二人遽杖之曰毋行可徐議耳人龍欲奮
絕脫去扶蓋堅就庭柱統之壯士即從後拔劍斬之
人龍既斬即曉諭其部衆曰願去者即行願入伍者
照冊領餉願人龍報復者即決斬可也諸軍乍驚詳
議不齊仍以去與決戰皆無名並復入伍而以翻山

傳信錄

三

鷄高杰為中軍將悉統其衆自庭傳至既悉力以繕
甲士五千變趨勦冠于萊城重兵涉遠賊衆奄至
秦兵盡潰甲馬無一遺諸將帥僅以草騎走免傳庭
歸復募卒定伍而馬匹絕少即限諸將共輸以贖棄
城覆陣之罪騎兵稍足暨歲餘募兵亦四萬而孫祥
倫野之卒居多練習未備傳庭急堅守俟較武燭熟
然後止陣而闖寇方橫馳于汴汴河洛之間癸未秋
廷議詔傳庭出關勦之傳庭意且不奉詔而偽張師
期以駭賊聞懼益集勁兵數萬恐不支而張獻忠在

蜀關乃遺書獻忠言孫督兵且強破豫必移兵于蜀
吾削齒甲不可不助也于是獻忠遣精兵萬騎助關
關勢益盛然孫亮且不出關秦撫馮師孔數言頓兵
久安非制是命賊意也且寇日強橫將何所終傳庭
曰出師有期當圖萬全以報朝廷無煩中丞慮馮故
督之行曰行師既有期甚善命從吏速治酒餽兵餞
督師既餞孫不得已以八月二十日治兵出關遇賊
賊匿精銳先以所擄居民為前鋒乍戰斬獲之速以
捷聞疏云有逃自賊中曰者言賊聞臣名皆驚殞臣

傳信錄

四

誓清楚豫不以一賊遺君父憂而不知乃賊聞也因
追賊至境外聖聖相峙隨糧晉餉濟軍車牛絡繹三
晉駭然會天雨三日餉不至人馬飢斃總兵白廣恩
等謀退兵傳庭不許曰若退則潰不可止不四聲言
進戰使賊聞風而遁亦且可待餉至賊謂知之明日
批精騎摩壘軍中聞賊至即奔潰棄甲山積騎兵悉
退入關時九月五日也傳庭至關隨遣潼關鎮將倪
從龍急督所部壯兵屯商洛口使賊毋驟進從龍所
部不過千騎度不支強行而叱聲從內發矣當是時

騎兵先爭入關步卒後至賊見之獲所乘甲仗甚衆
 即後步兵裝雜入潼關內伏兵既多炮聲一震關
 門即開初六日潼關遂陷從龍閣炮發遂逐寇已塞
 路不可行乃從關道趨西安諸帥悉頓兵城下不得
 入而寇隊已悉薄西安矣諸帥倉皇無戰意西安人
 王根子松降賊十二日根子率健卒斬門關西安南
 門縱賊大入道臣楊王休及方伯已下皆降西安遂
 陷孫傳庭舊留西番喇嘛僧二百餘即日擄之西去
 撫臣馮師孔潛遁不知所之向傳殉 誰者謀高杰遽走涇陽

傳信錄庚辛 五

三原悉男女金帛肆劫以行一時殉難者凡七人焉
 潼關指帥三人一姓李一姓盛一亡以凡十月六日
 並自殺陝西按察使黃炯字季侯河南光州人壬戌
 進士城陷自縊長安知縣吳從義守歲首浙江山陰
 人亦衣冠也以廉能聞城陷投井死賊嘗之聘其家
 屬渭南知縣楊瑞字杏園山西高平人庚辰進士癸
 未陞兵部職方未離任而西安告陷遂自縊秦府長
 史章世綱字闇然浙江會稽人城陷亦自縊死一作

變陽

威 威

關既入秦所至州郡皆望風歸附獨慶陽恃城堅相
 持不下火炮肆發傷賊三萬屍填城濠幾平賊乘濠
 平而慶陽東城守者皆婦女賊遂從東城破之慶陽
 道石參議段復琪號薇繩山東陽穀人甲戌進士盡
 家為縊死遂自提刀殺賊手刃數十人自刎

榆林

榆林舊鎮素稱忠勇西安之陷總兵姜讓棄榆林趨
 降賊其餘將士調往尤世威等有疏疏最得即殉者
 闕抗賊不降賊以數萬騎攻榆林榆林伏銳騎開門
 延賊入盡掩殺之賊怒奮師大擊又破之賊奔師
 攻殺賊甚衆堅守不下賊忿甚掘城為大窟用砲震
 擊崩城數丈城遂陷屠盡惟精兵逃入外邊州地
 而尤世威等俱殉霍廷疏疏道臣殉難有仰仁等亡
尤世威 尤世威 尤世威

山西

癸未十一月二十四日賊至安邑燒西門知縣房之
 屠跳入井中賊鈎出殺之提督何門等聞巡撫山西
 副都御史蔡懋德字雲怡南直寬山人己未進士茹

傳信錄庚辛 六

常齊清約素守甲申春德德被論當去以賊警候代
寇出關晉兵禦于河救不在寇遂渡入太原德德自
縊山西布政使司左右政趙建極字佐司河南永寧
人已未進士城陷焉賊而死

寧武

鎮守山西兼代州三關總兵司遇吉字翠庵遼東錦
州衛指揮驍毅絕倫守禦勤肅駐劄寧武關平時遊
選部下降夷胡婦二十人人皆絕悍騎射精捷支粟
與糈將俸等更選徒丁之無藝者各一人事之為夫

甲申傳信錄

七

婦而臨陣不役徒丁役胡婦燕非至急不役之以故
行師殺賊過當甲申三月賊犯寧武寧武兵止四千
遇吉同其妻並率兵力戰人皆奮勇無不一以當勇
斬級萬餘而寧武亦略盡遂賊入城。陷復巷
斬格殺百人尋收入合聚家傷共焚死胡婦二十人
其自伏中室同其門繫遇吉所乘駿馬于衢賊衆
同心憚遇吉不敢驟窺其舍而又斃心駿馬無守者
試引奔之至即胡婦引強弩連發斃百數十人矢竭
亦盡赴火死賊恨甚遂屠寧武無一遺者賊入京語

及寧武皆云使所在皆若司公殫忠盡力我爲烏龍
至此政言遇吉者莫不驚歎服號稱天人

大同

巡撫大同右僉都御史衛景瑗字帶黃陝西韓城人
乙丑進士寇陷大同執景瑗母脇降景瑗曰此膝不
屈第二人可即殺我。因應痛苦汝帶以老母在恐
移之慘禍亦姑息耳威脇三日不屈飲食亦弗接自
碎其首于賊門之石獅子而斃母夫人之既執也曰
我爲朝廷命婦子爲朝廷大臣豈食賊養焉賊不絕

甲申傳信錄

八

而死大同兵備道右叅議朱家仕字崑海陝西河州
人戊辰進士廉直耿毅三月七日賊薄大同總兵姜
瓌伴以觀兵設伏出城迎降復入城其部卒望見家
仕趨馬湖之家仕知事去身進入署出索二千金盡
給史從曰我未嘗取大同民一絲此家自携來今罄
業與汝衆煩汝帶爲我壘石掩井以畢亦志于是悉
大小家屬凡十六人盡投井中衆爲掩土相哭而去

宣府

巡撫宣府右僉都御史朱之馮字幼齊南直徐州人

乙丑進士時上克廢他日久之馮履任未幾而寇在
忽迫廉設講馮幸信常三月十一日寇至好鎮王
承胤欲縛之馮以降之馮喻以大義洞悉順逆利害
之說衆莫聽之馮知難作起投池中死僕急出之復
旬繼遣疏陳守禦事甚析
上嘆悅贈未及而都城陷矣

京師

西二營將軍賀珍保定人忠勇天成性直不回臨陣
果殺無所怯賊既迫珍心平則門外部卒素練及至

傳信錄

九

迎戰斬賊甚多部下無不人人力戰斬卒少止千騎
漸殺傷至二百騎皆力斬不休珍度不敵叱卒去我
自一人當之即卒漸解散卒猶不忍離從珍問陷陣
力戰而死千總徐文傑順天人賊逼而文傑心德勝
門外賊至率部卒迎至阜城奮勇直前苦戰死京營
兵四十餘萬部將以千計臨敵力斬死于橋市者二
人而已嗚呼

甲中傳信錄卷之三

彭城 錢 著

大行駭乘

稽古之失天下者有矣不稱同死社稷之為賢飛廉
死商之難惡未與紂之屍皆不可為忠長惡速亡罪
之大者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弑君三十有六
而稱死君之難者三臣宋督弑其君與夷而及大夫
孔父宋萬弑其君捷而及大夫仇牧晉里克弑其君
卓而及大夫荀息燕皆死于亂臣殘殺而非引經自

傳信錄

一

裁者也衛之石碣號為純臣不死州吁之難齊晏嬰
以賢相而不受崔杼之禍周召二公著共和之勳不
與流瀆之害人臣謀國之忠豈徒賢于一死者哉如
皆死而已耳是社稷可以墟國君可以亡天下可以
拱乎而授賊所稱謀人之社稷謂何而徒以一死自
為也三代而下所得與社稷同亡者往往而有近代
之烈則莫不以交信國為稱首然信國非以主亡而
盡自戮也其入燕也凡三年而後死丞相李羅詰之
曰爾立二王竟何成功知其不可何必強為信國曰

父母有疾雖不可為人子無不藥之理由是言之信國豈徒拱手以天下與人而帶以身殉為烈哉明之所以失天下者主無速亡之行臣皆趨亂之圖議論紛更于朝使天子無終朝之令知國已危則爭求銜命以速行避禍為賢進人不必忠良譽人不張明堂政以賄成爵以賄買此必不可移之志也天子欲行其所是諸臣無所利于其間則必曲因其令以罷之天子欲去其所非諸臣無所不利則力張其說以行之夫

傳信錄

先帝以明察英斷之君而號令幾不行于臣下如此尚何天下之可為哉至于保社稷策權宜備禍變諸臣無一有也其萬可一全之策莫如李和華等議太子南行而先時守非之石隆微單騎走陝西連羗走內合三鎮克復西安否則退守西河使賊不得東渡隨地權宜召募忠勇不費朝廷寸兵粟餉而李廷泰以為新進未可驟用俟臣至彼酌之既而受命不出境賊至不一戰時守首以城降是二臣者豈不皆可磔乎謀既在矣又覩賊事敵貪圖富貴射虎時食其餘

即及變告

大行皇帝遂崩一時從死者三十餘臣而拷掠蠶絲拜舞初進者以千計向之稱塞諤臣者莫不咸在其間由此觀之諸臣能從

先帝于地下者其視俯首賊廷相去遠矣記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社稷危則亡之諸臣與社稷同亡而不以社稷稱者何也余以和臣日衆雖有善者莫之能謀故曰大行駭來言

皇帝已大行諸臣能隨其後而執綏珥策以從耳雖無

傳信錄

建德立授拱衛社稷而戮紳之傑奔走之勞使大駕不孤行于地下其隨賢乎若守而毀柳汙而侮繫滅耻而臣賊者矣然而讀史者至明之將季其于社稷存亡之故蓋難言哉

世臣

少傅宣城伯衛時春字和字定遠籍萊亭人賊既入率妻子共投第中大井死闔門無一遺者

職臣

新樂侯劉文炳字洪筠直隸任丘籍南直海州人賊

既通救曰身為我臣義不受辱不可不與國難其妹
皇親李氏早寡年未三十炳召之曰爾家非避患地
宜來歸可以同命妹遂歸父繼祖及祖母瀛國夫人
先帝外祖母也年九十九日城陷俱投井中炳呼其
妻孥悉避樓上板其梯縱火燔之童孫幼女號啼呼
炳炳曰噫兒且去我尋即至耳悉焚其第遂自縊其
燔火中大小男女死十六人

惠安伯張俊孫字鳳華河南永城人城陷與長子承
禔及闔門登樓自焚惟次子承恩少子承志正月先

遁居山東得免于難

左都督劉文耀新樂侯文炳弟也城陷投井死

錦衣衛都指揮王國興開城陷舉火焚其正寢危坐

而死賊撥燬燼見其屍猶危然南面而坐

駙馬都尉鞏永固字洪圖順天大興人

光宗塔也都雅好客喜讀書賦詩善騎射

帝甚愛之二月十五日永固入朝

上詢救時切務因說

上南還請衛馭以從力可召募義兵數萬寇亂不難定

也

上曰義兵何易固曰不獨數萬果如臣策即數十萬度
必可致若徒守京師京師已玩愒久祗坐困無益也
上不聽及寇陷外城

上察召固曰卿向說朕南行能集兵數萬今猶可及乎

固曰今不及矣

上曰卿言可致數十萬今何無固曰暇日人易集今事
急人心盡亂雖一卒亦難致也時新樂侯劉文炳並
在

上因言兩卿各率家丁護從南行可乎劉鞏並曰家丁

何足以當賊鋒况臣家素謹不蓄家丁遂罷明日城

陷公主已先一年薨柩尚在寢室子女四人悉以黃

繩繫之椁旁聚古玩書畫環繞殯宮雜置積薪焚之

永固大書世受國恩身不可辱自投火中並死

文臣

東閣大學士范景文字質公北直吳橋縣人癸丑進
士平時以兵略自任甯南樞時撰師律輯守全書癸
未除北火司寇是年冬與李廷泰正瑜方岳貢同日

拜相及寇逼救曰身為大臣不能從疆場少整功伐
雖死何益十八日召對已不食三日矣十九日城陷
景文至演象所開賊已入宮或言

先帝駕崩或言南巡救曰不知

聖駕所在惟有一死以報

陛下步至夫巷投大井而死井在龍泉巷一妾聞景文死痛

哭自縊于夫人陸氏柩前

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經筵日講倪元璐字鴻寶

浙江上虞人壬戌進士崇禎初歷官翰林侍講元年

傳信錄

六

戊辰元璐奏變三朝要典疏曰臣觀擬擊紅丸移宮

三議閣于清流而三朝要典一書成于逆璫其議不

必不兼行而其書不可不速毀也蓋當時起議與盈

廷互訟主擬擊者乃護東宮爭擬擊者計安

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

者弭變于幾先爭移宮者持平于事後二者各有其

見不可不偏非總在逆璫未用群小未升之日雖若

水火不害頃篋此一局也既而楊璉二十四罪之疏

發魏廣徵此輩門戶之說與于是逆璫殺人則借三

案群小求富貴則又借三案經此三借而三案之而
目全非故凡推慈歸孝于

先皇正其頌德稱功于義父此又一局也經已參而猶

疑有遺解勢極重而或憂其翻局于是崔魏諸奸創

立私論標題典要以此批根今日中正之黨碑以之

免死當年則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由此而觀三案

者天下之共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如臣所見惟有

毀之而已夫以閱豎之權臣使史臣之筆亘古未聞

當毀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面加論斷若云行

傳信錄

七

神明論規模大典則是忠賢發與

肅皇爭聖崔呈秀可與張學教比賢悖逆非倫當毀二

矯誣

先帝偽撰宸為既不可比司馬光資治通鑑之書亦不

得援宋神宗手製序文為例假竊誣妄當毀三况七

載非雜稽之籍實錄有具備之書何事留此駢枝供

人唾罵當毀四疏奏

上嘉納之甲戌除翰林侍讀乙亥擢國子祭酒丁丑放

歸壬午冬起石司馬時滿州方薄徐淮道路頗棘元

瑒募健丁數十騎夾馳入京師

上聞之大喜即召對元瑒陳禦寇方略機宜甚悉因條

奏理財策當

上意

上大褒異之時癸未三月也適月以右司馬特晉戶部

尚書兼翰林學士 祖宗朝江浙人不得居計部翰

林非宗伯少宰不濫受以翰林浙人歷司馬至計部

自元瑒始命下元瑒辭

上召元瑒至中左門謂曰卿忠誠敏練諸所奏章井井

有條以此知卿且帝王用才致治原只一二人為之

即

高皇帝所用文臣不過劉宋輩數人朕用卿戶部空國

力致太平

祖宗成憲固不可變今用人為急毋固遜元瑒頓首受

命因奏曰必使臣者有三做一寔做使臣與兵部會

計先卑餉以推兵因準兵以推餉彼此相推則數清

而用是一大做小小生節無益于數求其一舉而可

得數十百萬又必有利于國無害于民者一正做今

所設施豈可出于權宜持效必以仁義為根本禮義

為權衡苟政為民者必為請命

上曰卿言有學問根本之論也既筭計務奏一切權宜

不便者罷之而以錢鈔屯鹽海運為要務因奏兵額

難清在鹽金粟則餉愈匱請餉司得兼職方以察覈

兵籍凡餉餽絕遠緩急難恃者則就附近派運又請

益重兵淮海使督撫得自制財用以擇不虞增左帥

額餉責其恢勦予秦督近餉使屬師殲寇凡此皆一

時著策也而

上方以薄餉為急元瑒因奏監生蔣臣為戶部司務監

製錢鈔。法微紙造作工費鉅萬卒不行錢法悉收

雜小錢更鑄大錢錢資十六年冬十二月初行大錢

驟禁小錢而市物如舊賈價至過倍民甚患之有欲

封蔣臣而嗾者數日復行小錢而朝廷亦無大利當

是時寇既入秦元瑒奏蠲沿河租稅多設敵臺汰冗

兵厚死士以遏群寇顧懈弛日久勢難驟行而寇卒

渡河十七年二月解司農印復入翰林供經筵日講

三月十九日平且都城既陷元瑒整冠束帶望闕曰

拜南白拜母取酒奠卽第武安侯前酌三盞方命酌而曰明施和曜過之問元璐曰君將奚若答曰方命飲飲畢卽自縊從

先帝駕耳和曜曰如此亦從君行元璐曰誠如是再加一盞與君共之更與和曜酌三盞和曜起元璐曰君速反舍卽能踐此言慎勿往他人語若少延君復死矣和曜諾既去元璐出廳事南面坐携一中語僕人曰我今當死意決矣勿得解我因舉手自縊衆欲解之一老僕曰此主翁名成之日也勿可縊

命遂絕而耳微流滴血而鼻垂髮著寸許後賊至見其喪在堂相與嘆異戒衆勿得入其室

元璐題几案云南面尚可為死存分也慎勿棺衾以志吾痛因語家人曰若卽欲殮必大行殮方收吾屍

考事附左論德兼翰林院侍讀周鳳翔字巢軒浙江山陰人戊辰進士十九日賊既入或言

聖駕南巡自成懋賞購甚急鳳翔曰若至尊與恙吾猶可不死二十一日入朝太監王德化求

以天子禮祭葬

先帝諸臣大興鳳翔遂出作書寄父母曰國君死社稷人臣無不死君上之理况身居講職官為侍從乎老父母生我育我教亦以今日幸不虧辱此身貽而大人羞我事畢矣固極之恩矣之來生萬千珍詞不必以男為念時尋迫矣不能多書復作絕命詞一章投環而死其詞有云碧血九京依聖主白頭二老痛忠魂並傷其父母俱存也二妾從之俱死

石春坊石論德劉理順字港陸河南杞縣人甲戌狀元為人淳懿古穆甲戌上公車年已逾艾矣文詞朴而不腴舉進士殿試前數日閣臣擬策問有先闕其指要者皆揣摩以待對及對率如所闕理順獨詳覽制誥中更增一事因條對甚具而所增乃上所自製者也

上乃權理順為第一居恒持論平簡不為偏奇十九日城陷書絕命詞云亦仁取義孔孟所傳文山踐之吾何不燕遂命其家人云勿使我得見賊亦勿使賊得見我死可速掘地埋我遂自縊其家屬並留杞縣

一妾李氏隨公亦縊有幼子托于薛所縊焉順方死賊衆數百擁其門曰劉狀元君婦最有德里人莫不視其恩者此未正欲掩蔽以報何遂死也臨拜跪哭而去

理順妻李氏及子李廉并奴僕十八人圍門縊死時謂臣死君子死父妻死夫僕死主一家殉難者以劉狀元為最

左春坊左庶子馬世奇字素修南直無錫人辛未進士十九日方早食冠入遂罷飯曰不知

聖駕何似既聞數老一時略盡激曰是同當死正不在

查明日始知

帝崩及二王被執曰吾獲死所矣其僕曰死忠固是奈

太夫人何世奇曰不死亦大辱太夫人言訖二妾朱

李盛報至前世奇語曰若以死就死將辭亦即二妾

並言主人盡節吾二人當拜辭亦欲以節自盡遂下

拜畢並入室經死世奇乃設香案于庭置周易經局

印牙牌其上拜之復南向遥拜其母遺書一通裂帛

自盡

翰林院檢討汪偉字長源南直休寧人成化進士初授浙江慈谿知縣丙子行取入京成化五月初召對

文華殿面陳 狀改翰林檢討平時書印破云看世不破為世所弄有人不破為人所弄看身不破為身

所弄其識度如此甲申春寇急遣陸閻先給事書云京師卑弱不惟不能戰抑不能守八城下夫秦晉全

亡肘腋交乘怡然不悟大聲疾呼人盡掩耳勢將不救惟有一死以報國恩而已十九日聞闖入趨吳甘

來所約與同殉賜與妻取氏設酒飲畢握管大書于壁曰志不可辱身不可降夫妻同死忠節凜芳遂就

縊偉先懸石取懸左取曰雖顛沛不可失序乃解繩重繫左右而死

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華字懋明江西吉水人甲辰進士初以忤瑞罷職後歷南大司馬至今官祭未冬

詔九卿科道各官言事及理財足餉可速致者奏之于是朝臣各條奏甚多大抵皆舉心開採鼓鑄筮筮

平時聚訟而訖無成功者為多至鬻爵納粟之令久懸而卒無應者

天子乃欲調諭群臣助餉而朝臣皆難之于是左論德
李明者獨言朝野縉紳富家宜按籍計畝稅留萬金
為木業其餘無論數十百萬悉徵入朝其言頗快人
聽而卒難舉行

帝聽之知革條奏六事其二則開採納爵中朝士舊論
也其四則以京師樞要利柄操于樞密宜按納額銀
十計然後充吏此年科目多出魚緣不若才賄兼取
詔令納銀自鄉貢科試入泮府試大小輕重各納銀
百差即實投真才等其言蓋出于過激而亦計無所

傳信錄

十四

之識者嘆曰國家三百年取士之科雖虛名相貿然
猶幸其名存使人知廉恥今名實盡棄其能堪乎或
曰不然正午編試應天三十真才浙江廿七實學之
考餘皆貨取也雖能文章平時自表為名士者亦皆
不免如是殆不若知革之言徑直而有補于事矣
天子卒下其議于部以為殊有可採甲申春賊陷宣大
知革奏請太子南行科臣光時等以為不可議遂寢
及城陷知革向文丞相像前拜口占一絕正坐飲
藥而卒賊至見其冠帶危坐以為鉅宦爭前執之至

則知革死也驚嘆而去

李知革聞難嘆曰主辱臣死臣之分也勢不可為
矣乃題闕門曰堂。丈夫聖賢為徒忠孝大節天
死靡他

石副都御史施邦耀字曰明浙江餘杭人己未進士
取介廉潔癸未冬條奏時務言澄吏道在慎考選清
官方在均除授人要以為行取不宜額于知推壘省
錢曹當慮外任庶考選不皆賄行而要樞不皆中飽
帝深聽其言比闖入邦曜即過倪元璐共決期死與元

傳信錄

十五

璐對飲三爵歸作絕命詩一章終云慚無半策正時
誰惟有一死副君恩遂自縊
大理寺正卿凌義渠字若柯浙江烏程人乙丑進士
取介廉潔癸未冬條奏時務言澄吏道在慎考選清
論及私覽諸書服緋正笏望闕北拜復南望拜父邊
書曰十餘字授僕人歸上其父其略云盡忠可以盡
孝惟能死不辱父割耳齒內繩械先為僕節所取
短絛命在百劫之相視不忍容趙生曰公志決矣何
不蚤遂其節為繫之憲樞奮身而絕

輔理京營戎政兵部右侍郎王家彥字尊五福建莆田人壬戌進士協理戎政營兵學于勳臣督以太監孫總則統于大司馬少府錢贊梳不能盡其所欲為寇逼守德勝門十九日平旦投城下即民間頽屋中自經

刑部右侍郎孟兆祥字肖形山西澤州人壬戌進士嘉廟時忤瑞祿職後歷大納言甲申三月晉今職子章明字綱直癸未觀政進士開變兆祥語章明曰我國之大臣分在一死爾尚未職盡去乎章明對曰人生

大節惟君與父君既死矣父又死矣臣子何以生為雖生奚益也遂同縊而死兆祥繼妻何氏與其媳李氏曰彼父子死忠我姑媳可不死節乎即時並縊

孟兆祥守正陽門賊至死于門下妻何氏亦死其子章明收葬父屍並別其妻李氏曰我不忍大人獨死吾往從大人妻曰爾死我亦死章明以頭踏地曰謝夫人然夫人須先死乃遺其家人盡出止留一婢在側視妻縊取筆作詩已復大書壁曰有侮夫婦死者吾必為厲鬼殺之妻氣絕取一乖置

上加緋衣又取一乖置妻左亦服緋時婢曰吾死亦置乖上遂死

太常寺少卿吳麟徵字為齋浙江海鹽人壬戌進士故榜之夕夢一人入于背吟曰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覺以為不祥書之壁間有謁徵者曰此文信國語也何以書此徵語之故相與味吳平時常書座右曰要窮就窮要死就死甲申三月以吏科都給事中晉太常卿未幾賊急受命坐西瓦門樓甲珮刃短衣露宿同士卒臥起時登城者獨宦寺麟

徵不得上十六日寇騎有薄城者麟徵馳德勝門則二門議守以四瓦當賊衝欲塞其門禁出入內官不從十七日賊隊掩至砲聲如震不絕勳我帥府高請臣求一登城望敵不可得麟徵怒奪路而上見賊勢甚悍攻各門皆甚急無敢開

上者麟徵戎服單騎入西安門門監少澤沈惟炳云門內宦寺非相議不可入奈何麟徵排闥入至午門遇閣臣魏藻德云大司馬已回面詢發此時兵餉皆足公何須爾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雜史類 四四四

上已煥極幸母妾陳麟徽大泣淚滴階石藻德稅之而出十九日寅刻九門盡陷城兵詳墮而竄麟徽遽反閉戶自縊從者急排戶解之擁出系三元祠暮且飲酒告曰我位列卿貳愧無寸尺以佐國家今國亡賊入雖

至尊未知若何我亦何顏自立乎客與左右並言

駕匿酒肆因並哭麟徽曰毋亂我方寸各睡可也漏下

二鼓復自縊家人驚起急解之翌日候我矣左右請

候稅考肅來許之既孝廉祝淵至相與酌劇曰失國

之罪惟有自盡以畢臣子之事淵泣下因勸麟徽南

歸以圖興復麟徽曰壬戌登進士之夕文信國教我

矣不死何為且我自陳整飭江南樞臣不許請身任

危疆家法不許天下事尚有可為惟君輩速行圖之

吾自知其不可生乎所憚者少切諫一二疏及黨鑿

一書未成耳厲聲厲色投繯而死遺書云祖宗二百

七十年宗社一旦而失雖上有龍亢之悔下有魚爛

之秋而身居諫垣徘徊不去無言救法應禩服殮時

用角巾青衫臥以菅席覆以布被足以棺宜速歸恐

繫先人之聖祈知交為我耶許焉若國家深澤豈容

遂況白海九州之火不立忠義之賢仗天未假明則

僕猶以一死為贊是所望于有心君子崇禎十七年

三月二十日酉時罪臣吳麟徽絕筆祝淵及從者哭

其死而殮之越三日而猶如生後賊逆之指其門曰

好男子真忠臣也

太僕寺寺丞申佳胤字素庵北直永年人辛未進士

初以吏部補請起今官聞變自縊

戶科都給事中吳甘來字和受別號菴菴江西新昌

人戊辰進士由中書舍人考選刑科給事中甲戌京

師父不雨上恤民曰天疏略曰都城人衆蕪蕪窮民

夙夜勤勤得錢數文可緩須臾死瘠邑窮村所賴粟

麥而已此種一絕弱者注以待盡強者逸而為賦今

秦晉人且相食父子兄弟不相顧也嫁婦字女僅易

百錢誰煩

聖明賑貸猶慮有及不及况中原一帶賊既殘殺無

遺兵之據掠更劇晉地無頭百姓若作張應昌捷功

中原之畏曹變蛟過于流賊嗟夫民也

皇上生之而為

皇上勦賊安民者恣意殺之若兵果救民殺賊百姓箠

壺延引不暇何為閉門走避至以兵為賊也又糾張

捷疏曰日者召對

皇上以清執家臣下問吏部即張捷以逆案之呂純如

對夫逆案

皇上所欽定純如者

皇上之罪臣也

皇上所注念者清執而捷謂清非清潔之清則必比匪

作緣而後為清執非執持之執則必翻功罪變是非

而後為執若純如用則凡在逆案中者皆曰純如用

矣相與望捷而趨即不在逆案中者亦曰純如且用

吾何為不可用並相與望捷而趨捷之門如市其如

談鋒以誤

皇上何疏凡三上會丁母憂歸丁丑補吏科給事中癸

未陞戶科都給事中甲申正月累疏乞休不允二月

三番失守軍興日煩

上召對大司農倪元璐以餉數條上

上怪太少詰之辭氣甚厲甘來進曰臣科臣與戶曹表

裡所覈今餉本折輸父若干可按籍稽也獨臣所慮

者兵開賊逃民見賊喜恐不膏無餉之志願輕賦稅

以收拾人心是為急耳否則寇假仁義以相誘惑開

門犒迎其勢也惟以將能御兵使不害民不畏賊殘

破不足慮耳

上然之及寇偪或初甘來速去甘來曰臨事逃難非在

三之義也十九日城陷或言

聖駕南巡甘來曰

上明且決必不輕出乃疾趨皇城兵衛紛馳不得入還

歸而兄子家儀自外至相與暢哭訣曰祖母尚在燕

吾不死無以見志汝父死無以終養且使

皇上在則土木表彬靖難程濟皆可為也否則求其人

于白水起野即于有仍庶幾庭歸無子而有子廟堂

無臣而有臣矣遂衣冠北拜者五南拜者四賦絕命

詞云例底誰遺曰海晏疾雷情○罷城頭君臣義命

軋坤曉狐鼠干戈風雨秋極日河山空洞洒傷心萍

浪一身愁洵知世局難爭討願取忠肝萬古留賦畢

引珮帶自經中室而絕

河南道加服條一級監察御史王章字芳洲南直武

進人成辰進士賊偏同光時亨巡城至東直門賊援

城而上呼曰降乎不降乎章曰不降賊奮刀斫其膝

章罵不絕口遂被害而時亨已先跪請降矣遂相聞

聞門賊大進是變也死之策先者王章也降賊而聞

門策先者光時亨也章子之杖亦死難于閩甚烈

四川道監察御史陳良謨字賓日浙江鄞縣人辛未

進士甲申尚未舉子閩變方卧病妻時氏有娠良謨

屬其族姪曰飛死若可携之南歸若誕男使守汝能

始終勝給之甚善若誕女且不能守則憑若處分可

也姪曰所命皆不能任恐事或不終有負大人耳妻

聞之使婢致詞良謨曰拜覆主公放心飛即隨去耳

遂掩戶自縊婢子以告良謨良謨曰能是飛亦瞑矣

遂自枕上自勒死

吏部考功司員外許直字若魯南直如皋人甲戌進

士城陷從者趙直報名直曰飛生已捐飛計已決勿

復多言時直言

傳信錄

二二

駕從齊化門出省客羊生謂直曰天子南幸公等止宜

擁蹕偕行共圖克復何必以有為之軀輕擲為也直

撫然出戶顧望喟曰當此凶年干戈

駕將焉往比知大行玄問恸哭幾絕羊生復慰之俸衆

環跪而哭其言親老子幼何適若如此直曰飛幸有

兄在無憂也夜寢羊生于別室呼俸投書歸報其父

更冠服還拜君父訖作詩六章有云微軀自恨無兵

柄殺賊徒殷報主心又云丹心未雪生前恨青簡空

留死後名書畢命傑取麻練作線自縊既絕一手持

練尾一手上握神氣猶生

兵部武庫司郎中成德字步山山西霍州人辛未進

士賊至德先寓者于馬世奇曰主憂臣辱我儕不能

言救賊禍至此惟有一死報國年兄忠孝夙稟諒有

同心預謹斯期毋忘息壤賊既入未知

聖駕安若入朝遇堂官張縉彥于下門外德以頭觸其

胸曰若平日不聽示言故至此既縉未行駕出德

哭之于茶庵而歸母夫人曰飛以成德必從

先帝死矣何又歸也德踊哭于前不能語太夫人遽入

傳信錄

二二

室自縊德自殺德妻及妹俱自縊先是正月德過諸生單光爵家留飯德敬款不能自勝曰今年凡為臣子者皆應死矣獨共近日在京諸臣不謀南秋即謀南差豈尚欲貪生乎不然何出于此也客觀其故德曰市已不支衆共知之非一人之德說也至是果如其言

兵部車駕司主事金鉉字伯玉南直武進人戊辰進士歷官都都工水司監督器皿倣崇禎四年奏論總理戶工兩部監督太監張彞不得監督一成又刀

傳信錄

二

遇兩部即官不得進署謁監彞大怒五年正月彞憲督驗火器劫鉉削籍居十年而丁父憂當道屢以好學英士薦鉉癸未冬奉旨復職甲申服闋二月曰日除兵部車駕司巡視皇城三月闕稱大同勢且逼宣府宣府不守則大事去矣撫臣朱之淵忠孝為心智勇足備力能率衆死守特恐監侍內臣中掣其肘深有備事之虞乞亟撤內臣尚任之馮臣能必騎賊之不敢窺宣也不報未幾而內臣率鎮迎賊之馮殉焉十九日昧爽燕服入朝巡警市人喧言

傳信錄

二

駕行宮人且外道亟歸易冠服非母訣曰兒職在皇城即死皇城為正遂馳馬突入西北隅臨海子河而坐有頃中官盡竄遂埋賊騎行入遂投入河從者奔出之再投深淵而死從者奔告其母母亦投井死先是宣府陷鉉語弟曰都城將不守我死分也何以處母弟曰將求僻室于東以奉母曰亦為命婦決無生理宅中井可入也十八日夜賊犯內城急鉉舉酒奉母且涕曰既承父母剖身當殉國但不得盡孝兒死不瞑也母曰為臣死忠孝孰有大于是我投命于井不為不得死所兒自盡爾節亦當令兒瞑目訖如其言鉉前來三朝不復娶妻王氏見太夫人入井大哭繼入而頌鉉弟諸生錄哭曰母死亦必從死然母未歸土未敢死也遂棺殮其母既葬三日復投井而死光祿寺署丞于騰蛟順天人賊至謂妻某氏曰我為朝廷命官爾為朝廷命婦豈甘為賊所辱遂服衣冠婦亦服冠服從容共縊而死北城兵馬副兵馬姚成浙江餘姚人城陷自縊

原任濮州知州馬象胤字西山順天人甲子鄉為歷
教諭除濮州守尋休職林居閉戶靜處恂恂有古儒
者風十九日寇入舉家自縊遺屍無有疾者行路傷
之

中書舍人滕之所阮文資咸投御河死

中書舍人宋天順亦自盡

儒士張世祿二子懋賞懋官俱自縊死

菜餚湯之理見

先帝梓宮過愴哭觸石死

傳信錄

武臣

錦衣衛南堂指揮同知李若理字方山山東濟南人
戊辰武進士守崇文門城陷作絕命詩有云死矣即
為今日事悲哉何必後人知遂自經若理者清禮部
尚書李若琳之弟也

錦衣衛街道坊掌刑千戶高文采宛平人守宣武門
寇至闔家十七人皆自縊共埋一坑文采後縊骨肉
狼藉行路悼焉

毛百戶遺其名住觀音寺衛衙燒餅為業賊入舉家

二十餘人悉入井死

原任昌平守禦任之華字中萊順天大興人丙戌進
士任心源侍御之次子也性豪放不滿喜呼盧尤嗜
俚紅往來狹斜無虛日授產不數年家徒四壁五中
年頓悔前行肆力業武中武舉除昌平守禦受事未
久即告歸雖未近于老成人亦不奄煎媚世甲申寇
入唱燕長嗥告諸同列曰我世受國恩義不與賊共
天遂投經堂石第之對解之復與家人守護之垂淚
無語至暮復踰墻自經于鄰人之空室

傳信錄

宦官

提督軍務司禮太監王承恩順天人初為司禮監秉
筆太監大同告陷

上命承恩提督京城內外諸軍務居督府之上十八日
中夜承恩執鈴隨

駕奪門出不得還至萬壽山下從 上跪繫于巾帽局
而死自成得其屍殮之

司禮監舊掌印太監高 順天人預設一棺積薪其
旁城既陷遂入棺內呼左右燒之左右皆莫應因大

罵之一小內監曰公意如此當如公意遂舉油塗棺引火燔之小監旋亦自縊一時共縊者六人高將入棺屬其鄰曰我死可共取物去于是鄰人分其財相與瘞之

內監田亡其名住白塔寺後十九日自縊命下人捲其中索以逃惟餘書籍花盆在焉後楊士聰居之覽其書多寫冊亦有手錄者讀書好文盡節殞身而名減不稱悲夫

士民

太醫院吏目楊元順天人妻何氏十九日城陷同縊

死

居民田氏字祥字開賊入耻為執辱縱火焚其家閣門盡死

李夢僊字小規順天人妻杜氏二子二女一婢聞賊入相期共死長女金姑年十七已字未嫁同母弟妹一婢一時先縊果夢僊遂自縊平時輕財鯁直賊里傷之

安定門內磨坊亡其姓氏賊既陷內城語人云我薄

治產物皆明朝物也豈肯留與逆賊于是集大小男女及壯畜資財悉焚滅無遺

北城察院皂隸亡其姓氏城陷閣門悉焚

順天府諸生曹肅弟持敬嘉靖壬戌進士曹子登曾

孫也其先南直蘇州人子登生爾村爾村生文耀文

耀妻張氏生四子一女長曰遜次肅次持敬次持毅

女曰持順文耀早世三月十五日寇急張氏率子女

諸婦哭家中祠曰世受國恩義不受辱閣門矢死庶

無恨耳及城陷張即自縊爾村遺妻姜氏及遜妻李

傳信錄

氏持毅妻鄭氏持順及乳母周氏同肅及持敬皆自

經死惟持毅及嫂周氏亦同縊。繩乍斷賊將入室

遂逃去而遜先自刎仆地復起賊繫至田虎家縛辱

之搜其資財尋釋之

張應選字賓慶宛平人內閣劾勞帶經歷休閑賊陷

宣大知勢去指屋梁謂友人曰國恩難忘此梁為我

宗完對及城陷同妻妾子女凡五人盡縊

順天府知事陳貞達自盡

陽和衛經歷毛維張不屈死

百戶王其尚鍾寓其家百戶初鍾死鍾不應出門欲
降後鍾帶至斷鍾不聽百戶自經
甲中之變城隔而自殉于義者不可勝紀一武弁吳
姓亡其名江本巷傳神者夫婦同縊一未進儒生悲
憤抱胸嘔血數升而死其餘武士尚多數十輩聞者
皆略言其人失其名氏遂缺而不傳惜哉
御史趙謨巡視中城捕謀殺之城陷賊獲謨誤瞑目
大罵賊怒殺于白帽衙衙

傳信錄

三十

書宦官後

臣覽國家禍敗之興不盡由于分任之罪也其臣子
以虛名負實禍菴以德勝于奸曰使人主及其所親
以覆溺天下乃不自引其咎而率尤上以厭薄朝臣
崇信內監豈不悖哉然而開鑿之後自
神宗辛丑以後不復選用者二十年
憲廟時僅復一選至
上十七年間選用至三內禁增萬人歲增月未七萬二
千靴料銀加多五萬此亦可已而不已之費也自魏

瑞野逆

傳信錄

上獨斷誅之躬孽倒持之柄遂謂左右近侍由乘進退
不復尚任朝臣恒使閹監制其機要此其毒中于恩
而不可磨刮者也然文相之得君也各省內臣盡撤
其罷相也則後用焉固陽羨之自結于
上也內臣又撤其自敗也則各鎮之監軍又遣焉論者
遂謂二相之謫學由中貴而不知文相之謫由烏程
之溫周相之殺由視師之惡豈皆閹寺之罪哉雖濟
上之怒或由中官而使中官曰固

上寵以及名亡者則烏程陽羨之謂也故陽羨戮于冬
諸監督內監遣于春王承恩總軍務于大同之既陷
曹化淳督彰義門于居庸之火守朝無可信之臣使
中官有煩收之任不亦羞朝廷辱天下之士哉及夫
內城告陷化淳開門納賊

皇帝始怒債事之深在于閣孽下有成國之論雖事不
果行而舉承恩兵柄頃刻付之成國親以元勳國戚
佐東宮以圖萬一之助而獨召承恩侍從以至于死
則豈非悔悟于去亡之刻與第承恩身握重兵而不

傳作錄宦官後二

謀奉

駕南巡乃獨其從

上自縊以死亦何益哉謀者因謂其出于化淳名下化

淳開門納賊承恩雖欲奉

駕不能徒以

上之恩遇既重迫于侍奉

駕前不得不戒死事之忠嗚呼果能忠于死事耶雖燕

保天下之重兵者非一中官已也中樞之子金之謀

外鎮鮮秦鄭之旅張縉坐握樞務而俯頭延賊李國

積滋寵數年而醜類就縛若者雖捕其貨收其骨猶
不足以充其罪也今或置而不言而以責中督軍務
之承恩不亦過哉

傳作錄宦官後三

彭城錢鼎著

賄盜案

昔盜跖徒萃九千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駭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以苦百姓既休卒徙泰山之陽贈人肝而餽之此非取天下者也而自昔稱此以為盜伯其後欲以盜盜天下而卒不能成其業者樊崇也黃巢也崇不自帝而立盆子以剽掠為事業之既陷京師入春明宮宮女數千臆拜稱皇王巢善乃令田令孜策以金帛抵窮人數日復擄掠居人索財號曰淘物今自成亦然而刑烈于巢其志在于淘物而已故一時被刑者謂之賄餽刑不盡殺謂之遺囑所以張其盜而甚其毒也抑仲尼有言曰治容誨淫媿藏誨盜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可不省諸

李自成以十九日入大內逆闖曹化淳為先驅既入自成謂曰若肯主獻我城罪當斬以汝能識天時饒死須獻銀五萬方准用化淳如數上之用事如故二

傳信錄

日偽國公權將軍及禮政府奉偽命傳示文武百官悉到府報名而偽相牛金星言各官俱于次日朝見朝見後願去者聽敢有抗違逆令者罪之于是爭詣推府禮政報名甚衆二十一日百官候于午門時聞及牛宋始出列兵衛而坐李闖南而坐牛金星西面東上坐宋獻業東面西上坐顧君恩左次坐劉宗敏右次坐金星執符縉紳唱名花點嬉笑嬉罵恩威不測今日應少遲以軍法從事翰林衛胤文林增志楊昌祚宋之純方拱乾劉羣國皆已前剃髮李闖曰既已被刑又何報名呼吏卒悉拔去餘毛衆皆愕然于是官用馬兵二人執刃隨之馳往西華門外四牌樓街兵士馳馬騰若跳羊承行少遲鞭撻而下人人自以為必死不復生頃之忽傳令云前朝犯官俱送權將軍劉處分既至劉宗敏方擁妓譙呼飲酒為樂命兵士各回營守之百官用服羈繫待後愁困朽腹疲憊絕不堪忍幸頃使得緩死矣明日復至劉宗敏所以次論贖一品累萬以次至七品累千能即立彼進之不能即加嚴法一府不可悉容分置偽將軍

田虎制將軍李道而二將轉為郭李諸部將共加刑
秋行楊遂楚無所不至又有炮烙火尺棚柱之法目
所未見其法悉求于兩將軍而賊黨之夙仇深陳者
必假威以報焉兵王操部卒有在賊中者以權仇
磔殺陳君收而籍其家若此類事多有而嚴衛著姓
津要推者及大姓富貴平民多就擒縛掠殆盡薪
米皆入軍城中餓死者甚衆然其名士皆不足數而
朝士衆多不可編紀今取世臣公輔及詞臣高臺之
最著者誌其略言初自成之命權將軍曰罪者殺之

傳信錄

三

貪鄙多贖者刑之而諸將多擄及無辜此士衆有怨
者自成謂諸將曰何不助孤作好皇帝制將軍曰
皇帝之推歸汝擄掠之威歸我毋煩言也嗚呼由自
成之言推之則刑不下庶人矣吁

元勳世爵

成國公朱純臣督守正陽門十八日三鼓
上既命中宮自縊而手刃袁妃公主遂召提督京城內
外王承恩至前語良久因手書硃諭傳內閣命純臣
總督內外諸軍囑以東宮且命盡放獄囚比至閣中

斬臣魏藻德等已出遂置案上而反傳音復入宮已
不知

上所正所諭亦不果行而東宮及成國皆不之知聞既
入得硃諭于文淵閣案上既收繫純臣于劉宗敏家
二十二日申刻特命殺之先是成國總戎以差謁
孝林同林宗伯南使遂以李襄城代之及使還止充
班首然以同姓位重故有節天之伴及顧命焉
是國公徐允禎守德勝門賊至以門降四月十二日
自成將東出凡元勳世爵悉戮之

傳信錄

四

襄城伯李國禎三月初四日
上命督練營兵守門國禎日坐西直門城上惟監軍太
監王相老領營兵兵無大帥亦無寶藉賊至遂潰十
九日城既陷國禎就擒自成既入呵國禎曰汝受天
子重任寵信逾于百僚義不可負國恩不能堅守又
不死節醜然就縛意將何求國禎氣沮無以應自成
大罵悞國賊欲求生乎此遂推將軍府並賊數日痛
加刑杖殘剝而斃其妻亦為賊將所掠褻盡底衣抱
之馬上大呼曰此襄城伯夫人也復大笑勳臣婦女

被掠死者多有無辱甚于此者

臣惟國禎之被寵也始說

先皇以強兵足餉及賊將犯關

上召國禎問曰卿平日言兵強足餉今日奚若國禎應

聲對曰臣兵未嘗不強

皇上無餉耳

上嘿然久之及外城陷國臣奔告云

皇上為脫計奴輩不能顧主矣

上曰大營兵何在李襄城練兵何在對曰

傳信錄

五

皇爺安得有兵營兵盡散孰能為關奴輩勸

皇爺走耳嗚呼國禎所重者營兵也餉既不足歲費朝

廷數十萬以虛名圖寵每逢召對他大臣多跪奏

國禎獨旁立語脫視

上幾與人臣禮及冠至盡漬無一戰士其為悞國可勝

慘哉且愚

上以營兵有司不得擅加刑禁陰縱兵為盜夫謀人軍

師賊即死之國禎既不能死彼求苟活而卒被刑

戮好市者妄飾美說被之忠節以快聽聞何其誣

與

也陳濟生再生記曰為賊所逼作詩數首大哭

先帝靈前服藥而死無名氏燕都日記亦言國禎二十

一日入見自成以頭觸階爭三大事賊盡從之後

送

先帝陵畢遂自縊死覽者遂曰何其從容也此皆夢中

語耳余四月入都亦聞此言心甚慙之嗟曰是能

以晚蓋者矣速五月遷都城都民去襄城第甚近

者言之最詳與前所聞大異久而襄城設國之論

盈輿人口矣駙馬都尉丹興讓子五君者國禎之

傳信錄

六

中庶也予詢之亦云而都城君子都有言國禎為

莽子奴儕者又客從舊都御史吳邦臣家扶此忽

先帝降壇曰朕誤用人以至于此辭皆悲惋不勝夫

上所信者溫體仁也周廷儒也陳演也魏藻德也李國

禎也嗚呼臣敢以圖

先帝在天之靈哉

英國公張世澤故國公張惟賢子也當

熹廟駕崩奸瑞逆謀惟賢疑獲搜宮云

先帝有任命與卒未幾而世澤為賊勒銀與其夫人共

被刑掠而死思其德澤仁者傷之

揭武侯薛濂夫性暴厲好擄掠平民掠財善事權要

惡不上聞賊進其賊被掠聚酷而死聞者稱快初濂

擄掠數日業已竭矣不勝再掠謔言藏金在室須自

發之賊令一人昇往其室已為賊將佔久諸物盡為

賊有交賊怒甚問藏何處當代發之濂不能對昇還

越二日而死

餘勳臣如毛定西華率多類此其不死于刑掠者

四月十二日昏殺

外戚

太原伯張國紀字憲臺河南祥符人被執自縊死籍

沒無遺

都督周鑑嘉定伯奎之子素有瘋疾被掠而死弟鉉

亦被掠至姪錫削髮而遁復見獲奎養姪錫年十九

體肥倍受掠獨甚先是三月十日

上以餉運司禮監太監徐木正以太康伯張國紀嘉

定伯同奎侯爵隨宣詔來皆刑餉以為國老休戚所

關宜為首倡自十萬至于五萬即隨力輸之以備緩

急木正先至奎所奎謝言老臣安得多金徐泣諭再

三其辭益壯梟然起曰老皇親如此而吾朝廷萬難

措手大事必不可為矣即麻著多產後來何益奎乃

自具一疏劾錫二千兩至是賊繫奎而去籍其家得

現銀五十三萬段正以軍戎者相屬于道諸所充積

盡搜無遺猶慮諸子私殖不免于刑悔不從徐司禮

之言而已晚矣

博平侯郭振明進銀被掠而死振明于成臣中頗稱

賢而好義在躬下士二月初猶募宿儒于五城設教

令民間子弟負笈就學使貧者不以脯修自用一時

賢之而無補于時惜哉

尉馬都尉冉興讓 都督李國柱 東宮侍衛周鏡

俱擄掠進贖幾盡而死

餘勳戚多被掠籍沒無遺者未詳爵里不能盡載

而馮夢龍紳志略附英國公清平伯楊武侯永寧

伯博平侯李都督于死難者誤也不知清平伯吳

遵同新建伯王先通皆戮以祭旗英國以下皆刑

掠而永寧伯王長錫則被戮也

輔臣

大學士陳演字贊皇四川井研人三月初罷相以寇
偏住都復多藏不能驟行寇既薄城下演留滯外城
城既陷二十日遂同蕪德繫劉宗敏宅中十七日索
餉遂舉皮箱親送宗敏家凡四萬兩宗敏喜其慷慨
不加拷掠仍繫之其僕或告賊言地下有銀數萬極
之果如僕言又言珠寶最多復搜黃金三百六十兩
珍珠成斛十二日自成東出遂命斬之

演于陽羨罷後極為

傳信錄

九

先帝所任一時臺省有文譽者初拜陽羨門下及演用
事復盡趨演門子葵未入都微聞負寵私語臺臣
曰人謂井研不廉余何答曰曾是此相而猶謂不
廉乎時觸和之任錄柱之臣而公論如此此明之
所以火天下也

大學士魏蕪德字師令順天通州人原辰進士廷試
後應召對自陳代宣為舉人時守通州功遂賜狀元
及第尋以該兵見拔遂加少詹兼東閣大學士即主
癸未會試自蕪德入相無一建明而為

上所重信甲申三月三日加本兵銜往天津調兵不果

自成既入二十日午刻同陳井研留閱劉宗敏第小
室中蕪德自窓隙語人如欲用我不拘如何皆可鎖
闕此房作何解二十一日同丘方二相發營中羈守
之尋加拷掠吐金銀以萬計四月朔宗敏夾訊蕪德
曰若居首輔何以致亂蕪德曰本是書生不諳政事
兼

先帝無道遂至於此宗敏怒曰汝以書生擢狀元不三
年為首輔崇積有何負汝詎為無道呼左右掌其嘴

傳信錄

十

數十仍夾不放蕪德謂用事王旗鼓曰願將軍赦我
我有一女年少而十七且美願奉將軍為箕帚妻王
旗鼓而跪之唾罵不絕或言魏實無女何忍罵
言漢沈氏言之沈氏而向益加拷掠凡六晝夜夾膝
子說即人亦實聞此言至裂而斃復速其子訊之對以家貧無銀若父在猶
可從門生故舊借置今父已死何處可得賊揮刀斬
之

大學士丘瑜字鞠懷湖廣宜城人乙丑進士由少宰
入閣未幾而有國變再加拷掠搜進二千金四月十

二日縊死

大學士方岳貢字禹修湖廣穀城人壬戌進士初為
松江郡守有廉能聲帶罪徵進至十三載無級可晉
徵下獄朝士爭誦其清廉驟加副尚御史旋拜相時
事孔棘諸大臣皆無所見長岳貢亦踏路而已賊入
以都御史為相必富拷掠殆甚悉索寓所僅千餘兩
賊不信其貧拷掠如故故松江賈人作細千金仍繫
監卒不釋四月十二日閩命斬舊輔陳演及燕戚徐
允禎等丘方所繫主將俱命監押者斬之監押者告

宜城穀城云主將之意如此吾輩何敢無狀因以縲
具進二相各自縊穀城卒時嘆曰何不早死社稷

翰林

方拱乾字坦庵南直桐城人戊辰進士官左諭德掌
司經局印開城陷尚掛床上引刀割髮未半為家人
扼住而止尋削髮報名見報以美婢賂賊將羅不加
拷掠同年何瑞徵門生楊廷鑑力為可為宰相四月
十日夜半偽戶政張嶠乘騎至拱乾寓深談久之
云不日大用老先生勿過慮也然卒未及月而遁

張維機字晦中福建晉江人乙丑進士官為事府正
詹其傑同繫共掠至再一傑不堪奪刀自刎死維機
至夾及臘入贖四月八日始釋

胡世安字菊潭四川井研人戊辰進士官少詹兼侍
讀學士拷掠至三進銀一千五百兩釋後削髮
孫從慶字大器北直清苑人戊辰進士官大司成拷
掠至四進銀以萬計死于家

李明壽字太虛江西南昌人壬戌進士官左諭德寇
急輔

上南邊不從城陷被掠四月八日始釋

楊士聰字免岫山東濟寧人辛未進士官諭德被執
以賊卒王敦武食其先公之德刀護不加刑入贖數
百金始釋

衛胤文陝西韓城人辛未進士官諭德
楊昌祚直隸宣城人甲戌進士官春坊
林增志浙江瑞安人戊辰進士官修撰
宋之繩南直溧陽人癸未榜眼官編修
石山人皆已削髮報名見執胤文昌祚皆榜掠至

三增志陽四傷足之絕以楊廷鑑固鍾力言于王旗
鼓得免

李士淳廣東程鄉人戊辰進士官編修入職不加刑
而釋

張端山東掖縣人癸未歲吉士以世官被掠端始子也

萬發祥江西新喻人癸未歲吉士一時歲常除張端

外鮮被執者發祥獨詐為解狀見執被掠

六部

李遇知四川人陝西洋縣籍庚辰進士官吏部尚書

傳信錄

入贖四萬六千兩夾死

沈維炳湖廣孝感人丙辰進士官吏部左侍郎被索

不拷掠初八日釋

雷躍龍應天上元人已未進士官吏部右侍郎兼翰

林院侍讀學士被執不拷掠與惟炳同釋

吳履中南直金壇人乙丑進士官大理寺丞二月特

除戶部侍郎著尚書事被執拷掠進黃金八十兩

銀六百兩復受夾四月八日履中進揭哀懇署銜云

原任大理寺丞陞戶部侍郎到任十七日吳履中是

日逐釋

所記四月初八日釋者載楊冕山核真略出其日
學

王薰永山東淄州人乙丑進士官戶部侍郎拷掠道

賊數百

王正志北直靜海人戊辰進士官戶部侍郎父子俱

被拷掠後釋

楊汝成南直華亭人乙丑進士官禮部侍郎兼翰林

傳信錄

院侍讀學士被執納贖如數四月初八日始釋不受

夾不受職

國變錄云以古王杯金壺托周鍾秀送王旗鼓仍

授職誤也初有所賂求免刑掠王旗鼓欲為授職

以衰老為辭

張縉彥河南新鄭人辛未進士官兵部尚書闖破寧

武縉彥上疏請帶學士銜調通方營大猷守守居庸

關惟以兵少為幸縉彥嘗履戶部故懼在縉餉也

上不聽縉彥居本兵時保撫遇變逾半月賊且未至絕

無一卒謀至真定殊為疎謬十九日自成既入下令各官以二十一日朝見至日承天門閉衆皆露坐以待旁午大監王德化自中左門入左右從者十餘人見縉彥語曰老先生尚在此耶明朝都是你與魏閣下壞了遂呼從人掌其面而去晉考語塞垂涕而已尋見執入贓而釋

金之後南直吳江人己未進士官兵部侍郎繫賊卒沈姓處貸段舖細絹五百疋銀一百兩約之被掠至酷卒黨王敦武力勸暫止初八日釋

信條

張伯鯨南直泰州人丙辰進士官兵部右侍郎拷掠後濟通南旋之臣惟伯鯨最早

張忻山東掖縣人乙丑進士官刑部尚書被執賊先拷掠其妻及子竊入銀一萬兩忻遂獲赦不被掠

郝晉山東栖霞人戊辰進士官刑部侍郎被執輸銀五千兩不受夾而釋

張鳳翔山東堂邑人辛丑進士官工部尚書被遣入贓不加刑掠初八日釋

陳必謙南直常熟人癸未進士官工部侍郎受掠重

刑同繫者轉展愁嘆必謙枕一石塊寤寐如常賊既遁逃歸道遇土寇復被創抵家數日而卒

沈自彰順天人辛未進士以太常丞罷官癸未冬特旨以原官管吏部文選司郎中事一時重其清介賊執之搜進金爵人參值以千計尋釋之

吳學昌江西南昌人庚辰進士官吏部驗封司郎中以削髮見獲尋令蓄髮候用或云與宋獻策有舊也

徐有聲廣辰特用官戶部郎中拷掠後殺死

蕭時豐廣東澄海人丁丑進士官戶部山西司主事

劉獻績順天大興人丁丑進士官戶部山西司主事

朱華煌湖廣皇崗人甲戌進士官兵部郎中

張正聲福建惠安人甲戌進士官兵部職方司郎中

李向中湖廣鍾祥人庚辰進士官兵部職方司郎中石五人俱被掠

陳鵬舉湖廣麻城人丁丑舉人官刑部員外不報名被執令跪不屈推擊亂下幾斃僕人跪泣願以身代賊羞而釋之

蘇一心四川富順人庚午舉人官工部郎中被掠

王鍾考直隸華亭人丁卯舉人官工部虞衡司主事
拷掠二次

趙士錦南直常熟人丁丑進士官工部主事被索不
加拷掠初八日與吳之瑞同釋後皆伺隙而遁

中濟等南直長洲人官生工部主事不報名為東城
賊將所繫賊以相國後必富重掠折足後既釋乘因

尚留數人濟等與焉各與一繩令自縊仍許以櫬歸
屍發會同歸入櫬時賊卒于死者概加五棍濟等至

館家人被擄改殮喉間喻熱微動灌之有氣乃復甦
濟等言受棍時全不覺性第五棍似有稍物及身耳

卿寺

趙京仕陝西涇中人壬戌進士官通政司左叅議被
掠初八日釋

王都南直金壇人壬戌進士官太常寺卿初八日釋
夾辱至家即死先是賊急都方對客飲酒客曰奈何

都曰天塌自有長人頂
林蘭友福建仙遊人辛未進士官光祿寺良醞署丞

拷掠二次

科臣

李永茂河南鄧州人丁丑進士官兵科給事中

曾應遴江西寧都人甲戌進士官兵科給事中甲

申降調被夾

錢增南直太倉人辛未進士官戶科給事中拷掠二

次

顧錫四川成都人丁丑進士官兵科給事中拷掠進

銀條從長班竊資而逃父繫未釋錫因自刎喉未斷

不死四月二十六日賊衆將適押者索銀十兩錫無

以應即斃之

瑩臣

馮垣登江西新昌人庚辰進士官浙江道御史同錦

衣二人皆以刑髮逢怒賊夾之中路三日並死焉

吳印臣浙江山陰人錦衣衛舊原辰進士官山西道

御史入銀不夾釋

俞志虞浙江新昌人甲戌進士官貴州道御史賊急

奏太子宜監國南京

上不聽城陷就縊家人急解之而邏卒特至繫之索銀

併受嚴刑初八日始釋至家慎病而卒

丁時學浙江山陰人保舉官戶部貴州司主事進銀

十三萬免死

鄭楚勳福建莆田人甲子舉人官雲南道御史拷掠

進銀而死

張鳴駿福建龍溪人庚辰進士官御史被掠

陳純德湖廣零陵人庚辰進士官提督順天學政御

史二月出巡保定三月初八日擢考選京城被執死

于養刑

傳傳錄

黃熙胤福建莆田人丁丑進士官御史被夾

曹溶浙江平湖人丁丑進士以河南道御史學職甲

申三月浙直總督張國維題授浙直監軍御史未行

被獲重掠恣索貨物細二百兩賊志未廢再加嚴刑

傷足解出又細五十兩發王旗鼓再拷王為山石諸

生嘗讀游文詢知為游釋之數日後文諭院楊枝起

招之授職足創不能行又數日聞道客勸其偪守都

城以待太子而遇于清

何肇元南直武舉人舉人官御史被夾二次

中行博士

呂兆龍南直金壇人庚辰進士官中書闕入投水不

死賊執繫之初八日始釋或勸龍投職龍曰吾輩名

教節義自待何忍為此遂遁

陳翔福建長樂人癸未進士官中書削髮被獲拷掠

二次

朱國詒 吳之瑞俱諳勅房中書被掠甚酷

郝傑順天霸州人丁丑進士官行人削髮見獲拷掠

二次

傳傳錄

謝于宣浙江鄞縣人癸未進士官行人亦以削髮見

獲于宣獨觸怒拷掠至三而死

劉中藻福建福安人庚辰進士官行人以抗言願自

回籍觸怒拷掠最酷

張元輔山西孝義人丁丑進士官行人被掠

莫懋德四川江津人庚辰進士官太常博士酷加拷

掠

錦衣

掌鎮撫司梁清宏順天人被夾累日四月初八日故

遷逐死

錦衣大堂駱養性先輸三萬兩免夾

府屬

劉有淵北直南宮人庚辰進士順天府推官不堪拷

掠引銀簪自刺其喉而死

沈浣先南直蘇州人癸酉舉人授武學教授拷掠傷

足追銀三百餘兩稱貸于蘇州商店以足而後釋

彙記

張昌齡北直寧晉人己未進士官文選郎掌職起用

傳信錄

二二

被掠二次

李逢申南直青浦人己未進士由工部主事除大名

知府拷掠追銀碎脛而死

曹惟才浙江會稽人辛未進士興化府推官考選入

京拷掠二次

蔡國光福建同安人甲戌進士補鉅鹿知縣在京被

掠二次

周之茂湖廣麻城人甲戌進士候補命未下賊搜出

使跪不屈挺擊折臂死

李世祺南直青浦人壬戌進士官刑科給事中被災

其爵里未詳者為李天桂采之顯黃紀俱被災吳

伯宗范方張泰微皆拷掠二次而南宮丁丑進士

李廷龍獨以風免

宦官

王之心舊司禮監掌印太監順天人二月二十二日

廷議助餉之心閑住已久衆言之心富順家藏現銀

三十萬

上即日召諭之令捐助之心以連年家計消乏為辭次

傳信錄

二二

日獻銀一萬兩自成入繫之追掠搜銀十五萬餘金

銀什器段足無等以未合現銀三十萬之數拷掠至

死

他書有載之心自殉者故特詳其寔附志于此至

有言殉難王之俊者蓋謬之俊于甲申冬同曹化

淳共証太子偽者丁亥四月猶乘馬輕肥人皆見

之傳說之偽如此

嗚呼鉅寇刑僇不足以辱簡編之末顧有掠死而

或殺之忠節標為殉難亦有重俘而誣為臣闖加

以惡名至或保身自全或不屋致斃其間功罪之
不同因天地懸絕也因是考論至詳凡易七稿而
後訂為此篇覽者或以知交私誼將加掩護則非
余所知

甲申傳信錄

二二

甲申傳信錄卷之五

彭城錢鼎 著

魏國衣冠

諸薦紳先生見用于闈者或馮官闈或馮儀未非盡
出于德望才猷而皆以牛金星目瞞之力為衡當意
者錄不當意者去錄者赴吏改不錄者率驅偽將軍
榜掠然有行賄至多而不被刑杖者猶有重遭戮辱
復向吏改乞官者其時或賄或請沛然然于明季之
風焉然其初今本言同籍者聽而非用即刑無有能
脫者矣故一時星入仕籍者非必願仕之臣其不入
仕籍者亦非盡不願仕之臣也當是時乙丑進士有
志仕闈未授銜職小帽青衣額加黃緞順字者幸未
進士向吏改魚綠改熟告人曰明日此時便非凡人
人或綴成不凡人傳者而既入仕籍諸臣或親明且
復興潛欲自適亦往。而有也總之賢不肖不同而
推其至隱則幸有亦有不幸焉古之人不幸而蒙垢
朝廷者有矣或鉅儒名學而臣蔡逆之庭或哲智宏
才而入元亮之幕豈皆不知進退者哉由此觀之殺

甲申傳信錄

一

身易而就義淮殆非老語也然則甲中之難請為紳
先生之見擢于旬月間者予安能隱之第虛生抑
之枕弓公逆旅之收一世之榮盡于俄頃若淳于
醉入槐園而身為郡守者何以異哉故志之曰槐園
衣冠傷其時異之無多而又以悲夫境遇之無恒也
莊子曰君子牧羊乎園哉丘也與汝皆夢也予謂汝夢
亦夢也無哉

李閻既入五日設偽官改印曰符券契章凡四等令
職方司收繳前印悉更鑄之更定官名六部曰六政

府內閣曰天祐殿翰林曰弘文院文選司曰文諭院
巡撫曰節度使兵備曰防禦使六科曰諫議御史曰
直持使太僕曰驗馬寺尚寶司曰尚璽通政司曰知
政使布政曰統會知府曰尹知州曰牧知縣曰令主
事曰從事中書曰書寫房正總兵曰推副總兵曰制
五軍府曰五軍部守備曰守旅北提曰守旅餘皆如
故官服領尚方以雲為級一品一雲至九雲為九品
凡所更制皆為相牛金星所定也三月二十一日文
武官條入朝者三千餘人牛金星執薦縹黜名不用

者發惟將軍制將軍處分用者送吏政府既授職止
給小票向禮政府領契期赴任外選者限到任三
月後未取家眷諸臣或請即携家赴任曰俟赴任一
兩年做得好官未迎未晚于是往。有婢妾賄偽將
妻子留質不身出城者每官又數兵押之行行奪之
費戶政各照級給銀有差不足者自備率然願赴依
然有借為脫計因而南反者一時除授最夥不能備
紀。見聞最著者彙其偽定爵氏及其原職略于左
方

內閣

天祐殿大學士牛金星河南寶豐人乙卯舉人

弘文院

弘文院掌院學士教習庶吉士何瑞徵河南信陽人
戊辰進士官少詹侍讀學士瑞徵至院凡衙門匾額
有先朝年號者悉去之

弘文院大學士黎志陞湖南華容人甲戌進士官山
西提學僉事三月廿五日入閣主試出題莊中國而
撫四夷也所取者授科道防禦尹牧等官

修撰歸四維河南高縣人辛未進士官論德

編修劉世芳陝西膚施人庚辰進士官簡討三月廿

一日即以給事中高翔漢為都直指使世芳為編修

仍候大拜二人皆陝人也

編修高爾儼北直靜海人庚辰榜眼官編修

編修楊廷鑑南直武進人癸未狀元官修撰

編修陳名夏南直溧陽人癸未推花修撰兼戶兵科

都給事中

簡討周鍾南直金壇人癸未庶吉士顧君恩特荐之

傳傳錄

金星金星首用之次日即至牛所進門生帖撰登極

詔嘗云江南不雜平也或語鍾以國殘殺太甚萬難

成事鍾云太祖初起亦然

簡討朱積南直蘇州人癸未庶吉士

庶吉士史可程河南祥符人錦衣衛稽閣部史可法

之弟二十四日召見扶令作書招可法

梁清標北直真定人黃燠湖廣夷陵人曾鼎浙江山

陰人李化麟陝西韓城人劉餘謨南直懷寧人李星

祥山東霑化人史垂譽江西豐城人呂崇烈山西安

邑人龔鼎雲南休山人

張家玉廣東東莞人為長班報名被執家玉上書于

闈曰前明朝翰林院庶吉士今請賓歸順張家玉謹

百拜稱賀于大順皇帝陛下陳情左右君王既定聘

于天下必以尊賢敬德為基是故不沒人之忠者所

以有忠臣不沒人之孝者所以有孝子家玉得君未

及一年有親尚有曰老君王處此當賓禮之而不臣

且此例于君處士陶旌列其門曰明翰林院庶吉士

張先生之廬庶不傷人臣子之心不辱爾蒼生之望

傳傳錄

不燕臨以刀錫設以鼎俎家王者形影相笑從容而

樂誦之耿耿此心誓無後悔又上書曰前明朝翰林

院庶吉士今請賓歸順張家玉謹百拜陳情于大順

皇帝陛下忠臣義士于明為多初義獎忠于順為盛

是故如范景文周鳳翔等當亞為明隆禮之而匪但

為明卿贈之劉宗周黃道周等當亞為明隆禮之又

如史可程魏學濂等當亞為明尊養之而匪但為明

尊養之何則明孝著而順人知有父也明忠著而順

人知有君也至若家玉殷人從周顧學孔子但區區

賓禮而乞繫之以明者並不特見君王之高實欲遂
君王之大也當此多士尚存危疑驚懼之時莫
若將家玉柱而別之刻其書以布之心方得一仁人
以收拾天下人心脈精兵十萬可知也如其不允所
請決不墮泥塗為班兒若歸鄉里為父母慘誓殺身
為牲少悔天子大享上帝刀銘鼎俎諒非負氣守節
者所隱忍而規避也榮之辱之惟命生之死之惟命
書上闕見之家玉見闕長揖不跪闕怒縛于門外欲
刺之顏色不變卒操刀問曰降否家玉曰不降至三

保傳錄

日闕復速入唱曰當凌遲汝家玉不為動又言當凌
剗汝父母家玉乃跪遂釋時家玉父母遠在東粵凌
剗非可驟及不知家玉何以遽出于此後四月十八
日潛遁而歸
石癸未庶吉士俱授原官皆留閩獨何九雲以年
老未授職
韓貞同陝西韓城人甲戌進士官陝西道御史
裴希度山西太原人甲戌進士官陝西道御史並改
授庶吉士限俱以四月初四日到任掌院何瑞徵移

家院署乃修故事令庶常各輸銀送錦衣衛辦布請
牛金星至署列任
待詔張國泰北直新城人癸酉舉人官待詔

吏政府

吏政府尚書宋金印字泗州陝西乾州人戊辰進士
原任吏部稽勳司員外回籍
文諭院郎中顧君恩湖廣鍾祥縣拔貢
文諭院掌選楊枝起南直金山衛人甲戌進士官戶
科給事中繫獄三月十一日自成召見所授獄五品

傳信錄

以下官張若麟冀州曹欽程及枝起等並授職獨
三品以上不召故侯恂亦未召見後數日傳以侍郎
官恂不受因以大拜要之許俟東征歸如約既而
敗回不果恂亦潛遁
考功司郎中郭萬象陝西高陵人甲戌進士官官用
驗封司郎中能文舉江西新建人辛未進士官官用
稽勳司郎中侯佐山西解州人甲戌進士官官用
吏政府司務葉澍江西豐城人丁卯舉人官禮部司
務

戶政府

戶政府左侍郎曾尚書事楊王休北直益山人康熙
舉人官陝西潼關兵備道闖入潼關首降

戶政府行侍郎楊廷烈

戶政府行侍郎張嶙然浙江烏程人康熙進士官山

西平陽知府府闖入普地首降

戶政府從事介松年山西解州人辛未進士官任戶

部主事李督師存除戶科給事中于保定降賊三月

十一日入城投職

傳

從事劉慶著北直滄州人戊辰進士官刑部主事

從事吳文幟浙江籍南直休寧人庚辰特用官刑部

主事

從事方廷祚浙江德清人官生戶部主事

從事繆元浙江錢塘人丁丑進士官工部主事

戶政府司務魏學濂浙江嘉善人癸未庚吉士四月

二十九日闖遁作絕命詞自縊其詞曰忠孝千古事

于我一家風一死輕鴻毛臨難頭從容百血灑微軀

官卑非侍中有舌且存之并遜常山公因約同志交

延頸受霜鋒不能張空拳與彼爭雌雄不能奉龍種

再造成奇功死且有餘罪何敢言升東所痛母垂白

七十仍尸餐未奠凡五喪留與子姪封人生誰百年

壽妖死所同我比兄與弟五年為獨豐高堂無復悲

孽不生阿儂辭母却就父生死猶西東骸骨雖不歸

即瘞此詩筒墓木有拱時清韻入楸松

禮政府

禮政府行侍郎曾尚書事擊燭陝西真定人辛未進

士官河南提學僉事

傳

禮政府右侍郎兼弘文院侍讀學士楊觀光山東招

遠人戊辰進士官少詹掌坊事兼翰林院侍讀以理

學名家為闕所重初授兵政侍讀後改禮政三月二

十四日召對語不傳四月初十日又召至文華殿問

郊天何以不茹葷飲酒不近女色不行刑亦有說乎

觀光頓首天人一氣所感不茹葷飲酒欲其心志清

明不近女色欲其呼吸靈爽不行刑欲養天地慈和

之氣以感上穹闕稱善且曰先生以後可嘗進未講

因留坐飲茶辭出送至薦下卷秩而別自後登極儀

注皆觀光習之及聞道視光學家隨至鳳臺為賦衆
所殺體無完膚家屬委頓而返

儀制司從事劉大萃江西人甲戌進士官員外

祠祭司郎中李森先山東平度人庚辰進士官博士

祠祭司從事吳之琦福建晉江人丁丑進士官禮部

主事

精膳司從事許作梅河南新鄉人庚辰進士官行人

禮政府從事吳泰來江西新昌人辛未進士官禮部

員先被執尋釋授職

禮政府

禮政司務孫節雲南籍武進人丙子舉人官吏部司

務

兵政府

兵政府行侍郎管尚書事喻上澈湖廣石首人辛未

進士原任御史

兵政府侍郎孫兆陽廣東番禺人戊辰進士官簡討

加陞一級三月二十日首倡助餉與同志求仕者各

寫五千金托宋企郊投揭二十三日召見文華殿叩

頭云先帝無甚失德只以剛愎自用故群臣血脈不

通以致萬民塗炭災害並至闕云朕只為幾個百姓

故起兵北陽又叩頭云陛下救民水火自秦入晉

歷代抵都兵不血刃百姓皆單食壺漿以迎真神武

不殺直可比隆唐虞湯武不足道也臣遭逢聖主敢

不精白一心以答知遇殊恩聞大喜留坐飲茶辭甚

款曲禮之甚恭兆陽出以遇門生貢士伍世魁遂傳

甚詳

職方司郎中傅金星河南登封人丁丑進士官御史

職方司從事于重華山東青城人由職方副郎以邊

才陞陽和道闖至陽和重華出城十里迎降隨闖入

京授職

車駕司從事吳潤恩南直武進人癸未進士官光祿

署丞

兵政從事潘同春浙江餘姚人丁丑進士官工部員

外

從事江永詔南直寧國人辛未進士官湖廣巡按御

史

從事王自趨浙江會稽人癸未廢書士

兵政府攢漕從事方允昌浙江諸暨人甲戌進士官
部兵主事

從事呂弼周山東鄒平人戊辰進士官河南驛傳道

僉事

從事金汝礪浙江仁和人甲戌進士官工科給事中

兵政司務趙開心湖廣長沙人甲戌進士官

刑政府

刑政府侍郎管尚書事安興民丁卯舉人

刑政府行侍郎陸之祺浙江平湖人己未進士官陝

西布政閣入潼關首降

刑政從事李登雲丙子舉人

從事傅昂銓江西臨川人庚辰進士官翰林檢討

己丑金聲垣之役昂銓同捐重熙起兵昂銓戰敗

被髮撫臣下之獄命拾摺重熙等不可乃衣冠出

就戮神色不變獄中有詩數十首

刑政司務董獻廷

工政府

工政府

工政府行侍郎管尚書事李振聲陝西米脂人甲戌

進士官廣西道御史壬午巡按湖廣

工政從事金震生湖廣江陵人官生

從事王奇才

工政司務賀父劬湖廣棗城人戊午舉人官戶部主

事

直指使

都直指使高翔漢陝西寶雞人甲子舉人官工科給

事中三月二十一日即授

直指使徐必泓江西南昌人辛未進士官貴州道

御史

御史

龔鼎華南直合肥人甲戌進士官工科給事中

柳寅東四川梓潼人辛未進士官順天按察使降于

通川

趙頰河南項城人癸未庶吉士為牛金星同年

蔡鵬霄福建晉江人戊辰進士官四川道御史

陳羽白福建南靖人庚辰進士官廣東道御史

張懋爵山西汾陽人辛未進士官陝西道御史

朱朗錄宗室舉人原官御史

知政使

知政使王學先壬午舉人

知政叅謀王任杞順天壬午舉人寇急以探親往宣

府中路遇閻遂投之即隨入京授職

大理寺

大理寺卿劉大猷江西人甲戌進士官禮部郎

中十九日即用

六諫議

吏諫議申芝芳南直嘉定人辛未進士官禮部給

事

十四

事中

禮諫議朱徽江西進賢人辛未進士官刑部給事

中

兵諫議光時亨南直桐城人甲戌進士官兵部給

事中巡視東直門首降十九日聞即召見南加獎諭

以原官視事時亨寄書其子有云諸葛兄弟分仕三

國伍員父子亦事兩朝我己受恩大順汝等可改姓

走遁仍當勦力詩書以無負南朝科第

刑諫議翁元益直隸上海人甲戌進士官刑部給

事中

工諫議戴明說北直滄州人甲戌進士官禮部給

事中

諫議彭瑄四川永州人甲戌進士官工部給事中

癸未督催湖廣漕程

諫議金煉色陝西南鄭人壬戌進士官吏部文選

司員外

太常寺

太常寺卿吳家周南直歙縣人乙丑進士官尚寶司

事

十五

卿見牛金星云南方人晚弱願乞納餉銀數十萬免

其刑掠金星云如果乞得即與上疏但子係非小家

周遂進而退

太常寺少卿劉昌河南祥符人乙丑進士官官戶科

都給事中

太常寺丞項煜南直吳縣人乙丑進士官詹事府

少詹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門生黎志階力荐可為宰

相煜即昌言子衆曰大丈夫名節既不全當立蓋世

功名如管仲魏徵及授太常氣沮奉偽命祀泰山馳

驛潛道

驗馬寺

驗馬寺卿宋學顯南直長洲人戊辰進士官通政司
右叅議諸臣勸進日闕遜謝曰伊同豈不能為湯武
其不為湯武者伊同之所以傳也學顯曰看書到此
地位豈非天授

驗馬寺丞賀王盛

光祿寺

光祿寺卿李元鼎江西吉水人壬戌進士官太常

寺丞

鴻臚寺

鴻臚寺卿張魯

尚書司

尚書司卿葉初春江西湖口人戊辰進士官太僕

寺卿

國子監

國子監正堂薛所蘊河南孟縣人戊辰進士官任國
子監司業授職蒞事號台監生令多作文字以待李

國子學

國子監左堂錢位坤南直長洲人辛未進士官大
理寺寺正時李淵新制改國子監為三堂以司業為
正學錄為左博士為右云

順天府

順天府尹王則堯山西翼城人原辰進士官除山東布
政司叅議三月二十二日先授偽職到任四月初一
日考試生員題曰天與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次日

登案

節度使

順天節度使宋權河南商丘人己丑進士官順天
巡撫闖入椎首進降表即與原職

山西太原節度使韓文銓陝西咸寧人甲戌進士官
關西道踰踰還陝表以晉事與偽權將軍陳永福守
太原拒清兵甚力城陷而死

陝西寧夏節度使陳之龍江西舉人原官監軍道初
李闖父死母改通一軍士調赴寧夏軍士又死遂流
寓其地與數少年通時擬管往來軍民家鬻衣物或

男女有私欲者為牽合焉及闈借號人或以為母言其
生卒及里居小字相別歲月並符語頗闕于節度使
之寵遂案疏其事改館陰勝之而所為數少年者居
然享嫖毒之奉數月闈不案驗事亦不下至今寧憂
人傳為永昌皇太后云

防禦使

容雲防禦使左懋泰山東萊陽人甲戌進士原官文
選司員外闈入報名被夾輪餉萬兩擇送吏政府循
者辨呼名授職出儀門乘馬自鳴得意

甲申傳信錄

十八

永平防禦使李至著山西曲沃人丁丑進士官行人
山海防禦使張若麟山東膠州人辛未進士原任兵
部職方司郎中三月二十一日自成台對獄中放出
各罪官若麟自稱寧錦督戰之功且天下壞于黨人
者數十人于是授山海防禦使
臨清防禦使楊棲鶴陝西西鄉人癸未庶吉士
天津防禦使王皇極山西壬午舉人
揚州防禦使周壽明湖廣蘄水人丁丑進士原任北
直山周知縣

徐淮防禦使武懷陝西涇陽人癸未進士

安慶防禦使李際期河南衛輝人庚辰進士服闋進

京應補中書二月二十五日為選君所厄怒甚闈入

通其姻婭遂授職

青州防禦使王道成山西平陽人癸未進士城陷即

降首授是職四月十九日道成單騎至州州中人皆

請命相視不敢動云

順慶防禦使孫承澤順天大興人辛未進士原官刑

科卿給事中

甲申傳信錄

十九

夔州防禦使劉明侯山東恩縣人丁未進士三月二
十八日派職一千即完遂釋四月二日選授偽職
四川防禦使任濟辛未進士前豫楚總督
防禦使蘇京山東安東人丁丑進士原任河南巡按
御史回任濟劉明侯並以四月二日授職
防禦使楊明琅福建晉江人癸未庶吉士
防禦使張元琳福建晉江人癸未庶吉士
鹽運使
長蘆鹽運使王孫蕙南直無錫人甲戌進士歷歸著

知縣調濟縣甲申行取禮部主事三月十六日應召對孫蕙伏陛言君辱臣死之義繼以哭改授銓曹命未下十九日城陷城中哭聲震沸孫蕙語家人毋恐吾自有鎮心丸在命取竹一竿曳黃布一幅大書永昌皇帝萬歲將燈懸門徧拉同籍往迎馬素修太史不可走語趙玉森曰百行以孝為先君太公年高圖畫錦足矣不為徐庶忍心為趙范耶玉森頷之出遇張琦秦河與語意合二十日同謁偽政府宋企昉各執手板陳姓名孫蕙袖中忽出一紙拱手加額曰

傳集卷之二

二十

臣王孫蕙進表諸人出不意慮有觸忌殊恐宋閱表微笑且點頭曰好文字衆乃哄服布如是日晨起復過馬太史太史方沐浴更衣將就繖端坐正寢孫蕙觀繖道新天子仰慕德意太史大怒叱曰此言何為至于我孫蕙語猶未了乃命從者挽出之即日孫蕙赴都督留假二十六日選板長蘆先是顧茶黃繼祖吳達俱選四川縣令是日秦河張琦趙玉森亦授偽令皆無錫人也宋企昉語孫蕙曰貴里同事七人公何以至此孫蕙曰皆新天子不世之知老夫甄拔

之力宋曰非也主上以公表及周處常州語堪作新潮復破簿以一官相酬耳時選者止給偽印契孫蕙獨加偽勅一道偽帥高將軍送馬二疋牛五相以下皆辭行時南人欲歸者慮道梗求附行孫蕙曰新天子在上萬一耳目所及謂我私挾南人必廢詰不便皆固謝之二十九日發都門筒中錦袍失去從馬太史僕許姓強假以出儀仗中列致命督藍旗二面錦緋乘輿張蓋鼓吹前導闖過

傳集卷之二

二十一

先帝后梓宮前見蒲伏而哭者萬輩孫蕙疎看睜視一瞥而去不出與一揖也乘傳所過府以下送迎惟謹至滄州土賊奪其馬去孫蕙令使持名利道討滄州偽將官來驗察有偽印及勅而釋至天津有王運同已先一日至守者以同時有運司函疑之孫蕙脫左膊示以印勅亦釋去行近德州未至十里而州城中置大明中興旗號詢知為德州肅御史名世糾集義師截殺偽官莫可行又聞吳平西兵且入復京師孫蕙乃棄儀仗焚偽勅埋印磨滅行李盡運封識而行又恐行李累重復棄之假作乞兒以歸

淮揚鹽運使魏天賞河南遂平人癸未廢吉士

府尹府佐附

揚州府尹楊璣順天青縣人癸未進士

淮安府尹劉青縉河南人丁丑進士考選入京

盛州府尹熊世懿湖廣麻城人辛未進士原官河南

道御史

濟南府尹高井桂山西保定人舉人

順慶府尹張之奇江西新城人原任進士原官簡討

府尹黃國琦江西南昌人山東滋陽知縣行取入京

傳信錄

三二

燕邸寶鈔云十九日賊攻前門黃國琦即令中官

教賊傳入琴絃並上上已率勁旅千騎將出閉

則門中官以砲擊向嗜國琦以考選入京之官何

為至是且將亦無琴絃白絃之傳城陷之頃上

甲自次矣異聞奇說偽下至此亦亦究乎

府尹姜金胤山東掖縣人癸未進士官中書

成節亦有同知顧蒼南直無錫人

成節推官府劉廷諫浙江寧海人己未進士官考功

司印中

四川同知傅振鐸

州牧州佐附

北直定州牧黃復南直武進人癸未副榜

州牧孫以敬南直太倉人丁丑進士官長垣知縣

傅學禹河南麻城人癸未廢吉士

李孝祥四川遂州人癸未廢吉士

羅憲汶江西南昌人癸未廢吉士

吳策福建莆田人原任特用官戶部郎中

劉學國湖廣潛江人癸未廢吉士始削髮自匿長班

傳信錄

三三

報名授職

高去香北直寧晉人丁丑進士官禮部主事

益州牧徐家麟浙江新縣人癸未進士齋偽印契出

都至山東義兵于擒偽官麟棄印而逃

孫一脈山東沂州人原任進士官官簡討

瓜州同知涂原四川梁山人癸未廢吉士

縣令

山東平原縣令武大正舉人門弟云隨駕帷帳

之臣

四川蒼溪縣令吳爾坤浙江崇德人癸未廢吉士

四川中江縣令黃繼祖南直無錫人

四川巴縣令吳道南直無錫人庚午舉人

四川梓潼縣令張琦南直無錫人甲戌進士原官禮

部主事領印出都不一日遇賊劫印索千金為贖乘

乞還印賊磨印角知為銅擲還

四川內江縣令趙玉森南直無錫人庚辰進士官翰

林院簡討三月二十八日授偽職玉森為宋金節舊

友因請曰玉森能知順逆乃以詞臣為下吏何為風

傳信錄

二四

示來者金節曰非不欲為公同旋所託令親一事挽

回上意用力已竭耳玉森求改山東近地金節許之

復營改京職未授

所云令親者秦沂也沂之妹玉森之妻沂始觸罪

賴玉森復全得授職

四川射洪令縣南直無錫人癸未進士官兵部職司

司主事秦沂李闈入城導從者多即縣降官沂跪迎

道側曰兵部職司主事秦沂秦侯聖駕闈不問復

高聲再陳軍馬之聲雜之闈終不問惟導從中同年

又見之二十日趙玉森至王孫蕙寓涕泣自言受知

崇禎因深然國破宋亡寶自作之孽予將捐性命以

殉之理既不必將逃富貴以酬之情又不堪奈何孫

蕙曰予今聞國之初吾輩須爭先者玉森曰甚合我

意遂同詣報各進避張琦拱手不言琦曰無棄故人

老身尚堪揚塵舞蹈因與俱為通劉明翰茫。而未

拉而告之故明翰不從三人徑去不數步望見秦沂

已先行矣急呼與語沂曰我決計已久慮無同志得

諸公共事官途不忠無幫手况趙姑夫又休戚相關

傳信錄

二五

者乎握手大笑揚。而前既至孫蕙獨有所奏三人

愕然既又恨其不與同也張曰勿以小嫌而傷同氣

由是趙秦皆不言二十二日點名訖凡樂為用者皆

授新職沂為驛丞賍贖饒不忍盡遣舊寓因乘間

往取而偽令看新建官員即齋詣劉督府爾時獨不

見沂財疑其有不臣之志往擒之須臾沂到叩頭數

百偽督將沂兩吏沂高聲大呼曰聖天子欲平定江

南正愛惜人才之際倘饒煤命願効死乃釋之罰

銀五百兩贖罪因示曰自今以後私至舊寓者斬二

十八日選授謝洪

四川資縣令王明順天生員四月朔為府尹王則堯

考送吏政除官明考第七枝授資令

四川宜賓縣令時敏南直常熟人丁丑進士官官兵

科給事中

安縣令湯有慶

四川縣令劉廷琮廣東從化人癸未廩吉士

縣令施鳳儀南直嘉定人丁丑進士

胡顯四川井研人癸未進士

傳信錄

二十六

王永鑑陝西扶風人乙丑進士

傅鷺祥河南汝陽人官生戶部主事

王之鳳官生戶部主事

趙之重山西樂平人甲子舉人原官工部主事

鄭逢蘭福建人甲子舉人

侯偉時湖廣公安人辛未進士官官吏部員外

楊雲鶴福建晉江人原官戶部郎中先被執尋釋錄

用

程兆科江西廣信人癸未進士官行人

鄒魁明江西建昌人丁卯舉人原官兵部員外

王顯北直曲周人丁丑進士官吏部主事

高辛胤陝西韓城人癸未進士

姚文熱南直桐城人癸未廩吉士

成克鞏北直大名人癸未進士

高珩山東榮陰人癸未廩吉士

歸起先南直常熟人癸未進士官刑部主事

朱國壽南直人辛未進士官兵部員外

張慎學山西夏縣人丁丑進士官刑部主事

傳信錄

二十七

朱受祐南直懷遠人官生原任刑部郎中

黃昌胤湖廣沅江人原辰進士官刑部主事

萬發祥江西新喻人癸未廩吉士

張玄鶴北直清苑人癸未廩吉士

白胤謙山西陽城人癸未廩吉士

史被明山西翼城人癸未進士官中書

卞希舜

韓士偉

俞忠賓

陸禹思

梁記

楊玄錫福建晉江人年十六舉孝廉十七歲登甲戌

進士原官吏部主事報名留用未授職回籍

周蘭河南人庚辰進士原官大理寺評事授偽政府

屬

吳道新南直桐城人保舉原官助教授偽政府屬

張元輔山西孝義人丁丑進士原官行人授偽學正

程玉成四川江津人癸未進士授偽教職

傳信錄

陸禹晉南直溧陽人庚辰特用官戶部主事

曹欽程江西彭澤人己未進士

彭敦層南直溧陽人庚辰特用官戶部主事

汪惟毅南直和門人辛未進士原官給事中

南廷鑄陝西渭南人原官戶部郎中

鄭爾圻北直安肅人官生戶部郎中原官

李鍾秀山西蒲州人丁卯舉人官戶部郎中

王鳳林山西芮城人官生原官戶部員外

己上未詳職銜姑缺以俟參攷

終

甲申傳信錄卷之六

彭城錢

亦省寇略

高皇帝得天下類漢高而大行皇帝不與靈獻同風

其亡也忽諸不亦與哉闖與獻曹輩同起綠林為巨

寇而闖獨入長安篡天子借偽號改元紀年易官名

異服制號令撥劫所遺守土之吏無敢以暴民亦旬

月之雄也然而竊據四十一日而遽敗乃復載珍寶

大繼之焚宮室肆掠而西與赤眉之去長安而走番

傳信錄

須者無以異也非寇賊之孽而無足與統紀之數非

志亦省寇略

李自成初名鴻基陝西延安府米脂縣雙泉堡人以

萬曆丙午歲生曾祖世輔神海父守忠一名印其家

世有里役頗饒意廟時自成以里役徵稅歲飢連稅者

甚衆稱債以償不給官司督之其里父同知又逼其

債莫償遂為劫人于秦晉之間脫甚魁壯而鼻尖齒

黃短髮蓬鬆崇禎改元戊辰正月大雪自成與衆飲

山中衆有羨為官者自成曰若此世界賄賂公行文

官必由七篇文字武士也由策論非輩不讀書不識
 字安望有此或者取皇帝未可知也時自成甚長衆
 皆躍然曰願哥為之自成曰試卜之遂舉一擲得
 六紅大喜飲過醉衆皆起作朝賀狀自成曰未也還
 當問天固以箭揮雪中拜而祝曰若可作皇帝聖與
 天齊不然則否其雪適與天齊遂自負焉明年己巳
 賊渠高迎祥稱闖王自成往依之與英黨劉良佐自
 結一隊曰闖將十年丁丑同高迎祥寇秦曹文詒尤
 世威等與戰潰于潼關秦督盧象昇率祖寬等大破
 之秦撫孫傳廷又破之殺高迎祥而自成自竄西川
 窮走苗城十一年隻身潛返秦楚時張獻忠曹操等
 九顆俱在房竹山中自成往來附獻忠不許至竹溪
 且謀殺之自成遁去
 張獻忠者亦秦人與高闖同時起兵號稱八大王初在
 殺城受撫復行劫于路洪承疇擒之復縱焉
 曹操者本名羅汝才初與李自成劉國龍同盟依高
 迎祥迎祥被擒而汝才走避入竹房十二年己卯國
 龍乞降汝才勢遂孤十三年楚督楊嗣昌合兵勦之

傳信錄

二

獻曹奔蜀大兵西追自成復招集亡命百餘人潛渡
 入豫計取洛陽群盜復映自成遂為我魁稱闖王會
 獻曹復東破襄尋亦曰豫遂與關合十四年辛巳傳
 宗龍殺劉國龍而自成破洛遂獨雄一節而汝才改
 稱曹營曹營軍皆玄珪山左人自成軍師宋獻策河
 南永城人長不過三尺許通呼曰宋矮子云二月攻
 汴圍之五日自成督城卒射中左目矢鏃入骨不
 能出幾死兵乃退自是自成目遂眇六月獻與闖曹
 不合遂奔鄆西關曹分兵從東南下而秦保之兵一
 敗于秦陽再敗于火燒店闖勢漸大十二月復進圍
 汴丁啟秀分勦獻忠退之洵陽獻忠大敗僅以百餘
 人東走求附在左二人忌不與合獻忠因詐死匿深
 山中丁督復馳援豫而關因汴甚十五年正月闖卒
 有踰城者汴固守不下西陽一戰賊傷過半且以糧
 盡解去夏四月秦兵大敗于秦城賊資其甲馬大吃
 乘勢復破歸德五月悉其衆百餘萬復圍汴梁汴復
 固守越四月不下當是時督臣楊嗣昌率將諸在良
 玉虎大威楊德政等俱集朱仙鎮良玉以賊勢銳宜

傳信錄

三

緩攻與大威議不合六月諸將驟進嗣昌兵謀賊乘
亂擊之諸軍盡潰七月劉澤清從東率兵渡河戰敗
而返許定國奉詔援汴不敢渡河汴勢孤危猶守死
不下九月十七日河決汴城水滄遂失汴時蕪黃寇
為禁兵截殺亦來與關相合而諸賊深帥為華里眼
賀一龍左相。大總掌盤子馬守應爭世王賀錦治
世王劉希老胡闡蘭養成胡闡向未嘗特營草職奪
左金玉兵與之而諸賊各願為闡偏將惟相草各居
一部熟軍事亦皆聽令于闡而其情乃厚曹闡甚忌

傳信錄

焉及破乘陽下利州合兵鄖陽闡令相守夷陵以犯
澧嘗兼走德安以窺黃麻草在黃坡阻水不全止收
左良玉殘兵八百而回及歸又先見曹闡益恨之十
六年三月初七日闡設酒以邀曹草曹疑不來草至
飲酒竟為闡所縛初八日五鼓闡率二十騎入曹營
即其帳中斬之其步兵俱入各偽將而曹中軍揚山
旗鼓朱養民將官楊承恩李汝桂王可懷亦有法及
其叔羅戴恩皆痛心切齒欲為曹報仇矣後三日楊
承恩以親丁數十人奔陝西李汝桂亦于是月鼓噪

奔安慮而闡先是偽投相賊永順營英武將軍金印
印重四十八兩相嫌其小不用又自長宜渡江截得
川紅客銀十三萬兩闡索之止與三萬四千兩怒欲
盡殺其家及相在澧闡曹草之變中懷疑貳闡屢調
其帶兵回棗相畏而不來闡既廣收部曲設偽號自
稱倡義文武大元帥謂一品二品為推將軍三品為
制將軍四品為果毅將軍五品為威武將軍六品為
都尉七品為掌旗八品為都總九品為哨總凡偽投
將帥可記者二十六人

傳信錄

提營提督推將軍田見秀混名鑽天鴉衆
帥標推將軍劉宗敏按標情與闡倚為心腹
帥標制將軍賀錦混名爭世王向係蕪黃之盜
帥標正威武將軍張鵬混名兒衆呼小爺
帥標副威武將軍党守素混名亂賊呼亂將
帥標左威武將軍辛思忠混名虎媽班衆呼四
帥標左果毅將軍谷可成混名呼谷將爺
帥標右威武將軍李友混名呼友
帥標前果毅將軍任繼榮原係提兵王為馬標下把

隊

標後果毅將軍吳汝義

左營制將軍劉芳亮

右營制將軍劉希亮

左營果毅將軍馬世雄

左營威武將軍劉汝魁

右營左果毅將軍白鶴

右營石果毅將軍劉體純

前營制將軍袁宗第

後營制將軍李過

前營左果毅將軍謝君及

前營石果毅將軍田虎

後營左果毅將軍張能

後營石果毅將軍馬重信

帥標旗鼓楊彥

帥標旗鼓趙應元

帥標旗鼓朱養民

帥標旗鼓朱養民

帥標旗鼓朱養民

傳信錄

六

傳信錄

七

帥標旗鼓范鼎

共兵二百三十餘隊

或四十有差

馬步兵六萬

而走營將各制

為別而肅皆用

前營用黑旗

白纛大纛而銀

輒領標前向自

使府尹州收縣

日欽天監博士

地利無所不通

星說其說不行

而心甚善之

從事諸官為其

同理刑州判縣

事其分設政尹

吏政府侍郎喻上猷 原任御史石首縣人

郎中徐上 江陵縣人

從事顧君恩 鍾祥縣人

戶政府侍郎蕭應坤 原任江西南布政司江陵縣人

禮政府侍郎楊永裕 原任貴州人

兵政府侍郎王家柱 原任貴州池州人

從事傅朝升 江陵縣人

刑政府郎中鄧若忠 江陵縣人

荆州防禦使孟長康 洛陽縣人

荆州府府尹張虞機 長葛縣人

揚武防禦使陳蓋 原任榮陽知縣洛陽人

安陵府府尹姚胤錫 商州人

襄陽防禦使李之經 却縣人

襄陽府府尹牛任 寶豐縣人

南陽防禦使吳大雍 鍾祥縣人

南陽府府尹劉蘇 江陵縣人

信陽防禦使黃陽 江陵縣人

汝寧防禦使金有希 江陵縣人

汝寧府府尹鄧建 江陵縣人

均平府府尹劉茂先 鍾祥縣人

初闖之橫瀾中原所破城多不守自渡漢長驅至荆

見所在無一兵遂有守土之志于是先守荊襄再守

承德漸及汝南增立衛帥遣將分據而謀西入秦其

所置偽帥凡一十三家

通達制將軍任光榮守荊州 原係劉州守備向在

光榮領兵六千駐守後分兵二千守澧在荊州上

通達衛石武威將軍牛萬才守夷陵 原係石武威

通達衛石武威將軍牛萬才守夷陵 原係石武威

通達衛石武威將軍牛萬才守夷陵 原係石武威

通達衛石武威將軍牛萬才守夷陵 原係石武威

通達衛石武威將軍牛萬才守夷陵 原係石武威

通達衛石武威將軍牛萬才守夷陵 原係石武威

通達衛石武威將軍牛萬才守夷陵 原係石武威

通達衛石武威將軍牛萬才守夷陵 原係石武威

通達衛石武威將軍牛萬才守夷陵 原係石武威

通達衛石武威將軍牛萬才守夷陵 原係石武威

通達衛石武威將軍牛萬才守夷陵 原係石武威

帥標威武將軍謝應龍原係副將羅世家丁精工

上人不服關撥兵三千

左營都尉馬世大守景陵向在劉芳亮下因景陵土人不服關令領兵六

守之

襄陽衛左威武將軍高一功關撥兵二千

襄陽衛右威武將軍馮雄撥兵二千

汝寧衛威武將軍韓華美駐守信陽原係土寇關破汝時授偽

都司今加此職

均平衛果毅將軍周鳳梧守禹鄭二州原係鎮守

傳信錄

新即撫委守澗及關渡江風梧帶所領兵不至

岳山舉兵無食因而降關其母妻二子俱在襄陽

關信而任州之令帶原兵七百駐守

今將集鄭州中兵土寇共約兵有二千

勢攻取十五年六月擊破黃安十二月二十三日陷

黃梅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復陷黃安破蘄州荆藩

捕逸守道許文政被執尋遇害三月四日蘄水賊寇

周之仕勾賊攻縣遂陷蘄水二十三日陷黃州及黃

陵黃陵叛帥歐陽玆迎賊四月初攻麻城叛黨迎賊

入署知縣事蕭頌聖死之遂從鴨蛋洲渡江掠武昌

縣境省城大震舊斬賀逢聖親率士卒固守不下五

月楚卒糧盡遂陷逢聖死之署江夏縣印徐學顏格

關遇害巡江都司朱士鼎潛賊被刑入武昌殺傷

殆盡沿江積屍千里敵既掩襲武昌關之遺書獻

忠微其附己敵亦早辭以答求關彼此為投八月長

沙陷偏沅巡撫王聚奎副總孔全斌先遁推官蔡道

憲被執大罵賊磔死之九月陷衡州巡按劉熙祚衡

陽知縣張鵬翼被執不屈死之十二月二十二日獻

自岳渡江至荆與和賊合營而勢甚猖獗矣是年秋

傳信錄

八月關急于西行去楚以故獻得肆行于荆岳間旋

躡楚地無餘十月十四日關至潼關破之二十日攻

西安又破之按察使黃炯自縊長安知縣吳從義投

井死關收關中諸紳孝廉至省赴宴先餽各紳銀

六兩考廉三兩然後令其輸財多至三四千兩或一

二千兩或三四百兩惟舉人免輸以秦王殿為官增

舊役為九間地用銅磚鋪之改西安府為長安令百

姓稱老府或帥府而無敢言流賊者矣禁婦民不得

穿快褲箭衣以別軍民定令以明年正月起每糧一

石派州六千勸解送省城搬運之費倍之每縣發小
 賊三百頭換米一百石其斗火于民間者三升十月
 十四日遣偽官考州縣生員縣大者一等十名准與
 六政府府屬二等十名准與州縣三等十名准與佐
 貳縣小者一等五六名有差二等三等准此是月攻
 榆林不利又攻之復敗殺傷數萬聞合大隊攻之掘
 榆林城為大窰用火炮震之城墻崩數丈遂破榆林
 殺人殆盡攻慶陽亦不利并隊攻其東城遂陷慶陽
 道石泰誠段復與山西陽穀人甲戌進士死之聞將
 攻寧夏至靈州有黃河截界乃止又至蘭州亦以隔
 河未渡以故河西五道甘肅諸鎮俱無恙而寧夏總
 兵牛成克降賊封伯偽即鎮其地以陳之龍為節度
 使漾中府瑞王聞賊勢大遂逃入四川時陝西副總
 兵孫守法保護入蜀十二月初五日發兵入漾中十
 二日自陝西發兵萬餘至三原十三日至富平十四
 日至蒲十六日至韓城所過皆大掠于城中而留韓
 城數日二十日賊兵從船舖渡河攻平陽破之二
 十二日從稷山水上過河破稷山河津絳州三縣大

續修四庫全書

十一

續修四庫全書

十三

肆搶掠二十三日復渡河去二十四日至安邑燒其
 西門知縣齊之屏跳入井中賊兵擄出殺之遂圍夏
 縣擄垣曲當是時蒲州鎮將高杰于二十三日夜半
 開賊已渡河即率兵沿途搶掠至澤州駐于北門差
 官持王命旗守縣三門許空人出入婦女財貨盡不
 放行向毛張朱宦家帶共勒銀七萬餘兩時都紳宦
 覬以重禮杰念故交差馬兵三名送至青花往原武
 而去二十八日高杰王老虎二家兵到處搜奪驛馬
 于懷慶青源鎮駐劄

十七年正月初一日關賊僭位西安僭國號大順紀
 元永昌造甲申偽曆先是關將李蔡二人偽秀才女
 女父買二妓并銀四百兩送李蔡贖之李蔡收銀及
 妓仍殺其女初三日本生擒于關差馬副將捉李
 蔡李蔡不服自成親率衆二萬從禹門過河入山西
 復攻臨晉河津絳州諸城垣曲知縣令生員編民
 于稷山迎進降表所下城邑即立偽官垣曲知縣林
陵川知縣程
 皆關初平陽副將陳開賊渡河即棄城走至正月二
 十五日擒岳陽縣曰青源山擒驛馬二月十二日關

騎九百列黎城偽宮教回鄉里報鄉民富戶驃馬
數月闖逐掠鄉宦追銀十三日潞安考試儒生遣
兵馬一枝上太原一枝往懷慶彰德濟王府朱門皆
用黑塗而搜平陽及潞安銀日夜運之西安賊兵五
十餘騎至涉縣河西洪洞間殺掠四十餘里先是晉
王出銀三千助守太原至是賊從西南角破城殺大
原知府孫康周山東安丘舉人太原悉降十六日到
忻州犒賞兵士合兵進攻代州破之三月北攻寧武
總兵周遇吉戰甚力殺賊過當而兵少無援遂敗賊

傳信錄

十四

破寧武香之初七日兵至大同總兵姜瓖先出降遂
入大同定之自成既入縛瓖數其賣國之罪命斬之
賊將張天林初釋不戮初八日瓖為前驅至陽和陽
和將士悉降初九日至宣府破之十三日兵至居庸
關總兵唐通大監杜勛悉降遂入居庸十五日攻昌
平破之凡十二陵伐木焚殿連營進逼京師十六日
炮聲不絕如萬雷轟烈天地震懼十八日破外城是
夜各門以木枝梯城而上東直門首降十九日平明
德勝平則順城齊化正陽五門一時俱開語具膚謨

留憾時自從成入者偽軍師宋獻策偽內閣牛金星
偽吏政府尚書宋企昂偽禮政府侍郎聶煜偽吏政
從中顧君恩參謀韓霖及楊王休黎志陞張璘熱也
當是時司禮監太監王德化及各監局掌印太監皆
出迎自成悉命照舊掌印由是各招致名下聽從共
留八百餘人餘各令散去闖既入乃傳一牌大書云
王以救民水火寇破京城共崇禎逃出紫禁城外禁
為有能投首者賞黃金千兩隱匿者戮其全家又偽
旨獻 上者爵候賞金萬于是闖搜宮而大內黃金

傳信錄

十五

止十七萬銀止十三萬皆同魏瑞與客氏偷空至此
聞見之大為駭異甚失所望計登極時賞賜不數交
宮搜銀之令由是酷矣又偽令文武各官俱于二
十一日朝見顧授職者量才擢用不願者聽其回籍
有隱匿者隣佑同斬二十日添各門兵及盡放兵馬
入城而各兵至紳士為民家搜集馬騾略無遺者二
十一日各官入朝授職者恐後賦皆聚而焚之自
晨至暮忍飢以待命者數千牛顧成設罵誅笑之至
暮始出點名至周鍾顧特下并云王上飢渴求賢當

破格擢用旋語平云此名士也即授職牛金星見聞
甚譽之曰真名士也聞曰如何人牛曰善為文章聞
曰何不倣見危授命題目初聞不諳文義自甯西川
頗事學問而剛對便給矣是日入朝者三千餘人金
星獨拔九十二人用者從東華門出送吏政府不用
者從西華門賊兵露刀排馬五隊押至劉李諸偽將
署二十二日搜索上大夫物紫路斷行人時聞令兵
政府傳檄郡縣中云君非甚驕而此偏多臣盡行
和比黨而公忠絕少賄通官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

傳信錄

十六

擅宗紳聞左之脂膏罄盡云此檄為黎志陞所作
也二十三日舊內臣欽 大行皇帝于茶庵是日東
宮二王見聞曰吾當以祀宋之禮待之仍發推將軍
制將軍有收未嘗封也內臣進見梳窠不可戴更之
復寬更至三始飽之刺許首痛如裂急除之曰射箭
去二十四日用者方中藍服騎驢小扇遮面俱向牛
金星宋金印顧君恩著進門生帖凡在京舊宦除拷
掠正職者率多被用事詳槐園宋完中二十六日平
明被執先殺各官仍着小帽青衣至午門叩頭謝罪

外任未迴者復到吏政點名二十八日復派以各官
搜掠財貨前入偽府絡繹于道不完者收禁候以先
是聞憤京師各官藏匿無出迎者欲盡殺之宋徽策
力初止之至二十七日悉派各官概入餉銀內閣十
萬部院京堂錦衣七萬五萬三萬科道吏部五萬三
萬翰林三萬二萬一萬部屬以下各以千計大率用
者派少不用者派多一言不辨即夾有夾于劉宗敏
者有夾于各營兵官者有夾于監押健兒處者有夾
于勳戚各官家者有夾于路次者是日偽都督劉宗

傳信錄

十七

敏夾書役二人于衛至次日午後皆死宗敏者响馬
悍寇也與聞結為兄弟及聞僑號順王遂為君臣其
自署銜云中書營左軍都督府左都督每晨起騎馬
入西華門與閣議事或方巾或白紗帽無冠帶儀從
惟四五騎前導門立磔人柱殺人無虛日大抵皆兵
丁槍掠民財者也自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趨置夾
棍數千棍皆有棧釘連綴以夾人無不骨碎至死
者前二人者其陝西楊朱書役也以書奏悞二字以
試夾棍遂斃之二十五日偽禮政府翠翠示隨駕各

官率耆老等上表勸進是日偽官有召訪符司者傳
名帖請京紳劉餘孫承澤議事及至揖畢就坐言
主上不日大用二公今借銀乞餉劉借四萬孫借二
萬孫劉唯曰券以隨力措置而出其人遂出囑云須
早計之再遲二日不能從容矣二人相視駭愕而別
四月初一日偽軍師宋徽策奏帝星不明宜速正位
且曰天象慘冽日色無光亟應停朝是日權將軍劉
宗敏下營點操初二日偽禮政府示文武百官于初
三日再勸登極榜示偽順儀制頒為條約凡文官俱
受權將軍節制行跪禮是日晚自成至劉宗敏偽署
特言所繫各官宜釋者釋之初三日各官如命勸進
乃改期于初八日是日凡各營羈繫有鴻臚寺官盡
放復其原職以備即位儀制又令禮政選取序班多
員凡街市之人聲音宏亮者悉得與焉自是羈繫楊
觀光日督諸官習儀禮政衙門俟熟習入朝中偽相
牛示聰選舉人次日候選聰點初四日牛金星占服
同黎志陞考試舉人題曰天下歸仁焉滋中國而無
回也自天祐之吉元不利也考七十餘人大率皆

傳信錄

十八

順天人是時生儒紛紛呈乞考權者闐躐于市牛宋
諭之曰開國用人之始即行大比各回靜聽新主試
期是日即示云各省預編試候者即于中秋舉行時
罷市累日闔處變起傳諭各將收拾人心版物已進
者造冊解進在繫犯官量情赦釋因釋獄百人而繫
者尚衆初五日榜取定授舉人五十名量才分職監
生吏員爭趨告考俱不準時更鑄印文符券用大篆
契垂用小篆而不改九疊遂不成字闕令所行移文
歸用十字自為字成為承忠為中之類易乾清宮匾
敬天法祖曰敬天愛民檄北直山西舉人入京聽選
考試順天秀才取十二名送國子監讀書改錦衣衛
曰龍衣衛各營兵輪午門直宿走馬直入殿門不禁
闖營至萬壽山視將士騎射左右從者數千人刻永
昌係注前歲為令禁疏冗長條約官制稱報朝見儀
節及各官注來稱謂之類鑄永昌錢及當二錢典錢
局者兵部侍郎劉永裕子也闖入京城後即點裁縫
搜獄于宮人有寶氏者甚寵之號曰寶妃後闖既遁
吳印臣搜
出獄
之清闈夜宮中宿晨起少吸米飯而出憚問他物或

傳信錄

十九

見諸龍器若有物逆之敵震懾初六日再初正改登
極于十二日自入城後給老本米止數斛馬豆日數
計衆頗恣之老本者衆說老營為老本也說頭目曰
掌盤子大將曰老管隊小將曰老掌家皆劉宗敏統
之聞不能制賊教人為一塊二塊既入軍令頗嚴淫
劫者立時梟磔或割掌或割勢懸示然犯者甚衆賊
初入民舍曰假灶一爨少為曰借床一榻繼而曰借
汝女妻作伴藏匿者押男子遍搜不從則死安福衛
衙一夜婦女死者三百七十餘人賊以官室花瓶為

傳信錄

二十

馬槽屏至大者撒蒜蘆小者注油燃燈時偽兵政府
侍郎王為同鄉人出一門示禁止兵掠劉宗敏大怒
訐諸閹寵其聯繫獄一宿出還職初七日閹就宗敏
署諸事見偽書中每夾百餘人有哀號者有不能哀
號者皆不可狀因問宗敏凡進銀若干宗敏以數對
問曰天象示警宋軍師言當省刑獄此輩夾又宜酌
量及之宗敏應諾初八日將諸繫者不論輸銀多寡
盡釋之其勳著懿戚各官督令精兵押出雜住民舍
仍聚一隅不許星散各官有信宿不見米糧者而各

偽將所遺駐銀悉與入內府命令先朝內庫積銀共
百餘萬鎊作子版而穿其中為可運計分遣偽推將
軍郭陞下江東制將軍董學禮下江淮百將軍白鶴
鶴任天津一路催餉而北直等處皆已先遣大小果
毅將軍分駐涿州舊相馮銓父子俱入擒京坐監數
萬初九日鑄九璽不成閹始失色初十日盤祿米分
并大通橋先稔寺諸倉積米現數造冊彙進是日禮
政府示定以十七日登極百官朝賀次日幸學行釋
菜禮以十二日百官于天祐殿前習儀十三日再習

傳信錄

二十一

十五日頒詔天下論功行賞廿六日百官于園丘侯
駕廿七日黎明郊祭天地加袞冕即大位諸臣各奏
賀表午後闈西平吳三桂興師且入闈謀數至即調
兵數千趣兵政府侍郎張若騏左懋泰赴鎮發金一
萬銀三萬遣王世忠招左良玉于湖廣而南下之師
此未盡出十一日戶政府遣兵士搜銅鑄永昌錢城
中大樓十二日各官如令至午門習儀文諭院顧君
思出宮尚有憂色疾呼曰且從容諸臣悉退是日復
傳西平兵據闈益募兵西入闈遂殺官百數十員于

平則門外兩臣陳演為首餘皆勳戚皇親也惟周奎
以獻銀十萬兩美女數人獨不殺仍賞錢十千關叩
劉李二將出其出傑二將就樂已深無關意乃下令
親征夜半密運輜重百輛歸陝內帑于是蕩然矣十
三日關晨起挾西平父吳勳以行自成斌帽蓋布箭
衣束出太子二王各一兵抱持馬上東宮衣綵二王
衣衣不見者皆為隕涕出城時人士擁觀兵呵使退
關云任百姓者為文武各官送至金水橋禮政府聲
煙出班奏云臣部甚閑司官可刪去畿員關云官盛
任使可以勅大臣也大隊精兵二十萬盡從齊化門
出而劉宗敏亦行城中惟老弱數千人文則牛金星
大橋間棍洒金扇上帖內閣字王帶藍員領往未拜
客通請同編出示棋盤街限商人三日盡行開店武
剛制將軍李迺及賀郭二將留守京都禁約軍丁時
九門已開任人出入各官有棄家卷南行者大窳有
偽死蓋棺窆其下而潛出都城者或為僧道乞丐而
遁者巡城御史日出巡視僅從甚多賊兵見者皆下
馬十七日改大朝門曰大順門有指示下宣武門大

傳信錄

二二

街云明當中興言是視音賜管不知為誰李將柙帖
示左右殺之當時是賊驅驢騾馱載金銀解關中者
日以千計二十五日都中微聞關賊制將軍劉將城
外房屋督居民盡行拆毀并及佛寺運兵器上城若
守城者而賊衆多相聚耳語或涕泗者二十六日偽
禮政府示稱主上東征不日回京登極凡該管衙門
預先備辦毋致臨期失候是日關從山海關歸步兵
盡死馬兵一日夜馳五百里心胆消喪大隊入城全
無紀曆人馬盡懲矣初賊兵入止搜馬騾是日以後
通搜及騾無論塞廠俱盡益肆姪掠夜劫婦人哭聲
震天西城婦女填井死者不可勝計時有紀功司李
出示禁兵丁劫掠二十七日忽傳登極百官朝賀或
揚言云明日即天故預設商簿于城外而擁將軍先
以射駕入城是日賊長棹上樓行用被疊覆手足而
出其各兵俱束馱金帛于騾馬紛然而去二十八日
關既即位薄七代考此為皇帝后吏戶禮兵曹各一
赦書是夜五鼓關潛遁而大隊先出二十九日卯刻
焚宮殿及各門城樓惟正陽門樓得以存後隊至午

傳信錄

二三

判盡出榜百姓稅中行李者不可勝數賊將入誑
百姓出城避閑東之兵犯闕者于是都民爭携老幼
負戴出城行未數里即遭劫殺老幼俱盡而驅壯丁
為兵薛所蘇家人衣松江綾絹衣繫銀于腰一如闕
兵押解金銀者味爽出宣武門而去凡隨闕舊官皆
有軍丁護送獨新用者無之甚困皆伏匿不敢動而
薛傑獨行傳云宋軍師有密令也日暮百姓各自守
門街巷砲聲自暮至曉不絕是時城中有傳太子在
西平營者士紳共議守保各搜斬遺賊數千自成至
易州南關之復點兵數千將入屠城會西平兵已有
過却城而南者闕兵不敢北而西五月初二日吳西
平遣賊兵過瑤瑤河而自成復走西安所過山西郡
邑多有開城拒守者闕破屠之或人所一手而
榆林大谷為甚初三日攝政王入復遣兵令勦西安
自成南逃武昌明年乙酉滿兵攻之急其秋自成棄
走襄陽至羅公山為土兵所殺獻其首于楚督何騰
蛟表上賊首降其衆數萬

傳信錄

二四

甲申傳信錄卷之七

彭城 錢鼎 著

董孤利笑

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春
秋所以紀事也予傳甲申事皆以類從大率斷自闕
入西安以下其西安以前及殲于獻忠與闕時二三
從進之述不類前簡者綴述于此據事直書其善事
見仲尼所言董孤書法不隱惡亦竊有意焉故以刺
笑繁之董孤

傳信錄

周藩守汴一

崇禎十四年辛巳二月十一日闕馳騎至汴西門時
撫鎮兵遠屯境外城守未備門大開賊騎不敢入殺
劫驢馬千門內驚始為守禦午後闕賊至四圍刀攻
巡撫高名銜登却王紳士登解分守周王出銀二十
萬露堆城上示能殺賊一名者予銀五十兩十二日
辰刻銅中賊一名率三十餘衆突至吊橋安昌王府
校尉王國程從城上射賊中脇立斃從卒痛哭扶而
去巡按書其功于冊賞如約國程持銀大呼以勵衆

軍民奮登學賊盡力竭攻守者亦盡力禦之殺賊甚夥十三日總兵陳永福從南陽督戰士五百曉夜行三百餘里滿下四鼓自賊營殺入城闕又薄城急攻流矢中其左目乍退十五夜大肆焚劫十六日早盡南去自十二日至十六日殺賊三萬餘城兵被傷者亦數千城四面穿穴十有七處破城墻二十餘丈而賊終不能入皆圍藩出銀募衆之力也

守汴二

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晚賊復至其勢倍前攻南

傳信錄

北東三面城中復盡力守禦聞賊矢誓不破汴者不還兵乃填濠設土墩穿城穴八十餘砲震城墻倒者百餘丈于是城內起夾城。上設雲梯從夾城道中下毛裡鈞待賊。穿穴入者即鈞殺之投火燒城外賊以萬計兵民死于賊砲者給棺殮之官為吊祭卹其家銀米倍殺賊者以故城中民益劬死守守者皆郡紳富民養餉之越明年壬午正月二日丁督通賊垂繩引率上大登北門之月城城既隔知縣王燮奮死截救得解十三日賊以糧盡退去是役也總兵陳

六死于砲軍民死者幾及萬國王出銀四十萬郡紳富民合出餉銀十有餘萬而巡撫都御高名銜總兵陳永福知縣王燮之功多焉賊之去也凡所過歸德諸境規度因汴之具從此始矣

守汴三

十五年五月初二日聞悉精兵二百餘萬犯汴自歸德西連營至許幾四百里南北幾百里燕休于前創不敢遽薄城下野外變方大熟賊因為糧以圍城城中益死守越四月不下六月左良玉將兵四十萬

傳信錄

楊嗣昌將兵十六萬次朱仙鎮賊有去志而汴城兵單不敢出嗣昌兵詳盡潰良玉亦折兵少半退入南陽七月劉澤清從東率兵至河張天一等渡河一戰大敗而返由是無片艦南渡矣許定國奉詔援汴士馬不戒稍散去僅以數騎道逢河北九月十七日河決水滄汴城汴潰自五月至九月凡百十有六日汴城士卒糧糶羅雀不足供食螿虫蛆蚋悉取啗之八月之末水州餉價一兩人肉餉價五兩夫婦兄弟子女死者恒自相啗不待易而後食也出金市米變

者甚夥然可全不可得升米飢餓死者什七八死者什二三獲舟紅荊者百一二蓋河伯之靈不欲使忠義之臣盡殲于闖寇之手也是變也述撫高多銜總兵陳永福監軍御史王燮之功為最焉

江朝明

賊破河南新鄭陞任主簿江朝明不肯降賊遇害

顏日愉

河南南陽知府顏日愉字陽華浙江上虞人癸卯孝廉賊至雒南陽震驚日愉誓死固守賊不敢犯會賊

風大作賊乘程冒雨梯城日愉挺身奮擊衆皆慚力格闖城以不陷日愉中臂傷顛斃于城上子文學泣瑤趨扶其柩而歸遂奔闕叩陳 詔贈同鄉瑤以奔走致疾亦死

許文政

十六年正月張獻忠寇浙州湖廣下江防道許文政被不屈執驅至麻城見從賊多麻人密以忠義勸之曉期從中擊賊以柳園為號遂移王國以舊恨沖其事遂被害臨危救曰我所以且夕不死者正為此耳

今既無成天也奈何含笑受刃而卒文政字我西浙江仁和人甲戌進士

蕭頌聖

十六年四月獻忠攻陷麻城著縣市教諭蕭頌聖自殺

賀逢聖

獻賊既陷麻城遂從鴨蛋洲渡江掠武昌境武昌大震宗紳出郭以逃或聞元深匿江夏橋兩臣賀逢聖短衣徒步碎首焚藩馬金錢為守禦旦夕登陴與守

城飢卒共飲食困起城陷逢聖整衣冠北拜賊執之逢聖從容言曰我朝廷大臣不得辱我獻亦重之稱之曰賀佛推之使去逢聖又向北拜痛哭投入墩子河死時十六年五月也冬十一月二十二日巡按黃澍得其屍于河顏生如生其棺殮之蓋百七十日矣

徐學顏

楚府長史署江夏縣事徐學顏賊至守禦不遺餘力城陷學顏持小格開左臂為賊所斫石臂尚持刀不

仆罵不絕口賊去解之

朱士昂

逃江都司朱士昂胆氣絕倫晚習兵法獻攻武昌獲
之甚焉授以偽總兵官不從手執罵賊去其右手以
左手染血洒賊賊又去左手棄江濱而上罵不死尚
能縛州于臂作楷書巡按上疏以聞

宋一鶴 蕭漾

承天之陷逃撫宋一鶴自刎死幕客沈孟在焉一鶴
字鶴舉北直宛平人康午鄉薦 獻陶承天時鍾祥

知縣蕭漾字象石江西南豐人丁丑進士也被執不
屈賊不忍殺羈之空室不食數日題詩于壁而死賊
欽其忠為棺殮之

蔡道憲

十六年八月獻陶長沙自撫臣以下皆竄推官蔡道
憲字江門福建晉江人丁丑進士獨不去賊執之使
降不屈令殺將尹先民說之憲罵賊三日夜不絕口
賊怒甚寸磔之頭已齋斷而腫子尚惘然不暇

劉熙祚

湖廣巡按劉熙祚字思仰南麻武進人甲子舉人獻

陶永州被執使降不屈遇害于寧鄉孔廟中臨絕時

賦詩二章題永陽驛壁曰倥偬軍旅忽踰年家室逆

逃國與前南北結縶已作壘湖湘宮殿倏成煙杜鵑

有血殷青州烏鳥空號暴楮田生死莫非由素定并

心留照楚江天其二曰故園隔別又經年此日容顏

非復前州木山川俱洒淚旌旗繞虎總成烟漫勞老

婦尋莊夢寄語兒孫學藝田化碧長弘非軍事孤忠

遲興抗運天

張鵬翼同時死難者湘陰令楊開安東令陳道

人陽

十六年九月獻陶衡州衡陽知縣張鵬翼被執不屈

死之子甫十歲亦執聞父死江干亦赴水賊救起置

營中鵬翼跪乞齊曰四川西充人貢士

姜瑛

闖入西安榆林總兵姜瑛先赴降闖而大同總兵姜

瓌陽和副總兵姜瑛皆謀弒也闖將攻大同讓先騎

至城下約瑛降闖瑛偽以觀兵設仗出城迎闖降之

瑛沒入城開門延賊闖入即縛瑛命斬之而數其罪
 曰朝廷以要害重鎮寄若若何首降瑛無辭而闖將
 張天林曰將欲定京師而殺首降非所以勸歸順也
 不如釋之以招將來之士自成從之遂釋瑛而使天
 林領大同守之瑛叩謝張曰國家叔大業招降服
 遠之始固應如是而敢當謝闖起宣府瑛兄讓請先
 導兵至陽和語其弟瑄并降闖遂命瑄守陽和而
 竟取宣府定京師及闖東出敗于關門西遁清兵且
 入瑛即單騎走陽和假其弟瑄部兵數百疾趨大同
 欲入大同開吳兵將來城守不欲殺天林曰此獨瑛
 至必剛向者初王不殺德也命啟門內瑛并部卒盡
 入瑛入即縛天林斬之而守城以待清兵入即以殺
 天林賜功鎮

開門迎入

司禮監大監曹化淳初賊幸入自信即從龍至御前
 秉筆二弟並至都督請姪率世襲錦衣尋以告休罷
 職寇急復起化淳督守彰義門十八日吳賊砲擊
 城甚衆上趨化淳督戰即于將至時詐曰賊已上城

矣城卒奔潰轟聲雷擊不可止化淳開門迎入城遂
 不守化淳且先驅導闖入大內為十九日內城既陷
 有鉅鎗頭領內兵千餘人出宣武門而去他僭有隨
 之者悉用砲擊回因有言
 聖駕在其中者總不知何許人也諸臣勸闖登極其表
 有云萬姓歸心獨夫授首比堯舜而多武功道湯武
 而無慚德一時傳為周鍾之筆而實非也
 雲間徐愈同擊劉福禍此數語非周筆也愈
 云嘗于陳侍節前辨之而侍郎不以為非
 見機先遁

傳信錄

癸未進士之不罹闖禍而見機先遁者石陞也諱貞
 良也其餘則仕闖為多而善自匿者不數人為聊志
 其略
 石陞陝西人甲申正月
 上遣兩臣李廷泰督師勦賊孫條奏請勦順單騎西走
 遼塞外迎老婦內台邊鎮勸養餉不費朝廷寸兵
 粒餉可以恢復西安不願退守西河扼吭延安使賊
 不得東渡此善策也其言形勢方略甚具而建泰以
 為新進未可驟用謀遂寢闖入以報召給諸臣請臣

魏任陸獨守不出四月初旬京師九門俱開陸遂遁走金陵

譚貞良浙江嘉興人闖入即携妻去其寓避入僻庵

矮屋間潛住二十日許遂挈以還人無知其出都者

又有曾五典南直太倉人字偉鏐南直泰州人施

燦浙江歸安人嶽通福建福州人此並不見執而

相繼潛遁者也其已報名而未授職者如史夏隆

帶尚復數人不可盡知姑闕之

韓霖

傳信錄

韓霖者閩之泰謀也山西蒲州舉人平時好名以聲

氣相尚喜談兵都城既陷一時盜名之上多從霖覲

降而王族鼓亦以山石諸生重聲氣故楊廷鑑同鍾

諸人皆雜當其門多所援解此亦聲氣之力也

曾生妻李氏

李氏者通州諸生賈以祿妻也三月朔祿謀入山避

寇李曰四方多盜何為入山而城數椽可即若社稷

有靈即共無恙否則與國存亡何憾即日入都居焉

數日祿往閣臣魏藻德所語以說

上南遷魏入宿不得見同寓者于藻德子投之魏答云
神京有金湯之險萬無傷也惟我州兵羸將弱殊為
可慮早脫白奏

皇上仍以前例撥京軍兩營護之當無慮耳祿語婦曰

聞輩誤國非儕無生理矣李曰若熱聞服片糕死不

甚若即為我國之祿曰逆賊當不盡殺婦人李曰何

作此穢語必毋緩祿從之十九黎明服片糕盡之少

頃城卒群潰慮不即死或致辱急置棹閣下奮登懸

帶梁間一踴而絕

傳信錄

劉德源

劉德源涿州人鴻臚寺鳴贊劉源汴子也賊入大索

官係拷掠源汴名亦在索中源亟匿其父乃自當父

名就掠因罵賊死於下父竟得免

高鼎

高鼎光不知何許人以三月十三日出獄闖入被執

索銀將拷掠其子高鼎生員也挺身代父受之

張士壽

循吏部主事張文廷解職京師城陷携二老他匿子

士壽居守賊搜及之士壽慮禍僅僕泚父處禍及祖
父母挺身向賊曰我即張公子父為廉官蓋藏甚少
悉亦行之若盡取可也偽將馬偏括之而去後數日
偽將李復執之拷掠備至壽具言為馬將軍掠盡李
令舉姻屬素豪者代壽曰生死分也奈何移禍他人
父繫之不釋曰月二十九日賊去恨而殺之

貞女程氏

程氏名全姑蕭山人京衛經歷程士忠女也美容姿
端謹寡言行止無苟父母絕鍾愛之而全性勤勵工

傳信錄

十一

刺繡善紡績不以父母愛少隋尤明大體士忠性嘗
舛戾全每婉曲諷諫靡不怡怡格親心中外咸稱譽
之甲申年及笄未字闖入後有偽權將軍見全美麗
欲納之全睜目大叱曰此頭可斷此身不可辱也賊
繫其父母二弟及妹刺之心欲致全而後已士忠曰
若女受辱我輩雖生猶死不若共死為正衆皆諾全
大哭曰生不得孝侍父母友愛弟妹今因女一人而
斬程氏祀罪無道矣遂觸柱求死衆抱任止之全痛
哭絕粒示必死不從賊見其志堅不可奪乃數刑掠

其父母信創通他日賊以事出防少疎全共其父母
弟妹俱自縊一弟絕斷而竄及第賊歸觀全顏色不
改欲汙其屍忽轉動賊驚以為鬼物將擊已也避
去而全以絕縊喉未絕復生賊喜溢望外卑言求合
全佯應曰若能贖我父母弟妹方可從若不然即自
刎死賊從之即厚葬其家數人既葬全持刀罵賊後
弊之因自刎賊大怒奪刀亂擊頃刻而斃母死氏會
稽人儀容亦俊以全故同士忠及男女共盡

趙吏部

傳信錄

十三

趙吏部者楚人亡其名以進士歷官文選司闖入將
欲通禁甚嚴有偽將亦楚人與趙密相接趙與婦謀
計不能共遂使婦依偽將而已可賴以出走婦從之
趙遂以婦贈偽將且從歸同偽將欲傷將德之適以
事出城令趙稟兵卒問而適趙適後偽將更娶問女
聞趙女婦亦安之既而聞敗偽將竟棄二婦遁去二
婦對縊死

任之和

京師既陷賊分騎走通州城下大呼京師已下不得

堅守偽弁魏廣勝出糧五百外餉賊州遂破任生名
之和年二十餘家貧母老力學未遇方讀書聞君死
國亡驟起拜母長嘯出門赴河而死州人哭之

萬世道

萬世道字德徵涿州文學士也賊既入兵未及涿逆
生朱萬祺糾參將李及縉紳士之有賢者迎降賊
遣卒繫舊相馮銓世道知事去投井死

張彪

閻寇既陷都城涿州學生張彪糾起義兵謀泚死之

唐廷秀

三月二十日賊騎過天津天津兵備道已降曾進士
程源過津以書約餉部唐廷秀入城守之廷秀許諾
比至城防海兵大噪封餉庫盡毀廷秀幾死廷秀字
雲窠四川雲陽人甲子孝廉也

曹文義

天津道源毓宗秦之蒞人也賊既入都大揭黃旗于
城曰天應民順津門之民皆書民順二字于戶總兵
曹文義單騎斬關出原率兵邀執之而副將金斌總

兵安光先指揮楊維翰俱被降賊

方文耀

甲申三月賊至河間河間知府方文耀不降賊拔之
大罵死

景州三生

闖穽所順地方凡舉人生員悉出應試隨才授職一
時冒進者皆欣自倖景州有二生遺其名獨退並
劬于野鄉人曰新朝破格求賢公等當向用何自退
耕二生曰我等正非新時矣考止宜劬耕耳鄉人曰

傳信錄

十五

聞新令甚嚴不應命者劓一手二生曰亦二人各一
手亦任耘耨矣又有王生聞都城即闖室中設

先皇帝未主且哭之

馬岱

保定府總兵馬岱本東種也闖賊破保定岱即殺其
妻焚之率部卒出七深澤縣境後賊湧至岱勢不支
披瀝而遁不知所之

仰宗玄

于正化 何復 尹洗 劉會昌附
闖賊既陷房廊犯京師遣其黨劉宗亮馳寇畿南諸

却所適悉下賊至河間保定策恐署府事同知印宗
 玄力任城守集官紳士族按劍而盟曰今日之事惟
 有死守母容他志不則有此刻在光祿寺卿張羅秀
 倡義守刀贊其事却署既定知府何復監軍太監方
 正化皆至相與死守賊至正化手發大砲擊之誓無
 降志軍士盡奮砲發震天賊死甚衆三月二十四日
 力竭不支遂陷印宗玄方正化何復皆不屈死原任
 給事中尹洗孝廉劉會昌同時嚴守賊恨之皆懸其
 首于市先是二十一日李建泰退守保定所載銀二

傳信錄

十六

十七輛太監方正化訊之以此銀何用建泰曰此餉
 銀犒軍者也正化曰真定已陷前去無可犒今獨守
 保定急保定軍宜犒我為先生發之于是盡舉所載
 銀散各軍領之而其銀多建泰私索且內蔣黃金過
 半借餉役中藏以而歸正化頃刻散盡建泰嘿不敢
 言而心甚銜之亞欲正化敗事以逞意矣
 劉會昌字凝喜別號赤九清宛人原守西門賊攻急
 備有負節敢任事保定之役倡義督守西門賊攻急
 會昌指揮益整城陷群賊搜會昌又城西古廟露身

詩之昌裂毗曰我布衣無官職獨恨天下無人致
 爾小醜狂犯宗社本欲鼓衆克復神京嚮食闖賊以
 報

先帝耳賊怒杖之舟三猶與其勇壯誘之降堅貞不屈
 遂與其首懸之西關街市

保定張氏一門死節

張羅秀字仲美保定清苑人成化進士前軍都督府
 都督僉事張純仁子也純仁去子長羅俊次羅秀又
 次羅士羅善羅詒羅輔皆其子秀初授行人崇禎二

傳信錄

十七

年滿洲內入秀奉差過家助守保定有功後考選吏
 部除文選司郎中十一年給假省親滿洲又入復備
 守十三年除光祿寺少卿尋被請家居十五年滿洲
 大入羅秀益力守十六年春有給事奉勅過保定夜
 半呼城門不開給事怒以聞言張吏部擅司城鑰詎
 勿問天下由是知張吏部有守保定門又少從父純
 仁居塞上父習武事且好義如閭閻之急故人樂為
 之用甲申春賊帥劉宗亮至河間遠近惶懼兄羅俊
 曰事急矣吾兄弟當倡義堅守蔽護神京過絕勢國

雜其少紆乎不濟則以死繼之固人臣之節也羅秀
曰然保定為神京南蔽人人惶悚若我即陷則神京
愈危固當急為朝廷守此重地况今久無督臣新却
守又未至鎮帥且盡領兵去非我輩主之而誰于是
與署府事同知印為城守數日而知府何監軍太監
方並至協守甚力賊至河間將北向京師聞保定守
不降乃移兵攻保定三月二十一日督師李廷泰遇
賊退守保定獨從親兵百餘騎發餉入城定以保私
索來且欲將保定為贖于賊家丁孔姓為賊說降羅

傳信錄

十八

俊即手槍殺之賊至即攻東門誘降羅秀密計曰
人懷觀望莫有闔心必發砲斃誘降者則衆志定矣
遂懸重賞發砲先斃賊又進攻城柵密遣鄉兵
從柵中突出擊之賊賊甚衆賊奮攻三日夜不能拔
乃轉攻北垣河立木大置攻其李廷泰急築城砲攻
砲同知印宗玄爭之不得欲投城下死羅秀馳救之
因督守西北時三月二十四日也忽聞京師已十九
日告陷

皇帝殉社稷羅秀大哭曰我誓不與賊俱生必保此一

郡以待四方之共誅逆賊者賊攻西北益急砲火烽
集羅秀盡出其金銀珠貝器物立賞格以火砲擊殺
賊者立予三百金餘凡砲文中賊與為賊所傷及悞
自傷者各賞有老城兵矢石砲發如雨賊少却劉宗
亮乃斬其部領數人復急攻期日中不下且撤圍去
而李廷泰中軍郭中杰李勇潛與賊通以項後小自
旗為號已刻西南城失火賊遂乘城羅秀知勢不可
為急歸書其壁曰光祿寺少卿張羅秀義不受辱縊
死并孀時年四十有八妻宋氏年二十四錢氏年十

傳信錄

十九

七俱順天人開城將老皆坐井亭以待及羅秀粹至
宋見先自頸欲速死而氣未絕復與幼女及錢氏共
投井中初羅秀倡義問二妻曰汝輩將如何告曰願
從宋父羅秀曰亦有死耳皆泣下曰願從死城陷果
如其言羅秀子晉邑庠生見父自頸引領命僕劉之
僕不思想呵之即自投井中年二十有六婦師氏年
二十劉急朝夜坐井傍比陷師急投入井以絕夫慮
云

張羅俊字元美癸未進士賊攻保定知倡守者為張

吏部俱呼羅彥名詒譽之及城陷索張氏最急羅俊
從衆趨出中擊賊首仆地嚼其一耳大呼曰汝等指
為霸城不下張羅彥者我弟也我即其兄張羅俊誓
不求生反賊可速殺我賊爭前殺之連創數刃而死
年五十一羅俊子仲邑庠生先任他所聞父在危城
中求奔難及城陷投街中井而死

張羅善字舜卿邑庠生甲申春聞陷山石開驚書懷
有云逆寇氛橫起王畿勢漸危吾徒宜仗節何計可
宜時又云坐看感慨悲歌他日誦唐虞孔聖謨撥亂

傳信錄

二十

宜時頌俊杰成仁取義屬我徒或有言闖為仁義吊
伐之師者羅善泣而歎曰國家二百七十年教養未
嘗有負士子奈何至是寇急怖兄登陴及陷兄誠其
勿死羅善曰有死節之臣不可無死節之士終不忍
見兩兄皆死亦獨生因覓其婦及女皆入井存仲兄
羅彥所教與同死彥曰我受爵祿存義當死汝無朝
廷恩養可不死善弗聽起投井視井中皆婦女乃向
彥下拜歸投其室前井中妻高氏年四十一有女三
人賊攻城急嘆曰吾死止留男不留女及城陷先投

次女子并求小女子懷携長女同下

張羅輔字中堂癸未武進士好勇能挽強善射射必
命中賊至米城射賊晝夜無少休走悍伯兄欲潰圍
出以為後圍羅俊不從賊入輒引弓射之應弦而倒
莫敢近頃之矢盡而家丁負矢者已先遁乃持刀砍
賊擊賊甚衆賊并衆圍之滿身受賊鋒矢創多遂死
妻白氏年三十時歸在母氏家聞變遂欲入井衆出
之白曰我夫索杰城陷必死豈留可妻子不若人耶
且張氏一家勢必盡死亦將何歸衆皆圍之或以板

傳信錄

二十一

覆井少間白以汲水結去覆板長女甫八歲呼曰兒
未看井中何物女就視遽推入之遂自下遺一子一
女甚幼以失母故並死

張羅士妻高氏甲申寧撫遺孤十有七年城圍即相策
勸死及陷或謂之阻絕然曰亦為妻婦久必待受辱
死乎遂縊

張羅詰妻王氏年三十二賊至方歸省母聞圍急遽
反羅詰怪問之曰歸欲與子同死耳既而泣語羅詰
曰我婦人懼辱義必死子男子兄弟六人如皆死即

絕而父母後何思羅詰燕之變形易服從水門亡去
王與高同縊

李氏者張純心繼室也年七十有四純心為羅秀伯
父已即世久賊急李氏以兩孫婦年少屬以死節及
城陷遇賊厲聲曰我張羅秀伯母忠臣家城破當死
何惜老命遇不絕口被割破腹而死孫媳徐氏年二
十五張震妻也城危謂祖姑曰太夫人年老且欲死
我年少何為不死城陷投井死婢兒喜兒年十七亦
投井死 劉氏年三十一震兄娶妻也與其嫂劉萬

傳信錄

二二

化妻胡氏並孀居城陷胡氏速投井死劉曰嫂且
死我守節十年肯汙賊乎遂亦投井而死

張氏義犬

保定之臨張氏家死者長幼共二十二人後賊至羅
參見宋梁屍及壁書皆激悅有流涕者羅參屍在井
亭及女婦屍出自井中者暴露三日無敢履獨三大
守護之鳥萬不能下賊或窺之一大噓其足絕柙指
去賊大駭洪乃令人深埋之後三十五日賊敗遁家
人始救殮之顏色如平時

金毓嗣 姪振孫

宣大監軍御史金毓嗣保定人甫受命至真定而宣
大已陷賊兵且至恒陽因退守保定資助賞甚夥城
陷一綵衣賊執之入三皇廟使謁偽將毓嗣大叱罵
之且曰亦不恨噓爾前曰豈與爾賊輩行禮即奮拳
仆賊投廟門大井而死妻王氏聞城陷即自縊左右
解之艱然曰爾輩快我潛入後苑監室中再縊家人
無知者越三日始得其屍 毓嗣姪振孫年二十八
壬午武科也饒膂力善射同時登城射賊輒斃城陷

傳信錄

二三

梁悉解我衣自懸振孫獨否曰此武夫本色也賊執
而詰之曰我御史金毓嗣之姪金振孫也遂遇害

陳氏曰婦 曰婢附

保定既陷故進士陳士章妻張氏士章子郡庠生宗
瞻妻楊氏宗瞻子文學偕婦常氏偕妹文學金嬰妻
陳氏凡三世四人同時投井死時張氏抱孫仔于懷
遂同下侍婢四人馬兒桂春山花菊花亦扞于其下
從而殉焉

王廷初母 張氏附

保定癸未進士王廷禔母聞城陷即投井死廷禔妻張氏曰姑可以不死而死當死何先亦為亦投入井死

王世琇女

前歸德府推官王世琇保定人也往歲賊破歸德世琇死之其女適一儒生姆未幾遇變聞攻城聲輒脫服以待及城陷人曰賊上城矣趨赴井死時年十六也

劉御史

保定之陷一時殉難最夥乃有舊端黨臣劉獻其女于賊將而求官者

朱廷煥

朱廷煥字中白山東單縣人甲戌進士大名兵備道甲申春移書鎮江太守錢良輔言時勢將傾身在必死兒幼梓頰為燕薊辭致激昂聞既犯關牌至大名廷煥碎而碎之守其城不降至賊民諱城乍陷賊縛廷煥大木上射之收罵不絕口斷其舌而斃

劉養貞

劉養貞字念衡曰州州人年未進士官武選司至市三月二十日痛哭先帝于茶庵義之不加害聞既遁晦跡布衣賣卦都市人取三分至今僑居宣武門外不改其業

劉勳

劉勳字叔裔也世居京師善飲頗豪研思篆隸崇禎丙子舉人試論頽于發聖人之益以聖字从耳从口从王立說禮部議禮後二年

上特原之復其舉人喜愠不形于色闖入後乘書不事

傳信錄

二五

諸子雜貨物為食困餓甚憊戊子冬予往見之時汲而單衣露肘履襪之微雖東郭原憲不足喻集童蒙數人脯脩最微客言曷不取經學弟子訓之動曰何忍以制典質食且于尊法仲尼之意何居但真定間有戚可依若無道路費耳徐懋募數金贈之去而耕于灤城之野

甲申傳信錄卷之八

彭城 錢 勳 著

秦郭餘鈐

陳同父以秦維翰歸郭子儀之帳借兵復仇而因管
唐太宗之失語在龍川集中不贅述而兵復仇之語
有似于秦郭而功業不同故曰餘鈐

吳三桂字長白南直高郵人進東中後所籍父勳字
西環並起家武舉以軍官功歷官都指揮使鎮守寧
遠崇禎十七年正月以秦寇勢迫調勳入京協守勳

傳信錄

遂携家入京三月廷議撤寧遠鎮并調三桂入京協
勳秦寇封三桂西平伯

上手勅諭之三桂亦奉詔未及行而關已隔都城矣聞
入各鎮將皆降獨三桂道遠未通關令諸降將各發
書招三桂令其父勳亦書諭之使速降三桂統師入
關至永西平沙河關聞其父勳為賊刑掠且甚三桂
怒遂從沙河繼兵 掠而東所過糜爛頓兵山海城
益募兵諸復京師矣先是十六年春賊曉田弘遇將
南京吳閻歌姓陳沅顧壽名震一時弘遇欲之使人

市顧壽既得而沅最幽絕世價最高客有于弘遇
者以八百金市沅獻之是歲弘遇還京病卒及勳入
京三桂遣人持千金隨勳入向弘遇家買沅既得勳
即遣人送之西平關入京師偽推將軍劉宗敏任田
弘遇第聞沅壽名甚希索之壽從僕人潛遁而沅先
為吳勳市去于是集僕人七人而繫勳索沅勳具言
遣送寧遠久矣宗敏堅疑不之信以故拷掠勳時三
桂兵至五千乃益募兵至七千慮兵單不可決勝聞
滿州且發兵入關因馳書借兵約共圖京師而與副

傳信錄

將夏登仕等帥兵而盟盡駐守策登仕者本秦人意
在降關三桂既知之酒次即以女許字仕登子割襟
定約于是委五副將守關而已獨任戰謀者以三桂
叛據山海關開關以資劉而宗敏亦已潛釋勳且
宴之矣四月十三日關晨起勳勳軍中以行步騎精
兵十餘萬東出十九日攻山海城圍之數匝三桂度
不支益遣人夜告馳滿兵速來而已堅壁不出山海
城者閉內鎮城也東二里許復有羅城外拒關慮三
桂東遁出奇兵二萬騎從山海西一片石口北出而

東突外城薄閉門圍截之三桂不能通而滿洲亦盡發騎兵而西北再見三桂使度已勢急遂飛馳而入二十三日至外城則火炮從東向擊清兵疑不敢進駐兵於喜嶺高張旂幟以待三桂從城上望見之急呼救馳從砲擊擊道中突圍出外城馳入滿洲堡中見大清九王九王曰汝約我我來何用砲擊我三桂曰非也聞兵圍圍內三面甚固又以萬騎並邊堵東過歸路故用砲擊之使聞可得問道東出也九王曰

傳信錄

疑也無誓盟不可信且聞兵衆閉內兵幾與關同必若兵亦難變殊異之則我與若兵俱無憚矣三桂曰然我固非怯也徒以兵少止數千使亦有萬騎則內不患寇外猶可以一而東制蓋藩我何用借兵予者今為兵少固熱誓約難變無恨亦決勝之道也于是遂與九王共揮而三桂即斃其首以從九王居後隊三桂為前鋒英王張左翼統萬騎從西水關入豫王張右翼亦萬騎從東水關入所謂豫王者十王也英王者八王也九王者攝政王也而外城以西卒卒盡燬于是三桂復入關急呼城中人盡斃使駭敵

或不及斃即以白布斜束項背別之即日滿兵盡入閉關關內三面並出延敵關外不知所出三桂戰甚力滿兵尚按兵不之動關外北無戰意立泉吳勅首懸之至高之旂以示桂而關遠近衆遂潰滿兵遂縱騎突之躡步卒且盡傷騎兵過半選鋒驍將莫不重傷關兵大敗走而西三桂與其父勳屍至哀九王為樞殲之而使英王豫王急從三桂以西且曰速即却城靡爛無繼約矣三桂遂西初關入京師門甚禁緝紳無敢行者及東出禁少弛道路之人且言三桂奪太子入入即太子復立即順賊所署諸臣必斬無遺于是仕周諸臣靡不閉門疾步乘間私逃矣關自永平馳千里馬一日夜入京入即盡斬吳勅家屬凡三十四口于市而伴以登極祀天陳爾簿出命二十八日宵遁二十九日晨起焚宮殿及各城門罷黜殆盡寇兵皆西惟正陽譙樓不火三桂及八王十王遁關出故關而西當是時有傳吳帥軍約入關令官民盡為

傳信錄

先帝服喪大兵入城凡寇素者不殺由是氓士各禦素

冠京任御史曹溶約諸臣共議城守以待五月初一日

先帝位于都城隍廟中縉紳皆縞素哭之推設五城御

史搜賊守門甚力是日西江米巷諸商聞吳兵將擁

太子入即合資為吳勅家舉來凡三十四口俱悉善

觀衾衣殮之初二日錦衣衛都指揮駱養性同吏部

侍郎沈惟炳鳩諸臣立

先帝位于午門行哭臨禮既畢駱法駕迎東宮于

朝陽之門初三日晨起諸臣俱赴朝哭臨各先後行

傳信錄

五

禮始早有言錦衣衛兩簿出郊易輿之際非東宮也

諸臣惶遽而退及入前騎者麾都人悉去白冠則大

清九王率滿兵入京師矣于是城上白標驟徧紫禁

中煙塵遂下令止國大清紀元順治初六日為

大行皇帝發喪令百姓素服哭臨三十二日三桂及

二王遂入京師三桂又自為

先帝發喪亦三日而早發喪之日大清以都民搜斬餘

冠不已因下令薙髮薙髮者即非賊于是官民悉薙

髮無遺者六月復下令蓄髮如故云

贊曰要之亡以妹善商之亡以妲己而周之亡以

蘇妲己

先帝崩無故去之禍而覆社稷開煙荒今日十一日而

速此聲由陳沅吳執

系即餘餘者謂至他籍而為即沙場而取孝

主吳逆之太子即吳其說不甚要也吳逆直正俱

矣無而羅羅小謂其以陳以故叛國則六臣于下流

歸極楊完姑言與阮同見於北劉宗敏既而阮為宗

敏所執多不知阮何則國難時阮亦歸吳也其六

傳信錄

六

安而政而得其常乎

宣統元年有廿六日全謝山先生鮑步亭身在外徇

有少及以書者附錄於後 阮林

甲申傳信錄卷之九

彭城 錢 鼎 著

庚園疑述

昔江充作姦治巫蠱衛太子孫房即殺充使者以反
問李武使丞相丞老稱之太子出亡至湖匿馮泉里
孝武尋悔無殺太子意而太子卒自縊孝昭五年陽
夏男子成方遂居湖故太子舍人謂曰子狀貌絕似
衛太子方遂利其言與得富貴遂乘黃犢車詣闕自
稱衛太子勅公卿雜視莫敢發言萬不疑獨此從

傳信錄

吏捕收詔廷尉驗治竟得姦狀方遂坐誣妄不道腰
斬孝宣元年道詔故皇太子曰庚園邑焉今

大行皇帝太子遭闖亂不知所之其後有自稱太子來
一時讞視者率被刑戮事因與太子據異而讞獄者
幾與方遂同然而天下後世疑不能明也紀庚園疑
述

大行皇帝三子長太子名慈煥甲申年十六歲次永
王名慈煥少四歲次定王名慈煥少六歲太子定王
皇后周氏出永王皇貴妃田氏出
文書房傳出揭帖
皇子公主並排大

子一長公主二永王三定王四坤儀公主五懷隱王
六長公主周后出坤儀公主未出懷隱王曰此出
懷隱王不而慈慈 上絕愛之終未病將死慈
如為九蓮善薩并言此即即陸康李后萬曆母親也
先是李皇親再清侯以不期到祿爵時九蓮善薩具
言于皇子口中同是復再清侯爵而宮中事亦自
此 闕犯闕

上遣太子及二王出匿而自縊 上命太子至成國府
而臣民聞永定二王並至嘉定府 十九日闕入求
上及皇太子二十日晨起嘉定侯周奎以永定二王入

傳信錄

無殺意何不一出見孤永王曰不能面受卿辱自縊
宮中無他去也闕又問曰早集曾飯乎王曰尚未進
膳因進飯共食午時得

上崩駕闕謂二王曰若父皇何若自縊即存孤將與分
治江南不忍有弑君之名今即死非亦赫也今無傷
侯大定天下孤將裂地而封爾無憂因發偽推將軍
劉宗敬家善養之二王既至宗敬所尚衣赤謂監視
軍士曰我當衣素奈何衣紅可為我取素衣來軍士
曰何處有素衣將往取諸宮中可乎永王曰不可遂
罷二十二日二王復入朝闕語在是皆曰我將以祀

宋之禮待之往未嘗乘駮四月初九日復入朝問命之跪永王曰亦豈為汝輩屈節何不殺亦問曰汝與罪始免而西平復仇之兵且至十三日卯刻自成東出二王各一卒抱住馬上百姓盡擁觀之民間遂言太子亦在營中至通州駐馬百姓有叩頭者定王失一履通州民趨與者之既東自成與三程漸其敗時晉王亦在營聞躍馬馳入吳軍曰亦晉王也吳軍留之以故晉王得無恙而人遂傳太子定王為吳軍奪去於是都民引領望太子定王入矣二十六日聞騎乍歸部署盡亂未有知太子定王入者既吳兵入亦不見所謂太子定王也而或有言定王避居于城南之空苑而太子永王終不知所之冬十一月忽有男子貌似太子同常內監投嘉定侯府中曰亦太子也余不能識奎姪鐸以侍衛引與公主相見公主共太子抱頭大哭哭罷奎飯之舉家行君臣禮因訊太子向匿何所何由得存太子言城陷之日獨出衆東廠門一夜潛至東華門外投腐店中店中小兒心知為避難人也易子以散衣代之司姚居五日腐

傳信錄

三

店恐有賊潛送至文華門外尼庵中以貧兒投托為名尼僧不疑遂留居半月而常內侍偶未得見尼僧始覺與常謀之竟日恐不能終常遂携歸藏于甚密以故得存無恙今聞公主在故求其言如此亭晚與公主哭別而去數日復至公主贈一錦袍密戒云前未皇親以上下行禮進膳已生疑懼可他去慎毋再至也痛哭而別後十九日又至奎便留宿二十一日奎姪鐸與奎謀曰此男子不可久留即自害不如去之奎語之曰若非太子也何為冒至亦家今汝第自言姓劉說書生理可免禍否即向官府究論耳男子曰亦悔不從公主之言今已晚矣如此何不遣行乃留我何意奎曰汝第言姓劉假太子是即已男子堅不肯從既晚奎令家人推擊之逐之門外插營健卒遂以犯夜偷去明晨獻之刑部曰此假太子也即日會刑部山東司主事錢鳳覽勘其事鳳覽字子瑞會稽人以祖父文貞公象坤蔭任中書禮部主事鳳覽字子瑞司家某任京北清任授原職快不得志惟伴狂嗜酒為訊內侍簡臣真偽何如內侍常其言此真太子舊司禮太監王德化亦言是真百姓觀者數千皆應

傳信錄

四

稱聲與太子鳳蘭大比周鐸云汝一白衣食明朝大
祿今得見太子反云是假良心已絕真狗彘不若也
覽復下階罵之鐸無詞以對揮鐸一拳百姓前擁爭
奮擊鐸甚因刑部滿洲尚書云且收入監亦審遂擁
去百姓叩頭衛中哭聲震天地擁聚獄門不能去鳳
覽步送之入獄即取余祿命家人入獄奉侍之明晨
周鐸具疏聞之朝野曰二十日有素不相識內員同
不知名男子到臣寓稱前朝皇太子臣伯父全贖既
不能辨詣前朝公主面之稔知假冒叩以往事都不

傳信錄

五

能對即日根迹此人潛住何處至朱一家次日問之
其人姓劉有一哥哥有母年六十說書生理日不識
丁即其間少知一二字各皆平日竊聽尼僧之言而
尼僧實僧官人二十二日四鼓先首於北城巡營參
將大興滅總絕存于取恩何物奸民謬稱皇嗣臣不
昧舉家憤慨據此奏聞其與巡營移狀略同獨云先
時婆子瓜去鼻上一道將婆子即遣了命此事出于
內外人何以知惟此句為可疑而疏中不及此語即
日送入獄中是物男子之言宮中事頗多歷訊之內

監內監多不言是有一楊監在旁男子曰此楊太監
嘗侍我訊之可知楊倉粹曰奴婢姓張不姓楊先服
侍者非我也因呼舊錦衣嘗侍衛者十人訊之十人
齊跪曰此真太子願母傷復訊之晉王晉王執不言
是獨舊常侍內監曰是遂下常內監及錦衣十人同
偽太子皆繫獄明日刑部復訊之除常內侍舊錦衣
外無敢言是者滿洲尚書云你的係何人來冒太子
是何人主使男子曰亦實真太子汝既以我為假我
何必辨但看公主豈圖甚事以同至實我故有今

傳信錄

六

自若筆如此侍我何必更審真假且我既至此豈復
求榮貪生不必更煩言矣復下獄百姓以王德化舊
學司禮曰侍太子初訊之言真次日不復言真因擁
至其家欲推擊之共食其肉而德化已落夜空空潛
遁矣自是連審之終不能決而執言太子偽者率以
前太子危地也或生或死或侯或王其權在於朝廷
何所覲觀而假之即貴而侯矣不能富貴人貧賤人
又何所利而為此無論其供詞與保者驗者俱確有

所憑即任部伍日所見刑戮之事指不勝屈假者能
無憚心而一悲一喜一言一動略無簡默常人能行
時裝飾否此滿洲在部諸臣朝夕起居所共悉者也
今苛求者但責以所難敢捨軀為一副之如責其身
軀大喉音宏蓋人性長者至量限十六息無備壯世
間多有且或有私過喉音乍宏未可知也責以不工
書屬婦紳子弟恒指賢師師二十餘年而不識一
丁者經筵做書保無代筆獻媚者乎若指前太子下
筆成章人皆素曉譬如江南貴介子弟文辭遠布書

傳信錄

七

書傳聞而本人實無所長皆屬倩人理亦有之若責
以宮中舊事不能盡析忠難以來乃能脩道蓋身處
富貴諸不者意患難中事事記若試問各官朝賀跪
拜諸禮有悉記鴻臚寺呼儀節者否若問以內監宮
人不盡能呼名姓蓋未寒而未寒而食隨時衆夥
不暇經心及此試問各官衙門吏書皂隸曾幾何人
有能悉呼其名悉記其姓否若責太子二王向在一
處熟往時在劉宗敏家或在李賊傍人皆喧傳同皇
親獻出後送大行梓宮及出關旋死某城外聞知止

有二王不知有太子也至晉王亦稱三人棧在一處
得母慮奪其寵乎且往時多傳

先帝鍾愛第四皇子則太子之不慧可知况太子隱匿
民間無敢炫耀外人久不知有太子特以探妹數回
致周奎恐懼妄以為假壹屬有心假冒之也昨至內
院刑部官共訊周奎。通辭曰即以真為假亦為國
家除害何妨則其摘發愚妄之私盡露至訊問時太
子不能盡答詞或顛倒蓋君養既失不堪挫辱使聽
其縱容自道詳有八九自不可以民犯類視也總之周

傳信錄

八

奎以皇親慮有太子大內員又得罪
先帝者也恐清朝優以爵祿禍且及身既有成心卒無
實故同奎不言是諸臣自然瞻顧大內員不言是不
內員益皆不敢熱民定有口何能混淆昧死列陳仰
祈慈裁疏上復與晉王廷質太子晉王執不言是鳳
覽勃然不悅語侵晉王時舊閣臣謝陞久入內院陞
舊嘗侍講諷太子初訊時陞亦以為非是太子呼陞
曰謝先生豈亦不能相識乎前時某日先生謀某書
言某事云云如是先生猶憶之乎陞默然不復言乃

曲躬打枓鳳覽復怒阻因此陛下復有內臣識太子者太子額有微瘡今何無太子曰闖賊入城之日亦先逃避至東便門腹且飢有老人鬚眉皓白者以呼林予額老人因忽不見後遂不復見此瘡此其言近誕近誠皆不能信復下獄繫之而正陽門商民各其疏請釋太子共等謝陛下無道禽畜也宛平民初時茂疏言夫內院馮洪不識太子青窠未入朝也謝陛下為宰輔入侍講道不能君辱臣死亦已過矣既仕清朝遂忘小主此執父弑君之徒不足立于民

傳信錄

上者也曹化淳以親近內臣嘗妄奏招募深官丁又請建營房糜費帑餉卒之闖門迎賊入城又挺身侍從入朝今清朝入却又復侍從王側此賣國亂臣雖萬斬不足服兆民之心大監田貴以下盡之人亦恃勢妄奏內員之惡一至于此若周奎起家美命謬膺皇親之重先帝付以皇子首月最親可托下期城陷即獻於賊賊給其禮儀序正堂奎之慘逆早係殺主求榮之臣自宜不顧太子以絕明天子之後其姪周鐸本內稱太

子保讀書人有六十歲老母有哥哥既得此語今何不得其人又其捕營首狀云鼻上爪去一道將婆子追命此句可疑其貪欺之心盡見矣如以奎鐸妄語致傷太子不如斬茂之身肉剗為泥骨磨為粉以贖太子茂得從

先皇帝于地下茂且死不朽矣順天府內城民楊博疏曰竊照城破之後舊君崇禎三子賊害其二遺有長子不知流落何所十一月二十二日捕營突有太子之徽臣等咸知其真有識其眼目者識其口齒者識

傳信錄

其聲音者又識其行走者更有識其腿有疤記者種種是實如指揮張文奎內侍常進節及孫近侍可問也皇親周奎姪周鐸撫以棒打並鐸以隨娘吳姓之子乘東宮之立首佔侍衛皇后知其非族欲斥逐問罪奎以賄愛多方可宥故鐸私恨懷奇鐸又曾獻宮妃于赫此其悖逆而怙終也謝陛下先朝沖滿御情為言宮禁核本非恪恭之臣而又蓄回籍之恨至子伴讀近侍不敢言是者皆由司禮蓋曹化淳有通寇獻城通死君父之罪寇去城內之民操刀露刃殺

入其家化淳逃避罪重不可自道莫利太子復留今
伴請近侍非化淳之心腹即化淳之名下也若太醫
院官進宮診視之多無有過拓也今含糊支吾非受
查託必受阻礙矣嗟乎太子生深宮之中長阿保之
手珍衣玉食志異民間自三月迄今已八月有餘操
心也老患患也深自然形貌稍改不足疑也浙江紹
興民鍾良治疏曰故明太子遭寇難隱身奴隸迹夙
月餘凍餒流離無有憫恤之者故奪周鐸家棲止為
飽食暖衣計耳豈期亦留三日禍變不測周鐸具劾

傳信錄

十一

欲加誅害蒙上令諸臣辨識而宰職謝陞以明朝東
宮師傅故為不識然刑部研審周鐸家以孫才具言
太子到嘉定侯家周鐸合家行叩頭禮太子與公主
相抱大哭衣以錦衣進以麵食此天理良心發于乍
見之時至次日痛加捶楚至今家奴加刃皆慄慄不
能舉手遂具手具參其心以為明清改章此一遺孤
未知為禍為福莫若減其繼以保目前富貴其參劾
之由計無出此據內侍常進尚辨形貌驗疤記述任
事數宮院並無差悞而曹化淳王之俊味心不臣蓋

流賊薄城此輩獻門賣國逼主死亡既心叛于先朝
何復肯留帝子疏上並下獄而偽太子每當廷議衆
莫能決太子即曰殺我可也當是時廷臣有虞天下
公論奇督者乃諷科道官共疏言之於是吏科都給
事中朱徽等上疏其略以為周奎既以太子為何留
宿二日乃始奏聞見時公主抱持痛哭壹陌路能動
至情如此奎初與之衣食後忽加捶楚情事誇張何
其變幻家人孫才供詞刑部諸臣具在而鐸載不奏
一字此皆有所不可解也今必從容研質濡之時日

傳信錄

十二

真偽自見若此小事誠恐廷臣曰假而百姓疑京
師曰假而四方疑一日曰假而後世疑衆口難防信
史可畏也而國體復疏劾謝陞十二月十日攝政王
御殿諭群臣曰汝等力爭太子何意亦自有著落何
必爾輩苦爭于皇御史趙開心同錢鳳覽並而奏言
太子甚切攝政王曰爾等言太子真偽皆無傷言真
不過優以王爵言偽必偽家識之乃決獨晉王為明
朝王子謝陞為明朝大朝而鳳覽不遜晉王為無君
百姓罵大臣為無上如此皆亂民也除偽太子外凡

繫獄爭言太子無狀及錢鳳覽趙開心等盡斬之時
在廷諸臣共乞生鳳覽開心開心巡視北城滿洲同
巡御史叩頭為請開心而開心奏時亦無甚厚矣語
以故得免死鳳覽言太子既真當早有著落攝政王
曰著落不著落于你甚事鳳覽曰人各為其主怎說
與我何干攝政王辭氣俱厲呵鳳覽曰你投誠後即
我家人矣若說人各為其主尚有二心此何說也鳳
覽曰今日之事太子存我亦存太子亡我亦亡意只
救太子為是那會一心二心以是觸攝政王怒而謀

傳傳錄

十三

臣之救鳳覽者亦不力因改敘為即日奉叔父攝政
王旨除御史趙開心選職罰俸三月未去即責各答
二十尼僧真慶等三十三錢鳳覽絞死李時印張文
奎鄭國鼎甲良策王世貴鈕良治陳治國趙炳奎劉
和憲楊傅楊時茂張玄齡常進節楊玉各斬決而幽
偽太子于太醫院中給十人守之官送食皆置不食
百姓嘗以粗糲叶食其進即食之先是聞入京後四
月十七日晨起宣武門內大街西忽粘一示略曰此
乃天命劫運如此借手于闖做非貪官污吏而諸臣

頓忘明刺旋受偽職今大明運當中興太子神異大
小百官即宜改革共輔太子仍行明朝之事即有神
祐若依然叛逆不念明朝立有天神並汝魂魄滅絕
門戶此觀音賜夢不出此示亦獲天譴末署云天定
大明義興元年四月十七日示即日為將軍李插粘
示左右皆殺之巡城者因窮其事一觀音沙彌首言
其師明庵所為遂繫訊之具陳菩薩賜夢不言與不
信從者均有大符因囚之闖賊僧復出無恙及偽太
子繫獄老僧又至曰此太子也不可傷之之不詳訊

傳傳錄

十四

其何據曰觀音夢囑說云楊答之其辭益堅竟斃于
獄鳳覽之就刑也神色自若拜天地君親畢安坐語
刑者曰可矣刑者多舊役痛哭不能舉手百姓觀者
築衝巷米屋壘望衆至十餘萬哭聲若霆震既殺明
年乙酉正月元夕後謝陞早朝出見鳳覽于前謝拱
手曰錢老先生在此忽不見而歸臥病數日病篤頸
忽漸腫曰刑部錢老爺至可獻茶將卒數語曰錢老
先生幸少寬毋太拘急遂死攝政王聞之竟無傷偽
太子意矣四月初六日東安縣鳳阿營富民和八忽

聚徒剽賊騎及丁壯男子曰往救太子香義村生員
揚鳳鳴為軍師和稱大將軍地民張三為選鋒前將
軍立義旗二竿曰滅口狀明地近士林上林尉請兵
部發騎兵勦之初七日兵下鳳阿張至軍門言曰若
速降還我太子不然爾輩無遺類矣騎兵奮刃趨
之急呼殺砲未及發而張被砲矣遂屠鳳阿倫和
八揚鳳鳴入京殺之時上林生員孫大壯以聚保采
育城一名朱育警者誣以和張為緩初九日並繫至
兵部訊之孫曰亦非和黨不必辨然太子固真若輩

傳信錄

十五

何心與滿人為伍大肆吐罵遂腰斬之初十日偽太
子卒甲申聞寇既定山東德川豪士起義欲引舊相
謝陞為重陞匿村墅不出夫人于氏遣人要之曰速
入城其市毋緩若依違鄉野雖義紳亦流賊矣陞不
聽及清召用即兼程入京師避大人行夫人曰我已
受諸命于理難安公欲行但携有子妾行可矣然恐
老骨頭亦莫送在外耳是年正月其言竟驗初陞恨
于舉子
先皇帝曰清忠若神豈終無子者預賜名曰重光重輝

後要果舉子及理卒其子蔭為中書

凡論南都事而王三為真者如杭人吳崇祥輩皆甲
已也然其真者亦非偽要果即據此略示其真者
官後遣人持物封南都神為王則其自以為太子矣
其真而妄曰外尚此大社時符不劉備材不勝有濟
既其下之甚者乎然則假王非偽王也張坊曰
之賊中人太子被害於通州之內外其說如是
也而後東官王三之謀雖難出傳無據詞也尚
偽太子則近似乎東官北偽太子則近似乎永王其學皆一
鑑則近似乎王而官王力多當王之以未公之前已有
迹王南東之說波沈說故在良王樞中既沈其第王故
其凡善以此其多移朱三太子者皆以為定王耳不
知其非也此安謂南偽太子乎 新朝而遣以眩惑南

傳信錄

十六

中者九情善才備改王之言曰太子果真不過封以一王
而此山言可解天下之疑矣既傳成方遂之後安得
不沐若如錢鳳鳴者其心則而原而信其不達於事也
太子偽永王偽定王之偽斯不且深怪者若福王偽則也
而如者錄而身及林太學曾春身中錄之而錄
尤詳則益步矣堂之部以史大司馬之令策且名賢
林立其間而使之者王即筆錄天子位焉豈非性夢於是
有偽先帝偽補王又舉王偽也童氏未有偽本唐也
士吳之母房氏為偽王偽王偽王偽王偽王偽王偽王
道道矣天降大亮怪異百出於國之不亡得乎
已商月三十日漢唐國錄連竟錄謝中主從於後
考証 傳信錄

甲申傳信錄卷之十

彭城 韓農 錢穀 著

使臣碧血

某弘之市周王忠子公室以党于范氏晉人討而殺之藏其血三年而成碧此忠之所由積也左先生之北使也執節類蘇屬國抗謀類富鄭公從容類文信國卒以見戮嗚呼國家養士三百年而能以詩書之澤對揚祖宗于地下者左先生其無憾者矣紀使臣碧血

傳信錄卷之十

左懋第字蘿石山東萊陽人也崇禎辛未進士歷官刑科給事中甲申奉詔督兵湖廣憂聞變誓師而北會福世子建號金陵改元弘光懋第入見流泣陳中興大計遂命視師江上除却察院石念却御史理戎政事時江左朝士才棘輒臣馬士笑謀遣使通好于大清告祭人行皇帝乘輿敢行會懋第母死于天津之唐官屯詔至疏請終喪不許因請使北乃遣水師陳洪範將節懋第及太僕卿馬紹愉副之以洪範壽鎮遠左與清國用事臣易通故授以經理河北聯絡

傳信錄卷之十

閱求之命而通書于清傳以金帛因冊西平伯吳三桂為葡國公世鎮燕京賜懋第一品服加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丞御史以行懋第曰非敢以寵榮易衣經顧此行君事親事可兩盡否則抗節而死亦不負讀聖賢書報君親于地下也秋八月行次滄州洪範聞大清已改命西平伯吳三桂為平西王於是遂遣信先奉冊命授平西王吳三桂論來使意三桂不發書緘冊奉攝政王覽之冊有內鎮燕京東通語攝政王固已怒矣燕朝議以禮來且令使臣入見九月至揚村士人曹遜金魏孫正疆等見懋第言報國之志欲從懋第行懋第曰渡江以來僅見汝等今上正位總統思獲義勇以佐中興爾輩正不可多得並錄著參謀行陳十月初進至張家灣時議以回走館處使臣洪範無辭參謀通判陳用極曰此行成敗未可知而國家所繫甚大今陳帥委蛇如此倘隨勢傾倒其如王命何遂以往來通議事自懋第決之而洪範遂心氣于左右謂吾人通事曰我奉祭告先帝並酬謝貴國之命北來貴國以為我

先帝成敗故不敢先之以兵奈何以走館授行人且我
奉御書聘幣至境若以屬國相見亦必不入義盡召
立即出召我何恤哉往返再四朝士亦未知江左
盡實心甚憚憚筆乃議以鴻臚寺丞使臣遣使驛迎
之建旌來與肅隊而入十日內院滿洲大學士劉
林見使臣曰何不朝見懋第議禮定然後可見劉曰
禮如何行曰昔天朝出使外國之王皆稽首迎拜今
貴國為

傳信錄

三

先帝成敗是有禮于我但以客禮相見耳劉曰大清皇
帝即位不聞爾福王朝貢又以天朝自處且欲我行
客禮見罪哉懋第曰本朝不知貴國之事以貴國有
禮于我故命使臣謝自應以客禮相見我國家不幸
罹此大變今皇帝正位總統圖中興大業汝何言朝
貢也劉曰福王奉何人命僭位懋第曰
先帝遇變升遐豈有遺詔今皇帝為
先帝之弟兄終弟及奉土歸心奉天總統所宜然耳若
何許人敢言僭位劉曰既知崇禎帝死若何不死懋
第曰若所言可以責任請臣不可以責亦也奉

先帝命督兵勦賊月餘始開變我因為今日許徒死何

益劉曰既勦賊破京師時爾作何事懋第曰我奉
命勦張獻忠犯京師者李自成也亦開變即勦兵北
行路聞貴邑已驅賊却燕若亦即來非殺賊是勦平
爾國矣且若所言不過借詞難我誓如往年爾國入
犯而琉球高麗驛滅爾國可以責守國諸臣其將兵
入犯者爾何能罪之時懋第聲色俱厲而洪範馬紹
愉唯默不言懋第復曰莫說我江南小我江南儘大

傳信錄

四

此大事也非可一日而決明日再議耳劉遂去洪範
紹愉俱心危之明日劉復來所言大略如前而終以
福王僭位為辭懋第曰始雖福王今已正大統即位
為天下主汝所言多不通理且我未祭告
先帝酬謝貴國非以降及講和未安得以屬國相見若
所行可復命亦即專之不可復命亦必不行有死而
已劉曰如此且發國書來看懋第曰御書以與國王
若何得預看劉曰且已但欲見王頭行臣禮洪範謂
懋第曰不如先見王再議他事懋第曰此來本為祭

告

先帝無他事可謀者相見禮少錯愕無一事如命矣我必以死爭之洪範曰既不可相見姑以金帛先之懋第固舉示曰銀兩以賞陵工軍匠金帛以謝國王悉數之以付劉。微笑而去私贊懋第曰此中國奇男子也時清兵初入不深悉中朝事兩日所辨皆中朝人授之也而懋第慷慨勁烈辭旨益堅故清亦不得有加于使臣而心甚重之饋餉禮貌甚隆懋第遣蔡謙通判陳用極檄副將王廷翰以謁陵事請令者

傳信錄

五

報言崇禎己亥可母往懋第竟不得至行乃陳太宰斬棄率將士北向哭于寺廡三日都人聞者莫不流涕守卒康其事以告王益重之而欲生致懋第懋第終不屈約洪範論江南降爵為侯洪範許之二十七日忽數騎至遣行出永定門相次合百騎以從日行六十里而使臣所從騎卒尚八百餘十一月初五日止滄州十里鋪又數騎從嘗大人來迎懋第給愉遂獨遣洪範行騎卒有從懋第給愉北者有從洪範南者嘗不之間而清已祭告蚩尤之類發兵南下矣是

日入滄州城宿守者補遺懋第謂將士曰使臣以留為榮亦死無憾若等從我固當熱俱死無益不若盡止滄州亦一燕觀動靜然後發疏遣人馳奏翌日從數騎北發而左營副將張友才後營副將楊逢春命司劉英軍士三百餘人止滄州懋第既止大醫院空署中避禁頗嚴疏未得發久之懋第上攝政王曰懋第奉命北行以禮治兵所以通兩國之好合無故稽使士馬日呼廟祭則後之持節者誰復不避險阻以圖國是必致上干天和下戕民命亦非貴國之

傳信錄

六

利也故上攝政王令內院喻懋第靜聽之勿有違越而都劉英司遊擊樊通任來偵事明年乙酉春正月劉英及參謀曹遜全銜入訊查問不得通夜踰垣而入見懋第曰近者人以利害之說動我之指壁書示之生為明臣死為忠鬼此吾志也又以上攝政王啟示遜曰此啟足為使節光熱今日之事有可否而無成敗懋第曰我心如鐵石亦聽之而已三月十九日大行皇帝棄群臣百姓已匝歲懋第得一雞奉表祭告大哭盡血復為爻以雙雞尊酒祭告從難

諸臣言懋第雖不能死以為此祭也嗟乎傷哉四月
發疏藏之蠟中遺金銀及都司楊三泰馳金陵奏之
而江淮方阻兵不得達比至五月金陵竟失守矣曹
遜以告懋第曰如何懋第曰此事皎然如日月我志
已決毋煩言閏六月十五日以江南既平再下薙髮
之令諭懋第使降且髡懋第不從中軍副將艾大選
首髡如詔且勸懋第降懋第大怒從官立杖斃之
事閏十九日捕下刑部刑部曰何不早剃頭降而極
自以杖殺人懋第曰我頭可斷髮不可剃我奉命北

傳信錄

七

使已辨一死豈肯自敗于今日與大羊為伍且父大
選剃頭倡叛恨不以軍法梟示通衢我自行非法殺
我人與若何與可速殺我遂下獄二十日加鐵鎖三
枷入內朝懋第束冠白袍不北面南向坐于庭下攝
政王心雅重欲生懋第且重用之以問廷議廷曰
卿等云何侍郎陳名夏曰為崇禎來可饒為福王來
不可饒懋第曰若言今上是

先帝何人且若中先朝會元今日何面目在此與吾說
話侍郎語塞不復言兵部侍郎某曰先生何不知與

廢懋第曰先生何不知廉耻于是庭臣無復言者攝

政王曰爾既為明臣何食清朝粟羊年而猶不死懋

第曰爾入據承朝之粟反謂我食爾粟耶且古之致

力中原亦有藉寇狄之食者我國家不幸罹此大變

聖子神孫豈遂無人乎今日止有一死又何多言攝

政王色變揮出斬之左僉都御史趙開心欲起救懋

第同列掣其裾止之趙不得前遂撫懋第之宣武門

外菜市口懋第昂首高步神氣自若既至南向四拜

端坐而後受刑劊子楊某揮淚稽首懋第前跪泣不

止少頃徐起舉鑽亦不憚滿人之在左右也是日大

風盡晦都人士奔走流涕拜送者不可數計懋第既

掄出朝趙開心始得前啟王曰殺之適足以成其名

不如釋之攝政王將可其奏而懋第已死矣先是髡

令始下馬給掄卒所從將士悉剃頭以降而懋第奉

謀通判陳用極傳宣遊學王一斌都司劉統王廷佐

千總張良佐俱不剃頭同日遇害遊擊樊通收殮懋

第于彰義門之白馬坑陳等五人亦並瘞初懋第之

生也內院大學士洪承疇而之懋第此之此鬼也曰

傳信錄

八

承時統制三邊松老之傲身殉兵革

先帝賜祭加醜九壇優以卹蔭承時死久矣若何得復

存若來者鬼也洪且至前欲與言卒不得發而罷他

日內院大學士李廷泰訪之闈者通謁懋第曰老奴

尚何得存

先帝特寵辭之督兵勦賊既不以身殉國難又降而仕

清此老以尚何面目見我李閣遂不敢見而去嗣後

朝臣深士往一微見之者率唾面不拒可見朝士亦

憚見之或不得已一投謁以示不絕也及江南隔閡

懋第傳

九

懋第題詩云峽圻巢封歸路迥片雲南下意如何寸

丹冷魄清誰盡箇作寒煙繼不磨說如其言是月二

十五日渝州守知懋第已被難語楊逢春張友才令

諸將士散去一時號泣遂解散去明年丙午六月十

九日洪陳範病將死亟言在懋第至遂死始洪範之

持節也江南以通好重寄命陳事成世加侯爵而洪

懋奮通途左人語入燕盡以江左情實告清而心費

懋第及還又率大清南征之兵以先既平江南懋第

見程而洪範受爵為侯明年而卒為懋第忠魂所殛

按劉統字君常宣城人任俠有節氣後為黃大將

軍為授遊擊所向無敵殺敵千百軍中號為藍面

將以其面兩旁皆青也乙酉六月二十日從左公

仗義不屈節同陳用極王一斌等五人被害時大

風走沙石屋瓦皆飛燕京為之罷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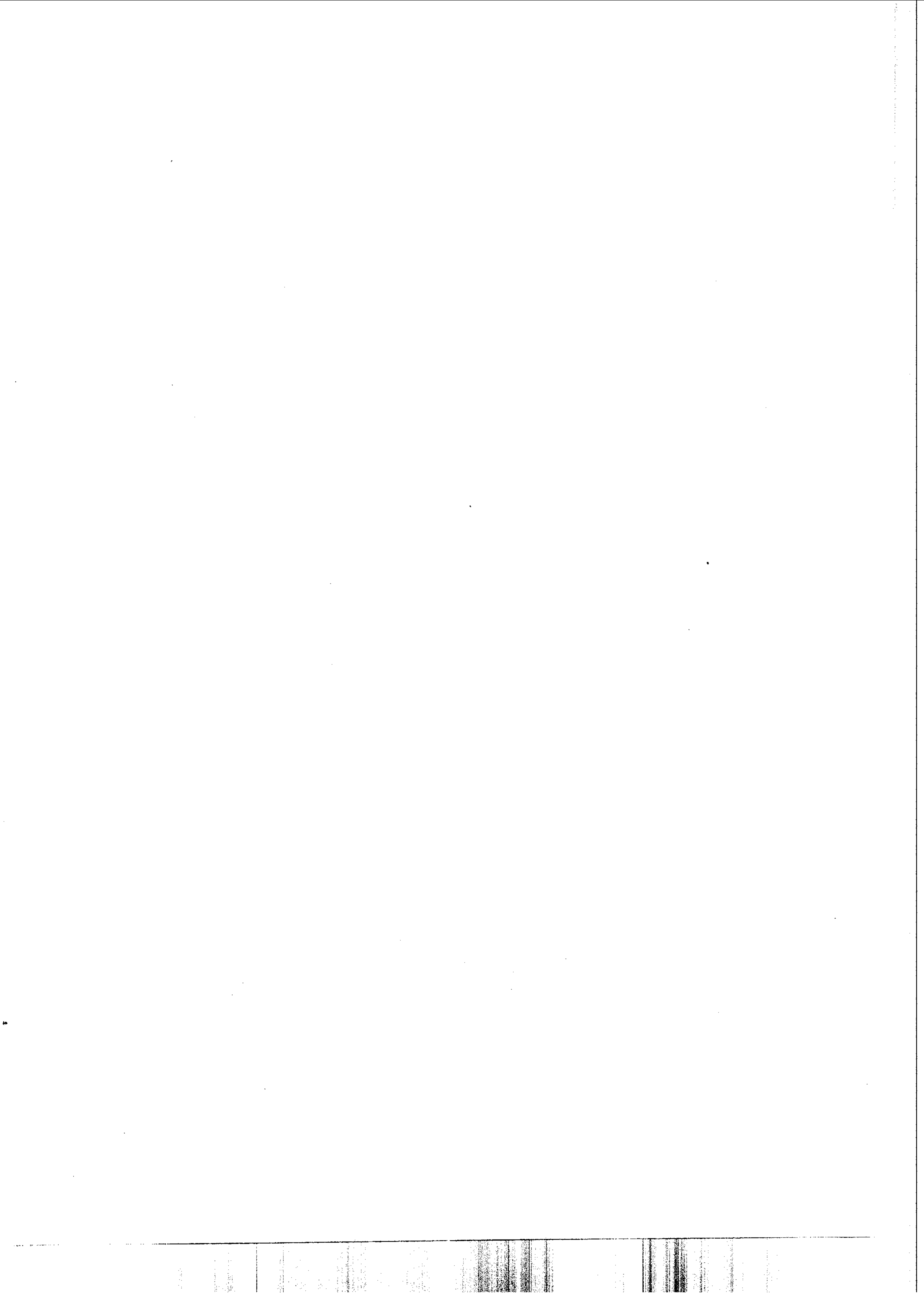
劉統傳

十

嘉慶戊辰五月廿一日少河閱日



左贊右侍郎之列不待言矣其卒殺陳洪範於
身後孰涉於懷亦可以以不平之氣者也國
初凡三案一則侍郎一再則錢鳳曉之殺謝陞
三則黃請公之偕諸國錫殺田雄或曰是皆遺
民造為此言曰然則司馬官之亦受此言而用鑑
不之非何也亦人心之公也
鮑琦身自外編一則已酉有書其曰好燈在子錄



幸存錄自叙

余少鈍劣讀書數百遍輒得上口十五以後心稍開不數遍亦時、記憶弱冠名浮應酬日劇久困公車不舍卷帙強仕始第又困簿書失恃而還三年崩壞北都淪陷遠弓痛憤生理已盡歸京再興宮隣金虎內憂外患交而至潰余也應死之人也生平未暇多讀書時有著述隨手誌載今特死耳又復何云然於國家之興衰賢奸之進退虜寇之始末兵食之源流懼後世傳者之失實也就余所憶實言之平言之或幸而存後世得以考焉失之略者有之失之誣者余

其免夫跳身出潛卷帙無所攜偶所遺忘無可詢質筆楫時缺頓頭書之後之覽者或重悲余志也

尚

大明弘光元年乙酉九月朔吏部考功司郎中夏允彝敬述

幸存錄目次

卷上

國運成衰之始

東夷大略

卷中

遼事雜志

門戶大畧

卷下

門戶雜志

續幸存錄

流寇大畧

卷上

南都大略

卷下

南都雜志上

南都雜志下

附記

刻皇太子一則



草莽呂夏允彝述



夏復述

目次終

幸存錄卷之上

國運盛衰之始



神廟冲齡踐祚睿質風成慈聖內訓難嚴輔臣張居正擅而才以法制天下朝令夕行維多苛察人奉法謹尤留心邊事初與高拱接答邊鄙不聳宣大以西梟鼓疑埃矣用大帥戚繼光于蘇鎮譚綸為督撫一切用舍與建惟健光言是從繼光建城堡墩臺制度皆精絕烽火嚴明又調素練制兵雜邊兵練之車馬步雜用虜聞而是之匹騎不敢入者二十餘年用大帥李成梁于遼尤敢戰深入殺虜適當是時邊鄙晏如庫吏畏法度

幾黃龍地節之間居正驕而悍好自尊大又以魏第私其子身致怨叢卒禍其家繼之輔政者多避忌趨時鮮能負荷矣上既壯益明習庶事不復委柄於下操切之後繼以覓大人皆樂之府庫充實賦歛不苛士大夫以氣節相矜雖無姚宋之輔亦無愧開元之盛時也
自鄭青妃寵甚上漸倦勤御朝日希迨國本之論起而朋黨以分朝堂水火矣爭國本者章滿公車上益厭惡之斥逐相繼持論者益堅上以為成湯之不止不若高閣置之批答日寡後遂絕不視朝章疏十九留中矣却祀不躬經廷久擬推墮者不下被糾者不處上之一切

都奉也蓋以大臣之無足仗也置之不用然所用益寡而一人操數柄益得以持權矣以言路之無可採置也置之不答然章奏一上不得旨處分而被糾者即去臺省益恣行矣
時庸相方從哲獨居政府若喜其無能也而用之然輔臣不能待政而臺省待之于時亦詩教趙興邦官應震吳亮副等稱高當閔虎豹放廢天下賢才殆盡凡中外之得送為臺省皆閣不下舊臺省大復以寵致進退必入其黨當時所喧持者惟禁道學一事而邊防吏治俱置不理賄賂日張風俗大壞速左之難一發而將儒奔

矯無可支吾賦加民貧流寇乘之上崩九解禍發于天政崇禎之代而其行從來速矣至庫臣背公營私日甚一日虜寇之患愈迫朋黨之相攻愈苛維持論各有短長大抵世所謂小人者皆真小人而所謂君子者未必真君子也民益窮困吏益貪墨將士不知殺敵惟思害民百官不知職業惟講營進雖以毅宗烈皇帝之愛勤不能悅回嗚呼一日二日萬幾而可以高臥理才高里帝一日兩次視朝未明而輿夜少而寢非好勞也文之日良不食良不容已辨稱無為特言其用賢致治氣象云尔統業豈以不事為無為哉乃無識者謂萬

曆以寬弛得承平崇禎以操切致禍亂抑何悖也

東夷大畧

奴兒十固女直之裔也在朕代甚微奴兒哈赤少嘗服侍李成梁後受朝命為滿夷積功為龍虎將軍陰險多智初事李成梁已包異志成梁初以力戰起後日積累功封寧遠伯子弟代為元戎奴隸無不金紫盛極而衰既驕且惰其長子如松頗勇竟以戰歿請子如禕如梅如柏遠不速其父兄惟以交納朝貢窮奢極欲為事于是兵備日虛健兒日寡內臺又惟與李氏交好得賄為樂逸事日以壞矣

已午之間虜發難于清河李永芳以城降虜以女妻之上書言七宗惱恨大抵言邊臣侵侮寡信之事當承平之時驟聞邊警舉朝倉皇時撫臣李維翰分而無識辱職去起楊鶴為經畧杜松劉挺馬林李如柏為大帥鎬固庸人且老矣治兵年許無所經理朝論欲其速戰輔臣方從哲兵垣趙興邦皆不知邊計發紅旗催戰鶴曰：發兵分為四路兵分則弱已為失策而師期預洩虜得預為備曰逸尔幾路來吾只一路去偵知杜松最勇兵先至渾河沙擁上流伏兵山下松互河催軍速進渡未畢伏兵起凡火藥利器俱未渡水大至兵多歿焉已渡之兵陷伏中杜登山顛呼飲：已出戰不能支吾

兵內擁至不能舉手或感焉馬林尋不敗惟州城深入
營亦堅虜假杜旗賊馳報之令並來合戰劉啟營而虜
騎闌入不可復止挺與其下養子劉招孫奮一騎等力
戰不支得脫者無幾

時惟李如柏不與虜遇以全師歸一時朝議喧然謂如
柏實通虜誘阮李氏而以杜松陷危地此其說或太苛
然錫之寡謀如柏之怯敵皆其罪也錫與如柏先後速
下獄乃起熊廷弼代錫經畧

廷弼向為遠左廵方力糾李氏且向以才幹稱故以御
史起用為經畧既至勇于任事號令嚴肅身自偵探將

士多畏而服之遠事為之大振然惟性好自矜多怒罵
人鄙夷朝貴原其性情不欲嘗人以與人相之攻得却
但去願一時過才無出其右朝貴皆疎身以臺省之
酸凌人復念國事姚宗文以科任往閱視與廷弼不相
得贊主事劉國縉者舊臺中以攻道學與熊姚皆同
類也熊以獨加自許姚劉皆以夙好望之彌相失劉主
用遼人而熊謂遼人必不可用此其說不互有得失成
負氣相爭過甚姚歸而述熊之局定矣省中魏應嘉馮
三元張修德與姚連章力攻熊不詎侮四人即請魏馮
張三人出勸遠事上乞之而臺省亦以為非體力爭不

可熊遂有原告脫逃之譏改命省中朱重榮往勸重蒙
疏稱廷弼無大失但不宜悻悻未去閣臣劉一燝擬旨
中熊臺省方起而攻熊而遠事陷矣

熊之去也姚宗文力舉薛國用代之是時余方館於邗
平座師張華東家師頃足謂薛必敗遠東以其人好名
鮮實余詢之遼人大抵好收物情既為經略乃理詞訟
細事務以悅人心為主殆循良之選也而以主兵不亦
左乎于是重名廷弼廷弼固辭優詔勉之以君臣大義
詞意哀切而熊氣益盛
熊之再任也撫臣王化貞蒞治廣寧與虜相逼而熊乃

處關內熊本至而王已自許必能勦虜朝論俱向之蓋
聽王之庶幾功成而厭熊之侮人過甚也王之意亦壯
而苦于智短遠人每遇以虜必可破王遂欲渡河擊之
而熊以為虜未易敵惟當俟守熊向自誇舍吾無可當
虜者王過以此自任不相得互詆之章日上朝論多
左袒王欲削熊經略御街而仍責以與王相照應不得
膜外視余時以計偕至都偶言于所交一二臺中謂王
未可恃欲責熊以任事不應削其銜朝貴俱以為不然
此論未定而廣寧陷矣化貞幾為虜下將縛送虜狼狽
遁出城廷弼時在寧遠方幸化貞之敗自驗其言又以

衙門在閩內與馳入閩不知撫臣以廣寧為存亡經畧
與撫臣共生死廣寧雖失事遠尚可守也委而去之詎
得無罪乎
化貞旋被逮廷弼亦解任侯勘大司馬張鶴鳴亦負氣
自矜廷弼向嫂罵中朝無敢與抗張自以撫定亂負
康傑殺與廷弼五詎不少遜至是乃力排廷弼謂化貞
功罪相等廷弼有罪無功朝者亦多恨廷弼廷弼懼歸
而被傾陷也自請入都與化貞廷弼既至并下獄遂與
化貞同擬大辟化貞固當死而廷弼似太重云
時廷臣無可任遼事者臺臣方震儒特舉閣臣孫承宗

承宗出視師以王晉為經略承宗旋上疏欲自任遼事
以在晉輩俱未可恃也虜聞承宗以閣臣出任遼事頗
為悚動年餘不犯邊而魏璫之亂起承宗幾不能容有
為之遊說以解者得請告歸乃以王之臣為提督而表
崇煥以道臣治軍遠
崇煥任事未幾虜即大舉入寇前此虜所攻必破無不
望風潰者率遠孤城外懸忽聞告急舉朝震駭以為必
不可守崇煥泣血誓守啖草以勵衆曰苟能同心死守
吾為牛羊以報六所甘也衆感其意為取西洋火炮置
之城頭為堅守計虜至數里外一望無際衆皆懼謂一

五城下使不可禦欲發砲擊之而未有習者惟崇煥一
庖人某嘗聞西洋之發砲而無害也姑試為點放砲一
發而數里之外見虜狂奔不止其被擊殺者數百人于
是虜懼不敢以大隊薄城而城中亦以砲為可恃大小
砲間發殺虜無算崇煥軍聲大振即擢為巡撫大帥滿
桂亦受優擢中國之敢議我敢議守實自此始
崇煥旋又與王之臣及滿桂不睦朝議曲調之終未釋
虜又犯錦州軍寧遠城外皆不得走而去奴酋旋死崇煥
亦不為魏璫所喜罷歸
烈皇帝登極燂魏璫凡魏璫所用邊臣俱廢不用並召

崇煥以大臣司馬經略遼事上委用之名對之曰慰勞
備至崇煥銳而輕每言天下事上詢以虜何日可滅
崇煥漫應以五年為期及期食出自午門羣臣有問以
五年果可奏績否崇煥謂上期望甚迫故以五年慰上
心云爾時識者即訝其無能成矣
崇煥再入對遂以吏部用人兵部指撥戶部措餉言路
持論須與邊臣相照應方得成功為請上即命各部及
臺省如崇煥言崇煥遂無可報者矣
崇煥至寧遠即為講款計蓋崇煥自奏捷後即令苗備
往而肉奴以講款為辭又歸未就再出無以塞滅奴之

命遂以平奴自詭慮昂帥毛文龍洩其計遂深入島誘
文龍斬之文龍當遼事波壞之餘從島中收各遼人
掣商奴時掩襲頗有斬獲梅有功但漸驕忠行上事
多浮夸索餉又過多朝論多疑而厭之以其極重兵居
海島中莫能制也崇煥初殺文龍上亦甚喜褒諭備至
不嫌其矯制未幾虜又犯邊化督日劉策大司馬王洽
俱不諳邊事倉皇無以應奴得長驅薄都城急召崇煥
入衛宣大各鎮兵亦先後至崇煥固以滅奴自任一旦
縱奴至此惟元戰庭是贖罪乃与虜相值輒避去及入
對先以危言聳朝臣莫朝臣懼而從欵議也賴上英明

終不敗以款上奏第力請率兵入城休養上不許已況
疑崇煥矣
時都中人又喧言崇煥導虜入犯上犯上益痛恨每名
崇煥入即下詔獄而懼滿桂為武經畧以祖大壽黑雲
輩俱為統帥連兵素感崇煥桂与大壽又素相疑大壽
又率兵歸寧遠、兵大駭亟用孫承宗言置大壽惶歸
罪不問仍鼓勵之大壽之母亦以忠義責之得不叛去
滿桂各鎮兵虜戰桂戰雲龍被擒兵大潰幾殲高幸
虜不得志歸却城危而復安于是礫崇煥誅王洽用孫
承宗鎮關門梁廷棟為大司馬丘民仰撫寧遠則可訓

撫蘇州孫元化撫登萊布置一新虜所陷各城亦恢皆
復然晉撫耿如杞入衛之兵中道潰去為乳貧民附之
而流寇之患起矣
承宗任事未久即罷去丘民仰与祖大壽不合梁廷棟
劉可訓以中朝水火事相連俱罷此後用人亦皆草塞
責矣
虜一犯宣府一入山西由蘇入燕而壬午之入真青徐
及淮而止所至屠掠一空禍為至烈吾之兵力每分以
禦寇之患則調邊兵以征寇虜急又撤勦寇之兵以禦
虜卒之三患益張國力耗竭而事不可為矣

閩賊薄却城欲撤關外之兵入關禦寇議久不決而寇
已薄却烈皇帝身殉社稷普天共恨大帥吳三桂父吳
襄陷寇中不之顧務報國仇但力不能當借兵于虜与
寇一戰大勝寇即棄城却而走而虜晏然以為得却城
于寇非得之我也傳檄三齊迅掃秦晉既得河北復取
江南一時迎降恐後以為寇乃先帝之仇虜能為我滅
寇非吾仇也嗟呼寇之發難以何事起天下嗷、皆以
加賦之故然加賦于何年皆以東夷發難也且河北為
寇所據猶曰取之于寇江南何罪而掩有之耶我謀不
臧將不擇兵練廷臣置邊事于度外邊臣以尋端卸担

為得計至南却之政賄賂彌彰如狂如醉使高皇帝之
開闢烈皇帝之憂勤一朝宗社丘墟大可恨也

幸存錄卷之上終

幸存錄 卷中

幸存錄卷之中

遼事雜志

中大司馬玄清嘗語余曰為少司馬時嘗一晤李成染
成染以其為文定公子也待之極恭叩之遼事曰為貴
甚多凡所育健兒悉其所好如衣服飲食女子第宅及
呼盧使邪之類俱曲以濟之有求必予但令殺虜建功
而已玄清叩以費從何出曰非能自給之也當其窮時
則貸之或責以零物極帳或責以禦虜先登計級受賞
即除前貸故人皆樂為之用此李氏功名所由盛也
時天下皆歎李氏有異志然李氏之費初以養健兒者

繼漸移以結朝者凡撫按出都必預有以結之至則相
與雷同仁其欺溺凡山人墨客未朝者書出遊者以李
氏為利藪李氏子弟恣意聲色婦人出遊騎若雲錦而
功名不無少替矣
余嘗叩之遼友云當成染盛時所招致智勇之士執戟
陣者甚多如柏如栢時其人皆安往何漬壞一至于此
遼友曰此天也當成染如松之貴與之語皆媿相精
當及如柏輩既弱且盡與言皆賄其其父兄之風無一
存者一覩知其必敗也嗟乎李氏之威表即遼事之興
壞係焉豈非天哉後之論者又往以通虜罪李亦屬

太苛如柏敗後如標即以大金吾出鎮不過以孝廉五
 六人以計偕寓其家上疏舉之即因而用焉已太草
 廷弼至即糾如標十大罪下獄微辟言太太過然人皆
 以李氏素有富名積謗所集無一人寬之者如柏既度
 死如標自謂死無日矣忽中報烈皇帝宥之出獄如標
 夜出固圍家寓城外久不通息不相叩門家人皆駭
 以為夢中事也後遂續其寧遠舊封古人云記人之功
 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烈皇之謂乎
 遼事之起三十年矣每當破城殺將天象必變靡不彰
 明較著也戊午發難彗星亘天四五年前地生白毛鬼

發于空近在蒼際遠則數丈之高如俗所稱鬼車鳥者
 民間鳴鑼發炮以駭之去則旋來竟夜乃止尤為史籍
 所不經見也已未二月十九日經略楊鶴以四路發兵
 京師大風霾余以計偕出飲友人家坐小輿中內壯夫
 舁之震蕩若在危濤中掀搖不已而雷衣皆黃土也既
 即席思見庭中火光赫然或謂設庭燎耳實天氣如頓
 下照也酒散歸衣中皆染雨土滿矣聞兩日而敗報乃
 遼東之變余館于鄒平張師家是日忽大風蔽天觀而
 人相視廣寧之破余亦計偕在都連日黑霾東望俱見

黑氣蔽天癸未甲申之間天變尤多最異者雷擊奉先
 殿雷火下焚銅鐵皆熔而下墜墜死內侍甚衆
 甲申二月寇漸逼都余避遊北雅返寓中途遇大風
 不止板不飛瓦行人偃仆天之示戒為何如也惟南都
 之亡無甚咎徵豈天以為不足警哉自有遼事所用
 鮮能勝任者當時所望成功惟熊廷弼袁崇煥孫承宗
 為庶幾而武臣如劉挺杜松滿桂祖大壽吳三桂其最
 著也廷弼剛而驕唾罵一世謂皆出其下此雖成功亦
 不能居况功未必成乎吾鄉朱永洽為永平郡守嘉興
 錢士晉為大名郡守熊一見賞其才且云遼事當與共

功名而公譽以公至必能滅奴熊乃握手密語云公解
 人也何為亦作此語遼事豈可為但當尋一散場耳意
 欲怒罵人以圖速歸也此其言豈意在國家者乎當萬
 曆四十年壬子督學江南行法極嚴然嚴而不當至郡
 邑一聚狗私使狐寒塵武有不平之鳴廷弼但知嚴士
 子不能一破情面也即此亦見其不足有為矣
 崇煥少好談兵見人輒結為同盟肝腸頗熱為閩縣令
 分較閩中日呼一老兵習邊事者與談兵絕不閱卷或
 問則曰士子宜中者自有命在隨意抽取可也斯豈執
 事敬者寧遠一捷實為首功遂自矜為奴已破膽必肯

賊地請款名對自言五年滅奴給諫許譽卿而叩之崇
煥言聊慰上望云尔譽卿言上英明豈可浪對異日按
期責功奈何崇煥自悔失言旋以用人措餉等事再請
于上倘有不相應即可為卸担地不意上恣從所請後
赴援都門名見即請入城休息上不可以三千人入城
請上曰即三十人亦不可所以疑之者至而崇煥絕不
悟也
閣臣錢龍錫嘗問袁以遼事答以當從東江做起錢謂
舍實地而問海道何也且文龍未必可得力崇煥云可
用之不可用殺之此吾所優為錢庸人也且不以其

言為竟及斬文龍疏中即入錢語後虜闌入朝端遂以
殺文龍為崇煥罪而并及龍錫以崇煥為逆督以龍錫
為通逆一凌遲一擬辟蓋以逆璫一案為附逆者所切
齒故借崇煥亦起一逆案以相報曰龍錫以羅及諸名
賢其事已成矣欲自兵部發之而大司馬梁廷棟始與
謀旋悔不肯任且賴上聖明不能遽起大獄也龍錫賴
詞曰黃道周疏救後以天早肆宥言路屢以為請遂釋
戍定海而崇煥先置極刑妻子流數千里刑浮于罪多
矣
承宗練而才凡軍中利弊發言洞中能令諸帥心服且

却伍器用亦精嫻諸帥咸服之但謂其不能無欲其所
推較大帥馬世龍貌雖偉而無將略也承宗以為韓白
後出人亦訝之兩鎮閩門俱無事然幸不為虜值所歸
居里中城陷闔家被難備武
劉棟杜松老將有名杜勇而疎劉為尤勝其所招致奇
材刻客之為實甲于諸帥劉敗後無有能及之者
大壽家富而勇嘗犯法幾被戮于承宗賴崇煥力救免
故相得甚歡及為大帥于勇皆為列將家丁多遼人夷
人多善戰部下獲歸以崇煥下獄激之使然而其母痛
責之其妻固妻也亦待之甚堅故仍為國用永平恢復

錦州力守皆有功但攻圍既久糧竭而兵不赴遂以城
降而身逃歸或云已輸誠于虜得壽歸即舉八城盡降
致奴縱之然歸即以堅守雉子在虜中不之顧也亦非
有意自固者力守松山杏山與洪承疇被圍年餘力竭
而陷遂致失師三桂即大壽甥其父吳襄向為大帥三
桂少年勇冠三軍邊帥莫之及聞寇所以誘致之者甚
至三桂終不從却城已破以殺寇自矢包胥復楚三桂
無愧焉也胥借秦兵而獲存楚社三桂借虜兵而虜遂
吞吾中原豈三桂罪哉所遺之不幸耳
滿桂勇而廣然起自行位不解文墨拔為統帥虜帥不之

服也况各鎮之兵紛紜而集桂未得稍撫循之也亟驅以戰兵不與將相習且將與將亦多不相識者一戰而敗非桂之罪也數人而外卑不足論已

連人得連策之得也而廷弼以為遼人必不可用爾時遼俗富而奢莫肯力戰故廷弼云然數年之後遼人實可用也如浙兵秦兵川兵皆可用但問用之者何如耳嗟乎勝敗得失但當擇將乃云兵惟某地最良古豈有此論哉

將無莫得勝任將士莫能敵愾是固然矣政府中樞尤為疎、此遼事所益以壞也當張江陵居正秉國時尤

邊之事如視諸掌如虜將往某地防某犯某邊江陵必必先知之戒諭邊臣備至周極故無敗事後鮮有能繼之者矣一邊慎嘗語余曰葉臺山向高相國固不可及也每邊臣上疏及書必手自我唇他人則止發一名來而已中外不相应安望成功哉然猶未及壞固宜毋廷儒當國時或以阮邊目奏許周力辨謂向來初未與邊臣通筆札同意謂邊廷事非閣臣所知者其敗不亦宜乎崇禎朝凡為中樞者無不被戮雖上之用法嚴切亦在位者之多負固耳就其中之稍可有染廷使心似明暢若李維貞余大成兩職方雖未必諳熟邊事然其

守甚峻牢不可破一時行賄之風賴以少息而積玩之習亦藉以少休云

門戶大略

自三代而下代有朋黨漢之党人皆君子也唐之党人
小人為多然亦多能者宋之為党人君子為多夫朋党
之論一起必與國運相終始迄于敗亡而後已者蓋以
聰明偉傑之士自命不凡忽被以党人之目于是精神
智慮俱用之相傾相軋而國事遂不暇照顧坐誤宗社
良以此耳且指人為党者必有党此党衰彼党具第
求自勝違惜其他國朝自萬曆以前未有党名及四明
沈一貫為相以才自負不為人下而一時賢者如顧憲
成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之流蹇諤自許與政府每相

待附一貫者言路亦有人而憲成請學于東林名流咸
樂趨之此東林浙党所自始也
固小論起一時名流俱以倫序有定早建為請此亦一
定之理言者無可舉以為功聽者亦無可指以為罪而
上以為有惡擁立乃與他年富貴必欲身自發之而不
使厚臣上請然厚臣不之請上亦竟不行也使放得不
獨上無骨肉之猜下亦無氣節之日矣乃初請不許再
請嚴黜後遂廷杖繫、務將言者而痛懲之即上慈愛
無他意而欲靜眾朝之議論議論愈煩實國家之得大
不幸也

幸存錄 卷中

時政府諸臣惟山陰王家屏歸德沈鯉與言者合力請
不元即忤旨放歸餘自一貫以及申時行王時錫蕭華
皆以調護為名未嘗不婉轉言之于上而心亦以言者
為多事工以為激聒政府亦以激聒之此其意亦未必
有他也不過欲上憐其意而不之疑或幸從其請耳然
言者逆耳而難居調停者言甘而無患宜互相體而不
宜兩相難也不意調停者自言者為党人斥逐不能救
時行性寬平所熱必潛加振用而一貫頗恃權求勝受
熱者身去而名益高東林君子之名滿天下尊其言為
清論雖朝中亦每以其是非為低昂交口愈眾而求進

者愈眾始而領袖者皆君子也繼而好名者驟進者或
附之于是淮撫之論起矣
淮撫為李三才家居三輔年少最貴所至有赫：聲但
自才而守不潔及為淮撫垂涎大拜多結遊客日譽于
憲成之左右憲成因而悅之糾三才者即以為東林玷
三才挾縱橫之術與言者為難公論益誣之而東林亦
受累不少未幾妖言之獄起而清流有累卵之危從擊
之業起而兩党益相水火矣
妖言者所謂續慶危站議也不知出自誰手大抵言辱
長之事雖難然當世康傑如沈四明一貫輩輔成之必

成無疑矣其言若出于清流之口將以傾四明輩者或云此奸人造為人以陷郭正域者郭時有流清領袖之日政府所最忌也時上震怒羅織甚嚴搜正域寓併偵其左右危迫之至卒無至遂歸獄于燬生光而終不得其肯也

擬擊者張差侍從以闈東宮據稱欲懇二瑞于上瑞乃鄭者北所遣建佛寺者也越城御史劉廷元報既云觀其狀一似風類窺其情大為巨測于是劉光復等皆主風類之說而刑部主事王之宋入獄中均得其言以為主使出自國戚舉朝喧然以國戚鄭國泰大有專訪之

意者地亦危懼懇于上命白之東宮辨之甚力東宮遂奏懇上出見羣臣為之昭白与上東宮俱詳剖明之遂以張差及瑞成獄而餘置不問當廷諭時劉光復倡言工甚惡愛皇太子甚仁孝其言固將順也而聲甚壯且越班以言上未曉其云何即速下獄當張差事起中外不能無疑因事發于貴妃之瑞而及直闈東宮若巧合也之東流稱差言甚鑿或差恨二瑞故以主使擬擊誣之亦不可知而廷元恨之宋侍甚之家素守不潔廷元與韓浚輩遂于計典重虐之然侍論与之家合如實子稱陸文瀛皆至清而亦為所

然不少怨此則由浚輩也

時東宮侍衛蕭條使外人闖入行充禁地漸不可長諸臣危言之使東宮免意外之虞因戚懷揚若之懼亦斷不可少顧事連宮禁勢難窮究則田叔燒染獄之詞亦調停不得已之術也二說者亦互相濟而不當而相仇乃必斥逐執法而後己是誠何心哉國戚之主使擬擊亦未必然即令陰懷異志願不用鴟而用擬不使中宮而使外人皆情之所無第不妨虛平言之至重怒執法之吏而必加一網之計貽疑後世誰之咎也當是時兩党有不並立之勢有幸亥之京察孫玉揚至

之曹于汴湯京兆佐之於湯湯賓尹王紹徽輩則攻東林者也紹徽有清望賓尹負才名故秦聚奎直糾其不平

有年己之京察鄭繼之徐結吉韓浚佐之而所屬皆東林也世之所謂東林者一網無遺矣是時葉山臺去位而方從哲獨相庸一無所主持上于奏疏供留中無所屬分推言路一糾則其人即引去不待言也臺省之勢積重不返故有齊党楚党浙党三方鼎峙之名靡為一詩故韓浚周孔輩楚為官應震吳亮嗣輩浙為劉廷元姚宋文輩勢張甚湯賓尹陰主之

丁是後有宣黨崑黨種之別名宣謂賈尹崑謂領天
峻也天峻高兀自負而賈尹淫巧無行庚戌之榜如韓
敬錢謙益王象春却之麟皆負才名急富貴而相妬軋
之麟附介韓復銓部不得遂反攻之于是之麟之友皆
為時責所抑禮部主事夏嘉遇初為時責所推重曰
與之麟交亦被抑而連東四路失事之報至趙與邦時
為兵垣仍入禮閣嘉遇遂糾之併及介詩故言路合既
糾嘉遇趙與邦遠阻京卿其勢愈張而公論益憤御史
唐世濟助夏攻趙而介趙之端衰
神廟殂落光廟首名素尚高而閣臣劉一燝錄目周家

模俱以名用名流為首務如卸元標趙南星曾于汴之
屬皆為銓憲大臣即附麗東林亦無由田間起相次為
顯官齊楚浙前此用事之人俱放黜一時以為元祐之
隆不是過也然附麗之徒惟營驟起京卿添注累已
不滿人意而南星為冢宰時高攀龍楊廷左光斗皆為
憲臣魏大中為吏垣長卸繼連夏嘉過程國祥俱為吏
部司官或清激操論不無少奇人孟側日大璫魏忠賢
陰持國柄初亦雅意諸賢而諸賢以其傾裁太監王安
弥恨惡之周宗建侯震暘等相繼糾彈并及卷氏卷氏
者嘉廟之乳母與忠賢私為夫婦者也上于庶務皆委

不問宮中惟忠賢卷氏為政向高故欲調停而諸賢必
欲逐去為快楊連二十四大罪之疏上遂為不共仇迨
向高去而朝局大變矣
初廷杖工部主事禹燦以威休廷臣後遂同夏嘉遇魏
大中與御史陳允疇相詰遂行斥降旋盡斥諸賢且起
大獄竟成清流之禍國祚幾危難小人崔呈秀輩陰導
之諸賢亦不可謂無咎也譏論高而事功殊名位軋而
猜忌起異己者雖清必驅除附己者雖穢忠賢得志如
忠賢得志如崔呈秀之屬志多容納即領袖之賢卷諤
可望而知劫之者眾矣

忠賢得志如崔呈秀之屬卷蒙不次之擢地營蟻附者
凡滿筆下而楊連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周宗建繆昌
期李應昇輩皆下詔獄構受慘刑以俱死天下痛之稱
忠賢功德請為祠祀遍直省凡羣臣上疏必以上與厥
臣並稱不敢斥其名也一門封公侯者三人其勢比劉
瑾王振等且十倍矣
時天下重足而立身固者咸有纂就之懼特以呈秀輩
雄凶頑實庸鄙故有勢其其機而終不敢其有事嘉廟
窮天忠賢獨與呈秀密語移時究不敢發此實社稷之
災社宗默佑之福庇也

烈皇帝登極太阿獨運忠賢之党内外林立乃不動聲色而有以辱厚奸之魄時即日錢元慈陸澄源貢士錢嘉徵各前後疏糾忠賢忠賢呈秀皆自縊死其党皆放逐林下諸賢無不蒙名用踴躍誦之聲天下殆遍矣是時東林諸巨為魏璫所羅織甚慘其幸或有人無不以名賢推之為忠賢後用自屬下流况欽定之逆案列欵煌、余謂君子小人之分界至此大明即無可復爭衛矣被諸巨之死而生皆上恩也自應同心憂國以報上乃急功名多議論忠逆耳收附會其習如故上久而厭之而偏党之疑以起

枝卜事起錢謙益與周延儒才名相軋錢必欲抑周使不得上溫體仁遂乘其隙以浙省科場旧事疏糾謙益上震怒面加詰問史坦章乞儒情事甚力上速而然之謙益亦點帟免禍且舟起矣時諸巨世、然不思圖實績以回上意惟疏攻溫周無虛日攻愈力而上愈任矣虜闖入薊鎮通都城上視廷臣無一足倚者史堯象弘勲等糾閣臣韓爌錢龍錫以表崇煥事速下獄延儒遂為首輔溫亦相繼入政府門戶之說為上所深惡幸上神聖知兩党各以私意相

攻求勝上不欲偏聽故政府大僚俱用攻東林者而言路則用東林為多時又有復社之名與東林繼起而其從孫文采足以變一時議論足以壓眾口不自知其舉國之若狂也周溫初相援也繼又相貳周罷去而溫柄去又引薛國現繼其後大抵周明敏而貪溫潔清而陰薛才不如西人而貪與福同之虜寇之患日迫而從無一人為建一策者溫去而薛敗以貪墨賜自盡其事發于東廠人愈云即日吳昌時實為暗引其幾要亦薛之補挾上自心厭之非下所為也

延儒之最相也其門人張溥馬世奇每以多論感動之延儒亦頗自悔本儿与張至發賀達聖俱蒙再召至發辭不至達聖不久病歸延儒遂赦逋負宥罪斥諸巨收詞曰黃道周之獄其所舉措設施盡反前事一時有賢相名然性素貪見羣論之相推也益自忠納賄愈廣時溥已歿已世奇又遠嫌自愛不入都延儒之左右如吳昌時輩皆小人延儒惟昌時之言是聽而遂釀成奇禍矣延儒再相未几虜闖入邊圍香山又圍關封自葵及淮縱橫二千餘里無一禦者延儒不得已請出視師上頗

而嘆曰先生乃肯為朕分憂耶蓋上意已移矣及至軍中未嘗設一策遣一策遣一兵以禦虜決戰惟與幕客私人納賄縱酒妄報使昔以蒙工耳未几虜饑而去人言虜輸銀及貂裘于延儒買路出邊此言不特喧傳却下亦且流入大內上以此懷怒弥甚亟放之歸即速吳昌時廷訊延儒信權納賄之實昌時一一承認于是速延儒至却勒令自盡如

皇帝以身殉社稷而從死者殊夥也以其是蓋為世詔焉然如范景文李邦華倪元璐劉理順馬世奇成德諸公烈就死日月爭光雖仇口不能不推重也南却再建同事累卵而諸臣之相仇益甚當擁立之時延儒將馬士英移書商之極却吏可法有世治則循序世亂則謀賢之語可法謂士英意在微藩也適與姜日廣呂大器輩移文士英言今上失德事時錢謙益家居往來江上三意在微藩蓋以福却向有三案日事與東林恐不利也士英得移文即與大帥黃得功高傑等持為口實力主迎今上其於操倫序之說固當但占初移書

幸存錄 卷中

意不相合可法等實為其所賣也今上既立可法為首輔亟召天下名流以收拾人心乃士英一入可法即出為督師而時事不可問矣士英之留相也首以高阮大鉞為薦舉朝爭力之幸以中旨起為少司馬大鉞一出日以翻逆案處諸清為事憲法則宗周以疏爭士英大鉞內倚庫瑞外藉藩帥并收勳目為助其意不過欲逐宗周輩而內瑞熟藩之勢從此遂旁落而不可制矣

士英每以擁立自矜并以三案日事致上怒上實寬之不欲起大獄故清流得以幸免三案之事自光熹二廟以至烈皇帝初未嘗以前事稍有嫌于福即諸臣亦未嘗以辱長之謀必欲鋤異論者以存法也今上既立亦宜以當日爭持三案之人概置不論即上啟其機庫日亦當力解乃一時柄臣務以離間骨肉危動皇祖母欲中指日以非法之法亦何以解天下後世之議哉

起倉卒羣臣為戴擁原宗社大不幸之事為人臣子亦何忍言功况自伐者無忍陷人尚得為有人心者乎馬阮之欲陷諸清流也非一日矣當妖僧大悲偽東宮王子明等事每欲起大獄以為一網之計致左良玉同眾憤引兵向關遂以請君側為辭士英聞之惶駭無措同盡傲各鎮劫兵以防左時時虜氛充弄前鋒已至維揚而滿朝夢、便謂虜必不敢渡江且欲用虜以破左時事之顛倒莫過于此也迨虜騎問渡九五潛渡馬阮身統重兵望風逃竄而金陵王氣竟倏焉歿絕不亦痛哉

東林之始為為領袖者顧憲成鄒元標諸賢繼為楊廷左光斗又繼為文震孟姚希孟最後則為張溥馬世奇諸君子其文章氣節實多傾動一時也攻東林者始為四明沈一貫亦詩教趙鼎邦繼為魏忠賢崔呈秀等又繼為溫體仁薛國瓊又繼為士英大城皆嫉正者仇眾論所不與者也平心而論東林中亦多敗類攻東林者間亦有清傑獨立之人然其領袖之人殆天淵也東林之持論甚高而于籌虜制寇卒無寔著攻東林者自謂孤立任怨然未嘗為朝廷振一法紀徒以伎刺勝耳此特可謂之聚怨

我無濟國事殆同之矣

東林附麗之徒雖有陰狡之輩然清議猶得而持之問亦公道彼人其行賄者尚懼恐人之知之也攻東林者納賄惟恐不足至在魏之時及南都再建之日則明目張膽以網利為碩畫以多賄為榮施而廉恥掃地矣東林初負氣即每與內璫為難即賢璫王安亦與諸賢往來乃璫之慕賢而非諸賢之甘于趨附也及其衰也亦勝不得亦不走險之輩與璫通款洽者烈皇之存任往有之攻東林者當神廟時內奄無權未有通內者自崔呈秀輩奉忠賢為主而所以媚璫者愈出愈奇惟恐

不主誠天地間一大怪事迨于南都而通璫者揚、語惟恐人之不知也向而免之最可恨者專喜逢迎附合若有進和平之說者即疑其為異也必操文攻之而後快或有姻婭門牆故交世誼之相連者如彼此殊途必多方猜忌防維甚嚴務抑其進而後止雖有賢者不之信也激而愈甚憤恨益深究之身家而而敗國家隨之謂皆為高皇帝之罪人可也但後之論者為賢為邪有難提者余亦以前輩所鑿愛欲推而入清流之禍中然余不以少懷偏急平言其寔度鬼神之可質也夫

韋存錄卷之中終

幸存錄卷之下

門戶雜志



神廟處聖非常難御朝日希而柄不旁落止以都夷庫
臣之故置庶務于不理士大夫益縱橫于下而國事大
壞即兩党相攻神廟亦未嘗一剖其曲直聽其自勝負
而已然東林所恃如國本挺擎等事皆忤上旨而攻東
林者詆東林為奸名罪東林以離間固有用微窺上意
而陰使其所喜也故東林之徒雖盛而其勢不得下屈
者良以此耳
國本之說厚猜神廟欲以愛易長在神聖之主諒未必

出此但是時中宮賢而多病厚疑上保立嫡不立長之
語者謂中宮如病不可知貴妃即可謂國母故諄于
立嫡也御史詹仰庇因中宮病上疏諷及之予林八十
舉朝益皇然公論愈激上雖心厭之亦迫于眾論之
堅而立長之意亦定矣
王錫爵之于國本謂上意久定不欲歸權于庫下但令
庫下無亟請即行冊立然三五並封之論一出錫爵即
為眾微施行至大宗伯馮琦力爭始自知其誤不可謂
無咎也
沈一曾意 與錫爵大抵相比時臺省錢夢阜康丕揚

幸存錄 卷下

輩已經吏部典處分沈時擬旨留之大為公論所作
李廷機清而勁自負甚高而于國本之爭振為庫臣不
可過事過事或激為他愛遂愈以奸邪目之及上年高
中宮以賢見重而東林益安及中宮薨虛位數月貴妃
仍不進位皇崩天之時乃命光廟加封貴妃為皇后此
則神廟善處骨肉無奪長之意久而彌著矣惜乎庫
臣力請時神廟何不早冊立以自啟天下之疑亦固之
氣運為之也

李三才少負才名為山東藩臬極有名余館山東時李
去已二十年矣民猶歌思不忘謂大盜大猾李擒治殆

盡民之得以安土者皆李之賜也

王錫爵蒙召時手疏言上于奏章一概留中時鄙夷之
之如禽獸之聲不以入耳然下以此愈罵稱鬼神成何
國體此疏甚秘密而三才竟得之洩言于眾錫爵謂以
臺省為禽獸臺省益攻錫爵而其辭甚醜也
三才善取善與結客通天下憲成之左右譽言日主意
其口尺直以幹國矣愛之特甚相傳上于宮中請仙以
三才為聖人故群目成姑之此其說亦似不根大抵才
而不羈非純日也其豪華之習邪不為清流所喜或云
三才初款憲成時止常蔬三四色厥明盛陳百味憲成

新而問之三才曰此皆偶然耳昨偶乏即寥今適有此故羅列佐酒耳憲成以此不疑其侈靡又聞一孝廉負才名者當計偕時與一孝廉同往謁之留兩日祇贈數金所偕存廉頗以為慢又至都旅館甫定而三才之使者已至贈孝廉二百金亦與偕者贈四十金其操縱類如此使以其才智盡之用職掌亦非常也

金壇于王立者東林中用勝于體之士也于諸生中獨愛韓敬之才託丁元存與結為婚姻相與至密乃敬為鼎元存者政之王立寔發其機此又人情之不可解者敬與湯眉尹往來素惡取之為元未必無因但于敬之才亦不愧耳特好縱橫之學志色貨之德則自非治平之巨安不主如眉尹之甚每辱人妻而壞人節也

挺擊之事提牢主事王寒所訊張差謂兩瑞是說之云苟打小命吃也有官也有官也有其言甚悉刑部尚書及各司官與之來語亦多相合而攻東林者言責妃負威寵時上嘗許以立愛至對太高玄殿在宮內供真武香火處立誓悅愧言之不符因勸責妃廣為佛事且助其費上發十萬帑銀建寺于通州隨命二瑞為之監視二瑞以為用磚瓦甚多不若置窟自造利甚奢民爭鬻薪于瑞張差非通州人也聞之乃鬻田買薪亦往市于瑞土人忌之焚其薪差訟于官復屈差以屈破薪焚訟又不勝情甚遂使挺入宮欲告御狀不意闖入東宮二說未知孰是總之不祥之徵謂之人妖可也其處分之法不通始則嚴詢之繼則以二瑞及差結案所謂化大事為小事也事干宮闈原難根究神廟如此處分最為得體一

逆後、紛爭可也
事論之莫莫如辛亥京察御史金明時于察前上言察典勢必及某其意固在免察非所宜也而曹于汴湯京兆輩以沮壞察典嚴糾之明時辨以阻撓何迄京兆輩以沮謂候察典竣宣言之于是察典之命未下而明時先為氏矣于是泰疏奎有舍死報國一疏人亦有稱之者但疏中自稱今年算命該死故舍為生此亦可訝

也時稱察典免處者七人徒為湯賓尹所鼓動耳賓尹
或才名一時重處共以為駭然絕其品行寔不証也至
丁巳京察不平彌甚意無一人起而爭者則在朝清流
已驅逐盡矣

余師張華廷登從憲固齊人與韓浚輩至戚然嘗謂余
曰當丁巳察典韓浚嘗問以何如對以必翻韓讀其故
張曰王之來題目甚正何為重處之韓驚愕半日不語
嗟乎我師可謂不阿矣世皆謂吾師亦詩教韓浚之友
而待論平恕每怪諸公之大甚又如吾友徐石麒眾軍
侯洞魯銀臺馬世奇大史陳子龍給諫皆世所指為東

林也其言公平每怪東林之雜而偏不盡公忠然世于
吾師必曰此攻東林者也于吾友必曰此東林也物而
不化不亦誤乎
齊楚浙三方之責者相與甚密也忽而相疑是時山東
趙煥為眾宰亦詩教為方從哲之門人操其權故齊勢
甚鉅之麟倡言張鳳翔為違均必以年例處姚京文劉
廷元輩而齊與浙離矣之麟既黜其友夏嘉遇魏光燾
尹嘉遇宿鍾惺輩皆才名盛一時文傲臺省銓司俱改
冷曹其持局甚固然適所以自敗也如嘉遇之淳和清
潔而亦與眾共獲者仇者眾也

幸存錄 卷下

韓敬錢謙益王象春卯之麟才一既相伯仲又為同籍
而相仇之至殊不可解也王象春自述云一日與卯同
遊西山卯為對偶云敬字無文便自苟思其對不可得
王忽云林中無燕不成材以賓尹孫霍林故也此皆輕
薄之尤韓卯固為世詬矣王居鄉最為鄉人所嫉其族
人亦多恨之錢聲色自娛末路失節此皆因運有閑天
生此輩以致朝野紛也

素廟之初摩賢並召其勢甚盛而敗于汪文言文言之
起甚微或以為新安門役也而素向高趙南星輩愛之
甚言必移時兩公即以病謝客文言亦得直入臥內所

言必約楊遵左光斗輩均重之傳概首彈及文言下獄
隨之釋時或以權通內為譏概亦藉忠貞以自解未几
大獄起首逮文言連及楊左諸公而縉紳之禍遂不可
挽矣諸公所以及禍皆以忠賢相仇之故此固君子承
色而狎昵文言後人以口實殆不可解也
余與向高之仲孫交言及此仲孫謂余曰當素廟時
召用諸賢此誰力哉文言向客于太監王安所安亦每
謂王曰天下某皆清流也故一朝召用皆文言所為
文言雖遊諸公鄉間未嘗自私故諸賢亦樂與之交也
嗟乎士君子之出處亦大矣乃諸賢之出而謂得一文

言之力安得不為所累始之終之宜哉古人云小人不可與作緣又云君子不輕受人之恩惠終彼請賢胡不聞焉

楊連二十四大罪疏上政府韓璠並稱之而首輔葉向高頗足以為事從此不可收拾矣然忠賢無外應亦未敢遽發也自閣臣魏廣微以頌曆失朝臺臣李應昇糾其應杖脊而廣微憤甚先是趙南星自以老病請特免其入朝得安其職予是廣微謂眾臣自請免朝不之罪令臣一失朝即杖脊何不平至此遂挾憤與忠賢通欲盡逐諸臣及忠賢與大獄坐榻左以多暇仍命鎮撫司五日一比廣微亦駭愕上疏爭而不可得矣引盜入室而欲其不殺不掠其可得耶若爾東謙帶不通為忠賢奴役身又安足論哉

當忠賢盛時附和若狂最者有五虎五彪然皆有由崔呈秀以進也或謂李愛龍不應在五虎之數尚有甚焉者如同進秋為十祠之首其貪鄙不可忘其罪亦不在虎彪之下也此時與之合局而不與之同污者亦自有人如高弘圖首言詔獄刑辱之非王走道名用不可出王永光言濫刑以致天變王業浩張捷初赴名即點歸此皆能自振拔者崇禎之朝諸賢即宜與之捐成心

借大道而終于唾棄此則諸賢之過也惟崔呈秀窮凶極惡其初之致死于清流同呈秀巡監淮揚德憲高攀龍特糾其貪几致之死故計不交頤耳觀呈秀之縱恣不愈以成攀龍之知人哉

五虎者文臣崔呈秀倪文煥田吉吳淳夫李愛龍也五彪者武臣田尔耕許顯純孫雲鶴楊寰崔應元也諸賢之受瑞禍也慘絕一時名高千古就其中周順昌為最清亦獨力無党當魏大中盛時周順昌本嘗與之化也及大中速過吳門時見向來交好皆星散撫臣无一驚奉大中惟謹至是不敢與大中通隻字順昌憤甚

遂以女許字大中孫且呼緹騎而告之曰若扁語忠賢此亂臣所為受罵萬代向未有正人端語之者故至此今當以吾言告之每見人輒痛語時事遂不免于禍使稍然然決不至此此真紳：君子也 被禍諸賢公其最也 緹騎之至吳也吳之士民無不下淚稱冤于是顏佩章等憤擊之十存一二擁順昌不令去順昌哀詞諭散以夜潛行出境以至都遂下詔獄受刑至酷詞令不少撓刑已即痛罵忠賢輩加刑時則惟呼高皇帝同時入獄者語或少矣順昌即嘆之忠憤所激遂致有王恭廠之

定舉朝駭愕合疏諷諫忠賢之党亦多畏而俊巡者然
忠賢以不殺順昌則成中諫故終不免偉哉順昌其忠
中之忠介中之介乎
是時士大夫下詔獄俱五毒備至以主死惟高忠憲蔡
龍聞遠即自溺園池而不赴其遠疏云臣雖削籍旧係
大臣辱大臣則辱國謹北面稽首遵屈平之遺則君恩
未報願結來生乞使者執此以奏皇上云聞忠憲生
平道學得力死生之際泰然矣文閣學震孟嘗語余曰
生平止服一忠憲事合道繼以者惟華鳳超然魁強
与自然尚有分也

忠憲嘗自言少年以氣節自許以此一念受蓬亦不異
及行遠瀛值風雨因卧舟中數日餘遇晴登岸入旅店
中惟憲忽見桃花爛然遮有悟從覺事有異并氣節
之念亦冰融矣現其遺集真有得者獨于門戶異同之
際時之斷然終不化也
四方請祠忠賢者其言皆絕麗不復知有廉耻事而最
甚惟太學陸萬齡直比之宣聖謂夫子作春秋而忠賢
定三案夫子誅少正卯而忠賢東林請祀之學宮又
有一張生者欲以疏以忠賢與忠賢宣聖並請尊入周
學遂誣死自稱見子路怒擊之故暴死也陸當崇禎初

幸存錄 卷下

年六伏誅嗟乎小人所得几何而甘于為此不待可恨
亦可哀也

忠賢之先惡國史當備載之余見術士徐姓者言遊都
下時有五人共飲于旅寓忽一人從言忠賢之惡不久
當敗四人或默或駭諷以慎言此人大言忠賢難橫必
不能將我刺皮吾何畏至夜半熟臥忽有人排戶而
入以火燭其面即擒去旋緹四人並入內地見所擒之
人手足成釘門板上忠賢出語四人曰此人語我不能
刺皮姑試之即命取溼青澆其遍體用椎敲之未几舉
體皆脫其皮殼儼若一人四人駭欲死忠賢每人賞銀

五兩為聖鷲錢緹之出孟啟揚以示威也
三案者擬擊紅丸移宮也擬擊已識其概矣案亦當平
言之先廟之癩函也遍體皆冷勢不已起有鴻臚寺
水亭可灼請以紅丸進是日上名請大臣入舟名兵科
楊連同連上疏欲上填起居防其外也
群臣至上言朕病已危殆壽宮再繫請自言皇上即位
未及匝月善政甚多天必佑之乞無過慮上言病勢難
挽朕見卿等甚喜其言立東宮要緊又云李送侍奉侍
朕躬最久勤勞可憫且常生子宜晉封為皇貴妃即
傳望長子即天出見羣臣上云卿等輔他為堯舜之君

時皇長子侍上榻前李送侍從兼問于挽皇于入切、
家語侍以宜封皇后宗伯某已唯、厚臣言上命封貴
妃非皇后也宗伯于是再奏請上命之上仍以貴妃為
言因命可灼進藥厚臣待命于外藥進少時上稱可灼
為忠臣速命再進藥凡用藥三九命賞可灼諸臣皆退
厥明內侍傳宣諸臣甚且及至宮門而龍馭已上賓矣
時閣臣方從哲仍擬賞可灼銀幣加等于是舉朝共言
可灼進藥懷不軌心閣臣故賞之請以同謀言亦太過
但不應于賓天之後擬賞以貽人口實耳
是時一月之內連遭大喪中外洵、楊連舉眾排闥入

一見東宮印高呼羅拜面請東宮登極日期以定屢疑
也
李送侍猶居乾清宮以母禮侍東宮左光遠疏言乾清
宮非至尊不可居今東宮即位適送侍不應擅據光
斗意欲速送侍之移宮亦忠愛預防之至計但疏中言
武氏之禍恐再見于今且慮有垂簾聽政之計此亦似
為適當也楊左于時即掠閣臣獨請即日移宮送侍頗
受通迫倉皇從衣衫簪珥盡為內瑞竊匿凡無存焉夫
耳
御史賈繼春上言先帝于厚日厚今骨肉未寒何至

一妃一女速不能遺此亦未可言賈之罪也蓋宮之
應移原屬定禮楊左不得居以為功他人亦不得試以
為罪乃賈疏一上楊與賈遂成水火賈以楊必將與瑞
共受封拜視之楊忿甚極遂掛冠歸中旨切責繼春絕
春惶遽自辨詞頗哀高弘圖出疏而解之乃賈終無為
民而楊不久復擢至副院則亦東林失平之事也後遂
以此殺楊左則冤弥甚矣
總而論之東林之傑論不失愛君而太苛太激每使難
受而不自知彼攻東林者言風顛言可灼無他意移宮
太急迫亦不失調停然以此規諸賢則可以此罪諸賢

加之一網不亦過乎當東林盛時所重處處惟一經春
餘不過年例散轉而已受處者即以為不堪而崔觀之
時諸賢更有備受酷刑至死無辜者亦必為民直追奪其
誥命誰敢設札出爾反尔日甚一日則攻東林者之罪
不可言也
當忠賢盛時雲間奸人徐姓者上言士民願為厥臣立
祠是絕無其人也慈生周姓者與徐為姻相附麗借此
索詐恣行其惡所營祠地逼余居後欲謀余地以廣祠
基所以相逼者甚多余終拒之余時布衣徒步以待禍
至幸聖明御宇徐周立敗余乃得免嘉善錢繼登為蘇

松道枷責徐周以示眾仍成之

嘉病廟至時魏瑞張甚中外危懷意天下事不可知素

廟然皇入見即諭以吾弟當為克舜之君烈皇恐懼不

敢當但云陛下為此言臣應萬死素廟再以其視中宮

為託又言忠賢宜委用烈皇益惶恐求素廟宿天忠

賢自出迎請烈皇入宮烈皇亦自危甚袖食物以入不

敢食宮中物也

烈皇已入宮矣而羣臣無一人得見者烈皇秉燭獨坐

久之見一瑞榻到過即取視其劍留之几許給以賞聞

巡錘聲勞苦之間左右欲給以酒食為從取從者云宜

問之光祿寺傳旨取給之歡聲如雷

時羣臣俱在寓問卜懼入朝之有他變生死且不可知

耳及至殿門宜有持之不令入告以宜用喪服既易服

矣又謂未成服宜如常群臣奔走出入者三氣喘且

不續哀訴官者乃放入臨哭大行皇帝云

是日喪次見王坤魏忠賢兩端俱在忠賢兩目俱腫口

不能出一語諭令各卸備辦喪禮皆王坤發言也

後羣臣出少頃忠賢獨呼呈秀入屏人語移時秘不得

聞或云忠賢欲自縊而崔以事未易為止之也

烈皇既正位聲色不動迨元克處奸黨宗社丹安旁無

一人之助神明自運救之世宗之中興為史難矣

時在朝皆魏黨莫發其奸楊楊維垣首糾及之然猶不

敢顯斥也至陸澄源錢元愨直疏攻之錢嘉徵列言其

「大罪乃詳盡瑞憤哭訴于上愈觸上怒始發鳳陽至

中途言者愈眾攻者愈力忠賢偵知上必重處之乃与

李承貞輩痛盪醉自縊于旅店

呈秀知忠賢之自縊知不免乃列姬妾并盪出珍異酒

器縱飲一杯即擲壞之亦自盪嗟予魏崔二人免貴

已滿天下久受其毒誰計窮自縊天下後世猶以不得

生受寸斬之為恨也

時天地重光乾中再闢昏上而獨斷言者特知其机已

决故發之耳嘉遇與余交循大雅人也其子孝廉洋

有主性情早夫嘉徵後以貢為縣尹元愨懼司錢澄源

後欲与東林反唇而行亦多不檢以京察綱之為善不

平後之君子惜之

上既處忠賢即日董諫言定逆案以示天下閣臣韓爌

錢龍錫不欲廣搜以樹怨僅以四五十人列案以請上

大不然再令廣搜且云皆重處最輕者為民間臣又以

數十人上之復怒其不稱旨諭以稱頌贊導速化為題

皆令列入且云忠賢一人耳苟非外是逢迎何遽肆矣

此其內廷同惡者亦當列入閣臣以外廷不知內事
上曰豈欲不知特畏任怨耳閣日上名閣臣入先有黃
袂已裹者累：指示閣臣曰此皆紅本附瑞實跡也當
一：按人之閣目知勢難遠滿乃云臣等職司案擬三
尺法非所習也上呼吏部問之家臣王永光以吏部止
習有功不習刑名對上乃令法司同事又云張瑞圖來
宗道何以不處閣臣以無事定對上曰瑞圖繕寫為逆
瑞所愛宗道為呈秀毋恭文稱在天之靈可惡如此何
云無事定又問賈繼春何以不處閣臣言其善待選侍
之論不失厚道後雖改口覺反覆其持論亦多可取上

曰惟反覆所以為真小人應列入之予是逆瑞所羅列
者甚廣凡無一遺矣
業中情可矜疑者如楊維垣首糾呈房而仍處以誦
戾戾廷陞魯恭孫居相于越南星原無彈章以糾南星
誤處之呂純如難有頌瑞之疏：至熹廟已宿天霍維
華取其疏稿削去之矣竟據報以入之章：羅入致
被處者屢思翻案持局者自費提防糾纏不已至南都
再建逆案翻而宗社為墟矣此當局者之咎也
烈皇帝登極以王永光為冢宰王恭厥之變王永光雖有
流言及濫刑然其生平不無可議第君子與人為善當

以其自新而恕其前愆乃東林諸賢必欲逐而去之至
永光積憤為誰引用袁弘勳張道濬輩再起立黃之身
非諸賢已甚之過哉
故卜一事錢謙益必欲首推而慮周廷儒方以名對得
上意懼同惟勢必及周力沮而止之不知上果意在周
不惟適啟上疑于是党同二字中于上心者益深溫體
仁首為發難而周陰之為助或云內廷有為之應者共
費八萬兩宮府同聲以排東林而謙益輩揚：不知也
倭蒙名對謙益且自以為故卜之典定于此日矣及入
朝方知有溫疏溫與錢廷辨時溫言如泉湧錢以事出

意外詞觸所也
初謙益與韓敬為仇韓浙人也錢欲典試浙中文震益
曾諷止之錢不之納及應召北上文又勸以緩：故卜
而我又不納其科場一事寔寃而溫以為非此不足以
扼之觀錢立身本末原不足用而溫已首發難端與滿
朝為仇勢不得不自結于上及政入府專意逢迎惟以
苛急為事未嘗放于上前救一人事一事也上強信其
公志而天下之元氣凋殘盡矣然其操守頗能自勵故
上始終敬信之舟周出頗及溫之所為而操守溫甚敗
壞國事寔在兩人而寔東林過激以至此也

當溫之東政量省改之者後先相繼皆以門戶異同其
言非盡由國家之起見也平言心之不納苞直是其一
長其庇私党排異已每因事團之使其机自發而上不
疑也無識者遂謂溫于閣務自勝而其技刻陰陰自非
端人也

溫始與周深相結周為力助而且後之以進及周為大
瑞王坤所排舉朝爭之而溫無片言相救及科目任替
化科周去之凡與周為難者溫皆存之
者皆屈為蓋周之去溫寔擠之也
來崇煥之下獄也攻東林者欲借錢龍錫以通絳時賢

周溫寔主之後曰黃道周疏救周意頗回時久旱不雨
言路復廢及之錢乃得減辟為戍錢初出獄即相過極
言上意怒甚云有可恨事多卿等豈能盡知之語挽回
殊費力錢極感之未几溫至錢因述周語謂非公等力
救何以再生溫第曰上原不甚怒也于是聞者遂謂溫
為真寔而周多虛偽然此特溫之巧于擠周耳
嘉善錢士升生平端謹為東林所推重而龍錫其座師
也聞溫語頗重而輕周溫遂與周相結士升入政府溫
竟有所欲為每推之令先發而後繼之如用永寧謝陞
愷意唐世濟皆溫意也而錢寔成之又溫攻去文震益

幸存錄 卷下

頗引錢為誣錢亦有助溫語及溫所欲進者已進欲退
者已退而視錢為贅物也時適有許泰錢之弟真撫士
晉者溫即擬嚴旨仍囑同事林鈺毋得洩言蓋欲借弟
以逐其兄耳錢旋上四箴疏語多諷上又爭搜括江南
富戶事遂去位其去也頗光明而中間為溫所用凡受
擯于公論受溫累不小溫棄之如遺也其立概如此因
家元氣剝喪良多至于虜寇交訌不展一籌則凡居政
府者皆然不得獨責一溫也
烈皇帝太阿獨操非臣下所得竊用而每當大舉措則
內瑞啟其端似陰中而不覺也若舉朝之用舍榮枯則

一視首發之趨向亦似為所陰移而不覺者當初政時
內瑞不許與廷臣交一私語廷臣遂忽瑞輩為不足顧
而攻東林者默助之日以朋党之說中于上其時以通
內自許者史塗也輔臣錢龍錫之入獄皆史儕之及其
得出錢自云大瑞王坤心寬之不然必無生理溫之陷
錢謙益于獄也謙益去死殆已如髮大瑞曹化淳憤而
發奸棍張漢儒位後之陰謀將張立枷死溫遂而
錢釋矣薛國現位後也厥增王化民寔為之而周廷儒
之化則又小王瑞怒之也曹化淳之喪其父也大位與
言路多往祭奠小王瑞喪母大位亦多往送甚有倡為

傳中者揚：不以為醜也其九卿不仕者卿三俊程周
 祥耳庶耻道喪奔競成風國事安得不敗然此時內瑞
 特陰為播弄其畏上英明寔甚也若南朝之事則據臂
 揚眉內外交相市以為即聞之上無傷也宋徽錄除厚
 瑞人：可言即大瑞自好者亦歎為絕閼盡敗而國步
 之不可挽也以視先帝朝真淵矣
 周延儒之承上眷最深凡上怒時莫能挽回惟周能談
 言微中如黃道周之獄人皆以為必不可救周惟辭解
 之得減戍歸矣後上偶言及岳武穆事帝嘆曰安得如
 岳飛者而用之周進曰岳自是名將然其破女直事史

或多虛張即如道周之為人傳之史冊不免曰其不用
 也天下惜之上然南還宮即傳旨以原官矣此亦
 周所長不可沒也
 烈皇帝之英敏勤政自當中興而卒致淪喪者以輔佐
 非人也庶几如范景文之博大好賢方岳貢之清勤憂
 固不失賢相惜周之稍近謝陞不狗物情亦不違公論
 三公者于二党皆虛公不滯謝時合離或以其机智少
 之其糾許譽卿也寔達迎溫意本儿又推鄭三俊為揆
 憲似亦善補過者但寇虜之難范尤節最烈可照耀于
 古方以直精微房入內閣變即自縊為使所斃再縊

而私已入倫之矣受刑至慘已而使其寓齋然無一物
 欲脫而大用之方終不屈以死或惜其死之少晚然于
 人即終無貶也謝不克于臣虜未几即被武云為虜所
 疑也惜哉出方下遠矣
 馬士英素以才名望稱其濶大不羈武亦過才之送而
 用之政府則用之乘是矣初為太監王坤所奏遣戍周
 延儒再召阮大猷實以士英託之遂起為鳳督與大帥
 黃得功劉良佐善曹一敗袁繼時表時中表其仰點
 兵為親丁頗耐戰高傑之南通也士英厚待之劉澤清
 初至淮士英亦力通殷勤願自任德而歸怨于南樞史

可法以為我國顧公等來而史公不喜也及擁立之舉
 士英遂聯絡二劉高黃馬已助馬入政府而四鎮皆開
 第土馬入東鈞而史出督師即國事敗壞之始也
 時四鎮之驕悍士英尚不得以交誼籠絡之史則與之
 相水火安能聽其節制史至維揚即為高傑所困史竭
 心調劑僅得相安久之高反欲為史用而黃劉皆起而
 為難焉知高之向史而心亦惡之矣
 當北都初破時高傑劉澤清皆渡江而南且縱其軍士
 大肆掠奪瓜步間殺人無算莫敢聲其罪劉宗周以從
 憲名首疏糾其可斬輔臣姜曰廣擬優旨下史館紀錄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雜史類 36 板反內

于是津清忿然起而与姜刘為難士英因而用之四鎮
遂合疏攻姜刘詞甚凶悍史詢之四鎮皆佯以不知對
史信之遂疏言此疏乃黎立之巧混刘津清又上疏攻
之謂前此疏寔其所上固史偶問故倘混答之至尊之
前倘偽倭真此怪大事而士英方快于姜刘之逐用大
賊以翼已耳史從此展布益難矣
大賊一出凡海內人望無不羅織巧詆貪夫士人無不
前洗板用馬原無殺人之意故不至遽起大獄但每上
疏則必擁立二心為題殊不知擁立懷二心者不過史
姜教人与請旨何与而欲一網及之乎

妖僧大悲者自稱為先帝又自稱曆王殆類病狂者而
張孫孫阮大賊借此欲起大獄流傳有十八羅漢五十
三卷七十二菩薩之名海內清流如徐石麟徐沂陳子
龍和鹿佳之屬皆入其內即余未嘗為一日京朝官楊
廷樞先存庶耳而羅織者欲首及之馬頗不欲殺人故
中止耳
時又有假東宮之事據聖諭謂以孟春至留都留之不
肯止直由嘉興武陵走紹興上密遣二庵名之乃述時
上令羣臣識認馬已先有揭其必偽及群臣往察王鐸
百言其偽曰東宮講官刘正宗李景濂亦以為所言講

瑣事六非真眉目亦不符方馬之揭請群臣識也謂講
官方拱乾現在當令阮大賊密諭之拱乾入馬許以即
復原官且加超擢及往認之日曰東宮以為此弊者固
講官姓方也拱乾不敢應及刘李具疏方不肯列名仍
出却人籍不平皆以為真中官亦有言為真而縉
紳則皆以為偽也阮大賊張捷又欲借此以起大獄而
中者紛起矣
時黃得功首上疏言不得遽加害刘疏離之左良玉表
絕成上疏力爭左遂詆馬阮稱兵向闕以清君側為名
在師未馬遂盡撤江北劫兵往崇而于唐則不以介意

是時唐已逼維揚有言及者馬輒曰無虞且欲用唐以
除左嗟乎東國者而勢若此不及之何待
四月二十五日唐破揚州督師史可法死之時唐騎已
已爭問渡終不以為意也五月十九日唐順流直下無
一天相向者馬士英隨擁兵出遣張孫孫阮大賊亦或
遣或降惟張捷楊維垣死之
上與二庵單騎逃史得功當得功隨戰後上亦陷唐時
士英既不衛城又不衛上第云奉太后以行其寔士英
之母之所主縱兵大兵謂非天下之罪人哉

南都之政吐：怪事殆不勝書當東宮爭起之事復有
 偽皇后之獄偽皇后者自稱重氏係上之元配且已生
 有子初在河南按臣陳潛夫為之疏附併驛送來却及
 皇二震怒下之獄備受拷訊終無交詞此所不解也
 時又有市人忽聞空中語令其入宮認子遂排闥闖而
 為妄語亦異事也
 時無一官不用賄以入苟費多金即負至詔立致要地
 中官勲巨藉鎮皆得俸用舍之權有一中官向象臣徐
 石麟居間欲用一縣令為吏部石麟堅拒之奏聞于上
 上亦不之問又有給事陸朗外轉者費銀二千兩得中

旨慰留石麟賢之內璫內璫云此已進御遂不敢言者
 而給事反彈石麟去位安之進御妄言但請璫與馬
 既相表裡即偶聞于上遂以從龍而未貧苦無資寔新
 上憐之不之罪也凡白棍至都門者即日可為大帥凡
 前官未必缺而後官復陞任及至任互事乃今日者仍
 任而新者侯缺于是旧者欲固其位不得不輸賄新者
 前費無償更加賄以求速任大抵小人之揚：因忌莫
 甚于此時而囊索盡傾以奉權要亦莫甚于此時也都
 城有却督滿街走職方賤如狗之誑嗚呼始于宮隣平
 于金虎豈不痛哉

厚日之負烈皇帝也以私恩厚日之負弘光帝也以營
 賄其負固同也水落日出蓋棺定論北都覆而范景文
 李邦華倪元路馬世奇申嘉胤成德全鉉劉理順許直
 自殉于官南都陷而徐石麟劉宗周侯峒曾徐沂黃淳
 耀殉難于家不可以其東林也而詆之若臣庸臣寇如
 錢謙益李建泰輩自不得以其東林也而恕之又如張
 捷楊繩維坦之死難不得以其非東林也而少之如蔡
 奕琛唐世濟鄒之麟張孫依陳于鼎劉光斗之失節亦
 不得以其攻東林也而恕之
 北都死難如孟兆祥及其子章明汪偉之夫婦凌義渠

施邦耀周鳳翔陳紀德吳甘肅朱之馮衛景璞吳麟徵
 王家彥勲自襄城伯李國禎惠安伯張慶臻戚臣新樂
 侯劉文炳及其弟都督文耀大原伯張國紀駙馬鞏永
 固舉家焚死武臣周遇吉內臣周永恩
 南都死難如高倬劉邦弼吳剛思吳嘉胤陳于階錢棟
 祁彪佳鮑日靖南侯黃得功曹之燬吳志葵黃斐侯承
 祖父子陳天叙等皆日月爭光者也故附記之
 德成之自盡也先語其妹云尔尚未嫁留此何依妹請
 先自盡德哭而視其縊其妻請縊之德痛不忍視入別
 其母哭盡哀出而自縊母見子女及媳皆歿亦慟而自

縊初德之屢糾溫體仁也予杖拷訊備受慘毒其母力
苦體仁于途且欲擊之溫訴于上遂之出都謫戍復遇
唐變家屬盡歿流離顛沛其妹年二十餘尚未及婚甫
名述而即闔門殉難最為烈
劉理順成德士也亦闔門自盡冠在中州知其謹清亦
聚哭之

馬世奇二妾亦先自盡
汪偉與妻對飲自盡妻誤縊在左即曰止：夫應在左
仍易位而絕
南都已却獲人皆謂勢不可復挽惟徐石麟永誓死具

復承殺偽官後眾情款：互出石麟于外及城垂破自
請入城慷慨賦詩自經二義僕一義僅從死焉
侯州曹倡義守城殺敵最多故虜最恨之城破自投也
為降將李成陳棟引出取其首指為元凶示眾其子玄
演玄潔年少高才自南都破發憤求死與父同守城至
是為虜所報執兄弟事死之義僕獲怒而從死
黃守耀初登第知時事已非不受職而歸布衣徒步蕭
然高隱及與侯州守城破與其弟淵耀同自縊仍題
于壁以不能謀國為歎
欽天監博士陳于階聞雉衣冠謝恩訖從衣自縊

吳嘉胤奉差出都聞虜渡江及復渡回車寓城外僧寺
中欲上書復明社稷屢進不達及書上即自縊
侯承祖守金山衛殺虜五百餘力屈被擒罵賊而死
此數公者死難中尤烈者也計吳曰史氏當各為立傳
以識其生平之大節死難者不止此數公也當再為詳
記

流寇大畧

流寇始于陝西清兵昏欺如杞入援之師也陝西連年
飢饉民窮賦重而其民又皆悍暴不肯忍耐飢寒于是
從寇者日繁其始固為剪除也皆由任非其人而勦之
不力泥于撫之一說以誤之也楊鶴為三邊提制欲安
撫之既撫後叛鶴速誦成
洪承疇為陝撫勦之甚力洪廉而勦將士愛戴之勦寇
儿盡僅存三千人渡河入青下撫許將日不能禦漸獨
振遂流入河南四入川而蹂躪弘治矣
上以陳奇瑜為從督時寇入川而袁儿為川兵所直道

入漢中府之車箱峽奇瑜再主撫漸遠入秦至秦又
叛奇瑜逮下獄
上乃用洪承疇為提督統陝豫楚蜀之師以勦之賊聞
承疇來大懼盡避入於南山中官兵圍之大帥曹變蛟
勇而騎遽入山搜勦而敗沒賊遂逸出楚豫間
上復以盧象昇為承疇副孫傳廷為陝撫象昇身先士
卒以善戰稱而傳廷亦為邊將六習行間率雖與洪不
合而其才自優象昇用關外兵一破寇于豫而承疇傳
亦時以捷聞且袁夫同虜入邊急召三後虜遂即用
象昇于宣大承疇于蘇傳廷于保定而寇又復成傳

建隨以稱病不寔逮下獄

時楊嗣昌為中樞疏荐熊文燦為提督議增天下餉初
以溢地為名蓋言額外之地此或楚中寥濶偶有之而
四方是無是也有上言爭者報被處遂提加之額田中
特設一司農專理勦寇餉界文燦等以事兵事然文
燦向在關中幸以撫鄭芝龍成功遂謂寇必可撫遂一
意以撫為碩畫矣
初賊之起也紛紛無主名久之乃有老狃、闖塌天滿
天星小紅狼翻山鷄等名亦未著姓氏也至是有張獻
忠李自成羅汝才小袁紅軍漸并各寇為雄長

文燦招獻忠降之處于殺賊殺之如騎子以任其肆日
侮氏居創立閔梁收稅地方有訴許者文燦每仲寇而
誣氏、怨張之未儿獻忠率汝才旋叛其勢益張文燦
被逮下獄
寇之復叛也時虜又闖入燕齊殺掠無算嗣昌乃自請
勦贖罪上為贈坐設宴賜劍并賦詩以寵其行雖大帥
及司道皆得以賜劍自戮之權莫重焉
嗣昌至襄陽中嚴統令故廟將士一時聲勢赫然旋敗
獻忠而圍于瑪瑙山獻忠突出戰墜馬几被獲時縱之
逸者定左良玉也獻忠被圍久遂鑿山往走入蜀嗣昌

糾蜀德却扶春速論辟蜀民為之詔竟上平之釋
故志道奸細入襄陽城潛與城中大盜通又遣寇偽作
商人將兵器壅車中先運入城至則內外相應城遂立
破襄王被難寇自發難以未嘗破藩封傾重鎮也自
襄陽破後勢遂滔天而不可遏矣
李自成又破河南府福藩常洵不屈難被賊得珍寶無
莫其勢益張嗣昌旋沒武云服毒或云自縊其罪固應
誅夫上終心憐之有言其服毒者報違責
聞賊再封圍前後且百餘日城中斗米十餘金草根
木皮以及筋革之類皆食盡乃人相食上令各路進兵

援救皆不能至初次圍城賴大帥陳永福及其子力戰
却之至是永福父子亦因頑倭任任濬與司李黃對軍
誓死力守同藩所費不貲左良玉未救為寇所擊去城
已不支而河忽大潰城沒高周藩與守土諸臣皆走高
處得免而百姓則盡棄魚腹矣或謂城中諸臣自決河
堤以便出走然河堤向高子城賴年修築故得無壞
寇既圍城既久不修治其清固宜上亦不之罪也于是
援封為御史優詔慰問周藩據汪壽年陷於城中
上出孫傳庭于獄為德督悉發秦晉兵以討之傳庭乃
大治兵卒自謂必能破寇上越之出關之傳庭與寇轉

戰而前寇倖屢敗以誘之深入傳庭銳而疏不疑也一
戰而致軍資蕩寇遂入關傳庭死于亂軍
先是寇所破城邑武弁多夫節而文呂未有降者至是
秦中方伯陸之祺輩皆蒙面屈身矣
寇由秦入晉所向披靡上先遣閩呂吳姓往督師姓通
留不進而賊賊已破武昌日輔賀達聖死之上怒黜姓
旋速問達戍
獻賊所至殺戮無孑遺而李賊稍減愚民競以李賊為
不殺人至即迎降凡不雷行惟榆林死守與賊殺傷相
當城破之日皆聞死無一降者以榆林多老將世藏也

寇渡河而東日輔韓煥撫日恭懋德死之帥守張嶠然
迎降且為之囚
上遣李廷春督師躬送之出城待以殊禮然兵餉皆絕
送京兵從行中途多散去李廷真定不能前而寇已過
矣李為寇得不能死傳聞寇以同姓稱之為叔妻以不
死即以此失節不待日虜而後知之也生李平亦頗負重
望至此真可痛恨也
寇一技從真定來一技破居庸關而又時京師四面皆
賊而猶日報捷也
詞臣李明處廷議南遷科臣先時爭力阻之又言東宮

宜出撫軍于江南不顧時上已遣閣臣魏藻德方岳
貢屯田練兵淮揚間後以寇迫留之羣臣建議者紛
而城中卒無料理十五日尚館課庶常十六日名對考
遂十八日寇已從通州至都一到即破彰義門內城中
猶之覺也

時城守皆中官為政百官無一上城者炮聲四面不絕
守城者參奸細已滿城有二璫懸城而上以寇勢報
聞亦寇使之內聞也上知大勢難挽遂令宮中自盡長
公主在旁上刀劈之斷一臂不瓦上掩面于蘇而止馳
騎至城門不得出復入宮自縊于煤山

上自以身失天下不欲以衣冠見祖宗乃毀冠裂冕而
崩猶書衣衿以不殺吾百姓為戒聞者無不痛絕也
時寇遂馳騎入城其所以破城者城中人俱莫之測聞
齊化門有寇內伏大呼曰城破矣為兵者即殺民皆免
于是城兵皆棄甲拋戈而走寇復從齊化各門逼呼而
一時沸沸爭開門納外兵居民見寇入悉倉皇走避匿
寇慰之曰大兵不殺人毋適為也
自成引兵至大明門恃善射對天祝告曰我得天下若
安乎則箭射其中間發矢入瓦瓦中人謂射入空墟殆
空名耳

自成入宮奉帝后之靈出置廷衢梓宮莫其傳聞做棺
置蘆席棚上有一僧以參飯一盂為真萬姓無不哀痛
歎泣而羣臣無有哭拜者自死難二十餘人外殊寥寥
也

自成勅各官執官名出見羣臣皆趨見立門外竟日不
許見令押主膏街留又之乃押至空舍中巡守惟謹備
加凌辱群臣至此求死不可得其無恥者用閹節通
其用事者自成令丹呼見遂分別用舍用者令出東華
門押至吏部受職不用者押出西華門分送各營追取
金帛夾而暴之廷中時獻未厭則再加酷刑死者凡

也嗟乎諸人不能早自決以致此身備受慘酷貽萬
世可不哀哉
魏藻德方岳貢皆先死為人所釋終無屈詞亦有潛
身得免者亦皆可原
先帝神聖震動身殉社稷千古無兩而死難者寥寥大
恨也大抵野史所紀降寇諸臣鮮不寔者而南都所定
六等之業概以賄賂出入及門戶相仇者則陷入之業
屢定屢易蓋恐業一定則無從索賄故為出入游移留
一不結業以為招徠之地即死難最烈者亦必索賄乃
為題請也

寇初索金帛于各官無一人得倖免者此六寇盜之故
技故李賊每登御座即昏眩豈侯智者而始知其無成
也哉

時自燕及齊遍設偽官所至靡然從之偽官至地方
惟以搜括士宦金帛為事始之從賊者至此遂咸有
悔心自淮而南偽官亦不敢至以淮撫路振飛按臣王
燮取偽官呂弼周等戮之也

寇未破郡城時傳言吳三桂已降舉朝震驚上召其父
宸問之宸言三桂忠存自矢必不至此三桂旋斬寇使
奏聞上大嘉寇破城後發兵萬餘往關外建畏三桂之

未而先阻之也三桂引兵勦殺盡殲之自成聞報憤甚
自率精兵赴之三桂偽敗誘之出關適東夷兵至三桂
前後皆勁敵不得已乃與虜合自成久敗部下步兵無
一存者騎兵亦僅存十之一二矣

自成敗于三桂驚懼奔還取所掠宮中珍寶及金帛于
女賊馳而西三桂率勁兵追之至真定而返

寇至陝發重賂于西虜以市馬西虜掠其虜殺其使寇
逆不依虜再合三桂西追寇皆不戰而走時剩寇止萬
餘矣嗟乎同一寇也在昔也以烈皇帝之憂勤宵旰以
天下之精兵勁卒以數十年之思維補救而不能酬君

幸存錄 卷下

之勞心雪晉天之痛憤反雠毒神宗操戈向關宗社址
墟故宮亦泰聖主中宮俱以身殉儲貳諸王皆為所獲
寇氛之難于剪滅一至于此迨率其醜類望風而竄其
士馬猶號數十萬也乃一戰而成九解之形滅跡掃塵
之勢屈指犯關之時曾未滿四十日耳又何掃除之速
而殄滅之易也嗚呼天定為之謂之何哉
李賊挾二王至陝中時尚無恙吾知有親見之者或神
靈然為河護未可知也

幸存錄卷之下終

續幸存錄序

嗚呼此余友雲間是存古之道業也存古為史部考功
忠忠公之子初諱完淳復其號後所史名忠忠公以聖
賢豪傑之才為東南君子之矧于書無所不讀于賢士
大夫無所不交故神廟以來國家之興壞賢奸之進退
教厲之始末兵食之源流皆并于胸為能指畫其所
以然之故乙酉之變義師既敗將赴止冰懼後世傳者
之失寔也著幸存錄一編以授其子完淳且曰余從殉
難請公九京游矣南都及舉義之事汝雖幼莫親耳而
目之其續是書以成余志存古承命恐懼哀之餘不敢

自廢于是為續幸存錄書未成而有丁酉吳勝兆之變
執二書以囑余曰先忠忠一生經濟盡在此者淳之所
續亦今適庭之訓今大難殷流死生未卜苟得藉子而
幸存焉先忠忠之功子之功也余受而謹藏之謹苟亡
何存古又殉節于南都矣嗚呼忠忠死忠存古死孝即
以死孝論方之者下忠貞父子不具然與存古天資英
敏承家學淵源方八九時為詩賦古文操指筆立就莫
奇麗可觀一時日為聖童年及長勺便志存社稷凡朝
野大故忠孝大節蓄諸心而措諸論者咸直然炳然內
丁之際僑寓吾粵之桂模余與之論列古感慨時事未嘗不

奮臂後晚嗚咽流涕也死之日揚：如常談笑受刃可
謂從容赴義者矣然年僅一十有八伯道無兒若教條
而老母乏資生之策生妻有去惟之思不悲乎難忠
義英重日獄不同宋祀之存亡為殉悔後之君子請是
編者能無效怨于誰生厲階而重為悲也哉

昔

大明永曆庚寅年孟夏晦日古粵友弟陸元輔敬淚啟

續幸存錄自叙

幸存錄者先忠忠國變後所述也首感衰大勢速事門戶與流寇大略并、鱗、本朝中新之由莫不次第詳盡迨至先帝死社稷遂絕筆不復記也先忠忠後臨殲呼復授手編而命之曰余欲述南都之興廢義師之勝衰已矣從義師諸公九京游矣靡有悔矣汝難劫南都之大政于庭訓猶及聞義師之殺汝是朝夕于余死矣汝其讀余書而成之嗚呼澤手存焉父書猶不思讀何況續其遺書耶然先志不可違也自草土以來恒思纂述而哀瘠之餘形神俱凋念先志不可違也故觀

先忠忠風一編便凄然自廢景光如逝忽為小祥次先忠忠遺行之後繼此以編余生也晚見聞未廣後之人謂余多所遺闕也敢不受責若青之誣責之枉我知免矣破巢餘卵旦夕待命或是編于名山石室庶明天子具眉日開天祿石渠訪蘭臺之遺述先朝逸事是編也或與幸存錄不無小補云

孤子夏復泣血識

續幸存錄卷之上

南都大畧

北都之變也以倫以序本直立福却其次則忠瑞桂三王也潞王比四王為疎福却旧有異議三王又在遠于是有擁立潞却之說鳳督馬士英擁強兵扶四鎮以喝南却諸大臣諸大臣懼不敢違南樞文可法實司擁立事私問諸士英士英違其私人口傳國家當不幸之秋立君當以賢倫序不過宜執可法信之答書極刺弘光帝藩却不通事意在潞却士英得書竟奉福却至龍江閣厚且錯愕可法始知為士英所賣強出迎定策而

可法書已入士英于楊吉于從龍請內月以明上之得立功皆由我此兩輔分左右之始也然士英答可法書不過南却却院公移及十三大臣擁戴公議可法列名而已為首者掌礼部姜曰廣也

五月初三日上即監國位廷臣尚紛不一推上者不過李沾等三四人而已後皆以不次超頭之

十六日上登極用史可法姜曰廣及高弘圖為閣臣再用馬士英及王鐸士英固定策功錄則藩却旧恩雖互相登庸而亮枯固有別矣

時可法寔秉中樞高姜居中策擬張慎言為承宰劉宗

周為提憲九列大目各得其任迨士英擁兵入朝假中外之援請留輔政于是有內外均勞之議而可法出督師于江上士英兼樞矣

可法之出天下皆斥士英為奸雄呂大器等率起而攻之迨存阮大鍼而舉朝皆唾罵也

大鍼之出亦初無大志不過欲遠方一撫臣耳而其臣時廷臣謂大鍼一出則逆案盡翻逆翻則上且疑問

三朝曰事諸君子將安所置足乎于一呼百和衆論沸騰大鍼見衆之不吾許其毒愈張有計不反傾之意

故伍樞命下斥逐空廷患始遂不可遏未必廷臣激

之使然也

可法之督師江上也與四鎮寔為隔膚之交與平伯高傑遂因可法于軍中舉動不得自展初四鎮分藩可法

本以以屬靖南侯黃得功淮安屬東平伯劉澤清鳳陽屬廣昌伯劉良佐與平則屬鎮徐州留揚州為閣部回

翔之地徐州苦寒楊州富麗甲天下傑遂挾可法以水揚可法調宛轉竟與楊州傑遂解其困從此綢繆王事

可法開款布誠傑恭謹唯命反成握手之交傑跋扈非常一變而為志勇亦良將也四鎮調停就緒方議北征

而宗周之疏作宗周謂澤清等可斬夫澤清等固可斬

第處南都之勢發為此言不足以壯社稷適以速之禍耳于是四鎮合疏糾宗周而宗周去姜曰廣旋亦不得安其位矣

曰廣之去與士英朝堂大閱几至老拳相向姜辭朝上御殿庫輔陪列姜曰微臣觸怒權奸自分萬死聖恩寬

大猶許歸田但臣去後皇上當以國事為重上曰先生言良是馬憤詈姜曰吾為權奸汝且老而賊也曰叩頭

頭言臣從滿朝異議中擁戴皇上願以大馬餘生歸養故卿以避賢路皇上留臣亦但多一死姜厲聲曰權

戴是人臣為功之地耶馬曰姜曰廣定策時意在潞藩

實有二心上曰潞王朕之叔父賢明可立二先生無傷

國體內廷之事不可向外人道也姜隨出馬從之復相詬詈于朝堂一時謂二相關朝真綱紀蕩然矣此聞之

陳執符于龍陳姜之門人馬之年象于當是時朝堂外鎮各懷猜忌互相詆斥朋黨成門戶

大起虜寇之事置若罔聞迨虜已有南下之志始遣陳洪苑左懋第北行洪苑與虜合謀夜逃歸寔陰懷秦

檜之奸謀懋第不屈而死究何裨于國事哉士英大鍼既朋黨為奸惟以納賄招權為事張慎言忿

而去位徐石麟代為象宰末几亦掛冠而歸遂以魏公

徐弘基之請用張捷李沾以七品小臣起陞總憲用劉
應賓于文送張孫振于掌道一時名流盡皆告罷即官
寺之有人心者如韓贊周則連疏乞休盧九德則殿前
衝笈而士率英等則漠然自以為虜不足畏也始也議
和達使士英曰和則和耳既而和議不成士英曰不和
則不和耳戰耶守耶吾未見廟堂之上有道此隻字也
錢謙益素稱儒林之望迨使過之疏一出而名節遂掃
地矣謙益之意不過欲得撥席出此喪心之語而士英
即借此以用匪人而楊維垣遂以副院用矣究也士英
愈疑謙益反絕撥望則小人枉為小人而已楊維垣請為

計
時廷臣日在娛樂如若不及上亦端拱無為後宮子女
以干計酣飲清歌逍遙自適而虜寇之事僅委之可法
一人可法諭四鎮渡河親督其行逼除不得歸勤勞懸
烟可法固所自矢然大廈之傾一木豈能支也哉
入春改元虜騎已逼河南高傑拜表北行剋期西濟頗
有奮不顧死之義故當日四方士庶見可法掃陵一疏
及傑及河上表無不痛心疾首淚下沾襟也而一時東
國約者第以答優旨亦何以鼓天下忠義之氣哉
二月中妖僧大悲之獄起大悲自稱先帝既歸法司復

稱為潞邸之弟皆妾也三月晦日斬于通衢
三月朔王之明童氏而獄俱起發一稱故皇太子一稱
上曰妃其真其假草野小臣豈敢仰度天家棗之處置
無術燭影之疑遂難免千古于是黃得功劉良佐愈言
入告寧南侯左良玉并以清君側為名舉兵向關建平
而下士英大恐遂檄得功良佐以抗王游時高傑已為
許定國所害矣河上之師盡歸瓜揚定國導直下可法
死守揚州不支而死左兵復下破安慶盡殺阮氏大賊
等謂與其俟左氏之來不若速虜之來可用虜以破左
也并欲殺王之明以絕其望以虜信日急遂未及行保

清平渡江靖虜伯鄭鴻逵掩而殺之且也露布告捷璽
書褒封濟奔遂轉而降虜引之而南瓦解之勢已成而
鴻逵報虛捷也
五月初八日虜遂南破鎮江
五月初九夜工遂與屈尚忠張執中二璫單騎奔靖南
營
初十日平明士英入朝車駕已先出矣遂以黔兵五千
奉母為偽皇太后奔杭州
黃得功力戰不屈自刎而死其營中將士遂縛上出降
嗚呼哀哉

劉良佐叛降于虜

初十日南都以上之出也獄中擁王之明為監國奉之為主

十三日虜豫王至有明諸大臣開門長跪爭先迎款

將王監國杭州復遣陳洪範請割江南四郡以和洪範

陰與虜令潛師疾趨武林潞王遂為潞虜得與上及王

之明同權車北狩

時士英由浙得與虜鎮東伯方國賓兵二萬奉魯王監

國然士英雖依國安擁戴魯王而魯王擯不得與于是

有江東之事

鴻遠自虜渡江後由海道奔閩奉唐王即位順元隆武除弘光年號于是有閩中之事唐與魯皆存陵之後也

續幸存錄卷之下

南都雜志上

弘光帝入都之日有兩黃星夾日而趨此太白與辰星

也新主肇元太白晝見祥耶咎耶何乃泄耶

神木者高皇帝建殿之餘材積在南京工部庫中且朽

矣一時適稱為嘉瑞致其土木之工迨三殿落成而因

運隨之以畢當時大臣處天崩地坼之時不思祥桑之

脩省徒侈禱祥以惠庶民不學無術一至于此吾未見

先武建元先言河清嘉穀也

史可法清保無餘而以之治兵則不足焉士英守己狼

藉不脫豪邁之氣使脅使詐不得已而用之可堪將領

之任而以之輔弼則自來致寇有必然者今內為外吏

抑何悖也

當馬之出劉宗周而用阮大鍼也曹賦詩曰蘇蕙才名

古絕陽臺舞世間無若使同房不相妬也也應快殺寶

連波

劉念臺宗周本出教疏自稱草莽孤臣當時想其丰采

殊不知徐琳廢亮立休自稱草莽臣五朝元老不學無

術一至于此

徐度求石麟而象宰時有制臺省年出八人為方內官

續幸存錄卷之上終

給事中陸朗貧而樸求黜為參議中旨特留此三百
年未有之例也卒以一諫官遂家凡被不測吐一可怪
阮圓海大鉞居時自署門曰有官為事足無于一身
輕可以見其操節
阮之出也滿朝大闕如王孫春左光先唐兆恒各有品
阮王阮曰樞輔以大鉞為知兵乎則燕子羹春燈謎是阮所
枕上之陰符而林項之黃石也燕子羹春燈謎是阮所
作傳奇此等聚語殊失告君之體頭瑞屏錫時為宗伯
其所表揚教事皆有益于國體如尊忠建業二廟旌
狗難北變諸死難者難國步艱難定足鼓舞人心

初世培鹿佳為巡撫時有軍儲之裕八萬以二萬充道
隣之軍儲其六萬存貯鎮江庫中龍楊友文馳監軍京
口欲漏其賦而無辭遂創為城金山之說嗟乎七尺之
堅與江防何益前八苦心節之後人廉之可為切齒
南都擁戴潞藩議以南京禮部寺衙門統之及士英入
相欲借此以起大獄而議止列名並無符印遂竊南禮
部印帶誠齋紹寧者部事大索三月卒不可得遂易鑄
印既滿朝俱知沸然相傳焉曰不敢發前議聞其計蓋
出于奈奕琛亦險矣哉
上押近匪人巷議里唱流入大內禁園子弟供奉後庭

續幸存錄 卷下

教坊樂官出入朝房時人乃有光神仙之號嗚呼究棠
之曲未終凝碧之歌已奏彼蒼者天其又何尤
上喜談乘事頗親圍繪一日青陽馬士英進沈石田
畫一卷上親署教事士英與孟津王鐸共跋一行若在
或時丹青遂成佳話及蘇崩潰飛白竟是清狂耳
阮大鉞誓師江上素綉圍碧玉見者吃驚為禁圍裝束
錢謙益全妻柳如是入都柳冠插雉戎服控騎如昭君
出塞狀嗟乎大兵大禮視為優伶排演之場國為得不
三
士英當國賄賂游章千名萬品餽者無以異門下僧利

根時為次第魏之高下總憲李沾進一帶慮其不之
重也嗚利根稱為主賢士英逆轉進上六嗚中官譽其
非常上每服以御朝上下之情真無不通矣
時京師諺曰都督賤如狗職方滿街走相公只愛錢里
帝但吃酒蓋道定也
時有署瑤車之門曰兩朝丞相此馬彼牛同為畜道二
先元魁出列入阮豈是仙宗復于兵部書曰閣職無門
匹馬橫行天下元凶失耳一兀直入中原朝野事微訪
野太史陳風時事可知矣

南都雜志

妖僧大悲者非真大悲乃吳僧大悲之行童從大悲住來錢謙益申紹芳家故妖僧折對時但知有青門牧齋而已時戎政張玉筍因維謂此等妄男子但當速斃之若一窮究因體不無少損而都人遂謂玉筍且杖死烈皇矣後法司窮治得其寔于通衢魏之物怪人妖皆亡因之徵也

吳問其講讀在何殿則曰文華乃勤敏非文華也問其先講者何書則曰尚書乃孟子非尚書也問其講至若何一曰臣時有問難否則曰忘之矣語言不真面目可疑恐為假冒乞皇上細訪真太子下落云夫三年講讀難龍章希見然天顏咫尺豈有遺妄之理是非何待細察耶今云眉目之間略有微吳當此大變若廢風霜能無憔悴且文華乃東宮常御之殿尚書亦東宮開講之規泰誓一問更覺支吾即使朝夕橫經之子一旦執三年之問難而考之百不得一矣况天家儲貳經先帝后慘變之餘流離驚竄尚考其問難何語以等定

案何以服天下耶

方翰林拱乾為先人同年侍讀經筵三載面質之時彼莫與聞言東宮一見方便指方此髯而斃者方先生也王鋒通呼曰妄男子耳方遂掩耳疾走不肯列名疏尾其時瑤草托大誠謂方曰若一列名原官便可盡覆方不應即起出園門觀于此而其事不可知乎况馬疏曰臣已辭諭大誠傳諸講官矣所言公之言之何密諭之為此芥聲燭形難免後人猜疑也至若董金哥之獄宮闈之秘上自有默識可心者草莽臣又敢何言

極言東宮元妃之真蓋東宮自泗州來元妃則良佐妻親侍塗車者也疏又不報良佐遂有虜尚為先帝報仇而上反戕其血胤之語後與黃得功合營江上而一死一降一能引決謬矣乃大節一虧萬事瓦解僅延二月卒不免合門之戮難逃千秋之罵吾又不能不為良佐悲也

劉濟清幼曾舉子業應試時一奉殿死一隸逸遁出應兵將材舉天下第其對客嘗曰吾二十一投筆三十一登壇四十一裂土竟不知二十年中所作何事僅以富貴誇自亦小之乎丈夫矣

高傑幕府多材其跋扈飛揚之氣一變而為忠烈固是千古奇男子渡河兩疏令人讀之淚下何吳諸葛出師二表高死前得功死後兩賢相扼于生前當復釋然于地下茅土之賞斯為不媿二劉雖死曷足贖罪也東宮自三月朔入都三日而元妃至又二日而唐有道遂冒稱恭皇帝有道者南都一皮備耳聞空中有聲曰汝可至宮中尋子忽若為物所憑遂直叩東華門口出妄言僞訊之不知為誰何之語也奉旨立斃之杖下時又有劉祥者神附其身自稱為玄天上帝國之將亡必有妖孽斯其然乎

東平伯劉澤清之母賈東平進候時值賈八表初度祿觴極一時之盛及東平之降而戮也賈流離道旁無以為舖靖國得功之母卒于廬州送葬六裡一時之盛後得功死即竟埋其側千古流涕生何足慶死何足悲于二夫人見其概矣
馬士英當國取為極似賈平章其聲色貨利無一不同當虜騎充斥羽書旁午尚與僧利根談禪鬪蟋蟀一時目為蟋蟀相公迨五月五日臨江藩鎮已成瓦解之勢中旨命乞子捕蝦蟆為房中藥嗟乎蟋蟀相公蝦蟆天子雖無虜能不已乎

御史劉光斗疏稱東宮兩王臣間尚在人間不勝大駭今知真殺臣心始安嗟乎一飲一啄孰非烈皇帝之賜乎一壞未乾之尺何在發是語大承不餘食其南都用緹騎者三為黃澍左光先及陳玄儔潛夫皆御史也然無一主者光先之子弟滿京却光先西歸寧南左良玉幕至中舉朝遂懾不敢動黃澍亦如是堂天予不能行令于二三小臣刑政之墜一至于此從逆一業索賄百端寬嚴之旨相問而出恐不足以懾人也于是遂殺光時亨周鍾以假口鍾負重名于天下甘污偽命萬惡皆歸時亨六一御史力阻南遷使烈皇

帝及于難而已則屈身從賊市朝之始固屬快心然于元忠大憊之中獨執二人而誅之以其為東林也復社也則二人不且為刀鏢之冤鬼乎且二人之死亦非主上之意但借二人以殺雷草臣演祚周仲馭聽耳雷周自三朝旧事力阻定策者也
太子元妃兩獄士英之罪誠不勝誅矣士英曾為玩兒出揭言董氏供有金哥王哥兩子一婦人不足惜然皇嗣甚重皇上還宜三思嗚呼烈皇帝之皇嗣不更重乎且董氏而真也婦人亦非臣子所敢欺如其偽也又何皇嗣之有

高與平傑清卒之渡江也鄭羽公鴻遠引師斬截遂布
告大捷京口人祝戴羽公為之建立生祠碑無不曲至
清平進退無所遂叛降虜羽公少年奇貴以名世自負
其在軍也無一日不奏捷轅門鼓角凱歌震天京口民
無不爭待牛酒致犒五月七日大宴軍中歌舞雜與江
聲濟發虜于是乘間潛入金山寺初八日夜大霧四集
虜遂絕流而渡僅一二百人而已使羽公以全力制之
可使隻輪不返軍心一潰望先風走使虎山黃得功一
單竟為方士之舟入滄波而不返而江南塗炭亦遂為
夷左社天耶人耶當搔首問之北都之變時人人傳言

已立定王建元乾定南都之變亦傳言定王登極至今
歲月之間往往喧言定王來人心思漢可見一斑聞定
王于今寔尚在民間州縣臣敢無望乎

續幸存錄卷之下終

烈皇太子附
烈皇太子魁後流落衡山為僧吳三桂反時亦不敢
出三桂死湖南削平清老四王某獲之吳王奉之入都
乘以八轎是日天氣忽變黃雲四塞引見不跪亦不充
激言談舉止從容不迫清甚欲生之即滿人無不欲憐
而生之獨首相李蔚必欲致之死謂刑官馮魁等曰此
吾王試漢人之心也疏凡七上竟戮于蔡市口按蔚高
陽人其父國樞天啟時魏璫乾兒也故其子不顧名義
思心至此未几蔚即病死未及下壽天道昭然可不畏
死此說陸翼王在京即
親見者故附記于此

逸史氏曰人有五福死任一重考終命余以為非
也士生亂世不能為華累尸亦當諱誅市朝余已
而危世熟不能死我丙戌仇人不能死我戊子已
丑虎狼盜賊不能死我庚寅辛卯口鎗斃不能
死我是書既為先友續成世有黃祖輩否耶國可
滅文不可滅我生亦何為豈服清虜耶則死固甘
死矣嗚呼痛哉

續幸存錄附終

三垣筆記
三齊坵
三齊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自序

三垣筆記者何崇禎丁丑子以司李內召入京其明年
戊寅蒙 毅宗烈皇帝親策簡入刑垣又明年庚辰子
以大司寇不職履牘規之為所嗾遷外未及任丁內艱
會司寇以罪廢 上念子言壬午蒙恩賜環補吏垣癸
未春閒關淮濟入京轉本垣右已轉工垣左其秋奉命
冊封淮藩明年甲申春三月方脂轍值北變隨復命金
陵晉掌工垣斯則所云三垣也日筆記者何也蓋自丁
戊訖甲乙凡九年舉予所聞見以筆之書非予所聞見
不錄也所上諸疏止錄其留中者其已報則亦弗悉錄
也蓋內之記註邸鈔多疑多諱外之傳記誌狀多諛多

垣序

誤故欲借予所聞見誌十年來美惡賢否之真則又予
所不敢不錄也然猶以目見與耳聞不無疑信之別故
先舉予所灼見以筆之書其因聞記者猶云附述終致
其慎焉而總以數言括之則於已恩固不敢飾瑜即於
已怨亦不敢益癡惟存其公且平者云爾予初讀蔡孝
來尙論錄或曰此君子之言也然予不盡是其言其言
之非間有之間有非則偏繼讀吳純所吾徵錄或曰此
小人之言也然予不盡非其言其言之是間有之間有
是則愈偏獨夏彝仲幸存錄出乃得是非正則以存公
又存平斯貴乎存耳若予作是記與是錄相先後時殊
事殊而惟無偏無黨以立言則不殊苟彝仲見此無乃

首領是記亦如予首領是錄而又以存我心之同然為幸也

垣序

序

三垣筆記為明大理寺丞五世族祖映碧公諱清著述之一映碧著書凡數十種中涉明季史事牽及朝局足為後世炯戒者唯此與南渡錄二書南渡錄收入明史藝文志唯此書最晦以有建州建虜北朝可汗屬夷異類小酋等語乾隆四庫初開采進之始即著禁燬之目未揭其故若以抽燬曝書亭集與化李先生壽詩例之事事見管世銘龍山堂詩集自注宜在拘摭之列其獲免者天幸也映碧歷官刑吏工三垣故以名書身仕崇禎宏光兩朝舉所聞見著此以得諸目見者為本書其聞而知之者則為附識三百年來此書多無足本如順德李氏錢唐汪氏

垣序

丁氏所藏率皆一律繆藝風先生昔官京師得自假鈔亦係兩卷本余之族人有藏六卷本者假觀有年曾以語藝風藝風大喜遂鈔一部以為定本而藝風之跋是書盛詆映碧多為其祖碧澗公迴護碧澗公名思誠明禮部尚書深文周内無所不至夫碧澗公為王家棟所誣陷魏閣因奏削其籍此見於明史紀事本末彰彰可考三朝要典之署名亦為顧養謙等所脅故其後功賞不及至御史吳尚默等交章奏雪有詔起用事乃大白映碧官弘光時亦有為祖頌寃之奏足與紀事本末相證若誣以頌璫則勿碧澗去者即璫其不為璫用明矣映碧此書絕無迴護碧澗之語矧立朝列不為勢奪不為利誘陽羨

爲其座師絕不附和同里姻親吳鹿友入相爲吳昌時所惑映碧殊不謂然直書其事而開國靖難與天啟慘死諸臣皆由映碧疏請予諡南渡荒朝此舉實快天下後世至國變後卒以屢薦不起稿隱以沒蓋吾宗儻然不滓之一老卽全謝山楊秋室熟於明季史事者亦未嘗於映碧稍有微辭世以信謝山秋室者信映碧則映碧可以無憾矣映碧之失在輕信夏彝仲之幸存錄與夫誤書張捷楊維垣之徇節又於鄭峯陽之獄短其偽孝皆人所不滿者餘則光明磊落無可訾議余謀刻是書有年以當不諱之世可以出督井鑛匣之史重見天日因商之翰怡京卿成斯美舉京卿慨允要余爲序記

垣序

其緣起乃以狂僭論列如右書前列銜有中書科中書舍人臣王挺恭閱一行以無所發明則汰去之書中如由作絲檢作簡校作較洛作雜常作嘗皆避明諱又原書關外標舉各人科第履貫不知何人所記鈔者列入夾注幾若映碧自爲今己刻成不可剗改附記於此庶可識別余以映碧族裔爲首山庚癸之呼遽承京卿一諾我李氏子孫宜家戶頌禱大京卿之功德且慰映碧於地下知人論世與籲天辨誣天地鬼神固當默相之也癸亥冬五世族孫詳頓首拜撰

三垣筆記上

嘉業堂叢書

明興化李清撰

崇禎

上於崇禎戊寅四月忽一日御門召諸推知入對一無問難惟五人一班聽其自言或語冗碎不可了上必云減省些或誤稱臣爲知縣或誤稱上爲老大人旋覺誤倉皇稱老皇上者上微笑問畢人給一卷試題親灑宸翰貼於壁惟判題不同蓋亦倣唐人身言書判故事也

上召對推知於姓名單上分別圈點及卷入復留中六七日時位置已定矣一日忽發送閣閱時薛輔國觀

垣上

嘉業堂叢書

己未韓孔輔貞運萬曆己未何等謂聽其爲政遂置私城人於前列而抑其不悅者居後數日旨下皆上親定閣擬並不允相顧失色

予爲甯波司李與同鄉慈谿令汪偉崇禎戊辰江寧人國朝順治九年文毅相善卽後殉闖文烈公也偉先以入覲留部候考選子時以署篆錢糧被部參罰不敢離任偉跨瘦馬行烈日中爲予營解始得開復迨入都或語予曰汪舊屬應遜若居先子曰彼位置久定且盡心於我奈何以負心報後偉得簡討予得給諫皆上特擢予笑曰若從人言相見汗顏矣

御權諸詞林皆彬彬文士惟江西曾翰林就義天啟乙丑寧靜

人卷云各縣令拆封多私火耗宜用司李監收又浙江

虞翰林國鎮崇禎戊辰義烏人卷云宜罷諸廩生糧銀用充兵

餉又廣東李翰林士清崇禎戊辰程鄉人年耄矣時田冢宰惟

嘉萬曆丙辰議將推知不應登臺省者先轉部曹諸人

欲疏辨而憚以為首獲譴遂不告士清首其名士清懼

且怒大開 上以為首者必知名士也士清遂得翰林

餘四人皆授御史四人者任公濬崇禎辛未益都人王公章崇禎

戊辰武進人殉國難諡忠烈涂公必泓崇禎辛未南昌人予叔

嗣京崇禎戊辰興化人也

上御試畢臺省科道皆屬欽定已親策十八卷發部議

行子卷亦在內時諸御史以例往朝房謁閣臣孔輔貞

垣上

運獨曰 上所發十八卷其說皆難行首卷更難行隨

言屯鹽亦難行郭侍御景昌崇禎戊辰洛陽人曰王道無近功

安邊永遠之法莫過屯鹽貞運曰難其人景昌曰此屯

鹽且難行則北敵可聽其犯順而終不掃乎流寇可任

其縱橫而終不翦乎貞運曰愈難其人景昌曰有人不

能識不能舉豈可以難之一字委棄此全在執政擇人

用之貞運拂然無以對景昌遂具疏糾其糊塗闕宄有

揆席豈養濟院為彼伴食素飧之資等語貞運卒以此

去

朝議以國計不足暫借民間房租一年於是怨聲沸京

城呼崇禎為重征猶海剛峯名瑞諡忠介疏內呼嘉靖

為家淨謂國家俱淨也

子初入刑垣鄭司寇三俊萬曆戊戌建德人獲譴歸子就寓謁

問刑部何事最冤三俊慘然曰無過盜情若欲平反不

過云秋後處決爾子愕然曰何謂三俊曰此皆從東廠

緝獲者司官不敢反堂官何繇反惟擇無贓無證情可

矜疑者緩以秋決或可從容解網也相與歎息久之三

俊有清正名下獄時風埃暴起霧日無光行路莫不呼

嗟

田冢宰惟嘉以考選不公為楊翰林士聰崇禎辛未濟甯人所

糾傳聞惟嘉素通內故先得稿以辨疏進後復為士聰

所糾責以參疏未下辨疏先上之故奉旨同奏茫無以

垣上

應執惟嘉僕四人送鎮撫司一時吏部重賄俱資夜運

入錦衣人有吏部囊空錦衣地重之誚

予初入刑垣聞東廠盜最冤每廠役獲盜必加以五毒

擇肥而擊俟罄擄既飽然後呈厥廠上疏皆歷歷有詞

不四日便下部擬不十餘日便依樣招奏又不四日便

會官處決曾有一盜赴市太息云我賊也不曾做如何

誣我為盜一日予晤刑部一司官以平反勸慘然曰不

敢予曰何也對曰天下有一介不取之官而無一介不

取之吏若一翻版招異日借題羅織官吏并命矣一時

干和招災莫此為甚

上寄耳目於錦衣衛稱為心膂大臣托採外事以聞吳

金吾孟明緩於害人而急於得賄其子邦輔尤甚每緝獲州縣送禮單必故洩其名沿門索賂飽乃止東廠亦然嘗有某知縣送銀二十四兩求胡編修守恆崇禎舒城人撰文時尙未受亦索千金方已一時士大夫皆重足而立

刑部諸招屢奉內旨嚴駁劉司寇之鳳萬曆丙辰中牟人懼司

官呈稿概蓄縮不發司官間往叩署亦不見吳刑部希

哲崇禎辛未

進按季摘參本蓋故套也發改票數四時

上意欲處之鳳方輔逢年天啟壬戌不寤遂詰責去國

遂年嘗醉誤以擬票直書本上具揭請罪 上雖暫宥

心不善也

垣上

四

東林諸公素矜節義以劾宦官爲名高後馮給諫元

天啟壬戌

孫給諫晉天啟乙丑

等倡爲法門廣大說於

是吳儀曹昌時崇禎甲戌

始與東廠比一切行賄受賄

間被緝獲必托昌時以數千金往方免昌時亦揚揚居

功不以爲愧予親於徐給諫耀崇禎戊辰家見之

新建伯王文成守仁宏治己未

卒子正億嗣正億有二

子嫡承勳庶承恩及卒承勳嗣承勳嫡妻無出惟妾沙

氏有三子長先進次先進季先進道先道以早殤無後先

進生一子業昌先進生二子業弘業盛先進子業昌歿

請於弟先進欲繼其長子業弘以待襲爵時先進妻章

氏悍與伯嫂不相睦厲聲曰何繼爲阿伯無子襲爵應

自我夫耳孫夫及子爵安往先進怒且自傷改立今王

司馬業浩萬曆癸丑親弟業洵爲嗣業洵者守仁父華

成化辛丑狀後也於是承勳室宇貨財並承襲祭田數

百頃皆爲業洵所有已業浩爲業洵謀謂已非文成後

例不應襲襲者終先進耳襲爵必索產遂羣謗先進爲

乞養而另推承恩子名先進者嗣不過謂非其爵而爵

則感出意外自有產不問耳由是先進與先進爭襲數

十年不決及奉旨下撫按勘乃予司李甯波時也同紹

李鄭瑜崇禎辛未

與台李張化原會審時先進亡惟子

業弘與先進對質予問曰何以前後兩子皆真而中子

獨贖又何以無後之兩子皆真而有後之中子獨贖且

何以沙氏既有子兼有孫乃預知兩子一孫之或絕或

獨贖而中抱一乞養先進無以應不過曰承勳曾具疏萬

歷時指先進爲贖今留中耳予曰留中疏有據乎先進

曰禁地深嚴一字不漏徧簡自見予曰若簡而有則業

弘父贖爵合歸爾若簡而無則汝言誕爵合歸業弘於

是先通業弘皆叩首承服然實無從簡也訊畢化原舉

首指天謂先進之承服天道乎瑜亦歎曰業弘實不贖

但柰予鄉公祖何鄭廣東人時業浩方總督鄭鄉故云

及予入刑垣事猶未決擬具疏稿以伸公議業弘不知

托葉姓者至寓求予一言且謂襲爵後當割二歲俸爲

壽予作色曰若如此不獨愧文成且上欺君父當立焚

壽予作色曰若如此不獨愧文成且上欺君父當立焚

壽予作色曰若如此不獨愧文成且上欺君父當立焚

壽予作色曰若如此不獨愧文成且上欺君父當立焚

壽予作色曰若如此不獨愧文成且上欺君父當立焚

稿耳遲一月方上旋奉旨速覈時簡承勳留中疏不得
然諸公侯皆為賄動遂羣倡去疑存信之說以先通嗣
業弘持疏入禁地舉刀抹頸且云以留中一疏有無定
兩家真贖有原問官刑科李清可問疏聞下獄擬罪竟
不問予也先通襲爵僅四年京城破為闖賊所殺業弘
反免

予入都後見此番考選最為奔競時王侍御萬象天啟乙丑
掖縣以齊人掌河南道尤喜賄故予同鄉數人轉易如

流問其故皆以賄之增減為升降耳一時爭高下者遂
至相毆而江右理學之藪亦以同籍兼至戚爭高下相
詈詈毆之聲聞於長安予入垣後有當路問予曰何以

垣上

六

江南風波乃爾而江北獨無予曰予江南兩同籍皆以
第一第二位置非詞林即科然必不肯舍詞林就科兩
虎相鬪遂至俱敗予入都最晚前三人位置已定無計
跨越安分而已彼居第二而不甘于居最末而忘言所
以有今日之濫竽也因此悟功名退步處最為得力
陳中書龍正崇禎甲戌嘉善人喜談理學屢疏條陳皆深當
上意最後西北墾荒一疏尤為實務時持國計者皆以
加派為長策龍正既疏陳其事復著議數千言大略謂
金非財惟五穀為財與屯不足以生穀惟墾荒可以生
穀起科不可以墾荒惟禾不起科可以墾荒五穀生則
加派可罷加派罷則民生可安 上特下旨取龍正議

入覽為設總理司道專董其事而墾屯迄無定指竟廢
往例考選科道內用中行評博外用推知自部屬改授
之例出於是六部各司官視升郎中如錮地獄視管繁
差如坐縲縲惟日資緣科道為華選地或知府司道缺
出吏部閣筆不敢升若升一賢能往則大怨大謗隨之
惟闕冗乃行予嘗見襄陽知府缺以一昏醉司官王承
曾補之到任未久城陷

往例考選科道多用甲科乙榜則聞見明經竟絕迹矣
自一體考選之旨行於是乙榜明經無人不催科正餉
雜項無一不考成其實甲科初選半係腴壤間補瘠邑
不久輒調若乙榜明經大約瘠邑多於腴壤以錢糧難

垣上

七

完之地而人人思為科道求其必完此民所以多病也
予嘗過恩縣見乙榜令催比錢糧血流盈堦可歎
上初即位便嚴於錢糧部議知府非完錢糧不得升司
道推知非完錢糧不得與考選於是松江方郡伯岳貢
天啟壬戌 蘇州陳郡伯洪謚崇禎辛未有住俸數十次
穀城人 降至八十餘級者若推知考成錢糧只不過京邊遠餉
後又益以雜項時戶部堂司皆窮於磨對惟書手為政
若得賄便挪前推後指未完作已完不則已完亦未完
也故一時謠言有未去朝天子先來謁書手之語
上屢用人不效思用保舉初所舉者猶知名士以數奇
困場屋者最後皆銅臭予入垣後有求予保舉者先議

以三千兩贈若包攬部考為討美缺則再以一千兩贈子愧且忿與解給諫學尹崇禎戊辰興化人立志不保然亦不被譴也

朱別駕術珣遼王宗室也以欽召入京授戶部主政管

草場乃具疏云以奉旨欽召親承召對之官一出門外

便被戶部尚書拿去買草又陳給諫啟新山東冊封某

藩賜之帶中途失乃具疏云各役言此中多狐善竊人

物觀者傳笑

陳啟新以武舉為吏科後轉刑科右時宋都諫攻天賦

人萊陽每入必與言醫藥卜筮事娓娓不倦啟新喜甚謂

都掌科親我子與同鄉但呼老掌科不呼老親翁渠亦

垣上

八

喜甚間以事他出托守科或代簽駕帖俱欣然不辭每俟子輩出輒呼諸書手與語云吾亦從此中來若爾等盡心奉公吾官即汝官也蓋啟新先又為書手故其言如此

邊報鈔傳有禁故自本兵垣外無知者第聞九門俱

閉劉輔字亮萬縣己未戎服乘馬閱內外城京兵內丁

持械而行路交錯各門列執斧執棍者各五十人然斧

潤不二寸棍皆柳木殊不堪用每巷內輒有兵十人執

械坐臥城門經數刻一啟時塵埃蔽天有小車驟驢載

婦女老稚其面皆如土偶之落盡金漆者問之云聞北

兵來故避入城薄晚見兵科鈔亦未言兵犯某地但見

京營提督疏請鹽茶行糧吏部請撥大臣及勳臣分守

各門司禮監錦衣衛都察院吏科亦各請撥司禮監臣

錦衣衛官御史給事分坐各門管理城守官催辦懸簾

油燭或請令惠安伯催督煤入城則兵已入口矣

北兵南下上召對羣臣兵科姚都諫思孝崇禎戊辰

面奏謂北兵雖南恐其分兵窺關宜命總監高起潛同

守而以馮敵重任專委總督盧象昇天啟壬戌意亦微

矣上疑象昇難獨任不允北兵以二十三日破墻子

嶺進據牛欄山初二日盧總督象昇以兵二千至屯德

勝門外入觀上賜之銀幣慷慨以破敵自任出朝門

楊閣部嗣昌萬縣庚戌武陵人邀於直房諷以和象昇毅然曰

垣上

九

此來不能盡孝也須盡忠嗣昌知其諷也佛然象昇躍馬去自此軍中所請多格

盧督師象昇駐德勝門外兵甚多屢檄高總監起潛兵

合擊不至上疏期以望夜襲敵李家橋迄旦不見捷音

疑京兵頗有喪失司禮內監曹化淳駐城樓上有以首

級來者輒賞元寶一錠令部辨驗兵部覈西虜之首面

濶口短東人多係遼陽與中國無異無可驗駁緣是兵

益殺良為功有以濕草鞋擊去網巾痕蒸其首使漲大

充敵首者賞雖費敵無損焉

盧督師象昇故督宣大二鎮兵稍用命然亦有規避去

者上以地屢失責戰急劉輔字亮楊閣部嗣昌均請

督師 上乃命字亮出削象昇職尋鑄其尚書秩以侍
 郎總督象昇知忤嗣昌意必為所陷亦急欲殺賊自贖
 賈莊之役以卒六千迎敵勢不支虎總兵大威勸其暫
 避圖再舉不可乃力戰死敗報至云象昇以紫衣雙刀
 奮馬出後不知所在忌者乘之以為偷生 上嚴詰死
 狀後得其尸面中二鏃身有三創及山東顏撫軍繼祖
 萬麻己未 等以失機立決徐都諫耀顧予歎曰若象昇
 龍後人 不死必為肆市之魁矣

垣上

十一

父報何辭但先不請纓後復入閣此其罪耳時黃翰林
 道周天啟壬戌 漳浦人等皆以奪情罪嗣昌惟保舉監生沈壽
 民疏云嗣昌以居喪起用業一年矣漢儒創金革無避
 之說君子猶謂罪人令甲有墨衰從事之科或者施於
 武弁乃若遭時孔棘寇迫門庭君父總屬大倫臣子勢
 難偏盡則有倉皇奉命慷慨誓師宋劉琪之六詔不起
 非所宜言周伯禽之哭以征戎恐在當效下可報其先
 人上即酬其殊遇詎有支吾且夕安枕京畿於以饜天
 常而昧國憲若嗣昌者又云所尤痛者乞罷之疏屢聞
 而反覆無慮十數冀追斧鉞之或加最擅欺者從軍之
 請曾見而後先僅掇數言預杜肺肝之如見又第二疏

論嗣昌並及熊督文燦萬麻丁未 永寧人撫張獻忠陝西唐事 施人
 云據其籌兵則似罄中外之精良無當於用而惟借羣
 力於餘孽始克振暢天威據其告捷則似諸將士之倖
 斬未為有無而一恃降寇為先聲便已鋪張殊績又云
 古人之勦不失撫者代有之而要其施為固有序也耿
 弇大破張步於臨淄僵尸相屬步始窘促負斧鑕於軍
 門任其傳詣行在罷眾十餘萬歸鄉里馮異大破樊崇
 於峭底東走宜陽崇始棄甲兵如山肉袒獻所得璽綬
 時但待以不死給田宅終其身古人先勦後撫成效章
 明誠以威不極則惠不深力不窮則心不帖耳而為文
 燦者憤然不知擒縱之有方妄狃海上之前規僥倖於

垣上

十二

再試為嗣昌者夷然不顧養癰之可慮復將未蓋之父
 愆仍襲為便圖遵此術以往雖遠寬幾歲之限更累數
 年之民卒恐盪賊無期而漫欲告成於旦暮不亦誕哉
 張納言紹先 萬麻丙辰 鉅鹿人懼嗣昌怒托言字逾格閣不上
 壽民復約其語上聞辭不達意遂留中
 趙職方光抃天啟乙丑 德化人時推邊材其出撫密雲總監內
 臣鄧希詔失守封疆自有正罪乃縣得奸細梁四供云
 希詔嘗受敵駝馬之贈實與敵通黃少參表赤鞫以為
 信光抃列上之希詔爭辯下鎮撫司悉反原招以為道
 與縣鍛鍊乃逮光抃表赤及密雲令王應元崇禎甲戌 通州人
 云

北兵方深入山永馮撫軍任萬麻丁未報四王子嘗征朝鮮中創今瘡發已死輿歸閣部遽以聞已察知其偽中外笑之任遂解職

北兵以正月望焚王府大驅輜重而北時言敵既重有所携必多瞻顧且無必死心利於邀擊然自濟至通莫敢尾追況截殺乎上嚴旨令無縱出口楊撫軍繩武崇禎辛未宜親服戎服執旗立口上指揮發銃破敵敵遂巡不出尋繇分監內臣孫茂霖所守地脫去人謂孫及部下皆得重賄凡一人出率予五兩乃不發砲而俾之逸夫敵亦何懼乃以賄來直將士不敢擊耳茂霖後以縱敵與鄧希詔駢斬

垣上

十二

北兵入犯連破數十城無敢擾者孫總督傳庭萬麻已未振武人亦云我麾下百戰兵為流賊望而膽落者遇北兵輒股栗偶一日與北兵隔河相望我兵言云吾淫若妻女北兵大笑驅營中婦女百數十出皆紅紫成羣指與我兵曰此若輩婦女盡為人淫反欲淫人耶語未畢以數十騎浮渡我兵數千皆走如失魂魄蹂踐死者甚眾崇禎九年八月初北兵入塞陳給諫啟新時派守門有新安官生楊光先歷階而上責以不請纓而守門啟新慚但答一死無益光先曰公以口舌得官既荷殊恩當有異報乃憚一死耶拂衣欲出啟新復揖之入室光先責以先不當受職又責以受職後國計民生兵馬錢糧

四項絕不侃侃直言而今日一疏色衣穿朝明日一疏御街走馬後日一疏護日不敬豈未為官時天下便有許多可痛哭流涕處一為官後便人人遷善改過事事革故鼎新天下遂到無一事可言處又曰公一味真方假藥恕已責人尋人小疵搪塞了事異日被 上看破討不得個明哲保身思子言晚矣啟新怒甚後如其言上因楊輔嗣昌請勉從欵議然猶欲隱其名會黃翰林道周疏駁中寢及北兵入犯 上撫膺歎曰大事幾成為幾個黃口書生所誤以至於此道周之逮肇此楊司馬嗣昌值北兵交橫羽書填積握豪如夙構俄頃數紙人服其敏但以救郭少司馬鞏萬麻癸丑成為姚

垣上

十三

給諫思孝所糾遂結怨門戶未免先私仇而後公家之急及黃緣入閣一手握定凡兵部覆疏皆自上自票他閣臣無敢睨視 上委任之專如此及北兵入犯五案失機諸臣皆駢首西市嗣昌雖名革職猶眷倚如故劉輔宇亮自請督兵至軍中諸將皆不奉約束無如之何於是召諸將前設席拜之激使力戰然驕懦如故蓋總兵不能令偏裨偏裨不能令士卒故也宇亮竟獲譴然請纓之首輔褫官而坐嘯之薛輔國觀反扼其吭而奪之席此任事者所以灰心也山東顏撫軍繼祖未敗時徐都諫耀夢繼祖囚服塔下慘然捉耀手曰奈何又夢吏持一卷前耀揭視觸目戈

戟傷者死者累累紙上又揭數頁過旁有人謂耀曰若已免矣未幾繼祖果以失機誅後楊司馬嗣昌薦耀邊才及召對僅平平數言示不能狀蓋有惕於夢也

北兵將攻高唐閩州紳衿惶懼適江西解官以銀至通知州出庫銀並借此項解銀合十萬饋敵因免攻事聞

下刑部州之正佐官無不擬辟時王進士正中崇禎丁丑苑平

人丁艱里居以知州姻姪過從又主簿同里人朱佳穀

以青衿館穀衙內皆坐不能諫正擬徒得旨云王正中

朱佳穀還着確擬具奏一時堂司罔測遂援教誘人犯

法律以辟擬子疏言之姚輔明恭萬曆己未斬水人不為票明

止云該部知道後以朝審先後請宥 上悉允之

垣上

十四

北兵破蠡縣有劉印妻李氏兵欲逼污以死拒之被殺既死猶手護其衣帶不解生員邊逢聖妻劉氏兵欲牽之坐地寸步不移亦為兵斫死時李十九歲劉二十歲云

舊例六垣有差不守科宿科子巡視十庫念同垣中止同年袁給諫愷崇禎辛未聊城人一人仍舊守科夜有內官捧

紅匣至科乃處決失機督撫監鎮等官者以事係刑垣

云非本科官不授其實六科除兵科外五科皆輪流入

宿以防接本而是晚應輪宿者又戶科辜給諫朝薦崇禎

陽人 也內官覓刑科不得開甚不得已命書手邀戶

科至而朝薦又未入內官怒以于是日守科遂指名報

越數日奉旨李某為何不直科着自行回奏予商之愷愷曰公不應守科但以予同奏若再責予同奏予直指戶科何疑子曰不然若公指辜辜必重處惟子不應守科而守但據實認罪或可以勤慎邀有耳是晚草疏明晨即上愷與朝薦俱不知也若已置一官於度外矣越八日旨下竟免究

上處決五案自督撫監軍而下並縣令青衿共三十餘人即內官所捧紅匣也旨娓娓數十言皆 上御筆諸

臣為封疆受過一死何辭然子弟奴僕俱奉旨逐出至

委骸不收數日亦可傷也予晤一同垣先輩云 上初

即位欲決楊經畧鎬王撫軍化貞萬曆癸丑諸城人等閣臣或

垣上

十五

言中宮將誕宜少寬 上曰祖宗封疆不能保何有於兒孫遂處決自是督撫失機繫繫駢首矣

張給諫作楫崇禎戊辰富陽人為人朴訥入兵垣後止上三疏

一議罰二議處作楫時顧子歎謂不利如是且停封事

耳忽北兵入犯奉旨條陳作楫疏有提兵十萬逗遛不

前等語奉旨指名時實無提兵十萬者知不免處遂參

高總監起潛縱兵殃民兼為敵護送輜重並及楊司馬

嗣昌 上怒甚塗抹不絕至皇上二字亦加一大义人

謂必廷杖及回話疏上止從重議處一時直聲動內外

然初無意建言也

崇禎十一年六月十一日諭總督東廠王之心今年火

星逆度兩次為災猛烈深可驚悼夫刑罰所以誅不仁
緝訪欲得真事苟或加之良善飾虛為實大犯命官之
戒必干天地之和近來人情奸者固多讎詐者亦復不
少今後凡有首報事件旗番止許拘人或求親審可嘴
刑官查質真者據實參奏誣者即時開釋仍將首報之
人反坐示戒不許徑自拿人私行拷打彼卑官小民以
衙門為活計惟知嗜利罔有良心是以有錢者放無錢
者方來呈稟所以真者不勝其狼狽誣者即使放去亦
家財盡矣甚至張冠李戴增多為多或久禁暗刑或苦
打屈服可惡情狀令人一見輒怒全憑爾心腹近臣以
清嚴作標虛公為準固不可疏忽偏聽若事果偶誤縱

垣上

十六

或上本仍應簡舉改正別衙門偶有平反亦須公聽舊
有平反原衙門無罪之例如堅持人罪偏執已見到底
護短遂非輕視人命非惟有孤任使且損陰功亦不許
因此推諉滋曠溺職戒之戒之特論此密諭也不發鈔
于為甯波司李見鄭庶常鄭天啟王戌被參下獄時王
侍御章為鄞令鄞同邑也語次間極薄鄞子曰慎行孫
宗伯萬曆乙未探貴邑端人何獨善鄞章曰宗伯喜讀
書左右數人無不飽鄞賄每宗伯閱某書必馳報越數
日往謁凡宗伯帳中之秘鄞皆口誦如流宗伯因大服
不知其陰習也

鄭庶常鄞貪橫惟同年黃翰林道周偏信之于以問鄞

同里之賢者咸曰黃嘗寓鄞家渠皂幃瓦器事事同荆
素每宴坐必入詢母數四或饌或藥皆躬親及黃與眷
屬行鄞又奉母親送煦煦承顏黃太夫人曾謂黃曰爾
事我能如是乎舟發母先辭歸惟鄞不忍別作數日送
一日忽愀然撫胸曰吾心痛必家慈感疾曩恆如此須
臾數鐘果以太夫人病告逆倉皇歸或曰彼舟中母亦
假一老嫗為之及處決旨下猶神色不變徐整衣帽先
拜天次拜二親方就市時監斬盧侍御世濬天啟乙丑
以他事東行馳騎召之往返幾二十餘里鄞縛市曹待
者踰時慘矣

靳考功先天啟乙丑性刻每奉旨議處各官皆深文

垣上

十七

巧詆無幸脫者時人謂吏部中有刑部及鄭庶常鄭處
決責科道不言一概議處光先看語有云皆為不鳴之
寒蟬孰是指佞之屈軼於是各降級有差次日入朝徐
都諫耀願同官笑曰何蟬之多

子司李甯波鄭庶常鄭已下獄及奉旨處決猶予署刑
部前一日事耳 上以諸科道不早言俱令回話以六
垣人可盡言不專責刑科垣也時五垣都諫升京卿近
皆憚以為首處謂疏下刑垣宜刑垣為首子與同垣袁
給諫愷曰日若吾二人堅辭是小膽也甯以獨奏自謝
牛後之名亦無以首奏子人附驥之便遂不入五垣疏
另為一疏皆奉旨議處時先任宋都諫之普崇禎戊辰
沂州人

係薛輔國觀年姪遂置守制奉差陞任於不問止處現任者予以署篆降二級餘皆分別帶降某侍御以奉差先一日離京遂免議又某侍御以服闋補官方三日遂降二級

予入刑垣見一切廷杖拿送並處決必錦衣衛送駕帖至科俟簽押持去予初謂故套及署印以赴廷推歸見校尉森列持杖不下一應杖官已解衣置地予問何待答曰非科簽駕帖則不得杖耳然後知此為封駁設也今僅作承行耶予召數老書手問封駁云何皆云不知予署篆後見一書手把冊而前請用印予問何冊旁一書手答曰此名史書蓋彙刑部諸招疏送翰林院為他

垣上

六

日修實錄地也予取閱見中有去取因問把冊書手此誰為政其人瞪目張口不知所答旁一書手曰若輩耳子不得已以口逼耳再三呼方點頭曰小人為政子歎曰彼何知誤收猶可誤遺奈何因命此後鈔送皆聽予手酌未幾予以言謫恐又書手為政矣

熊總督文燦先撫閩寇鄭芝龍

南安人

張獻忠猾虜也屢

撫不就時少宗伯姚明恭係文燦兒女戚聞于叔嗣京侍御疏糾留中怒曰獨不聞座師姻姬耶明恭湖廣人與楊司馬嗣昌同鄉兩人俱力主文燦說卒致決裂文燦駢首而明恭致政幸哉

田貴妃幼時父弘遇曾攜至揚州寓子表姑問姓家表

姑母與子語妃性寡言雖酷暑熱食或行烈日中肌無纖汗枕席間皆有香氣子後巡視十庫內官復為子言往時駕往東西二宮暴行巷中貴妃入乃置蓬覆其上往來無阻無乃祖宗用意良深而後人未可遽變耶又於西宮建一臺置小洞與上同玩月非公事上殿則首不加笄每著衣必日更數色又上所冠平天冠舊時多用鴉青石而間以珠妃則取珠大如彈丸者綴之皆備重價購得冠上石少珠多所以光明益目

垣上

九

田妃之寵周后頗不能容一日妃疏列后過上曰妃可無禮於后耶命罰處某宮半年其實妃不能文上故命為之以諷止后又量示罰處以存大體耳此亦十庫內官為子言者又云凡東西宮對上言皆自稱女兒

上自田貴妃入宮後凡衣鞋之類悉用南製貴妃母揚州人歲製以進又宮中燈皆以金四周僅敷可通光貴妃命去其一蒙以夾紗上甚悅命宮中盡易之舊製靡存矣

上一日於宮中聞貴妃竊撫琴疑之問在家師誰貴妃以母授對次日即召其母入與妃對彈始釋然賜而遣之先朝后如母罕入宮者惟孝宗張后母金夫人時得入見蓋繼於周而數於田也

田弘遇挾貴妃寵恣行結納一日邀同郡臺省共飲中

堂陳設甚盛酒數巡肉數簋即止中席後掩門邀子輩
至後堂初以為酣飲及明燭捲簾則歌姬羅列曲度新
奇達旦方啟戶出後一二風流學士以不簡問子恥之
不復再往

舊例兵垣非機密邊情不密封間有密封五垣亦得借
觀自楊司馬嗣昌力主欵議恐別垣有言於是先劾吳
己之姚都諫思孝而以沈樞曹迅崇禎辛未 蓬萊人曾樞曹應
遂崇禎甲戌 寧都人等前後改入兵科自此科員如屬員一聽
指麾矣或旨竟發兵部或發兵垣轉發別垣無敢窺者
時刑垣與兵垣近子謂兵垣諸公曰昔人謂耳屬於垣
今亦垣獨不許耳屬耶諸公嘿然

垣上

張侍御孫振崇禎戊辰 霍山人巡按山西為吳撫軍姓萬曆癸丑 興化

人所糾逮獄或言欲擬戍恐姓噴者子曰不然此事曲
在孫振彼糾一介執之文宗已誤奈何牽及吳公又欲
指無干餉金入吳公罪吳之糾以不得已應耳而況於
殺安有君子以怨殺人且殺同鄉者是薄待吳公也其
人無以應時徐給諫耀在坐以爭宋穎二公諡與子微
隙遂以子私孫振為言立言之難如此

楊副總戎德政疏請府添設守備縣添設把總且請裁
府之通判縣之主簿以其俸薪改給二官另募兵聽練
子謂國初止有衛所設官與軍今以積弛不可用已添
設流官兵民奈何又增此擾因言德政所謂守備把總

即衛所指揮千百戶等官而所謂府州縣之兵亦即衛
所之軍宜勅撫巡道集指揮以下及於應襲等員皆比
試槍法擇其力扼虎射飲羽者以當守備把總等官至
所謂兵則合軍與軍餘各簡弓馬優長者以補而務精
不務多其官止給以通判主簿之柴薪其軍亦稍益以
民壯之工食而祿與米銀仍資之衛所原額足矣若不
此之務而增官增兵可商有三欲取科於武科既羅布
未充欲搜官於白衣豈鑽營無實則官之可商一也欲
聚兵於屯守則雞犬難靜既恐驚下鄉之蠶魚欲集兵
於召募而風鶴忽傳豈盡效當關之虎豹則兵之可商
二也欲資餉於司農而三空四盡之餘既難為點金之

垣上

應欲派餉於閭閻而剝肉敲骨之下豈能為炊石之供
則餉之可商三也夫創一事者計利必兼防害而慮遠
乃可善近倘餉猶未裕而遽言募兵則已設之官可以
復罷既聚之兵難以驟散存則駢指割則決痛將奈何
臣聞神孫之於聖祖良法也譬如作室者稍加補葺便
成輪奐若俯鑒臣議勅部酌行則官即為將軍即為兵
軍糧即為餉一舉而三善備矣疏上留中

子署篆時袁同官愷忽入預與子別子驚問故愷袖出
一稿示曰已上余閱之言甚激其一言 上不可過寵
宗室以魚肉小民其二言 上不宜濫開保舉以混濁
仕路其三言 上不宜贅設總監臣以掣諸督撫肘其

四言 上不宜戮辱大臣致罪輕罰重之刑部尙書劉之鳳身罹重辟中一段有云近上決意與河工同官夏尙綱崇禎辛未大興人切切言之亦未重譴也諸臣皆不言何耶末云輔臣薛國觀是忠是佞更望詳察以聽自裁無令久妨賢路予閱訖舉手賀曰直哉公一身不惜何有一官越數日竟留中或云 上是時已疑國觀故不處愷國觀聞而銜之每愷具一疏不曰殊屬沽名則曰何得市恩若 上一改票便加降調耳閣臣休容之度一時乃爾

袁給諫愷每具疏皆孤行己意時臺省以年例爲劣轉然非盡公道半鋤異己耳愷忽具疏云凡科道升缺宜

垣上

三

一內一外如舊制不得越次外遷啟排擠異己之路時雖奉旨未允然前輩及瓜者皆爲努目上於閣臣擬票及刑部諸招問不適意則或抹或又閣臣必繇淺之深刑部亦由輕之重然 上意淵微原未可測乃附會者之過耳聞閣臣遇臺省諸疏微涉逆鱗則以該部知道嘗試若一改票便從嚴時刑部諸司官蓄縮尤甚刻者加一等以防駁巧者留一等以待駁一駁則重再駁則再重甚有假此勒賄動云 上意不測者噫律例蕩然矣

上於刑部諸招多駁每繇輕之重然時有繇重之輕者如某氏女已嫁夫夫出不歸復寓母家一奸棍垂涎其

艾懇伊母求娶母不允怒甚誘殺母並幼子時母現懷孕刑部援殺一家三命律擬凌遲 上謂以孕作一命太重命改斬又刑部失陷封疆一案擬道臣李樞天啟人王鳴善崇禎丁丑上命改戍又擬棄城知縣劉貫與迎賊知縣劉業嶸崇禎丁丑不時決 上命改棄城者爲秋後其矜慎如此

往例朝審時刑科必具一疏不過故套耳時用法慘急故子疏有云近見 皇上批駁諸招或曰所擬未足蔽辜或曰還着確擬具奏夫謂所以未足蔽辜是罪浮於法未可輕出也謂確擬具奏是情未合律非必盡入也乃讞獄者不能仰體致舉確擬具奏與所擬未足蔽辜者一概從輕之重誤矣時閣臣見此數語恐拂 上意止批該部知道 上以朝審大典欲申飭數語又發改票閣臣疑 上怒聞擬票末句云李某不必襲陳仍不允始改票云朝審矜慎勅諭已詳着與審各官虛公祗遵以成明允 上改朝審爲二審又加勅諭爲十年勅諭其精詳如此

垣上

三

予爲給諫時每逢節慶必在導駕列見 上升御座時手足浮動及下座兩臂挺起玉體搖曳黃袍亦蕩漾不止將入御屏必同願率以爲常

上每閱章疏必召 皇太子同觀且語之曰凡閱科道疏須觀其立意或薦刺市恩或救解任德此立意處若

鋪張題面妮妮紙上者借耳無為所欺也

姚輔明恭致政一詞林作詩贈別內有免為太廟樓句

人哂其言及後薛輔國觀周輔延儒萬曆癸丑狀元宜興人相繼

賜死人始以其詩為議

上好文墨初讀史司禮監內臣多閱史後多延師習時

藝兼務博綜司禮秉筆六人名下各有六人六部兩直

十三省各有專司故閣部臺省訛舛靡不訂正者乃閣

臣多假手深年中書淺學庸流葫蘆依樣一命改稟模

揣周張故為上所輕致無煖席

上感念皇生妣從羣臣請加皇后為皇太后時子導駕

見上御殿悽愴動容及奉上冊寶以手拭淚潸然不

垣上

能止

禮科徐都諫耀長軀多髯聲氣主盟也楊司馬嗣昌忽

以邊才薦一日上召耀與楊侍御繩武對殿前繩武

吐言如流畫地成圖耀平不數言耳同鄉姚都諫思孝

生平尚氣面尤之耀俟思孝退語予曰子書生耳若令

披甲殺弓實不能不能而弗自以為能此子之能也

予同年左給諫懋第崇禎辛未萊陽人忠正士也言太夫人陳

氏喜讀書尤好談節義子時疏開國靖難慘死諸忠請

諡太夫人閱之輒擊節稱快其好尚如此後懋第以兵

部侍郎使北竟不屈死或得之母教居多

徐都諫耀聲氣自矜然時有委蛇謝冢宰陞萬曆辛丑德州人

將起言官多阻之惟耀獨婉解得推予曾密問曰何推

異已耶耀曰彼羽翼已成知其必不能過而故阻之此

正人君子他日隱憂也不如從而玉成猶昔人所云寬

一分則受一分之賜耳

吳儀曹昌時為大行旁若無人舊例每遇考選必同鄉

諸公為政其視同鄉葛給諫樞崇禎辛未丹陽人等皆藐如也

及考選得禮部愠甚又思攫吏部一席樞言於太宰急

推王大行重崇禎辛未沂州人上聞故三部衙門皆不得

兵科沈給諫迅疏云即不能如唐臣傅奕所言命僧尼

匹配增戶口數十萬亦宜量汰等語一時闕然訛傳謂

不日議行於是京城諸尼或易裝越城遠匿村墟皆以

垣上

偶僧為懼聞者莫不傳笑

績溪縣民李世選自稱韓國公李善長定遠人十世嫡孫

捧高皇御筆龍封自云善長賜死後駙馬都尉李祺

子善長嫡子李盛慶貶績溪為民即臨安公主高皇長女出也

因主號泣上前故賜之龍封封面書云勅賜皇親外

孫李盛慶爾祖善長因國事罰貶去守龍關二百十六

春為民依數滿我封此旨到京見主開拆復忠臣勳爵

護國永遠世世不忘劉李徐勳臣保障我為主收伐陳

友諒偽漢王天下俱服十大功勞秋豪無犯洪武二十

三年出給李盛慶收執又封內勅諭末云勳臣善長眾

臣詐稱偽坐胡惟容不曉自犯向後復查豪不干你事

李善長保障開國十大功勞秋豪無犯忠臣與我股肱
心腹你為國為民我不忍忘天誓我常怕你先年同劉
基誠意伯一時敗友諒十六萬大兵今你男李棋外孫
福緣已故止存三外孫李盛慶長孫貶罰二百十六春

為民取復護國准旨到京見主復韓國公收過家資錢
糧數萬國用養老三萬還你開國勳臣勅賜皇親云云

時上辨驗龍封云長字二字臣字爵字相似餘不盡似
又書胡惟庸為容書祺為棋且善長之死在洪武二十

三年五月乙卯而此勅又云仲春月故閣臣以為疑適
錢少宗伯謙益萬麻庚戌探花常熟人出都以所鈔閣中奸黨錄

示宋給諫鳴梧萬麻已未沂州人且云善長之獄已有招妻妾

垣上

三五

與火者俱有招實錄猶多諱安得有此故鳴梧疏詆其
偽及下撫按查云盛慶以三歲貶與世選為善長後俱
實但龍封真偽不可知時能給諫維典崇禎辛未建昌人先為
績溪令語予云自下車以來便聞世選為善長後龍封
相傳已久士大夫及里民俱知非新假者予時為刑垣
疏請世選方得有遂然已繫獄十年矣龍封真偽卒莫
能辨惟鄭司寇三俊有批云若善長之功雖百世宥之
可也此言為得

沈樞曹迅博學多才與張樞曹若騏崇禎辛未登州人皆以邑

令考選因書帕未周觸楊翰林士聰怒士聰嘗語人曰
某司李冷曹尚以同譜薄致殷勤吾同里同籍乃漢置

耶其糾兩人以此迅尋改兵科楊司馬嗣昌意也獨若
騏不得嗣昌胸中固有優劣觀兩人末節可見

涂侍御必泓在臺日與同年王侍御範崇禎辛未內江人爭差
大閱聞於上故範以雲南改浙江必泓以浙江改雲南

往時詞林見前輩皆矩步僕躬每同赴宴非前輩帖邀
則逡巡不敢至迨推知與選氣稍驚一日早朝某詞林

以臂格吳編修偉業崇禎辛未榜眼太倉人抑使下其前輩也又
翰林院一送卷官以小事觸怒答三十此官泣訴前輩

云無例沈簡討延嘉崇禎辛未鄞縣人笑曰此某四府某太爺
未可以庶常忽視也若答固宜

姚給諫思孝孫給諫晉皆氣高遇考選獨不與陳給諫

垣上

三五

啟新互商啟新怒故往者有考選預定之糾而江南考
選知縣陸自嶽崇禎辛未武進人遂以訪單書公舉翰林四字
坐謫外及姚孫去國徐都諫耀每事與之商啟新始喜
會江北銓部缺耀不敢坐名以關置瓶中夾取得張大
行一如崇禎辛未蕪湖人思孝深病之其實啟新在座唯唯而
已雖預定亦不糾也

李方伯光春萬麻丙辰樂清人破例推僉院御史中有昔為巡
按曾疏薦光春而今作屬員者光春心歉每御史來謁
俱往答非體也 上廉知不旬月罷

上每於科道升京卿必詰是邊才與否予在刑垣時見
同官數人皆借邊才二字鋪張數語遂蒙欽點然京卿

外遷巡撫者重則獄輕亦帶降惟留內不數年便至部
堂如山東顏撫軍繼祖本舊科臣以失機誅又如江西
解撫軍學龍萬曆癸丑亦舊科臣以錢糧帶降不遷者
九載又如徐都諫耀力辭邊才不二年便以少卿轉僉
都比比皆然上亦不能察也

戴璽丞澳萬曆癸丑居鄉貪橫後以京卿陪推巡撫澳

念先陪後正可翹足待非有以中上所幸恐不點時

徵貪最嚴遂疏陳貪利為害上命指名具奏倉卒無以

應再四追詰不得已遂參及嘉興司李文德翼崇禎甲

人平遙令王疑命崇禎辛未德翼素有文名而疑命則

舊李福州以強項降補聞兩人單欵皆臨期巧取沈給

垣上

元

諫迅不平疏駁之未幾下澳鎮撫司拷訊或曰吳儀曹
昌時與德翼鄉試同門頗有力然亦自取也

故李侍御應昇萬曆丙辰之舅蔡士順自號東林鄉人

著尚論錄凡列聲氣二百餘人書賈攜數十部至京時

禮科徐都諫耀克己有名恐為異己所構遂以重價盡

市之秘不出刊者固好事而市者亦小膽古有上書恥

不與黨者獨何人也

陳司馬新甲四川入都風埃四塞黃霧酸鼻見者以為

不祥後卒棄市

孫罔丞三杰先為吏科以連參溫輔體仁萬曆戊戌被

謫轉今官時薛輔國觀日與東林諸公持而劉都諫安

行萬曆己未曾先任禮垣國觀都而安行左也國觀往

閱卷曾駁舉人曹某卷數語將題參安行以伊婿故力

解於是三杰疏發其事謂安行以屬處則國觀當以受

屬處耳上見疏命取原卷進止下安行獄而以國觀先

駁置不問未幾三杰以他事為同里所牽國觀亦挾忿

屢駁竟鬱鬱卒於官

王給諫文企崇禎戊辰先以庶常散甫得報即丁艱歸

及服闋補官首以民窮財盡言奉旨降調一生止一疏

上憂國用不足發萬麻中所儲遼參出外貿易于時市

其中者上有微孔色堅而味永與他參迥異惟吳儀曹

昌時所市最多皆取其上者聞此番買參獲可數萬金

垣上

元

蔡少司空國用萬曆庚戌以會推閣員不與心怏怏及

召對言曰近來黨比成風國家大事皆為數人把持耳

聲色俱激上默然既退馮給諫元騰與予言曰彼欲

以此激上為點用地耳今上無言氣折矣越數日竟

入閣

范廷尉復粹萬曆己未與予比鄰不數日大拜予往謁

見其中庭置案奉佛像晨昏跪拜而已時張輔四知天

王戊費與蔡輔國用皆庸子與同年申銓曹佳胤崇禎

永年人後殉國崇禎曰若輩縱不能益國或不至

害人耳佳胤曰不然彼無識又無力聞所票擬或駁則

心手俱戰極力附會恐庸之害甚於枝也果然

傅司馬宗龍萬曆丁未初入見諂諂以民窮財盡為言云飽不可加兵不可增上初云卿言是時宗龍指天畫地言愈力上始不悅語宗龍曰卿但當料理寇敵耳既退語閣臣曰宗龍所言半言官唾餘何也自此兵部諸疏無一俞者未幾下獄

刑科葛給諫樞曾具條陳疏有自禮樂工虞以及水旱盜賊邊兵之議增議汰京餉之額出額入遠而治亂興亡近而得失善敗無一非輔臣啟沃則無一非輔臣職掌等語上加大圈十九命閣臣票進遂以說得是擬樞見疏喜予曰公禍自此始矣未幾疏陳邊務批葛某不諳未幾疏救劉司寇之鳳周郡伯光夏天啟乙丑又

垣上

三

批葛某市恩再發改票遂降調一時閣臣以私怨處人若此

仙居過邑侯周謀崇禎戊辰熊銓曹文學崇禎辛未同鄉也曾遣二僕入都求遷宿娼家酒後洩言為厥役緝獲其與文學一稟云所送尊翁宅者乃王者歟必有名世者之數也又云做座師首揆處業有善意東廠以聞薛輔國觀甚不悅時馮少常元慶奉差回籍其保舉邑令秦姓者亦以書禮饋被厥緝獲吳儀曹昌時欵金親友力解乃息國觀密以聞於是閣廠水火而昌時自為大行即樹東林幟及考選時見一上於部擬各銜多所改定諸閣臣頗得操議於是又托國觀私人拜為門生

然國觀疑其狡獪弗信也卒改科為部仇隙日深國觀剛愎夙與東林為難然不聞有貪穢聲月前昌時忽語人曰國觀輩必敗吾已於厥衛處張四面網矣國觀等知之然無如之何不數月果敗予曾詢錢主政位坤崇禎辛未長云有之但視吏部升一美官昌時必以小紙報東廠云國觀得銀若干厥皆以聞他日賜死追贖本此甄司寇淑性刻及代劉司寇之鳳為尙書愈深文每語司官云但將應擬杖者擬徒應擬徒者擬成應擬成者擬辟則可不駁故一時諸司官無不以殘刻為事自安之道在人之死豈聖世所宜見耶

垣上

三

刑部甄司寇淑改辟俞之時事關兵部楊司馬嗣昌仍擬成亦俞之予心語曰此正可借題洗發使上知法官深文如是又使在下知上無意深文如是也故疏云此一事也而忽輕忽重非兵部縱則刑部苛臣為此一事言而實不止為此一事言淑見疏怒欲是兵部則已為失入當引罪欲是已則兵部為失出亦當引罪時嗣昌以部臣兼閣臣銜遂不敢言而止恨子刺骨矣
傅司馬宗龍以復疏拂上意下獄入門即索錢及行至天下太平一門錢盡監門者閉不使入宗龍徬徨門外俟續取錢至方入又原任謝少司馬啟光萬曆丁未下獄為牢頭索詐不遂被擊數掌子時以久旱疏請寬刑

且列二事於疏末有言不知提牢官所司何事而致令

獄吏之貴移為牢頭之橫等語時提牢官宋秋曹翼明

崇禎甲戌 山東人 薛輔國觀門生許秋曹璟 崇禎戊辰 莆田人 姚輔明

恭門生也不悅責予以不得暗有把持不過謂上所惡

者把持一改票即處耳幸不改票遂蓄怒不已偶一日

上召甄司寇淑至語曰若司官賣法爾部即參處淑承

旨又曰若他官把持爾部亦參處淑不對退時明恭係

淑同鄉又挾恨從後呼淑曰命公參把持者不承旨為

何於是明恭主議於上兩提牢官傳語於下此淑劾予

一疏所由來也閣臣批云明係暗有把持姑着回將話

來一二同志見旨嚴憂不測子草疏訖慨然曰吾不受

垣上

三

賂又不徇情雖人非徐有功而言則其言欲同人於生

而自陷於死無此天道也況又有聖明可恃耶旨下僅

命議處吏部復降二級照舊竟改為降一級調用閣臣

意也

甄司寇淑疏下或勸子托人兩解子笑曰甯敗吾官耳

彼險且很若以求解上聞吾氣節墮地矣又郭侍御景

昌素惡淑出其數十單欵授子欲子入告子曰吾為諫

官時即對天自誓止就事論事從不開人單欵蓋恐諫

官疏下必播之海內若以莫須有之事玷人名節無論

是公難於自容獨不為他人之孝子慈孫地乎初誓固

在豈以新怨改且有言不先而待淑操戈方言若聖明

反詰將何辭對卒不上

子自入刑垣見嚴衛暨刑部日事苛殺或上聞取數事

及於寬政則錄置案頭入之疏內以廣屬當開導是歲

元旦朝賀罷戴給諫明說 崇禎辛未 滄州人 執子手曰若今歲

冊封矣子曰不然近擬寬刑數疏將次第奏恐未從聖

聽先觸時忌已不能待耳又王給諫文企以極陳催科

之害適予往謁別且曰公以薄稅歛請予又將以省刑

罰請徐之公先我繼耳果如言

子降調後金罔丞光辰 崇禎戊辰 全椒人 為子言往伊為侍御

時每同官以言謫則其製錦帳不稱慰稱賀又胡編修

守恆語子云往吳給諫家周 天啟乙丑 歙縣人 以劾溫輔體仁

垣上

三

適時先聳之言者孫給諫晉也往謁蒼頭與主人皆努

目視子聞而笑曰兩公言往事吾言近事近葛給諫樞

被謫有謂渠太癡徒拋却好官者今子又謫矣彼固無

帳相賀想當代子努耳夫公論鬱於上則清議明於

下今兩者俱無世道憂也二公太息退

子奉旨謫外門可設雜惟劉翰林理順 崇禎甲戌 杞縣人 後殉國難 文正 國朝順治 九年改謚文烈 從未識荆獨命騎顧子且袖扇贈有

詩曰丰采追儀鳳好生矢拜颺中心如皎日世事付黃

梁湖上峯巒遠天邊雨露長宣公祠宇下相對且飛觴

時子謫補浙幕故也又語人曰吾讀彼數疏猶知逆鱗

耳劉公甲戌狀元杞縣人為同袍二十八年所居止茅

屋其子以庚午登賢書偶關說一事遂撻其子而返其物及中鼎元鄉人扁其門曰天從人願後殉國賊難

子同年喬侍御可聘崇禎辛未巡浙歸夢吾邑魏少司

馬應嘉萬曆甲辰書者英會其一自書其二吳少司馬

牲其三姚都諫思孝其四喬其五子皆同郡人也時應

嘉與姓致政惟子三人現任未幾思孝與可聘俱謫又

未幾子亦謫同時徐都諫耀顧給諫國寶天啟壬戌亦

同郡人也餞子城外慨然曰兩弟嗣歸耳子笑曰弗憂

喬公夢中無二公尋皆卒於京惟子輩五人家居

傳同少永淳天啟壬戌先巡按陝西劾子叔撫軍喬天

已未與靈壽人遣戍及子給諫命下對人言輒惴惴首謁子於

宅者即永淳也王少司馬道直天啟壬戌晤子言傳司

馬宗龍入獄為牢頭所詐子據以入告後以此疏為甄

司寇淑反噬奉嚴旨回話道直又惴惴托人言於子求

同話疏無牽及未數年道直總憲而永淳家宰乃知為

大官者必須小膽

凡御史至會極門上疏必贈收本官銀三錢六科則無

惟裏疏大紙四張而已黃翰林道周上三疏一言楊嗣

昌不當奪情入閣一言方一藻天啟壬戌撫北事與俺

答不同一言不必又起復陳新甲為宣大總督其言一

藻與新甲兩疏俱在未枚卜之先五月間已繕完命班

役投會極門班役以道周方在枚卜望其萬一起用則

已即為中堂班役又知此疏一上必忤旨不用乃架言

會極門中貴索銀八兩道周無以應至枚卜既下班役

絕望乃並投三疏故上詰道周當用新甲時何不即言

直待枚卜不用乃言明係挾私道周亦不能對至召對

後語人曰都是幾個班役把朝廷大事悞了

子同籍屠翰林象美崇禎辛未有婢紅葉因內妬羞死

或曰以不謹死瘞之郊忽甦呼聲聞於外發視則活錦

衣衛勒象美賄不得奏聞尋冠帶閒住時子以言謫同

辭朝人嘲之曰李給諫風節屠翰林風流

金同丞光辰與子別切齒曰司寇毒惡乃爾可計傾也

子曰彼以計傾我我亦以計傾彼相當耳出爾反爾先

賢格言曾見周興來俊臣輩終為牖下老乎弟非徐有

功之官而實有功之言今歸矣行坐觀其敗不數月果

為厥緝云受錢霖賄下詔獄此淑攻子一事也當淑入

獄時聞獄中紳民皆欲痛擊葉主政國華時提牢恐其

致斃乃以獄官房處之命諸囚無得近猶詬詈數日然

受賄者實其子也淑刻而不貪

萬麻間諸諫官以藩幕謫者抵任即歸以待內遷然初

謁院道猶用手本冠以舊銜而列今銜於後院道皆辭

不見徐乃往拜以素服迎用主賓禮惟項詞林煜天啟

人吳縣謫浙幕獨持書投帖仍大字院道反往拜葛給諫

樞遂踵為故事獨子以為自尊固體非所以共君命也

欲仍如前會丁內艱不行

垣上

三垣筆記上

三垣筆記 卷上補遺

三垣筆記上

明興化李 清撰

補遺

上命楊輔嗣昌督師討張獻忠親作詩餞之云鹽梅今暫作干城上將威嚴細柳營一掃寇氛從此靜還期教養遂民生其屬望嗣昌若此初敗張獻忠於瑪瑙山幾獲已竄入蜀復襲破襄陽事遂大壞未幾嗣昌憤怛死或曰飲敵也

凡六垣上陵歸必送同垣棗栗等四種又冊封回必各送青布一疋猶有簡朴古風

凡按院出巡用精微批先送刑科簽押於直隸巡按監

垣上補

三

察御史某准此則用硃筆大直如按院直推知法於批後又書候回還日繼五大字送中官用印子曾願同垣笑曰我輩下筆如此縱放若上入宮見必怒矣一日果命中官至垣詰責因告以舊例取歷年所繳批進覽次日發出亦莫稽其故也大約科臣簽押疑代皇后為之者

內臣劉若愚先為霍給諫維華商麻丁丑楊侍御維垣商麻丙辰所糾擬絞繫獄于於朝審時猶及見之獄中

所著酌中志畧敘次大內規制井井而所紀客氏魏忠賢驕橫狀亦淋漓盡致其為史家必採無疑然以如此博洽宏才而迫於太監李永貞喚召又知永貞必敗而

五八三

不能見幾托病以去致自罹網羅可歎也後竟斃於獄姚都諫思孝主持聲氣及以謫出國門送者傾都應接不暇不二月子亦以謫行送者寂然也止同郡願給諫國寶姚都諫耀一至飲數盃即行孤立無倚者喧寂迥異乃爾豈知他日同列名賜環而獨蒙欽點者乃子也子讀滇志載洪武間傅天錫歷官郡守以謫滇遂家於滇為傅類公友德後名山藏史概皆因之及子給諫刑科晤傅司馬宗龍問公信類公後否宗龍但云上世傳聞如是耳因憶楊學士慎正德辛未狀元新都人傳內謂某方伯將聘修滇志而因鄉士大夫有欲冒嗣友德以觀世爵者慎不可遂去其言良有指也宗龍即天錫元孫其曾

垣上補

天

祖良弼嘉靖時給諫與慎同時欲冒嗣以觀世爵者必指此

崇禎十二年己卯上召對候考選諸推知於中左門命先將吏部所試奏疏大意各奏其概轉城左邑侯懋第所奏未詳已奏次員職名復命懋第再奏及諸臣各奏訖復出御題就試階下又命中使設冰水一甕於側內貯四竹筒少頃命中使移諸臣試桌東廊下以避日色其曲體若此後御定懋第為第一授戶科給事中懋第與御定之劉狀元理順俱先後死難亦佳話也

三垣筆記上

三垣筆記中

明興化李 清撰

崇禎

子於崇禎十五年五月得環召報初不解所以繼得汪簡討偉書乃知上從張侍郎肯堂天啟乙丑華亭人言錄謫降諸臣而吏部以名聞者十八人復命取諸臣去國原疏與閣臣面議或指及某某則曰此喜事者故止點四人復職而子與焉此偉書語也雖濟濟名賢實不止此然象恩者再矣

垣中

一嘉業堂校印

里乃知往年謫官時所補為浙江布政司照磨而子亦此地此官也後賜環補吏科無不同者又子降調前一日夢口誦二句云古木陰雲裏時見月明至是與陰給諫同賜環又同守制所謂古木者或取風木與悲義若陰雲見月則與陰同環召耳異哉

子起補吏科不數日即聞邊警以主恩深重冒險北上行至淮安方遇子師倪少司馬元璐周儀曹崇禎戊辰金壇人方中丞孔炤萬曆丙辰桐城人等議同行一日聞吳儀曹昌時改文選正郎倪愀然曰恐非其福又聞廖給諫國遴楊給諫枝起崇禎甲戌金山人為孫侍御鳳毛崇禎庚辰萊陽人所糾相顧太息謂鳳毛不知何所憑藉輒排擠善類豈知有

不然者

子與倪少司馬元璐天啟壬戌上虞人寓淮有客獻議

謂開登州某路以通漕運可省貼脚銀二百萬兩倪以

為奇於召對及之不一月即改戶部尚書上意欲節此

費耳後于詢前後巡漕諸公僉云貼脚無幾客妄言也

子行至濟寧與河道黃總督希憲天啟乙丑原名晤希

憲故應撫坐次間言首揆必敗子愕問故希憲云往在

江南時見首揆弟名正僕今為新同袍者每得乃兄手

書即遍示親知招搖納賄又云差役自長安來見首揆

門如市朝廷耳目廣終以此敗耳首揆者子師周輔延

儒也

垣中

子與倪少司馬元璐行抵濟寧忽飛騎傳北兵至城中

如沸婦女啼號載道諸公皆惶惑欲遁倪走書約予矢

不他移且擬次日與周儀曹鏹錢寺簿位坤同登城犒

兵諸公慚而止又行至一小堡值北兵攻某城砲聲甚

逼諸公又惶惑欲遁倪曰吾當以死守堡耳次日方徐

徐登道時與北兵雖分道然相去僅三十里一橫衝便

至倪不懼也

子過德州與同鄉雷僉憲續祚崇禎壬午特晤續祚乙

榜剛復時范督志完崇禎辛未尾北兵德州兵橫甚不

殺賊殺良又行牌仰道續祚以非所轄怒抗不令入城

未幾疏糾有憑藉大力等語蓋暗指周輔延儒也時周

猶荷眷顧責令指實回奏續祚遷延未上子問故續祚
曰未見部咨到子曰見邸報即是何必部咨續祚不能
答

子與倪少司馬元璐行至雄縣傳聞北兵彌近周儀曹

鏹錢寺簿位坤決意不行諸僕皆止予子曰倪吾師也

背師獨生不可遂聯輿行行二日有傳倪與予皆陷身

北兵者眾咸懊歎惟鏹撫掌大笑曰前行者竟何如時

位坤與同行諸公皆以此薄之

子與倪少司馬元璐行過涿州忽馮舊輔銓萬曆癸丑

以飛騎至邀回州款語半日方旋子問倪曰馮何言倪

曰惟言不敢與聲氣左耳

垣中

子入吏垣始與吳都諫麟徵天啟壬戌晤語次問詢廖

楊兩給諫被糾狀吳云兩人自入戶垣從不守科發鈔

非匍匐政府則奔走吏部以除奸扶正為名實官納賄

為實耳子方知孫侍御鳳毛之糾非過也楊給諫枝起

與吳銓曹昌時兒女戚也昌時納仁和令吳培昌多金

以雁行呼謀引至黃門而枝起怒其賄不及已遂峻甯

侍御承勳糾之即枝起所草疏也昌時聞而大恨知陳

中書龍正與枝起交故亦百計相傾以闖事牽致龍正

坐謫時枝起與廖給諫國遴曹侍御溶崇禎丁丑等皆

以考選一事干周輔延儒不遂怒欲返戈延儒事尋洩

此孫侍御鳳毛糾疏所自來也聞洩國遴等謀於延儒

者乃馬給諫嘉植而洩枝起言於昌時者又徐侍御殿

臣崇禎甲戌一時貪橫變詐氣習殊可想見

孫侍御鳳毛糾廖楊疏以密封下子取視疏言國選枝

起宜糾且謂鳳毛密封亦不可訓及晤左給諫懋第方

知鳳毛本露章上自密封發科耳子詢衙門前輩云密

封之起由前宋給諫權天啟乙丑始時顏都諫繼祖深

非之例轉本此

予抵京後韓給諫如愈崇禎辛未與子言每過吳輔姓

寓吳儀曹昌時必在又姓過昌時寓亦留連竟日率以

為常

舊例吏部繇別部調者不過主政天啟時趙彖辛南星

萬曆甲戌在部始調兵部鄒員外維璉萬曆丁未於吏

部時猶大闕若以禮部正郎調吏部文選司正郎則又

自吳昌時始予邑吳輔姓與密諷之曰聞文選司一官

必起家久任後輩無先者公或以稽勳驗封帶管文選

何如昌時正色曰天子欲為天下得人故特簡一文選

况目前銓部諸君皆子手援彼後輩也未幾竟敗

上一日語周輔延儒等曰往例巡按出皆微服訪民間

近高牙大纛氣凌巡撫且衙門前後皆啟寶通賄每奉

差竣富可敵國宜重懲以警時子叔侍郎嗣京福建巡

按也與周輔延儒疎又吳輔姓同里至戚吳銓曹昌時

以姓督師有離心故藉口上所指者嗣京欲重處以媚

延儒時鄭彖宰三俊議轉年例亦堅不從也毛僉憲士

龍萬曆癸丑之糾緣此

吳銓曹昌時既破格調思以奇策堅上意且籍制臺省

口春季例轉皆自己出吏科吳都諫麟徵掌河南道祁

侍御彪佳天啟壬戌並未商也科五道十幾兩倍舊額

蓋因上疑臺省橫屢旨申飭且恐他日有指摘則以例

轉挾忿為言耳時浙江同鄉諸公集議本省新吏部昌

時麟徵彪佳皆往咸努目視惟向侍御北崇禎甲戌詬

諍尤力幾飽以拳

吳銓曹昌時欲破格外轉科道謂吳輔姓曰惟此一着

可為鄭太宰三俊結知主上姓曰不然大臣以休容為

度當保全言路子甫入而破格行之若此端一開後此

不肖者驅逐言官必借鄭公為口實恐忠良之士亦皆

寒心昌時不從姓復言之鄭彖宰三俊三俊然之後以

昌時意堅僅留二人餘皆外轉然昌時計甚巧皆擇其

平平者充之中情怯耳惡傷其類人有同情故一時眾

口交拂識者皆曰昌時之禍從此始矣

蔣內閣德璟天啟壬戌語操閩音不甚辨然博學其談

古事則述二十一史如黃河瀉水至於叢殘小記無不

畢憶其談近事則十三陵之跡五府六部之故實與九

關十二鎮兵馬錢穀新故之數無不手畫而口數也又

嘗一日應閣中二十餘詰勅皆立就文極典核同事駭

垣中

四

垣中

五

歎

舊例六垣例轉皆聽吏科都為政五科都唯唯而已左右散以下皆不得聞自廖給諫國遴楊給諫枝起等入始雖黃先輩謂某堪某不堪及吳吏曹昌時越額例轉人疑有所授吳都諫麟徵語予曰皆廖楊所為時兩人已下獄子驚問故麟徵曰此皆伊素所雖黃指為不堪者耳

予與吳都諫麟徵同任吏垣會密詢云吳公正人自負公何嫌麟徵曰彼非獨予同鄉且門人之門人也然實鄙薄其所為如嘉興府王太守某子公祖也聞以二千金托竟攫入私囊及將掛察典伊蒼頭惶急致貸金長

垣中

六

安為彌縫計又海鹽令劉某子邑父母也誘伊數萬金入已托言謀佳缺然即其房師處亦不為通訊今羅察典束裝無資特為昌時貪耳舉二事餘可例推矣又曰公如不信可詢貴鄉光公名時亨崇禎甲戌海鹽令桐城人房師也予後晤時亨不述麟徵言但云貴門人劉某會相候否時亨曰無方知麟徵言不謬初劉某入閣昌時以其子密托之劉某恐後為己累以藍筆重加圈點而以墨筆抹托言大主司吳翰林國華崇禎甲戌榜眼宜興人所為已詢之國華非也故恨若王某則以五百金饋不稱昌時意耳此又何樞曹剛所言也

吳都諫麟徵為子言昌時居里時凡公祖父母皆執贊

稱門下士彼幾冠博帶此方巾短袍延送至中門止蓋以師道自居也有強項不執贊者即於上臺處媒孽故無不望風而靡

予為刑垣時見言路諸公以頻過閣臣為愧至此番獨不然每清晨過閣臣門馬扇重沓非某科亦某道周輔延儒喜歡美故多媚子吳輔姓尙聲氣故問出偽士惟蔣輔德璟有才名喜掖後進知名士多附焉子與沈給諫廕培崇禎辛未歸安人往謁見座無虛席止立談中門飲茶塔下而退子上馬顧問廕培曰何例廕培笑曰新例也子族兄沛諸生與化人國朝徵賢良方正不就同邑吳輔姓甥也子賜環北行語子曰弟行矣何以益吾舅子曰但不為累兄曰

垣中

七

何累子曰不肖者貪利則假同邑相公以招搖賢者好名則假同邑相公以標榜皆累也及抵京聞周吳二閣臣處人競挑激時韓給諫如愈子同邑同籍也入謁蹙眉曰吾輩一門人一同里兩姑難為婦若何予曰非公事不見亦非公服不見耳如愈首肯故予二人遊二輔間獨免於評論

韓給諫如愈起家單門然為令清及居言路亦孤立無附時江南北閣臣一座師一同里皆不暱也予登堂謁見大書一對曰見地一分南北便是小人腳跟不藉東西方為君子子為揭去曰予與公刻心可耳何必對也子與韓給諫如愈每謁吳輔姓則曹給諫良直崇禎丁丑汾陽

人龔給諫鼎孳崇禎甲戌合肥人必先而坐話畢偕行行至塔下良直必曲躬辭送曰門生不敢鼎孳曰予陪率以為常然兩公皆險刻每遇早朝則自大僚以至臺諫咸噴噴附耳或曰曹糾某某或曰龔糾某某皆畏之如虎兩

人與姓密人有以此併疑姓者龔給諫鼎孳曰趨吳輔姓門江南諸人噴噴疑其構周輔延儒隙姓一日語予曰龔故非江北人所用先未考選時委身江南與周仲璉崇禎甲戌長興人善不相負故介紹首揆以黃門擢耳既列黃門見江北風價稍高故回面就此

傳給諫振鐸崇禎丁丑題名碑作金翁人臨川人會具疏云凡招權

垣中

八

納賄言清而行濁者雖日講門戶日附聲氣而亦真小人也凡不招權不納賄品高而名聞者雖門戶無講聲氣無附而亦真君子也時龔給諫鼎孳面詆其非遂相聞一日鼎孳言及逆案振鐸佯曰能相示否鼎孳出諸袖振鐸故指龔孳萬曆丙辰合肥人問曰若為誰鼎孳曰子嫡伯也最無行振鐸一笑

曹給諫良直龔給諫鼎孳居言路日事羅織于每騎過二人寓見有扇倚門問之必彼此過從也偶一日往謁鼎孳門者固拒予指曹扇詰之遂入時鼎孳尚未櫛沐與良直同話內室不得已邀予進予微諷曰言官難兩人問曰何難予曰言有言之流弊如謫官杖獄皆言官

本分惟以一疏故而或云指示或云附和推戴致君父疑而察案構此流弊也又曰往日初入刑垣言事甚銳獨同鄉金公光辰語予云天下好事不是一人做盡予初疑及以寬刑數疏奉嚴旨他無所念惟念老母在堂恐貽慈憂方歎金公言不誤耳兩人知予諷彼不悅然以予與吳輔姓同里故不敢侵

熊司副開元天啟乙丑嘉魚人故給諫也往因周給諫瑞豹壬戌秀水人作令時以某項錢糧未完先出已貨代納故得與考選已事發奉旨議處時周輔延儒以瑞豹其門人力救且言如瑞豹比者甚多故牽及開元亦坐請至是欲求賜環又以非建言不得心愈恨糾延儒一疏實孫

垣中

九

廷尉晉意授人疑晉欲吳輔姓為首揆故有此疏然疏中所指皆藥石也未幾晉出為宣大總督熊司副開元請對意在攻周輔延儒故請屏人諸臣請退皆允之惟延儒等請退則諭止之故開元不能暢所欲言上命開元具本蓋欲其直發延儒之過延儒心疑托吳銓曹昌時至開元寓故開元疏中所言半為昌時勒剛上怒謂其陰陽兩可幾欲置之死

賂金吾養性楚人周輔延儒特用也吳輔姓以序不應及獨謂不可一日召對言及各衙門弊竇多端姓言錦衣衛尤甚衛役冗雜宜加清釐近有疏及者已擬旨兵部察奏如實當賜處分延儒亦言近日擬騎奉差逮人

需嚇尤橫即遂遠撫按拿解可也不必又遺緹騎上然
之養性不悅適熊司副開元姜給諫塚崇禎辛未廷杖
旨下養性密語同鄉廖給諫國遠曰有密旨置兩人死
子不奉詔國遠以告曹給諫良直良直即草疏入告謂
無此旨養性不宜誘君有此旨養性不宜自詔疏上以
爲必勝然竟留中自此恨良直入骨又以良直與姓密
故并疑姓

曹給諫良直疏既上久留中不發一日召駱金吾養性
至以疏示之養性飾辭對遂解不知其所飾何辭也然
亦無意殺熊司副開元矣已再訊開元遂盡舉閣臣私
語以對大約皆指周輔延儒守不潔而吳銓曹昌時所

垣中

十

言亦供入疏內疏上發閣使延儒知之其意可知矣此
他日所以死也時吳輔姓勳延儒宜自引咎而請釋言
者延儒不能從

孫廷尉晉先在言路以聲氣自雄然爲人圓巧善於迎
時及總督宣大子謁之城外見其身着兜鍪恠恠作書
生面目聞處江南江北兩輔間頗有趨忤故出之若之
何以封疆爲戲也至宋納言學頭崇禎戊辰所舉邊才
乃同里錢位坤位坤故南職方郎風流場中豈有折衝
耶邊事安得不壞

成樞曹德崇禎辛未霍州人後明國寓江南每昌言於
人曰周老師大錯忽一日風聞長安言與馬翰林世奇

王銓曹重謀疏糾周輔延儒并及周儀曹仲璉仲璉逢
人垂泣愬其羽翼正人功已知訛也人皆哂之

周儀曹仲璉崇禎甲戌與周輔延儒密自稱猶子每致
書於人曰曰輔叔與昔之無賴曹欽程萬曆己未呼馮
輔銓爲家師同然無整手人鮮怨者一日有給事往晤
仲璉周儀曹鑣適至給事遜坐仲璉遽曰舍弟給事笑
曰若令弟則僭坐矣

鄭冢宰三俊以聲氣與周儀曹鑣密每入見非竟日不
出揭陽令張明弼崇禎丁丑鑣母舅又師也撫按交薦
三俊獨欲處之曰吾有腹肚單又原任封邱令曹宗璠
崇禎辛未鑣婦兄先以銀六兩餉邑紳邊刑曹之靖萬

垣中

十一

已未封邱人爲厥緝禁錮具疏求雪久擱不復人皆謂
先令與化鑣所爲予不信曹張出鑣手書保扎以示先諄諄引咎
後云此後患難功名皆鑣躬任且有同邑諸公花押而
吳廷尉履中天啟乙丑列名焉時鑣爲韓給諫如愈所
糾恐兩人乘機出疏故也是耶非耶

鄭太宰三俊素有清望予疏中會及之及爲冢宰誤任
吳選郎昌時用舍一憑指授而周儀曹鑣亦典故韓給
諫如愈糾鑣并尤三俊偏聽然前科昌時者吳都諫麟
徵那侍御彪佳後皆殉國乃一二偏袒羣王猶目麟徵
等排擠正人信哉朋黨之能亡人國也

吏科章都諫正宸崇禎辛未以罪行上慎重其代周輔

延儒舉在籍吳給諫麟徵對遂用之初延儒以己與麟
徵俱先後出張中丞延登萬曆壬辰門故力行推挽及
麟徵抵任落落難合謁見甚稀一日往見延儒置上坐敘
同門交謂曰吾以言路第一要任屬公知否麟徵曰公
不審某不肖願申公誼以報私恩延儒不悅及欲復馮
輔銓冠帶麟徵謂非大賢殊然不宜輕改成憲又延儒
會因會議首舉一曹即姓氏詢百官皆許其當麟徵復
有言自此與延儒隙矣

上以邊寇交熾與周輔延儒議南遷命無洩傳聞懿安
張氏天啟后皇后語周后云此周延儒誤皇叔也宗廟陵寢
在此遷安往且歷言周短周后崇禎后以聞上大怒遣宦

垣中

三

者往詢索傳語者懿安堅諱上堅請迫欲自縊不得已
乃遣周代征蓋觀其後也一云賂金吾養性重賄周后
父奎故后言之未知孰是

周輔延儒出征遠方給諫士亮崇禎辛未從行與子皆
門人也時周門客猥雜予語之曰凡觀人當於其骨今
日願指他年下石無兩人也若非門生須不屢邀不往
若門生亦不邀不往方可信耳軍中暇時幸及此然已
無及

周輔延儒出征時識者知上意疑之必有朝行夕伺者
及至軍中用劉總兵澤清東平伯為中軍官諸大將及偏
裨奔走如蝟猶居長安時內官密以聞上始大疑

癸未正月二日大風晝晦次晨稍霽又三日午後傳各
殿香煙起疑有火災諸閣臣出視見各殿及門脊上冉
冉若炊煙而微淡久之乃息亦異云

崇禎癸未三月湖廣塘報李自成米脂攻陷襄陽承天
失守上召對隕涕諭吳輔牲曰卿向歷巖疆可往湖廣
督師以圖恢復牲請發勁兵假便宜以往命條奏來看
牲疏言李賊蹂踐兩河聚眾數十萬我兵怯弱未敢一
矢加遺總鎮左良玉退避漢陽不肯用命殺賊而乘亂
肆掠臣此行必得精兵三萬與敢戰之將統之南征方
可恢復承襄掃清陵園南京豐邑重地恐賊窺伺亦當
兼顧而兩河則責秦督孫傳庭出師南北夾勦疏入不

垣中

三

下牲請面對上御文昭閣召入諭以所需多兵難以猝
集南京隔遠似不必退守牲奏左良玉跋扈近閣部督
師九檄徵兵一旅不發又河南總督羸卒數千僅充與
從臣即憑藉國靈不過仍如閩部而良玉退據江漢更
有甚於河南若臣督領戰將自統精兵進可追勦勦寇
退可駕御驍帥若僅張空拳節制不行徒損威重耳南
京從襄陽順流而下窺伺甚易敢不兼顧非退守也時
陳輔演天啟壬戌言督師出則督撫之兵皆其兵牲言
臣之請兵正為督撫無兵耳使臣出而仰面強鎮束手
待賊然後呼籲事機一失臣有不忍言者上始怡然曰
先生言是乃命下兵部議張司馬國維天啟壬戌請以

唐通兵七千馬科兵二千京營兵一千應又言此項兵馬皆發去防邊必俟師旋方可調度上曰姑俟兵集啟行未晚也已北兵退演復具揭留唐兵已得旨姓又揭請集所調兵時上命兵部另議徵調實無一兵遷延久之姓遂得罪初楊閣部嗣昌出視師九調良玉兵而九不至嗣昌怏怏死了總督啟膺萬曆己未永城人代之則往來依違為良玉調遣文書時人謂為左府幕客姓之所言不為無見但良玉素服姓威名聞其至必傾心聽命且欲屈節以見而姓不知其意且欲集兵以制乃馴至齟齬停待成命中格而國事亦隨之事乃關天非獨姓之過也

垣中

吳輔姓奉旨勦寇久未行適周輔延儒奉旨代征朝拜命夕出都時蔣輔德璟言於倪司農元璐曰上欲吳公速行綏語相慰者試耳觀首揆疾趨可見予聞倪言即住告姓姓曰無兵安往時孫都諫承澤崇禎辛未順天人亦力言宜速姓皆不以為然蓋因姓屢奏請行以無兵為言上曰徐之邊事靜則兵集獨卿往何益然聖意實欲姓先行而以兵繼之也初姓奉命後孫督傳庭將出兵勦闖上以語姓姓力言宜持重無信間諜以墮賊計上不以為然則已窺見其端矣

吳輔姓面奏欲疏請蠲楚賦謂民久困兵火徵必不能應且令仁聲先路則安民即勦寇勝着耳允之及疏入

留中蓋不欲恩歸臣下也

白總兵廣恩本流寇麾下兵數萬甚銳時趙督光忭為人粗率先未告廣恩密請召廣恩入京錫之宴用為武經略時上頗誅大帥又故袁經略崇煥萬曆己未藤縣人亦以召誅廣恩先失機心疑擁兵不至以索餉為名盤桓真定城下時吳輔姓欲上嚴旨治罪而已為力救卒之勦寇自贖以密揭請廣恩甚感不數日上命內臣二人齎銀二萬犒其軍且諭以溫旨廣恩意驕遂不為姓用秦督塘報左良玉寧南侯臨清人兵駐武昌賊船過漢陽為左兵追殺復退上密遣中貴賞金幣往營諭之未幾楚按臣疏至並無追殺有功情密狀吳輔姓密具揭言左鎮

垣中

五

坐視承襄之陷退避湖南方懷疑懼今復遣內臣往若追殺報虛疑懼愈甚乞暫停遣俟察實命兵部差官照常賞賚未晚也御批云左良玉之退亦由地方官不為措給糧餉朕故加意激勸留此一技勁兵助先生徂征半臂耳中使已發不及停矣上寬假左帥若此

吳輔姓語予曰我日請兵兵不集若足跡先越春明恐當事者愈作秦越人視耳及邊警弛先所請唐總戎通兵又為陳輔演揭留云關門不可無備不得已刻期辭朝行之前一日出勞從騎上猶命內官賜銀牌給賞越一宿忽責其逗遛命輟行入閣或云賂金吾養性之媒孽也

吳輔姓既奉旨杜門待罪予往謁適與給諫鼎華至曰必首輔所為姓正色曰不然適蒼頭自閣至見首揆揭檄聖諭且力爭既繳復發安有一面媒孽一面解釋者鼎華無以應方知兩輔水火皆若輩構成也不數日首輔看議旨亦下

周輔延儒應對票擬機敏稱上意吳輔姓自言不及然門客猥雜酬酢紛紜竟若忘為雄祭主也及北征歸猶錫之宴手玉卮賜宴又失機范督志完趙督光忭等或戍或徒不由刑部由閣擬皆從輕悉允不數日命九卿科道會議惟五府一單稱其有功無過餘九卿科道議單皆褒貶相半獨會都諫應遴被論註籍出一議單

垣中

六

托同官持至議獨峻未之用及子輩入垣見是日新下一疏乃應遴數日前所上也中二語云首輔之功何減韓范觀者失笑

周儀曹鑣抵京逢生辰周輔延儒躬往拜之若甚密者及延儒奉旨放歸鑣欲自解正色語子曰吾欲糾首輔子曰當首輔得志時不獨公宜糾即子為門生亦宜糾不糾誠負國今乘危下石非君子所為鑣乃止

往例科道疏互駁皆控御前無抄參者抄參則撫按及部疏也會劉給諫昌天啟乙丑於數月前糾趙督光忭又云范督志完可用志完河南人與昌同鄉光忭江西人與會都諫應遴同鄉也及疏下志完已決裂故不直

昌疏者眾但應遴抄參過耳昌怒疏劾應遴歷數反覆罪中有云譬如倚門妖態送故迎新愛憎易心於轉盼譬如傅粉梨園扮男飾女黑白換形於須臾疏上留中會都諫應遴與韓給諫如愈皆兵科或言散員不宜糾都諫如愈正色曰若都諫賢則敬之若都諫奸則糾之吾忝居言職敢恤資誼而欺明主哉遂疏糾有云應遴先為楊嗣昌私人便辟庭中嗷呼闕側故繇兵部改兵科者嗣昌力也迨嗣昌既死則力攻嗣昌疏請剖棺戮屍夫嗣昌即有罪即應剖棺戮屍而豈應遴之搖尾生前反唇死後者所宜以怨報德哉其反覆一也嗣昌既殞則附薛國觀然誰為介紹而進之者國觀同鄉詞林

垣中

七

衛脩文崇禎辛未也迨國觀遣歸又疏彈脩文為解免地時脩文徵色發聲云彼手書在應遴始惶懼求解得冥無言其反覆二也國觀既斃則又附周延儒近於公座語人云我一生不負周老先生迨延儒奉旨看議則又從註籍中倉皇送單讀其議凜然霜鉞矣及臣歸垣發鈔則云首輔之功何減韓范又應遴疏也議單方出媚續旋下詆延儒抑詆韓范耶其反覆三也昔呂布漢元王初九原始反丁原再反董卓則為二反劉牢之交齊反王恭繼反司馬元顯終反桓元則為三反應遴之反二耶三耶且偶牢之而過布矣次日上置紅匣中命一內官送閣擬票閣批有該部參看等語竟留中或見應

遶與吳銓部昌時同謁一大瑄疑其有妙用也

韓給諫如愈以同垣後輩糾會都諫應遴旨雖未下傳

誦遍長安獨龔給諫鼎孳不平欲約同時兵垣救應遴

而劾如愈時右給諫吳公甘來崇禎戊辰新昌人後稱

諡莊不從遂止甘來應遴同鄉鼎孳如愈同鄉也如愈

與同門陳計曹道暉最洽及遷廣平守又疏言其非才

是能不徇情面者

楊司馬嗣昌條奏機宜自一至數十繩繩不絕人笑其

以口擊賊耳及會主政應遴改兵科亦踵故智北兵入

日具一疏上一日召詰曰汝為兵科嚴戰守劾功罪約

言不煩足矣日疏何贅也應遴慚而退

垣中

魏編修藻德崇禎庚辰狀元通州人前科狀元也先上屯田禦敵

等疏平平耳留中至是忽召對褒其前疏語畢云朕將

大用藻德遜謝上曰爾不聞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耶越

數日大拜周輔延儒奉旨看議

袁給諫彭年崇禎甲戌公安人先以司理轉禮部因病乞歸及

起補復疏求考選陳輔演嚴駁不行彭年又託周儀曹

仲璉言於周輔延儒再疏票允始授科至是乞差不下

杜門養病及見會議旨遂首糾延儒疏列多人而不敢

及仲璉仲璉太息每指階前石語人曰此某踞天指心

誓不負政府處也

周輔延儒看議甫數日武德道雷僉憲績祚同奏即到

大僚則范公景文萬曆癸丑吳橋人後有國難等詞林

則方公拱乾崇禎戊辰桐城人等言官則朱公微崇禎辛未沈

公肩培袁公彭年等景文雖周同籍然甚疎每謁則辭

不見拱乾新入都微與肩培皆門生人謂發蹤指示者

同鄉龔給諫鼎孳也疏中所劾御筆塗抹處若甚怒首

輔者且召績祚見越數日抵京又越數日方入對上意

若不屬者及見召方翰林拱乾與質拱乾辨晰甚明且

云臣不敢自謂賢即果大不肖欲為志完行賄而敵騎

充斥安敢載數千金入都且志完與延儒門生也又有

子為金吾賄豈籍外人績祚遂屈不數日命復任亦無

優擢人謂陳輔演密問之也

垣中

雷僉憲績祚因參周輔延儒召見揚揚有驕色以總憲

自居其掌扇大書云不要錢不怕死武德道已命復任

始氣沮

周輔延儒既奉旨放歸猶疑曹龔二給諫有言託吳輔

姓代解不數日良直糾疏忽上時姓尚未出都良直不

時過從故人愈疑之姓與子云彼晉人以吾擢晉故云

門生渠自為之我不知也疏下塗抹與雷疏同然良直

數日前又煩過周若甚款殊不可測也

吳輔姓將出都語子曰幸語龔給諫弗言及首揆人將

謂吾教之及行後鼎孳出疏糾劾臚列六十餘款又密

疏一封力言王應熊萬曆癸丑巴縣人為延儒私交疏上皆留

中周輔之逮與應熊他日之至而旋斥皆由此噫密疏已非體又延儒行時鼎孳遠送偃僂與前其叵測又如此或云鼎孳諸欸皆得之給諫廖國遴楊枝起往入幕時所記也

吳輔姓行後黃輔景昉天啟乙丑晉江人語予曰吳公必有後

禍予問故景昉曰每閣中見劾周疏必云發蹤由吳恐浸入聖聽禍同連雞耳其意蓋指陳輔演也演素與姓不協故云

予入吏垣時江之南北各推同鄉二政府為主遂分南北黨既又以光給諫時亨龔給諫鼎孳為一黨以予及方給諫士亮韓給諫如愈為一黨以予輩三人皆江北

垣中

干

獨孤行無傍故外之也

沈少宰惟炳萬曆丙辰李威人居言路時以東林為魏璫削奪

至是復與江北左時吳輔姓以督師候集兵未行惟炳楚人疏請姓速之楚姓以事不先商相見時辭色甚峻惟炳遂劾姓逗遛及姓罷惟炳來謁予言此劾本非得

已因爾時家報至云武昌陷不惟闔家飄零亦闔城塗炭故憤慟交迫疏言吳公早行必不至此耳時陳給諫泰來崇禎辛未新昌人疏亦點綴數語劾姓者兩人而已

光給諫時亨有疏及周輔延儒云利歸羣小玷集厥躬人皆以為當延儒聞之亦首肯

吳輔姓督師時光給諫時亨自請監軍以姓不行止後

又乞慰安惠藩差時應以此差行者沈都諫肩培也肩培是歲應入春闈會都諫應遴以肩培科資先已恐不行則己入闈無階陰唆龔給諫鼎孳止時亨行遂已時亨失身闈賊致罹刑辟若輩誤之也

往例科員入闈皆論資先後是科應入闈者四人首吳

都諫麟徵次吳給諫甘來次沈都諫肩培次予次會都諫應遴也吳銓曹昌時龔給諫鼎孳皆與應遴密為圖

入闈雷僉憲續祚之參肩培半由此至是予以兩叔入闈堅欲乞差應遴自幸唾手可得前不意前輩給諫朝薦又至時予以吏科右應轉工科左而應補吏右者朝薦也於是應遴與昌時計謂不轉予則朝薦無缺可補

垣中

干

無官何緣入闈未幾以本至會極門復追回然一面追

回又一面以單報吏科踰二月旨不下一日朝薦語予曰公未升蓋疑予也予駭往查果然時具黃門非假升之官一疏將入告聞蔣侍御拱宸崇禎甲戌丹徒人疏上念乘危下石不可遂焚稿

上召對知推俱以圈點為高下蔣侍御拱宸初得圈自負必科然上以巡方任重欲概置御史會有覬科者謀

之吳銓曹昌時時北兵新入昌時言於周輔延儒示意張司馬國維於是薦候考知推十二人察視諸郡城守

謂已有巡按非科不可皆借題也拱宸以不得科有怨言昌時復喉當路以拱宸監趙督光忤軍時范督志完

盡調重兵堵所守口而光忭諸守口甚疎拱宸懼獲罪
促光忭戰戰大敗昌時又致書光忭勸以催戰罪拱
宸光忭不從以書示拱宸合疏上聞謂往日以不戰挫
今以戰小挫未可深罪也會昌平內官以大挫報上怒
時拱宸疑昌時喉之故冒險發通內諸款昌時激之也
吳銓曹昌時通內每閣票一旨必先知是以眾論沸騰
具疏乞休擬票云吳昌時准回籍調理病痊起用聞周
輔延儒票也旨未下昌時已宣言於人謂已得溫綸及
與蔣侍御拱宸質御前拱宸幾屈惟所糾預聞旨一欵
上取原票閱之果是故敗

吳銓曹昌時與吳金吾孟明密及駱金吾養性以楚人

垣中

主

繼盡革孟明諸厥役與昌時相通者昌時怒欲除養性
以己心腹代適朱侍御國昌崇禎甲戌合肥人疏糾養性養性
所費幾及十萬方解或云周皇親奎力周輔延儒亦有
易養性意故養性并怒焉

蔣侍御拱宸劾吳銓曹昌時有通內數款聞上日置案
前親閱閱訖納袖中不令內官見及旨下乃御票也往
御票諸疏真草相半此獨楷書止一畫帶草耳黃侍御
耳鼎崇禎丁丑亦有疏糾在拱宸先獨不下

陳輔演者吳銓曹昌時鄉試大座師也自周吳二輔行
後昌時與曹龔二給諫又百計圖演聞演親過昌時寓
致慙慙且托人語曰俟入春聞訖即行然恨昌時入骨

矣其得禍本此

上御中左門召蔣侍御拱宸與吳銓曹昌時對質命錦
衣衛備刑具昌時初詆拱宸監軍時匿失機不奏上詰
之拱宸對多支飾命拿送朝房候旨又詰昌時通內各
款昌時堅執不認命錦衣衛加刑吏科吳都諫麟徵奏
曰臣聞祖宗朝刑人不於朝廷昌時罪無所逃宜下司
寇治以明國體上曰吾患刑部多所瞻顧不能盡法耳
時昌時足夾幾折不勝痛磔磔曰臣俱承認便是遂下
獄事訖上復作色語曰兩輔臣負朕朕待延儒厚乃納
賄行私罔知國法又朕命姓督師百計延揆為推卸地
延儒被糾姓何獨無糾既而曰朕雖言知終無糾之者

垣中

主

本宜一同逮治姑念國體所關着錦衣衛俱喚來候旨
時攜皇太子同出立久亦倦極憑地蓋陳輔演孽姓於
內駱金吾養性構延儒及姓於外然激成兩輔臣禍使
羣小藉為口舌者曹龔兩給諫也

吳輔姓得罪被逮南京史司馬可法崇禎戊辰祥符人疏言姓
賑秦撫晉素有重名日者奉命督師以調集兵馬馳延
時日但姓拜命時即將布置情形移書於臣又慮鎮臣
左良玉不為用即委良玉差官持檄慰勉之身雖依於
闕下心已徧於行間至於慮將帥跋扈而力請多兵亦
非得已察督師楚撫原各有兵萬餘自左鎮倡議勤王
盡為收去江督袁繼咸天啟乙丑屢次索取僅發三百

餘名而楚撫王聚奎崇禎戊辰 鄒縣人則求一名不得若輔臣視師兵力不厚豈不損兵威而辱國體乎臣於六月間晤姓淮上責以君恩未報相對歎歎一時偶誤其罪或可原向後自贖其效猶可責也疏奏留中

吳銓曹昌時先陷故輔薛國觀內閣王中翰陸彥以乙榜坐罪棄市至是人夢陸彥曰吾已訴上帝夙寃獲伸昌時不日禍及矣未幾難作

周輔延儒軟美凡門生故人有求鮮不應故疵議遂集吳少廷尉屢中嘗曰若周相去其欲則周召何遠之有子曰不然若吳公去其偏則周召何遠之有姓賑秦撫晉聲望赫然滅於為相時蓋緣認門戶太著論是非

垣中

五

不論真偽故偏也鄭冢宰三俊亦同此累

鄭庶常鄭吳銓曹昌時皆奸人也一附黃翰林道周一附鄭冢宰三俊人欲擊鄭恐累黃公欲擊昌時恐累鄭公故上獨斷誅兩人即孔子誅少正卯不過是也

黃給諫雲師崇禎庚辰 號雷岸王侍御變號雷臣皆疏 德化人糾賀罔丞王盛崇禎戊辰 時人有二雷擊一賀之笑時 丹陽人辨疏先糾疏下云賀王盛已有旨了竟不知何旨越月

餘雲師疏方下

子為刑垣時見言路諸疏以四日下間改票亦六日下及此番入垣獨異或數月或半年一年尤可異者督撫或請兵餉或補官皆中閣又北兵已退半載而邊臣諸

告急疏猶續下傳者以為北兵再至也

趙督光忭猛率喜談兵以北兵入口方赴召問於某山下遇敵諸將欲走惟光忭坐地不起以死自誓諸將迫之方歛兵稍避得免然卒與范督師志完同誅人頗以為寃蓋上因白廣恩一事愧且恨不盡因失機也

馮司馬元颺與倪司農元璐同心別釐請兵則核餉請餉則核兵此兩部通算法也後元颺以憂勞成疾上遣中使往視賜酒米等物名賜實囑也尋以真病得放

天津馮撫軍元颺崇禎戊辰 慈谿人毫言路諸公皆知不勝任然無敢糾云恐得罪正人後聞勢漸迫不得已始代歸與元颺相繼卒元颺清挺元颺機敏介不如兄也兩公

垣中

五

居鄉甚善故皆以功名終

陳少司空必謙萬曆癸丑 常熟人聲氣風望也予往謁語予曰往東林初起皆仗楚周吳兩政府相繼敗時人皆謂駱金吾養性所為養性楚人

往給諫初入言路或劾糾或條陳見邸鈔不絕至左右則漸登音矣然都垣尤甚大抵散員遷至都諫則視京卿為掌中物得失交戰故所言必少必平間奉旨條陳

則又獨後官前而言後罔愧也予賜環後轉右旋轉左一載得十疏時寫本者阻予曰數矣予曰何謂對曰散員以月諫左右都以季諫予笑曰我不願為季給諫陳啟新以無賴濫竽省垣但諸公所劾賊款實莫須有

謂不如是不足聳聖聽耳然啟新非無欲而人不敢噴恐以為奇貨故也時奉旨下撫按察奏啟新已逃後子過淮安訪之史總督可法可法止笑云渠貧耳若可法以為虛則言官姜給諫琛等必獲罪若以為實則所坐數千誰償或云可法故縱之其妙用也

錢塘劉烈女者幼許吳生嘉諫年十九鄰有富兒張阿官屢窺之一夕撥梯入女呼其父共執之候曉鳴官阿官姪遂倡劉氏誣淫縛人取財之說鳴金聚眾眾皆信之女哭告父日向未污吾身猶可活今污吾名不可活也我當死告鬼求直耳即自縊官驗之時盛暑暴日下無屍氣其夫嘉諫初惑人言不哭及令人雜眉察之知其真女也伏屍大慟女目忽開流血淚數行若對泣者阿官延訟師丁二堅執前說女見形於丁二曰若以筆污我吾先殺汝三立死時江濤震吼裂崩岸上下人以為女冤官遂杖殺阿官并姪

垣中

三

宮中有秘室久錮不啟上特命啟之見篋內有元人朝會圖一冊胡人華人皆分行坐上見之不悅此吳銓曹昌時親得之內侍口者外傳啟畫三軸非也已北兵入燕其言始驗時昌時死久矣

子一日與某同籍謁周輔延儒自午至暮不得見一長班耳語曰有四人方巾便服徑入後宅矣子問之其一銓曹一僕曹一兵曹一同鄉聞署也子歸而歎曰吾師

必敗矣他且弗論安有以趨熱銓曹負夜入相君宅而不起物議者不數日敗銓曹者吳選郎昌時也

張司馬縉彥崇禎辛未新鄉人初入都召對忽傳范司空景文

接密封已出對諸廷臣長吁言曰新大司馬經濟乃爾

及詢之則縉彥奏周府金銀數百萬皆沈汴河欲選慎

密司官作速打撈故也會國亡不果行

上用人屢不效又思用侯伯日畢竟是我家世官其最

屬意者襄城伯李國楨永樂初李濟裔和州人與撫寧侯朱國朝

景泰初朱謙齊夏邑人誠意伯劉孔昭劉基裔青田人忻誠伯趙之龍也

國楨後殉難

上即位後每勤召對人漸以口舌迎合如黃侍御樹其

垣中

三

尤也最後無賴董心葵武進人亦緣周輔延儒薦犬彥遂

召對奉給諫朝薦疏云臣子任事決無不出於樸誠而

能克濟時艱者然樸誠之人多得之老誠棟建遠不具

論邇來督撫中稱足任者如盧象昇史可法亦祇實心

實做若與楊嗣昌張若騏等粉飾闕弊必不能遠過絲

是觀之在此不在彼況今日口舌相高攻訐滋勝將恐

諸臣精神不用以實圖職業而用以揣摩筆端雖皇上

召對時勤無所逃於電炤然既察其才辯又當察其樸

誠若徒以小才喋喋付之事權嘗試追悔何及疏上留

中

往例司禮監內官如外之翰林不繇他衙門進元年冬

上始親考命作時藝首出事君能致其身題考中鄭內官之惠曹內官化滄皆升隨堂後又拔季端入司禮端京師人本子矜然入司禮後頗與外人交通後以賂遺事發自殺

國朝祭帝王陵寢不及夷君惟元魏孝文帝以用夏變夷獨得列祀應祭於洛陽之瀍西而國初禮官沿襲宋誤祭於陝西之富平蓋其孫文帝都關中故陵在此非孝文陵也予言於禮科沈都諫脩培疏云魏有兩文帝名宏者用夏變夷蔚然令主名寶炬者政在宇文徒擁虛器按魏書馮后傳云孝文遷都洛陽自表瀍西以為山園之所今乃祀於富平是否無誤所當亟議改正疏

垣中

天

奏留中

東林諸君子皆以文章氣節廉隅相高即間有假借猶存白日面目予初入垣猶然及環召後見諸掃門政府者言夷行跣恬不知愧而省中尤橫予知必為國禍痛切言之惟韓給諫如愈傅給諫振鐸朱給諫徽以為善懲惡速奏初疏云臣觀古忠臣事君居安則不逢其所喜而遇警則必隱其獨憂今皇上宵衣旰食日厯咨儆者非憂在邊寇乎故臣謂今日策門戶獨與諸臣異蓋諸臣所持在內則為剖忠別佞清議獨標之門戶而臣所爭在外則又為防危圖安仔肩共力之門戶也一日邊今特暫伏耳然再逞奈何昔問北門之鎖鑰誰司則

當以三協為門戶脫烽火復懈於傳致令穿塞而入則北之門戶隙矣一日寇今猶盤踞耳倘揚帆奈何若問陪畿之扇鍵誰轄則當以兩淮為門戶脫干櫓不戢於搖致寇呼風而下則南之門戶又隙矣故臣謂國家兩門戶莫大於此而大小臣工所當急圖鞏固以寬我皇上焦勞者亦莫大於此雖然是未可與全軀保妻子之臣謀也臣以為正當與全軀保妻子之臣謀也今試問邊騎所蹂躪闕所剪刈誰是身膺簪笏幸保首領者其他衣冠子女或繫虎穴或拋中野而畢竟吾軀能全否吾妻子能保否故謂君事視身國事視家猶落第二義而臣謂舍君別無身舍國別無家直一體也若猶怡

垣中

天

堂如故鬪穴如故有薪獨貽君父卧有膽獨貽君父嘗安乎不安乎昔宋韓琦諡忠獻范仲淹諡文正皆經略西邊而迨其續登揆席也雖二三宵小百計媒孽然無能損其邱山之望而君子終勝小人終誦則莫封疆於外正以持門戶於內也且今之門戶亦駸駸莠亂苗矣蓋始猶正與邪角而今則邪與正混言夷行跣文章之外另有肺腸致涇渭不分可歎也乃其最無賴者不為公家指佞屈軼而為私門善眩胡人忽呶嚅入幕忽叱咤反戈世道江河長此安底夫士君子行已當於炎處尋冷故非獨貪如巖嵩宏祐乙丑專如張居正嘉靖丁未所宜襄足即望塵三楊士奇諡文貞榮諡文敏溥諡文定泰和人建安人石首人

門終是趨炎有心耐冷無骨耳況下馬者乎掃門何親
下石何捷猶靦顏自標曰我正人也直臣也如見其肺
肝然則何益矣故臣謂門戶之大弊極盡至此輩為烈
而孰端孰邪將安從辨則請仍從封疆辨果閉門誦經
聞敵股戰必王欽若輩也是謂真小人小人愛其身果
飲博譁呼對虜色奮必寇準萊國公徒也是謂君子君
子愛其國故謂去河北賊易去朝中黨難猶中主狐疑
之見而惟以奉公之誠偽任事之虛實定立品之端邪
則諸臣固不必以門戶自標皇上亦不必以門戶致疑
直相與滌肝協膽人人自赴於籌邊畫寇之場已爾蘇
是功不自我立可也朝廷苟有肩事之人此身即不必

垣中

三

在朝廷蘇是恩不自我尸可也怨家苟有利國之為此
日即可用怨家封疆之門戶鞏而朝端之門戶合一
道同風其在是乎疏上留中再疏云臣聞古人臣忠國時
平則崇清議而勢急則幹實功故臣近者有疏欲諸臣
以籌邊畫寇為先然非盡言提醒恐猶膜外視而元黃
水火之戰不向外敵而向中朝也夫自古君子與小人
角無論已即以君子與君子角而究竟何便宜之有是
故宋雒蜀朝之幟標則君子分曹以角而熙豐小人卒
伺間起問曾去雒容蜀否問曾去蜀容朔否蓋至感生
抱蔓而悲深狐兔始追悔向者同根之煎為失策也嗟
其晚矣故以君子與小人角猶勝負半惟君子與君子

角而以小人乘其敝則一蹶不振之道也且今之君子
亦豈盡如雒蜀朔之徒咸卓然有以自標哉不過一二
敗類貌君子而實小人者此分門彼別羣廟堂之心戰
猛過鉅鹿於封疆何利之有且不特此也遇君子則能
為君子之言或理學或節義既欲襲弄簧之百舌以鼓
喙遇小人則能為小人之事或情面或賄賂又欲效獻
媚之九尾以掃門如吳昌時廖國遴等比比是也謂是
崇清議乎幹實功乎諸臣何助競焉昔唐安祿山叛時
起郭子儀汾陽王為帥時李光弼臨淮王素
不相能入見請死子儀趨抱上堂而泣曰今豈懷私忿
時耶執其手相持而拜故人知其能收功於百戰而不

垣中

三

知其止收功於一着夫所謂一着者人和也今邊驕寇
橫勢極倥偬而文與文相磨若身居暇豫其識出唐二
武臣下矣臣聞鼎之為器獨舉則壯士折肋而合肩則
懦夫增氣邇者餉置矣兵懦而驕矣督撫或才不副任
或用違其才矣若止以一人肩一事而不合眾人籌一
事非策之長也臣願自今以始上而閣部中而臺省部
曹皆勿作局外觀而以羣力佐獨力之不及一若人人
有戶兵二部責又有督撫責者然且使諸臣果羣厲除
敵之戈則同類之戈自息何也專於此則不分於彼也
然則仗馬之不鳴乃為息乎蓋鳴梟必辨尤望鸞鳳來
儀若吟彼鳴梟快吾彈射亦蛇蝎螫人之肺腸耳此臣

願為居言路者下一鍼砭也若人非清於盈廷而聽之眾咻則愈惑端邪迷於繁舍而決之聖斷則立清臣尤望皇上簡發諸疏立賜剖決是者俞之非者置之其有倒是非而混端邪者不妨參之輿論定之聖斷量懲一二以警其餘此日暮風其少息乎夫維蜀朔構而始乘之者小人繼乘之者外患為身為國兩者無一焉疏奏留中

予嘗歎世事之來必有其漸教廟出貢選參即建州入中原遍地販參之兆教廟夾吳昌時於廷即闖賊逼夾諸戚紳肆勒多金之兆教廟改張侍御任學天啟乙丑安岳人為總兵即建州改總兵土國寶為吳撫耿焯為薊撫之

垣中

三

兆毅廟用無賴之武舉陳啟新為給諫即建州入中原將飼馬肩水放炮各賤役俱任司府守令之兆毅廟以時藝考內官得入司禮即建州以時藝考女直蒙古人得登科名之兆又曹司禮化淳建蘆溝橋城題其一門曰永昌一門曰順治即闖賊年號永昌建州年號順治之兆

予以冊封淮藩行甫出門數步節頓忽斷折及闖賊入都子繳節南畿節者君也折其亡乎

予奉差至姑蘇晤徐翰林崇禎戊辰長洲人吳銓曹昌時兒

女戚也語予曰吾知伊死久矣人皆欲市恩令人感伊獨欲示威令人畏如某某敗官某某羅辟皆非其所為

輒宣言曰忤我眾怨所萃禍能無及

予奉差至揚州遇周輔延儒舟欲入謁諸僕以緹騎同舟阻子曰此豈門生所為耶煊赫而疎之患難而親之何害及見周以聖怒不測為憂予勸速行又曰今日彈劾之人半是昔日委蛇之人何也周惟太息而已

山東勦寇功因中璫濫敘為公論所譏山東劉總兵澤清上書辭恩廕吳輔姓擬旨允之語周輔延儒曰中璫昨敘功者上旋即處分澤清之廕尤濫不可不擬允辭也延儒默然旨下允辭矣澤清銜恨適澤清遣役行賄刺取兵垣章奏姓同邑署兵垣韓給諫如愈疏糾之奉密旨提問諸役澤清慚懼持重幣至如愈呼使誚諫返

垣中

三

其賄澤清甚恨且疑姓指授然如愈實非聽人指授者後奉差督餉行至山東遇害中道時坐馬一騎名楊國柱者指麾加刃云為主帥報仇澤清使之也初周輔延儒罷曹給諫良直疏糾之并及澤清行賄予與如愈聞坐旨曰澤清飛揚久非白簡所能制若因數疏激變言官必坐罪不則吾輩奉差往返道經齊地聶政荆軻之事可畏也時予不知如愈有疏故云然竟驗如愈被害日即北都淪陷先帝賓天之前一日也澤清又欲殺蔣侍御拱宸以不值免

甲申二月聞勢日熾薄奠定徐撫軍標天啟乙丑濟寧人為叛兵縛去汪簡討偉作書寄同年陸給諫期崇禎辛未元人云

闕賊襲據真定去神京咫尺都門外一步不可行而奸細滿都城米銀外解無斗粟分文至者大倉銀庫不過千三百兩內府掃地不過四五萬何以立國諸大小臣工無一人可支危亡者聖主日昃不遑焦勞無計今已調取邊兵吳三桂高郵人唐通入援而邊患更烈關門危殆真不知所底弟命已付之大義如聖主何如東宮何此所以憤恨於平時悞國之人終日言門戶而不顧朝廷之門戶終日言聲氣而不問窮民之聲氣積漸至今尙何處伸其狂隊耶南中賴史公祖稍定昨廟議又要移動弟正色言之曰諸公並江南亦不要耶年兄此時移孝作忠久臥苫次不妨挺身爲士夫百姓倡江南

垣中

一路作何防守賊得志於此勢必長驅而南其不爲秦晉續幾希矣賊之奸細想亦滿布南畿內地可虞真定之失賊尙未到而內已縛總督送出矣賊之奸細有算命者有開店者有作前程者有投充將領者種種奇幻地方官與地方士民共緝之方可得其情狀年兄與史公祖及各臺公祖商而密行幸甚幸甚今都門所恃吳唐二鎮兵馬得勝則旦夕尙可恃若有意外之變則三四月間已不忍言弟死不足言南中當思萬全可也嗣後每與親知遇無不談朝事泣下因與同門吳給諫甘來密訂同死後如其言

闕賊圍京城馬翰林世奇崇禎辛未無錫人與成樞曹德書云

吾輩舍一死無別法吾不爲其難誰爲其難者而德亦復書云人生慷慨仗節易從容就死難吾輩爲其難亦爲其易乎又云弟老母舍妹爭欲先引決弟止之志在爲其難然慮變起倉卒我輩無以自明故復以二義相商也已妹先自盡德哭視其縊其妾請繼之德痛不及視入別其母張氏哭盡哀出而自縊母見子女及妾皆沒亦自縊惟繼妻一妾一子留居江南金壇縣得免越載餘忽傳德不死聞行抵江南妻妾聞之皆忿然曰彼若不死我輩必死名殉實逃何顏生存既問之妾也其忠義所感刑於寡妻如此

垣中

御宗建萬麻吳人李侍御應昇黃侍御尊素萬麻丙辰餘姚人

張侍御慎言萬麻庚戌也後三人皆死鎮撫司惟慎言

成子爲刑垣時同官朝審點及欽程名驚其猶生五彪

許顯純田爾耕孫雲鶴楊襄崔應元中尙有二彪存不知上何以不誅闖

逆陷京師欽程等遂爲漏網亦可歎也

予以壬午冬季過維揚夢予師倪司成元璐爲子題一

絹云深山移靜雅卜築之無聲倪雖上虞實寄籍山陰

深山移靜將彈冠矣果起少司馬至京改司農尋還詹

事府未及枚卜殉闕禍非雅卜築之無聲何

陳輔演新失上意屢疏求去已得旨王總督永吉天啟乙丑

高郵上疏劾之言其逆料神京孤危急思全身遠害不

忠不孝當誅且歷數其蔽密撫撤保督諸罪狀演聞之不敢行遂罹闖禍

許光祿譽卿萬麻丙辰華亭人所納名妓王微有遠鑒南渡後

微病臨終以所緘一布袂授譽卿曰我死必亂汝可啟

之及北兵入吳譽卿將遠匿乃啟袂視之則破衣一件

碎銀一包也若錢宗伯謙益所納妓柳隱則一狎邪耳

聞謙益從上降北隱留南都與一私夫亂謙益子鳴其

私夫於官杖殺之謙益怒屏其子不見語人曰當此之

時士大夫尚不能堅節况一婦人乎聞者莫不掩口

予差竣返揚州適吳輔牲以遣戍歸與同郡鄭進士元

勳崇禎未江都人喬侍御可聘就飲子先至首言昌時反覆

垣中

狀謂近讀錦衣衛招見昌時口供云公稱蔣侍御拱宸

賢夫拱宸以糾昌時通內故忤內稱其賢者似與謀焉

以此下石拱宸并下石公耳姓正色曰不然此駱養性

憾予肆行捏砌昌時豈至此語畢元勳至不知子先有

言又言昌時媼阿狀往得罪周輔委蛇蒲伏頓頭不起

姓又正色不然此噴昌時者所砌昌時豈至此語畢可

聘至又不知子與元勳有言復備言昌時貪橫狀某處

納賄若干某事納賄若干言尤力姓訝曰乃爾宴罷姓

先行子述子言告鄭又述子與鄭言告喬笑曰三至投

杆矣

北都既陷蔣輔德璟以致政抵高郵云先帝已北來有

見之天津與周后及內官數十人俱妝飾一樣且云郡邑不宜遠設龍亭哭臨又出黎撫玉田書云吳將軍三桂方圖闖且有傳定王已在關門三桂破賊立之南來已知皆誕也

山東王撫軍永吉戡盜除奸家家尸祝一時譽滿長安

有北史南王之稱及北兵入齊地陷五十餘城上赦不

誅改總督薊遼召對引罪上諭以圖功及北都陷削髮

歸其師尚應軫作詩云昔日文山今鐵山文山死節鐵

山還又有人續之云更有疊山能蹈死三山相遇問誰

慙

崇禎末有商人自山東載花豆渡淮及出賣如人首然

垣中

耳目口鼻皆具

自古人君即位後中宮方生太子一為商紂亡國一為

宋太子劬盤遊一為宋欽宗與父徽宗俱被金擄一為

本朝武宗幾以倦勤失國且無後至此為殺宗皇太子

又亡國殞身亦一異也

惠宗之亡有皇太后呂氏在上今亦有懿安皇后在上

惠宗之亡有三皇弟今亦有三皇子惠宗之亡后馬氏

殉今后周氏亦殉且廟號之上與謚贈之加自二帝二

后以及東宮諸王暨前後殉國諸忠皆聯集弘光時若

一案然尤可異也

弘光初先從高輔弘圖萬麻庚戌膠州人之請上帝廟號曰思

宗子上疏請改屢擬皆駁最後管少宗伯紹寧崇禎戊辰武進人疏言謚法廟號不妨互見如我朝有睿皇帝又有睿宗有仁祖又有仁宗卜世無窮嘉名有限乃以敬宗與毅宗並請詔用毅

子偶讀一閩紳集見稱毅宗為威宗已乃知為隆武唐時所改也按漢桓帝廟號威宗以無功德罷北齊主高洋先謚文宣皇帝廟號顯祖其臣祖珽有夙憾言文宣狂暴何得稱文既非創業何得稱祖遂改謚景烈廟號威宗珽貶逐後乃復舊未審隆武時諸臣何以改此號前既與劉禪同謚後又與漢桓高洋同廟號且為洋棄而不用之廟號宜乎古人有宰相須用讀書人之歎也

垣中

若 新朝遵議廟號之人不稱懷帝而稱懷宗尤異不知何家之宗也金哀宗乃其末主承麟所謚我明止謚元庚申君曰順帝毅宗既改廟號禮科羅都諫志儒崇禎戊辰濼州人復以陵名請商之子子曰既改新廟號當以故廟號名陵曰思陵志儒是之

三垣筆記中

三垣筆記中

明興化李 清撰

補遺

盱眙縣陳岐山以外科寓常州見陳生組綬崇禎甲戌武進人年尚少貧而能文衣食之後組綬登第授樞曹因兵部火藥局一武弁罷職去召岐山子至京補之甫三日局失火組綬恐岐山子因此失官乃與同年李樞曹崇禎甲戌金壇人私計謂前武弁已去職且失火罪輕可以其名代不意聖怒不測立命棄市是日青即見無首人來索命數日死組綬為含殮歸又見無首人來索命亦數日死岐山子復為含殮訖亟歸至良鄉又見無首人來索

垣中補

命卒於邸

子賜環後疏凡十上而留中者七他疏亦然或疑上倦勤非昔時比已見一聖諭云為國者為君子為身者為小人即子國家有兩大門戶疏中語也始知上於留中諸疏亦非不覽者

上甫五歲所生皇太后早逝登極後以不及盡尊養為憾宮中瞻太后遺像必嗚咽泣下詢乳媪或云未肖益大痛隨遣中使借畫工詣劉新樂侯文炳第命瀛國太夫人人口授之三易粉圖具鹵簿以進上俯伏大明門迎入安置奉先景神諸殿上食如平生輒痛哭拜不能起因進文炳祖瀛國公祖母瀛國太夫人封號後數推

恩文炳父叔兄弟第宅塋田祿米恩賚無算當甲申三月初適瀛國壽八十上益獻歡思皇太后不置賜資金幣有加上之孝至矣

劉新樂侯文炳素與鞏駙馬永固善永固尙李選侍所生皇八妹者也甲申正月文炳偕永固召對中左門首請分封永定二王不果三月十八日中使捧詔諭文炳永固率健丁護駕而外城已陷文炳十九日投井永固已縱火焚公主樞自刎死當文炳與永固十八夜入見時上曰朕志決矣朕不能守社稷然能死社稷上哭文炳永固與左右皆伏地哭失聲次日遂有煤山之變清世祖順治十四年諭工部曰朕念明崇禎帝孜孜求

垣中補

聖

治身殉社稷若不急爲闢揚恐千載之下竟與失德亡國者同類並觀朕用是特製碑文一道以昭惻惻爾部即遵諭勒碑立崇禎帝陵前以垂不朽又於所謚懷宗端皇帝上加謚數字以揚盛美又嘗登上陵失聲而泣呼曰大哥大哥我與若皆有君無臣上爲後代所倦懷如此況其臣民乎

陳進士丹衷

崇禎癸未上元人

上疏毅宗欲調廣西土司兵以

勦流寇上喜授御史命持詔往及至留都識者皆言其不可遲疑不行及北都之變奉監國諭至揚州鄭進士元勳與丹衷同籍言於萬樞曹元吉天啟乙丑南昌人曰陳君自負奇男子受知先帝遲回故里半年未移一步微倖

國家淪喪以成其功名且云功成不受爵功不成而反受得無負其生平平責善朋友之道予不敢爲好友諱也元吉亦然之

工部尙書嚴震直後人至京欲爲震直請謚問以諸書所載遇惠宗雲南吞金死則齊東也時管少宗伯紹寧欲予謚而以建文降臣恐見尤輿論欲取歷代輿論久孚尙未補謚者數人爲震直掩疵子曰雖謚一震直而波及諸賢得與易名亦快事也因舉羅通永樂壬辰吉水人謚襄寧王世貞嘉靖丁未吉水人謚文憲顧養謙嘉靖乙丑通海人謚襄寧周新南寧人謚忠直况鍾東莞人謚肅惠王良建文庚辰榜眼吉水人謚端裕王三善萬縣人謚襄烈等以告疏已錄就矣因王閣學鐸不

垣中補

聖

悅世貞尼之而輟

三垣筆記中

三垣筆記下

明興化李清撰

弘光

北都變聞在籍錢宗伯謙益有迎潞王議揚州鄭進士元勳密語予子語里人解少司馬學龍曰禍從此始矣神宗四十八年德澤猶繫人心豈可舍孫立姪況應立者不立則誰不可立萬一左良玉扶楚鄭芝龍扶益各挾天子以令諸侯誰禁之者且潞王既立置福王於何地死之耶抑幽之耶是動天下之兵也不可時沈都諫肩培以此詢章都諫正宸正宸曰當光廟崇禎在青宮時則以光廟為國本當光廟與熹熹二廟皆絕時則

垣下

又以福藩為國本若謂潞可越福猶謂福可越光廟也於國本安居時草野聞立潞皆不平及王監國人心乃定首謁孝陵避御路自西門入祭告傾泣禮畢問懿文太子陵安在遂往瞻拜

高傑與平等既封伯袁督繼成入見奏曰封爵以功無

功而伯則有功者不勸跋扈而伯則跋扈者愈多上領

之歎曰事已成奈何忻城伯趙之龍奏曰臣昨過揚州

親見高傑與黃得功格鬪本輔臣士英萬麻己未引傑

過河宜令士英往輯繼成亦從史貴陽人上曰其如不肯去何

今史先生願去繼成曰皇上即位之初雖以恩澤收人

心尤當以紀綱肅下志大抵君德以英斷為用伏祈振

治精神申明法紀冬春間淮上未必無事臣等雖驚願

奉六龍為澶淵之行上頗有難色姜輔曰廣萬麻己未

言澶淵之行不是遠為此事却不可不時提此志上又

領之繼成又請榻前密奏曰左良玉雖無異圖所部多

降將非孝子順孫皇上初登大寶人心未免危疑意外

亦不可不防臣當星馳回信上允可繼成往問責閣臣

可法不當遽伯高傑士英不悅時人謂繼成言雖正然

使諸臣果以序迎則上何至書召四鎮士英與傑又何

得居功非錢謙益呂大器崇禎誤之而何

周輔延儒再召原任阮光祿大鉞萬麻己未迂之江干

情甚摯延儒慮逆案難翻問大鉞廢籍中誰為若知交

可用者大鉞舉原任宣府馬撫軍士英對時士英猶編

戍籍忽起鳳督茫然既知大鉞薦甚感故力薦於上諸

閣臣皆以為不可士英曰我自任之其冠帶來京一旨

即士英手票也

阮光祿大鉞陛見自陳江防要害娓娓可聽將退馬輔

士英申言大鉞冤陷十有數年欽定逆案署以贊導初

無指責大鉞自訴冤陷謂輔臣弘圖向同班行亦當知

之高輔弘圖言天啟年間崔魏亂政人知崔魏不知朝

廷人知富貴功名不知名教氣節先帝初政有欽定逆

案一書大鉞與焉臣亦知大鉞才可用但以逆案制自

先帝不敢擅改惟求下九卿科道公議則大鉞出亦自

光明上首肯曰會議良是士英曰滿朝大半東林一會議大鉞且不得用且有何不光明豈臣曾受大鉞賄耶望陛下獨斷弘圖曰光明非不受賄之謂且大鉞之用何藉通賄臣以會議請正為大鉞見用地非阻大鉞以不用也因請罷斥以謝不能附和之罪上慰留之

長洲許生員珍聞毅廟繼殉慟哭投水死于少參重慶

崇禎先濟南道以國變南歸與同鄉馮紳猶龍長洲人

貢生壽寧知縣飲猶龍力稱珍忠重慶曰不然若非憂貧則憂

病假此為名耳猶龍斥其言重慶幾與大闕眾解之乃

已

劉澤清初主立路議至是陛見欲自解免及詆東林與

垣下

三

江北黨誑言害己又言中興所倚全在政府舊用大帥

自應羣臣公推今用宰相亦須大帥參同退謁姜輔曰

廣曰廣微以先日聲氣諷澤清作色曰我先帝時為東

林所賣被彈無完膚不盡殺此輩不止曰廣默然越數

日疏糾呂大器雷縉祚薦張捷蕪湖人鄒之麟丁

探花武張孫振劉光斗天啟乙丑等

馬輔士英以薦阮光祿大鉞為中外攻甚忿大鉞亦語

人曰彼攻逆案吾作順案相對耳於是士英疏攻從逆

光時亨龔鼎孳周鍾崇禎癸丑等大鉞教也

寧南侯左良玉接監國詔書不肯拜袁督繼成貽書良

玉備道上倫序之順乃開讀如禮屬何內臣志孔黃直

指澍入賀寶窺伺朝廷動靜也澍陛見而數馬士英十大罪且言不宜垂涎綸扉棄皇陵入朝又得張獻忠偽官周文江銀八千兩題授參將罪可斬上曰若有此事先帝時何不糾舉然澍猶攻詆不休時志孔亦助澍詆士英兼言文江不法聲色俱厲司禮監韓贊周叱志孔使退將議處分士英恐失良玉心疏寬志孔竟釋之澍復連疏劾士英不報時有以澍此糾為正議者予言於喬侍御可聘曰以澍糾士英所謂以燕伐燕也鄭鄤不救舊輔文震孟耶護君子與攻小人同一借題耳無以澍為鄭續可聘是之

陳少宗伯盟天啟壬戌嘗赴閣請轉某翰林官姜輔曰

垣下

四

廣固言不可盟作色固爭曰廣亦厲色曰待年兄入相

自為之綸扉一席幾成聚訟

舊例六科侍班皆立御道側東西向而侍御則止糾儀

四員列御道對御座立于初入南都見臺省徑入殿內

列閣臣下又導駕科員皆面向退走不敢背向予初入

南都見導駕背走為正其誤而內員反嚙面向者行稽

羣呵之又百官見閣臣言事止立階上無入閣坐者今

則匡坐健談一時草率氣象殊可想見

馬輔士英方移病忽疏薦原任謝輔陞張少宰捷言二

臣清執無黨又非逆案宜以陞為吏部尚書帶閣銜捷

為吏部侍郎皆阮大鉞意也初士英以薦大鉞致中外

沸議意稍折一日閣中推詞臣缺言已故張庶常溥宗 辛未太 倉人 可惜士英曰我故人也死而哭之姜輔曰廣

笑曰公哭東林賢者亦東林耶士英曰子非昨東林者

東林拒子耳高輔弘圖復從史之頗有和解意及劉總

憲宗周萬麻辛丑 會稽人 疏自外至大鉞等宣言曰廣實使之

於是士英怒不可回而薦陞捷等之疏出矣或曰激宗

周上疏者在籍周儀曹鑣曰廣不知也然人終以宗周

疏為正

左少司馬懋第陳都督洪範北行命會同府部等官從

長酌議或言以兩淮為限高輔弘圖曰山東百二山河

決不可棄必不得已當界河間耳馬輔士英曰彼主尚

幼與皇上為叔姪可也人晒士英言

上召對北使左少司馬懋第以憂不入獨閣部九卿科

道與陳都督洪範馬阿少紹愉俱對上言及欵北紹愉

言先帝時曾命臣使北若欵成必無今日上問不成故

紹愉言使者更往則欵矣主欵者陳新甲以言官劾棄

市故輟上曰如此新甲應卹諸臣無應者獨陳翰林盟

朗應曰可上命卹卹並察處劾新甲者六垣合爭乃止

陳僕曹龍正既陞今任竟不赴因賦詩云京華歌舞新

南極野哭汝瀾舊帝星日閉門孰讀人服其高時姜給

諫應甲崇禎戊辰 金華人 李侍御模天啟乙丑 太倉人 見時事日非俱

堅辭不出

東平伯劉澤清請宥周輔延儒助餉賊銀疏時議不欲

在外武臣干與朝政故暫停不下欲令發自言路後久

無言者乃票發部覆

子崇禎時曾題頰國公傅友德宿州人 宋國公馮勝鳳陽人

贈諡為禮科徐都諫耀所格南渡後復疏請始贈友德

麗江王諡武靖勝寧陵王諡武莊陳給諫子龍崇禎丁丑 青浦

人言於子謂宜入功臣廟子復為題允忽一夕子稚兒

夢兩官人入謁呼童索茗甚急云是功臣廟來謝者一

軀長面赤一軀稍短面圓皆有喜色聳立以俟旦告子

子訝而詢之乃入廟日也後子得寧陵像於其家果長

而赤但未知麗江像如何蓋二百餘年之靈不昧而假

靈於牧人之夢若此二王入廟日歷冬至歲暮春分三

祭而國亡

祖宗法制多為牽制如卹典疏請下吏部選司核其銓

除功司核其功業封司題與贈廕祭葬題於禮部得請

以葬事移工部至與諡則詞臣擬二兼作諡議呈禮部

禮部又呈閣閣具揭請上御點下禮部外人罕見者南

渡後願宗伯錫時萬麻己未 崑山人 俱一手握定後雖各還職

掌惟擬諡不由詞臣請諡亦不藉閣揭止部疏題請而

已然部疏奉旨人得其見而開國殉難慘死三案累累

數百得以數月告竣者亦緣轉折少也但非祖宗其難

其慎之意恐滋洩濫

張少司農有譽江陵人先歷任漕儲道上召對時撫
寧侯朱國弼力爭漕運總兵不可罷有譽不與辨惟歷
陳漕事原委洞如指掌國弼一語不能對頰赤而已至
是以周司農堪廢天啟乙丑久不到任轉陞有譽為之
識者謂且啟阮大鍼等轉陞漸也勸有譽力辭不能從
于忠肅謙永樂辛丑子應天府尹冕無嗣徵人于嵩冒
稱謙族子得世杭州千戶奉祠後改世錦衣衛黃侍御
澍亦由徽籍移杭籍遂為嵩後之英謀求改伯徐冢宰
石麒等疏即澍草也子獨以為不可曰以忠肅功即公
侯之非濫而況於伯然非其後獨不見開國功臣廣德
侯華高和州卒無子納券墓中乎乃以加遠不可知之

垣下

七

族裔耶時陳中允之遴崇禎丁丑榜心黨之英又援安
卿伯張興壽州姪勇世襲例張都諫希夏崇禎戊辰折
之曰勇隨興有血戰功之英有此否議遂誅
馬輔士英與姜輔曰廣同詆上前曰廣曰皇上以親以
序當立若何功士英厲聲曰臣無功以爾輩欲立疎藩
絕意奉迎故成臣功耳時朱統鎮南昌以宗貢寓京
師遂疏糾曰廣疏不由通政司以他寶而入
願宗伯錫疇署銓日復諸言官起廢疏如金僉憲光宸
楊編修廷麟崇禎辛未詹侍御爾選崇禎辛未皆一時
名流他如徐侍御殿臣崇禎甲戌以年例胡大行麒生
崇禎戊辰胡秋曹江以部擬科員俱未蒙欽

點而概與賜環又如陸樞曹奮飛崇禎辛未以耳重久
廢為懷遠侯常胤緒開平薦而亦與起用又於復疏後
自薦馮侍御明玠天啟壬戌等數員一併題用尤非禮
若沈給諫迅已蒙毅宗環召獨不入啟事後闔門殉難
馬輔士英初亦有意為君子實廷臣激之走險當其出
劉入阮時賦詩曰蘇蕙才名千古絕陽臺歌舞世無多
若使同房不相妒也應快殺竇連波蓋以若蘭喻劉陽
臺喻阮也

垣下

八

而已
部起孫宣督晉戶部右侍郎命另推內旨也先二日內
傳王文選重至云欲換本既而止及推晉疏下已點復
挖補痕宛然聞阮大鍼語人曰我阻之也
內傳起陸阮大鍼兵部添設右侍郎從安遠侯柳祚昌
言也時馬輔士英謂大鍼冠帶已復且因薦叢議意稍
懈至是忽因祚昌薦傳陞今官說者謂李司禮承芳發
南都時因失勢無與交者獨大鍼杯酒慫勸意甚感此
番傳陞實係承芳士英不知也頗慚恨
陸給諫朗家居留都以例推留用人疑其重賄內臣得
之若徐太宰石麒所云奉差督餉挾妓飲西湖則風聞

誤也石麒麟通內被留亦疏詆石麒麟巧織賊款并
及章都諫正宸以正宸書劾名於掌示石麒麟故例轉也
卒得留先是江陰李令哲崇禎庚辰未入都有妾弟主內臣
田成家不告令哲託為求吏部致公言於朝稱敝門生
又有中城兵馬司朱陽先以郭寺丞維經天啟之丑薦得
與考選又託內臣孫元德為求御史故石麒麟以此詆朗
陸給諫朗留後復疏糾徐冢宰石麒麟有不可寬斧鉞之
誅一語時熊給諫汝霖崇禎辛未素敢言朗同籍同官
也以差行陳中朝敝政甚悉一日朗饒汝霖於家適科
鈔至朗一讀一擊節及讀至一官外遷輒皆當事為可
殺二語相視默然旁觀者笑之

垣下

九

徐冢宰石麒麟糾陸給諫朗侵及內臣及子告閣臣知
內臣恨之擬旨甚峻上曰冢臣猶冢子也當以優禮遣
耳遂得溫旨歸

文正一謚舊不謚死節者倪宗伯元璐弟與子書曰曾
子云得正而斃孟子亦云順受其正何必不謚死節者
以謚先兄可乎予言於管少宗伯紹寧以為然遂與劉
中允理順俱謚文正方侍講孝孺洪武徵辟寧海人謚文正倣
此亦以先有正學先生稱也

建文諸臣贈官皆予與張儀曹采崇禎戊辰太倉人所定采議
贈魏國公徐輝祖王爵予以光山擬采撫掌稱快華銓
曹允誠天啟壬戌無錫人慎重王封乃改贈太師時金川門卒

龔詡獨未得謚采以為恨予言之管少宗伯紹寧紹寧
謂不便續請予曰卓忠貞名敬洪武戊辰榜眼瑞安人以私謚作公
謚採輿論耳今詡私謚安節但須吏部贈官時援忠貞
例題作公謚可矣采請於允誠遂得謚又靖難諸臣予
謚幾百餘人皆紹寧所定或疑此案太濫宜稍裁予曰
若自我輩手定當少為貴耳既子復奪可施之諸忠耶
且此案鬱勃已久與其靳也寧益遂止

垣下

十

耀成於弘光時管少宗伯紹寧耀與紹寧皆寡學然耀
恥下問每與言三案堅執不行獨紹寧虛懷初欲以謚
建文諸忠一案託予擬稿予以各有司者力辭及謚此
案後聞人議其稍濫遂親過子寓以謚開國及慘死兩
案懇予擬稿予嘉而允之後謚惠宗諸子弟亦然皆得
報可視耀度量真天淵也

開國慘死二案人少題覆較易惟建文諸忠一案多至
數百禮吏二部艱於繕寫故久閣子時為工垣都諫力
言修祠是某職掌移文屢促之且言於二部諸司官始
題允祠猶未及修予以陞任奉差而國旋亡矣若稍遲
之便成諸忠一大缺典

姜輔曰廣力爭阮大鍼不可用與張九齡先見何異但疏內歷暴毅宗用人行政諸失則過人臣以身殉國尤當因其大節諱其宿過況人主乎

上之得立實由四鎮然當日欲舍上立潞王者乃姜輔曰廣呂少司馬大器與錢宗伯謙益等也若倣英宗正統順罪援立外藩事加以王文永樂辛丑等之戮諸臣何以自免乃上不惟不加譴責且加擢用其大度亦不可

及上寬仁卽位後從不追咎異議一日馬輔士英言及立潞王事上曰朕叔父立亦其分耳

黃儀曹端伯崇禎戊辰考選時初擬授科以生平喜釋新城人

垣下

十一

中用二釋語故得部後卒死難

章奏外官由通政司京官則由皇極門實封奏聞文書房內員收之例無副本九月間新考選科道內員忽索副本云恐內中有言及馬相公與我內員者後爲前輩臺省執不與己之然亦足知內臣權臣之橫矣

宣城人劉振著書甚富經年斫斫子見其所著國史雖筆非高健然已有成書又振嘗言東林所持挺擊紅丸移宮三案皆非彼三朝要典之假借當非其所借之人不宜非其所借之言又言劉學士三吾洪武徵辟因諫文太子薨太祖欲立燕王以置秦晉二王於何地對故惠宗得立今惠宗旣上廟諡三吾亦宜諡言頗可採

管少宗伯紹寧諡建文諸忠皆準殉國忠紀周儀曹鑣所纂也內左僉都御史司中不屈成祖命以鐵帚掃其肉死最烈殉國忠紀內遺此一事遂不得贈諡

世廟時革諸戚臣世襲爵止其身至是皇太后弟鄒存義封大興伯子世襲非制也人無知者

郭侍御貞一崇禎庚辰考選時以俸未及瓜擬部旨改

道人疑馬輔士英有力後糾劉納言應賓萬曆癸丑犯士英所暱被謫人始服其正貞一謫後以辨疏上內臣以爲謫官疏應從通政司入宗納言敦一崇禎辛未以爲故侍御仍應從皇極門入疏遂不得上貞一首糾從

關諸臣後降北仍爲御史

垣下

十二

往例閣中票擬必請裁首輔故鮮矛盾馬輔士英爲首相終不曉此制如諸舊臣子孫紛請贈諡王輔鐸以爲杜其廕則自絕故多駁乃士英又票允如北都公侯先降闕賊見殺者俱請卹懷寧侯孫惟藩天順時都督孫子請卹不許乃以同降同死之新建伯王先通又同日批卹甚至贈成國公朱純臣永樂間都督朱王爵比之張輔英國公殊駭聽聞一廕而允駁殊一贈而子奪迴其顛謬乃爾

弘光元年正月朔上退朝諸寺人設宴爲上慶賀在某宮值天晦上意不懌諸闕競趨下堂除窗格上曰不必除朕此處坐不久諸闕失色聞之政府皆駭爲不祥後

果驗

顧宗伯錫疇署銓開單坐缺批送王選司重重概不從以手書與亦不答錫疇怒疏糾之咸謂曲在錫疇吏科章都諫正宸疏留重然猶密語予曰吾疏中不敢許者清耳子問故曰渠先任北都銓曹時素有物議後重卒以正宸有異言告病去

阮司馬大鍼自受事以來凡察處降補各員賄足則用嘗語沈都諫盾培曰國家何患無財卽如撫按糾薦一事非賄免卽賄求半飽私橐耳但命納銀若干於官欲糾者免糾欲薦者予薦推而廣之公帑充矣又云某人求監紀初饋金五百不納再贈千金亦不納直至二千

垣下

十三

用以充餉又語人云考選某某以二千金相送推之不去往我居省垣時兩人各送一卮皆白物耳今則黃爵二進或二對不納不已無恥孰甚意若輩無恥固應厭薄然身實爲貪作此鄙夷奸狠出人意表

管少宗伯紹寧署禮部初擬謚孔輔貞運文恪文恭奉旨有旣無瑕德亦無表見等語不允至是紹寧忽改擬文忠貞運爲相醕謹無短長且以天年終何云義憤因駁加美伊子黃緣力也前二謚當

往時南糧南餉以給官俸軍糧常苦壓欠不給上卽位後楚鎮及四鎮劉澤清劉良佐高傑黃得功頻以匱告而司兵惟務姑息不知汰無用核虛名楚鎮兵五萬餘需銀一百八

萬四鎮兵各三萬需餉二百四十萬本色一百萬五鎮不足恃且還爲我虞居重馭輕有京營六萬需餉一百二十萬鎮上游控江北復有江督安撫蕪撫文武操江鄭鴻逵鄭彩黃斌卿黃蜚卜從善等八鎮共兵十二萬計餉二百四十萬合之七百餘萬而川楚東豫督撫鎮不與焉然而監紀多鎮撫所題以備使令且皆齷齪下流敢有核虛冒一議汰練乎借警咆哮甚而截劫乃大司農綜計所入止六百萬關樞俱在焉而七百萬外有俸祿國用之增六百萬內有水旱災傷之減太倉旣無宿儲內帑涸無可發漕糧改折此盈彼詘至利臣言利當軸以爲奇謀力主童生納銀沿海開洋之說暗嗚叱

垣下

十四

咤力詆人爲迂腐而決行之所入幾何而珠池一內臣屯洋兩撫臣數道臣及中軍取用不可勝計其供饋役使所糜尤不貲於兵餉所濟幾何

自燕京定鼎南都宮闕墜而不新衙宇亦日從凋落而外解錢糧率急大農而緩水衡上嗣立金陵百役並作部庫如洗不得不開事例副貢納貢已恐後來壅仕途中秘減銀納者屬至縑衣大扇招搖道途至後府部首領郎官寄徑也二千金卽得之待詔清華府判民牧一千金卽得之光祿之署設官數倍有官有俸不免陰償迨大工旣畢中外執例關請嘗閱司空割放從工垣挂號者軍火器械十不及一而內員之請討十居六七衙

宇之修葺十有三如銀作局工匠千名日給工食銀一錢二分每月支銀三千六百兩工食如此所打造金銀又當如何錦衣監房修造至價銀一千五百兩光祿寺廚房至八百兩獨無可節可緩乎其餘監局靴帽冬至獸炭至銀二千種種皆援全盛舊制泥沙之用終為名器之隘耳後府判為銓部執停府部首領待詔盡改中書然不免為失大信而愚小民矣

婚禮錢糧出戶工二部合京兆共措至二萬餘內府執言不足禮冠需猫睛祖母祿又重二錢珠及重一錢五分者數百粒又一錢及五分珠千粒監臣商人估價數十萬司空工垣言之俱不允後司徒司空京兆公疏

垣下

五

會計目前所入止六百二十萬養軍所出至七百餘萬通計每年正項缺一百五十萬乞上減定冠價得旨定為三萬所減不啻十之九

京師選淑女人疑為宮嬪競規避後知備后選方競出五城每城不下百人命監臣彙選乘輿魚貫金彩紅紫奪目初得之人言一黃氏為冠入內以失投推算人一刺作崇退出再選內豎坐名索馬中書女聞此女色藝雙絕選時故欵其頸作斷尾犧雞亦不入選

彭樞曹遇颺

崇禎癸未沂州人

以內傳忽改授御史巡按浙江

除授不自銓部題差不必總憲馬輔士英所為欲布心腹以箝路王也或曰遇颺通內徑取上傳耳遇颺既得

旨凡浙紳謁賀銀幣悉納足跡未離國門筐篋燦然矣王齊撫熒王東撫濛萬麻丁未益都人辭朝後皆懼怯不行觀望淮上雖疏糾旨催充耳而已予言於馬輔士英謂國法宜振士英但曰人言我憤憤後人當思我憤憤

北使左少司馬懋第等之遣也書稱大皇帝致書北國可汗又賜吳薊國三桂及陷北諸臣詔諭通和意懋第將行予以同籍至交與深語問使指若何以不屈對予曰成事貴於死事君不聞富鄭公對遼使語乎昔北使時方卧病車中聞北詔至即起拜凡以圖成事也時予以今日之事自立為貴所以通款為緩兵計耳不用詔用書以敵國待若至彼國時以代先皇帝復仇為辭

垣下

六

廷謝之待其情意漸洽方與議欵若驕蹇不從則罵敵而死未晚也言未竟懋第慨然曰彼吾屬夷非遂與宋比雖富鄭公膝亦不可屈予服其理正遂不竟所言至燕京議見攝政禮同行總兵陳洪範等皆言欲全國以全身必屈膝乃可獨兵部司務陳用極曰吾輩千秋氣節皆係於此何言屈膝懋第亦以勅書內有不屈膝即為不辱命語故持初議甚堅而洪範畏禍且潛通攝政左右故獨得南旋懋第等已遣復追還改館太醫院題其院門曰生為大明忠臣死為大明忠魂後有續議遣使者上曰我往彼拒祇取辱焉但國內治可矣然空言無益也

左少司馬懋第等北使為犒師為祭山陵訪東宮二王
踪跡其奏據探官探視先帝梓宮以三十六人周后以
十六人昇至田貴妃墳上民贖錢四十千開隧道安厝
此山林局也東宮二王鈔有北示云有一男子自稱太
子至周奎家入見公主主為先帝手砍折臂未死也此
人掩面哭公主不相識奎入奏令侍書朱國詔等及為
太子醫癰內官等辨認皆以為非惟一管池內監三武
侍衛武臣以為是及見袁貴妃貴妃云太子有四虎牙
牙根甚黑今無此非也發刑部審因欲置偽太子死恐
真太子藏匿故留之令父兄出首此東宮之局也二王
杳然後陳洪範歸言皆為闖殺亦未確

垣下

七

忻城伯趙之龍有疏薦逆案陳常少爾翼萬曆丙辰戶
山陰人
科吳給諫崇禎丁丑
長洲人時移署吏科鈔參其非之龍怒
疏爭之然張太宰捷不顧也仍奏起用爾翼時楊納言
維垣萬曆丙辰
文登人山逆案雪然不欲多雪每語人曰若不
應雪而雪則雪者不光故爾翼雖題用終不登啟事
蔣侍御拱宸先帝時疏侵劉東平澤清澤清遣人刺之
遂以不遇免至是復官澤清出不遜語故獨不登啟事
鎮臣之能奪權臣柄如此又先任宋少司農之普曾薦
錢宗伯謙益等翼取容門戶復為章都諫正宸厭薄鈔
參之至是黃綠張侍御孫振黃侍御耳鼎疏薦求起用
亦以見惡澤清後仕北為戶部主政忽堂忽屬又澤

清惡得其正者

解司寇學龍再以從逆六案上兼請停刑蓋為光時亨
與周鍾緩須與死也恐馬輔士英不悅或再駁適士英
援例乞罷方註籍學龍不過止過王輔鐸密商疏上批
允有詳慎平允褒迨士英見揭則旨已下矣疑學龍欺
己會訊信大悲獄阮少司馬大鍼與張太宰捷怒楊銀
臺維垣等言早晚當有疏學龍遂移病初大鍼入士英
幕多微服小與每學龍以和衷語進大鍼輒屬垣聽乘
機中之有以也

垣下

六

阮少司馬大鍼語人云皇上早朝宴罷何云溺聲色乃
門戶諸奸以此誣讒君德耳又張侍御孫振云皇上御
諱為十八所云十八孩兒與胡戰者非讖乎此萬年祚
也其相率蒙飾類是御名由崧
阮少司馬大鍼意氣軒驚侵撓銓政其門如市馬輔士英
稍和然亦以銓部為奇貨或有未經考授徑補推知者
或有曾經補官合入大選而入急選以便掣缺者重以
劉文選應賓賈官鬻爵恃二人為牆壁張太宰捷畫題
而已或夜榜大鍼門日闖賊無門正馬橫行天下元凶
有耳一兀直犯神京又為對日闖用牛明用馬兩般禽
獸清用銓明用鍼一塊金錢其為人惡若此
阮少司馬大鍼為都諫時與魏都諫大中萬曆丙辰嘉
善人諡忠節
以吏部一缺相迆然大鍼資俸居先迨之去者過章都

諫正宸嘗言之至魏忠賢殺大中謂為大鉞陰行贊導者亦深文也但一出而悍傲貪橫鋤正引邪六十老翁復何所求而若敖已餒何不覓千秋名乃遺萬年臭讀恢復防江二疏良為惋惜若張太宰捷居官清幹居家孝友尤不當抑及為冢宰追怨東林刺骨且以諸勳臣及士英大鉞薦已一切推陞悉聽頭指又起用張侍御孫振袁侍御引勳萬麻已未以亂國是若非一死不免鮮終

崇禎癸未歲左帥良玉憚賊勢鴟張託言餉不足將就糧南畿阮司馬大鉞時猶為民以招其年姪侯生方域與交不赴素恨之遂言方域與良玉善將內應方域貽

垣下

五

書謂之內云執事伎機一動長伏草莽則已萬一得志必至殺盡天下以酬其宿所不快至是乃驗

吳學士偉業以奉差行與阮戎政大鉞別大鉞曰上仁柔主一切生殺子奪惟子與數公為政耳歸語聲氣諸君猿鶴夢穩定不起同文之獄也又曰周鍾光時亭自有公論周鍾無死法惟雷續祚當正大法耳其橫恣如此

王選司重既與徐太宰石麒相繼去以張太宰捷代捷雖有守勳臣柄臣中人要人挾恩勢為請託更承以委靡多欲之劉選司應賓陶浙監司盡行變置一應人託一飽已欲初尚價廉漸之湧貴如閩中一道一農部以

七白金倖得之命甫下而丁艱一候補監司即以李元功力用千五百金得之命下三日暴亡京邸不三日一人又以二千金轉補價日增而取如券如此以後凡係道缺價率三千金缺美更增遂無復公道至於卑秩推陞截選非官覓利即吏受財又臺省公疏云計典廢錮斷不容推用以遵祖制明旨方允而察處閑住各外官或補或陞中人敢為請託銓部敢於違制應賓竟得美轉不數月自常少而掌銀臺郭侍御貞一抗疏糾之反謫朝政如是何得不亂

劉選郎應賓狼籍每以關說籠絡言官欲箝其口子醜之絕不往見應賓心疑一日遇子於張都諫希夏座問

垣下

三

曰不見數月矣予曰言官多見則苦銓部公欲自求苦耶應賓默然

子以謁客過阮司馬大鉞門見一司閽者問曰主人在否閽者對曰若主人在車馬闐咽矣如此寂寂耶子為一款

韓贊周以守備首翌戴掌司禮而從龍則有屈尚忠田承來自流離甚貧故好賄且多妄動而自北來者亦皆窘甚競乞差討缺非營催錢糧則開缺厥往有乞三考缺者至此竟開單送選司云某人乞與考選某人乞與某府某人乞與某道雖一時哄然徐冢卿石麒去而此輩益張當軸更與之比贊周云我未見閽臣與內臣

稱雁行飲酒者可歎也

吏部起原任唐總憲世濟萬曆戊戌烏程人原官管左都御史

事李總憲沾崇禎戊辰華亭人方現任忽起一先任者為逐沾

地也時掌道張御史孫振貪橫目無堂官文移直達吏

部或勸沾疏糾以一去爭之於名高沾不能從

舊例現任加銜陞任即停張侍御孫振加僕少復援登

極恩例以三品服供奉至是矇封二代功司無敢駁者

王輔鐸當高美共事時持內傳與厥衛甚力又力言蔡

奕琛萬曆丙辰德清人張捷等不可用每指其文集語諸同志

曰吾錚錚自樹則此集傳否則覆瓿耳誓不學周溫輩

以貪奸貽唾也及奕琛等秉權意稍折至是以票擬從

垣下

三

逆為公疏暗摘劉侍御光斗又昌言攻之不得已一日

三往兼調停於內方留中至是宣諭入閣

王輔鐸工於詩然票擬非長擬旨或四字止曰煩聒可

厭或單句止曰入監者何其太多何侍御綸崇禎丁丑英山人

疏陳文體票有鬼語四六不雅不奇一味漢人胡語等

句皆笑柄也一日票外廷諸疏皆爾之姜輔曰廣從容

言曰外人以爾同內臣呼如何鐸大怒曰書言爾有嘉

謨嘉猷入告爾后亦內臣耶是日諸疏票爾者不絕他

類此

舊例銓曹一缺必用部屬及推知之無議者自武樞曹

備崇禎丁丑蘭陽人以謫處舊令陪推反蒙欽點而此例遂破

同鄉王輔鐸始也若能樞曹人霖崇禎丁丑進賢人以察處舊

令點尤異

王輔鐸初入閣為誓文告關聖守頗介然其後稍稍易

也喜作詩文中多奇字每客過則出而讀之且讀且解

設宴無倦色間或解膊揮豪字作龍蛇狀雖兒童輿卒

請之欣欣也與後進札輒自稱弟為劉東平澤清作序

呼其母為老伯母人謂謙而失體

吏部尚書缺馬輔士英欲用張司馬國維以國維和易

且為劉總憲宗周糾也阮少司馬大鍼以國維為給諫

時所薦所糾皆與聲氣合故欲用張少宰捷內傳忽出

士英撫牀驚愕自此始憚大鍼矣子時與張都諫希夏

垣下

三

在坐捷雖喜猶顧予兩人曰此某朝某人例意殊不安

也

誠意伯劉孔昭等思欲入閣且援國初徐中山王為中

書右丞相例不知此帶銜如唐郭汾陽兼同平章事非

實任也後以輿論不許馬輔士英亦不欲入相之謀始

折

袁侍御弘勳疏糾三案為已故王之宋萬曆辛丑朝邑人孫慎

行楊漣左光斗現存吳姓鄭三俊等欲勅部院正罪餘

附和諸人一併勅議得旨事屬已往且經大赦不必追

論時馬輔士英富貴已極惟包攬交結思永固福祿而

已貪庸誤國不殺人者士英也貪奸誤國又思殺人者

阮大鍼也

沈侍御宸荃崇禎庚辰 慈谿人以大行考選鄉人愛之者曰馬

相君方收俊又為用請以千金贖宸荃作色拒之已是人復至云不必金但微服投一門生刺立千金券可也

宸荃曰空言恐不足取信微服相見恐累相君且始以

賄進相公亦安用此離礙人為已赴考得臺初疏為閣

臣側目復見忤同鄉及掌道不六月外轉外轉疏將上

其書辦童姓者曰部疏上惟內閣可挽願代措千金但

乞發一門生帖耳宸荃曰若用書辦千金我將為書辦

用且向不肯作門下士今有急相投彼豈相信遂得外

彭侍御遇履以倖進且濫醫官爵縱兵激變僉謂年例

垣下

當用遇履或陳侍御潛夫錢塘 舉人不則王侍御孫蕃迺遇

履為馬輔士英所庇潛夫孫蕃欲重處遂議用游侍御

有倫崇禎庚辰 慈谿人賀侍御登選崇禎甲戌 鄱陽人有倫屢疏忤時

登選則與黃侍御耳鼎糾薦相左者經數日又易有倫

以高侍御允茲崇禎甲戌 利津人臨開送銓部則又以沈侍御

宸荃易登選宸荃居鄉遇廢籍袁侍御弘勳薄弘勳以

為不同道當處而掌道張侍御孫振又憎其疏有黨邪

醜正四字故外

張侍御孫振嗜賄某侍御面乞某差屈二指孫振以為

二千開顏諾之次日以二百金至忽莊谷大言曰若賄

差當糾某侍御失色退

沈侍御宸荃例轉喬侍御可聘過慰之曰目今所忌而

欲除者仇怨也次異己次中立次將及調停但須考察

時作一網空此後似併歸一路矣然畢竟自相蹄鬻又

一闕散耳時東林現任已同抱蔓惟在籍未處故張掌

道孫振請以改元察雖京察有期不及待也孫振堅握

河南道印欲俟京察方遷劉侍御光斗袁侍御弘勳以

資深不得皆恨故可聘及之

沈常少肩培論祭周藩歸浙邀友陸雲龍錢塘 同行雲

龍曰公在北以使事出都不半月變作今又行矣時事

如何肩培曰君以為何如雲龍曰似乎要敗肩培曰還

似等不得要敗時蔡少宰奕琛起用子詭肩培曰同鄉

垣下

至僉院入掌矣肩培曰弟今日上策當循序遷一冷曹

耳僉院豈可為耶不為用則速敗為用則敗稍緩然名

位俱失予即不能出上策何至出下

喬侍御可聘掌河南道有同鄉門生以一盃醵號進三

往皆却吏垣章都諫正宸尤峻一同鄉託沈常少肩培

轉致書札肩培笑云老虎頭上敢抓癢耶又曰他人怒

時可畏惟章格庵笑時亦可畏一時掌科掌道清操稟

稟

闕偽防禦使武懷崇禎癸未 涇縣人至徐張示謂自為字成為

丞避李自成諱也郭僉憲維經先為廷尉時以刑部未

解審止送招畫題遂題請故動色疏爭駁懷不宜死蓋

未見此示也時鄒少京兆之麟誕僉憲缺峻保國公朱國弼糾其庇逆遂以此去

楊納言維垣巡按河南時以祥符季邑侯寓庸天啟壬戌泰興人

首薦故此番又列名薦疏與虞給諫廷陛萬曆丙辰嘉興人

等並列後吏部復疏以廷陛等復原官而寓庸不得復

銓部止云候服闋起任煩劇蓋因言官前以貪糾故難

之也時寓庸守制聞報即解衰經易烏紗帽圓領角帶

與親友宴旬餘

傳給諫萬曆癸丑臨川人當天啟時連疏糾左僉憲光斗魏

都諫大中等誠過然狎邪之汪文言自宜糾解給諫學

龍曾為予言一時頗稱快後因糾魏忠賢服闋後終璫

垣下

三五

世不出乃以殺光斗等為樞贊導者亦過張太宰捷屢稱其枉然不起亦不雪或曰崇禎時先經楊納言維垣疏謫意不許也

僧大悲屢經會訊語言顛謬有潞王施恩百姓人人服

之該與他作正位等語幾構大禍上召對閣臣於內殿

皆請包荒以安反側獨張侍御孫振審詞有大悲本是

神棍故作瘋僧若有主持線索又云豈是黎邱之鬼或

為專諸之雄語多挑激時孫振與阮戎政大鉞欲研諸

異已有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七十二菩薩之說非上寬

仁大獄與矣聞馬輔士英亦不欲故止誅大悲

蔡輔奕琛自是才人其入相杜銅臭入部院詞林杜納

貢選教職罷冒監職方禁部劄參遊守把為害地方嚴

核請乞及銓選之偽冒者又嚴束金吾不許添役收受

詞狀亦有一番釐振惜腹心已潰支吾何補且大節已

喪不足錄也

陳侍御丹衷巡按湖廣未行時丹衷與馬輔士英密周

儀曹鑣繫獄託丹衷致書幣求解未投被厥役緝獲故

例轉長沙知府

許定國欲圖高傑多選諸妓以二妓糜傑一兵又選四

豔妓侍傑及中夜伏兵發一兵已為二妓所擊故敗

福建郭文宗之奇崇禎戊辰海州人以庶常散館儀部轉今官

王輔鐸素與之奇善因陸直指清源崇禎甲戌平湖人疏薦徑

垣下

三五

批還翰林且超擢舊例所無也尋以張撫軍肯堂有言復調外忽內忽外有同兒戲

舊例言官賜環必需建言由京察得者三人戴給諫英

崇禎甲戌以房師薛輔國觀累既例轉復祭處不謹賜

環後糾韓翰林四維崇禎辛未嵩縣人從逆不應復官又糾王

濟撫樊王東撫濼不赴任頗鑿鑿吳給諫希哲以察降

賜環後氣稍平言不欲為己甚惟楊給諫兆升天啟壬戌武進人

以醇謹稱

或構予於張太宰捷謂將峻吳給諫迺利之子聞而笑

曰予生平從不為此昔作刑垣時被謫有同郡徐都諫

羅僕語人曰我主居言路久每後進有言必過商獨李

不然知有今日久矣又喬侍御可聘以稱莫逆然亦不相商嘗語之曰吾所言平則無可商若懇則內斷耳脫與知己相商將令我卑之愛官中之愛身抑高之愛君父乎生平不受人教乃教人耶構者為慚阻

舊例六科抄參皆於部復時入疏中上聞然用人行政大事則以疏爭鈔參其瑣務耳張都諫希夏時為吏科獨以鈔參為常如戴給諫英等皆察處不宜與建言同環召又陳都諫爾翼薦崔呈秀為本兵不宜以逆案錄用皆不具疏爭止以鈔參結局又已隱其名而以移署吏科之吳給諫適當其咎皆巧卸也適下獄胎此

甲申十二月間高鴻臚夢箕河間僕穆虎自北而南中

垣下

三七

途遇一稚子挾與偕薄暮解內衣燦然龍也虎驚詢謬云我王子既益狎乃易語太子行抵京師望孝陵輒伏地哭夢箕初猶疑留與深語每言及先帝先后則長號又問闖賊入宮何以呼爾稚子涕淚交下故作羞恨狀曰兒我間媿媿宮中事夢箕無以辨也乃始信之初欲疏聞繼謂此先帝肩出恐不免密送杭州宅內稚子至益驕每酣飲則狂呼間大言謂步夢箕姪不能進禁也懼書達夢箕亦懼命載送金華之浦江然外人已噴噴矣不得已於正月疏聞上亟遣內臣馮朝進迫同至紹興方及命府部大小九卿科道舊日東宮講讀等官前去辨驗時諸講官劉中允正宗崇禎戊辰李司業景

謙皆云太子眉長於目而北使左少司馬懋第密疏至亦云北有一太子不知真偽詢西宮袁妃妃曰太子有虎牙足下有痣至是驗之無一合繼問講讀何所則誤指端敬殿為文華殿問講讀先後則誤以先讀為先講問講讀既完所寫何字則以孝經為詩句問字寫幾行則誤以描摹十大字自寫小字於旁為全寫又問當日講讀曾問難數次尙記憶幾何曰不記又問講案上何物曰不知雖正宗景濂亦不識也已戴給諫英前問以崇禎十六年曾廷鞠吳昌時攜皇太子於中左門何事何語又問嘉定伯何姓名亦不能對時眾猶無言惟閣臣鐸大言曰假遂退未幾李總憲沾同數人升階始

垣下

三六

踞地乞憐自云王昺孫之明非太子為穆虎所教手書付沾遂據實奏聞午後上召對論曰朕念先帝身殉社稷言出淚落連拭不成語繼乃曰朕今日側耳宮中惟望卿等奏至若果真即迎入大內仍為皇太子誰知又不是慨傷久之王之明再訊張侍御孫振命搜穆虎衣得高夢箕姪高成家書內有二月三月往闕往楚等語時之明與夢箕未到而穆虎又堅云不解問之乃新自杭郡至猝被執猶未授夢箕書也遂奏覆至是乃命各官鞫之明等於廷官民俱得入視甫訊黃得功提塘前忽出所刊疏有先帝子即皇上子若速處治恐東宮諸臣即識認亦不

敢出頭取禍於是旁觀益疑時得功疏猶未上也

王之明三訊三御史登大理寺堂安聖旨於中三法司與錦衣衛皆側坐御史坐稍後前此未有也指揮皆由張侍御孫振李總憲沾雖堂官亦唯唯而已夢箕等既到咸以甘言誘之明以嚴刑加虎然明旨所云二月三月所成何局往闕往楚欲幹何事并主使附從實繁有徒數語皆抵死不供也先是夢箕曾為史閣部可法買硝黃人疑欲阱可法至是夢箕無所及惟口許之明仰天歎曰我為無賴子所愚耳然一念癡忠天地可鑒也法官無如之何乃以提高成等請

王之明四訊時高成已自杭郡解至復嚴刑鞠所言聞

垣下

三五

楚含糊而已同奏命再訊夢箕惟請死是日夢箕與之明始刑張侍御孫振等持闕楚語甚堅獨葛廷尉寅亮萬麻辛丑密言曰公等度朝廷兵力能聲左良玉鄭芝龍之罪而制其死命乎若其供也含忍則無法搜剔則激變耳孫振等始微悟言之士英自此不復究矣初高司寇倬天啟乙丑擬稿必請正寺院三御史亦往而孫振縱筆塗抹手自為稿入告皆其所擬也

童氏自河南至謬云帝元如劉良佐令妻往迎叩其顛末云年三十六歲十七歲入宮冊封為曹內監時有東宮黃氏西宮李氏李生子玉哥寇亂不知所在氏於崇禎十四年生一子曰金哥嘴臂為記今在甯家庄語甚

鑿鑿妻信之踞拜如見后良佐素憚妻聞之亦信童氏

由此愈驕凡所經郡邑或有司供饋稍畧輒詈擻桌於地間有望塵道左者輒揭簾露半面大言曰免聞者駭笑至京上以為厲命送鎮撫司鞫初猶云真及刑拷乃云周王如誤聞周王作帝故錯認耳說者謂不訊之禁內而拷之獄中非禮也童氏將至馬輔士英具揭帖請於上言皇上元良未建奸黨宗藩尙懷覲覲若此信果真當先迎童氏歸宮密令河南撫按設法迎致皇子以消奸宄若謂童氏流離失散不便母儀天下則當置之別宮撫育皇子昔漢高祖開基英主也呂后為項羽所獲置軍中者數年唐德宗母為亂兵所掠終身訪求

垣下

三

不得朱高宗母韋氏后邢氏皆為金擄韋終迎歸邢亦遙加后號古帝王遭時不造如此等事多矣況童氏寄居外家又何嫌焉疏成以從龍諸臣皆云詐偽且潛邸宮人無生子者遂止至是復刊其疏欲自明然人終不信也

王之明以偽太子至少司農何楷天啟壬戌同驗時見阮司馬大鍼等軒驚狀密語子曰若輩目無人主矣太子其懼而少戢乎猶清流幸也至是實見之明賈因疏請毀得功刊疏允之

上寬慈寡斷羣小相倚為奸流言喧民間故一聞太子至皆喜而二三民望言足徵信如高輔弘圖徐太宰石

麒麟總憲宗周輩又無立朝者故愈疑愈辨亦愈辨愈
疑上不得已發馬輔士英留中疏昭示臣民疏蓋初聞
太子至議保全者也然無信者

上以三月十九日忌辰祭先帝先后於奉先殿舉哀羣
臣皆祭太平門外以東宮二王附祭時羣臣多哭失聲
誠意伯劉孔昭哭畢昌言曰阻駕致先帝崩者光時亨
今霜露已移而視息猶存何以慰在天之恫言已又大
哭將散阮司馬大鍼始傳呼而至

姚學士希孟定慘死諸臣諡止及楊副憲輝萬麻丁未
忠烈而不及左僉憲光斗萬麻丁未又止及周銓曹順
昌萬麻癸丑魏都諫大中而不及繆翰林昌期萬麻

垣下

三

江陰人周給諫朝瑞萬麻丁未與周宗建袁化中萬
諡文貞進黃尊素李應昇四侍御其胸中似有優劣然
人諡忠毅楊左並稱何得獨遺而宗建以力伸王僉憲德完萬麻
廣文與大中相詆議本錚錚况連參客魏大中亦心折
所云上殿相爭如虎謂何而以此見遺若昌期此言可
斬一語詆葉輔向高萬麻癸未或過激而光斗於李選
侍以垂簾聽政相侵雖夏銓曹允彝崇禎丁丑亦病其
過自不能諱也

崇禎時言者屢為左僉憲光斗等請諡皆中格子亦言
之南渡後予復申其說時阮少司馬大鍼輩方用事嫉
楊左如仇黃侍御尊素子宗羲等抵京將為父請諡見

時勢不可決計歸幸于前疏內慘死一案原合正德與
天啟並言故禮部復疏前列蔣欽數十人而後及光斗
輩當事者不疑一概批允於是光斗與周中丞起元萬
辛丑海澄繆翰林昌期周給諫朝瑞暨四侍御袁化中
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皆得諡而萬工曹燦萬麻丙辰
忠貞顧副憲大章萬麻丁未亦與即諸忠後人亦自謂
意外也

虞給諫廷陞當魏瑞方熾時有要典既明紛囂宜息一
疏挽救良苦且所糾乃孫司農居相萬麻壬辰而逆案
中誤謂糾趙太宰南星故徐家宰石麒麟夏銓曹允彝亦
為稱冤又呂司馬純如萬麻辛丑原無頌疏而逆案誤

垣下

三

以為頌或曰純如實有頌因霍戎政維華見瑞當敗為
削去之亦莫須有也一起一雪皆各有辭惟喬撫軍應
甲撫秦貪亦與復官公論非之
毅宗聞城破傳殊諭至閣命朱成國純臣總督內外諸
軍託以東宮會閣臣俱出遂留之案上然純臣不知也
已李自成入見之故純臣即日被殺至是忽命贈王比
之張輔說者謂伊子元臣南竄議處懼不得襲故欲崇
純臣以自為地也

近例撫軍皆陞亞卿間陞納言廷尉則稍抑之矣至是
應安程撫軍世昌崇禎辛未忽陞太常蓋因為民阮大
鍼先往謁世昌不親答而送刺故恨將重處世昌託大

鉞婿救解乃已名陞實抑之且為朱撫軍大典萬曆丙辰金華

李翰林明睿天啟壬戌南日人當闖逆入都會被夾後仕北為

禮部左侍郎其謚先帝懷宗端皇帝備十六字又謚周

后端皇后皆所擬也已以失儀削職遂泛海南歸疏中

所言逼勒入朝見小酋不拜幾被殺幸乘間逃歸者皆

飾詞也既抵南都與同志阮大鍼等酬飲城外數日竟

不入觀識者非之

垣下

北兵與流寇方相持河南忽於十七年十二月某日午

時有榮澤東南三十里郭村現大城一座樓梁門扇畢

具北兵望之亦驚駭踰二時方滅人以為中州鼎沸之

象

上命臺省開列從逆諸官予以候總督恂萬曆丙辰商邱人名

送部倪給諫嘉慶天啟壬戌江寧人以恂舊司屬婉解之子曰

昔為刑垣時渠方以司徒坐繫請者謂子寬刑數疏皆

為伊解免地故及於謫已賜環北上遇於途見其以奔

喪大臣衰經去體僕從皆鮮華故以當日不孝而疑今

日不忠也嘉慶默然

張太宰捷先為北少宰時曾薦逆案呂戎政純如為太

宰南垣將繼北垣後合疏攻之楊給諫兆升獨不從其

員復捷不聽每語人云我為吏科鈔參所苦此亦其一

也

袁江督繼成密遺何少司農楷倪給諫嘉慶等書言左

良玉雖無邪心左右骨鯁者少勢已成畸重寵濫不驕

賢者所難朝廷宜稍假督撫權示相維勢二人言之當

事漠然也至是因偽太子一案喧傳楚地有言薊國公

吳三桂送太子於史督輔可法可法又轉送興善寺者

有言上遣二監韓贊周盧九德往識認見即叩頭獨馬

輔士英往視以為偽者又有言舊講僚方翰林拱乾出

歎息聲幾得罪人遂不敢言者然可法實無此事而士

英則借諸臣視非獨視若拱乾又士英遺書阮大鍼自

蘇州召驗亦未以歎得罪也良玉聞之疑疏言此事未

可決於二左右應決於國人天下使太子不失王封

皇上不失至德羣臣不失忠蓋等語語頗正及再疏至

乃云束身赴闕代太子受罪雖錄訊詞以示疑自若也

適下錦衣衛刑鞠窮詰之楚之閩致中外競駭謂大獄

將起時革職黃澍留楚心銜士英而良玉諸部將又畏

闖逼遂力贊良玉借太子為名焚武昌東下

江督袁繼威聞賊南渡恐由岳犯沙則袁吉危乃以

鄧林奇郝效忠陳麟三將守九江自統副將汪碩畫李

士元等援袁吉已登舟矣聞左良玉反復旋九江移諸

將家眷入城繫兵心諸將列兵城外拒戰九江士民環

垣下

蘇州召驗亦未以歎得罪也良玉聞之疑疏言此事未

可決於二左右應決於國人天下使太子不失王封

皇上不失至德羣臣不失忠蓋等語語頗正及再疏至

乃云束身赴闕代太子受罪雖錄訊詞以示疑自若也

適下錦衣衛刑鞠窮詰之楚之閩致中外競駭謂大獄

將起時革職黃澍留楚心銜士英而良玉諸部將又畏

闖逼遂力贊良玉借太子為名焚武昌東下

江督袁繼威聞賊南渡恐由岳犯沙則袁吉危乃以

鄧林奇郝效忠陳麟三將守九江自統副將汪碩畫李

士元等援袁吉已登舟矣聞左良玉反復旋九江移諸

將家眷入城繫兵心諸將列兵城外拒戰九江士民環

集言眾寡十不及三激之禍不測不若俟良玉至論以理諸將亦請欲兵入守相機行繼成謂入城示弱不可乃逆弁郝效忠兵則已不待令隨家口先入矣良玉舟抵北岸書言願握手一別為皇太子死九江士民泣請繼成往晤紆一方難繼成曰寧南語雖順舉動與前殊往必墮計士民請益堅遂同監紀余有灝會良玉於舟中良玉言及太子下獄事大哭次日移舟南岸云欲請教繼成以良玉入城不便同各鎮以單騎往良玉袖出皇太子密諭劫諸將盟繼成正色曰密諭從何來先帝舊德不可忘今上新恩亦不可負良玉怒監紀余有灝陰躡繼成足曰再激事立變繼成遂不復言與良玉成

垣下

五

賓主禮而別約不破城繼成歸集諸將城樓灑泣曰兵諫非正晉陽之甲春秋所惡可同亂乎予已說寧南易檄為疏屯紮候旨矣時繼成方約諸將堅守而效忠先陰與良玉約部將張世勳又故與良玉部將張國柱善潛調其兵夜入城縱火撲一火復一火發世勳與效忠遂夜半劈門出諸將懼罪俱出城與良玉營台良玉兵溷入城殺掠九江人不能復辨識婦女財物俱席捲去繼成正冠帶將就死黃澍入署拜且泣曰寧南本無異圖公以死成其為亂大事去矣副將李士春密稟曰隱忍到前途王陽明之事可圖也繼成以為然出城面責良玉良玉疾方劇望城中火光大哭曰子負臨侯嘔血

數升是夜死祕不發喪共推良玉子夢庚為留後急移舟東

往例諸臣皆服不一色自毅宗即位始命專服立人為立北方色也陰盛不祥至是子言於諸輔謂宜仍國初服色為便諸輔譜而未行卒為北兵所滅

鳳陽皇陵未災時里坻遙見陵中二人一衣朱一衣青毆擊甚苦尋聞號泣不輟乃率數十人持杖入惟二犬跟踉走識者以為不祥

惠宗與孝愍皇后諡後又諡靖難諸臣咸謂大典備矣獨張儀曹采語子曰若獨不念惠宗弟若子乎封爵未復諡號猶懸如普於諸臣而斬於若主之弟若子猶缺

垣下

五

典也子復為疏請於是孝康三子之降為郡王者公主之降為郡主者與惠宗太子之未諡及少子文奎之為庶人者或復爵或補封皆子諡時太廟未建又奉先殿不設位子言於張奉常元始崇禎戊辰始以帝后附祭孝康陵諸子皆附二百餘年僅有此祭歷冬至歲暮春分三祭而國亡

易僉憲應目萬厯丁未素負輿望至是毫矣初抵郊外

載給諫英糾之不辨亦不辭竟抵任及轉少司空又為王給諫士鍊崇禎辛未所糾奉旨不必深求次日謝恩亦不辨人以為鳳德之衰

陳侍御以瑞萬厯己未當天啟時彈射多人至往逆案

尋亦削奪故得復時張侍御孫振掌道欲畀以瑞及喉
糾某某皆不應每對喬侍御可聘言追悔前過誓不爲
已甚孫振不悅遂不得掌道

錢宗伯謙益博覽羣書尤苦心史學當作開國功臣事
畧時聞子家有傳頌公三代廟碑三走書江北期必得
乃已又自言讀王弼州史料有定遠侯王弼賜死家至
籍見楚昭王行實之說卽馳書托某親知往楚府求昭
王行實至乃知弼州言非至是疏言留心國史三十餘
年請在家開局纂修上命在任料理謙益志也然以久
於門戶一老翁而詆東林薦逆案不知作史時何以措
豪後國亡史稿皆付絳雲樓一炬殊可惜也

垣下

應天府張教授丁乾崇禎辛未光山人罷職回中州遇流賊耳

鼻皆被割至是秉銓者憐其流寓補京官每入朝耳鼻
皆以木代觀者以爲不祥

寧南侯左良玉疏云臣提師在途恐百萬之眾發而難
收震驚宮闕且聲逆賊馬士英罪狀正告陛下自先帝
之變士英利災擅權事事爲難逆案先帝手定者士英
手翻之要典先帝手焚者士英復修之思宗改謚明示
先帝不足思罪一也國家提衡文武恃名器鼓舞人心
自賊臣柄國賣官鬻爵都門有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
走之謠如越其杰以貪罪遣戍不一年立陞部堂張孫
振以贓污絞犯不數月夤緣僕少袁弘勳與張道濬同

詔獄論罪者也借起廢徑復原官他如楊文驄西貴陽人

劉泌王燧黃鼎等或行同犬彘或罪等叛逆皆用之
當路罪二也閣臣司票擬政事歸六部至於兵柄不得
兼握士英已爲首輔用腹心阮大鍼爲添註尙書濟其
篡弒兩子梟獍又操重兵以爲呼應司馬昭復生於今
罪三也陛下選立中宮典禮攸關士英居爲奇貨先擇
其尤者以充下陳罪通於天而又私買歌女置阮大鍼
家希圖進選計亂中宮罪四也陛下卽位初恭儉仁恕
士英百計誑惑進優童豔色以損聖德每對人言惡則
歸君罪五也國家遭此大變須寬仁慈愛以收人心士
英自引用大鍼睚眦殺人如雷續祚周鑣等煖煉周內

垣下

株連蔓引尤其甚者借三案爲題將生平不快意之人
一網打盡令天下士民重足解體罪六也九重秘密豈
臣子所敢言士英遍布私人凡陛下一言一動無不窺
伺又募士竄伏皇城詭名禁軍以觀陛下動靜動曰廢
立由我罪七也今皇太子至授受分明士英大鍼一手
拏定抹殺的識認之方拱乾而信朋謀之劉正宗忍以
先帝已立七年之嗣君付諸幽囚凡有血氣皆欲寸磔
士英大鍼等以謝先帝此非臣私言諸將士之言亦天
下忠臣義士愚夫愚婦之公言也伏乞立肆市曹傳首
抒憤

子以奉差祭禹陵已領辭朝票聞左帥良玉反繳不行

曰無事享其榮有事避其難臣道乎會黃侍御耳鼎一僕自武昌至謬言良王未動訛傳耳喬侍御可聘以告予而馬輔士英聞之亦張筵賀誕朱衣填門予曰是不可留矣復領辭朝票先士英誕期一日行越二日破安慶報至北報亦旋至人生遭際亦有數耶

自馬阮秉政後諸臣日憂潞藩睥睨且以東林不忘擁戴借題芟翦子曰但移惠桂二藩於近畿以待皇太子之生若猶未生自有親藩在彼疎藩耳何睥睨亦何擁戴時皆然子言後命二王并安仁永明二郡王赴近畿居住以此會國亡不果

袁江督繼成與袁侍御弘勳屢疏爭三案左鎮良王亦

垣下

元

有疏助之人疑其相比故兩推刑戶侍郎將伺其入而阱焉上怒曰彼地需繼成耳此地何需繼成而一擬再擬皆不點用

袁江督繼成先為異己所忌不自安而吳應箕貴池張副榜

自烈皆知名士與繼成善應箕貽繼成書勸其求解劉擇清借援左良王安身以安朝廷獨自烈書爭之言從古未有端人善類賴權臣羽翼自全者此枉尺直尋之說耳無論各鎮反側不足恃即幸為我用賴以苟全此日播之遠近何以彰國憲異時書之史冊何以謝清議況各鎮陰賊險狠彼此牙角轉盼糜爛不可救安能為吾黨屏蔽耶又言良王恣睢日久若借援於彼得安其

位必竊謂江督博我聲援宜德我如是必事事惟良王意所欲為少與齟齬必致憾不肯下且中外又謂良王久據上游使正人不受禍寇賊不敢肆皆其首功良王自此成尾大之形它鎮自此貽跋扈之漸惡在能安身以安朝廷哉時皆韙其言

子為開國功臣廖永忠楚國公永安弟巢湖人請贈諡得追封慶

國公諡武勇既而永忠後人具呈于處言昔文皇帝滅方孝孺十族九族外以門人為一族時永忠孫二人先皆受業孝孺一論死一論戍至萬曆年間屠侍御叔方萬麻丁丑具疏請還諸忠族人之永戍者始蒙恩宥獨秀水人不知孝孺以門人為一族故疏未之及迄今猶勾軍不

垣下

罕

已世受其害乞移呈兵部特為豁免子見而惻然亟向諸樞曹言之會國亡遂已

徐冢宰石麒等公疏請封于忠肅謙後為伯其疏黃侍御謝草也內云與壽亭侯比烈又曰都城隍之號空懸蓋不知漢壽為封邑故云壽亭侯都城隍乃齊東語豈可入告又為左良王草疏改諡思宗是以先帝為不足思不知思乃諡義非思不思之謂不學無術類此

左良王兵半羣盜甚淫毒每入民家索賄用板夾熬之肥者或脂流於地又所掠婦女公淫於市若入舟後或注目岸上望父若夫泣則身首立分子同年兵戶曹應恂崇禎辛未先為楚令對子言之猶欲獻若入南都其茶毒

必有不可言者

袁督繼咸屢疏與左帥良玉相應人疑其比於良玉及
良玉反兵抵九江繼咸為眾所脅出迎遂失九江內外
哄然皆以為與良玉同謀雖同鄉萬同少元吉天啟乙丑南昌人
亦密語喬侍御可聘曰有之後抗節死北人始諒其
無他

湖廣巡按王中丞驥崇禎戊辰丹徒人家居京口質庫遍城內
每雞羹一盃非腿不食庖人必殺三雞充之餘肉皆拋
棄又烹魚時必先置燕窩腹內方食所用木器瓦器盡
花梨古舊其豪奢乃爾時北兵告急驥方以巡撫入覲
未至國門已加兵部侍郎矣

垣下

聖

姚少廷尉思孝為給諫時持門戶甚力至是以考察為
憂予曰非當察而察吾何畏若公道昭明洗雪前枉則
今日墜淵之人正異日登仙之人也後予奉差出都思
孝又言當事者委之守城予與書曰諸君貌順心險未
可云好相知也思孝不能決已北兵入都薙髮為僧復
為人所逼遂出見

左兵與北兵交逼上召對羣臣姚廷尉思孝喬侍御可
聘成侍御友謙崇禎甲戌海門人皆揚人也奏左良玉稍緩北
尤急乞無撤江北兵馬固守淮揚控扼潁壽上曰劉良
佐兵還宜留江北防守馬輔士英時立御前戟手嘗曰
爾輩東林猶藉口防江欲縱左逆入犯耶北兵至猶可

議欵若左逆至則若輩高官我君臣獨死耳臣已調良
佐兵過江南矣寧死北無死逆舉朝為失色有賈似道
棄淮陽之謂時上雖憂形於色猶顧友謙曰若成某耶
蓋往者播徙時曾餉上於危也

左良玉反後九卿十三道合疏聲罪既上已兩得旨惟
六垣疏未上吏科吳都諫希哲初大言曰今日所重不
在楚宜出公疏糾揆地並請固守江淮然迄巡未敢也
已上防江公疏後以無疏討良玉罰六科俸

金吾于之英既借謙後又恃奧援多幾冒伯喬侍御可
聘以非謙嫡系言於掌道張侍御孫振十三道無畫題
者遂祇封謙臨安伯時稱浙有三大功臣劉基誠意伯

垣下

聖

王守仁新建伯至是謙復贈伯
周禮曹鑑雷愈憲續祚賜死王侍御憤以吉服承旨入
獄憤先有疏請斬二人續祚曰王儻能斷得我首否鑑
覺對曰不斷我首吉服何為各作家書訖又互書先帝
遺臣四字於腹就縊續祚遺命弗葬置棺雨花臺倣子
胥抉目意不一月京師失

劉總憲宗周以聲氣故素重周儀曹鑑一日晤章吏部
正宸問曰如周可謂粹品否正宸曰不純宗周問故正
宸曰言有餘而行不足宗周嘿然又祁少司農逢吉天啟
壬戌金壇同里人及賜死梁少司馬雲構崇禎戊辰在
壇人坐語逢吉曰貴邑一日殺二賢耶逢吉曰一賢耳蓋以

周庶常鍾為賢也其惡鍾若此噫斯言過

楊副憲維垣首攻崔逆列名逆案遣戍故夏銓曹允彝
幸存錄亦以為過獨一生大誤在攻熊經畧延弼延弼
功多於罪至指附鄒總憲元標與趙冢宰南星者皆為
鄒黨趙黨而欲於熊黨並錮尤謬及起任南都議或偏
而行無疵幸殉國一舉足洗前非乃誣其殺妾潛逃為
亂兵所殺舌可犁也

江南既陷左少司馬懋第向南哭盡哀中軍艾大選先
薙頭力勸懋第早降懋第怒縊殺之其同謀監餉傅濬
崇禎庚辰特用 懼告懋第勾引齊寇謀危京城攝政王
榜廣寧衛人 遣兵入院勒令諸人薙髮懋第大呼曰我頭可斷我髮

垣下

聖

不可落時兵部陳司務用極王遊擊一斌張都司良佐王
都司廷佐劉守備統五人皆與同志遂俱執送刑部重
鍊三匝旋移水獄七日不飲食逼降皆不應執見攝政
懋第著母喪服同用極長揖南面坐見諸降臣列階下
大言責之曰汝誰家臣子作此面孔諸降臣皆跼踖無
以自容攝政數懋第偽立福王勾引齊寇狀懋第抗言
曰我先皇痛罹大變以親以序當立福王何云偽立山
東豪傑皆忠孝有為前者就見我皆勉以大義亦不係
土寇又歷數攝政不郊迎使臣不以龍亭出接御書罪
又言艾大選薙頭勸降應誅曰我血性男子到此惟有
一死耳時攝政指用極曰汝何人亦不跪用極曰我兵

部也三尺童子恥拜異類況我大明人物攝政怒命捶

其頰用極噴血呼曰士可殺不可辱攝政復從容曰汝
等不怕死皆忠臣也然降不失富貴懋第曰薙頭不如
斫頭命左右曳出至菜市口仍遣降臣勸曰先生懼乎
懋第曰無問我懼不懼請問若輩羞不羞至順城門又
遣滿官以封王啖之懋第曰懋寧為大明鬼耳將刑願
問五人云何一斌等皆曰願從死懋第曰好好但恐有
悔用極大呼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五人復同懋第南
向叩頭泣曰臣心畢矣遂被殺五人皆爭就死其時忽

風沙四起捲市棚雲際屋瓦皆飛觀者近萬人咸為流
涕其同行門人咸默徐元敷葬懋第等於白馬寺傍火

垣下

聖

用極骸骨負歸崑山故里
馬輔士英為黃侍御謝所糾密疏言上之得位由臣及
四鎮力其餘諸臣皆意戴路藩今日彈臣去明日且擁
立路藩矣上信其言為兩拉久之以後一切朝事俱委
士英惟狂走宮苑中如失心狀後聞北警十餘宦豎挾
之出奔外官尚不知也又言士英聽阮大鍼奸謀欲以
三朝典要挺擊事與黨人之獄上獨不允亦可想其為
人矣蓋濡忍勝而明斷少者
劉翰林正宗張侍御懋燬於弘光時皆仕南都國亡兼
程而北得補原官已正宗官至大學士懋燬尋調外高
材捷足未可盡誦

萬曆四十四年丙辰為北天命元年是沈同和吳江人趙鳴揚代作事以贖元黜革之歲也中國無元而外國有元且其得力之洪承疇已於是科獲雋

弘光乙酉二月有五色日數十相鬪煌煌激射自未至酉始滅天日為晦

楊納言維垣曾語予曰當時不宜遽逐李選侍選侍逐則客氏進無內主故也亦是一說

垣下

星

三垣筆記下

三垣筆記下

補遺

明興化李 清撰

劉總憲宗周萬曆辛丑會稽人有疏云天道有陰陽而人事應之其事為君子小人君子小人進退則否泰之關也聖人嘗致嚴於始進矣於泰之初曰拔茅茹否之初亦曰拔茅茹同一拔茅耳未辨所為君子小人也君子固自勉其為君子而小人亦自忘其為小人聖人從而微辨之則繫否以貞吉又以廣選善之門也嗟乎辨之不早未有不以小人加君子者而世道因之矣今天下誰甘為小人者臣請質之事始陛下龍飛海甸天寶為之人

垣下補

星

曷力焉而乃有以護蹕微勞居功定策入內閣晉中樞宮銜世廕者非先鳳陽總督馬士英乎因以鳳陽之入更司馬之出臨敵易將坐誤軍機亦士英也於是先吏科給事中李沾備言定策挑激廷臣構成水火誠意伯劉孔昭又以功賞不均發憤家臣致朝端聚訟諸臣之品不同而比類相從大抵有拔茅連茹之象於是羣陰翩翩起矣借知兵之名則逆案可以然灰寬反正之路則逃官可以汲引兩家賓客互相譏亦互相挾中朝之黨論方輿何暇圖河北之賊立國之本計已疎何以言匡撥之畧高傑一逃將也恃士英卵翼奉若驕子浸浸尾大而劉黃諸將又置若奕棋洵洵為連雞之勢動曰

不和至分割江淮四鎮以慰之遺異日藩鎮之禍則皆高傑一人有以倡之國勢如此人心可知督師之伎倆既窮北伐之聲靈盡挫宜其奄奄兩月不能一步踰江北也尤可慮者京營一旅自祖宗以來皆勛臣爲政樞貳佐之至先帝始設內臣提督成敗之數可知陛下立國伊始正可講求祖制以煥新猷而不意又有慮九德之命所稱居重馭輕之謂何則士英又有不得辭其責者矣總之夷狄盜賊皆從小人氣類感召而生而小人與宦官又往往相爲表裏自古未有宦官典兵而天下不壞者尤未有小人羣起用事而專閫之人能樹功方域者惟陛下自爲社稷計首辨陰陽消長之機獨奮朝

垣下補

聖

綱亟敕士英仍出督師鳳陽駕輕就熟聯絡各鎮次第決用兵之策諸將中仍有不用命者立以朝廷之大法處之由此北拒敵西滅寇南收荆楚惟諸將所至再啟茅土而士英遂並得以功名終矣若今督史可法卽不還中樞亦可自准而北歷河以南別開幕府與士英相犄角將見疆場之臣既和於外廟堂之臣亦和於內中興事業其賴是乎若京城提督亦在陛下獨斷而寢之疏入留中

劉總憲宗周因馬輔士英乞休一疏語多譏刺乃言臣前疏規及樞輔馬士英士英遂杜門乞休致煩聖明下詔示以和衷臣罪滋大乃士英獨因臣疏追痛先帝而

遂坐臣以目無君父又因以喪服未滿自稱草莽而並坐臣以不臣天子則臣罪死有餘辜臣不足惜將使天下遽謂先帝可忘凡痛及先帝者卽謂之不臣是顯爲亂臣賊子立赤幟也而又何有於皇上乎士英所亟亟自明者定策之功臣豈謂無功惜所以居功者猶未盡也使士英果居定策功則今日討賊復仇何如其急既坐中書之堂復筦樞務之重三月以來何事不辦將謂東除西蕩立取仇人之首懸之闕下祖宗疆土盡莫版圖斯時策勳飲至周召方虎之業又孰講士英者乃今江北四鎮岌岌乎分崩離析士英不聞調度一事惟聽其各相雄長以自爲利遂使進無恢復之圖退無畫江

垣下補

哭

之計日復一日敗局難收士英將何以保前功不終負恩皇上乎借曰別有機宜臣請翹企視之矣疏成將上會高輔弘圖言士英未可遽去恐水火不已將爲善類他日隱憂遂止

劉總憲宗周聞劉東平澤清糾已疏言國家所以久長弗壞恃此紀綱法度而已本朝受命三百年來未有武臣參文臣者尤未有武臣無故而欲殺憲臣者且未有武臣在外而輒操廟堂短長使士大夫盡出其門者有之皆自澤清始一時紀綱法度蕩然盡矣至澤清所欲殺臣者朋黨之說也慨自神廟朋黨之說興而空國之禍積漸不可解其間所稱爲黨人久已丹沈碧化越一

二十年而臣尙偷息人間世方指爲遺孽至此當殿後死矣何待澤清言獨澤清尙自詡國家勞臣乃敢遂行君側之誅如溫卓故事朝廷安可置之不問臣忝大臣義不受辱仰惟皇上先與臣罷斥仍取澤清原疏下廷議應否誅臣稍存法紀之萬一卽臣罪應誅幸而不見殺於盜賊之手雖死之日猶生之年陛下不見科臣韓如愈之死於非命乎然至今竟無問及之者時事至此良可痛矣疏奏留中

劉總憲宗周爲四鎮誣誣不具疏辨但具揭云國難方殷非臣子角口之日然其中臣誼所關有不容徑置不問者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况遭先帝非常之變臣

垣下補

聖

子敢處以常禮曰草莽孤臣乃遂不臣乎且職民也欲署前任則前任無官欲署新任則新任未任稱草莽孤臣道其實也君父之喪一也禮未卒哭稱孤子二十七日以內於臣何獨不然乃欲借此以殺職職不受也至親征之說蓋仰體皇上急於復仇之意以爲計必出此卽假此先聲以圖實著存此大義以激人心亦兵機所不廢又欲借此以殺職職不受也方賊勢洶洶貴鎮突有家眷寄江南之說業已阻挫士心矣未幾而割地講和爭以維揚爲奇貨兵民仇殺激之者誰乎數月以來徒以諸鎮之故動費朝廷區處致坐誤北伐之機將何辭以謝天地激變之罪職尤不受也至挺擊一案與職

風馬牛不相及而借此題殺職職甘受乎求其說而不得猥曰道學穢甚之言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霍去病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此亦道學君子所不廢也貴鎮獨未知乎今而後貴鎮幸一意辦賊有進無退以副知遇不致再作江南之夢與古人爭烈職雖死何恨澤清等語塞宗周遂求去

夏銓曹允彝憂居著降賊大義其言曰或問唐肅宗於安祿山之亂六等定罪首大辟次賜自盡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貶今可仿否曰是不同唐長安雖破元肅並存先帝何在君崩臣活較元肅時宜加一等或問唐德宗於朱泚破先斬降泚寵任官崔宣洪經綸等德宗至

垣下補

聖

鳳翔又斬喬琳蔣鎮張光晟等今可仿否曰是亦不同此初起止姚令言諸逆黨耳非崔宣等助之豈能橫行若此今關勢久成諸降賊者自負恩喪節而非關逆同起事則盡法中有差等或問先帝嘗有欽定逆案可仿否曰是又不同魏崔雖謀危宗社殺害如嬖屠戮忠良而非弑主也今逆關罪豈魏逆比比從逆當加等何疑或曰視唐之六等宜加一等是矣何以定之曰重者辟而加籍次辟次自盡次重杖及成次遠戍最輕者流近地無貶法也或問加罪一等實仍六等今之降賊者以何等罪定何等刑曰宋企郊崇禎戊辰張嶙然義烏人志陞崇禎甲戌韓琳萬曆丙辰安伸萬曆丁未白廣恩華容人涇陽人滿川人

陳永福等從賊攻陷城邑或為搜宮或為用刑皆大逆非從逆不在此數所謂從賊者皆都城破後屈節者耳其最重者如何瑞徵崇禎戊辰榜楊觀光崇禎戊辰四維黨從雅天啟乙丑薛所蘊崇禎戊辰等受賊寵任為賊偽大臣也周鍾手草偽詔指先帝為獨夫稱逆賊為堯舜者也楊廷鑑崇禎癸未狀元陳名夏崇禎癸未探魏學濂崇禎癸未或獻條陳或定儀注或請催漕此彌天罪也為首等降賊為要秩且視舊加陞如庶吉士徑受偽編簡科道改偽弘文少卿改偽正卿等職非投順最先媚奉最諂何以至此為二等如降賊仍為偽要官雖不改其舊亦是受賊寵用尊如偽卿寺要如偽弘文

垣下補

五

偽吏政偽諫議偽漕院直指等官何容未減為第三等如已受偽官為所疎遠不甚著名者為第四等初曾受夾不能自固而降又不甚著名者為第五等獻金獻女以媚賊求免而托故未授偽官者為第六等似亦至平矣內有已受賊官於五月十四日以前賊未敗先自逃回者視本等或減一等或減二等又有不是五月十四日以前為敗後竄歸者身投司敗良心未滅或於本等議減等惟至今未歸歸而不出雖云逃歸實受賊差委將為內應此無論逃於何時斷難減也又曰唐以早定六等致從逆益堅再召史思明亂今刑章太峻無乃激之叛乎曰臣子所論者法而已矣或誅亂而亂定或養

亂而亂滋諸從賊者皆誤國庸流非縱橫險才也賊之滅亡豈附賊者能支然國家不可不立一法以待殺賊歸國者凡諸從逆未歸之家羈其妻子錄其家產俟之三年有能擒賊渠魁建功於國者赦雖極如宋企郊等苟能斬闖賊並劉牛等賊亦赦之可也惟終於不歸即加等族誅籍沒又非六等可論矣議出人多是之徐論德汧里居感憤時事貽同事書曰今日賢邪之辨不可不明而異同之見不可不化以君民為心則和一之至不必合黨同羣而自無不同以職掌為務則猷念各分不必破黨渙羣而自無不異用人者執此為衡其忠君愛民精白乃心者為君子否則小人修職就業竭

垣下補

五

節在公者為君子否則小人流品區別澄敘無舛故人謂異同立而賢邪之界限以明不知異同化而賢邪之流品始出夫以先帝十七載乾惕卒使鼎湖泣於寇孽椒殿傾於賊烽其故何歟良由頻年以來是非混淆士大夫精神智慮未嘗為君民動恤為職掌究圖極其末流乃至膜視主上如胡越之瘠肥委身寇仇若秦楚之朝暮豈不痛哉今者吾皇中興百爾在位自當洗心滌慮事我一人有能匡弼吾君者則登之不然如鸛逐雀勿疑也有能英麗斯民者則庸之不然如為苗翦莠勿後也有能殫心職業者則陟之不然枝官稅政便文自營勿貸也毋以體骨不媚遠耿介特立之人毋以憫福

無華失專心向公之士毋言聞聲之浮慕援助之實繁
濫收趨勢游利之宵類毋因一事之快心片言之順意
悞用呈身換面之檢流除凶雪恥端有賴矣其言公平
可采

垣下補

至

三垣筆記下

三垣筆記附識上

明興化李清撰

崇禎

上為信王時曾夢烏龍蟠殿柱又偶遊本宮花園園有
二井相離甚遠上戲汲於井得金魚一尾再汲一井復
得一尾活潑光曜左右皆知其異秘不敢言

熹宗初即位上猶在冲齡忽問曰這個官兒我可做得
否熹宗曰我做幾年時當與汝做人以其言為讖

熹宗大漸逆璫魏忠賢方柄事懿安皇后召上入繼大
統戒勿用宮中食上從周戚晚奎處作麥飯袖而食之
上即位數日大璫王體乾魏忠賢侍問及立枷事體乾

垣附上

一

奏曰非大奸巨惡法所不能治者弗用上蹙然曰雖如
此言亦太慘矣忠賢默然遂傳免

上初即位以內臣崔文昇用泄藥致光廟晏駕欲殺之
忽內宮羣譁不可止上問故曰崔官兒好人理不應
殺上命免其死越數日徐訪內臣為首數人皆杖殺之
上聰明天縱初即位時視諸臣每有不足之意一日召
對諸臣無一語當聖意上曰此就是召對了麼

上每言欲法堯舜有以漢孝文相方者猶目為中主一
日輔臣語及唐太宗上曰太宗掃盪羣雄朕愧無其才
若閨門無序家法蕩然朕羞稱之矣

上初即位倪侍御文煥萬曆己未江都人以附崖呈秀萬曆癸丑蔚州

人削奪歸同鄉喬中書可聘往謁文煥神色沮喪若梅
前非者可聘曰他無論若楊左二公以忤璫罹禍君子
也公糾之何故文煥曰一時有一時之君子一時有一
時之小人我居言路時舉朝皆罵楊左諸人我自糾小
人耳如今看起元來是兩個君子

吳侍御姓初入臺班獨行無倚趙太宰南星欲以年例
處之不得已乃薦方侍御震孺萬麻癸丑等以釋其疑
後魏崔專政又以三案有疏借例推削奪楊侍御維垣
攻魏崔時猶以故意疏薦及再入臺班始風節矯矯以
彈擊稱雄

子壬戌赴公車見張司馬鶴鳴萬麻壬辰以及臺省部

垣附上

郎皆與熊經略廷弼萬麻戊戌構羣推一愚率之王撫

化貞以抗廷弼而廷弼疏言廣寧必失河西必危乞留
臣言以券一疏尤為先見及事敗與化貞同辟人以爲
冤至遼東傳一書為丁輔紹軾萬麻丁未等進呈以殺

廷弼者子曾見此傳最俚淺不根而指為廷弼撰授尤
誣赴市時挺立不跪下刃僅及頸半行刑者即以刀逆
割之慘哉聞紹軾與行長安道上白日見廷弼回寓腦
裂死鶴鳴以陷廷弼卸罪生還後為流賊索賄倒懸城
門身首碎裂亦天道也崇禎初韓輔燝萬麻壬辰疏請
歸葬有不死於封疆而死於門戶等語公道始明
王撫化貞邱副憲志充萬麻癸丑皆諸城人又皆癸丑

進士一坐失陷封疆一坐行賄謀升同白棄市亦云怪
矣

梁侍御夢環萬麻癸丑首糾魏忠賢及巡按山海忠賢
欲以查核錢糧中之法夢環惶急知忠賢憾張戚晚國
紀太康以參疏獻媚內有丹山之穴藍田之種可疑二
語謂張后非國紀生將撼中宮也上嗣位依子罵父律
絞是年秋決上勾其名以墨輕未見諸囚皆決夢環還
獄及復奏以原疏對名方見其勾倉皇取之獄抱上馬
至西市行刑

王家宰允光萬麻壬辰當魏忠賢專權時請以票擬還

之政府可謂言人所難吳侍御姓以其為司馬時不駁

垣附上

魏良卿忠賢封爵糾之遂與聲氣大左及例轉科員與

吏科陳都諫良訓萬麻癸丑各有所主相持不下良訓
曰寧用晚生遂以大參補之

己已除夜誤傳免朝上是夜宮中內宴宴畢竟升殿惟
溫輔體仁馮給諫元應在或奏聖駕御殿例閉朝門諸
臣不得入上退坐命啟門復不至不得已還宮及諸臣
聞駕出咸倉皇入上復升殿儀部吏佩元旦表與儀郎
交臂相呼而不相識及拜賀禮行遂取別省賀元旦表
讀之中官命報名以辨至否時諸臣各競紙筆伏地呵
凍書之如犬蹠蛇行出訊之則自官僚以至從役皆如
醉如癡不辨天曙莫知何故也

錢輔龍錫萬麻丁未萬麻丁未會試時夢衣蟒玉有刀

加頸為人奪去後在政府以袁經畧崇煥誅毛帥文龍

謂龍錫知情下獄議死時上震怒人皆危之龍錫坦然

曰吾先夢在必不以刑死已果滅等出

崇禎癸酉甲戌鳳陽出惡鳥數萬免頭雞身鼠足人取

供饌甚肥美但犯其骨立死乙亥上元遂有流寇慘殺

之禍

叛賊孔有德圍萊州城守甚固劉督宇烈萬麻丁未主

撫遣屈司李宜揚往說之賊誑宜揚往城下請謝撫軍

璉萬麻丙辰出受撫總兵楊某堅止璉不聽率朱郡伯

監刑人萬麻丙辰出受撫總兵楊某堅止璉不聽率朱郡伯

萬年開城出賊故遙呼羅拜璉喜稍近之賊遣使請退

左右有密言相告及却兵衛而璉及萬年皆被執萬年

誑賊曰爾執我無益可以精騎從吾呼守城者出降賊

然之以精騎五百押至城下萬年大呼楊云我已被擒

無生理賊精騎盡在此可速發礮擊之吾與俱盡亦不

枉此死耳楊猶不忍萬年復頓足大呼遂遇害楊發礮

擊死過半賊勢大摧

乙酉夏初鎮江民婦產一子頸戴二首與母俱斃又下

游絲成團不知何兆

崇禎辛未四月揚州胡尚綱染疾不瘳婦程氏私刲股

二片啖之嘔出不救婦不食二日然有身四月或解之

曰若得男可延而夫嗣徒死無為也婦曰吾亦知之但

垣附上

四

生女又未免苟活數月恐無以對吾夫耳因復食至七

月果生男踰年子以痘殤即理前盟致謝翁姑曰未亡

人且死不能常待幸有娣姒養無悲也復絕食越二日

其姑故難之曰爾父母家不越二百里若不候面訣或

有言奈何婦曰然可急迎之然終不食惟日飲清米湯

一匙謂可延旦夕候父母至迨十二日其父母遣幼弟

至婦曰是即可白吾志自是滴水不入口姑向之泣則

曰未亡人若再嫁則當哭此好事耳何哭徐簡奩中簪

珥令變易備後事以其餘給散家人并鄰嫗之曾過問

者復自卜曰十八九日皆良吾當逝向會封肉二片救

夫夫不可救尙以石灰養之牀頭死後可入歛以示全

歸遂死

錢少宗伯謙益聲氣宿望虛譽隆赫時周少宗伯延儒

為上所眷注阻之令不得列名於枚卜延儒請之瞿給

諫式萬麻丙辰式相厲聲拒之適溫宗伯體仁亦以

沈故輔一貫隆慶戊辰門人為時望所擯每立朝無敢

與言者而資俸久在謙益上亦不與名於是體仁延儒

交遂合始有召對錢千秋之事謙益等又欲攻去周輔

道登萬麻戊辰故道登亦從中主持當召對時體仁應

答如流而謙益噤不能言上命錦衣衛拿謙益下猶相

顧不敢致上益怒故謙益卒不勝

嘉興縣庠生李夢康幼女四歲喪母撫尸慟絕絕而甦

垣附上

五

事後母以孝謹聞父食貧女獨勤紡績供父或慕而求字因詢父曰世何謂賢父曰善事舅姑爾女曰舍已親事他人親以此謂賢實非兒願且我母早逝哀惟非伯兄事父休矣因哭拜力謝父亦感泣及笄愈貞不字之心父悲其志不强奪也父嘗病女禱天請代賚藥庭中有青鳥啣一朱實墜藥鎗中服之即愈崇禎二年六月朔女疾作自知不起抱父號泣以不克終養為恨一慟遂絕

郝景春萬曆壬子江都舉人官房縣令張獻忠既就撫復叛來攻房城不用力者手刃之景春亦懸錢立賞格日擊中一賊賞錢一千獻忠有花馬甚愛出則常騎亦為礮擊死

垣附上

六

其徒死者甚眾獻忠將退指揮張三錫以繩引賊入城城遂破降賊張大經百計說景春降不從呼其子鳴鸞至謂之曰男子不幸至此惟一死耳又以手畫頸曰此其甚痛耶乃與鳴鸞及僕陳宜往見獻忠不屈獻忠指大經曰彼九省監軍道如何恭謹汝一知縣敢爾景春曰彼已降賊不值一錢吾豈效彼者乃殺一丞以懼之罵如故獻忠與大經怒命曳出猶罵大經不絕口遂見殺鳴鸞撫父尸大呼曰死賊何不殺我遂與陳宜同遇害事聞贈太僕寺少卿

鄭輔以偉萬曆辛丑上饒人喜讀書而稟擬非所長疏有何況二字誤以為人名也票云何況着按撫提問上駁改乃

悟由是有館員須歷推知之諭又一日擬票懸筆不能下周輔延儒等晒之以偉歎曰吾富於萬卷而窘於數行致為後生所藐遂挂冠後竟卒於京

吳侍御姓辛未按秦一以察吏安民稽覈功罪激勵將士討賊為務凡巡方舊套審錄拿訪等俱停守令賢否即以城守堅完盜賊不犯境民獲安堵者為最故按秦二十閱月賊未過西安漢中一步

曹總兵文詔與洪總督承疇萬曆丙辰南安人不協吳直指姓

曾問文詔曰制府素稱得將士心而不能將軍何也文詔曰制府為人煦煦小仁御士以詐無雄畧英斷可遇小敵不可遇大敵文詔從征數年頗有功而幕下將

垣附上

七

吏不聞薦錄一人此驥驥因於鹽車仰天長鳴者也姓為疏題部下有功者請部加銜文詔甚感之故後撫晉時大得其用

鄭庶常鄭入京以溫輔體仁異調恐阻已入館逢人肆詬謂吾必糾體仁然特以恐嚇為制耳實無意糾也體仁知之遂為先發制人計而茂倫詞臣之疏出

禮科房之騏崇禎戊辰東明人父楠萬曆辛丑溫輔體仁本房門生

也之騏以國博改給諫實體仁力已復糾體仁以附聲氣噫寧吾為逆蒙自負其師耳後兩仕清尋革職

宋給諫學顯以聲氣自雄田太宰維嘉與抵牾一日學顯以書干選郎維嘉得之遂例轉時學顯方揚揚謁客

忽數朝士擁馬首曰高升矣學顯嘖嘖不平維嘉揚言將以私書入告遂悒悒出都

田戚晚弘遇田如所為不法人爭鼓訟御史臺以法繩

之貴妃脫簪求解上怒曰祖宗法不可私擯居別宮久之周后召至看花乃承恩如故

上重太宰之選召內閣五府九卿科道等官命各舉所知張少宰捷云諸臣黨同伐異一切把持臣所舉皆所

不喜盧吏垣兆龍天啟壬戌曰科道例不薦舉惟舉有

不當者方行糾參上然其言命吏部先舉捷因舉唐世

濟呂純如諸臣皆各有所舉上問世濟何如人温輔體仁錢輔士升萬曆丙辰狀王輔應熊皆極譽之上曰呂

垣附上

純如係逆案不可開端於是兆龍首糾之而姜給諫應

甲孫給諫晉言尤力張侍御三謨天啟壬戌太原人金侍御光

辰等繼之獨河南道盧元賓不言捷再言純如才若用之不效願與同罪上曰既結逆案不用也罷初召對諸

臣傳聞閣部同心且有大力者為之內援純如之用聖意已決故皆蓄縮不敢言賴上片言而定諸臣方敢繼

其後然純如無頌忠賢疏逆案指為有頌誤也

上以山西大同宣府等處失機罷督撫罪之命會推代

者張少宰捷出諸袖中曰山西巡撫已有人矣眾問之以吳侍御姓對眾為不平爭論久之捷竟以姓奏上召

姓問何以撫山西對曰禦敵當禦之邊外若大同宣府

不能遏其入口山西豈遽能驅之出口乎然其入邊尙

在一二年後猶可預為修備今流賊遍滿內地郡縣為

墟此國家腹心元氣之病不可不速為撲滅山西逼近

京畿關係尤大兼陳殲渠散黨防河用將申嚴紀律諸

事上傾聽久之是晚命下

孫給諫承澤入垣諸疏中立無所依附當事者欲以年

例處之疏糾蔡少司寇奕琛乃得免自此以聲氣推上篤好文學勵精求治嘗因講席咨問春秋傳義左右

陳說無稱旨者或薦文翰林震孟特賜燕對震孟援引侃侃上嘉悅之

吳給諫麟徵生平不受人意旨言事與文翰林震孟交

垣附上

密震孟以劾潤州張某奏稿諷麟徵上之麟徵謝曰非

時政所亟也震孟雖鞅鞅去而心敬之

文翰林震孟一日入講上加足於膝遇講中有云為人上者可不敬哉震孟重言之上為竦然及入閣頗疎脫

會擬票某本不決密遣僕持疏送姚給諫思孝代擬時思孝與温輔體仁左大驚曰若洩禍立至矣謝遣之此

思孝親為予言者

蔣少宗伯德璟留心國計將各邊餉冊細加剔釐計祖制九邊及先後增設東西二協昌通津登保五處共十

六鎮一切新舊練三餉兵馬及屯鹽民運漕糧馬價各項原額現額苦心編纂而諸形勢要害及近邊部落今

昔疏義有可采者亦附見焉合為總冊分為各鎮名曰
備邊御覽冊先進總冊次進備邊撫賞一本三進薊密
山永一本薊永三衛考一本昌平鎮一本守邊乞賞各
部落一本又將各邊十六鎮新舊兵馬屯鹽民運京運
漕糧三餉本折及兵馬價各項括其大綱以便稽核名
曰御覽簡明冊一本又進九邊十六鎮兵餉總冊二本
御覽簡明冊二本薊州鎮兵餉原額二本新設中協薊
州鎮一本東協山永鎮一本西協密雲鎮一本大寧三
衛考一本附戚繼光登州衛人口外山川圖大寧哨撥
歷朝經歷及朵顏福餘泰寧支派恢復大寧諸疏議新
設昌平鎮二本附諸陵形勢歷朝謁陵事宜新設通州

垣附上

十

鎮一本新設天津鎮一本附二鎮漕河水利真保鎮二
本新設登萊鎮二本附膠萊河養魚池考海運考毛文
龍至黃蜚始末考新設關外寧遠鎮二本附建州始末
考二本山西鎮一本宣府鎮一本大同鎮一本守邊賞
彜考二本附隆慶以來順義款貢始末陝西固原鎮一
本延綏鎮一本寧夏鎮一本甘肅鎮一本附河套考大
同叛兵考真鑄考元昊考哈密諸番考其進冊時在入
閣後

文輔震孟入閣時溫輔體仁久居首席每稟擬必商之
震孟有改必從震孟密語諸同志曰溫公虛懷乃爾何
云奸何輔吾驕萬曆乙未曰是人伏機甚深何可信震

孟不為意越十餘日體仁窺其疎脫凡震孟稟擬竟發
改震孟堅不從徑抹去之震孟怒拍案大呼以諸疏擲
體仁前體仁亦不顧未幾許給諫書卿為謝冢宰陞所
糾體仁擬旨為民震孟力爭之不得曰科道為民非天
下美事體仁奏其語遂罷震孟每語諸同志曰諸君子
見子當國放膽作事無復前者兢業遂為奸輔所窺乘
機相中先是周輔延儒被糾將去國體仁與冢宰洪
學萬曆戊戌深談歷指某疏比某疏尤甚笑聲徹外後
浪催前浪其相嫉固然也
許侍御自表糾溫輔體仁疏項翰林煜所授也煜以自
表由明經拔上所注意雖糾必不處竟鐫級調用

垣附上

十一

體仁長於心計凡閣中稟擬每遇刑名錢糧名姓之繁
多頭緒之紛錯皆相顧攢眉獨體仁一覽便了從不以
舛誤駁改故諸輔亦服其敏練但存心過刻伏機甚深
又不敢批逆鱗其大病也
張給諫焜芳崇禎戊辰糾史問少莖天啟壬戌單款揚
州同袍鄭元勳所授也莖巡鹽狼籍多在揚郡故元勳
知之甚詳然莖繫獄後母死不得歸號泣不輟頗有憐
之者

吳輔姓在晉嘗語諸將曰子在行間久知兵事好還賊
焚掠害民即殺之千萬有功無罪若無辜脅從即殺一
二亦有罪無功且我縱軍士濫殺上天或假手賊以致

喪敗諸將惻然姓乃製白旗二面每出陣令脅從老幼婦女降者跪伏旗下一散其黨俾得直前殺賊一全活無辜使有更生之望

河南流賊張甚謀欲渡晉吳輔姓請旨移駐河上督兵防禦往時撫院移鎮皆遠坐郡縣將吏得逍遙河上姓駐禹廟坐臥處韓城諸山村粲然在目分列軍士倚山爲壘多置火礮無事則鑿冰有警則伏銳以待臘月望後賊掠韓城諸山村火照壁壘間未幾逼河爭道相持旬日矢石交發賊不敢近除夜姓語中軍曰年節恐軍士酣飲離伍爲賊所窺此數日夜更宜嚴惕賊果是夜呼噪至官軍寂然既近發礮擊之傷者甚眾至明乃止

垣附上

十三

次日賊逼滿山谷終不得渡以丙子正月三日漸徙而南入豫姓不解衣帶者半月

吳撫姓親詣雁門一帶邊堡閱從前敵兵出入處各堡廢弛無一勁卒壯馬可禦敵者邊牆尙不及環堵土垣器仗朽敝僅火器存焉將吏云自俺答受款後人不復整理六七年矣設邊原防西虜豈料東人千里外入犯乎姓乃繪圖列所應修治增設堡墩臺牆上聞委廉能官督各郡縣丁壯葺治之又察往日管修各弁侵冒狀嚴懲之立限完工半年而邊隘可守

山西饑吳撫姓疏聞中使資金至語姓曰上覽公疏諭各宮曰山西饑荒人相食撫臣疏到矣各捐所有往賑

之一日得三萬卽刻差遣上留心民瘼如此姓不覺泣下卽約巡按同中使馳赴平陽察賑賑畢大雨是秋熟乙亥戶部議稅閒架雖比唐法稍輕而擾民賈怨則均吳撫姓具疏援陸贄諫唐德宗事內云陛下投珠抵璧上希堯舜當事者固不當以德宗做政進而諸臣中無一陸贄臣深以爲恥願概賜停止非獨爲三晉災民請命已也不報

乙亥山西提學袁繼咸以名教爲己在操履矚然課士公明吳撫姓因明旨有提學官三年清公有望者閒擢五品京堂以示優異乃具疏薦之而張巡按孫振批遺才諸生狀令送入場繼咸曰本道事何以按院批狀行

垣附上

十三

乎嚴斥諸生孫振怒具疏參論捏諸贖款汗曠之奉旨革職解京究問且謂撫臣何得濫薦着自行回奏孫振密令一司李謁姓云回奏疏畧自引咎渠與烏程相公相知不過降級耳姓曰皇天白日可令姓賣繼咸以欺君父乎遂直陳按臣徇私屬託繼咸抗直不阿狀孫振恨益深

甲戌之春上御殿謂羣臣曰今天下有事用人方急在廷諸臣其各舉所知溫輔體仁先對曰臣等名忝政府不宜以汲引自私若皇上下詢省掖近臣何患無賢上顧六垣無應者獨吳給諫麟徵出對曰臣所見與輔臣異竊謂薦賢正輔臣事宜開問延士持吐握之誠薦達

疏遠備皇上任使若有不當則諫官循名責實糾彈隨其後雖閣臣無能顛倒邪正若令糾彈之臣雜主任使則國家論列長短屬之何人上曰善

喬侍御可聘巡按兩浙時吳下諸公皆欲重蔡少司寇奕琛受賄罪託嘉興史司李德翼言於可聘而錢少宗伯謙益為最可聘心無適莫正色拒之謙益等遂以為黨邪叛正且尤及吳侍御姓謂姓乃可聘兒女戚何不致一言及南渡後薦奕琛者又謙益也

上因遼事倥偬思故寧遠伯李成梁舊功特宣詔赦其子如植於獄時如植坐楊經畧鎬失事繫獄久矣清晨抵家叩門而入家人以為鬼皆驚呼已知其故乃相持

垣附上

十四

感泣

甲戌河南孟縣民孫光顯舊阡在河陽驛之東偏塋中有蔓草俗名野葡萄滋蔓長丈許入夏枝節閒忽抽新條條列萬狀有美人者達官者為龍為鳳為麟為龜為雀為魚為蟬為蛇為孔雀為鼠又有鸚鵡棲於架架上

三美人一鸚鵡一鳳者故述此三物尤悉此異宜聞於朝縣令以葦草不久遂廢

壬午秋甘肅巡按奏田間蝦蟇皆生鼠食稼殆盡

子為寧波司李謁嘉興守道晏大參日啟萬曆癸丑偶

語及洪總督承疇日啟曰做門人往司李興化所取初

謁時視其少雋甚喜然某踰登宦途幾十餘載不識何

故鴻音永絕予曰有嫌否曰無今追憶其言良可味也

浙江郭直指釁復命病甚所上疏俱不能自簡內皇上

敕下誤書皇下敕上上怒加二大義後降調或曰此亦

不祥語也

高侍御欽舜天啟壬戌張侍御養萬曆丙辰巡鹽兩淮

垣附上

十五

養甚憤憤欽舜則舳舻相銜載歸貨不絕為內臣楊顯名所糾皆被逮一日刑部某主政過予言二人罪皆辟予慘然某主政問故予曰張過及秋刑欽舜欲求先死賂獄官前其名決訖忽訛唱停刑養以下諸犯皆免時上雖謫監刑御史而究不殺養也

己巳永平樂亭縣被寇其鄉民家蓄一犬主被殺犬護之不去後鄉人逃難者歸見眾犬伺尸欲食一犬橫阻其中則其主尸也歸者咸義之糾鄉人埋其主犬自穴於塚旁入其中不移趾死土人為立義犬亭云此同年成樞曹德為予言者德後殉闕賊難北兵破汶上縣驅一婦上馬誓死不從強迫之上復大

馬投地遂被殺以血書片瓦置其懷中云此婦可風惜忘其姓此予過汶上土人所言

唐少司馬世濟素服霍司馬維華才家居時言及維華弼逆案輒悞悵不已及起任總憲遂以邊才薦開送吏部時維華成徐州每對人言已旦晚必用及聞世濟被糾下獄快快卒

崇禎中有人詣通政司投疏謂年號崇字宜用古字作密葢以山歷宗不安若宗廟安於泰山則吉徵也通政司怪其誕屏弗奏

辛巳八月上視學行釋菜禮幸彝倫堂祭酒司業以次坐講畢駕閱城東北角樓樓新報落成也兵部堂上官

垣附上

十六

得騎馬護駕上御角樓賜護駕各官瓜果輔臣等同入謝上諭輔臣曰大儒周二程張朱邵六子有功聖道與從祀諸賢不同宜議優崇卿等傳於禮部吳少司馬姓退而具表章真儒疏請命詞臣輯正六子全書頒之學宮報可

吳少司馬姓在部以衛所各官承襲冒濫簡故牒大率皆靖難功而開國者百不一二靖難視開國何如而濫敘若是豈開國諸衛所軍皆從北征事後經誅奪歟漢諸侯王以附金色輕惡除者百餘即開國侯伯昆在存襲者幾人而衛所各官傳襲二百五十年不絕祖父有罪子弟仍襲爵幼者優給即嗣絕者亦得旁引不可知

之族姓貧絲冒官徒廉俸銀濫名器可歎也

辛巳冬山東盜復劇請兵上命發京營五千往因召對上曰近日練兵何如吳少司馬姓對曰練兵必先選將將得其人兵自可練今京營諸將皆循資敘遷非有拔自行伍擢自功級者今發不練之兵靖方張之寇萬一不備有傷重威時提督太監王德化亦奏言京營馬匹不滿萬又多瘦弱不便發勦語未畢上目攝之曰此非爾奏事處德化惶懼而退是晚上手諭下閣罷提督止發兵三千命內員督勦竟無功

壬午四月召對上欲於京營選五萬戰兵而汰老弱何以使選者精汰者不譁吳少司馬姓曰汰老弱即在練

垣附上

十七

精壯中京營原募邊勇營一萬二千專練騎射月支米一石鹽菜銀一兩又有壯丁營專練火器者三萬月支米一石銀六錢餘皆月支一石無鹽菜也近日驗之皆與散兵無異臣責各將領曰糧分厚薄而兵無強壯何以服眾軍士今後行分練法各將領日揀騎射火器精熟而力舉三百斤以外者另列名籍旬日呈總協合操之如式者散兵拔為邊勇下則邊勇降為散兵壯丁亦然老弱不堪者革退另選精勇者補伍行之數月選練者十之一二汰去者亦十之二三此法常行軍士皆鼓勵練習以圖厚福而被汰者亦無怨革弊當以漸不可使知有汰兵之意上曰然又問當另立戰營得堪戰者

五萬否姓對曰京營設兵原期人人堪戰因承平日久不見戰陣前者發兵勦賊皆沿途無籍游棍代頂將領利於扣糧游棍利於擾搶飾敗為功冒功濫賞歸營則大軍依舊充伍積弊已久今依臣練法要在選將有戰將自有戰兵五萬亦不為難但法須易簡事忌紛更不必另立戰營也上諭兵部曰協理說得是卿速選將不可悠悠又諭姓曰還具疏條陳來看賜果併拜謝而出鞏駙馬永固光宗婿上疏請補建文諡上與諸輔臣議皆愆憑吳姓更奏曰建文無過上曰不然渠變祖制戕親藩皆過也又曰此事列聖皆未行朕可行否既而曰畢竟是一家會兵事迫遂已

垣附上

六

黃翰林道周每具疏皆手書上聞從不倩筆及廷杖下獄猶手書孝經解百本序贊無一重者每本售銀一兩人爭市之以為家珍其繼夫人蔡氏名玉亦善書與黃公無別

楊翰林廷麟以刻楊內閣嗣昌改兵部主政為盧督師象昇贊畫同籍屠翰林象美自負知兵為募烏合百餘人指麾操演旬餘方行至蘆溝橋望前途塵起訛傳敵兵至皆奔散惟存廷麟子身而已

丙子五月詹侍御爾選上輔臣以去明心疏言甚切直上怒召對辭色俱厲爾選應對無所屈上問如何是苟且爾選曰即捐助一事也是苟且侃侃數千言且云臣

死不足惜皇上幸聽臣言固可為今日之用即不聽臣言亦可留為後日之思上益怒輔臣申救良久命錦衣繫之朝房翌日旨下都察院議處僅降調崇禎時誤國輔臣皆指周延儒溫體仁誤國樞臣皆指楊嗣昌陳新甲然歷數前後輔樞其智畧優長又推四人最益將相乏才故眾口所誣猶居然冠軍此國事所以不支也

戊寅四月六月八月皆有火藥之變而四月為盛石板平起空中人家醬瓶或移真屋脊而醬不傾騎驢過者人驢俱在空中驢腹腸潰破而人徐墮地無恙中貴有玉犀帶而無金銀花素之制其玉犀亦非品級

垣附上

九

所宜得但因貴幸而賞之耳累朝相沿已為定制上於辛巳創為定品乃自花金以至光銀等帶皆有之又為定補服斗牛飛魚而下以各色異獸分品

鳳陽總督楊一鵬萬麻庚戌岳州衛人初司李蜀中上峨嵋見一僧結跏趺殿上與佛並坐一鵬異之往問訊僧曰子非孩時不呱不泣者耶一鵬生時實有此事大驚執弟子禮兼詢終身事則云我鳳陽人汝六十時當與汝相見遂別及為總督已二十餘年於甲戌九月間有人夜擊鼓如警報狀亟取入則內有詩七章僅傳其五云謫向人閒僅一週而今限滿恐難留清虛有約無相負好覓當年范蠡舟業風吹破進賢冠生死關頭着脚難六百

當年范蠡舟業風吹破進賢冠生死關頭着脚難六百

年亦今一遇莫將大事等閑看浪遊生死豈男兒教外
眞傳別有師富貴神仙今兩得尙牽縲鎖是狂癡難將
麟玉拒無常勳業終歸土一方欲問後來神妙處碧天
齊擁紫金光顏來法旨不容違仙律森嚴敢洩機楚水
吳山相共聚與君同跨片雲飛細閱之乃向所遇峨嵋
僧遣徒遠貽諷其歸隱也一鵬不能決但命贈其徒路
資笑曰何以金爲揮手去未幾以流賊掘皇陵逮誅赴
市日惟仰天歎曰好師父好師父至定辟乃紀刑曹克
家主筆克家引盜陵樹律有雖無其盜之情云云似屬
牽合而一鵬求稍緩以待聖怒之解克家不從爰書不
三日上遂立決後克家疽發於背一鵬畫現以手撲之

垣附上

遂潰爛死

張司馬鳳翼萬麻癸丑振武衛人天啟乙丑科有張遭鳳翼山東堂邑人官工部尙書當非此
丙子之變自請以身當之先是以舊司馬梁廷棟萬麻人爲總督廷棟由南至鳳翼自京出北兵至雄縣乃
返徧蹂躪輔破數十城二人俱尾其後北兵將出乃斫
大樹白而書曰各官免送所在有之二人度北兵出且
懼重罪日服大黃取瀉北兵以八月二十九日出口鳳
翼以九月初一日卒又數日廷棟亦卒
楊司馬嗣昌奏以秦督洪司馬承疇兼勦務而用粵撫
熊中丞文燦爲總理以十撫分爲四正六隅刻期合剿
計兵十二萬馬三之步七之駒餉加派民閒者至二百

八十萬兵合後期以百日勦賊無遺否則按汛守行軍
法且令各撫不必更調兵卽用郡邑民兵往秦督孫中
丞傳庭移書爭之謂用多不用精無益且蹶況民力已
竭不堪重困今但選關寧精銳馬兵入千屬僕及督理
分將之同心殫力惟賊是求不數月可盡何用爾爾夫
爾爾必不盡也嗣昌不從卒無功

總理熊中丞文燦所勦豫寇老獬混十萬等凡十三
股聚屯穀函關聯營數十里文燦尾其後招使降賊伴
與應多所要挾秦督孫中丞傳庭曰天下之寇盡此我
擊其西總理擊其東不降則滅此賊滅張獻忠雖據穀
城不敢獨反因提兵出潼關擊賊屢敗之賊以文燦手

垣附上

諭上傳庭曰日暮卽降傳庭曰爾曹就總理講而日肆
屠掠僞也明日復進兵擊之行不數里得文燦檄若爲
節諭有司者謂吾功已成無如功而害其成傳庭不得
已旋師賊迄不就無遂窺商維南入於楚
仇少司馬維楨出鎮通州到任後疏稱通州內瑞守禦
之能金侍御光辰論之謂其不思自樹巧借內援責備
極當召對平臺上怒甚曰維楨方至通州亦須讓也展
布爾便借題沽名會天大雨雷震因而齟齬
總理准鹽場內監顯名治衙宇於揚郡內起高樓落成
日梁直指雲構自泗州置扁如樓之廣大善迎恩樓字
加以采繪鼓吹導至懸馬雲構弘光時爲少司馬後降

北與其子銓曹羽明俱為顯官媚璫與媚敵一道也

王給諫都天啟壬戌金壇人天啟乙丑科有王都北

王都官太常寺卿被閱刑夾考選時吏部擬授南道御

筆改北及沈兵曹迅以條陳邊務特改兵科都語之曰

舉朝受皇上特恩者不止我二臣當思負皇上特恩者

恐又添此二臣迅為悚然

江西解巡撫學龍以翰林黃道周夙望為所屬幕官隨

例薦舉若閣中如舊例止批該部知道上置弗覽矣魏

輔照乘萬麻丙辰不悅道周批解學龍不得濫薦且有

挑激語上覽之遂并逮

庚辰三月之望上御皇極殿策會試中式舉人乘步輦

降殿階周視距諸士几案咫尺天顏霽悅已親閱試策

諭禮部傳臚展期二日十九日黎明傳旨召貢士中使

出執一名冊傳呼黃雲師等四十人進至文華門外午

餘上御殿召問減敵雪恥一事中使傳御題十幅每幅

四人共閱閱畢以次跪對上注聽甚殷執筆親錄數語

或有名上註圈點者天顏睟穆任人敷陳二十日卯刻

臚傳訖亭午吏部接出上諭以趙玉森無錫人姚宗衡歙縣人

劉瑄澧州人孫一脈沂州人嚴似祖昆明人五名授翰林黃

雲師德化人周正儒宜興人宣國柱懷寧人胡周燕長洲人李如

璧華陽人五名授科馮垣登新建人陳純德零陵人陳羽白靖南人

魏景琦永城人吳邦臣紹興人五名授御史餘董國祥平

人

人

人

人顏輝懷寧人等授吏兵二部有差後殉國難者止純德

一人正儒邦臣皆於順治朝以薦起送

薛輔國觀既逮到不下獄自分必不死寔處城外為理

裝計及黃夜詔到猶斲睡家人喚醒云外有衣紅銜詔

者國觀始寤然興曰吾死矣倉卒覓小帽不得裂蒼頭

帽代之宣讀畢以首頓地泣曰皇上何處臣若此徒欲

籍沒臣家不知臣貧耳又呼吳銓曹昌時名詈曰吾死

必不置爾遂就縊

自溫輔體仁歸輔臣始用外官如張輔志發萬麻辛丑

程輔國祥萬麻甲辰楊輔嗣昌蔡輔國用范輔汝粹萬

縣人己未黃謝輔陞等然自嗣昌外罕當上意者辛巳薛罷

楊死起周輔延儒賀輔逢聖用之逢聖清謹延儒警敏

延儒北行家眾相隨舳艫銜尾拜塵者櫛比逢聖以次

輔不敢先一輕舟隔數程踵後人無知者識者謂延儒

酬接太濫異日臨事徇法則賈怨徇人則失己二者之

咎必居其一矣

周輔延儒至京陛見上甚禮之賜宴上親作主退入宮

欣欣色喜曰還是他故當時所請如蠲逋緩刑起廢罷

廠衛罷京營提督內臣無不允且清獄亦命延儒而一

時逮繫如侯司農恂孫總督傳庭胥得出獄且以贖罪

各握兵權

長至上親郊傳聞天壇旗竿一絨繩價八百金上雖躬

躬

躬

躬

行節儉而鼠雀於內豎者亦不能盡革

流賊張獻忠嗜殺每破一城則遣一隊往屠如有子遺則一隊盡戮間有赦而不殺者必斷其右手或以左手進則兩手並斷又不許賊營蓄女子其破楚省時驅婦女數千悉擁納江流兩岸泊尸如疊又喜嗜人肉每立其人於前面割而炙之一舉數嚮又破黃州時折其城役及女子指甲盡落血橫流折罷仍歷之

山東賊李青山據梁山泊諸生王某為謀主分遣其眾據八閘梗運道周輔延儒北上二賊以門生名刺來謁眾驚怖延儒命入見兩賊自云非敢為亂以護漕耳延儒曰如漕粟無梗無失當言之朝授汝官以衛漕船及

垣附上

三

歲終青山塞安山開鑿河十里通梁山驅漕舟并繫漕卒去焚掠近臨清意在脅招張漕督國維懼適內臣劉元斌率勦寇京軍還合鎮兵擊之誘青山降執送京師獻俘上率太子永定二王御門受之凡三十餘人貨一人磔青山及王餘斬首方縛付西市眾賊云許我做官乃縛我耶至市青山奮起所縛之椿立拔王詬罵當事負約死乃絕聲

大凌失後關外所恃八城已北兵屯義州勢將持久蠶食關外時祖總兵大壽駐錦州失大凌時嘗降北其心不可知洪薊督承疇乃自將兵駐寧遠名援之實制之脫錦州失尤得以已當一面耳時北敵四王子困松

杏糧將竭聞承疇將至初亦失色候騎報云督師兵距城五十里而屯四王子指天而喜曰吾事濟矣彼提重兵來援不望城疾趨有懼我心懼則怯怯可破也遂分兵繞出督師後鈔其糧運阻其聲援祖洪遂成孤懸朝議救之陳司馬新甲調五鎮兵十五萬出關張樞曹若騏以祿少為監督至關餉部計兵于餉大率千兵可得六百尚雜老稚餉部以人數不足減其餉將領復於六分中汰其小半實出關八萬餘至乳尖山北兵以三千踞其上若騏乘五鎮兵多進擊遂拔其寨無何北兵大至若騏議依寧遠城拒之至城承疇曰寧遠城小而固猶可堅守若頓兵城下責餉城中不旬月糧盡有俱斃

垣附上

三

耳眾速還於是大同王總兵樸即以兵宵遁北兵已於所還道掘成三大塹軍士有脫衣甲委器械度者昏夜傾跌蹂躪死者已眾既歷三塹北兵以鐵騎四馳我兵力疲隊亂遂大潰惟所斬殺若騏上海舟得免樸等五將各還鎮上疏待罪所攜盛甲兵仗火器銀米車馬不可勝計悉以資敵北兵因我糧械坐困寧錦於是款議陰起

周輔延儒初入同直賀輔逢聖廉慎而短才謝輔陞清執有擔荷而深刻不為眾所附形以延儒固敏其短才深刻益著然以兩人在旁延儒終有所顧忌門人在都者諫垣有章都諫正宸沈給諫肩培沈給諫迅迅為楊

輔嗣昌所汲引故延儒不甚洽正宸矯矯不肯依人肩培善避形迹未有以賄賂干者故一時有譽無毀

江宣撫禹緒崇禎辛未為周輔延儒門生居官有煩言

陪推宣大總督章都諫正宸以為不可李家宰日宣萬曆

癸丑吉承延儒意改正點用正宸疏劾日宣私易是未

嘗為閣臣地也事幸寢後六月正宸坐繫人疑延儒修

邈云

起廢中除逆案封疆賊罪計典不與餘得察用金沙周

儀曹鑣以言事罷嘗有揭尼周輔延儒之出王銓部重

不知也延儒問重吾鄉舉廢當用誰重云無如周鑣延

儒默然鑣因所親謝過且認為同宗故得起召延儒初

垣附上

入用舍未違眾也如江陵令史元調崇禎辛未亦門生

欲起之因章都諫正宸於名下註鑣字亦止

黃侍御澍奉命賑河南遷延不行一日上召對澍媿媿

有言上連聲曰住了又問命汝往河南何不速去澍曰

無兵上曰賑濟焉用兵澍奏有賑金十萬無兵誰為護

致上命給以京營兵三千仍厲聲限汝三日去

周同袍正儀延儒弟其父彌留時日當視如子故延儒

甚愛之及在京日出拜客路禮曹邁崇禎甲戌與正儀

為兒女姻復為招搖候選候考者多趨焉於是有一七

千求詞林五千求科三千求道者適尋改吏部

壬午考選各官辰入賜茶飯過暮上出御中左門閣臣

亦几机坐旁人有名冊先令內臣傳策題御書也已以

次跪對名字有圈點者有書所對數語於名旁者有駁

者內馬令嘉植金令汝礪崇禎甲戌敷對工雅張大行

法崇禎甲戌高喊而不辨所言云何罷對漏已二下出

至午門令以所對補本進不得增減次日各封入更數

日得省十二人餘俱臺異數也

考選科道吏部都察院職掌也上疑徇私故戊寅考選

召對候考各官壬午復行之對畢鄭豕宰三俊劉總憲

宗周面奏凡人才品外覈官評內採輿論尙恐不確今

片畧天威之下有才品清卓而口內亦有才品卑劣而

便佞者何以裁定流品且考選科道從來是部院職掌

垣附上

如果徇私不當合加罪斥乃至勞陛下宵旰臣等為溺

職矣上不憚

臺省謝恩後類候閣周輔延儒諷以無及厥衛無及謝

輔陸蓋延儒之入王內臣裕民有力其罷厥衛亦有力

已以祖制并罷裕民所管京營裕民志為延儒所賣延

儒亦懼為中傷乃託所善董心葵調停陰還厥權相約

不羅織士大夫猶懼諸新進言及復激其怒故云

上每次考選旨屢云何以無科貢蓋科貢所處之地疲

瘠與考極難到者常少甲榜待之往往裝做長安皆以

為謝輔陸所票恨之及謁陸語次云人主以不用聰明

為聰明皇上太用聰明又云款事諸君不必言皇上曾

於奉先殿祈籤聖意已決諸人方憤陞聞數語以為誹謗漏洩禁中語於是朱給諫徽啟端廖給諫國遴顯攻之省中羣和禍幾不測周輔延儒周旋得罷職去

寧錦之潰北邊精銳幾盡而中州寇禍正張上意亦欲以金幣姑緩北兵竭力平寇謝輔陞與陳司馬新甲主之周輔延儒亦欲安享其成則分功敗不及禍其不欲去陞以此

周輔延儒靈穎善對嘗召對上云近日科道橫如楊枝起一疏薦四十二人是用人不在銓部只在科道若楊嗣昌溫體仁已物故薛國觀已賜死謝陞已處分何王士鏐疏又云四凶延儒云堯有四凶上色稍怡又云還

垣附上

天

有馬嘉植都票來重處延儒云此皆新進外臣感特拔之恩有聞入告不覺過激若一經申飭自不敢妄言上曰即擬一諭旨來延儒退擬一救極口詆斥言官末云除已往不究三人遂免

凡考選矯矯者多入省茲選朱給諫微博雅楊給諫枝起廖給諫國遴姜給諫採倪給諫仁禎崇禎丁丑方給諫士亮光給諫時亨皆能建言然楊險廖橫倪陰狠皆濟以多欲方孤行一意姜質直而懇若論品方姜朱似勝姜於禮垣能論禁中頻事齋醮亦云敢言矣方給諫士亮任兵垣極敢言薊督之裁咸慮北兵以偏師綴我而悉銳搗薊五鎮出關亦慮精銳盡簡而宣大

空虛士亮疏欲撤張督福臻萬曆癸丑倘如其言後來遵化之失必且追咎得罪豈俟監軍時耶至欲用關將陳鵬為振江一時勳臣以為茂祖制不願也

五鎮潰後朝中無言及寧錦者已聞寧錦失洪督承疇執祖總兵大壽降曹總兵變蛟死塔山一城以不肯降盡城自焚上臨軒垂泣云我不會救得承疇敕建祠京師贈卹從厚且令設壇擬往親祭今猶儼然也

陳司馬新甲才品心事與楊閣部嗣昌酷似嗣昌在樞府牆子嶺失日上機宜以朝廷遙制軍中將從中旨事機已變徒增擾亂耳嘗恨其作聰明誤國顏東撫繼祖三旬六調疏其徵也及閱新甲所刊疏鋪張布置依然

垣附上

天

一轍其陰主款同然亦有才能留心邊事者沈給諫迅請召對面詆之上曰令爾作新甲恐猶不如耳

大同王總兵樸賈莊之役託邊警還鎮致盧督師象昇兵單戰死及出援寧錦亦潰歸而洪督承疇遂敗初時各還鎮請罪知其為負隅也不問後以樸倡逃罪重罷還京師及寧錦失逮問周輔延儒所暱董心葵者為行金察臺省有欲言愴之曰首揆已許不死矣故罕言者上卒震怒令法司三日讞其獄卒棄市延儒不能救也中州頻失事臺省彈陳司馬新甲者蠅集上於措置兵機疏多云部科議了來說覆疏於本兵名後即列兵垣兩少司馬不及不惟責科臣重亦所以息其後言也

嘗見聖諭下部科者黃楮長僅尺闊二尺餘界以墨印龍邊中押御寶色鮮潤其所諭用朱書疊疊數百言字皆行書甚雋逸凡下科疏頌殊批日時以防壅遏多有子丑時者蓋批閱至丙夜不休也勤哉

中州警報頻至令兵部兵垣詣閣中會議諸臣相顧寂然良久周輔延儒云上令諸君議今無一言何以復命然竟無言者次日陳司馬新甲上疏科臣署名於後其言某府原有某兵某要害當參以某兵某兵單弱宜益以某兵紙上歷歷不殊聚米人皆服其才使其未死尚有可策

楊給諫枝起行文縱橫疏利以薦疏過濫責令回奏奏

垣附上

三

上上披閱深賞其才惜有才而貪狡不善用才耳

周輔延儒熟於世故情面多而執持少賄來不逆賄款不責故門人親故自賄及為人行賄不拒也或匿其二三或侵其四五不問也每自閣中退休朝房或私宅見客徹丙夜撫道府部多以賄遷利溥於人詎貽於己矧病且中於國乎

貨賄之風壬午春暮已甚一監司以五千金營邊撫疑其俸淺又益二千金卒得之一部郎謀浙海道議者云須五千作事者靳之僅許三千金雖先獻半竟得一守而去令之俸足者得禮曹亦必二千兵曹亦必千金有營之銓曹為出一缺而大力復搜去絕無無翼而飛者

修練儲備上催行下報復祇煩筆墨無實事也即如鄉兵嘗過齊魯過客多索以衛行然華顛黃口鈍戟短棒無足恃也北趨未息肩南往復相迫不惟人無停趾且家得二三人方足備追呼時有請以江北班軍討賊張薊督福臻請以北直裏八府鄉兵備邊識者曰班軍赴工如入湯火今驅之干櫓何殊驅市人戰鄉兵雖日事奔走猶以暇服其田疇今遠去鄉土失其農業家口豈免飢寒且衣械道里之費責之本人或不給貼之鄰里則騷擾且赴邊不無水土之不習將領之賂剝恐內地有害於邊無益王給諫士傑將言之為吳廷尉履中所阻僅言鄉兵一節時部覆不可行上已批暫調竟於疏

垣附上

三

中批免調

予同籍關少參永傑崇禎辛未鞏昌人長身赤面極類民間所

畫關壯繆像自言實壯繆後已備兵中州竟殉流賊難豈與壯繆相同皆宜以兵解耶

章都諫正宸掌吏垣時浙中新臺省有馬給諫嘉植倪給諫仁禎曹侍御溶人稱鼎足然三人者或借之為重正宸未恃為翼也

考選故有部屬有同知茲選俱省臺時謂一榜盡及第而庸陋廁朝班矣上見其條奏多不堪且乙榜中有起語用哉字者令王總憲道直考汰而一時以上言被誚責及言不合時者俱關節求留道直分一等為子實授

二等爲試御史再考定奪三等爲部屬

宋少司農之普比於薛輔國觀國觀死懼爲東林所斥
薦錢宗伯謙益劉中丞宗周等以求容時章都諫正宸
惡其反覆鈔參之上笑曰渠旣非彼家人徒取辱耳何
以薦爲及南都覆之普請爲常州知府復入東林書院
講學書院乃故高中丞攀龍萬麻己丑無錫人所建噫中丞恥
之哉

金沙盛太學順嘗之浙王侍御章時令鄞縣干求不已
乘章入棘假關節行騙及黃翰林道周被逮順出千金
佐行一時推其義俠遂得置身縉紳間及周輔延儒內
召丐札謁浙江熊撫軍奮渭萬麻丙辰商城人許以內轉命仁

垣附上

三

和吳令培昌爲出營資奮渭因親禮之順遂藉其勢關
請兩浙監司所至倒屣皆愚以美轉亦各令其屬爲出
營資蓋挾上力以漁下借下力以媚上賢否差署皆一
手握定獲不勝計及奮渭得南少司馬人益信初夏攜
人營陞金及通候金數駝入京且公言此行當爲宋太
常取相攻父嘉湖道繼登萬麻甲辰萊陽人取京卿培昌取
科日奔走公卿間每入見延儒談幾竟夜識者曰此人
必爲首揆累而一時縉紳方藉以親延儒無拒之者
松山杏山繼寧錦失陷朝中有文武官各積米糜之議
未有知馬紹愉之往款者忽鈔傳紹愉塘報云見敵講
和好敵索金三十萬銀三百萬已許金一萬銀一百萬

兩敵尙不肯決要金十萬銀二百萬兩如不從卽發兵
爾家所失豈止此數外遍鈔傳而兵科未之見方兵垣
士亮疏劾本兵言各地塘報皆上聞後發科鈔傳今忽
有此報偽耶兵部不宜爲此眩惑人心真耶則陳新甲
主和辱國時新甲與王司禮裕民昵士亮懼爲所中候
命數日鬚爲之白得旨下詰責本兵尋於馬給諫嘉植
糾疏中命議新甲罪下法司擬秋決上命改擬竟立決
以洩款故也

上與陳司馬新甲密議款邊手詔往返數十紙戒弗洩
忽一日報至新甲偶置案上其僕不知持授塘報官遂
鈔傳於外方給諫士亮得報遂疏劾上怒故新甲終以

垣附上

三

此誅周輔延儒時爲首揆猶力救曰國法敵兵不薄城
不殺大司馬上日連陷七親藩比薄城孰重竟誅
陳司馬新甲未下獄廖給諫國遴揚給諫枝起光給諫
時亨倪給諫仁禎倡議必殺之及下獄奔走於徐司寇
石騏言必不可殺者亦此四公蓋前之必殺以索賄後
之弗殺以賂入也省中之橫至此爲劇
劉內臣元斌嘗監京軍討賊過雄縣紀律頗嚴及還至
山東剿李青山王侍御孫蕃劾其淫掠旨下差官校拿
問此疏密封下科不鈔傳元斌疏辨孫蕃因攻王司禮
裕民云元斌爲裕民名下官裕民暗洩臣疏故元斌得按
款強辨不然本係密封下科未嘗鈔傳元斌何以知之

上以孫蕃能發奸進二級裕民亦下獄與元斌共棄市
或云裕民之死以比陳司馬新甲匿塘報上借事殺之
山示馬巡撫成名崇禎辛未漢陽人起謫籍逢人談兵侃侃自
得然皆骨吻翰畧也成名復從與姻家潘僉憲永圖天
乙丑金壇人以七千金自謫籍繼陞開府僅兩月以失事相
牽入獄駢首西市

內閣嘗題陞姜少詹曰廣不下及召見時語次有言曰
廣相材者上曰嘗有稱曰廣為清任和者朕謂此三字
亦難勝此後曰廣進講對朕輒悻悻豈休容大臣耶
每見考選諸君言及交際輒首同鄉大老他鄉不及焉
乃當日所號為泰山北斗者月旦所在人爭趨之皆進

垣附上

三

重贄亦無所辭則其平日之高聲價勤品題廣延攬亦
為賄府也君子哉此陸友雲龍所目擊為予言而歎者
駱金吾養性楚人嘗過王給諫士鏐士鏐言衛中冒濫
者多養性是之勸其上疏清汰或曰金吾芬如髮誠宜
加櫛願此人非端人也若疏下俾掌印察核適為開賄
門耳乃止
崇禎十年安慶生員蔣臣進皇明薦舉考張納言紹先
有薦舉考皆寶訓諸書採集成帙事係陳言等語蓋條
陳之陳也時閣臣不解其義乃票云寶訓稱係陳言殊
欠敬慎張紹先等着議處蓋認為陳腐之陳矣傳者笑
之

垣附上

三

三垣筆記附議上

三垣筆記附識中

明興化李 清撰

崇禎

壬午元旦上御皇極殿朝賀畢至寶座前南面正立顧內侍曰召閣臣來閣臣由殿東門入再奉詔遂趨至殿禮行叩頭禮畢跪以俟命上曰閣臣西班來蓋以師席待諸臣也閣臣起立尚不知上意擬分東西兩班又曰閣臣西班來隨有一內侍下引前上命閣臣上來諸臣趨進上曰古來聖帝明王皆崇師道今日講稱先生猶存遺意卿等即朕師也敬於正月端冕而求上轉而面西向閣臣一揖因曰經云修身也尊賢也敬大臣也禮

垣附中

一 真業堂校刊

羣臣也朕之此禮原不為過又曰自古君臣志同道合天下未有不平治者上說至此句詞甚溫厲又曰職掌在部院主持在朕調和在卿等諸臣跪伏謝罪才不敢當上曰先生正是朕該敬的言之至再又再三言先生起諸臣始起轉下叩頭上退後遂補賜諭語與面諭大同小異云時勳臣不知聖意亦相率疾趨於閣臣下上曰公侯伯過去勳臣尚不解曰東班去周輔延儒再召吳銓曹昌時自以為功然實馮舊輔銓之力也延儒欲復其冠帶不得延儒語人曰錢少宗伯之起易於外而難於內馮舊輔之起難於外而易於內少宗伯謂謙益也

吳輔牲入閣孫廷尉晉金僉憲光辰皆與有力故二人皆借以標榜牲不能禁也然晉巧而光辰勁猶有顧惜至曹給諫良臣與龔給諫鼎孳繼起附會則一味毒橫矣

馮舊輔銓三次守涿州與楊岡少維垣守通州皆有微勞故撫臣為題敘周輔延儒欲乘此復銓冠帶吳輔牲時為少司馬與金僉憲光辰孫廷尉晉皆力爭卒格不行時維垣亦欲因此上疏求以布衣與九卿科道等同召對議退敵之策為通政司所駁而止防其漸也張少宰捷素有清望又非逆案雖以晉撫陷牲而牲之聲望反藉以起延儒欲起捷為南總憲牲堅執不從捷遂與

垣附中

二

聲氣大左

上嘗召周輔延儒等言及挺擊紅丸移宮三案云此三事皆非如紅丸一案方從哲萬曆癸丑曾奏不可輕進皇考愀然曰朕勢將不起飲之或微倖可生不飲惟坐而待斃耳此實皇考欲進進而稍效又命再進時朕與先帝俱在側豈從哲所為挺擊一案實係風顛朕記為信王在宮忽片板自上墮其中戈戟森然時欲奏聞既而曰此或以深宮須備不虞故儲自先朝耳命內官掩完迄今如故若遽上奏蔓同挺擊矣又如移宮一事尤為不情當日皇考以朕與先帝俱失母命李選侍撫養渠愛如子朕與先帝故亦事之如母所謂氣殿垂簾皆

外臣不知內庭事有此紛紛且魏忠賢固係巨惡王安亦非善類若令得志一人耳語畢延儒等唯唯此袁文宗繼威親語喬侍御可聘者予後入長安詢之同官言皆同南渡後繼威有疏駁袁侍御弘勳亦言諸臣風影傳說立論偏苛當以此為戒予猶疑未確念張明經自烈與繼威交最深持書詢其虛實自烈答云往過潯晤袁臨侯果如喬先生所言因自述其所記云甲申過袁臨侯署臨侯問三案要典具在操何說折衷之余曰處國事必平心觀理而後是非明公論定張差事宜如神廟初年王大臣入乾清宮及四十一年姦人孔學例捕執論如法不復窮詰上可全國體下可杜支蔓王之

垣附中

三

案萬曆戊戌必欲重加鞠訊詞連鄭國泰黃如欲危皇太子見不逮胡士相萬曆丁未遠甚假令朝廷惑於何士晉萬曆乙未之說不與大獄不已如國體何崔文昇內李可灼進藥微倖罪與春秋許止同非誠謀弒逆也按其不可逭之罪如律治之國法既伸浮議自熄諸臣必許以行鳩必坐以弒君惠世揚萬曆丁未必糾方從哲與趙盾並誅崔李與輔臣死不服也李選侍宮人閭陋怙寵一屏婦人耳何至與牝朝比方東宮正位時選侍晏處乾清諸臣義不得不爭既移宮則名分已正諸臣宜密請上加禮選侍宣示中外使曉然知朝廷仰體先帝至意李進忠內盜庫果否訊實疑罪如律一

切畫書選侍徒欲自裁及皇八妹失所投井之說皆可不入告熹廟會諭閣臣縷舉選侍殿抗聖母威挾朕躬之罪已又詔暴李選侍過惡何其失優容也論者必指選侍為武后必責選侍以垂簾皆非三案功過不揜蓋如此

流寇攻陷雒陽福王遇害上召閣臣及禮兵二部科召對言及福王聲淚俱下諸臣皆請罪或以氣數為言上曰此說不得氣數就是氣數亦須人事補救已備訊福世子所在并旌死慰生等事范輔復粹言福王有內臣二人忠義可嘉上曰還有地方道府縣各官及鄉官士民皆當一體褒嘉復粹慚而退

垣附中

四

上因雒陽陷召對諸臣兵垣李給諫焜崇禎甲戌奏曰凡兵以取威為勝今督師楊嗣昌出兵載餘惟初次報瑪瑙山一捷近遂寂寂似宜另遣一大將助之上曰督師去河南數千里所謂鞭長不及馬腹若汝等愛憎起見無乃太過其愛憎嗣昌如此舊制太廟祧廟諸帝皆止一正后即奉先殿亦依太廟定制凡繼后生母后俱不得入孝宗初別建奉慈殿以奉生母紀太后於是憲宗生母周太后與獻帝生母邵太后皆祀奉慈嘉靖十五年遷主祔陵罷奉慈祭穆宗初奉安繼母方太后於景雲殿更名弘孝又奉生母杜太后於神霄殿萬曆三年奉孝烈孝恪俱附享奉先而

弘孝神霄之祭俱罷以故神宗繼母陳生母李二太后俱附奉先然其忌辰皆不得設祭服青上追念生母劉太后以不得色養為恨故欲於宮中再建祧廟合七后共祀然自古無二祧廟再建非禮也蔣少宗伯德璟以為必不得已寧復奉慈既而上疑其非禮卒寢

崇禎十四年楊督師嗣昌以襄陽失事為兵垣張都諫縉彥所糾上是其言有自督師以下調度失宜巧言善欺等語着按法議罪一時大小諸臣爭彈嗣昌語多過甚上召六部九卿科道等官入乾清宮怒甚論曰楊嗣昌係朕特簡用兵不效朕自鑒裁况尙有才可取各官見朕有議罪之旨大家排擊紛紜不已如出忠直何不

垣附中

五

於兵科未具疏時先言之也姑不深究各疏皆留中諭兩等知之

上將枚卜召周輔廷儒賀輔逢聖陳輔演入德政殿賜坐逢聖以上允其休致倦懷聖恩忽大哭聞者大駭哭久不止已上移駕過中左門入中極殿三輔臣亦入殿留賜宴逢聖復大哭拜跪十數不止上命之出及出殿檻外行五拜三叩頭禮復絮絮不止見者怪之以為不祥已枚卜後果有孽問下獄者

上枚卜閣臣面加召對蔣少宗伯德璟言邊臣須當久任如勦督何等關係半載已更五人恐難展布上曰不稱當更德璟曰與其以不稱更不如慎之於始上又問

天變如何消弭德璟對曰天意只在百姓身上救得百姓一分即消得天變一分近為加派所苦萬厯年間各邊舊餉只三百餘萬今加新餉幾百餘萬又加練餉七百三十餘萬民何以堪又言祖制三協只一督一撫一總兵今增二總督三巡撫六總兵又有副總兵數十餘人總兵太多不相統攝督師亦提撥不靈故皆不用命宜裁之上領其言時宋少司空攻亦召對妮妮九邊地形畫成地圖上疑其干進反不悅惟徐少司寇石麟稱疾不至

上以枚卜所推多溫召李太宰日宣吏科章都諫正宸掌河南道張侍御瑄崇禎戊辰介休人責之謂所推房少司空

垣附中

六

可壯萬厯甲辰益都人宋攻張三謨俱屬徇私日宣與正宸瑄等皆力辨日宣復奏臣與科道商榷數四如可壯素有風采攻少年向學三謨亦會掌印過上怒命錦衣衛去六人冠擊出候旨舊輔及新輔俱力救不從處分畢王總憲道直復奏此番會推俱豕臣與科道商榷臣從不敢置一語上曰此後枚卜只用翰林其各衙門三品以上閒陪一二人不許多推永著為例時皇太子與定興二王皆侍立上黃袍太子與二王則紅也

原任金少司空世俊萬厯丁未義烏人謀復秩命其子挾重賞至京其子日事聲色聚如掃乃偽作書與父言同鄉詞林臺諫皆飽重賄仍開一單遣家書內行至良鄉被廠

役緝獲時同鄉陳僉院乾陽天啟壬戌武康人虞翰林國鎮金侍御蘭天啟乙丑會稽人等皆與焉實未納一錢也諸人無以自明各賄五六千金於厥官得免為國鎮通線索者則罷官居長安之房給諫之麒其同門也後國鎮長班出首厥監拷得情實上聞所追金珠皆入內庫責國鎮回話國鎮驚悸死之麒送刑部擬配世俊竟以賄免大僚及臺諫以枚卜構競不休其不得與會推者遂造為二十四氣之目搖惑中外以吳輔姓為殺氣下註再生吳起孫廷尉晉為棍氣下註兩頭蛇金僉憲光辰為戾氣下註金甲神章都諫正宸為陰氣下註灰地蛇吳銓曹昌時為妖氣下註摩登伽女倪宗伯元璐為淫氣

垣附中

七

下註假姜詩王少宗伯錫衮天啟壬戌雲南人為瘴氣下註夜郎王黃輔景昉為時氣下註賽黃巢馬給諫嘉植為癘氣下註小華光楊給諫枝起為賊氣下註桃樹精王給諫士鏞為悔氣下註金鎗手倪給諫仁禎為霸氣下註塑大蟲周儀曹仲璉為疝氣下註靠壁鬼房給諫之麒為糞氣下註倭房公沈少宰維炳為痰氣下註喉下癰姚都諫思孝為毒氣下註姚令言賀罔丞王盛為逆氣下註黑面豹房少司空可壯為臭氣下註海上暴客吳諭德偉業為望氣下註噉人馬馮司馬元颺為雜氣下註順風火袁給諫愷為濁氣下註潑天罡徐詞林汧為油氣下註九尾狐瞿給諫式耜為穢氣下註兩眼鎗錢

寺丞元愨為尸氣下註癡虎儀末又云若水棉花之李日宣假飛虎之孫承澤卑卑不足道也時日宣太宰承澤都諫

上寄耳目於東廠吏部每遇大選為之惴惴後每選許以二萬金聽其自覓謀缺者遂安堵無虞

謝輔陞罷賀輔逢聖乞歸時請枚卜盛太學順日奔走為宋少司空致求與不得奉旨再推來看九列臺省紛紛各思市德而熱衷大老有託人請求亦有躬謁人望其擁戴者順或動以利或愚以周輔廷儒意所鍾致遂得與及致等送刑部後擬戍順驚竄已事定復入京有言其招搖於延儒者延儒榜朝房弗與通然弗能禁也

垣附中

八

上一日早朝畢登昭文閣已步下閣御德政殿召對閣臣等五人言國初弘文館在禁中今文昭閣兩旁亦可建直房朕不時召對及講讀偶有疑問先生等往來亦便宋人言親賢士大夫之日多親宦官宮妾之日少翼日命於其地建直房云

葉刑曹廷秀天啟乙丑濮州人素不識黃翰林道周特為義激疏救遂獲譴時吳輔姓以少司馬抵京周輔延儒問曰今最急當入告者何事姓曰自薛韓城謝德州在閣皆嚴刻繩下致主上疑猜日甚如黃道周解學龍諸人逮繫兩年餘然果何罪哉公到上信任甚篤宜乘閒以至誠感動佐聖主行寬大延儒然之又曰刑部爰書亦宜

着意時姓往見劉司寇澤深爲言道周一案宜從寬擬且激以古人大義澤深曰名義至重敢不竭力各擬邊戍上初不允澤深再疏力持始允道周永遠學龍極邊廷秀邊遠各充軍辛巳十二月也

壬午七月上召對問張溥張采何如人周輔延儒對曰讀書好秀才上曰亦不免偏延儒因奏曰張溥黃道周皆微偏只因會讀書所以人人惜之耳蔣輔德環曰黃道周永遠充軍家貧子幼還望天恩赦回或量移附近上微笑黃輔景昉復與吳輔姓同言之延儒曰皇上無我之心有同天地既黃道周有學便可徑用何言移戍上不答復微笑既退延儒願同輩曰上將用之矣姓請

垣附中

九

以公揭薦延儒曰不可當聽聖裁耳翼日遂奉敕云黃道周清操博學見今戍遠子幼朕心不覺憐憫彼雖偏迂經此一番懲創想亦改悔人才當惜宜作何赦罪酌用先生等密議來奏上親書也延儒等請復道周原官且言皇上此舉眾美咸備在廟堂既懸的以招則海內將聞風而起從此皆知學行可貴皆信廉吏足爲皆悉聖明善善從長宥過無大之本意皆感前日磨礮造就因才器使之深心益所關於黃道周一人者小而所神於作人厲世君德治象者實大從之

壬午召對九卿科道於平臺面諭曰邇來賊寇愈熾朝政多舛皆繇諸臣結黨黨蔽以後務須省改大小文武

官但有請對者赴會極門報名次早候對退而姜給諫採上疏內有朋黨之說皆小人欲蔽塞人主耳目故爲此言臣不知陛下所稱壅蔽何所見而云然上大怒以爲詰責君父時諸輔入朝聞召錦衣衛官甚急吳輔姓語周輔延儒曰此必廷杖姜給諫也豈可坐視給諫血濺闕廷耶延儒方具稿而廷杖旨已下

熊司副開元姜給諫採既下獄吏部吳都諫麟徵因召對先請寬宥採上曰姜採重處固非無因爾言官以言爲職當言不言敢於欺藐二十四氣之說事同匿名見者尙當焚燬乃屢見章奏何也言官自己不正何能正人麟徵曰昔先臣馬文升景泰辛未王恕爲吏部時每

垣附中

十

遇言官彈疏下部擬覆必言某官應去應留某人言當不當彼時言官亦無敢譁者此後邊疆用人言官糾正吏部詳核更得輔臣主持天下事猶可爲也又言開元雖出位妄言然封疆事敗壞至此豈得不責備首揆上亦不罪

上以邊警日深督撫不能驅勦任其焚掠言之出涕周侍御燦崇禎辛未言戊寅年五案大法皇上先已行之與其嚴之於後不若用之於先請逮治一二最重者震悚人心上然之楊侍御若橋崇禎丁丑言揚若望西洋深明銃法宜將新造西洋大礮先行點試然後傳其法各邊可以破敵時劉總憲宗周奏曰臣聞國之大事以

仁義為本以節制為師不專恃一火器近來通不講人才不講兵法任敵所到即陷豈無火器反為敵用若堂堂中國止用若望鑄礮小器恃以禦敵豈不貽笑邊方上勃然變色宗周又言周燦所奏照五案大法是今日急着又言往日督撫多以情面得如范志完身任總督縱敵入口又借入援推卸首當議處仍另赦今日諸臣從頭整頓做起上曰今南下敵兵如何掃蕩從頭整頓應做何事宗周曰惟在皇上赦吏兵二部慎選督撫簡將練兵但目下只說才望不論操守上曰督撫必才守兼全方可宗周奏須操守為主上曰大將另是一段才幹非區區一操守便可勝任宗周又因傅司農叔訓

垣附中

十一

甲辰孝 請宥熊司副開元等言朝廷待言官可用則用之不則置之皇上急切求言而二臣因言下獄於聖政有傷乞賜矜原以開諫諍之路即如詞臣黃道周言語激烈有朋友不能堪者皇上不但待以不死且復其原官今二臣懇直不及道周何不幸不蒙法外之宥也上曰黃道周特恩不得比例似此復拗偏迂着候旨處分時閣部俱同辭申救而金副院光辰言之尤力遂并議處光辰復言宗周為人清直在都察院雖不動聲色人心亦為振肅望皇上留此老臣上不允已退入煖閣遣內官傳旨輔臣有劉宗周革職刑部擬罪等語諸輔臣持不發乞面奏復將原旨捧至御前跪奏力救不許蔣

輔德璟援唐太宗優容魏徵故事以請上曰朕不及太宗才若其閭門德行朕亦不願學德璟又言太宗巧於取名上曰如何德璟言人臣敢言用之則名在人主罪之則名在臣下太宗本不喜魏徵所以曲加優容者欲成其名耳周輔延儒等復婉解之上遂舉筆削去刑部擬罪四字色稍霽曰故輔體仁會言其復拗偏迂果然已諸輔退往謁宗周頗有德色宗周畧不致謝惟讓諸輔臣某事錯某事不做娓娓不已諸輔臣曰難做宗周正色曰諸公尚說難做更有何人可做諸輔臣皆慙後宗周過寶應喬侍御可聘往見之語及延儒曰大錯再語及吳輔姓曰比首輔勝然錯亦不少

垣附中

十二

上每發本俱先經覽定分為首票通票數套其最重大者親封黃絹小匣御題某日某時送閣及票擬簽上進亦封原匣內寫某日某時某臣等謹封餘則分項入套以文淵閣印鈐送而已及批紅發下部科復將親批票簽密封送閣其慎密古未有也
李襄城國禎短小犀利有口才數上書言兵又自請於京營外選練衛所官舍上甚喜即令擬救行之及商議俸糧增給不貲歲費二十餘萬又請內庫兵仗銃藥甚多乞御書營額因取救內共武二字以請上為親書共武堂賜之未幾京營總督恭順侯吳惟英洪熙時吳克忠裔通遠人罷特以國禎代之官舍皆併入京營云

張致雍原係宣大廢弁以用哈攻敵上疏干進已經部中駁議數次蔣輔德璟亦核其情形附於守邊賞撫內在御覽備邊冊中未及進呈是日上密召之面議甚喜而哈在極西敵在極東實不相及也卜在宣大雖與哈市亦非能用哈者上既不召閣臣無從而駁故止以原冊進覽翼日召對中極殿顧德璟曰昨冊東西邊落校如列眉極好

崇禎之末有倡議令各王府捐數十萬金助餉俟事寧補還者上諭蔣輔德璟擬書稿行之德璟言各王府自固藩封捐貲守城自所應為亦即是助餉似不必別有助餉之名且現在各府自守不暇即助亦不能多也乃

垣附中

吉

浙粵二鎮諸大弁競營求相持久不推而大瑞有為其弟地者樞部堂司避嫌不舉致蜚語上聞一日上召職方王郎中永積入德政殿詰其不推之故永積以外寇交証邊鎮方急未暇推及內地為對上怒鑄其官歸而大力者果得二鎮以去

蔣輔德璟纂九邊十六鎮原額新額兵馬錢糧名御覽備邊冊另進簡明冊一本蒙上面諭令會戶部堂司磨算亦不甚差只各邊兵馬數目報戶部甚多報兵部甚少戶部止據邊冊給發又各邊原有屯田鹽引民運本折少者數十萬多者百餘萬自為支銷并不提起即歲

終一奏報竟不經目也萬厯戊午以前部發邊餉銀三百萬尙苦其多今日加至二千三百萬尙苦其少而兵馬益不可問又天津從海運蘄遠諸鎮另有本色米豆可三百萬惟倉場督臣及津撫司出入部中不問而米豆半委泥沙時德璟語堂司云必合津運部運及各邊民運與屯鹽通融察算則邊餉恐猶苦多而加派之新餉練餉皆可裁因復條為十款責部中登答然各邊究未通行也

賈侍御繼春請優待李選侍一揭原不錯乃為東林所斥悔而求用真錯矣翻局後乃子環召一疏攻楊左甚力而又一疏改正削奪緹騎諸毒政亦非全為不善者

垣附中

吉

上即位以學使者首糾逆樞崔呈秀拜疏更在楊侍御維垣先其急欲為善又如此乃因此局再翻遂廣薦東林諸公數百人以希見容似另一人者故于疏中亦刺及之大約繼春功名念重忽浙黨忽東林茫無定向但原其本心亦欲為善此定論也

楊司馬嗣昌奉命征流寇連陷親藩有言其服醜死者上一日召諸閣臣語曰朕昨夕夢故輔楊嗣昌稽顙庭下曰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為諸臣不公不平連章見誅故歸訴皇上朕語之曰如某疏猶公平否嗣昌搖首曰亦未然語畢天顏慘惻既而刑部以辟追擬不許故事經筵有二案一在御前一在講官前俱有講章而

日講則止一御案第以經書置案上講官指書口講無講章也講官韓翰林四維屢次遺忘上謂閣臣曰日講可照經筵例亦置講章朕有所疑可據以問難而講官亦不至遺忘此後遂用講章在御前講官用牙籤指講云

廖給諫國遶楊給諫枝起每遇考選諸人至必造門先謁或需索不飽則夤夜叩門不日某要路噴汝即日某言官將糾汝聞有囊橐俱罄至貨袍帶以賂者

惠司寇世揚因會推忤旨閑住鄭太宰三俊重其素望故以左副都推非例也上以詢蔣輔德璟等皆力贊之遂賜點用德璟等皆跪頌聖鑒得人三俊亦喜謝中外

垣附中

十五

欣然已三俊罷世揚亦久不至命革其職德璟與黃輔景昉等具揭救之請免其革若非末路失身一生真偽誰復知之

熊給諫開元姜給諫採杖後周輔延儒恐煩言日至故密言於上起王輔應熊於家蓋應熊為聲氣諸公所畏若延儒行則應熊居首藉以護持耳

上以流寇橫行怒中外諸臣無任事者周輔延儒曰昔諸葛武侯天下奇才猶云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視也況今人才不及遠甚所以難耳上曰卿知武侯出師表中尚有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二語乎彼欲以偏安之天下滅賊今奈何

以全盛之天下縱賊延儒無以應

葉舊輔向高每疏揭皆發鈔自溫輔體仁入閣言密勿之地不宜宣洩自後有揭無疏始不復發鈔至密揭或出手書并不存錄閣簿即如會推用人有點有否大約出首輔揭帖居多其他皆然宋李沈明劉大夏天順癸未華容人皆不肯用揭可法也

陳進士丹衷上疏請調兩廣土司兵平流賊上召對言之娓娓特授御史命往調還宮召后妃宴喜動顏色云朕今日得一奇士不費朝廷斗粟一金而可調兵平賊及丹衷至南都有言土兵不可空拳調且即聽調恐沿途不免騷擾丹衷遂遷延不行及國亡猶滯南都也

垣附中

十六

磁州一士人女與嫂皆有色賊因其寡指名求之寨中人議出之以緩禍女婦即相攜投絕壁下立碎賊怒攻破寨殺其父而去

閩賊掠三邊縣鄭延上榆林中部知縣朱新燧晉宗別本樂華縣係楚宗時為宣諭楚豫江北一帶義勇使自知守城不支先令妻妾各自縊死有一妾尚未配合急遣之去妾垂泣請甘投環新燧亦從容縊死

張國憲宿州人有二女辛已賊至二女及兄張國俊妻龔氏泣拜國憲曰幸各逃生勿我為念各縊賊詢知感歎不殺人而去
蔣戶部主政臣桐城許裕初名姬獻議欲改紙鈔為銅

鈔識者知其重而難運雖糜費甚多卒無成時南北所用錢大如臍手捏卽破未幾國亡信乎錢運關國運也子賜環北行遇成樞曹德於舟中自言恥罹沈給諫迅薦然迅卒死難及渡江居金沙語人曰我未渡江時望東林諸君如山嶽及渡江後始悉錢謙益熊明遇等所爲夙昔之意都盡矣又曰與人之口皆言張捷美而諸公攻之何也惟劉中丞宗周章給諫正宸則所心折者山右秦撫軍所式崇禎辛未三原人體幹壯大腰可七八圍每與人肩行數步則喘欲其馬上應賊驍捷如飛難矣既點復更轉易如流銓部之誤封疆乃爾

周輔延儒吳輔姓同被逮姓陸道星馳延儒言病從水

垣附中

七

道徐行識者疑其候王輔應熊抵京爲解免地也聞上使人徵伺見應熊舟行則延儒亦行相去僅里許故應熊至京隨罷而延儒終不免

高給諫翔漢寶雞人既降闖逆有言其以陝西舉人挾闖

逆賄黃緣入兵科爲停抑章奏久通消息者予初謂言過及讀吳常少麟徵殉節錄云逆臣高翔漢已受賊署解說百端公厲辭折之翔漢愧恨去又見吳邦策國變錄載翔漢爲闖逆左都既自降又說降且越擢乃爾挾賄黃緣之言無乃非訛

四川陳巡撫士奇天啟乙丑鎮海人能文先爲提學則專談兵及爲巡撫反談文人以爲兩反又誤聽訛言謂境內無

寇盡撤沿險各兵故諸賊乘隙城邑多陷蜀人深怨之

後解任駐重慶城破爲賊張獻忠凌遲以死亦可傷也

周輔延儒既奉旨賜死蔣輔德環等揭救言延儒赴召

之初一切奉揚聖德如蠲租起廢解網肆赦諸大政中

外欣傳有太平之兆卽我皇上亦曾有功多過寡之論

但其賦性寬疎以致門客胥王乘機假借納交通賄延

儒不能盡知卽知亦不能力絕因而寵賄彰聞疵垢多

端天鑒炯然罪安所追部院以煙戍議上誠當其辜至

視師一出奉命卽刻起行似亦慷慨圖報其馳驅通義

一帶亦不無微勞可憫乞皇上法外施仁俯從部議上

曰覽奏揭朕心惻然但周延儒罪犯太重前面諭已明

垣附中

六

如濫用匪人遺誤封疆比昵奸險營私納賄及親履行閒回朝面詢應將兵情據實陳奏極力挽救庶幾收效桑榆而乃欺蔽機械較前愈甚若律以祖宗大法當在何條念係首輔姑從輕處勒令自裁已有旨了

上召對諸臣言及練兵一事蔣輔德環云臣幼讀會典

見高皇帝教練軍士律以弓弩刀鎗立行賞罰此練軍

法凡衛所總小旗捕役並以鎗勝負爲陞降凡襲替官

舍比試必須騎射嫻習方准頂襲此練將法所爲聖子

神孫百世計至周悉也豈二百年無一兵至今方設兵

亦並無一餉至今方設餉上悚然起聽又言祖制各邊

養軍止屯鹽民運三項原無京運銀兩自正統始有數

萬至萬厯末亦止三百餘萬名曰邊餉又有抽餉鍊餉并舊餉約計二千餘萬比萬厯末加至五六倍民窮財盡而兵反少於往時不知作何銷耗又言今日衛所官軍尤為急着文皇帝設京衛七十二計軍可四十萬畿內八府軍二十八萬又有中都大寧山東河南班軍十六萬春秋入京操演深得居重馭輕勢今班軍虛冒包攬不可勝詰且自來屢朝征討皆用衛所官軍軍有父母妻子與烏合不同自嘉靖末始募兵遂置軍不用以致加派日增軍民兩困惟願憲章二祖修復舊制上頷之而已不能行也

垣附中

十九

上親享太廟拜揖最恭且久壬午年享廟蔣少宗伯德璟每遇一揖輒默誦清廟惟天維清烈文諸頌又每遇一拜輒默誦祖宗十三廟號尙未起也
周輔延儒絕命詩曰恩深慚報淺主聖作臣忠國法冰霜勁皇仁覆載洪可憐惟赤子宜慎是黃封替獻今何及留章達聖聰

三垣筆記附識中

三垣筆記附識下

崇禎 明興化李 清撰

甲申正月元旦三更上率皇太子視朝百官未至惟李輔建泰踉蹌至上不悅遂罷朝識者以為君臣亂離之兆是日晝暝自寅至申陰翳始散終無日光人人憂危段氏懷遠人生員李本妻也甲申亂兵入懷城段氏避居南安賊迫上馬誓死不從痛罵賊舉刀裂腦立斃刃下尙罵不絕口

湖廣何撫軍騰蛟天啟辛酉舉人黎平衛人諳數學崇禎末與王撫軍揚基天啟乙丑何內監志孔談時事騰蛟附耳云賊

垣附下

一葉業堂校刊

已入晉燕分度且前星易位帝星炤南諸人皆歎歎不兩月果驗
癸未舉場左右人鬼混雜薄暮人屏不敢行一時貿易多得紙錢知者皆投之水有聲則錢無聲則紙皆以此辨之亦一異也
上虞趙鉞老部胥奸竇也因與部諸新胥瓜分不平憤激上密疏盡發積弊一遼鹽原議引價四萬餘兩解部充餉而米不納寧遠銀亦不交戶部計二十餘年誑匿可百萬金一新增附綱二十九萬引多無歸着及天津派買米豆并帶運迨比挂欠米折船價水脚各項盡屬侵漁每年數十萬一長蘆及淮北鹽價逋負甚多必責

按年徵解一朋扣馬乾爲各鎮道將侵分歲數十餘萬一各處屯收加增錢糧並不察催皆被侵隱一召買弊大宣鎮每年十二萬尤爲奸蠹卽他處可省亦數十萬一各州縣攤派里甲儲備米豆不可勝計亦宜察核其疏在癸未年冬十月蔣輔德璟於召對時力言數次上面允卽發而究未發或謂諸胥所爲諸胥因各輦金逃散至甲申年正月始發此疏然無及矣

上於癸未年九月發帑金四十萬買米是時若折米給軍每担八錢上下兩便且倉米可省支放所積自多其與召買民間轉輸出納之費利害易見倪司徒元璐既面奏蔣輔德璟亦力贊之退復具揭而京商豪家專以

垣附下

囤米召買爲利竟不能行也戶部不得已以一金買一擔價高米惡甚金粟俱空付之太息

上以秦寇日熾命白廣恩充總兵官挂盪寇將軍印撥與秦兵三萬一應勦撫聽便宜行事蔣輔德璟等以廣恩係降丁且先聞召不赴恐跋扈難專任欲倣先朝用王驥蔣貴例以知兵大臣與廣恩共事上恐其掣肘止欲設監軍一員爲調劑文武督催錢糧德璟終以爲疑仍請擇一豫楚總督調度之但不必並在行間以總兵前驅以督臣後勁又聞賊秦人恐秦兵以鄉情輒有呼應應聽廣恩設法選補與豫楚寨丁兼用皆從之後廣恩卒降闖

上因闖賊入關中百姓多從賊歎息久之因言前曾面諭該督着用好將好有司有好將自然兵有紀律不敢擾民有好有司自然撫綏百姓百姓視之如父母誰肯從賊這固結人心還是勦賊前一事蔣輔德璟言愛惜人才正固結人心處魏輔藻德亦言邊臣任事少畏事多固是時勢艱難人多掣肘亦因功令太嚴恩威莫測恐一千聖怒則無功有罪是以畏首畏尾俱不敢做卽舉用一人亦恐有受人營求爲人復官之嫌所以蓄縮耳上曰朕正欲人實心做事豈真有此藻德又言刑部罪累諸臣亦未嘗無人上命諸輔臣舉姓名以聞次日御批到閣云昨面議愛惜人才一事朕再四思維只因

垣附下

嚴志封疆警振人心原非得已祖宗之封疆祖宗培養之人才祖宗垂憲萬世之法律必如何三者並行無礙旣無廢法亦無廢事諸輔臣分別以聞於是先釋郝侍御綱及許定國二人命從秦督勦賊久之始釋熊司副開元姜給諫塚方給諫士亮蔣侍御拱宸尹樞曹民興崇禎戊辰等於獄

楊司馬嗣昌欲用洪司馬承疇爲總督盡留秦兵入援者宿蒞遼秦督孫傳庭具揭力爭言是兵必不可留留則寇勢漸張究無益於邊是代寇除兵也且兵之妻孥蓄積皆在秦久留於邊非譁則逃將不爲吾用而爲賊用是又驅兵從賊也嗣昌不能用

秦督孫傳庭練兵長安馬兵五六萬秦紳苦之倡議於朝謂宜速出傳庭以八月出潼關旗甲甚盛銳意滅賊遂屢敗其兵賊有議降者獨賊首李自成曰吾屠王焚陵罪惡滔天姑支數月決一戰不勝則殺我以降時師露宿與賊持淫雨大降七日夕弗止糧糗三日不至馬足陷泥淖中幾尺將士皆無人色雨稍霽餉車稍稍至又為賊劫傳庭無可奈何退師河畔就糧時總兵白廣恩本降賊與高傑素不相能傳庭不盡知也兵既動賊選驍渠數千人犯之傑兵且戰且走望廣恩為援而廣恩已兼程退汝州傑兵大潰廣恩兵聞之亦大潰傳庭馳至關賊亦大至傳庭收潰兵陣城外自登陴督守禦

垣附下

時廣恩妻孥在關內聞城外兵敗率其眾保妻孥奪門出潼關遂陷傳庭揮刀躍馬入賊陣遂遇害喬監軍元柱亦伏劍死自是關以西無堅城而西安遂陷傳庭妻馮氏率三妾二女皆赴井死

闖賊已入關推秦督無敢行者上曰往者罪廢諸臣廷臣多以知兵舉之破格起用何故推督撫又云無人吏部不得已以起廢余撫軍應桂萬麻已未都昌人推然非其才也點用後上召對應桂問以方畧應桂惟言難以無糧無將無兵為言上命戶兵二部速議撥與又召監軍霍侍御達崇禎辛未長安人命速行料理達奏如有兵有餉臣不惜一死報國若無兵無餉空死無濟因伏地慟哭已二

人行至陝西傍程河干竟不能進

癸未進士選館百計鑽營正卷副卷以銀數之多寡為低昂遂至互相刷揭上聞之謂內臣曰新進士選館將城內金子換盡矣命下日止取正卷副卷與未考者一體候選不得優敘

往時臺省猶以彈射政府為名高及崇禎末候考諸知推謁政府皆稱門下士或政府止之已俯伏而拜連呼老師不絕矣士氣卑壞至此亦亡國之兆此吳輔牲向子言者

賊破陝西都中震驚吏部猶開賄賂上聞之設高皇帝牌位於朝令各官抽籤時地方多殘破有規避不出者

垣附下

前一人代後一人抽籤領憑馳報刻期到任

王總督永吉天啟乙丑高郵人聞闖賊入秦知必渡河甲申二月二日疏請撤寧遠兵守關謂不獨寧遠軍民欲入關

內以圖存即山海軍民亦欲借寧遠兵力以自助請敕鎮臣吳三桂料理陳輔演不敢決批撫鎮奏明定奪已撫鎮奏皆合卒格不行

京師聞宣雲既陷諸臣皆以京兵不足恃非薊督王永吉寧遠吳三桂密雲唐通合力一戰不可上然之陳輔演以為不可揭云一寸山河一寸金錦州告急寧兵萬不可調上命召諸臣赴閣會議有主不可調者有持兩可者有主遷南京者獨朱成國純臣倪宮詹元璐金少

司寇之俊萬鳳己未孫都諫承澤以為當調而吳都諫麟徵爭之尤力謂事當從實其言云寧遠當徙與否該撫鎮當與皇上密議之而輔樞二臣當與皇上密決之委之盈廷誰執其咎然臣請任其咎矣嗟乎自有封疆之難死法死敵者比比而朝廷曾不之惜則夫裹革沙場橫尸西市者皆齎志而未瞑目者也寧遠一鎮一撫皆當今人傑臣再三思不覺汗淚俱下又因閣部議久不決極言關外九城勢必棄棄則關門益薄無與守者棄地不可棄地兼棄人不可棄人失天下將士心是失天下愈不可吳三桂勇將宜拔用無委之敵人今寇旦夕發秦晉若使來扞京師一舉兩得今日之事當揆緩

垣附下

六

急無論是非也越六垣署名竟互諉不決乃獨署之疏留中又補牘云邊臣不可令有懼心不可令有死心臣讀吳三桂疏言切情危若有格格不忍言之意臣知其有懼心始以裹革自任終為父弟乞恩臣知其有死心今寇勢方張不使徙近擇禦京師則何恃乎陳輔演魏輔藻德皆與是議左方輔岳貢移書南司馬深咎之麟徵不顧也已上發閣演又具揭以為外之督輔亦當僉同乃請聖諭差官前去及取奏皆以撤寧援京為便始得旨去永吉聞命與三桂以三月初出關徙寧遠五十萬眾日行數十里十六日入關二十日抵豐潤而京師已陷

張司馬國維萬鳳辛丑坐邊疆失事下獄吏垣吳都諫麟徵率同官理之得釋因請赴江南率榷貨財應軍實急需六垣皆往餞獨麟徵舉觴屬之曰今四方空虛流亡嘯聚方深咎催科吾聞撫字之良吏不聞催科之司馬國維有慙色

甲申三月十六日上御東左掖門召考選官三十二人麟次面對以安人心戢狡謀用兵足餉為問每一人答訖御筆親注圈點自斟水磨硯席上置茶一壺不時取飲退食後又復進座自卯至亥方罷即寇陷昌平日也十七日內璫猶差人索考選官賞銀每名十兩十八日李豕宰遇知萬鳳庚戌陞官張司馬縉彥拜客如故未

垣附下

七

時寇陷彰義門十九日巳時陷順城門遂進皇城上與后俱自縊考選官皆降越數日入朝過東左掖門尚有指而太息者曰此前日御試處也賊陷平陽上召閣部九卿科道等官曰朕非亡國之君事事乃亡國之象祖宗櫛風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將何面目見於地下朕願督師以決一戰即身死沙場亦所不顧但死不瞑目遂痛哭陳輔演請代上曰南人不可次輔魏藻德蔣德璟邱愉天啟乙丑范景文方岳貢俱請代皆不允至李建泰天啟乙丑請代上曰卿以西人平西地朕願也長安街上有一換錢小民失記姓名聞上需餉囊中積

銀三百兩伏闕助公上嘉其意拜官錦衣衛百戶謝曰賊信急矣留財無用且此身恐未必保何有於官小民愚蠢亦不知做官也固辭不受職

上擬彰義門外為李輔建泰郊饌建泰因辭此國朝未有之禮乃下禮部議於正陽門樓上設五十餘席卜吉卯時駕出文武官員分侍兩班建泰行五拜三叩頭禮上取酒三杯奉建泰飲曰卿即朕朕即卿朕與卿無兩身凡事以便宜行先發後聞建泰嘗金花二枝披宮錦一端謝恩畢從彰義門出監軍乃兵部交主政崇禎癸未人欽縣也建泰所薦是日天霽風和咸幸此行賊賊及行至大名府馬部兵因糧餉不給散去若干建泰三日止

垣附下

八

得麥飯一餐餓腹饑墜馬稽遲中道上又詔促之建泰畏賊不進前召對後出西長安門外轎擯忽折竟敗上親餞李輔建泰於正陽門樓賜酒三杯即以杯賜之既又以兵事鄭重復自撰文一通親灑龍箋用寶於正陽門上親手賜之其敕云朕仰承天命繼祖宏圖自戊辰至今甲申十有七年未能修德尊賢化行海宇以致兵災連歲民罹水火皆朕之罪至流寇本我赤子盜弄干戈流毒直省朝廷不得已用兵剿除本為安民今卿代朕親征鼓厲忠勇表揚節義獎勵廉能選拔雄傑其驕怯逗玩之將貪酷倡逃之吏妖言惑眾之人飲誤軍精之輩情真罪當即以尚方從事行閒一切調度賞罰

俱不中制卿宜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勦則真勦戮渠宥舊一人弗得妄殺撫則真撫投戈散遣萬民從此安生以卿忠猷壯畧品望宿隆辦此裕如特茲簡任告廟授節正陽親餞願卿早蕩妖氛旋師奏凱侯封進爵鼎彝銘功有功內外交武各官從優敘賚朕仍親迎慶賞共享太平預將代朕親征安民靖亂至意徧行示諭咸使聞知特諭

蔣民曹臣以桐城一青衿言生財得授是官首言鈔法可行且言歲造三千萬貫一貫值一金歲可得金三千萬兩王少司農天啟乙丑亦以為必可行且言初年造三千萬貫可代加派二千餘萬此後歲造五千萬

垣附下

九

貫可得五千萬金所入既多將金與土同價其言甚美然實不可行上特設內寶鈔局晝夜造募商發賣而一貫擬鬻一金無一人應者德璟請每貫蠲三分止鬻九錢七分京商騷然欲去蔣輔德璟言民誰肯以一金買一張紙上曰洪武時如何行得德璟曰高皇帝似亦以神道設教當時只賞賜及折俸月鈔其餘兵餉亦未用也且言民窮已極宜安靜以悅之上不聽及內寶鈔局言造鈔宜用桑穰二百萬斤舊例採取北直山東河南浙江諸處分遣各瑣催督又五城御史言鈔匠除現在五百人外尚欠二千五百人議於畿內八府州縣多方勾解德璟皆擬旨不允上命改票賴德璟極言其弊謂

所募二千五百名月加費米千石銀九千九百五十兩
得不償失且北直山東河南新經變亂無桑安有糧至
浙江杭嘉湖三府雖宜桑若賣以二百萬斤即盡括亦
不足揭入留中後竟得免

光給諫時亨疏言練餉殃民追究倡議之人蔣輔德璟
擬旨有向前聚斂小人倡為練餉搜括致民窮禍結誤
國良深等語上不悅因召對面詰曰這票內聚斂小人
為誰德璟不敢直斥楊嗣昌但以舊李司農待問萬曆
南海對而於科臣則云失記上曰朕非聚斂止欲練兵
德璟曰上豈肯聚斂因既有舊餉五百萬新餉九百餘
萬復增練餉七百三十萬當時部科實難辭責且所練

垣附下

兵馬安在葡督抽練兵四萬五千今止二萬二千保督
抽練三萬今止二千五百保鎮抽練一萬今止二三百
若山永兵七萬八千葡密兵十萬昌平兵四萬宣大山
西兵陝西三邊兵各二十餘萬一經抽練將原額兵馬
俱不問并所抽亦未練徒增七百三十萬之餉耳民安
得不困上又言今已并三餉為一何必多言德璟言戶
部雖并三餉為一然外州縣追比只是三餉上震怒責
以朋比德璟力辨諸輔臣復為申救而倪司農元璐以
鈔餉係本部職掌自引咎上始稍解德璟退又言臣因
近日邊臣每言兵馬皆止以抽練之說或數千或數百
抵塞明旨而全鎮新舊餉兵馬數萬概不言及是因有

練餉而兵馬反少也又近日省直各官每借練餉名色
追比如火致百姓困苦遇賊輒迎甚至未見賊先迎雖
三餉並急不止練餉而練餉尤甚蓋至外無兵內無民
且并餉亦不能完故追咎於議練餉之人冒昧愚戇罪
當萬死因引罪出直上雖慰留之竟以此去未幾練餉
亦議裁

蔣輔德璟以北直河南山東召買米豆九十餘萬計民
閒當費數百萬金為害甚多於召對時力言之上命擬
諭罷之德璟復言祖制各邊除屯鹽民運本色外原無
戶部舊餉折色今既有舊餉復增新餉練餉括盡民間
金錢已不堪命近復以給關寧遵密四鎮而於北直山

垣附下

東河南召買米豆百萬拘攝富戶充召買之役又復勒
運至天津交納一切車輛驢騾及衙役使用勒索之費
賠累困苦未易縷指聞賊中鼓惑愚民皆指加派而加
派之害莫甚召買伏祈即賜裁行此疏於二月上留中
既告歸三月上自草罪已詔書蠲免然已晚矣蓋各邊
將士視米豆如泥沙止欲金錢而已在內召買之苦如
此而在外輕賤米豆又如彼何苦括內地之膏血以填
塞上之泥沙乎

蔣輔德璟既子去孫都諫承澤汪都諫惟效崇禎
疏留之承澤言尤峻有乞罷臣官而留德璟如用之不
效請伏妄言之誅等語魏輔藻德不得已亦上言德璟

貫串古今博綜典故為皇上左右所不可一日少之文獻然已先傳稱首揆矣上御批密封下閣有大臣進退原不敢輕之語德璟初因山西新陷未敢輒去又以在廷連章見留避嫌即具疏辭朝行故不及闕禍

舊例國子監分獻用翰林修撰編簡為之末有用王府

簡討者張簡討之奇崇禎庚辰劉簡討世芳崇禎庚辰

因侍定王講讀挂翰林一銜從不與翰林事是秋遣魏

輔藻德行禮藻德以庚辰進士三年入閣諸編簡皆前

輩不便使分獻隨行故用之奇世芳皆庚辰同年也然

亦變體

上以闕逆漸逼命羣臣會議以二月二十二日繳以次

垣附下

日召對時上手李總憲邦華萬曆甲辰密奏內云輔臣

知而不敢言上指問何事陳輔演以項少詹煜議單為

言上即簡閱默然蔣輔德璟又奏一時廷議俱言東宮

宜南往監國上不應而光給諫時亨參李翰林明睿南

遷為邪說上不悅即召入面詰曰邪說皆同乃止參李

明睿何也明係朋黨姑且不究遂無敢言者

有人運佛九座進武當山來京挂號其佛高六七尺下

有車輪正陽門外布列三座觀者沸市後因事洩始知

藏礙於佛腹中欲安置九門為賊內應下錦衣衛刑部

勘問伏誅

城未破之前十餘日颶風大作自辰至夕未止拔去關

神廟前旗杆琉璃殿大樹

三月十三日聞賊躡居庸關京師九門俱閉十七日午

時賊攻城彼此銃俱發如萬雷轟烈十八日攻益急銃

聲益怒城外火光四起上同二人登煤山頂望逾時回

乾清宮日就晡上魚服出宮門兩出兩返乃命酒召后

貴人良娣以下按掖庭籍屬被寵御者皆至慷慨極酣

漏未下三刻御所佩劍曰事至此可以死矣泣數行下

於是皇后先投綬其餘咸引決稍願望輒手劍刃之時

長平公主被劍斷右臂仆地未死又喚內官王承恩着

靴帶同內官數十人遶城奪門不得歸遂同承恩對益

煤山古樹下袁如同宮人小內官紛紛奔出十九日內

垣附下

官遂開門迎賊

闖賊抵彰義門其軍師宋矮子名獻策初云此行觀兵

城下卜五年始可破城城樓上忽墜一天啟大錢宋矮

子喜曰此一當五用也破京師兆可急攻放一大礮而

城角遂倒

常熟歸進士啟先崇禎聞闖賊入都驚懼急走詢同里

陳司空必謙萬曆癸丑必謙從容櫛沐出聞之大笑曰

若癡書生耳城守皆敵衙門事豈有賊入我不知者已

傳者迭至方失色散願給諫茲是夕尚宿科初聞亦奔

詢魏輔藻德藻德亦以為必無一時警贖若此

闖賊將逼京師眾號百萬上數以兵餉為憂救百官捐

助一時大臣或請身督四方輸貢或請預征下貸般戶或開賣冗官假民閒帶綬百官欲請誥赦傳世者入銀若干搜削屢法地墾勒價莫不議及及賊至則餉直通懸已及半載禁衛戈矛朽蝕未試一聞賊鼓謀相視股戰奸人伏匿暗助驚譟兒童數月或爲秦聲訛謠滿城意在迎賊於是人情擾惑莫有固志

闖賊圍城上下倉皇失措火攻備禦多不習賊發礮擊聲撼地日夜無閒緣城廨舍多圯城頭發萬人敵未及投下火驟然灼爛十餘人時士卒五月匱餉不用命城頭宦寺鮮衣怒馬徜徉不驚高擊青蓋馳走雜擾守卒欲擅啟閉凡坐門諸臣多不得登城望敵惟吳太常麟

垣附下

十四

徵奪路上見勢不可支往見魏輔藻德藻德方出朝猶引麟徵手曰朝廷大福氣自無他虞旦夕兵餉且集公何太匆匆麟徵太息而已

闖賊入都指長安門三字祝曰若射中中間字當有天

下竟不獲中
三月十九日辰刻賊已破城尚有謝恩入朝者而宮人四出矣坤寧宮後爲欽安殿有樂志齋清望門曲流館四神祠東去則瓊華左門西去則瓊華右門出卽長街也是日宮人從後宮出甚多

十九日辰時闖賊自齊化東便二門入擄掠甚酷時傳吳寧鎮三桂兵已至城外上以十八夜三更奪門南奔

賊懸萬金購上二十一日聞賊已獲上尸於煤山命人

背負東華門外朱國公門首用柳木棺盛破蘆蓆下蓬

頭短衣一足穿襪一足跣聞遺詔在胸云朕已喪天下

不敢下見先人亦不敢終於正寢又嚙指血書臂曰朕

誤聽文官言致失天下任賊碎裂朕屍但弗傷我百姓

是日晚百官出始言太監王德化數十人擁打張司馬

縉彥責其開門迎賊時臣民共萬人俱痛哭求葬以帝

禮祭以王禮聖母葬以后禮祭以妃禮亦有哭言求封

太子大國者亦有求京城百官萬姓帶孝哭臨三日者

二十二日至二十五六日則滿街遍捉士大夫拘繫路

人矣二十七日賊牛金星點名會極門百官皆降伏賊

垣附下

十五

據坐殿上受之責以負國用者從東華門出送吏政府

收用列名部門外高冠鮮服洋洋長安道上不用者從

西華門出賊露刃排馬五人一隊押繫劉李二賊私寓

各責數萬金駢首榜掠哀聲震地刑死者不可勝計或

輸金未足則人以二健士搥之皆赤身出行乞市肆人

不忍見四月初九日爲劉賊繫者俱釋李賊繫者仍不

釋十二日吳寧鎮三桂有示大張四門說義兵不日入

城凡我臣民但戴孝者俱不必驚十二夜傳賊殺官三

十二員故輔陳演爲首餘皆勳戚十三早闖賊賊帽布

箭衣挾大子二王皆元色布衣行馬前盡撤羣賊東行

皆哭不願去殺之不能止各城門止餘老弱數人把守

道路清曠矣

申問丞佳肩崇禎辛未時既投井死林侍御蘭友崇禎辛未時

謫冷署素相友善未就殮家人方慟哭一人毘盧錫杖

排闥入愕視之乃蘭友也拊膺號曰公死矣我知公必

死公視我豈貪生保妻子者老父在堂圖一相見當亦

攜手地下耳登堂請見太夫人曰母勿戚富貴子易得

忠臣子難得也願佳肩子煜曰設位乎曰未也索筆大

書明捐軀殉國忠臣申公之靈復書柩云死為盡臣不

負君恩於地下生圖見父即就鼎鑊而心安擲筆大慟

謂煜曰善自愛從此永訣拭淚去又徐起鳳者以備書

從佳肩凡十年佳肩殉節後僮僕或散去起鳳號號柩

垣附下

七

次不少離賊從關東潰回欲肆焚戮佳肩子煜掖太夫

人奪門出僮僕皆從獨起鳳請留曰俱去機誰與守已

賊果焚民居將及寓起鳳泣曰吾主以忠死願勿焚賊

怒鞭之起鳳叩請愈哀賊為感動卒不焚及北兵至逐

居民外徙令下三日室中所有縱掠不禁起鳳懼遍求

里人在京者得鐫工朱攀桂等二十餘人昇櫬出寄天

寧寺故得全

予過長安書肆見皇明泳化編一部命買歸書客故高

其價予曰緩之及旋騎再訪則云賣去問之乃鞏駙馬

永固也因心識之曰帝婿皆豪華自喜渠知讀書耶後

死闖賊難方知觀人必於其微

項翰林煜以乙丑入館正魏瑞方熾時頗為江南清議

所擯鄭同袍元勳揚州人與同籍最密時文翰林震孟

姚翰林希孟過揚皆先達元勳為煜置酒勸其厚自結

納始聲氣自標矣及降闖本色畢露南京破後煜過徐

詞林汧門語其僕曰爾主責吾不死今死未然汧卒死

之煜行至慈谿邑人聞其先從逆納之竹籠沈河死

子里居日聞闖賊入宮後搜獲累朝內帑得金銀數百

萬後京師人賈汝壽為上虞令過子一同年因言闖賊

入宮時悵然曰貴為天子所蓄不過二十萬何以不亡

渠得之耳聞乃知前言誣也一云此二十萬乃指戶部所

儲而言非內庫

垣附下

七

闖賊李自成陷京師誓滅東方方僭號傳吳帥三桂已

上表請降止因闖黨權將軍劉宗敏聞三桂所娶妓陳沅

色艾陳沅者田皇親弘遇遊南京所攜歸名妓也田還

北京病死三桂使人持千金取沅去至是劉宗敏繫三

桂父囊索沅不得拷掠甚酷三桂聞之忿而中改遂募

兵七千據山海關敵自成自成殺襄家屬執襄東行四

月十九日攻山海關城圍之又從關西一片石出口東

突外城薄關門三桂先已約北兵至是趨之駐兵嶺上

高張旂鼓以待三桂突圍出外城馳入北兵壁中雅髮

稱臣三桂為先鋒九王居後隊其兄弟號八王十王各

統萬騎一從西水關入一從東水關入於是三桂復入

關盡髡其民開關門迎敵自成猶不知是北兵也見之
驚阻北兵望塵起乘勢攻之自成大敗立梟囊首懸之
旂而返北兵逆擊之闖復大敗奔還棄京師而奔時劉
少司馬餘祐以京師無主攝事三日忽聞三桂奉太子
至咸歡迎及北兵入乃知非也出榜云昔在我國時欲
與明朝和好永享太平屢致書不答致深入者四惟事
屬既往不必論今雪爾朝君父之仇破釜沈舟一賊不
滅誓不返轍所過州縣若削髮納款即與爵祿世守富
貴抗違者盡行屠滅且令兵皆屯城上無下掠民遂定
質慎庫圖書百萬卷皆宣和所藏爲金自汴梁運入燕
者歷元及國初無恙徐達下大都時封記宛然至國破

垣附下

皆失散不存聞者惋歎

金駕部鉉崇禎戊辰武進人於壬午七月晦日讀邵子記其後

曰甲申之春定我進退雖遇時外而弗內退若苦衷
遠而弗滯外止三時遠不卒歲優哉游哉庶沒吾世及
甲申死闖難人始見之又鉉初以駕部巡視皇城每過
御河輒流連不能去歸語其弟曰吾一見御河若依戀
不能舍何也竟投御河死鉉之死妾王氏與弟錄俱隨
母章氏入井南渡後但贈章恭人然不知王氏與錄之
死也

內監呂胖子忘其名闖賊陷京城金駕部鉉投御河死
胖子見而歎曰公會疏糾我輩不比於人吾初亦怨之

然公能死吾獨不能死乎公生欲遠我輩我今以義近
之必不拒我地下也遂從死已二屍並浮爲一內監收
掩及北兵入鉉諸弟往見其屍惟亂骨二叢耳遂並藁
葬御河側

崇禎十三年閩有平和縣生員金惟鎮忽得心疾盡薙
其髮大言曰此世界不屬大明矣或問屬誰乃書三字
於壁間曰大清國因言城內猶可城外不忍言又指其
族人會慶曰有無限兵馬及北兵至慶果起兵從者甚
眾已敗死城外如所言至大清國後復書大安國三字
則不知何解也

垣附下

令米脂乃闖賊故里也自成叛後邊令發其三世祖塋
剖棺視之一棺骨生綠毛長二寸一棺骨色如玉一棺
骨生青毛長三寸已見一大蛇從墳內出射之傷一目
走後自成果以中箭傷其一目亦異事也

癸未上將祭廟鹵簿已設忽見黑氣自空而墜如有婦
人衣白者疾飛入宮軍人皆見之及仲夏大雨沾衣如
血雷霆通夕不止次日見太廟神主或橫或倒諸銅器
爲電火所擊皆融而成灰又有人見太廟中鬼皆嘯呼
而出

闖賊入京命諸臣俱於二十一日廷見是日百官畢集
一象獨仰視大內淚如泉注四驛館復有回回使者六

人亦俱入不拜賊怒欲置重辟使者曰吾君知大明天子不知易姓若歸告吾君以貢獻來朝則舞蹈何辭今無君命故不敢終莫能屈

闖賊入宮後出長平公主尸碧血委頓無生理然按之體微温嘉定伯周奎昇歸灌米汁遂蘇自是有奎家後北兵入燕以主適周世顯即崇禎時所選將以降主者也主喜詩文善鍼紉右頰三劒痕即上所擊御滅獲陽笑語隱處即飲泣呼皇父皇母未嘗不淚盡繼以血也

垣附下

二十

三垣筆記附識下

三垣筆記附識

明興化李 清撰

弘光

福王登極南都詔至楚左寧南良玉返自承天駐兵漢陽意不可測未讀詔何撫軍騰蛟往漢陽以劔自隨曰社稷之安危在此若不開讀此身有付三尺劔耳幸良玉私置正紀虛鼎者力以為當拜且語良玉云方今四鎮合心同戴新君若擁兵而下能保必勝乎不勝無乃身家兩亡乎良玉時已耄老乃曰是固當拜耶乃拜詔江西黃直指澍入朝擬進何撫軍騰蛟為總督已為巡撫面許薦永州吳司理晉錫崇禎庚辰吳江人為代巡及與馬

垣附

一 嘉業堂藏

輔士英相詆不勝而歸鞅鞅失望已又革職提問愈怒適傳假太子至澍陰乘小輿夜見左寧南良玉謂拔營往南可圖大事良玉夙有此志以督撫調和止一聞澍言從之又念何騰蛟負中外望欲屠武昌劫取其印一切文移皆用之聳動人心時民萬餘人懼為良玉所屠入避騰蛟署內騰蛟坐於門向內坐聽民人入良玉復傳令從院後破垣入舉火焚之匿者悉死於火騰蛟即解印付家人令速出城無為所得良玉至索騰蛟印騰蛟故覓印腰間不獲反尤良玉曰何太匆匆致此印失搶攘中耶良玉無奈擁之行欲與騰蛟同舟騰蛟不可良玉另與一舟遣四副將守之置舟於後黎明各船俱

發騰蛟舟次漢陽門跳入萬丈江濤守者懼誅赴江死
騰蛟順流十里許至竹牌門遇一漁舟救之起登岸視
之則關帝廟而懷印出走之僕亦在相視大驚喜亟覓
漁舟不知所之說者以為神救也是晚宿民家乘肩輿
從江右寧州小路轉入瀏陽抵長沙吳監軍司理晉錫
語騰蛟以為良玉在時撫軍有權不得自蘇今既棄省
去湖南北兵餉皆在掌握應破盡從前局面大為整頓
總計餉數配合兵數以各府之餉練各府之兵督撫任
大帥司道任副將府州縣任參遊以文臣理武事則令
出惟行生殺予奪撫軍以一人操之維楚有材擇可為
大將者若而人擇可為偏裨者若而人懸殊格以待有

垣附

功則真英雄自出湖南北一帶應設水陸連珠營十里
一礮臺一方有警號礮所發千里百里皆應所練之兵
孰勇孰怯撫軍不時單騎按行部落即以此程殿最廉
餉者正軍法居守之兵若干征調之兵若干一紙書集
師數萬如是者三年可告成功騰蛟善其言然卒為人
阻格不得行

張獻忠破成都執蜀王將殺之王素仁厚軍民皆為所
免獻忠不許將行刑雷霆大至行刑者為之請不許已
雷霆又至復請獻忠乃仗劍仰呼曰蒼天蒼天生我張
獻忠殺人乃獨不許殺是人耶一時雷霆俱息王遂被
殺

張獻忠破成都行特科先以保甲法試文士一人不赴
試戮及十甲文士畏罪盡至邛州生徒心知其奸以為
特科特殺我耳歃血不赴者六十餘人獻忠遂發兵屠
邛州錄赴試文士三萬人圍而殺之婦人姦淫後即以
試刃名曰礮石成都所屬三十餘縣人民盡殲
張獻忠破成都盡斷男子左手積如山至今山谷間有
倩人置擔於肩為糊口計者纍纍不絕其蜀王宮內錦
數十樓悉焚之金銀數十萬悉沈於江

垣附

南來鄭兵遙見發火器矢石不知其誤我也初八日大
霧兵守京口北兵則自上游七十里七里港渡早以五
騎來浙兵及鄭兵追之不數里遇大眾矢蔽天如蝗飛
眾乃不戰而潰鄭兵有船者入海無船者走丹陽與浙
兵奪舟而南黔之騎則走金陵而鎮江遂降丹陽獄囚
越獄村民入掠城中遂火城外民居北兵實未至也其
鎮江城外民居官欲焚北兵止之得全北兵南下朱保
國公國弼等屏人密奏上慨然曰太祖陵殿在此走安
往惟死守耳至是早渡江信至中外大震駕薄暮開通
濟門倉皇出狩百官猶不知但夜聞甲馬聲而已時馬
輔士英亦不知惟戎政李司馬希沆崇禎戊辰先知遂

行士英猶後之也百官多遁惟攜家者瞻顧不能遽行諸門盡閉太息而已

北兵既渡江馬輔士英惶急張侍御孫振往見士英擲刺於地誓之曰若輩誤我使天下之事一朝至此何見為孫振慚阻而退

阮戎政大鍼許錢宗伯謙益入閣謂必疏糾侯納言峒曾天啟乙丑夏銓部允彝乃可業具疏稿矣會國亡不果

偽太子王之明屢訊百官皆知偽然民間猶嘖嘖真也至是一二劣矜為首率亂民擁立之御殿三日又羣往趙忭城之龍寓邀百官入朝之龍手斬為首劣矜三人

垣附

乃退執之明繫獄劉廣昌良佐無拒北意惟於水西門外縱火焚掠百姓恐攻城撤夜驚呼乃議推保國公朱國弼為留守官之龍密遣使渡江啟迎北兵時諸臣猶不知集議錢宗伯謙益所謙益太息曰事至此惟有向小朝廷求活耳擬啟稿送之龍之龍置不用內庫銀絹米豆服玩弓刀之屬皆被劫罄擄馬士英及羣黨家又合力勦士英標下川兵幾盡初王輔鐸潛遁有識者指罵曰若廣太子辜先帝恩羣捶之鐸大呼曰此馬士英所為我不與士英秦檜我岳飛若曹無認飛為檜也眾猶不釋鐸鬚髮盡禿挾至之龍處洵洵欲撲殺之之龍伴下之獄故免室內所蓄書畫極多與貨俱盡矣

王輔鐸與倪宗伯元璐同籍同官稱莫逆交及元璐殉難子持乃弟揭以謚文正為言鐸拂然曰倪年兄以身殉國不諡亦足不朽何必文正子已言之儀部矣言雖正而意實薄此即忘君事仇之先兆也

北兵將至城外文臣錢宗伯謙益梁少司馬雲構張侍御孫振劉侍御光斗宋中翰灝等五人武臣趙忻城之龍先行餘皆續往時李少司馬喬姚廷尉思孝已薙髮為僧之龍亦勒之出同謁豫王賜飲食席地噉之龍靖難功臣趙彝後至是啟門降劉誠意伯孔昭獨率麾下兵先斬關出走豫王勒各官具花名手本畫卯不到者搜捕咸加皮鞭點名者王輔鐸蔡輔奕琛也

垣附

五

錢宗伯謙益疏云原任吏部尚書房壯麗萬曆乙未當畿輔陷時投井死一入逆案遂不得出此與楊副憲所修萬曆庚戌殉賊同但楊納言維垣係壯麗同鄉何以洗雪逆案一疏獨不及壯麗可疑也尚俟別考

豫王先遣兵千餘命錢宗伯謙益梁少司馬雲構等統之搜宮方入坐定即問崇禎太子安在乃出王之明於獄與上坐指語諸臣曰此真太子也已見內外俱定乃屏不召時謂之明之來乃北廷所遣蓋以此擾惑臣民者

北兵往蕪湖襲駕無一人知者時駕已至太平猶寂然朱撫軍大典阮司馬大鍼入見舟中俱入閣黃靖國得

功入見誓力戰以報未幾得功兵方四出掠民家北兵突至得功倉皇出戰初中一矢猶不退繼矢貫其喉得功知不濟自刎死其中軍田雄入舟挾上降馬輔士英已先期奉皇太后走浙矣駕至南京城外諸降臣頓首豫王前請無死且求往見諭曰惟弗行君臣禮可矣時駕戴僧帽著藍布袴馬阮諸臣往見惟一揖一叩首爾上對諸臣泣眾亦泣尋北去當田雄負駕出降時駕以齒嚙其背遂成大瘡流血不止日饑悔於僧具德處終不愈及病甚轉移臥榻肉墜如割僅餘骨方死雄仕北至浙江總兵後內傳弘光乃一國之君雄有執君之功特加二等侯子孫世襲

垣附

六

北兵既破南京有內閣二大人訪及阮司馬大鉞蔡輔奕琛張象宰捷楊副憲維垣鄒僉院之麟等出手單示乃已降馮輔銓所薦皆東林異己也至大鉞名下特註江南第一才子六字時捷與維垣已死難馬輔士英挾太后渡獨松關沿途淫掠至廣德州州人拒之攻城入知州趙景和被殺死者甚眾杭州民間之懼撫按等因先遣官往迎以駐兵城外請士英至寓臨湖樓外樓五月二十八太后駕至以城中總兵府爲行宮羣臣及潞王往朝入見儀衛蕭條疑爲士英母所假薄暮城中豐樂太平二坊競以爆竹投樓外樓士英方宴驚起以二樓船騰湖心亭至晚入朝用精甲百許自

衛請太后出服赭一紫衣女官侍令官吏士民皆入見朝罷傳旨召用在籍諸臣獨不及劉總憲宗周章廷尉正宸時江北彭直指遇颺適奔杭命以僉都御史募兵兩浙錢糧一憑取用皆士英意也翼日宗周與熊給諫汝霖崇禎辛未餘姚人入朝汝霖見士英詰聖駕何在輒來此士英無以應然猶盼上江捷不數日阮司馬大鉞朱中丞大典方總兵國安俱倉皇到則黃靖國得功兵敗死矣次日請潞王監國不受太后召王王泣拜終不受惟迎請太后入府從張撫軍秉貞崇禎辛未桐城人陳總兵洪範等計迎款而已楚藩一鎮國將軍勳哭解衣冠投地去時楊江撫文聰鄭總兵鴻逵亦自海入錢塘請王入閩

垣附

七

王終不許至六月十三日午北兵突至士英等方與撫按飲急渡錢塘何巡按綸李鹽院挺亦行惟秉貞縋城入偕王迎降錢塘令顧咸建崇禎癸未崑山人出伴迎旋遁執至迫之降不從見殺懸頭城上方暑蠅無集者越月餘北兵挾太后潞王等北去或曰洪範與北通許割地封王故王爲所欺而降也陪都既失人咸恨不立潞藩時張奉常希夏奉敕獎王語子曰中人耳未見彼善於此又葉主政國華爲予言潞王指甲可長六七寸以竹管護之又命內官下郡縣廣求古玩倪廷尉屠培嘗曰使王立而錢謙益相其不支與馬士英何異

三垣筆記附識

三垣筆記附議

明興化李 清撰

補遺

太倉陸文聲先考經歷一日謁里人舊臨川令張采有先入之言謂其曾肆毀言采怒閉門痛毆之及文聲謁選長安逢人文致采過時同邑庶常張溥聞之致書在籍吳編修偉業呼為陸畜謂何不早剪之或竊見其書以告文聲文聲并恨溥遂逢數當道意旨疏劾二張幾不免於罪後文聲選永州經歷或勸其弗之任以邀後禍文聲不從尋以貪橫糾繫為吳司李晉錫斃之獄房侍御可壯會引馬避堂官馬誤墜道旁深溝內僅露

垣附補

一進賢冠而已數日後遂以會推被謫後累官侍郎國變後改節復為侍郎初天啟時傅給諫樞攻汪中書文言并及左僉憲光斗魏都諫大中可壯乘機攻樞指其認東廠理刑傅繼教為宗兄樞出疏辨難可壯復出疏謂之有厥兄科弟狼行狼依等語今乃與執中宅中旨不自中出而誰出之故給諫李魯生萬曆癸未同朝於改代耶狼行狼依追憶前語能無汗顏
崇禎初吾邑子衿袁靖遇禪僧毒鼓於某山下指天象語曰天遣齊黃輩下界不久將亂矣靖曰此皆建文故忠詎昔忠今亂者毒鼓曰彼積憤怨已久一朝下降不為巨寇必為叛臣皆所不辭耳至甲申之變乃驗

姑蘇毛孝廉寬父忽於崇禎五年若為鬼物所憑作語曰吾前身及而子前身皆為建文時守金川門官及燕兵至渠開門叛降致吾家四十口皆罹刀鋸久欲圖報以其福力尙厚今降為而子駸駸乎衰矣而吾徒近皆從天而下紛紛圖報故吾亦乘閒報而子將戕其命耳語訖而醒茫然不知向語未幾寬果死此李侍御模為予言者

松江袁子衿燦若丁丑袁進士定弟先闖逆陷京師二年夢至一所見歷代諸創業君會議燦若問何議曰議革命彷彿可識者漢明兩高帝而已有頃一人如帝者狀披髮伏地嗚嗚懇枉明高帝語之曰此事非吾所能

垣附補

主當往問建文皇帝燦若夢中驚疑問一人曰代明者李自成否其人曰卻又不是燦若益先二年言之非附會也
天啟時郭給諫鞏為周侍御宗建彈其通內及魏忠賢用事屢遷鞏官至侍郎鞏卒抗志不出忠賢怒勒令冠帶閑住鞏始末如是若答清一書辭多委蛇初辟則過後成亦所應得時楊司馬嗣昌巡撫山東特疏求寬姚給諫思孝疏駁之他年相左以此
上念農桑為衣食之本於是詣壇耕三推已旋齋宮宴羣臣教坊司於丹墀前作戲承應雜劇上諭典禮甚隆何得諧戲為玩殊非正體命該衙門永革去著為令

上每詣圖丘祀天皇及地祇并朝日夕月社稷等壇皆預齋戒必親視祭品精潔然後供獻秉圭兢兢若神降臨然其敬慎若此

上英敏篤學諸經史畢覽書經大全春秋性理大全資治通鑑大學衍義補貞觀政要皇明寶訓帝鑑圖說廿一史等書皆命司禮監提督又將經殿印貯之書查進備覽又諭外庭書集每月採買二部以資御覽

上每逢朔望及三六九味爽臨朝以勤勵自勉餘日講春秋書經四書二八日經筵與諸臣徵引古今出語成文上命武英殿中圖歷代明君賢臣像於屏如賈誼董仲舒魏徵陸贄皆在又書誠意正心四大字插屏安置

垣附補

文華殿以資警惕

熹宗懿安皇后居慈慶宮宮在乾清宮外關雎門傍本宮侍婢設有管家婆管宮內事務又設老成太監二名提督宮禁上惟逢后聖誕元旦令節方詣后前行四拜禮餘節不入賀

上每遇日蝕月蝕必服青素袍望闕焚香行四拜禮設救護鼓二十四面親手播鼓三下內外衙門齋肅不理事或有日月蝕甚者諭諸臣直諫惟修己愛民爲心以答天意

皇城內西首有虎城一處內蓄虎一隻傍有牲口房諸禽鳥皆在上至見猛獸食肉歎云此孰非民脂民膏乃

飽此無益以博觀玩可乎悉令除去

皇極殿傍貼匿名單一紙編九卿爲二十四氣守殿官獲單以進上諭司禮監焚燬勿令人見以全大臣之體且明朕無疑於諸臣

陝西山西大饑兼暴風不止上曰皇天不言以象設教乃詣中政殿玉帝像前率司禮監等官曝跪一炷香以祈雨澤次日風息雨霑上曰雖得時雨然苗稼必多損壞宜修己愛民庶可仰答上蒼乃發帑救賑焉

上念保姆陸氏恩厚賜訖卽令出宮寧家永不許復入且日無蹈熹宗客氏覆轍

昔人謂柳芳唐歷皆本寺人高力士口傳故實而不

垣附補

覺躍然於王著從實錄著亦有明寺人也實與否與

袁妃實未與周后同殉改代後猶生而錄中乃指爲自縊長平公主雖爲上手刃實絕而未絕改代後下嫁方卒而錄中乃指爲砍死嗟乎以若輩晨昏禁闈謂此說天寶故事之李龜年當寺人確於伶官而舛訛若此舉二事以概諸事舉宮禁二事以概廟廷諸事其名實而事虛者正復不少獨烈皇帝潛德微猷歷述如掌內庭視外庭反斷故予獨摘而存之附三垣筆記後取實故也今而後唐歷又爲明歷矣其宋室孤臣之心也夫謹跋

附誌二條

于闐南太常寺誌載懿文皇太子及秦晉二王均李妃生成祖則碩妃生訝之時錢宗伯謙益有博物稱亦不能決後以弘光元日謁孝陵子與謙益曰此事與實錄玉牒左何徵但本誌所載東側列妃嬪二十餘而西側止碩妃然否曷不啟寢殿驗之及入視果然乃知李碩之言有以也惟周王不載所出觀太祖命服養母孫妃漸衰三年疑即孫出

子讀明興雜記見高皇埋毛老人於後湖以守黃冊謂誕耳同年陸給諫朗管冊邀遊後湖見黃冊溢架無耗者問之書手咸云是鼠皆白登架即伏死又云每日聞

垣附誌

香風過便知為老人之靈往不祭今祭矣方知雜記不謬

附錄

慈聖皇太后喪葉輔向高夫人入拜神宗拱立以待夫人方立拜未終神宗已跪矣內侍傳聲促之夫人方跪神宗之孝謹如此

有一內侍犯法走入大內巡城御史書硃票入內索之諸闈泣懇神宗謂無是例神宗哂曰我弗能救也亟命押出

神宗一日演戲為樂聞巡城御史呵呼聲亟命止歌曰我畏御史

子侍王父宗伯公聞此三事真盛德事也附錄於此

垣附錄

三垣筆記三卷增識三卷明李清暎著暎碧江蘇興化人崇禎辛未進士仕崇弘兩朝歷官刑吏工科給事中所記皆在官時所見聞者故云三垣筆記是書向魁足本江陰繆藝風參議曾從其裔孫李審言明經詳處借鈔稿本六卷卽是刻也藝風有跋謂李思誠曾署名三朝要典暎碧力爲其祖迴護甚有不足之辭而審言序則力辨其誣溯明季門戶之爭始於神宗之倦勤清流之禍極於熹宗之庸闇至莊烈踐阼毀三朝要典定逆案贈卹冤陷諸臣是非大明庶幾陰霾見晛曠名爽於光明矣乃在廷諸臣蔽賢植黨仍無異曩時迨南渡後偏安江左馬阮弄權門戶之見益甚薰蕕不同器鴉

三垣筆記跋

鸞不接翼盈廷黨同伐異載筆之史習熟見聞是丹非素亦容有不知其然者雖以夏文忠之幸存錄黎洲先生猶指爲不幸存錄暎碧所記乃自以爲是是非非不謬於夏錄同在所見之世其持論不同已如此若由今日上溯明崇弘已不啻所傳聞之世信如暎碧所云又何解於黎洲先生之言然則將何所折衷鄞謝山全氏謂暎碧是記最爲和平可見其宅心仁恕或者謝山在雍乾間去明未遠又以異代之人觀前代之事無復如黎洲門戶之見則以信謝山者信暎碧猶不爲無據乎余更反復是書其於讒諂之蔽明邪曲之害公一編之中三致意焉蓋痛夫國勢阽危而羣邪比黨將淪胥以

亡冀挽回而無術也故篇終援柳芳著唐厯之例謂今而後唐厯又爲明厯此宋室孤臣之心也可見其故君故國之思卽寓於此編迄今三百餘年如聞其聲矣嗚呼丁卯天貳節吳興劉承幹跋

三垣筆記跋